

二十六

“你说吧！最好连你们的名字全说出来，太爷替你记上。”

“这儿的土名儿，叫做舍身崖。至于咱们这几位老兄弟。不必告诉你，免得惊破了你的狗胆了。”

“不说也好，反正你们全是些浪得虚名之徒，污我之耳。这儿没有崖，倒是你们最好的葬身之所。”

“替你自己担心吧！我们会替你招魂。”

“你们是一起上吧，抑或单打独斗？悉从尊便，太爷奉陪。”

“呸！老夫岂是倚多为胜之人？”左首一名老家伙怒叫。

“少打肿脸充胖子，你们传信的人不是说有十面埋伏么？到底你们来了多少人，只有你们清楚。”

“十面埋伏是不错的，那是怕你逃走，防微杜渐不得不然，你如不打主意逃走，我们的人不会拦你。”

“少废话掩饰了，你们上！”逸云大叫，在下首一站。

“狂小子，你专与咱们黑道英雄为难，今天你非死不可，老夫要掏出你的心肝下酒。”

名家伙阴森森地说完，大踏步而出，突然伸出鸟爪也似，的黑漆大手来，劈胸就是一立掌击出来了。

逸云屹立如山，任由如山潜劲袭到。

老家伙吃了一惊，也心中狂怒，突又加了三成劲，猛切逸云肩井及左胸。

“叭”一声暴响，逸云骤然一掌拍斜，硬接来掌，疾似惊雷，双方皆欲制对方死命，拼上了。

双方所立处坡度并不大，老家伙在上，按理这一记歹毒的黑气毒掌，定然将狂妄的小家伙毙在掌下的。然事实却大谬不然，双方雄奇的掌力一接触，老家伙被向后震退四五步，几乎一交跌倒。

逸云一掌未将对方震倒，也心中暗凛，轻敌之念顿消，揉身欺上大喝道：“好厉害的黑气毒掌，可是在下不怕毒，再拼两掌。”

老家伙被少年人用炙热如焚的奇异掌力，几乎被震伤内腑，黑气毒掌回头反奔，差点儿把他自己伤了。

逸云凶猛地拍到，他正将真气迫住，事实上禁不起雷霆一击，不由老脸泛灰。

“我接了！”右首一个瘦长老鬼出声扑出，双掌疾推。

“砰砰！”四掌接实，腥风与寒流乍合乍分，内力骤发。

老家伙挫腰后退，“噗”一声坐倒，那冷如万载寒冰似的奇异潜力，由他的掌心直攻心脉，气血立时凝滞，只冷得他挥身颤抖，脸色死灰。

四个人一伤一惧，只一两招便胜负立判，天聋矮叟和另一名老鬼，全惊得脸上变色。

天聋矮叟一把挟起受伤老鬼叫道：“退！等会儿再收拾他。”

两人各扶一人，向上面急退。

“哪儿走？留下命来！”逸云叫，如影附形迫近他们身后。

“砰”一声闷爆，天聋矮叟脱手扔出三颗毒烟弹，同时爆散，青烟腾起如雾。

同一瞬间，草丛中飞出两根标枪，和一把三股托天叉，来势如电向逸云射到。

逸云对毒烟总多少有点顾忌，不知祛毒归元散是否可以克制那些剧烈奇毒，所以只好向左急闪，暂避毒烟。

他身法之快，有如鬼魅幻形，脱离了毒烟，三把射来的重家伙亦同时落空，但老鬼们已经逃出十丈外去了。

他向前一纵，大吼一声双掌齐扬，神奇的天心指绝学出手，并向前一掌登出。

三个用叉枪突袭的人，有两个应指使向下爬伏在地上，他们刚刚爬起，脑袋便已经洞穿一个孔。

那一掌真力有如怒涛狂涌，最后一名大汉大概知道跑不了，也刚爬起便双掌同推，迎个正着了！

“砰砰！”人影飞起，“噗”一声尸体在五丈外落地，大汉不但双臂齐肩散裂飞射，胸前也血肉模糊。

由于三贼一阻，四老鬼已经远出二三十丈去了。

逸云毫不迟疑，急起直追。在林缘之旁，看看追及。

林缘突然响起一声厉喝，现出了十四个人影，正中间，是在雷峰山逃掉老命的祁连阴魔左钧呢！

仇人相见，份外眼红。逸云也不和他废话，掣下伽蓝剑猛扑而上。

十四名字内狠贼一声怒叫，纷纷抢出林来。天聋矮叟也放下重伤老鬼，回身反扑。

要真说群殴，真正接触的人并不多，功力差劲的人加入群殴，反而碍事。这一十六名都是武林中顶尖儿人物，但要对付逸云这位高手中的高手，仍然感到人多碍事，施展不开。

逸云已将生死置之度外，叱喝一声展开绝学抢攻，但见他来去如电，飞腾扑击八方腾跃，褐影怒张，人似神龙矢矫，所经处人影四面闪让。

但这些家伙是有计划的诱敌行动，一沾即走，向林中逐渐退去。一入林中，行动大受拘束，逸云的身法大受影响，没有在空旷地段如意了。

祁连阴魔和天聋矮叟在南面，两人联手，似乎并未用全力，在引诱逸云步步深入。

这时，天空中一头金鹰，正向这儿疾飞。

逸云上山的小径上，现出了一群少林僧人的身影。

那先前见过的五名道俗，也去而复来。

官道西面，桃花仙子与百花教主等人，也以全速向这儿急赶，桃红色的劲装十分醒目。

官道东面，也有许多武林朋友，向这儿急掠而来。

林子的最南一面，是一处深崖，这儿才是“舍身崖”。

已到了山巅密林顶端，那是最南一面。祁连阴魔和天聋矮叟边斗边退，另十四名凶悍恶贼也步步后移。

第一批由官道赶上密林中草坪的人，是少林弟子十八名，由碧眼行者率领向上冲到，和四涌而出的二三十名悍贼短兵相接了。

第二批到达的是回头而至的道俗五人，他们刚拔剑放例截出的八名恶

寇，进至草坪边沿，后面也就到了桃花仙子众女。

道俗五人一看众女赶到，为首老道回身大吼道：“妖妇，天下不算大，咱们又狭路相逢了，今天不分胜负绝不罢手。”

他一面说，一面迎面一截。

桃花仙子走在最先，她惶急地叫：“松溪老道，咱们在宝丰拼斗两日的帐尔后再算，目前本姑娘有要事待办，闪开！”

“你这妖妇还有要事？哼！是要会合祁连阴魔么？”右首那身穿银色短褂的清瘤老人冷笑着道。

桃花仙子火了，纤指戟指老人，叱道：“无尘居士，老东西你少胡说八道。祁连阴魔布下陷阱，正要引你的师侄身临绝地，你还有暇在这儿和我夹缠？”

无尘居士一怔，随即怒道：“妖妇胡说！老夫那儿来的师侄？”

“哼！你孤陋可怜，华逸云乃是令师兄龙吟尊者的得意门人，不是你的师侄么？”

“真的么？”另一个魁伟的银衫老人讶然问。

“千真万确，林岛主，你们再缠夹，华逸云危矣！”

两银衫老人一声不吭，向身侧两个中年人一招手，长啸一声，向山顶如飞而去。

松溪老道一面展开轻功赶上，一面朗声说道：“妖妇，如果此事不真，咱们给你没完。”

桃花仙子已无暇和他斗口，率众女向山巅急赶。

穿越草坪，到达南面林缘，林中涌出了一群凶猛的蒙面人，当关截住众人。

“杀！迟不得。”桃花仙子急叫，挥剑急上。

五位道俗已相信桃花仙子确是与祁连阴魔为敌，也大吼一声放心猛扑。刹那间，但见血雨纷飞。

碧芸心中最急，挥龙渊剑奋身猛扑。剑芒一映的瞬间，两个金衣老人似乎心中一震，这正是他们的师兄龙吟尊者的兵刃么。两人和那两名中年大汉，不约而同向姑娘一靠，翼护着她杀开一条血路，向山巅冲去。

后到的是一群正邪皆有的两起人，在草坪中火辣辣地各找对象，在叫骂呼喝之声中，干上了呢！

整个山坡上杀声震天，形成混战，刀光剑影闪耀，人影虎跃龙腾，好杀。

逸云这时已将十六名恶贼毙了五名，他从容挥剑，杀着时出，紧跟着祁连阴魔和天聋矮叟，奇快地追逐。

突然，祁连阴魔发出一声长笑，不再后退，在电光石火似的瞬间，攻出三剑，剑气锐啸中，他的身形突向下一沉，消失在地下。

天聋矮叟也在同一瞬间，攻出三枪，鸭舌枪嘴喷出一阵毒烟，三颗毒弹也同时爆炸，和其余九名大汉同时在长笑声中挫身，没入地中。

逸云正运剑一振，毒烟一到他略一怔神，突觉身后有警，异声慑人。

他大吃一惊，猛地回首一望：

身后，是左右二曲老、毒龙掌潘志、阴风容易城、祁连阴魔之徒五毒阴风汪修全，久不见面的金毛吼景泰、桐柏山二寨主铁胆诸葛孔囊……一大群，在土中突然冒出来，各展绝学遥遥发掌与及各色暗器，向逸云背心攻去，

这些人的身后，有十六名手持水火筒的劲装大汉。

这些人几乎全是逸云的手下败将，但合力一击，声势骇人听闻，锐不可挡。

逸云向上一纵，半空中扭头一看，不由骇然一震。

十六支水火喷筒，八支火龙和八条腐肌蚀骨的毒液线，正以雷霆万钧之威，成弧形向他奇快地袭到。

血肉之躯岂敢和这些玩意抗衡？他一咬牙，手足齐登，越过树梢向前疾飞，身后烈火将树化成一片火海。

他身在半空，后退无路，惊叫一声，向前面百丈深渊急坠而下。

身后，响起了桃花仙子和芸姑娘绝望的遥远娇呼，和祁连阴魔得意的狂笑，和一阵兴奋的沉喝：“大事已了，咱们撤！让他们拼死，死一个少一个；天下是我们的了。”

逸云坠下百丈深潭，按理他绝无侥幸的可能，可是他已有一次飞坠死寂河的经验，加以功力也大非昔比了，所以他仍能泰然无惧的，沉着地应变，半空中提气轻身，手足齐动，向崖壁反掠过去。

深潭水色黄浊，水势湍急，水面向上飞迎。他坠下二三十丈，已经贴近了石壁。

“嗤”一声轻响，伽蓝剑没入壁中，他的手指也嵌入石中，悬挂在崖壁上。

崖上，山风呼啸，大火冲天，整个树林陷在火海中。崖边，一块石碑屹立在火中，碑上有三个大字：“舍身崖”。

他一面向右侧潭崖逐尺下降，收剑用掌指步步向下移，心里面不住暗忖：“这也好，他们以为我葬身舍身崖，我却先期赶到太白山庄，暗中杀他们个落花流水，剪除他们的羽翼，岂不快哉哼！老阴魔，你的算盘打得不够精。”

他冷笑了几声，飞快地向下降落。

崖上草坪仍有人在火海中厮杀。逸云却昼伏夜行，神不知鬼不觉地到了太白山庄左近。

他在心情紧张中坠崖，没听到桃花仙子和芸姑娘的惊呼。

太白山，在渭河南岸绵瓦东面。唐代大诗人杜牧的“长安杂题”上写道：

“洪河清渭天地浚，太白终南地岫横；祥云映辉汉宫紫，春光绣画秦川明。”

身为陕西人，不知“终南”“太白”；就算是白活了，过了终南山，以西那段丛山峻岭，就是太白山。

山在凤翔府所辖眉县之南，古人将终南太白并列为一，叫太乙或太壹，其实大谬，并不是一座山。古谚说：“武功太白（武功即眉县），去天三百。”接岫连麓，足有五百里，主峰高有一千三百三十余丈，确是陕西第一高峰。这座山的神话和神仙典故委实够多，不说也罢！

这天是八月初九日，距中秋节还有六天。

除了一部份负责联络，供作奔走役使的人以外，大部份的人都远离太白山，猬集在古城长安寻乐。

他们也知道，在刀口上混饭吃，为名利赴汤蹈火的人，对生命的存投不必太关心，也不容许有太多的留恋，在这生死存亡的重要关头，放浪自己

也是人之常情。所以大部分的人，都聚集在长安，对这座行将段落，已失去汉唐光辉的历史名城，抱着凭吊古人和凭吊自己的心情，作一次自己行将陨落的欢乐巡礼。

长安，是当时天下三大名城之一，城周四十里，虽则比不上南北两京的幅员，可是也只有这座城是四方整齐的。

整座城只有长乐、永宁、安定、定远四座门，城中央有在洪武十七年新建的三层高宏丽壮观的第一高楼——鼓楼。至于“九市九街九陌，闾里一百六”的古老故城繁华，已经大部淹没了。

东南西北四条大街上的客店，大部份已住满了人，而那些真正的武林高手，却分散在各地宫观寺庙名胜之区寄宿，不时可以在市中发现他们的踪迹。

昨晚，长乐里一家客店中，住进了一个身材魁伟，面目黝黑的壮年人。他随身只有一个小行李包，裹着一把褐色长剑，身穿两截褐衣，没系腰带，腰身鼓鼓地，显然里面藏有革囊和防身短家伙。

他身高七尺以上，一双星眸一如常人，两太阳穴也并未高高鼓起，脸上一无表情，仅在他那从容的步履间，看出他定然有两手儿，但也仅有“两手儿”而已，并不抢眼。

显然，这是一个落魄江湖的小混混，引不起任何人的注意，更谈不上“形迹可疑”。

第二天，他在长安城内和市郊，随意溜达一周，凭吊各地的历史陈迹。

当夜，长安城掀起了血腥的风暴。

第一处发生血腥的地方，是唐玄宗开元二十八年所建的开元寺，那时，开元寺的周围，并没有秦楼妓馆。

近北一座宏大的禅院中，静室围坐着一群高高矮矮的武林朋友，中间是一座鼎炉，香烟袅袅四周的蒲团上，围坐着二十一名老少凶悍人物，有些跌坐，有些半躺，他们并不是在练禅功，更不是诵经参禅，而是在讨论大事。

在香烟袅袅中，正北一名高大矍铄的白发老人沉声道：“依老夫之见，咱们可以在这两天中先向桃花宫的妖女下手，免得申庄主说咱们不够朋友。”

他对面一个留有花白长须的老人，突然摇手接口道：“张兄高论，兄弟不敢苟同，申庄主他自己不来主持大局，祁连阴魔老前辈又不同往，咱们犯不着冒险，担上了天大干系。”

左首一个虬须大汉突然站起，大声说道：“赴老大要怕死，大可袖手旁观，受人之托，忠人之事。张山主的主见，我恨地无环第一个赞同。”

右首一个半躺着的干瘦中年人，抓抓头皮冷冷地说道：“恨地无环周老弟力可拔山，英雄盖世，让他打先锋倒是不坏，咱们看他的。”

恨地无环气往上冲，叉腰叱道：“王老猪狗，干吗你说话带着刺儿，不像人话？”

王老猪狗阴森森地鬼眼一翻，仍然半躺着冷冷地说道：

“老弟，别像头疯狗好不？王某人抬举你又有何不当？我劝你收敛些，对你大有好处……”

话未完，最先发话的张山主倏然站起，沉声喝道：“什么人？好大的狗胆，甘冒江湖大忌敢到这儿踩线？”

众人全都失惊，纷纷一蹦而起，扭头循张山主的眼光，向门外看去。

院门外一株古柏的阴影下，站着一个高大的黑衣人，黑帕蒙面，一双

星眸寒芒四射，背系一把长剑，腰带上左侧有一个革囊和一个黑色短小长囊，正用凌厉似乎透人肺腑的目光，背着手向众人冷然注视。看样子，这人像一座石像，也像一个幽灵，大概已经来了许久了。

夜行人对张山主的喝问，置若罔闻，一动不动，那奇异的眼中神光，令人心中发冷，四肢感寒。

“亮万！休得自误。”张山主厉喝。

黑影仍未动，像一座石翁仲。

张山主心中一凛，手一摆，二十一个人站起两面一分，伸手按住兵刃的把手。张山主首先掣下长剑，叱道：“尊驾意欲何为？说！”

黑影仍然丝毫未动，脸上有黑帕蒙住，看不见他的表情，目中的冷电寒芒亦没有流转之象。

张山主怒火骤升，冷哼一声晃身扑出院门，身剑合一向黑影急射。他身后，也有三个壮年人跟踪扑出。

剑临黑影胸前一寸，黑影突然一动。怪！张山主的右手，似乎被一个火红的铁饼咬住了，身躯仍向黑影怀里奇猛地撞去。

但见银芒一洒即敛，随之响起了两声闷哼，和重物触地之声，人影倏止。

“锵锵”兵刃落地声，将里面的人惊得倒抽一口凉气，他们才看清眼前景像，全都震骇得成了木鸡。

黑影的左足下面，踏着张山主的尸骸。剑已经不知怎么回事，竟然在黑影的手中闪闪生光了呢！

追随张山主的三名大汉，站在黑影身前丈余，摇摇晃晃，用双手掩住胸前，慢慢地向前微俯，三人手中的剑，已经掉在他们的脚前。

“咕咚！”“咕咚！”“咕咚！”三人一个接一个，陆续倒下了，双腿一蹬，双手一张，但见满手鲜血，双目徐徐合上，一声不吭，死了！

沉重的尸体坠地声，把众人从恶梦中惊醒。第一个大吼着枪出的是恨地无环，他的厚背鬼头刀带出凛凛罡风，向黑影肩颈狠命地攻出一记“力劈华山”。

黑影夺来张山主的长剑，正垂在他的右侧，刀到，银芒又闪。

这次有人看清了，寒芒飞起，斜搭雷霆而降的钢刀，竟然被剑架住，剑尖顺刃口一吐。恨地无环轻轻地“嗯”了一声，手一松，钢刀坠地，双手掩住胸口，上身一挺，“咕咚”一声，倒下了，像倒了一座山。

刚扑近的五名老少，见状一怔。可是大劫临头，黑影并不因他们惊怖之状而罢手，第一次离开古柏下，银芒蓦地飞射，形成一道光幕向前一罩。

黑影来势之疾，快逾电闪，倏进倏退，依然屹立原处。而五个老少连招架也来不及，像五个中锤之牛，丢掉兵刃双手掩胸，歪歪斜斜地先后倒下了。

其余的人，见状如中雷殛，这残忍神奇的无情杀歼，把他们震撼得腿也软了，张口结舌纷纷后退，如见鬼魅。

黑影丢掉剑，用低沉的嗓音，一字一吐地说道：“谁要助太白山庄申老狗，这是榜样。你们赶快离开陕西是非之地，免得遭报，祸福无门，惟人自招，生死抉择在你们一念之间。别了，希望你们记住我的话。”

说完，只一眨眼，微风一扬，人已摹尔失踪。

第二处发生血案之地，是下马陵西北的卧龙寺。卧龙寺那时还未重修，

显得甚为冷落破败，距开元寺血案发生之时，相去仅半个时辰。

三更将过，半片月华已快沉下西城头，星光朦胧，古城正在沉睡中。

卧龙寺的殿堂客舍中，除了佛灯之外，沉寂如死。

由开封大相国寺前来挂单的一群和尚，已经在西禅房沉沉睡去。

大相国寺的知客僧色空，监院悟妙师叔侄俩，正从入定中醒来，走向禅床。色空的手中，有一方绯色的罗帕，他放在鼻端猛嗅那散发出来的幽香，笑迷迷地放入怀中，一面坐下一面轻声喃喃自语：“乖乖，明晚我还得走一趟。唔！那骚娘们，大有胡姬遗风，妙啊！真妙……”

“色空！”对面的悟妙悻悻地叫。

色空呆了一呆，说：“师叔，有事吗？”

“丢掉那劳什子！总有一天，你要走火入魔，死在色字之上。入定时也持着那玩意，不但罪过，你在玩火焚身。”

“嘻嘻！师叔，我才不那么傻，才不耐烦入他娘的定。嘻嘻！师叔，你怀中那双莲瓣儿，可否让师侄我一开眼界？”

“混帐！成何体统？师叔我……”说到这里，悟妙突然住口，神色一整，凝神向室外侧耳倾听。

夜空中，由邻室禅房传出两声微弱的闷哼。

师叔侄俩还未弄清何故，圆形的卍字小窗突然像一堆粉屑，卍字木格朽落。接着黑影一闪，奇快地穿窗而入，身形未定，声音已至：“轮到你们了，秃驴！”

如豆烛光下，现出一个伟岸的蒙面夜行人，一双慑人心魄的星眸，不稍瞬地注视着两个和尚，显然不怀好意。

“谁？干什么？”悟妙喝问。

“西天佛祖，前来接引你们。”黑影厉声说。

“混帐！”悟妙大声厉喝。

“你可以大声叫唤，你的十二名同伴早已涅槃多时。”黑影的声音奇冷。

悟妙和色空同时一举手，抢前连环劈出两掌。

黑影举手徐挥，袭到的如山暗劲消灭于无形，右手一拂，两和尚向后暴退，“叭叭”两声跌倒在禅床上。

黑影冷然问：“朗月禅师来了么？”

悟妙脸色死灰，嗫嚅着说道：“并未见面，他叫我们在十三日之前，赶到斜峪关太白观聚会的。”

“哼！留你们一命，赶快滚回开封。”黑影说，举手虚空向两人遥指，每人两次。

两和尚各打一冷战，室中黑影已经神奇地隐去了。他们才如卸重荷地吃力地站起，正自庆幸，但色空却脸无人色地叫道：“不好！我的气门商曲穴完了，右臂也完了，惨矣！”

悟妙也颤抖着虚脱地叫道：“我……我也是的。这家伙，好毒辣的手段，咱们今生连十斤小劲也不敢用了。”

他扑至窗边，嘶声凄厉地叫：“恶贼！你……你杀了我们吧！何必让我们今后饱受折磨……”

突然，他惊惶地踉跄后退，眼珠几要脱眶而出。

他一退，灰影一闪，室中多了一个矮矮胖胖，脸团团的中年老道。

老道向他俩一咧嘴，说：“你要死，用脑袋掩墙就可以了，只消用一下

劲就成，但得等会儿。喂！刚才有一个黑影向这儿射来，你们可看见？”

悟妙吃了一惊，结结巴巴地说道：“你……你……你是太白矮仙？”

“我在问你，不是你问我。”太白矮仙仍在笑。

“那黑影……刚……刚走……了，害得我们……好好惨。”

“呵呵！他怎不杀你们这两个淫僧？”矮老道说到这儿，突然点点头，又说：“哦，原来如此喂！和尚，我想你们还是死了痛快。失去了武功，闭死了经脉，比小孩子也不如，回头又有人等你们算帐，下场不问可知。记住，别忘了往墙角上碰，不然你们的力道不够，脑袋开不了花，死不了。”

矮老道说完，呵呵一笑，幽灵似的一闪不见。

第三处血案发生之地，是永宁门外小雁塔下，那是四更正发生之事。附近的居民，曾听到厉叫惨号和叱喝之声。

那儿死了十八名老少凶悍的武林朋友，还有荐福寺的九名密宗僧人伴同横尸。每一具尸体胸前皆中三剑，刀剑散飞各处，显见得曾经过剧烈的打斗。

但三处血案皆没有苦主，尸首未经官府便已失踪。但这骇人听闻的讯息，却在武林中暗地里轰传。

长安城中风声鹤唳，草木皆兵，惊破了胆的人，纷纷狼狈地离开了古都。但仍有部份心中存疑的人，仍然停留不走，甚至磨拳擦掌，再找到那神秘而功力奇高的黑衣蒙面人，会一会他骇人听闻的绝学。

第二天是初十。一早，长乐门东大街天成老店中，来自陕北镇川堡的马贼首领金戈欧阳天，突然接到店伙计送来一张八行笺，上面用颜体字一笔不苟地写着：“速返老巢，不然性命难保，如有不服，今晚三更于永宁门外皇子坡上少陵原一较雌雄。”

笺末落款，仅画了一把剑。

这一天，有许多成名高手全接到了同样的信笺，送来的人要不是店伙计，就是街上的顽童。仅一天间，消息不径而走，未接到信笺的人也知道了。

皇子坡位于韦曲，在一片平原上突起那么一座土山，山坡下有一座牛头寺，山顶就是少陵原了。

站在少陵原上极目远眺，南面可以看到杜曲和远处的终南山，北面是长安城，东面是大雁塔和曲江池，西面俯瞰着韦曲小镇。

二更末，少陵原已经有人提前赶到了。山顶上凉风萧萧，枝叶摇曳。一群群身穿夜行衣的身影，隐伏散处在四周暗影之中，无声无嗅地等候变化。

夜，沉寂如死，凛凛秋风侵肌，四周紧张的气氛，随着时光皆消逝，逐渐不安定了。

“当！”远处长安城的钟楼，不知怎地会在午夜中突然无故地响了一声，沉重悠扬地钟声划长空面过，在遥远的少陵原仍可清晰地传到，打破了四周的沉寂。

钟声悠然远去了，少陵原的群雄全都一征，对这突如其来，奇怪万分的钟声，都感到十分诧异。

西面树丛中，蓦地响起一声深长的叹息，有一个苍凉的嗓音，幽幽地说道：“三更正了，午夜啦！”

声落，正北浓林中，突然响起一声震天长啸，一条黑影随着啸声，掠过枝梢，以令人难以置信的奇疾身法，鬼魅似地落下山顶中间的一块草坪之中。

正南方向，突有一人软弱地叫：“是他！黑衣人。”

正西，也有人脱口叫：“就是他！这魔鬼！”

草坪方圆约有三亩大小，黑衣人仍是那一身阴森的装束，在朦胧月色下，显得十分恐怖。他屹立坪中，环顾四周一匝，背着手，神目神光四射，傲然屹立，凛若天神。

“胆气超人，可是太猖狂了些。”正北突然传出人声。

黑衣人似乎一震，这声音他不算陌生嘛！他喃喃地自语，声浪只在喉间：“是他，这老道。”

他仰天吸入一口气，用沉雷也似的嗓音，缓缓发话：“诸位来得好，且听清我的话。

首先，别问在下的来龙去脉姓甚名谁。其次，在下有一忠告，谁要想替太白山庄卖命，尽可留下与在下见过真章，不然就请袖手旁观，不必下场。”

顿了一顿，又说：“是友是敌，剑下分明，谁上？太白山庄的党羽站出来！”

这一声巨吼，几若晴天霹雷，但暗影中的人，并不因这一声断喝而震慑，幽灵似地悄然现身将黑衣人围住了。

黑衣人冷哼一声，手按剑把徐徐拔出背上长剑，剑映着月色银亮闪闪，但出鞘时声息毫无，似乎不是金铁所造，也许是他掣剑太慢，所以没有金铁的清鸣。

正北一名夜行人，用苍老的喉音喝道：“听口音，你仍是少年人，胆大包天，何不以真面目出示？也好令我们一观，阁下的庐山真面目，看你是一个如何狂妄的人物。”

黑衣人没回答，剑尖下垂将及地面，阴沉沉地向发话之人迈出第一步。后足徐徐再踏出第二步。

一阵金铁清鸣乍起，龙吟之声震耳，所有的人全同时掣下了兵刃，寒芒在四面八方映月生光了。

黑衣人已迈出第八步，距首先发话之人身前，相去只有两丈了，仍在徐徐举步。

空气似乎凝结了，听不到任何声响。

那人左手一挥，他身畔四名高大身影突然大吼一声；四支长剑急似惊雷疾如狂飙，直射黑衣人。

快！真快！黑衣人第九步刚落地，手中剑已倏然挥出。但见银光乍张乍敛，四支剑皆向上一扬，飞向各人身后。

四个高大黑影，“呃……”一声上身一挺，双腿一软望后便倒，他们的结喉穴下，鲜血箭似向外激射。

最先发声的人，连看也未看清，四个手下已经倒了。他心痛如割，狂吼一声挥剑飞扑而上，手中剑发出刺耳锐啸，剑气直荡丈外，身剑合一抢到，攻出一招“仙人指路”。

银芒一闪“叮噹”一声，人影乍合乍分，数段布巾被剑气震起，飞飘两丈外，悠然落下地来。

黑衣人屹立不动，剑尖若无其事似的徐徐下降。

那人飞退丈外了，手中剑不住地抖动，一头白发披散着，头巾已不知道何时被截成七八块飞走了。

他心中一凉，但仍不甘心，咬牙切齿道：“好奇奥的剑术，老夫算是开

了眼界，看招！”招字一出，重行冲上，剑左右一荡，突然向下一挫，身随剑转，向右猛旋，带起一阵凛烈旋风，贴地攻到。

黑衣人沉静地将剑平伸，待对方攻到左侧方，身形半旋，哼了一声，剑向下一落。

这一瞬间，三枚淡淡黑影由那人左袖底飞出，分上中下三路猛袭黑衣人。

按理，双方似已贴身攻招，暗器快得肉眼难辩，断无不中之理。怪！谈影一近黑衣人，他仅用左手剑诀一拂，“噗嗤嗤”三声刺耳的破空锐啸，由左侧偏向射向身后去了。

黑衣人左手续向前一点，长剑已楔入那老人的背肩骨，向前一挑，那人的身躯被挑飞丈外去了。不但背肩骨挨了一剑，左太阳穴也被神奇的指风射了一个大孔。

尸体了落地，后面也倒了三个人。原来那三枚淡淡暗器将从后面悄悄扑上的四个人，射倒了一双半。

最后一人身形稍慢，同伴倒了他还不知，仍挺着一柄蜈蚣钩，猛劈黑衣人后脑骨。

银忙突向后疾飞，黑影左跨两步。

蜈蚣钩“噗”一声砍入地中，没入两尺有奇；人也随着钩，扑倒在黑衣人先前立身之处。

这刹那间，共有九人横尸溅血。

“并肩子上，暗青子先招呼。”有人在大叫。

声落，各种奇形怪状的暗器，全向黑衣人射到了。同时四面起了连声的怒吼，众人都向上一拥。

正北暗影中，先前发话令黑衣人一震的声音又响：“好啊！兔崽子们倚多为胜，我老道岂能袖手旁观？杀啊！我老道管定了，哈哈！”

随着长笑声，“滚”出一个矮老道，一身灰袍飘飘，手中长剑白芒朦朦，像舞棍似的奔出草坪。

有两个不知死活的使蛇骨鞭的恶贼，迎面一拦，一个舌绽春雷大吼道：“管闲事架梁么？要你老命。”

两根鞭一上一下，左右齐飞卷到，是风呼呼，声势惊人，两贼的功力委实不弱，不逊一流高手。

矮老道呵呵一笑，信手上一挥，白芒一闪，两贼连人带鞭飞抛丈外，滚了几滚便寂然不动了。

“啊！太白矮仙。”有人脱口惊叫。

“咦！还有人认得我老人家。”矮老道大笑着向坪中奔去。

“太白矮仙”四字，宛若一声春雷乍响，在场的三五十名夜行人，纷纷四散逃命。

黑衣人刚毙了另八名近身之人，那些暗器根本近不了他的身，他体外似乎布有一道无形的铜墙，身躯转动掌拍剑振之际，暗器不是飞开，便是化为粉屑。银剑左射右张，剑到人倒。

众贼被“太白矮仙”四字吓得四散逃命，他似乎有点忿懑，人全跑了嘛，岂不扫兴？可是他竟然忍住了，一声不吭向北一闪而逝。

太白矮仙没想到他竟自乘乱走了，急起猛追，一面大叫道：“孩子，等我一等，我有话说。”

等他语音一落，黑衣人已消失在视界之外，像一颗陨星，一下子便形影俱杳。

矮老道只好停步，叹道：“这孩子，太任性了，太任性了。白天里仍追他不上，晚间更不成哪！唉！我老了。找到老秃贼，我真该问问他，他是怎样调教出这种奇才的？我也得找个有根基的人传授我这身零碎，免得带进坟墓才不值得啊！”

他下山信步而行，突然发现长安方向，一条灰影宛若破空飞来，迎面而至。

双方行将错肩而过，那人突然止步，扭头低唤道：“请问，仙长可是太白矮仙前辈？”

太白矮仙书然转身，打量来人。那人一身银灰长衫，腰带上插着一笛一箫，其色碧绿，一长一短。

“啊！是玉笛追魂符小兄弟？久违了，一甲子啦！”太白矮仙惊喜地叫。

“正是晚辈，仙长别来无恙，而且道基精进，可喜可贺。”玉笛追魂长揖到地，微笑着答。怪！他已经将在无情岭时的阴戾之气消除净尽了，大概是想通啦！

太白矮仙回了他一礼，正色道：“老弟，你是怎么啦？尊夫人因何又在江湖行恶？我前些日子才听人说起，好教老道惶然。”

“唉！一言难尽，我们早已为了意气二字闹翻，已有五十年漫长的岁月乖分了。我正在找她追至宝丰，听人说她曾和四明山松溪真人，与南海门龙吟尊老前辈的两位俗家高徒冲突。我沿关洛道追到潼关，听说她曾在舍身崖与祁连阴魔的党羽厮杀。等我回到舍身崖，她又失去了踪迹。唉！”

“你打算怎样？”

“我们都错了，我要……”

“想重圆旧梦么？好事嘛！愿你们能互信互谅，合籍双修，为你们为武林，都是功德。今晚你……”

“晚辈在长安，听说出了一个功力超人的黑衣人，约斗太白山庄的魔崽子，我怀疑是我那姓华的小友，想赶来看看。”

“是一个使伽蓝剑的少年么？”

“正是。咦！仙长似是知道他。”

“龙吟尊者的门人嘛。我也是新近才知道的。他走了，把魔崽子们宰掉十七名，我一现身他就跑啦。”

“仙长怎不招呼他？”

“唉！这孩子似乎受了甚深的刺激，变得六亲不认，不近人情，他不理我我又能怎样？他的功力比我还胜一筹，大白天我还追他不上呢。今晚他掩去本来面目，用银粉镀上伽蓝剑，狠辣得教人惊心。昨晚一夜间，他竟然做了三笔血买卖，魔崽子们惊破了胆，看来他定然是为了情爱两字疯狂了，我们得劝导他走上正途。”

“有此怪事？我们又到哪儿去找他？”

“到太白山庄。太白山庄之事，你可有过耳闻？”

“晚辈略有风闻，但不知其详。”

“走！咱们走一路。这次太白山庄推举盟主盛会，尊夫人就是最有希望的竞争者之一呢。”

两人向长安城并肩而行，一面细诉以往，消失奔茫茫夜色中。

次日，长乐里那家客店中，那雄壮而面目黎黑的壮年人，突然失去了踪迹，店钱留在房间内短几上。

八月十三日，太白山下以及眉县近郊，武林朋友陆续赶到。在他们之中，传播着长安城的血案，有人气愤填膺，有人心中大快，更多的人忧心忡忡，不知大祸何时临头。

太白山庄的人，不用说，更是心惊胆跳，不知由何处会突然冒出来这么一位死对头？

山庄之东七十里全营口那家大宅院中，桃花仙子自疚于心，十分消沉。玉罗刹虽对她百般宽解，但仍无济于事。

碧芸更是哀痛逾恒，爱侣葬身舍身崖，她哀痛欲绝，晕厥了多次，她消瘦了。

在长安，松溪真人已和王一瓢的弟子，金陵大侠和夺魄金环师兄弟俩，取得了联系和默契。王一瓢师弟飘萍生施世全和属下弟子，自然也在一块儿。亡命花子也率领了大批花子爷，与松溪真人会合了。

雪山派的人到了汉中府，却又悄然转回大雪山。

五大门派的弟子，已经住进了太白山庄。

在扫云山庄，闲云居士和忘我山人，也率领子弟们在这天向潼关启程，老奶奶和天涯孤姥带着已成白痴的黛姑娘，和众人同上路。那对吸血神蝠，仍然依恋着黛姑娘。

在同一天，成都到了两个怪老人，一僧一俗，骑在健马上奔向剑阁，马行如飞，登山涉水如愿平地，沿途有人替他们接待、备马。

也是在同一天，汝州至河南府(洛阳)官道上，九幽异人夏世炎，带着他那奇特的鸿钧魔鼓正向河南府急赶。

而太白山庄中，金面狂泉也在这一天到达。

陆续到达的人甚多，实力惊人。

朗月禅师明助金面狂泉，暗中却与桃花仙子通声气，他的朋友也够多，全都住入太白山庄客舍。

全营口宅院内，也到了不少人，但他们不在这儿驻留的，分批到达斜峪关的附近借宿农舍之内。

风雨飘摇，暴风雨将至，暴风雨之前必有短暂的奇特平静，可是这次暴风雨之前，却没有平静之时。

金面狂泉得知逸云已葬身舍身崖，大喜过望，可是长安城出现的黑衣人，却又令他担上了无穷心事和隐忧。

祁连阴魔主持的拦截大计，成就不甚理想，双方死伤累累，实力大减，惟一可告慰的天大成就，就是诱杀了死硬对头神剑伽蓝华逸云。

总之，金面狂泉是喜气洋洋的。他一回庄，立即主持大局，聚合了五大门派以外的高手，不断地商讨策划，应付登上盟主宝座后的地盘分配大计和一切可能发生的变故，与如何巩固自己的善策。

他们沉醉在美梦中，睡着了也在笑。

当夜，响起了晴天霹雷，将他们的美梦，染上了一层灰色的阴影。

太白山庄占地甚广，整座山庄呈四方形，宽广各有三里，比一个大镇还要大。庄墙、护庄河壕、碉楼、箭垛、了望警号台……应有尽有。

四周，是亭台楼阁，中间，是一座全以巨石砌就的五行堡，金木水火四面安排，戊巳土在中远望过去，像五座双层的伟岸崇楼。上一层飞檐画角

高挑，极尽奢华，下一层大青石砌至到了楼下。

唯一与城门不同的是，外围有雕龙大柱二十八根，形成四面的外廊，廊外还有精美的白石栏杆围着。

看了这些宏丽的建筑，就可知道庄主五阴鬼手申天豪，和他那死鬼兄弟追命阎罗申天杰，这一辈子造了多少冤孽，坑了多少生灵。

天网恢恢，疏而不漏。这一天终会来的，不会远了。

太白山庄的右面，有一块平原，原来种植的百多亩麦田，全部加以压平，建筑了一座巨大的盟台，高有三丈六，宽广七丈二。东西两座观礼棚，宽三丈，纵长三十二丈，上盖青授，下垫着木板。

正南，有祭天坛，歃血台，巨大的旗台旗斗，耸天大往高插入云，真有九丈之高。

整个推举盟主场所工程之浩大，令人咋舌。全部工程已届完工尾声，三四百名工人，正在加紧粉刷中。

“笃笃笃，笃笃笃”三更正了。更柝的凄凉沉重声浪，打破了四周的沉寂。皓月偏西，斗转星移。

太白山庄中，警卫森严，风吹草动也会引起警卫人员的注意，巡风的人也都是第一等的高手了。

庄中各处，气死风灯不住摇曳，孔明灯不时徐徐转动，警犬在暗影着伺伏。

一条淡得令人肉眼难辨的夜行人身影，鬼魅似的欺近了庄南。

护庄墙上，庄主五阴鬼手申天豪，带着八名随从，刚巡视到门楼上，他对两个垛后隐伏着的黑衣大汉沉声叮咛：“小心了，今夜风势不小，利于夜行人活动，警觉些。”

“是，庄主爷，小的理会得。偌大的月色，连鸟儿进庄也难教它逃出眼下哩。”一个守卫轻声答。

“切不可大意，小心了。”五阴鬼手向山坡上眺望片刻。太白山黑黝黝地，传来阵阵松涛之声，和一声声慑人的枭鸣，夜凉如水。他注视片刻，然后带着随从走了。

接近庄南的夜行人，身穿银灰色的夜行衣，这种色彩便于在月夜中隐藏形迹。他像一个鬼魂由山上向庄门掩近，距庄门三五十丈，居高临下，已看清门楼上有人巡查，便伏在一棵树下待机。

巡查的人消失了，他正想飘向庄门左侧，突然发现右侧树林暗影中，有轻微得令人难觉的呼呼声，如果不是像他一般艺臻化境的高手，断难发现这微小的声音，何况在这松风怒号，枭啼虫鸣四起之中呢？

“附近有人匿伏。”他心中在暗叫。

是敌？是友？他心里在思忖，如果是庄中的暗桩，那就省事多了。

他悄悄向右移，暗中戒备，果然发现十余丈外一处矮林下，有三个蹲伏的黑影，正摒息向四周用目光巡视。他们的身影掩蔽在暗影中，只用头部缓缓转动，三个人背向而伏，任何人兽亦难逃出他们的视线之下。

可是他们却无法发现逐渐接近的银灰色身影，这身影也确是身手高明，贴地而来，无声无息借草木掩身，倏隐倏投，不像是人哪。

三个暗桩最左那人，突然身躯抖了一次。接着第二个人也略一振动，依然保持蹲伏的形态。他们的心坎穴上，嵌入了一颗黄豆，深陷入肉，但衣衫未损。

第三个人并未发觉身畔同伴有异，浑如未觉，突然，他感到一只冰凉的巨大手掌，按在他的后脑勺上。

他陡然一惊，正想低头拔刀闪开，可是已不可能了，脑袋瓜上那只大手，已没有他闪避的可能，像只鹰爪紧收，身后同时响起阴森森的语音：“安静些，老兄，除非你想速死，不然就乖乖听候吩咐。”

大汉不敢不听，但他仍在暗中运气，手仍按在刀把上，随时准备反击脱身。

“放开你的手，刀对你毫无用处，反而会引起杀身之祸，那就不太妙啦。”

大汉只好听命放开刀把上的手，沉声说：“阁下意欲……”

“轻声些，足下，你不想速死吧？”

“尊驾是那条线上的？”大汉果然放低声音问。

“天线上的，但也是地道中来的。不许问，回答我的话，金面狂泉住在那一栋房子里？”

“你是枉费心机，谁也不知道，你可到正中那座戊巳宫去找，那儿复室秘道密如蜂巢蛛网，进入后有死无生。”

“庄中来了些什么人物？”

“在下孤陋寡闻，只认得凤台七星掌厉岳，五台密宗的达尊喇嘛，九华阴风容易城、贺兰左右二曲，摄魂魔君太叔权，天聋矮叟熊捷……还有一个鬼怪样的人物白骨神魔。

此外还有二三十名老一辈的人物，在庄中极少露面，故以无法认识。”

“你并不孤陋寡闻哩。转头，看看我是谁。”

大汉感到头上的手已经离开，转头一看。黑暗中，但见一个高大的深灰色身影。他想也未想乘转首的刹那间，一掌向灰影的下身扔去。

灰影一脚踏出，大汉一声未吭便被踩在脚下呜呼哀哉。

一头夜鹰飞上了西南角庄墙，两个警卫只感到眼前一黑，便靠伏在垛口上，立时晕死不省人事。他们的眉心中，嵌入了一颗谷粒。

这夜鹰是先前那个身穿银灰夜行衣的高大人影，他胆大包天，竟然敢飞越庄墙，冒险进入险地。

他以闪电似的奇绝身法，驭气蹈虚越过了十丈阔的墙内草坪，一切埋伏暗器全未触动，而且闪过了两处暗桩，进入第一重房舍。

墙角的一丛矮小的海棠花中，突然冲起两头警犬的身躯。可是灰影已有万全准备，手一场，人已闪电似升上了滴水檐的下面暗影中。

两条狗跌爬在地，两个带狗的警卫，也在同一时间仆倒在地。这种击晕警卫之事，为江湖忌讳之一，因为警卫一伤，极易泄露行藏。但灰影却毫不在乎，见面即下辣手，显然他如果不是个外行人冒失鬼，定是个一无所惧的高手。

灰影察看并无动静，飘然下地，将狗尸人骸藏入花木深处，借物掩身向里趟。

连越三重房舍，到了一座精美的小阁之房。小阁内间一灯如豆，隐闻人声。

他正欲窜入阁中，突见台阶下两株芙蓉花的暗影中，有物缓缓移动，是人。他正想突然闪出制住花下之人。

“当当当！”他进入庄墙之处突然响起锣声。不消说，被击毙的警卫已被发现了。

灰影怔了一怔，突又向前飞扑。因警锣响起之际，花下现出了两个黑衣大汉，手按剑把，向锣响处眺望。

灰影疾苦迅雷，两大汉直至灰影近身方生警兆，无暇思索，旋身出剑身手不等闲，剑芒一振直取逼近的灰影，去势如电。

灰影向上一升，避过两支剑，双手左右齐出，分拍两人六阳魁首。

“噗”一声，右首大汉被灸热如焚的潜劲，震跌丈外，但左首那人却在掌劲行将及身的刹那间，被由阁内射出的一角衣袂救下了。

灰影左掌拍在疾飞而来的一角衣袂上，只感到反震力出奇的浑雄，掌心发热，衣角尽成了粉屑。

他一落地，小阁中已飘到两个高瘦的灰影，人到，枯瘦的手爪先到，裂肤的罡气直迫人的心脉。

银衣人心中一凛，事实已不容许他闪让，猛地一挫身，一招“分波逐浪”左右齐出，迎向两个手爪，身形也悠然下降，全力硬接。

两只瘦爪亦同时变掌，倏然登出。双方接触都疾逾电闪，脚下同样是虚的。

砰然一声巨响，三人向三方飞退一丈，看上去势均力敌，事实上银衣人以一敌二，稍胜一筹。

三人同时脚踏实地，左首高瘦的老者沉声说道：“能接下阴山二魔‘离魂魔罡’全力一击之人，以你为第一个。尊驾足以与老夫分庭抗礼，断非无名小卒，何不以真面目出示？”

银衣人冷然道：“能震退太爷一丈的人，也以阁下为第一人。你们阴山二魔远居化外，为何亦参与世俗名利之争？”

“听你的口音，年岁不大嘛，端的是后生可畏，老夫还得领教尊驾的绝学了，少管老夫的闲事。”

右首瘦老儿退后一步。左首发话的人，大概是阴山大魔，语声一落，随即欺身扑上，一掌斜掠劈下。

这时，庄中灯球火把照得如同白昼，四周已扑到不少的人影，纷纷仗兵刃奔到，叱喝之声雷动。

银衣人知道行藏已露，今晚无法得逞，顿萌退意。对方掌到，他冷哼一声，右足微进，一掌横削。

“叭”一声巨响，两人略分，银衣人退了半步，阴山大魔却退了两步。银衣人掌上发出的凌厉热流，将对方全力攻到的罡气，震得四散飞射，丈内草木纷纷折断仆僵。

“你练有护体禅功？你到底是谁？”阴山大魔变色地问。

“到时自知，太爷不和你攀亲。少陪！”银衣人冷笑着说，声落，像电光一闪，人已破空飞纵上了小阁。

“走得了么？留下啦！”两魔同声大喝，跟踪便追上了瓦面。

“捉奸细！截住这兔崽子。”下面有人在大叫。

追了两重房舍，银衣人竟然在明晃晃的灯火中消失了身影，轻身功夫骇人听闻。

阴山双魔站在一处琉璃瓦面上，脸上铁青，大魔说：“二弟，这人的艺业，比你我高出甚多，咱们的离魂魔罡天下无敌，却被他轻易地接下，夷然无损，更从容远扬。看来，我们这次到中原却是错了。”

“大哥，我们没错，能使我们知道人外有人，也是我们最大的收获哩。”

粟老弟来了，咱们下去。”

两人飘身而下，对面远处一座崇楼中，冒起了阵阵浓烟，似是失火。

确是失火，那是银衣人放的。他在无数高手追逐下，气往上冲，纵至崇楼时，探囊取出早已准备好的一包焰硝，扔入楼窗，方向庄外逸去。

他由南庄左侧上了庄墙，劈面撞上了去而复来的庄主五阴鬼手申天豪，和八名劲装大汉。他身形虽快，可是五阴鬼手也不弱，已看清一条银灰色的身影纵上墙来。

“留下命来，太白山庄岂能让阁下任意进出？”五阴鬼手老远便厉声叱喝，挺剑飞扑。

银色身影不认识五阴鬼手，一看九人由两侧扑到，冷哼一声双掌一分，分拍两侧，人似一头夜鹰，激射庄外，消失在如银月色之中。

左侧五名大汉只觉一股阴森奇冷，似若万年寒冰似的劲道一涌而至，想抗拒浑身脱力，仰面飞跃而出。

五阴鬼手和另三名大汉功力略高，一看灰影一掌虚按而来，一无劲风二无锐啸，便知有点不妙，这种阴柔的诡异掌力最为歹毒莫测，也极难应付。

他向侧一闪，举剑一振，身形乘势右伏。剑似被一股奇异的怪劲一推，灼肤热流涌到，令人浑身有如同跌落热火炉中之感。幸而热流一掠即过，他也见机躲得恰是时候。

他站起身形，只见身畔三名同伴已经气绝多时了，尸体仍然炙热。他惊得浑身发冷，毛骨悚然。

庄中仍在乱，四面穷搜凶手，人手众多，失火的崇楼损失不大，已控制了火势。

银色身影由南面山坡转向东，远远便看清了平原中那刚建好的盟台，悻悻地自语道：“要让你们热热闹闹耍狗熊，还成？哼！我要你们步大珠台的后尘：半途而废”

他向盟台掠去。看守这座伟大建筑的高手确是不少，他们刚被庄中的警锣声惊起，正在惊疑，银灰色身影已由南面闪电似掠到。

“什么人？站住！”正南五名衣衫不整的大汉同声大喝。

“火德星君。”声如巨雷，中气充沛，发自灰影之口。

接着银芒疾闪，五名大汉脑袋开花，尸身还未倒下，银色身影已经不见了。

接着，盟台起火，东西主宾棚起火，休憩室起火，轰隆一声，旗台倒下了。

银灰身影奔东逐北，来去如电，想抢近救火的人，必死无生。烈火熊熊中，鬼哭神嚎，众人和小贼们四散逃命。

等到庄中高手闻警赶来，火势已不可收拾。水源远，天干物燥，所有的建筑全是木造，涂上油漆，想救火简直是白费劲，眼睁睁看着火德星君扬威。

银衣人在高手们赶到前的刹那间，突然隐去。

这一晚，惊醒了金面狂枭的美梦。消息传出的次日，有些胆小的朋友悄悄地卷包袱走了。

北庄门楼上，小贼们在清晨，发现“太白山庄”那块金字匾上，贴了一段尺五长的白布上面写了一行大字，字体龙飞凤舞，力透布背。

写的是：“在贫道卧榻旁造反？真是反了！太白矮仙。”

谣言满天飞，众贼人心惶惶。

八月十四日，也就是庄中出事的第二天，太白山庄传出柬帖，要将推举盟主大会的盛典，改在庄内举行。

柬帖一出，群雄大哗，谁不知太白山庄中有如龙潭虎穴，赛似十殿阴曹地府？要陷身入内，岂不是自投罗网？世间只有你金面狂梟聪明，但人们也不傻。

拒绝的呼声高唱入云，谢绝柬帖雪片似地传递入庄。

最后，总算将地点改在庄前广场举行。下午，工匠们开始搭造简陋的台棚。入夜，出动了大批高手防范有人放火。

当夜，仍是庄南，一条同样的银灰色身影入了庄。

西面，太白矮仙和玉笛追魂也连袂侵入。

火起，激斗，闹了一夜，鸡犬不宁。

这一夜，天下愿意参与大会的人，全都到了斜峪关，要来的都来了。

中秋日终于到了，时不我留。

凌晨，扫云山庄一行人，刚过了长安，加紧赶路。

由栈道赶入陕西的两人两骑，也在同一时间到了留凤关。

九幽异人夏世炎，也到了长安之东，他单身一人，脚程要快些，不久便赶上了扫云山庄的一群人。

太白山庄中，盛筵大开，凡是倒向太白山庄的人，全成了上宾。

午初的钟声，在钟楼上悠然响起。

广场中，用布幔张起的东西凉棚，全坐满了人。

盟台是座孤零零的向天台，高仅三丈，长宽皆有六丈，中间靠台边摆了一张檀木朱漆大案，上面有签筒鼎炉香烛等物。台后面，有一座棚屋，作为首脑们休憩之地。

四面八方，全布满了青巾缠头，青绸紧身，背刃挂囊，襟前绣了一头金色枭鸟图案的大汉，一色儿打扮，一个个雄赳赳气昂昂威风八面

够资格参与此会的人，皆是各地具有代表性的武林佼佼好手，不然投帖时也就不够光采，定会被拒绝进入会场。东西两棚中，论人数约在九百余人左右，接近千数大关。

桃花仙子众女不在座。

四明山武当旁支的松溪真人也不在座。

南海门无尘居士和鹰翔岛主也不在座。

东棚中，有一半人是僧人老道。他们是少林、峨嵋、昆仑、武当、崆峒，五个佛道大派。俗家弟子，则在各派的左首整然肃坐。五派的掌门座位是空的，还未出来。

五派弟子共有四百人以上，声势之宏，委实惊人。

午时二刻，主持大会的主人金面狂梟还未现身。东西两棚的天下群雄，渐渐地感到心中在狂跳。

斜峪关至庄前大道，张松溪和南海门的人逐渐到了。

东西山麓小径，桃花仙子一行五十名千娇百媚的美女，内穿绯绸紧身，外罩同色披风，披风上绣着朵朵金色桃花，佩剑挂囊。百花教主十名女人，则是一色绿色劲装。如意道婆仍穿她的道袍。巫山怪姥是一身黑褂扎脚裤。

十二星宿是青绸紧身，一般儿俊美雄壮。

桃花宫的五十名粗壮雄健大汉，今天破例穿上了一件豹皮的背心，手

脚的肌肉健壮得唬人。

女的在前，男的后，逐渐接近了太白山庄。

会场上空天际，两头金鹰早已在上空翱翔。

一群穷叫化，在亡命花子的率领下，随在松溪真人一群人身后，静肃无哗鱼贯而行，亡命花子的右首，赫然有沧海客管上方在焉。

盟台右侧是发令台，那儿悬着两面大鼓，两面金锣，共有八名大汉掌管。

台前有一人目不稍瞬地，注视着身侧一具日晷。他的手徐徐举起了。

巨锣大鼓前两个赤膊大汉，也徐徐举起手中巨大的裹铁大锤。

针影徐移，正指向北面的“午时三刻”那人的大手突然向下一挥。

“当当当！”三声宏大的锣声震天飘扬，回音久久不绝。

“隆……”一阵骤急的鼓声，接着钟声响起。

午时三刻，时辰到了。

在鼓声如雷中，台后扶梯口现出了一群人的身影，鱼贯上台，在台的后缘一列虎皮交椅上落坐。

“富贵与共，患难同当。”台的左面警卫人员齐声大呼，声如殷雷。

“道上同源，永盟千秋。”右面百十名大汉接口高呼。

这四句唱词，也就是盟台左右的楹联。

台上，金面狂泉屹立台中，脸上泛起令人毛骨悚然的微笑，向台下微微颌首为礼。

台的后缘，一列共有二十座虎皮交椅。中间，是首先登台的两个脸目阴沉，身材修长的老人，第一个尖头丰颊，白发拂胸，一双三角眼令人望之心生寒意，灰长衫，腰带上悬着一把古色斑斓的长剑。第二位是大马脸，白鼠须，银发挽了个道士髻，黑长袍，腰带中插着一枝三尺长青玉如意杖。

再往右数，下一人是个猪八戒一般的雄壮古稀老人，他那突出的猪嘴，特别引人注目，也令认识他的人心惊胆跳的。他的手上握垂着一条猪尾一般的黑色鞭，有点像拂尘，但是没有拂尘粗长！

再下一人是个侏儒，高不过四尺，身材粗壮，一头干枯的白发，乱得像个烂鸡窝。

一身两截葛布，背上斜背着一柄金钩，一双发出惨绿寒芒的绿豆眼，令人见了脊梁发冷。

再往下是一个五官挤在一块儿的干瘪老太婆，一双鹰目直陷入眶内深处，身穿两截深紫色衣裤，手中持着一根火红的蛇头杖，左肋下还挂了一个大革囊，不时在动。

再往下，是阴山双魔。两个大和尚则是朗月禅师，文殊方丈圆明。还有两个红衣的胖大喇嘛一个叫达尊，来自五台山，他的弟子繁峙三霸，就死在金面狂泉师徒之手。另一个是龙首山龙首上人色空。

依次还有一个老道，那是华山一阳子红叶。两个老怪物左右二曲，祁连阴魔。

还有两个特殊的人物，一个是白骨神魔陆玑。

另一个是伟岸的中年人，三角脸，吊客眉，双月外突，下唇突出；身穿团花罩袍，头戴七星拱月英雄巾，罩袍下隐约现出剑鞘，他是鼎鼎大名的魔头，山西凤台七星掌厉岳。

这两人据坐在最左首，木然地安坐不动。

至于另三人，更是熟面孔，毒僵尸古奇，天聋矮叟熊捷，和地主五阴鬼手申天豪。

按理，五阴鬼手不够格坐在上面，与他的师祖祁连阴魔同列，他的师父五毒阴风汪修全，也仅能坐在东棚哩。可是他是这儿的地主，在上面敬陪末座也不算得逾礼。

金面狂泉直待鼓声静止，方微微一笑，用穿金裂石似的喉音，徐徐发话道：“粟某月前所发柬帖，想诸位定然接到了，今日推举武林盟主的盛会内情，已在柬帖中详加说及，毋庸在此耽搁诸位的正事。首先，粟某先为诸位引见几位全力相助此举的宇内高人。

他一面转身，一面作简扼的介绍。

第一个白须拂胸老人，是山东郸城的无敌神剑阎岳。

大马脸老人，是川西九顶山乾坤一杖龙炎武。

猪八戒似的老鬼，是山东抱犊崮的赛瘟神贺斌。

矮侏儒是边疆化外海心山，凶名昭著的矮神荼屈平凉。

老怪婆却是蛮荒野婆子，贵州通州蛇姆范紫菱。

这些人，都是早年骇人听闻，穷凶恶极，闻名者掩耳而走的宇内凶魔，端的是名震宇内，跺下脚天动地摇的恶煞凶神。金面狂泉引介完毕，台下人的大部份失色，整个场中肃静无声，空气也似乎凝结了。

金面狂泉重新站向案桌之后，淡淡一笑，说道：“为了替咱们整个武林的朋友造福，粟某曾奔走天涯倾力以赴，敦请宇内英豪促成此事，并蒙武林主脉五大门派之支持。今劳动诸位远道而来，本人深感惶恐，因近日庄中被人一再骚扰，意图破坏此次造福武林朋友的盛举，居心险恶叵测，相信诸位亦不齿该批宵小之所为，因而不仅会场简陋，亦无法正式款待诸位，粟某在此先向诸位致上无限歉意。”

这时，五大门派的掌门，已悄然进入了东棚落坐，引起了一阵窃窃私语。

金面狂泉待私议声静止后，方往下续说：“诸位请静听粟某宣布推举盟主的要策。”他拈起案上的羊皮卷，展开念道：“其一，资格……”

突然，东北两方一里外树林中，升起了两枝蛇焰箭，“砰”一声在半空爆裂，青烟四起。

所有在场的千余人，全都一怔。

金面狂泉鬼眼中闪出慑人的寒芒冷电，放下了羊皮卷。

只片刻间，广场东北两方林缘，出现了幢幢人影。东面，是桃花仙子上百人的队伍。

北面，是松溪真人一行。

林缘道路上，传出几声惨号，拦路的人大概已遭了毒手。

广场四周的上百警卫，全都掣下了兵刃。

东西两棚一阵骚动，有人不安静了。

“放来人进场。”金面狂泉蓦地发出震天巨吼。

外围的警卫闻声倏分，两路高手向这儿迅捷地掠到。看到了这些声势浩大实力坚强的阵容，金面狂泉也暗自心惊。

他向东棚中举手一挥，东棚的人包括五大门派的弟子，全都纷纷站起，静待后文。

内围警卫闪开东北两处方位，放众人入场中。

两路人到了正北，并不径行进入台前，在祭台两侧分列，排成阵势。

祭台右面，前一排玉罗刹与桃花仙子并肩中立，左首是封家两姨，二宫主武娟娟、三妹吸血夜叉金凤、徐佩、钟琳。右首，是如意道婆、巫山怪姥、花蕊夫人、百花教主、碧芸、大妞儿如霞。

祭台之左，前一排中间是松溪真人和飘萍生，左首是无·尘居士、鹰翔岛主，右首是沧海叟、亡命花子、金陵大侠。

桃花谷众女一现身，一个个如花似玉美绝尘寰，而美艳中英气勃发，神情肃穆，把两棚中的三山五岳五湖四海武林群雄，看得眼都直了。

可是她们那深潭也似的美眸中，冷电寒芒却又令人寒凛，而且在冷厉中，更漾溢着仇视怨毒之火，令人更是震骇。

认得张松溪的人不太多，武当的四明旁支知者确是不少，但他们极少行道江湖，所以松溪真人的真面目知者极少，难怪有人看到他站在中间，感到罕有的惊诧。

金面狂梟等他们站稳，沉声喝道：“诸位是诚心前来参与盛会呢，抑或存心闹场？”

张松溪将道袍下摆掖入腰带上，哈哈朗笑道：“天下群雄共举盟主大会，贫道等忝为武林一脉，不敢妄自菲薄，故以前来见识见识。栗施主既为召集人，想不会拒绝贫道这一行人前来参与吧？”

“道长既然不请自来，无任欢迎。请敬道长上下如何称呼？”

“贫道四明张松溪，自号松溪道人。承朋友们抬爱，将道字改为真字。”

所有的人全都一惊。皆因武林一代奇才张三丰，创下了武当圣地，立派武当，短短百年中，崛起武林，几乎有后来居上，取少林武林北斗地位而代之的形势，天下间无人不知。可惜他受不了官府纠缠，借假死而脱离武当，行脚至四明山，将绝学传下四明一脉，真正的绝学在四明而不在武当，武林中知道内情者大不乏人。所以众人一听这老道就是松溪真人，怎得不惊？

在众人惊诧的瞬间，桃花仙子说话了：“金面狂梟，可要问本姑娘的来意么？”

“你且说说看？”金面狂梟按住怒火问。

“其一，前来争取盟主高位……”

声刚落，西棚和东棚突然有许多人大呼：“韩前辈神功盖世，足膺盟主之选。”

桃花仙子淡淡一笑，续往下说：“其二，要找你清算沿关洛道截杀与会群雄之罪债，尤其是舍身崖十面埋伏之债。”

“泼妇胡说……”金面狂梟变色大喝。

可是桃花仙子已抢着发话道：“本仙子也算得一代宗主，岂能像你一般胡说？阁下的毒谋昭然若揭，掩不了天下入耳目，本仙子不屑与你斗口巧辩。附带有一件小事，就是十八年前袭击大雪山百花谷的血债，叫五毒阴风和庄主五阴鬼手出来答话。”

“住口！在选出盟主之后，再由盟主排解冤仇过节方是正理，你是否要存心捣乱？”

“也好，本姑娘等着，忍着些儿深怨，怎样推选法？”桃花仙子让步了，其实她并非真想立时闹翻。

“听栗某宣布要策，你要再闹，一切责任要你全负，哼！”他重新拈起羊皮卷，念道：“其一，资格认定：一要功艺超人；二要能获武林众多英杰拥

戴；三要需有开创绝学之表现；四要获得异派人士推举……”

“哈哈……”有人狂笑，声震云霄，大有穿云裂石之慨，打断了金面狂泉的语音。

众人扭头向笑声发出处看去，又是一惊。

祭台前高耸的旗斗上，现出一个脸团团的老道上身。

“太白矮仙！”有人惊呼。

旗斗上本来有两个大汉把守，并任扯旗之责。可是那两个家伙仍眼睁睁眉站在那儿，怎又不制止老道狂笑的？怪！

太白矮仙笑完，打着呵呵说道：“呵呵！奇闻！所谓为人之王，首重德业二字，要粟老娃娃宣示的资格条款，开章明义就没有德业二字，第一就是要功艺超人。难道说，真要天下群雄自相残杀，以力道霸么？哈哈！？可笑亦复可恨，粟老娃娃，你的居心太毒了，太毒了！”

金面狂泉激怒得像头疯虎，“啪”一声掣下羊皮卷，便待拔出他的黑玉精英所造泉首杖。

“粟老弟请别动火，看今日情形，存心捣乱的人太多，待我先毙了这矮杂毛，看还敢有人出头捣乱否？”说话者是乾坤一杖龙炎武，他一面说一面离座到了台前，信步跨出台缘，飘飘然缓缓落下三丈高台。好精纯的“凌空提气术”。

他到了场中间，鼠须掀动，用手中的如意青玉杖，指着太白矮仙，冷笑连连叫道：“矮杂毛你。存心捣场，老夫看不顾眼，为公为私，你给我滚下来，再拼九招，我好取你的杂毛命。”

太白矮仙哈哈一笑，说道：“姓龙的，十年前九招之恨，该你讨利息了，贫道准付给你，来啦！”

他攀出旗斗，笨手笨脚地抱住柱往下爬，落地后一抹额上冷汗，脚下“咚咚咚”踏得山响走向场中，一面说：“天！太高了，吓死人，老了哪！老道。”

在众人掩口汕笑声中，他到了乾坤一杖身前两丈。突然人影一闪，他像是平空消失了，众人只听到一声“哈哈”，接着青玉杖风雷俱起，两人都只剩下淡淡的身影。

罡风迸爆之声，厉号刺耳。在千余双目光注视下，两个宇内声誉极隆的高手，展开了一场罕见的激斗，人影依稀，罡风四射，在极短的瞬间，可能各攻了七八招以上。

“着！”猛听一声巨吼响起，人影乍分，罡风倏止。

两人相距丈余，相向而立。太白矮仙脸上现出汗迹，笑容早已敛去，手中白芒朦朦的长剑，微微颤抖。

乾坤一杖的脸色泛灰，上身前后晃动，双手缓缓下垂，腰带上端鲜血激烈地涌出，染透了外衫。

“得”一声如意青玉杖坠地，他缓缓合上眼帘，微弱地，说道：“又是第九招，我……我好……恨！”

“噗”一声沉响，他扑倒在地。

台上的人全都一惊，东西棚的人更是骇然。皆因两人激斗的身形和招术太过迅疾，并无兵刃交击的声响发出，谁也弄，不清乾坤一杖是如何中剑的。

金面狂泉心中打鼓，他突然探手入怀，取出一具金光闪闪的佛道同源

像，沉声喝道：“佛道同源金像在此，五派弟子听粟某吩咐。”

东棚中，五派掌门由苦行大师前导，脚步沉重地徐徐走向台前。

太白矮仙吃了一惊，没想到老魔这么早就使用金像，身形如电，飞射台前的金面狂梟。

“退下！”金面狂梟身形响起了厉叱，两个喇嘛、无敌神剑、赛瘟神，四人同出；四掌同把裂石融金的神奇绝学四合而吐，攻向扑到的太白矮仙。

殷雷之声袭到，太白矮仙心中一凛，长剑一振，也用了全力。在剑气狂啸声中，太白矮仙飞坠台下，脸色泛灰，踉跄退了五六步方行站稳。

台上的四人，合四人之力仍未能将太白矮仙击毙，也觉心惊，神色全都一凛。

金面狂梟一字一吐地说：“速擒下太白矮仙，死活不论。”

五位掌门脸上全变了颜色，苦行大师躬身道：“像主所示，贫道感到万分为难。太白仙长乃是佛道同源像第一位得主，本门祖师爷留有遗命……”

金面狂梟厉声打断老和尚的话；“矮杂毛的金像何在？说！”

“太白仙长的金像虽已交回，但……”老和尚嚅嚅地说。

“那就是了。你敢不遵金像主人的差遣，也就是藐视贵派的祖师爷的遗命，欺师灭祖，不是么？”

“贫僧不敢。”

金面狂梟高举金像，厉喝道：“不敢就成。五派弟子听了：速擒太白矮仙，死活不论。”

老和尚沉痛地答道：“老袖遵命。”

他艰难地转身，沉声喝：“本门弟子听谕：伏虎降龙，罗汉证果。”

少林弟子一百零八名，四面一散，片刻间便布成了奇奥的罗汉阵，这奇阵无敌天下，字内闻名。掌门并未入阵。

武当的掌门迫魂三剑玄同，也悲愤地大叫：“倒悬七星，地网天罗。摆阵！”

四十八名武当高手，纷纷仗剑掠出。玄同也故意稽延。

突然，响起了桃花仙子的朗喝：“且慢！五派掌门可否再查验一次金像？粟老魔的金像是贗品，不信请仔细一看便知。”

所有的人全被她的话呆住了。

金面狂梟怒喝道：“妖妇，你无知可笑之至，五位掌门已在月前验过，用不着你挑拨。五派弟子快动手！”

“粟老魔，你愚弄五派掌门的手段太幼稚了，明明是贗品，不然何以不敢让五位掌门查验？你心虚了，怕他们认出像后面落款是假的么？”

苦行大师略一迟疑，说：“粟施主可否让老僧再验一次？”音落，他已纵上了高台，非验不可啦！另四位掌门也上台了。

金面狂梟愤怒地将像托在掌心，冷笑道：“请看，呆会儿再和你理论。”

第一个察看背面的是苦行大师，他只扫了一眼，已看清上代掌门的名号，乃是用利器刻成的而不是用神功运柔物所书成，而且字体的刃痕依稀可辨。他大喝一声道；“鼠辈！你敢辱弄少林一脉？”禅杖一摆，一杖扫出。

金面狂梟吃了一惊，晃身便退。“砰”一声巨响，神案被禅杖砸成千百块碎屑。

五百余名五派门人，发出一声震天巨吼：“杀！”

眼看一场大劫即将展开，太白山庄中突然锣声震耳，火焰飞腾，一条

银色身影如流星划空而至，同时传来一声九霄龙吟似的长啸，令人闻之气血翻腾，耳膜欲裂。

“是他，云弟弟，天！他没死！”芸姑娘尖声大叫。

“真是他！”桃花仙子和玉罗刹同时惊喜地叫。

所有的人，全被啸声镇住了，同时缓缓退出场中，眼看银色身影一闪即至。

银色身影正是神剑伽监华逸云，他向台上飞射，半空中掣下了伏鳌剑，来势奇猛。

台上，最先迎上的是矮种茶，他后面是一阳子红叶，和文殊方丈圆明，这和尚在神魔谷受挫把逸云恨之切骨。

“慢来！什么人？”矮种茶怒叫，金钩迎面便点。

“挡我者死！”逸云怒吼。他这时的功力，岂同小可？伏鳌剑光华疾闪，三尺芒尾连剑就有三尺八，光芒扫过处，矮种茶连人带钩成了四段。

光华续向左右怒张，一阳子和文殊方丈向后便倒。

这时，台上已展开混战，五位掌门疯狂地接战，人乱成一团。

逸云毙了三人，人亦落下台中，大喝道，“都给我滚开！”

随着喝声，他猛扑金面狂泉。两侧的龙首上人和达尊两个喇嘛，左掌扔出一记密宗大印掌，单手枪杖上下攻到。

“该死！”逸云叫，伏鳌剑一圈，掌功立散，禅杖亦折，光华如电，拂过两人颈喉，光头飞起丈高。

第一个溜走的是七星掌厉岳，第二三是左右二曲，第四五是阴山双魔。五派弟子阻不住他们，他们径自走了。

苦行大师突然大喝：“咱们退，别阻碍华施主的大事。”

五派掌门一一抽身，下了高台。

五派弟子将东棚中太白山庄的党羽围困住了。

桃花仙子的盟友，则聚合在她们左近。

四周，杀声震天，太白山庄中，大火熊熊。

南海门两位门人，截住朗月禅师拼上了。

高台之上，虎皮交椅全飞落台下。逸云屹立台中，脸上泛起重重杀机。

他前面是金面狂泉、祁连阴魔。左首，是白骨神魔，蛇姆范紫菱。右面，是无敌神剑，赛瘟神。后面是毒僵尸古奇，天聋矮叟，慑魂魔君太叔权。剑拔弩张，死斗一触即发。中间的逸云屹立如天神，伏鳌剑已交到左手，右手的褐色伽蓝剑斜指，凝神待敌。

太叔权的耳中，突然有人用千里传音之术向他说话：

“太叔权，你下来，不然性命难保，本姑娘保障你的安全。”

太叔权心中一震，看了逸云脸上的无边杀气，和刚才从容连毙高手的神勇，他心中早寒。略一沉吟，他悄悄地向后、迟，落下台中径奔桃花仙子。那儿，三寨主落魄掌正喜悦地接住他。

台的左侧，百花教主正率领着众女，围住了五毒阴风和五阴鬼手师徒俩，他俩眼看性命危在呼吸间。

猛地人影一闪，褐影乱飞，那是一招“射星逸虹”，贯穿了赛瘟神的胸膛，无敌神剑竟被震得连人带剑飞跃后台下，他只挡住半招，差点儿丢掉老命。

褐影疾掠，避过左前两方的凌厉攻击！一退一旋之下，后面的天聋矮

叟丢掉一条右臂，狂叫一声掉下台去。毒僵尸却没有那么幸运，脑袋搬了家，尸身跌落台下。

这一瞬间，蛇姆悄悄地溜了。

褐影飞旋，返迎白骨神魔，逸云叫：“饶你，滚！”得得两声脆响，白骨杖脱手，伽蓝剑“噗”一声拍中他的左胯骨，白骨神魔又跌下台来。

台上仅有金面狂泉和祁连阴魔了，他俩心胆俱寒，连攻七八招，连逸云的衣袂也未碰到，而同伴已死伤俱尽，他俩怎能不惊？

祁连阴魔刚一剑攻到逸云左肋，突然光华一闪，伏鳌剑恰好掠过他的肩颈，鲜血飞溅。

伽蓝剑同时接住右侧的泉首杖，“得”一声将杖震出一旁，乘势疾进，金面狂泉的肩外侧开了一条血缝，人也被震迟五步，逸云并未追袭。阴森森地说：“拿来。”

“你要什么？”金面狂泉满头大汗，脸色死灰，虚脱地问。

“佛道同源金像。”语气冷如寒冰。

“这是假的。”金面狂泉说，探囊取出金像抛给逸云。

逸云接住一看，金面狂泉突然腾身而起，特制的膜衣倏张，他要升空逃命。

伏鳌剑脱手飞射，在三文高空追上了金面狂泉，穿心而过。光华在上空划一半弧，悠然下坠，逸云捏碎了假像，纵起接住伏鳌剑。金面狂泉的尸体，方砰然落下。

他举目一看四周，激烈的狠斗仍在四周展开，台左，五阴鬼手已被活擒，一身是血，但五毒阴风仍在支撑，依然勇悍如虎。

他拾起一柄长剑，脱手遥掷。剑去势如电，不偏不倚掠过碧芸顶门寸余，插入五毒阴风的胸口，好险！

未动手而在旁边观战的人，看了逸云的超凡入圣的绝学和残忍冰冷的神情，震惊得腿也软了。

太白矮仙直摇头，松溪真人深深叹息，玉罗刹和桃花仙子只感到脊梁发冷，其余的人悚然而惊，张口结舌；

场中心，鹰翔岛主和无尘居士，双斗朗月禅师，师兄弟拼命胜负难分，却十分凶猛激烈。

逸云大踏步走近，举剑喝道：“朗月，你果真不肯回南海面壁忏悔么？给你片刻思索。”

朗月飘退丈外，脱口纠缠，问：“他们呢？”“他们”，意指金面狂泉等人。

“死光了，就等你。”

“你想怎样？”

“冲你是师叔份上，我不用剑杀你，除非你答应回普陀，不然我只有奉恩师之命，要你埋骨于此。”

朗月突然丢下白玉小禅杖，说：“好吧！我回南海。”

鹰翔岛主喜悦地叫道：“啊！你真是龙吟师兄的弟子么？”

“你是谁？”逸云冷然地问。

“我是林奇峰，他叫吕化蚊，龙吟尊者是我们的师……”

逸云收剑跪下行礼，冷冷地自行爬起说，“烦请两位师叔带他回去吧。师父目下在点苍山苦修，被他斩掉了双足，也请师叔前往一走吧，我无脸回

见师父，今后将浪迹天涯，找回金像我会回去，也许永远不回去了。”说完，转身拔出双剑，发出一阵凄厉的长笑，向激斗的人丛中走去了。

“华师侄……”两老同声急叫，但逸云恍若未闻，头也不回径自走了。

桃花仙子突然亮声叫道：“华哥儿，要找金像么？在这儿。”她手中果然托着一具金光闪闪的佛道同源像。

逸云一闪即至。桃花仙子泰然地将像收入怀中。

“给我！”逸云阴森森地说。

“可以，但仍是一句老话：追随我一年。”

“你给是不给？”伽蓝剑随声扬起。

“答应我的条件，金像是你的。”

“拔剑！”逸云沉声喝。

“想豪夺么？”桃花仙子仍满不在乎地问。

“拔剑！这次我非杀你不可，即使你赤手空拳，我亦会毫不迟疑下手，不信你试试。”语音冷极，脸上杀机怒涌。

“师妹，给他吧！”玉罗刹轻叫。

“不！韩香君从不在暴力下低头。”桃花仙子强硬地叫。

“拔剑！”逸云的剑尖徐徐下降，左足徐移。

众女向四面一散，纷纷掣下长剑，最后掣剑的是玉罗刹和桃花仙子，头上的一双金鹰疾掠而下。

百花教主和众女，在台后处治五阴鬼手，并未留意这儿的变故，事实上她也是看不见台前之事。

双方功凝剑尖准备一搏，一接触势必有人溅血五步。

“符老弟，你该下来了。”太白矮仙突然高叫。

旗斗之内，突然传出一缕颤抖着的箫音，如怨如诉的音符，在空间里飘浮跳动。

“当”一声清鸣，桃花仙子的长剑坠地，她脸上肌肉不住痉挛，闭上星眸幽幽地轻唤：“敏敏，真是你么？”

玉罗刹探手入她怀中取出金像，递给逸云说：“华哥儿，拿去吧。”

“谢谢你。”他接过金像，直趋五位掌门身前，冷冷地说：“当五位掌门之前，我毁了这金像，免得再起风波。记住：下次千万不可再做这种愚蠢之事。”他摊开巨掌，金像突然炽热如火，顷刻化成液体泻落尘埃。

“哈哈……”他转身仰天狂笑，笑完自语道：“师父的两件大事已了，爹妈的慈命亦已完成，我一无牵挂了，一无牵挂了。哈哈！从今起，我将浪迹天涯，与草木同腐。

也许，我该往童子拜三老山，与夏老前辈永居九幽地府迷宫哪！哈哈……”

在长笑声中，他看了默默相对的玉笛追魂和桃花仙子一蹙，再扫向远处奔来的哭书生梁毓青，突觉心中一阵绞痛，站立不牢晃了两晃，自语道，“花常好月长圆，愿天下有情人皆成眷属，只有我这个伤心人是例外，啊！我永远会内疚哀痛于心，直至我踏入坟墓为止。”

依稀，黛姑娘的倩影出现了。

依稀，碧芸在向他温柔地轻唤。

依稀，他觉得自己正抱着碧芸，奔向童子拜三老山。

依稀，他感到自己和两位姑娘，正处身在武昌城客邸。

依稀，他似乎正站在火光熊熊的扫云山庄余烬之中，黛姑娘跪在地上，紫电剑正猛地向咽喉抹去。

他狂叫一声，放足向太白山庆漫天大火场中奔去。

“云儿！”顶熟悉的声音，那是龙吟尊者的呼唤。

“云儿！”这声音更熟悉，是四海狂客。

“华贤侄！”这声音如同巨雷向他撞击，那是忘我山人。

“华老弟！”这声音不算陌生，是九幽异人夏世炎。

两头吸血神蝠，欢叫着向他冲到。

他只觉一阵麻木，身形倏止。“噗”一声伽蓝剑落地，伏鳌剑接着落下。他只感到天旋地转缓缓向前扑倒。

第一部完

—

光阴似箭，日月如梭，三年了！有些人感到岁月如流，但在另一些人的感觉中，却又是那么漫长。往事，是那么遥远，缥缈如烟，好漫长啊，

百花谷群仙阁后，建了一座小巧的白色小阁。三月里，谷中成了花海，奇香阵阵，中人欲醉。但在这座小阁左近十丈内，没有一株花草，只有无数碎石，零落地散布其间。

十丈外，是高有四丈的围墙，将小阁与外界隔绝了，仅有一座绿色的小门作为出入之用。

小阁向东一扇小窗内，不时可以看到里面幽暗的光线中，端坐着一个苍白色的人影。

这人影，经常一坐就是一整天，除了偶或可以听到一两声极为悠长而令人心弦颤抖的叹息外，整个小阁象是九幽地府，没有人声，没有笑语。

那苍白色的人影，像个幽灵，一身白衣裳，长发垂膝，原是美好的秀脸，苍白得可怕。白天，这白影凝坐在窗内暗影中，象一座化石；晚间，阁中不时响起轻微的履声，自夜幕深垂直至黎明，往来蹀躞。

这天午夜，一个绿裙曳地的少女，沉静地走近小小的木门，伸出纤纤柔荑，轻轻将木门推开，微喟一声，轻灵地进入了小阁。

不久，阁中响起了以下的对话：

“七妹，为何来打扰我啊？”声音微弱，似在叹息。

“五姊，你何必如此自苦？云哥地下有知，九泉怎可安心啊！”

“七妹……”声音咽哽住了。

“三年了，多漫长的三年！”

“不！前情若梦，却又似在眼前，三年并不长。”

“五姊，我有一件不太好的消息告诉……”

“不必了，任何消息皆与我无关。这一生，我不会离开这座阁楼，让我清静些吧？”

“但这事你该关心的。”

“世间已没有我该关心的事了。”

“武当派已暗传密谕，即将召集派中已遁世外的高手名宿，全力对付武

林三杰，我们怎可置身事外？”

阁内沉默良久，好半晌，方传出一声深长的叹息，久久又传出五姊似乎来自天外的声音道：“尘世滔滔，恩怨已了，天下之大，只有这一栋小楼，是我容身之地。今生，我不再离开这栋小楼，不必再打扰我了，让我静下来吧！”

“五姊，你……”

“请你走吧！请告诉娘和珠姨，如果要出山管事，千万慎重行事。”

“娘也知道我们的力量单薄，公然出面不啻以卵击石，而且武当派也对我们恨入骨髓，全力对付我们并非奇事，所以不敢贸然出山。好在武林三杰已经遁世隐修，武当不易找到他们隐居之所。目下娘已叫人注意武当派的动静，只消一探出他们有聚集之象，我们即行出谷进入中原，替三位前辈尽力。”

“不管你们怎么做，千万小心为上。”

“五姊，你的龙渊剑可否……”

“不！剑是我生命的全部，除非我死了，龙渊剑绝不可须臾离开身边，七妹，你该走了。”

“唉！五姊，你要保重啊！”

不久，绿色身影出了小门。在窗口，白色人影目送绿影消失，一声深长的叹息飘出窗外，整个小阁又回复了三年如一日的沉寂。

次日，两人骑马出了百花谷，直向大理府奔去，他们是受命在江湖潜伏的眼线。

这里且表陕西西北甘肃镇。

甘肃，即古禹州之域，前汉建为凉州，后数经并牯，到元朝置甘肃等处行中书省，方正其甘肃之名。因这是其甘州和肃州两处，所以取名甘肃。

本朝定鼎后，在甘肃置陕西行都指挥司，领边疆诸卫所。直至满清入主，方正式定名为甘肃省。

那时，甘肃是九边之一，也是最西的一边，每一边治一处大镇。从固原镇起，直至肃州的嘉峪关，沿边一千百余里，设为甘肃镇。

边外，是两免把儿等部落，在大漠间草原中游牧，不时向内地侵扰。

本朝定鼎之后，向西北和西南移民，是早有的既定政策，有一段时期搞得有声有色，如火如荼。

第一个开发甘肃的皇朝，当然是汉朝，称甘州为张掖郡，肃州为酒泉郡。到了晋朝，肃州变成了西凉的国都，本朝初，大将军凭胜下河西，便在嘉峪关筑城置戎，闭关自守，甘肃方能承平。

这一带，是崆峒派的势力范围，崆峒四山有三处在甘肃境内，中崆峒就在平凉西南。

境内最高的两座山，一是祁连，一是西倾，俯视着北面无垠的大漠，卡着黄河河谷。

五月里，河谷里进入了炎夏季节，但四面的参天奇峰上，却是白茫茫的冰雪世界。

皋兰山北麓，有两人两马向西缓辔而行。他们是一起离开南州的，在山麓略一流连，即沿黄河南岸西行，深入不毛，任意所之。

第二天近午，他们距贵州已是不远。

马上两人，是主仆打扮，人俊，马也骏。先头一骑是个二十岁出头的年轻人，剑眉入鬓，目如朗星，鼻正口方，器宇不凡，身高七尺以上，猿臂

鸢肩，是个练家子；因为鞍旁插袋插着一把长剑。他身穿月白色箭衣，同色灯笼裤，靴后跟马刺银光闪闪，一看就知道他是中原人。

后一人是一个中年剽悍大汉，粗眉大眼，狮子大鼻，络腮大胡子连着一头飞蓬发，长相十分吓人。他身穿两截褐衫，腰带上插了三把尺长匕首，鞍后马包上，横搁着一个金光闪闪的独脚铜人，这铜人全长三尺六寸，双手在头顶相合，全重不下八十斤。看了这重家伙，就可知道那是单手使用的沉兵刃，没有七八百斤神力，绝难使用。

两人一前一后，顺河南岸驿道泰然上行，大转过一道山嘴子，年轻人向南面高人云表的远远奇峰一指，道：“如山，由这儿攀上西倾山主峰，是否要近些？”

中年大胡子恭敬地道：“禀公子爷……”

“又在胡叫，你怎么老会忘记？叫我若虹。”年轻人有点不悦地叫嚷。

“如山不敢，公子爷，你还是让我胡叫好了，由这儿攀上西倾山主峰固然近些，但太过险峻，以由西面上去为宜。”

“你这人真是死心眼儿，讨厌极了！”

“公子爷，我并不讨厌；人贵自知，葛如山不是那种人。”

“你要不听话，干脆，你独自返回金陵，让我自己邀游天下。”

大胡子葛如山咧嘴哈哈一笑，声如洪钟，笑完道：“主人叫我跟随公子听候使唤，我天胆也不敢擅离公子左右，公子爷，别为了这些小事撵我走。”

公子爷无可奈何地瞪了葛如山一眼，一抖缰，马儿紧冲两步，向西穿奔。

贵德州以西五十里外，已经罕见人迹了，即使有，也只是亡命逃匿的蒙人，和本地的羌人。

主仆俩毫无所惧，夷然深入，渡过了黄河，西行一百五十余里进入洪荒。

日影西斜，凉风习习。马上的公子爷突然转首问道：“如山，你不是说由贵德西面，也可以攀入仙海吗？怎么还不开始爬山？”

“公子爷，还有十来里呢！今日已无法入山了；今晚先找到土著寄了马匹，方能在明晨启程。”

“哦！这么说来，咱们明晚就可以到达仙海了。如山，那儿真可看到海市蜃楼吗？”

葛如山笑道：“只怕机会不多，不易见到，仙海在这数百年来，逐日缩小，已经没有传闻中的远阔了。也许，咱们不但见不到仙海中的海市蜃楼，反而有一阵好麻烦嘿！”

“为什么？”

“那儿是西北一带渔场的供应处，汉人蒙人羌人皆互相争夺地盘，生人一进入，便会引起纠纷。”

“咱们怕什么？”

“怕当然不怕，那海心山的老魔矮神荼，已死在太白山庄，即使他仍然健在，我们也不怕他。”

次日午间，葛如山背着行李卷，扛着独脚铜人，跟随在公子爷身后，攀入万山丛中。

公子爷身背宝剑，挂着一个小包裹，举步如飞，向山峰深处攀去。

正走间，葛如山突然轻咦一声。

“怎么了？”公子爷止步回头讶然问。

葛如山用手向三里外山峰下一座密林前一指，说道：“瞧那儿，像是有人。”

两人向那儿凝望，果然有人，密林边沿，有一个赤褐色的身影，正在那草木掩映间，缓缓地移动，看不清是啥玩意，只直觉地感到那是人而已。

这儿是边荒异域，极少人迹，除了近河流一带有人之外，深山里只有猛兽，没有人迹。

“那儿正是我们必须经过之地。”公子说。

“且看看再说，我们得留心些。”

两人心中戒备，一步步向那儿走去。当他们快接近林缀时，那赤褐色的人在一棵大树杆上，用那饱含敌意的目光，盯视着走近的主仆俩。

接近至五六丈了，终于看清了这个赤褐色的人。他身材出奇的雄伟，像一头猛狮，高有八尺，浑身赤褐色肌肉，隆起像一座小山，显然是在风雪酷阳中，锻炼出来的古铜筋骨，眉儿略弯。并无一般武林人物的斜飞剑眉，一双大眼睛黑白分明，像两颗奇大的黑玉钻，嵌在眼眶之中，脸上光容流转，略泛排色，挺直的瑶鼻，象是出诸名匠所雕琢。

直披浓黑的稀疏鬃须，掩住了他的嘴部，头上黑漆的乱发，假使午夜间出现，委实令人吓掉了三魂。

他赤裸着上身，下体用一块虎皮掩住，右肩下，是一把用虎皮包住，插在虎皮腰带上的尺长的小包，顶端，晶芒隐隐，宝光四射。虽看不出是啥玩意，但由外表形态看来，定然是一把小刀或小剑。

这是一个野人，一个属于汉人血统的野人。因为如果是蒙人，颧骨定会突出，眼眶也会深陷；如果是回人，眼珠会带绿色，发须也会泛黄。

野人抱胸倚树而立，用那晶莹的大眼，凶狠而饱含敌意地盯着两人，像是座铜象，纹丝不动。

由肌肤上看，这野人的年龄并不大，正是二十来岁的小伙子，浑身都是劲。

公子爷吹了一口气，轻声说道：“好雄壮的小伙子！”

葛如山也点头道：“确是不错，比我还壮实，难得，好一付练武的筋骨。”

两人在林外站住了，公子爷向野人善意地一笑抱拳一礼，笑问道：“兄台，请了。”

野人没做声，大眼睛一眨，眼中凶狠之光消失，但仍像一头负隅顽抗的猛虎，敌意未褪。

葛如山哈哈一笑，说道：“怕听不懂咱们的中原话哩！”

野人突然向他一瞪，冷然盯视着葛如山，那眼神，直令葛如山心中发毛。

他一挺胸膛，心中暗骂道：“葛如山哪葛如山，亏你是刀山剑树中闯荡出来的人物，竟然被一个野人的眼神所惊，你不惭愧？”

他从肩上取下独脚铜人，虎目一睁，喝道：“嗨！你小子听得懂咱们的话。为何不回答？太无礼了。”

野人仍用那可透人肺腑的凌厉眼神，紧盯着他，似乎不是个活人，对葛如山的呼喝，毫不为动。

“不可无礼，如山。”公子爷出声喝阻，又向野人笑问道：“请问兄台，这儿向西北越岭而行，可以到达仙海吗？”

野人对公子似乎甚有好感，突用清朗的汉语答道：“仙海？这儿没有仙海，要是指天池，该到天山去找。”

公子一怔，在边疆异域看到同胞，大感亲切，走近道：“在下姓叶，名若虹，金陵人氏，请教兄台贵姓？”

“我就是我。”野人泰然地答，又道：“姓什么，我也不知道，无可奉告。”

叶若虹又是一怔，但随又不以为逆，他是江湖人，知道江湖禁忌甚多，凡是遁隐边荒之人，皆不愿将真姓名告人，所以不再多问，说道：“兄台真不知仙海的所在吗？”

野人摇摇头，表示不知。

葛如山突用蒙语道“库库淖尔。”

野人点点头，向西北一指，道：“还有百余里，翻越十二座峰头便到了。”

“承告，谢谢。”叶若虹拱手道谢，便待启行。

葛如山呵呵一笑，说道：“小子，你年纪轻轻，怎么跑到这鬼地方做野人？”

野人目中异彩突现，瞪了他一眼。

葛如山心中一震，心说：“这小子好凌厉的眼神。”他吸入一口气，大踏步上前。

野人看他走近，也徐徐站正身躯，盯视着葛如山。

葛如山一接触对方的眼神，便觉心中发慌，不由有点生气，大声说道：“小子，你为何不敢通名？”

他扔掉包裹，手绰独脚铜人，气势汹汹，颇不友善。

“不可无礼，如山。”叶若虹出声喝止。

“公子爷，相逢也是有缘，待我试试他的斤两。”葛如山胆气一壮，不在乎地说。

野人突然淡淡一笑，伸出右手巨掌，掌心晶莹如玉，隐现光彩，扣住身旁一株碗大小树，信手一拔。

在泥土跳跃，树根得得声中，小树被连根拔起，右手一探，上段树干如被利刃所砍，齐齐地折在地上。

主仆两人惊得倒抽一口凉气，呆住了。

野人一声长啸，一手绰住树杆，用树根劈面向葛如山推出，十分凶猛。

葛如山也大吼一声，举铜人猛地砸出，击向树根，“噗噗噗”一连三声巨响，碎石纷飞，三下重击全中树根，如山力道骤发。

独脚铜人重量超出八十斤，运转起来，加上葛如山的千斤神力，重力加速度，一击之下，力道骇人听闻，大石头也经受不起，凶猛程度可知。

可是怪事出现了，葛如山那三记猛袭，只打掉树根的碎土，和三五股小树根；他自己竟退了一丈左右，树根仍劈面推到。

葛如山只觉右臂酸麻，奇大的反震力，震得他半个身子麻木不仁，气血松散。

树根已到，他大吃一惊，火速向左一闪。

野人突然脱手丢掉树干，向右一晃，恰好截住葛如山的去向，速度之快，几乎令人肉眼难辨。

葛如山功力超人，临危自救，猛地反手就是一记“拦江截斗”，砸向野人腰胯。

野人哼了一声，突然右手一抄，不偏不倚，闪电似的扣住了铜人的头

顶的双手。

葛如山大吼一声，双手握刃，身形向下一挫，双手用劲向后便拔。

他不拔倒没事，劲道一发，他的身躯反而飞起。

“滚！”野人大吼，信手一抡，将葛如山和他的独脚铜人，扔出五丈外去。

他两人交手，不过是刹那间的事，一旁的叶若虹惊得腿也软了。葛如山乃是山东道上数一数二的高手，后被北五省高手群起而攻，正危急时，恰逢武当俗家第五代门人金陵大侠庄幼侠远游京师，适逢其会，将葛如山救出重围，带至山东疗伤。葛如山九死一生，感恩之余，甘愿追随金陵大侠，用任仆役酬思。

叶若虹乃是金陵大侠的内弟，也是他的弟子；叶若虹这次行道江湖，葛如山即奉命随侍在侧，他的功力，比金陵大侠只在伯仲之间，竟然禁不起野人一扔，委实令人难以置信。

叶若虹的功力，比葛如山相差了太远，看了野人的超人神力，难怪他惊得呆了。

葛如山身躯飞起，他想抓紧铜人，但事实上无法抓牢，只好放手。等他用千斤坠身法在五丈外落地，“砰”一声巨响，跌了个晕头转向，草木压倒了一大片。

野人对他咧嘴一笑，转身大踏步转入林中，霎时不见，鬼魅似的消失了形影。

坐在地上的葛如山，冲林中直摇头，舌头半天也收不进口中，好半购方说：“好厉害，乖乖：这小于可能不是人，定是山魁妖精一类玩意。他两膀子端的有万斤神力，不然怎能将我扔出五丈外？厉害，”

叶若虹也咋舌道：“这人单手拔树，行动似电，如果进入中原……”

葛如山爬起来拍拍屁股蛋，接口道：“如果进入中原，定可与那神剑伽蓝华逸云互争长短，可惜？华逸云竟然死在太白山庄，中原可能找不到能降伏这野人的高手了。”

“胡说：谁见到华逸云的尸首了？人人都说他死了，但没有一个人看到他的尸首。”

“好好，算我胡说，反正主人在太白山庄参予过群雄大会，我对主人的话深信不疑。”

说完，去拾起远处的铜人，突又惊道：“我的天，这小子岂止是神力超人而已！

瞧！”

叶若虹走近一看，倒抽了一口凉气。铜人的双手上，嵌了五个指痕，深有四分，指纹清晰，像印上去的一般，触目惊心。叶若虹讶然道：“这野人竟有化铁溶金的超人内力，绝非生长深山的野人，不知哪一位宇内奇人，调教出这种超尘拔俗的弟子？”

葛如山扛起铜人，背好包裹，说道：“假使这小子进入中原，而又走入邪道，老天爷！武林又将掀起风暴了，咱们走着瞧就是。”

“走吧！但愿这野人水不进入中原。”

两人向密林瞥了一眼，方向山脊上爬去。

当他们攀上山脊举目眺望之时，同时惊咦一声。

正北一座秃秃的山峰上，一条赤褐色的身影，正以令人难以置信的奇速，射向峰顶。

“就是那野人。”叶若虹脱口轻呼。

“是他！宛若破空飞去，捷逾电闪，这是什么轻功？”葛如山也惊骇地叫。

“可惜相距太远，看不出身法。”叶若虹惋惜地说。

“人外有人，天外有天；主人的八禽身法和八步赶蝉，也望尘莫及。想不到咱们在这边荒绝壑中，倒有幸看到一个超尘拔俗的绝顶高手。”葛如山由衷地说。

“走吧，咱们这次到仙海，不知是吉是凶，也许碰上更高明的高手。”

两人翻越了三座高山，正向一座盆地中降下。盆地中，草木疏落，但阴森之气，令人心中感到无形的压力在逐渐加重。整个盆地有三四十里方圆，两侧是险峻峭立的奇峰，怪石峥嵘，重崖嶙峋，间有参天古木点缀其间。前端和两侧的山坳，全是些严冬不凋的针叶密林。

叶若虹正欲向下降，葛如山突用手虚拦，道：“公子且慢，这谷不可通过。”

“怎么？”叶若虹讶然问。

“早年我经过这儿，几乎送掉性命，要不是退得快，……”

“真有那么厉害的猛兽，咱们又怎么个走法？”

“由这儿向右面山脊攀，过四座奇峰，便可越过险境，不久便可看到仙海四周的高峰了。”

“我问你猛兽……”

葛如山苦笑道：“我从没听人说过这种怪物，反正厉害就是。”

叶若虹笑道：“你是吓破了胆了，怕起来啦！咱们身列武林高手，一身软硬功夫；尤其你那一身了不起的混元气功，刀枪不入，八十斤独脚铜人，能碎之如粉，竟然怕起几头畜生了？”

葛如山摇头道：“公子爷，我倒是一无牵挂，万一你有了三长两短，在主人那儿，我有何面目。”

叶若虹哈哈一声长笑，不等他说完，身形似箭，向山下盆地中射去。

“公子爷，你……你……”葛如山大惊失色，大叫着追踪而下。

两人走后不久，先前立脚处出现了野人雄伟的身影，凝视着将抵盆地的两身形，身形倏动，追踪而下。

叶若虹不知天高地厚，不顾一切闯下谷中盆地，前行不到二五里，便深悔自己冒失了。

是的，太过冒失了！正走间，十余丈外一个怪石峥嵘的小坳后，传出了重甲曳地的沉重奇响令人闻之心中怦然，准是有行动迅捷，而身躯庞大的怪物将要现身了。

“公子爷，小心了，拔剑，”葛如山急叫。

剑一出鞘，两人都倒抽了一口凉气。

巨石后，现出一个身长一丈，其色青黑，形如蝎子的巨大怪物。

“天蝎！”叶若虹惊叫。

“公于快退！”葛如山挡在他的身前，横起铜人逐步后退。

天蝎看去沉重，但十分灵活，八只铁爪举动迅疾，高举一双斗大巨螯，一闪即至，一双绿芒闪烁的小眼珠，阴森可怖之极。

平常的蝎，只有十三节，这奇形天蝎有十八节，蝎尾不向上举而拖曳在后，尾端竟有三只蓝黑色巨钩，发出蓝黑色的慑人闪光。

它那一对斗大巨螯，伸开两旁全长丈二有余，疾冲而至，猛袭葛如山。

“畜生该死！”葛如山大吼，独脚铜人快逾闪电，“砰”一声巨响，击中天蝎左螯。

巨螯稍一震动，葛如山却被震得飞退八尺外，手臂痛麻，虎口几被震裂。

天蝎“嗤”一声喷出一口气，八足齐动，巨螯又到。

葛如山这次不敢硬砸，退已无及，忙向上纵起两丈，想用铜人攻袭天蝎背部。

蝎背乃是最致命之处，全凭尾钩保护，天蝎通灵，岂会上当？它那巨尾并不向上举起，并非不需保护，而是必有所恃。

葛如山将向下疾降，蝎尾突举，闪电似的迎着身形扔到，每一只大钩均粗如儿臂，可任意转向，一闪便至。

“不好！”葛如山大叫，半空中一扭身，铜人向右急砸，“啪”一声巨响，击中一只巨钩，身形左飞两丈。

好险，钩尖射出一道黑蓝色毒水箭，几乎喷中他的右胯骨，沾着一点岂有命在？

也幸得叶若虹一声暴吼，奋勇抢上，“挣”一声火花飞溅，砍中天蝎的左螯，蝎螯丝毫未损，长剑却卷了刃口，人也被震飞丈外。

两人的力道不小，天蝎大概知道这两口美食不易摄取，突然身躯一转，尾部贴地扫向叶若虹。

叶若虹身形未稳，尾钩已到，他想躲，可是已无力运劲，百忙中临危自救，推剑掩住身侧。

葛如山落地，踉跄站稳，见状心胆俱裂，大吼一声，闪电似扑上，拼命向蝎尾中砸去。

“铮！”“啪！”两声巨响，尾钩击中剑身，将叶若虹连人带剑，震飞两丈外，一滴毒汁射中腰中百宝囊，囊碎衣裂，向胯内渗入。

铜人击在蝎尾上，如中精钢，似触败革；火花飞溅中，一道奇大的反震力，将葛如山震倒，虎口血如泉涌，铜人连翻十余个筋斗，直飞出五丈外去了。

天蝎一声未响，猛地旋身，巨螯分张，分向两人钳去，快极，

两人已浑身脱力，叶若虹左胯麻木不仁，而骨中却痛澈心脾，额上大汗如雨，动弹不得。

巨螯钳到，最先接触叶若虹，眼看要毙命螯下，危如叠卵，他只有眼睁睁等死。

蓦地赤褐色身影一闪，到了天蝎尾部，快得肉服难辨，连通灵的天蝎也难以发觉。

那是野人到了，响起他的一声怒吼，双手已抓住了近尾钩尺余处，向旁一扔。

天蝎向旁凌空扔起，巨螯一发之差，从叶若虹身上撤回，危极险极。

野人扔出天蝎，把它扔了两个翻身，随即身形似电，抓起五丈外的独脚铜人，迫近了严阵招待的天蝎。

天蝎八足齐动，双螯高扬，尾钩举起，绿眼熠熠生光，口中巨牙挫动得根根暴响，向右缓缓移动，却不敢冲近，似对野人有所畏惧忌惮。

野人手执铜人，步步逼近随着天蝎移动，作势扑上。

葛如山忍痛爬起，抢近叶若虹，惊叫道：“公子，公子，你怎么了？怎……”

叶若虹气息微弱地说道：“我，我不行了，天蝎尾钩毒汁，已渗透衣衫，沾了皮肉，我完了！完……”

葛如山急得脸色死灰，伸手去替他卸衣。

“不可碰我！”叶若虹尖叫，又说：“危险，咱们不能全毁在这儿。”

“公子爷，我怎能偷生活下去？你……”

“助野人击毙天蝎，尾钩附近五节中，有五颗天蝎珠，这是我唯一活命的希望。”

葛如山速拾起长剑，奔向天蝎。

野人突然大喝道：“退！你不行。”

葛如山不能退，他叫：“小子，杀了这孽畜，不然我主人的性命难保。”

“退，你在这儿碍手碍脚。”

叶若虹也在远处拼力大叫道：“如山，站远些。”

野人一声长啸，声若九天龙吟，铜人一动，罡风似若段雷，八十斤的铜人在他手中，像是根灯草。

天蝎大概知道是死拼的时候了，双螯盘舞，尾钩两急探，毒汁如雾，八面喷洒。

可是野人身畔似有一道奇热的气墙护身，毒雾一近身，便被气墙消灭无形。

野人在长啸声中，鬼魅似地欺上，铜人起处，恍若狂龙闹海，扑近天蝎，雨点似地下击，风雷俱起。

但听一阵爆雷似的撞击声响起，血肉纷飞，天蝎贴地急舞，足折螯伤，挫牙喷气之声慑人心魄，黑绿的毒水八面飞溅，腥臭之气令人晕眩，心头作呕。

野人一阵子挥扫劈砸，勇猛如狮，神力惊人，“蓬”一声巨响，天蝎的右螯第一节，被铜人击成粉碎。

葛如山在五丈外立足不牢，脸也灰青掩鼻后退，被这场罕见的人虫大战吓了个心惊胆战，浑身冒汗。

叶若虹也忍痛支起上身，惊得身上的痛楚全无，张口结舌，心血几乎凝结了。

野人手中的铜人，凶狠泼辣狂野，天蝎根本没有回手的余地，巨螯一伤，它只有一螯一尾可以远攻，但阻不住铜人，每一击皆记记落实，坚甲挡不住禁不起铜人的沉重一击，逐渐气息奄奄了。

天蝎行动渐渐迟滞，人却更为凶猛。

“我们有救了！”叶若虹奄奄一息地叫。

“砰”一声巨响，天蝎的左螯又被击毁；这时，它的尾钩恰好袭到野人顶门。

一旁的葛如山和叶若虹，急叫出声。

野人只向左略闪，尾钩“噗”一声搭落地面，入土尺余，骇人听闻，由于它已力尽，举动不灵光，还来不及横扫，铜人已连击三记，“蓬蓬蓬”三声巨响，全击中最上端那只尾钩。野人大概每一记都用了全力，三只尾钩全陷入地中三尺以上。

天蝎负痛，猛地上体一翻，沉重的身躯凌空压下，八只巨足一收，向

野人抱去。这一记不说被抱实，即使压住，人大概也会变成肉饼。

野人一声大喝，扔掉铜人，双手扣住粗大的蝎尾，只一拉一振，喝声“起！”

天蝎不下三千斤的沉重躯体，竟被抡起旋了一圈。三丈外，有一座万斤巨石，抡到第二圈时，已接近了巨石，“轰”一声巨响，石裂屑飞，巨大的天蝎脑袋前的巨牙，也被撞得松脱，绿眼不再放光。

野人放手纵回，拾起铜人，奔上前一记“泰山压顶”击向奄奄一息的天蝎背部。

“扑”一声闷响，天蝎背部炸裂，蹦出两条三尺长的小天蝎来，一出体便会舞爪甩尾。

野人一不做二不休，“扑扑”两声，将小天蝎砸成肉饼，

葛如山和叶若虹已惊得麻痹了，眼睛瞪得比灯笼还大，却又似视而不见，失了魂啦！

他们只感到光华一闪即现，野人已站在蝎尾之旁。宝刃不伤的尾部，裂开了一条大缝。

野人手法太快，在虎皮囊中，拔出一把晶芒四射的小剑，一划之下，蝎甲应刃而开。

宝刃一划即行归鞘，令人无法看清，野人探手碧血中，拣出五颗鸽卵大的天蝎珠，拾起铜人，大踏步走近叶若虹，将铜人扔给葛如山，取了一颗蝎珠，抛给叶若虹，微笑道：“吞下蝎珠，你福缘不浅。辛苦些，别走这个洪荒绝谷。赶快退上山巅，再过半个时辰，就走不了啦！百兽齐出，你们这点能耐只能对付三两头虎豹。”

说完，身形一闪，蓦尔消失在右方密林中。

“这小子是人是鬼？”葛如山咋舌问。

“是人，一个骇人听闻的武林高手。”叶若虹说，一面将天蝎珠放在眼前细察。

珠色光泽如玉，着手阴凉，寒气逼人，虽然自身不能发光，但映着太阳，则光芒流转，有点刺眼。

“吞下啊，公子。”葛如山说。

“可惜！我真舍不得，要是毒未浸骨，只消在沾毒处滚动就成了。这东西可解百毒，留着有大用哩：可惜！”他终于将天蝎珠吞下，闭目调息养神。

葛如山拾起铜人，不住咋舌，铜人遍体皆有撞损的创痕，但并无变形之处，这紫铜合金铸成的重家伙。可击金铁而无损，可见天蝎的皮革，是如何的坚硬了。

不久，叶若虹一蹦而起，青灰色的脸颊，已恢复了红润，他扔掉百宝囊，说：“快走！等会儿走不了，恐怕没有人救我们了。”

葛如山正凝视着铜人掌背上的指印，说道：“这人右手五指的螺纹，十分匀称而纹路美观，我相信，他的左手也定然五螺，没有一个箕。”

“快走吧！目前不是猜测箕斗之时哩！”

两人由来路退去，速度甚快。叶若虹经此一惊，端的是心惊胆落，豪气消失尽半，即使有一把剑抵在他的心窝，叫他往下走他也不干了。

攀上了山脊，葛如山嗫嚅着说道：“公子爷，仙海不去也罢，这段路凶险太多，再说，那儿一池子熙水，野人出没无常，没有什么可看的。公子爷，咱们回去吧！”

“还有凶险？你不是走过吗？”

“那时正届隆冬，除了些野兽外，并无其他古怪歹毒的畜牲出没。目下是大热天，所有的毒虫怪兽全出，咱们真不能和这些洪荒异兽毒虫争短长啊！”

“好吧！咱们回中原。”

“谢谢公子爷，免得我提心吊胆，这次拾回性命，真是饶天之幸，不！饶那小子之幸。”

“哼！返回中原，江湖鬼蜮之地，不见得不比这儿更凶险，咱们走着瞧就是。”

“至少不会象这些畜牲般可怕，英雄无用武之地。”

“人外有人，天外有天；象救我们的野人，不比天蝎可怕百倍？老实说，你我真要与他交手，绝接不下他一招，你相信吗？”

葛如山点点头，由衷地说道：“这倒是实情，那小子不是人，是非人类的人；要不是他的汉语说得那么清晰，我不敢断定他是人哩。”

“这人的口音南音浓重，恐怕是湖广人氏呢！”

“不！象是川滇一带的语音，也许是移民。”

“移民大多来自京师江浙，怎会有川滇之人？”

两人谈谈说说。身形逐渐加快往回走，入暮时分，快接近了黄河河谷。

他们站在一座峰岭上，眺瞰着小溪流一般的黄河；黄河在这一带碧绿可爱，映着落霞余晖，成了金黄，叫金河倒还恰当些。

蓦地传来一声凄厉的阴笑，声音不大，但入耳清晰，令人汗毛直竖。

葛如山功力深厚得多，笑声入耳，他便扔掉包裹，回身戒备。

叶若虹也自警觉，火速拔剑回身。

“有绝顶高手盯紧我们了，公子爷千万别胡乱出手。”葛如山变色地叮咛。

“近了，不知这人来意如何？”

“喳喳……咯咯……”笑声不绝如缕，由左侧山脊一排古林中传来，越来越近。

他俩站处地势最高，已可看到一条淡淡黑影，在林梢飞掠，向山上掠来，好快，葛如山讶然道：“这人的轻功太过高明；是个劲敌。怪？这边荒异域中，怎会有如此高明的人隐伏？”

“小心了，凡是遁隐边荒之人，大多有点神经不正常，咱们如非必要，不可触怒他们。”叶若虹低声交代。他年纪轻轻，已有超人的造诣，平时眼高于顶，不可一世。但经过午间的教训，傲气全消，迥异往昔，大出葛如山意料之外，暗称异数。

其实葛如山自己也在变，当年豪气如山，大闹泰山观日台，鏖战京师，可说目无余子。金陵大侠庄幼侠临危援手，两人功力相当，他算是第一次服人，但傲态未改，经过这次教训，他的傲气消失净尽，知道小心谨慎了，深感对少主人的保护重任，确定有力不从心之感了。

在他们身旁十余丈矮林中，救他们的野人正泰然地站立在阴影里，脸上泛起茫然的微笑，注视着飞掠而来的淡淡黑影。

他脸上的笑容，似乎是天生的一般，并不带任何表情，只在对方眼神泛起敌意时，方行敛去，眼中即涌起凶狠的警戒神色。

他站在那儿象座石像，脸上茫然的微笑慢慢地收敛，显然，他已看出将有变化发生了。

不知怎地，对英俊的叶若虹大有好感，也许是叶若虹开始向他含笑问路的笑容，令他生出好感吧？

“喳喳喳……咯咯咯……”笑声仍不绝如缕传至，淡淡的黑影，也到了百十丈内了。

双方一近，黑影的形态已略可分辨，只感到身躯奇高。一身黑袍袂尾飘飘，足点树梢，电射而来，远远地，已可看到他那一头银色长发，飘在脑后像一拂尘。

“是个老头，不是善类。”葛如山轻声说。

他的声音虽小，但竟未逃出黑影之耳。

“喳喳喳……小辈们，不错，我老人家不是善类，喳喳喳……你们快跪接老夫。”黑影一面说，一面电射而来。

两人大吃一惊，心往下沉。

林中的野人，摘了一段树枝，无声无息地去掉枝叶，幽灵似的飘到林缘。

黑影来势奇急，直扑两人立身之处。

葛如山举手一挥，两人左右疾分，挺刃戒备，严阵以待，葛如山横捧独脚铜人，迎上喝道：“老前辈请先通名号，以免失礼。”

“喳喳喳……”笑声未止，人也到了，在两人身前丈余止步，笑声亦止。

黑影止步后，面目显现。两人只觉毛骨悚然，惊得倒退两步，张口结舌。

在斜阳余晖中，眼前出现了一个凶猛狞恶的古怪老人，一头披肩银发，像个老人，脑袋两头尖，八字突白眉，显得眼眶特别深陷，大眼珠放射着闪闪绿芒，似若透人肺腑，鼻梁隆起，但尖端下陷，血盆大口直裂至耳根，露出一列大牙，每一颗皆尖锐无比，象狼齿般白森森令人心悸。上唇白须浓密，尾端上卷，颌下是髻成团状的短髭，乱七八糟，整个身材单瘦，像条竹杆，高有九尺，肤色紫中泛青，看去定有一半羌人一半蒙人血统。

怪人穿的黑袍，却是汉人型式，大袖、宽摆、腰紧腰巾，麈腰下是爬山虎快靴。

腰巾后插着一把外门兵刃，长有四尺，象三条龙缠在一块，三个龙头外张，六只龙爪在下，形成锐利的倒刺；握把两条龙尾反卷，成了护手，一条龙尾后伸，显然也是可致人于死的玩意。整件兵刃是暗褐色，定然是合金所造，重量当不下于独脚铜，甚且过之。

怪人身形一止，丝纹不动，毗牙咧嘴，脸上现出傲视苍穹的阴森微笑，这笑容，令人毛骨悚然。

“真要老夫通名？”怪人阴森森地说话了，是不折不扣的中原口音。

“在下山东葛如……”

“住口！老夫又不问你的名号。”

“在下专诚请教老前辈的大名。”葛如山仍恭敬地行礼问。

“说出来你们又未有闻过，等于白说。”

“老前辈既不愿明示……”

“呸，老夫并未表示不说。”

“晚辈多言了。”

“废话？你早该闭口。老夫姓容，容易的容，大名叫若真，你们记住了。在这一带，人们叫我仙海人屠。”

“仙海人屠……”葛如山喃喃自语，他确是未听过这可怖的名号，依然而惊。

仙海人屠喳喳阴笑又道：“老夫极少进入中原，难怪你们陌生，但我师弟矮神荼屈平凉，你们大概不会陌生的。”说完，拍拍背后的奇形兵刃，不过：“老夫这根纠龙棒，大概你们也从未见过面哩？”

叶若虹听他提起矮神荼，有点恍然；葛如山曾到过仙海，虽未进入海心山，但在仙海一带，谁不知专与崆峒派找麻烦的矮神荼？

叶若虹上前献剑行礼，朗声道：“晚辈叶若虹，原定前往仙海一游以广见闻，但由于猛兽阻道，未能如愿，故而半途败兴而返，不知老前辈有何指教，尚请明示。”

“哦！你叫叶若虹，名字中一字与老夫相同，老夫可给你一次异数，告诉你们，凡是闯入仙海百里之内的人，除了专诚拜见老夫师兄弟之人外，其余一律格杀，这规矩可能你们不知道，因为能活着离开的人太少了。”

“老前辈，晚辈两人是在仙海百里之外。”

“你们已到了毒兽谷，距仙海只有四十里，老夫岂能不知？你们认命吧！”

葛如山一听不对劲，既然活不成，用不着浪费唇舌哀求乞命了；人死留名，虎死留皮，即使是死，也要死得英雄些。他提着铜人上前，哈哈一笑道：“老前辈，还未兴兵，便想割土封王了，岂不太过狂妄，不合情理吗？”

仙海人屠绿眼一瞪，怒叫道：“呸！你小子好大的狗胆，竟在老夫面前绕舌，论起是非来了。小王八蛋你听着，世间不合情理的事多着哩！只怪你少见多怪。你，让你自行了结。叶小子可留下一耳一臂，算是老夫的恩典，动手！”

葛如山用传音入密术向叶若虹道：“公子爷，我截住他，你赶快下山，快！”

叶若虹哈哈一笑，豪气飞扬地说：“如山，只有慷慨赴死的叶若虹，没有弃伴逃命的金陵大快人，咱们不见得非裁不可，上！”

仙海人屠仰天狂笑，一面取下纠龙棒，笑完道：“失敬失敬，原来你们是金陵大侠庄小狗的门人，太白山庄盛会，大概你们也参与了，你们全得粉身碎骨。”

林中的野人，突然茫然地轻念：“太白山庄，太白山庄……唔，这名字怎么有点耳熟？怎对我有依稀之记忆呢？”

葛如山冲前三步，大吼道：“老小子，也许是你死，接着！”

喝声中，铜人荡起罡风，一记“泰山压顶”迎头便砸，势如惊雷下击，走中宫而进。

叶若虹一声长啸，揉身扑上，从左攻出一招“天地分光”，剑化银虹，剑气锐啸。

“哼，倒有点鬼门道，可惜你们活不成了。”仙海人屠冷然说，褐影一闪，纠龙棒左右分张，“砰”、“铮”两声，两招具解，人未越动半分。

暴响和罡风激荡，火花四溅中，叶若虹飘退八尺，脸色泛青。葛如山的铜人被奇猛的劲道一撞，向右飞震，他身不由己，随铜人的去势，震飘丈外。

“好厉害，这老小子。”他脱口叫。由于先前拼斗天蝎时，虎口已被震裂，这次防震力虽小，创口亦被震开。

仙海人屠一棒将铜人震脱，也有点意外，叱道：

“嗨！你小子真有点斤两，再接我一招。”

喝声中，他一闪便至，“怒龙神爪”兜心胸便点。

葛如山不敢硬接，身形右闪，向对方左侧欺进，正待将铜人捣出。

仙海人屠冷然一笑，左大袖疾挥，去势如电，罡风候发，凶猛万分，力道似有千斤。

葛如山无法闪开，大吼一声，铜人捣向扑面而至的黑衣大袖，全力迎击。“蓬”一声闷响，葛如山只觉半身麻木，身躯蹬蹬连退五步，铜人颓然下垂，额上大汗如雨，脸泛青色。

叶若虹正在这空时间扑到，阻止老魔追袭，一招“长虹贯目”电闪而至，剑啸刺耳。

仙海人屠不理他，闪向葛如山，一面叫道：“小狗，你练有混元气功，难怪没死，纳命？”叫声中，纠龙棒近面点出。

葛如山身形未定，浑身无力，怎敢接招？连躲也无能为力哩；人急生智，赶忙向后躺倒。

叶若虹身法够快，跟踪追到老魔身后，长剑直射脊心。老魔冷哼一声，猛地旋身，“铮”一声金铁交鸣，长剑已被三个龙首绞住了。

“撒手！”老魔大吼。

叶若虹怎能不撒手？奇大的潜劲由剑上传到，直迫心脉，慢半分内腑将有震腐之虞。

他放手虽快，仍被震退五步，脸也死灰。

老魔手腕一振，长剑折成五段落下埃尘。他一步步向叶若虹迫近，凶狠地说道：“你该死！竟敢在我老人家身后递剑，老夫要你寸裂而亡，以警来者。”

叶若虹强提真气，踉跄后退，额上大汗淋漓，一步步后撤。

老魔喳喳笑，又道：“老夫本想借你之口传讯江湖，岂知你定要往枉死城中闯，耽误了传信之责，老夫又得另找有缘人，传老夫将出中原的讯息。小子，你尝过寸裂而死的滋味吗？”

叶若虹刚想发话，岂知林中传出了一声哈哈长笑，接着有个熟稔的口音说：“喂？老家伙，你曾经尝过了吗，”

叶若虹只觉心中一舒，忙向侧一闪。

密林相距只有五六丈，这时出现了只掩一块虎皮的野人，金黄色的落霞，映得全身反射出闪闪金光，他手中持着一根三尺长的鸭卵大树枝，正脸含微笑，泰然自若地走近，速度不徐不疾，极有风度，仙海人屠突然脸色变得更黑，绿眼中凶芒尽敛，逐步后退沉声道：“你这野种，又要管老夫的闲事吗？”

野人并没生气，仍是流露着不知其然的微笑，说道：“在你要杀人之时，总是碰上了我，真巧？你还是逃命去吧，只要地下有死尸，我绝不许你活，你信是不信？”

仙海人屠突然疾冲而出，纠龙棒一记“横江阻流”，上取腰下指腿，沉重的兵刃在他手上，变得极为轻灵。

野人一声长啸，猛地一棍硬劈，捷逾电闪，一晃即至。

“啪”一声响，木棍击中一只龙首，两只龙角连着上唇，竟然不见了。

仙海人屠怒啸一声，飘退八尺，在啸声中如飞而遁。向右侧山脊逃命。长空里，仍传来他凄厉的语音：“野种，总有一天你要后悔！”

野人没追，向叶若虹微笑道：“你们走吧！我送你们下山。”

叶若虹和刚爬起的葛如山，全被他那一棍的纠龙棒首神奇功力，惊得呆住了。

野人含笑发话，叶若虹方陡然惊醒，一躬到地说道：“兄台神勇，再次及时出手，再生之德，不敢或忘。”

野人回了一礼，道：“天色不早，走吧！些须小事，不必介怀。”

他领先下山，举步从容，但甚为迅速，恰好让两人以九成功力跟上。

一面走，葛如山一面唠叨：“小子，为何不告诉我们你贵姓大名？”

“别问，我自己也不知道。”野人答。

“怪！哪有不知自己姓名之人？”

“我就是怪，就是不知。”

“你是怎么到这穷壑绝域里来的？”

“不知道。”

“又是怪。”葛如山直摇头。

“我到这儿三年了，当我懂人事之时，就在这一带穷山恶水里，只有一个老人在我身边。”

“你到这儿才三年？三年刚开始懂人事？胡说八道。”

“信不信在你，所以我说不知道我是谁。”

“你身边的老人，怎么对你说的？”

“说些我不懂的废话。”

“你在山中怎么生活的？”

“喏！就这样生活。”

人影一闪，野人扑向草丛中，人影重现，他手中多了一只母山维，和五枚雉蛋。

野人向两人咧嘴一笑，敲破蛋倒人口中，双手齐动，山雉片刻成了血淋淋的裸肉，肚肠一除，只片刻间，便成了野人腹中之食。

他拈草拭净手上血迹，说道：“这与你们汉人不同，是吗？”

“你也该是汉人。”葛如山俚俚地说。

“我不知是与不是，反正仙海附近的人，不管是汉回蒙羌，皆与我不同。”

“你在仙海附近居住？”

“是的，仙海附近汉人也不少，我与他们都熟，但极少往来。”

“哦！怪不得你会说蒙话。”叶若虹接口道。

“你们因何把库库淖尔称为仙海？与你们问我仙海之时，我以为你们是来找仙海人屠的朋友呢！所以不愿告诉你们。”

叶若虹笑道：“那是古名，也叫青海。”

“也许这儿的人，汉人为数过少，所以不知古名，蒙人叫那大湖为库库淖尔，羌人称卑禾羌海，也叫鲜水。”

“那仙海人屠不是住在海心山吗？”

“他太残暴，两年前就被我赶跑了，在这一带出没，同伙还有好几个凶狠人物呢，我念他已失巢穴，所以如不眼见他杀人，决不杀他。”

“兄弟，你这是养恶哩，”叶若虹不以为然地说。

“你该宰了他，免得为祸江湖。”葛如山也说。

野人摇头笑道：“仙海附近血流得太多了，目下方告承平，土民不分种族，相安无事，我不能任意杀人，再破杀戒。”

“怪不得有你镇住老魔，所以他要进入中原创天下。唉？你要不杀他，他日后进入中原，不知要枉死多少无辜。”

叶若虹感慨地说。

野人仍不在意，说道：“要不是你们两位，也许他就该死了。”

“为什么？”

“我曾警告过他，如果看到他杀人，就不饶他。因为我对你两人有好感，所以现身不让他下手。”

叶若虹激动地伸出虎掌，握住野人的手臂，感激地道：“谢谢你，兄弟。”

“请勿介意，叶老兄。”

“在边荒之地，与禽兽为伍，究竟不是了局。兄弟，何不随小弟进入中原安身立命……”

“不，谢谢你们。中原是如何景况，对我太过陌生。在这儿，他们叫我山海之王，我活得十分惬意，何必到中原去自寻烦恼？”

“兄弟，一切有我，到我家小住，我会替你安排。”

“不必了，我对这儿有无穷的眷恋，两位请自便了。翻过这条岭脊，便可直降河谷，保重，不送你们了。”

语音一落，人影便向后退去，在暮色苍茫中，但见人影一闪而没。

叶若虹转身大叫道：“兄弟，我永记你山海之王的名号，日后如弥驾临中原，请到金陵舍下踣驻。珍重，”

语音荡漾在山谷中，回声四扬；但空山寂寂，已不见野人回答了。

其实野人就在他们身后十余丈，直送他们下到河谷，已经是子夜时分，野人方转身走了。

主仆俩降下河谷，吁了一口气。葛如山突然低声道：“山海之王送我们下山，这人真是难得。”

“是的。”

“人呢？”

“刚才方退走。”

“你怎么知道是他？”

“当然知道，在他最接近之时，相距不足三丈；你没发觉他的身上，散发出淡淡的奇香吗？”

“哦！你这一说我倒记起了，他没有野人的特殊体臭，却是奇异的暗香，一种罕见的体质气味。”

“好了，他既然退去，大概不会有险阻了。”

“咱们该连夜出南州，先买剑防身，再返回金陵。”

十天后，两人两骑出现在陕西境内，他们已没有来时那么意气飞扬，傲气全消。他们正是叶若虹主仆俩。

日色近午，他们到了风翔府属眉县之东二十里，正沿宫道向东不徐不疾赶路。

远远地，官道穿林而过，林外，五匹骏马向东一字排开，将官道阻死。马上是五个穿黑紧身衣，黑巾包头，鞍旁插有兵刃，身材高大的人影，正拦住一匹西行的枣色骏马。

枣色骏马上，端坐着一个白衣女人的身影，双方似乎在对话，众大汉的狂笑声隐约可闻。

叶若虹剑眉一皱，说道：“如山，前面有麻烦。”

“唔！象是崆峒派的人在调戏妇女。身为侠义门人，咱们岂能不管？走！”

“好！教训他们。”

两人加上一鞭，马儿向前狂奔而去。

林外官道中，五个黑衣的中年大汉，据鞍高坐，正拦住西来的马上女娇娘。放肆地哧笑不已。

枣色骏马鞍后有马包，鞍旁插袋有剑，显然，那是一个江湖美娇娘，一朵带刺的玫瑰花。

这美娇娘确是美，美得教人心动神摇，而且丰盈无比，身材竟有六尺高。头上高梳盘龙髻，没有任何珠翠，只在发旁插了一朵绒花，象是戴孝。

她，脸蛋似若凝脂，可惜略嫌白了些，新月眉划着柔和的线条，凤目中却充溢着茫然的神色，扇形修长漆黑的睫毛，偶或掩住那灵魂之窗，挺直美好的瑶鼻下，是一张弓形的小嘴，这时抿得紧紧的。论身材，三围够标准，双峰竞秀，柳腰一握，可惜她在白绸子紧身外，罩住了一件银色披风，掩住她那诱人的美好的身材。

披风是上好川绸所裁，轻柔细薄，迎风轻荡，隐约地现出她左肋下的一把狭小的长剑，这美女人竟带了两把剑，可见绝非好相与的人。

五大汉不信邪，他们就有胆量，要摘这朵悬崖上有刺的玫瑰花。

美女真实年龄不到二十岁，但也许是她脸上的神色，带了淡淡的哀愁和半丝儿憔悴，所以看去比真实年龄要大些。

她端坐马上，对五名凶悍大汉不屑一顾，似乎并未感到他们的存在，稍抬首，遥望着云天深处，眼神有点迟滞，根本不向五大汉赐予一瞥。

五大汉也不在乎，中间那人发话道：“哈哈！小娘子，你在替谁戴孝？”

美娇娘突然浑身一震，缓缓收起眺望云天深处的目光，转而注视大汉。她眼中茫然的神色在刹那间消失了，喷出了火焰，象两枝利箭，直透对方内腑。

大汉被这冷厉的眼神所慑，心中一震，暗说：“天！这鬼女人的眼神，为何如此凌厉？”

另一名大汉嘿嘿冷笑，道：“丫头，你为什么不回答问题？哼？你不答就别想赶路。”

最左一名大汉淫笑道：“天长兄，她怎能回答：可能人家那亲亲爱爱的小冤家，刚抛下花朵般的小娇娘伸了腿，你这不是存心勾起她的甜蜜往事，吊人胃口吗？”

最右边的一名大汉不悦地说：“五师弟，你怎么这般不留口德？”

五师弟一瞥，道：“四师兄，你是教训我吗？”

“住口！”中间大汉叫。

这时，叶若虹主仆俩已策马奔到，老远就已听出众人的对话，大为反感。

五大汉早已发现两匹马狂奔而来，只轻瞥一眼，便毫不在意。中间大汉继向美娇娘发话道：“小娘子，还是好好回答我韩重山的话，这条道路不静，单身女客行走极为危险，韩某问你是一番好意，想为明日送你一程路哩！”

美娇娘一言不发，只用刚才那冷厉的眼神，死盯住他，呼吸逐渐急促起来。

“噢！有意思了。”五师弟下流地叫。

两匹马到了五人身后止步，叶若虹气往上冲，突然发话道：“老兄，你们这些话，不该对一个孤单少女说，有失正道门人身份。”

五大汉全都一怔，随之勃然大怒。五师弟火爆地叫：“小辈，你在吠什么？”

葛如山倏然跃下马背，戟指怒吼道：“小子，你敢出言不逊，给葛爷滚下来，葛爷打烂你那张臭嘴，免得你日后替你的师门招祸。”

五大汉气往上冲，纷纷下马，将马驱至路旁，气势汹汹两下里一分。

葛如山一声狂笑，在鞍后取下独脚铜人，将马驱走，绰铜人迎上，叫道：“要动手？好事！葛大爷先教训教训你们。”

“如山，不可伤人。”叶若虹叮咛，带坐骑让在一旁。

“公子爷请放心，光天化日之下，我用不着打人命官司。”葛如山朗声答。

马上的俏妞儿突然沉声道：“留下他们，人命官司我打。”

五大汉一看葛如山的独脚铜人，心中一凛；天下间使用这种铜人的人并不多见，也定然是臂力惊人，功力不含糊的主儿，不太好惹。

他们正暗暗惊心，俏美人一发话，可把他们的凶焰豪气激起了，中间大汉跨出三步，向葛如山冷笑道：“阁下好大的口气，亮名号。”

“你是谁？通名，看值不值得葛爷亮名号。”

“崆峒派凉州五义，老大快剑姜贵。”

“哦，原来是五个地老鼠，怪不得如此狂妄；崆峒派竟调教出你们这些下流贼，怪！”

小子，听了，葛大爷乃山东神力天王葛如山，不服气你们五个一起上。”

五人又是一怔，吓了一跳。神力天王大闹泰山观日台，名震京城，武林中早有传闻，不算陌生，竟然出现在西行古道中，大出五贼意外。

人的名，树的影，五人心中暗暗叫苦，撞在这位太岁手中，麻烦得很。

快剑姜贵心中忐忑，骄焰一窒，泄气地说：“原来是山东葛大侠——，好说。”

“不敢当阁下尊称大侠二字。小子，爽快些说，别婆婆妈妈。”

“阁下是架梁子——”

“呸！怎算架梁子？本大爷是路见不平，拔铜人管事。”

快剑姜贵憋不住这口恶气，脸色一沉，厉声道：“阁下是要管崆峒派的闲事吗？”

葛如山欺近至丈内，嘿嘿冷笑道：“小子，你用师门唬人吗？呸！贵派的长辈允许你们光天化日之下拦路调戏妇女下流不法吗？葛大爷问事不问人，谁管你崆峒派来的闲账？”

“你管咱们的事，就是与本派为敌……”

一旁的叶若虹大为反感；突然冷笑一声，抢着接口道：“岂有此理，如山，打掉他满口大牙。”

“遵命，”葛如山叫。

声出人闪，他突然柔身欺近。快剑姜贵不是庸手，不然就不够格称为“快剑”。冷哼一声，一剑点出。

两人都够快，出招欺上迅捷绝伦。崆峒派以追风剑法享誉武林，顾名思义，可知这种剑法定然凶猛狂野，以快速攻击见长的剑法。

可是姜贵只是崆峒派末代弟子中顶稀松而又不肯用功的庸才，碰上神力天王这位软硬功夫皆臻上乘的高手，想得到要糟，活该他倒霉。

一旁的四名大汉，本想拥上一同出手，可是两人行动太快，已来不及扑上了。

神力天王志在必得，动手捷如闪电，铜人一扬，恰将长剑挡出偏门，不用内力震剑，不许对方有撤剑变招的余暇，眨眼间便欺身抢近，左手快若电光石火，蒲扇大的巨灵之掌，来一记左右阴阳掌。

“啪啪”两声脆响，这两耳光十分结实，快剑踉跄几退，他只感到颊上火辣辣地，只看到眼中发黑，星斗满天，他想撤剑，但剑被铜人压偏，没有机会撤出。

他的牙没有掉，神力天王怎肯罢手，如影附形跟上，左手急挥。

“啪，啪啪啪，”一连串暴响。

“还有一颗？”神力天王叫。

“啪，”最后一声脆响，快剑躺下了。神力天王以铜人支地，退在一旁冷笑。

这一连串脆响，声如落珠，不过是刹那间的事。地下，掉了快剑姜贵的三十余颗大小牙齿和血水，他自己也晕厥躺倒，像条死狗。

要打掉人的牙齿，并非易事，用劲须恰到好处，轻了牙不掉，重之颊肉牙床全都得完蛋，神力天王就有这点能耐，颊肉只肿而不伤，牙床出血不损，真难得。

旁立的四大汉这时方行抢到，有两人抢去扶快剑姜贵，老四老五挺剑怒吼，猛扑神力天王。

桌上的美姑娘脱口叫道：“左首那人不可伤他。”

左首那人是老四，也就是阻止老五说下流话的人。

葛如山哈哈笑，道：“丫头，葛如山可不听你的。”

语声中，铜人左右分张，“铮铮”两声，两支长剑向外一荡，褐影再闪，分袭两人左右肩。

老四老五掌心一麻，长剑几乎脱手，骇然变色中，火速后撤，由侧方左右反扑而上，剑势转疾。

葛如山任由他们八方游走，探舞着铜人叫道：“小子们，快？一起上，免劳葛大爷多费手脚。”

另两人还未扑上，白影一闪即至。原来是桌上的白衣美娇娘，她幽灵似的飘落场中，手中持着一把银光闪闪的长剑，是鞍旁这一柄。

她粉脸上毫无表情，但风目中冷电慑人，仗剑叱道：“住手！”

这一声轻叱，如利锥直刺人众耳鼓。葛如山心中一凛，迅速跃出圈外，暗道：“天！”

咱们走了眼，这女人功力高不可测，这几个地老鼠完蛋了。”

果然不错，白衣姑娘冲四个大汉和刚坐起的老大，轻哼一声，发话道：“本姑娘不想生事，但你们的嘴太下流了，不惩戒你们，何以警世？”她用剑一指老四，道：“你，还有一丝人味，饶你全身，走开，”老五不知天高地厚，冷笑着仗剑走近，阴笑道：“小娘子，你不觉得太狂了吗？”

这家伙油蒙了心，并未看到美姑娘下马时的惊人身法，更未料到她曾有一身惊人的绝学，是的，凭这娇滴滴水葱般俏人儿，小腰儿小得那么可怜，即使打娘胎里练起，济得甚事来？

他愈看愈不象个练家子，嘻皮笑脸步步欺近。

葛如山怒火上冲，便待冲上。

“如山，不可妄动。”叶若虹在马上轻喝。

白衣姑娘毫无表情，冷冷地说道：“你们四人自己咬掉舌头，本姑娘不赶尽杀绝。”

老五哈哈大笑，已欺近八尺之内，眯着眼问：“小娘子，别信口开河好不？你是谁？”

白衣美姑娘仍冷冰冰的神色，说道：“九天玉凤周如黛，神剑伽蓝华逸云的妻子。”

五贼如被迅雷所击，面色死灰如见鬼魅，踉跄后退，退得太快几乎坐倒。

葛如山长吁一口气，怔怔地向她凝视。

马上的叶若虹心中一震，呆呆的凝视着她，却又缓缓地低下了头，黯然一叹。

“九天玉凤周如黛”，这区区七个字，竟有那么大的震慑力量，岂不可怪？

三年前，她大闹郑州群英擂，初创名号，玉麒麟的女儿，武林三杰老三忘我山人的孙千金，在江湖首次声誉鹊起，大闹大珠台，与神剑伽蓝一同现身，群魔丧胆。从荆州以娇姬身份现身，直杀至武昌府，人心大快。武昌府鸳侣重新携手，与桃花仙子等人，血溅玄都观，武当派死伤惨重，也因这一役，武当派方能使四明旁支与俗家门人言归于好。

自从三年前太白山庄群雄盛会后，黑道凶魔伤死殆尽，佛道同源金象被神剑伽蓝以内力熔毁，五大门派方能免于毁灭之祸，得保元气，也在那次大会结束之时，神剑伽蓝突然神经错乱，在宇内高手众目睽睽之下，投身在太白山庄烈火熊熊之中，尸骨无存，一代英豪含恨火海。

(至于此中情节，下文自有交代)

至此，忘我山人当天下群雄之面，哀伤地宣布华逸云是他的孙女婿，群雄方束武赋归。

之后，第一批失踪的人，是玉笛追魂符敏和桃花仙子一群人。

第二批失踪的是天魔夫人一行众女，从此江湖中消失她们的身影。

最后失踪是武林三杰，他们带着华逸云遗下的伽蓝剑，也在江湖中消失，三年来音讯毫无。

天下承平了三年波澜又起。

武当在七盘弯荒填，和桃花坳与玄都观，前后死了二三百名门人，几乎精英尽失。

这奇耻大辱和血海深仇，别说掌门追魂三剑无一日或忘，武当山的道侣们也岂能甘心？这三年中，他们就在运筹复仇和重振武当声威而努力，时机即将成熟。

首先，玄同道长致力于四明旁支以及俗家门人的团结而煞费苦心，这事他办到了。

其次，他以掌门身份，召集第三四代，远离武当散布天下名山修真的派中元老，返回武当山商讨大计。这一步棋，他也走对了，元老耆宿们已陆续应召而重返武当。

第三，他展开与各大门派派间的笑脸外交，这计谋他也办到了。

最后，他宣布要为派中弟子们报仇，第一个对象是桃花仙子，其次是武林三杰的老三忘我山人周群。

可是他的大计并未尽如理想，四明旁支的松溪真人根本不赞成再行寻

仇报复。俗家弟子四代硕果仅存的飘萍生施世全，更不赞成再惹纷争，藉口身家性命为重，不愿尽力。

聊可告慰的是，松溪真人和飘萍生，皆愿稍尽绵力，答应必要时或可相助。

就这样，武当门人散处江湖，踩探仇家的下落。

桃花坳已成了荒谷，桃花宫与异种桃林已不复见。

白云山庄自经火劫后，周群并未全力修复，太白山庄事了，白云山庄也就成了废墟。

两批仇家皆失去踪迹，天下茫茫，到何处去找？其余五大门派的人，也只答应供给消息，并未应允助拳，玄同道长的复仇大计进行得极不如意。

叶若虹是金陵大陝庄幼侠的内弟兼弟子。庄幼侠则是武当俗家一高手，发扬点穴术绝学的奇材王一瓢的高足，他们自然是正宗的武当派弟子。

叶若虹奉姊丈之命行道江湖，自然奉有踩探仇家的使命，鬼使神差，他遇上了九天玉凤周如黛。

可是，他内心在交战，不知该否将这消息透露给武当山的同道们。看了姑娘那本无表情的容色，他只觉心中涌起无比的爱怜情绪，不由怆然。

同时，他也为姑娘的绝代容颜而怦然心动，他并不是好色之徒。可是庄慕少艾，乃是人之常情，怪他不得。

当时，他确无亵渎之念，而是一种淡淡的爱意，他也弄不清仰慕呢？抑或是爱念？可能也有些儿怜惜的成份在内，只是一时难以分清而已。

至于葛如山，他是个粗豪而粗中带细的人，他只是被姑娘的名气所惊，有点难以置信。

这三年来，周如黛已经长成了，身材也高了些，而且更为丰盈，已非当年香扇坠般的小美人，而是百分之百的青春少妇，至于她如何从神经失常中复原，下文自有交代。

且说斗场中的事，凉州五义的祸胎老五，一听姑娘自报名号，惊得项门上走了三魂，浑身如中电击，双脚震颤，支持不住他那沉重的身躯，突然“噗”一声坐倒，瘫软在地，牙齿捉对儿肠打，抖颤着叫“华……华夫人，不……不知……知者不……不罪，……小可有……有眼无珠，多……多有冒……冒渎，饶……饶我们第……第一道。”

“自咬舌尖。”姑娘木然地说。

“饶……饶命！”老二也颤栗着叫。

“希望你们自爱些，不要让我动手，要让我用剑割，可没有这么便宜了。”

“饶我们第一道！”老大也开口了。

看了他们的脓包像，姑娘嘴角现出一丝不屑的淡笑。迫进一步，冷冰冰地说：“看来，你们要我亲自动手了！”

凉州五义如被五雷轰顶，心中一凉，当年九天玉凤从荆州杀下武昌府，登徒子犯者必死，沿途血案如山，五大门派的败类亦难逃一劫。这血淋淋的事迹，并未因岁月如流而令人淡忘，反而在江湖更为传诵，无人不晓。凉州五义当然知道，也知道今天走了亥时运啦！

叶若虹突然抬头，冷叱道：“老兄们，英雄些，好汉做事好汉当，别象个丧家之犬，为师门贻羞。”

他这几句话，象是五义的追命符，首先暴起的是老五，一声不吭挺起上身，疯虎似的贴地抢出，双足“狂风扫叶”急踢姑娘双脚，倒也有点斤两。

姑娘屹立不动，左手纤指扣指一弹，一缕劲风射中老五的天灵盖，老五没想到突袭无功，骤不及防，应指便倒，“噗”一声伏倒，双腿略伸，一声未出便已了帐。

临危拼命，死中求生，其余四人一看老五完蛋，知道今天厄运当头，无可避免，与其委曲求全保得残命，不如拼死以保全师门名声。

“咱们上，拼了！”老大到底有点英雄气概，一跃而起，他满口牙齿已全行脱落，口关不住风，说的话没人听懂，但他跃起抓剑的举动，却是极为明显的事实。

“上！”老二也大吼，挥剑猛扑。

四支长剑暴起，狂风暴雨似的扑向姑娘，追风剑法出招奇快，刹那间便将姑娘裹在剑影中。

“你们找死？”姑娘冷叱，但见白影徐移，剑动风雷动，剑啸慑人心魄。

白影飘忽，前冲，左闪，再向右一旋，反切而回，没有金铁交鸣，没有剑气撕裂进爆之声，姑娘所发的每一道淡淡剑影，神奇地扭曲闪动，钻隙而入。

只片刻间，先后响起数声闷哼，那是濒死的哀吟。还有长剑呛然落地声，每一声都令人心弦狂震。

最先倒下的是老大，其次是老二。

老三撒手丢剑，以手掩腹，瞪大死鱼眼，佝偻前冲，走不到三步，“砰”一声仆倒在地，还想拼命爬起，可是只挣扎了几下，曲起一条腿，终于力尽气绝，手脚一伸，吁出最后一口气便已寂然不动。

场中只有姑娘和老四，对立中路中，老四双手下垂，右手长剑支地，闭上双目，浑身颤栗，脸上肌肉不住抽搐，状极痛苦。

姑娘白衣飘飘，脸上木无表情，长剑剑尖搁在老四的胸前七坎大穴上，用寒森森的语音说道：“你还有些少人性，罪不当诛，你不该和这些贱种下流贼走在一块，而至被坏友株连。我不杀你，回去从实禀报你的师门，日后如贵派不谅，要找本姑娘的晦气，可在江湖找我，短期间我不会在人海中消失。

声落，“咔”一声脆响，老四的长剑断成三截，姑娘的剑尖已离开了他的胸前。

姑娘徐徐走向坐骑，神态木然。

马上的叶若虹轻声道：“如山，帮那家伙掩埋尸体，以免惊动官府。”

“遵命，”葛如山答。

叶若虹对他一打手势，略一点头，葛如山也咧嘴一笑，略一顿首便走向老四。

老四睁开双目，扔掉断剑，颤声道：“谢谢你，葛大侠，在下心领盛情。但在下要将兄弟们的遗体带回凉州，不敢劳动大侠。”

葛如山呵呵一笑，道：“开玩笑，老兄，大热天将尸体运往数千里外，除非你会五鬼搬运法，或者找白骨神魔陆老前辈讨护尸之药，老兄，快动手，日后再来收殓他们的骸骨，岂不省事多多？人土为安，人从土里来，返回地府去，也可令他们九泉安心。别耽搁了，快！”

不管老四肯是不肯，置了独脚铜人，一手扣了两只死人手，拖了四具尸体走入密林深处。

老四拾了四把长剑，茫然地跟入。

路中，白衣一闪，姑娘上了坐骑，插好剑屹坐马上，似在等待。

叶若虹一直注视着她的背影，姑娘上马之后，成了相向而坐，叶若虹低下了头，不敢迫视。

两人两骑相距五丈外，谁也没做声。姑娘抬头仰望苍穹缥缈的白云，不知她在想些什么？

葛如山直入林中半里，在一棵大古松下站住了，放下尸体说道：“这儿正好，极易辨识，咱们动手挖坑。”

“松树下不成。”老四抗议。

“我说正好，日后验骨免得麻烦。”葛如山不管老四的抗议，抢过一把剑开始挖坑。

剑掘坑极为碍事，吃力不讨好，但在高手手中，又另当别论。两人费了半盏茶时，已挖了一个丈宽大坑。

老四将四具尸体按次序摆好，将他们的生前用具放在他们身边，以便日后辨认。

他在坑底忙碌，葛如山却站在坑上，用老大的剑，削着一根海碗大树枝，以便作为木碑之用，用那奇特的目光，注视着坑下忙碌的老四，用那奇怪的声音说道：“我说老兄，你们凉州五义可曾歃血结盟？”

“是的，咱们是义结金兰五兄弟。”老四信口答。

“誓词中，可有不愿同日同时生，惟愿同日同时死这两句。”

“当然有……噢！”老四摇摇头，话咽回喉中了。

他首先接触到葛如山那古怪的眼神，和那似笑非笑的古怪笑容，心中一震，警兆立生。他徐徐站起，沉声问道：“葛大侠，你这话有何意？”

葛如山咧嘴一笑，神情如谜，道：“老兄，没有用，我只是问问而已。哦，贵派曾答允武当派的请求，搜寻桃花仙子和忘我山人的下落；老兄你是否也奉贵派掌门法谕？”

“有之，本门弟子皆奉有掌门令谕。”

葛如山仍然流露着那奇异的神情，呵呵一笑道：“那就是了。老兄，你有什么打算？”

二

老四在葛如山古怪的神色中，看出了危机，他信手拾起一把剑，便待纵上坑来。

葛如山突然扔掉剑，将树枝向下一伸，恰好阻住坑口，脸色一沉，道：“怎不回答？”

老四心中一冷，反问道：“阁下是何居心？”

“居心？哼！你返回崆峒，定然据实禀明华夫人的行踪，是吗？”

“在下不想回答尊驾的询问。”

“答与不答悉从尊便。你该知道，当你泄露华夫人的行踪时，也知道那会出多大的乱子。瞧你那些兄弟们的尸首。”

最后一句声色俱厉，老四浑身一震。

“瞧他们则甚？”他壮着胆问。

葛如山脸上泛起重重杀机，冷然道：“你们歃血为盟，惟愿同日同时死；他们都平静地卧尸坑底，你活着又有何意思？去吧，应了你们的誓言，九泉下不失伴当，阴司里可一叙兄弟情义。”

老四一咬牙，一剑疾探。

“噗”一声响，长剑脱手，被树枝震荡。葛如山冷笑道：“你要能闯出活路，我这神力天王的名号还用叫吗？老兄，放明白些，我会传信给贵派门人，让他们收你们的骸骨回凉州故土。”

老四闭上双目，长叹一声，道：“你是对的，我该走了，兄弟们，我来了，”说完，反手一掌，天灵盖应手而碎，尸身跌倒。

葛如山一跃下坑，将尸首放平，说道：“老兄，别怪我，你不死，麻烦得很。”

他拨土将坑填了，竖起木碑，拍掉手上泥土，抱拳一礼道：“愿你们地下平安，对不起。”

他回到路中，怔住了。九天玉风仍安坐马上，她竟然没走，正用那寒芒冷电般的月光，瞪视着他。

他吃了一惊，强按下惊容说道：“咦！丫头，你怎么还不走？”周如黛寒着脸，冷冰冰地说道：“那人呢？”

“对不起，他……他他……”

“他怎么了？”周如黛的语气极为冷酷。

“他死了，和他的兄弟作了伴。”

“为什么杀了他？你这凶手？”

叶若虹突然接口道：“华夫人，那是小可所授意。”

周如黛的目光转向他，厉声问道：“为什么？为何冤杀唯一的好人？”

“小可采取斩草除根之义，对夫人聊尽绵薄。”

“胡说，你与他们有怨，”

“非也。目下江湖景况，不知夫人可曾风闻？”

“你想掩饰你的过失吗？”

“正相反，小可想掩饰夫人的行踪。近年来，武林中人全力搜寻令祖的行踪，武当派已有万全准备，要找夫人和桃花仙子，一报三年前门人惨死之仇。”

“与这几人有何关连？”

“这凉州五义乃是崆峒门人，崆峒已应允协助武当，夫人行踪一露，岂不可虞？”

葛如山接口道：“丫头，我已问明了，故而迟迟下手，那家伙确是心腹大患，留不得。”

周如黛乃向叶若虹问道：“你是谁？”

“小可叶若虹。金陵庄公幼侠，乃小妹丈，也是小可业师。”

“哼，你是武当俗家弟子，第六代门人。”

“正是，不敢欺瞒华夫人。”

“你不是说贵派要全力对付我吗？”

“那是武当山道兄长辈们的事，俗家三代门人，以及四明旁支师长们并无此意；虽然表面上碍于情面应允协助访寻，事实上皆置身事外。”

“如此说来，我只好相信阁下的话了。”

“叶某字字出于肺腑，请勿见疑，今后行走江湖期间，请夫人千万勿露

名号，慎之慎之。”

“尊驾认为本夫人怕了武当一群乌合之众吗？”

“夫人言重了，小可是一番好意。告辞！”

说完，抱拳作揖。葛如山也置好铜人，一跃上马，加上一鞭，齐声道：“华夫人珍重。”马向林中一冲，向东疾奔。

当天，他们到了西安府属的周至县，天色还早，但是叶若虹却落了店。

在店房里，葛如山不解地问道：“公子爷，这么早为何落店？咱们还可赶个三五十里呢？”

“不赶了，我要等华夫人转来，她孤身一人行走江湖，满地荆棘，处处凶险，咱们珍惜尊敬一代英雄华大侠的英名，有责任保护他的在世夫人，你说可是？”

“唔：有此必要，但你不怕主人责怪下来吗？”

“不会的，你不必担心。”

两人落店后，每日在西门官道旁的一家茶楼中留连，注意来往人马，并留心打听江湖动静。

周如黛策马向西，她奔向太白山庄。

一进嘉峪关，小道中行人绝迹，朝阳初升，只见她一人一骑，孤零零地形单影只，人马的影子拉得长长的，只有影子是她的伴侣。

她脸色苍白，神情淡淡，樱唇不住抽搐，两行珠泪从眼角缓缓垂下胸襟。

远远地，太白山庄在望。自从太白山庄被大火吞噬后，这一带人烟绝迹，成了宵小的逃捕藪，白昼里鬼打死人，道路全成了野草的地盘，几乎分不清道路了。

但她仍然记得，记得这条令她痛断肝肠的道路，记得这座毁了她一生幸福的古庄，记得年前那噩梦般的情景；似乎，大火在她眼前升起了。

她仰天哀号，嘶声叫道：“三年多了，天，三年，好漫长的三年！我，我是怎么度过的啊，哥，你……你在天之灵，可知我心中的悲痛，和午夜恶梦初回时，痛不欲生的苦况？哥，魂兮归来！”

叫着叫着她浑身颤抖眼前一片模糊，泪水已掩住了视线。

太白山庄的废墟，终于出现在眼前，偌大一座山庄，三年前曾经雄峙武林，不可一世，睥睨着莽莽江湖。如今，成了瓦砾场，断瓦颓垣中，野草丛生，狐鼠为穴，昔日高大的重楼，成了摇摇欲坠的危墙险壁。

看了这废墟，令人凭空生出苍茫凄切之感，叹人生之缥缈，感生命之悠悠。

她站在倾斜的庄门上，眼田野草蔓生的废墟，一阵哀伤涌上心头，视线再度模糊。

依稀，大火冲霄而起。

依稀，耳中响起令她霍然惊醒的长啸声；那是小冤家的声音，不然她不会神智复苏。

依稀，自己从他的啸声中突然醒来，恶梦醒来了，空白的岁月逝去了，两头吸血神蝠在她头顶上空飞翔。

依稀，她看到了遍地尸骸，四周，亲人如强敌环伺。

依稀，她看到了熊熊烈火，小冤家正发长啸，以奇快的轻功扑向火场，依稀，小冤家突然扑倒了，伽蓝剑脱手，而龙吟尊者也在片刻间赶到；伸手

去搀扶小冤家。

依稀，景象一变。她也在这刹间竭力大叫：“云哥！”

“云哥！”“云哥哥……”这声音充溢着宇宙，愈来愈清晰。

依稀，她刚向前一冲，吸血神蝠也向前急掠，但也在这刹那间，小冤家突然一蹦而起，手中抓住伏鳌剑，信手一挥，晶芒四射，刚伸手的龙吟尊者，百忙中向后暴退，一声震天长啸响起，小冤家终于以快逾闪电的轻功，扑向冲天火舌之中，火舌一卷，人已不见。

她尖叫一声，立即晕倒。

依稀，她在乃母怀中悠悠醒来，她第一句话是：“云哥哥呢？”可是，四周全是她的长辈，其中有玉笛追魂，有桃花仙子姊妹，全用凄然的目光，哀伤的凝视着她。

不远处，碧芸姊仍伏在乃母怀中痛哭，声如中箭哀猿，令人酸鼻。

四周，五派门人垂首合掌，口中念念有词，有些在怆然垂泪，龙吟尊者手捧伽蓝剑，老泪纵横。

她知道是怎么回事了，哑声问道：“娘，没救了？”

“孩子，水源枯竭，并在火场之中；即使能救出，唉……”这是她母亲的回答，最后是一声深长的叹息。

之后，由龙吟尊者出面，为已死去的寄名弟子，向她的祖父求亲。

她只感到天地茫茫，眼前一片模糊，任由长辈们安排，麻木地完成仪式，披上了白衫，离开了火场。

三年余了，好漫长的三年！她就是这样过去的。

旧地重临，眼前，她似乎感到烈火仍在燃烧，小冤家的啸声如在耳畔。

她尖叫一声，扑倒在地。

晨风微凛，掠过荒凉的废墟，掠过她的身躯，马儿在一旁摇头踢蹄，甚不安静。

她跪伏在地，似乎在晕眩中。

废墟中，塌墙残垣里，突然升起一个黑色的人影，鬼魅似的冉冉再现，向她跪扑之处，无声无息地飘来。

在洪荒古谷上岭脊，野人山海之王，正以奇快的轻功，在山林间飞掠。送叶若虹主仆下山之后，他回头赶回库库淖尔——也就是仙海。

他对那两个陌生人有点依依，却又不愿和他们亲近，也许他确认自己是野人，先天上便与汉人有点隔阂吧！

他对自己的身世十分茫然，脑海里是一片空白，从三年前知道人事始，第一个他发觉的人，是一个蒙族的老年人，向他叽哩咕噜说着他听不懂的特殊语言。

他发觉自己到了一处完全陌生的环境了，四周，是一些插天奇峰，左近是些木屋和形如小屋的皮帐篷。不远处，是个水色碧绿，烟波浩瀚的大湖，约有七八百里方圆，看去并不大；因为四周有远远青山和雪白的峰头衬托，所以不显其大。

言语不通，他只好自谋生活。起初，他生活在湖畔村落附近，与蒙人相处，倒还平安无事。

他的身上，带了一把晶芒四射的小剑，黄色的剑鞘，其冷彻骨。除此之外，一无所有。

他对外界一切陌生，但自小养成的言语和本能，并未遗忘。之后，他

逐渐发现自己有一身奇异的功力和体质，他的本能逐渐被自己发掘出来了。

人对自己的过去，也许能遗忘，但对从小到大，日夕致力于某一件的工作，却不易遗忘。渐渐地，过去练功之法，逐渐在脑海里映出，他也就逐渐成了超人。

山海之中，食物易寻，他又不畏寒暑，衣食无虞，思想单纯，除了猎食，他便练功，所以功力精进，连他自己也不知到了何种程度。

他一住半年，渐渐开始与蒙人接近，语言的隔阂逐渐消除。他去找第一眼所看到的老蒙人，可是老人家已在他自谋生活之后两月，病死在帐篷里。

老人留下了一子一媳，和两个孙女儿，还有一个二十三岁大的孙儿。

他找到夫妇俩，询问他因何醒来时会倒身在他们的帐篷中。但一家子皆不知其然，只说老人随商队人关进人中原，返回之时见他倒扑路侧，浑身衣服焦黑。老人家慈心大发，将他救回库库淖尔。

小女儿并交给他两只百宝囊，一大一小，大的里面藏了玉瓶和杂物，瓶中是些他不知道的丹丸，小的外面绣了小凤儿，内分三层，盛着些米谷豆类。

据小女儿说，这是他身上留下之物，物归原主，请他收下。

他收下了，藏在不远处自己在山林中的居所中。从此，他不再去思索自己的身世，决定在这山海之间，安静地终老其间了。

在库库淖尔周围，有多种民族，为了渔猎之利，经常有抢夺地盘而械斗的惨剧发生，所以各族之间，世仇不解，加以各族的人，犷野粗豪，好武成风，一言不合拔刀相向并非奇事。

更严重的是，海中有一座海心山，山上住了几个奇形怪状的老少，每半年派人到海滨各处村落征收厘税；不付的人，将有横祸飞灾，而海心山周围的五十里海域，绝不许船筏接近，误人之人，定然没命。

海心山，是海中最大的一个岛屿，稍近南岸。往昔，海中有龙出没，土民冬天将化马放置岛中，取龙种龙气而成胎，如果有马受孕，小马出生后将是异种龙驹。隋朝时，吐谷浑的名驹“青海聪”，就是用波斯草马放置海心山而得的龙种，日行千里两头见日，在当时极为有名。

至于海中是否有龙，谁也不知真假，反正海心山这块圣地被人占去，土民恨之入骨，而土民饱受凌虐之余，曾经联合反抗岛中派出勒索子女金帛牛羊之人，可惜一败涂地，死伤枕籍。惨烈的报复，令土人心胆俱寒，不复妄想，只有甘心忍受了。

野人除了身材伟岸之外，无甚奇处；由于他并不和土民争地和争海，而且整日里笑容可掬，人又英俊，与土民相处甚欢。尤其是蒙人家中两个小女儿，对他极为倾心。蒙人对男女之防极为随便，他们没有礼教的束缚，少男少女热情如火，狂歌醉舞，全是少年人的天下。

可惜野人自问不出身世后，极少往村落中走动，他有他的天地，高山峻岭来去自如，偏僻的湖湾任由戏水，不时带些飞禽走兽作为礼物，送与蒙人一家子。

他不知怎的，对那两个女娃儿深为恐惧，每当他和她们相处之时，他似乎心中通过了一阵震颤，似有一种神秘的异物，触动了他隐藏在心灵深处的一处创伤，脑中更会混乱起来，一些稀奇古怪的模糊形影，扰乱他的神智，令他心绪不宁，甚至会惊跳而起。

附近的少年子弟，水性和骑射，都有超人的造诣，臂力可制奔马极为

平常，他们不知野人身怀绝学，只当他平常人看待。

久而久之，他真正成了野人了，下身只穿一条虎皮短裤，连小剑也用虎皮加了一个外鞘。至于百宝囊，他收藏很好，从不放在身边，因为他要下水嬉游。

终于有一天，海滨起了骚乱，他的“山海之王”名号，就从这次骚乱而来。

这是一个六月末的艳阳天，他到这儿快一年了。

一早，他将披肩长发挽在顶端，理了理乱糟糟的嘴上短须；自从到了这儿后，蒙人大多有一嘴好胡子，他也模仿他们，留起不象须而象毛的胡子了。

他到了木屋外，吸人一口长气，经过一个时辰的练功，精力充沛。他倏然拔出短剑，突向五丈外急掠而过的一只山雀脱手飞出。

光华一闪，山雀脑袋落地，小剑绕了一道半弧，他跟踪掠出，小剑突然向左一飘，飞回他的左掌心。

“唔！收发可以由心了，可惜只能远及五丈，太近了些。”

他长啸一声，山谷回音不住震荡，转身入室，挟着一头半死的斑豹，向远处三座山峰外的海滨掠去。

他要將斑豹送给蒙人夫妇俩作为礼物，到得正是时候。海滨村落中，乱得一场糊涂。

在临海那座山蜂的腰里，他已看清了情景，一阵狂掠，他到了村落边沿。

人声惊呼，内中赫然有那两个蒙族姑娘的尖叫声。他丢掉大豹，一声长啸，冲过了村屋，到了人声惊叫处。

人声被啸声所惊，稍一寂静，他已现身在人丛之间了。

每一座帐篷和木屋，老少藏人皆站在屋外惊怖万状，似若大祸临头，而又无可奈何。

在他初次苏醒的帐篷前，围着一群穷凶恶极的大汉，穿的是蒙人短衣裤，头上缠着回胞的包头，却生着汉人的面孔，腰带上挂着刀剑和百宝囊。

靠海滨一面，堆积着不少皮货和包裹，还有不少小驹和羔羊，由五个凶汉提刀把守，显然，这是征来的财物。

两个女娃儿已经十七八岁了，被两名大汉挟住，仍在尖声挣扎，却无法脱身。

凶汉人数将近二十名。海滨泊着一艘巨大双层木筏，和一只大型的羊皮筏，上面共有十五名左右。

野人抢到，他不明就里。二十名凶汉闻啸知警，正扭头向这儿注视。

当凶汉们发觉来了一个雄壮如狮，赤身露体的野汉人时，陡然一惊，但并不在乎。

野人正举步跨入，迎面抢到两名大汉，用蒙语喝道：“退回，不许走近。”

野人脸上微泛笑容，也用蒙语答道：“干什么的？为何不许走近？”

“呸！叫你不许走近就不许走近，别问理由，你是这村的人吗？怎么从没见过？”

“我是山上的人，问问发生了些什么事。”

“滚你的，海心山的事，你敢问？”

“敢问又待怎样？放下那两个女娃儿。”

两凶汉大怒，同时抢上，伸手便抓。

挟着两女的凶汉，回身便向海滨走。

帐篷前夫妇俩和唯一的儿子，呼天抢地大哭起来。

野人怒火一涌，伸双手一妙一扣；接住两大汉的腕骨，喝声“滚！”

在群众惊叫声中，两大汉狂叫着向后急飞，“叭哒哒”扔倒在六丈外，滚了几滚便寂然不动。

野人这一举动，把场中所有的人，惊得张口结舌，全场鸦雀无声。

他大踏步入场中，这刹那间，众人全呆了，来不及阻止他进入。

中间有个矮小的猴琐大汉，可能是这群人的首领，他猛惊醒，晃身一拦，怒叫道：“站住，你吃了豹子心，敢来插手管仙海人屠容岛主的事，活得不耐烦了？”说的赫然是汉语。

野人仍是淡淡微笑，说道：“你说对了，我天天在吃豹子心。还有，我活得顶惬意，并无不耐烦之感。”

“住口！你是谁？”

“是我，你们在这儿抢人吗？”

“混蛋，这是奉岛主之命，收取上半年规费。”

“为何要带那两个女娃儿走？”

“每年每村两个，这是成规。”

“我要你留下。”

“混蛋！你找死？”

“不一定是找死，我叫你留下人。”野人的语声转厉。

“反了！兄弟们，拿下这野种。”他伸手拔剑。

“拿来，”野人沉喝，闪电似伸出虎掌。

“上……”他浑身脱力，却会厉声叫嚷。

其余众凶汉刚撤下兵刃，还未扑上，野人已一手仗剑，一手将矮个儿大汉直接按地下跪倒，大喝道：“放了那两个女娃儿，我要。”

众大汉面面相觑，不敢扑上。

“叫他们放人。”野人向矮大汉叫，手上用了半分劲。

“放……放人，哎……痛……痛”矮大汉没命地叫。

两女一脱身，尖叫着扑入父母怀中，哀声而泣。

野人突然信手一抛，矮大汉被抛出五丈外，“砰”一声跌了个七荤八素，在地上挣命，但仍不住叫“宰……宰了这野……野人。”

二十名大汉同声大叫，挺兵刃向上一拥。

野人一声长啸，长剑突发龙吟，银芒似电，卷入人群之中，象猛虎扑人羊群，所经处血肉横飞，好惨！

三冲错两盘旋，二十人中有四个人是完整的。四周观战的蒙人男女，不下百余人之多，全掠得成了木鸡。

矮大汉鬼精灵，他撒腿便向海边跑。看守财物的五名大汉也不笨，丢下货物狂奔下海。

野人收剑用指，鬼魅似的闪动，制了只剩的四名大汉穴道，在长啸声中，飞扑海边。

稍慢的五名大汉听啸声如在耳边，知道路不了，突然扔掉兵刃，爬伏在地叫道：“好汉，饶命？我们是奉命行事……”

剑芒疾闪，他们的章门穴被剑尖轻肋，穴道立闭，乖乖地趴倒。矮大

汉刚跨上羊皮筏，大叫道：“筏，快！”

快不了，淡淡的赤铜色身影已到，他大吼下声，向跃上筏来的野人攻出百十道剑影。

野人冷笑一声，剑一伸一绞，矮大汉的长剑飞落水中，胸前也现出三个剑孔，“扑通”一声，尸身落海。

羊皮筏上共有四个人，一看不对便往海里跳。

巨大的木筏上，共有十一个人，纷纷妙家伙上，阻截凌空扑来的野人。

“下去！下去！”野人不住呼喝，长剑左右急点，快逾闪电，但听闷哼之声此起彼落，大汉们一一中剑落水。

海中，四个家伙向左侧山嘴子游泳逃命，波浪不大，但也不小，人在水中载浮载沉，速度至快。

这时，蒙人全奔向海滩，呐喊之声雷动。

野人又是一声长啸，扔掉宝剑跃入水中，竟然踏波而行，他象在海面滑动，向四人追去。

踏了十余丈，他叫：“回来，不然要你们喂鱼虾。”

水中有人拼命大叫：“好汉爷，不杀我们吗？”

“成！但得离开库库淖尔。”

“遵命！”四人乖乖向回游。

野人仍踏波而回，跃上滩岸。岸上，蒙人罗拜于地，欢呼之声震动山岳。

他刚将缆绳重新系好，葛地村缘响起一声豹吼，显然是他扔掉的大豹。恰好在这时醒来了。

人群一阵骚乱，他已从人丛中飞惊而出。村旁，大豹正摇摇晃晃冲回村中，村中的猪犬已不知溜到哪儿去了。

他大喝一声，直扑大豹。大豹一看清对头来了，突然浑身颤抖，趴伏在地，不住哀嚎。

野人可能心中一动，突生驯伏大豹之念，威风凛凛地站在大豹身前五尺处，喝道：“站起！”伸手抓住大豹头皮，向上一提。

大豹随势站起，停止了嚎声，用那绿眼珠瞪视着野人，浑身仍在抖动。

“伏下，”掌在豹头一按。

大豹乖乖地应手伏下，不敢抗拒。

“来，”他揪住大豹的小耳朵，转身便走。大豹变成了一条驯伏的狗，威风全失。

当天午间，他向蒙人借了一只羊皮筏，带了夺来的一把剑，还借了一根标枪，独自向海心山出航。

送行的村民，在岸边燃起了篝火，百数十名男女，神情肃穆地送他出航。

羊皮筏是十二只羊皮所构成，在海中航行不怕翻覆，但速度太慢：这玩意在湍急的小江流里往下放，极为管用，在海里却无用武之地。但在野人手中，却又不同，运桨如飞，在波涛中去如流矢。

夏间海水水位甚高，海面辽阔。那时海周径将近八百里，从蒙人所居的海东南村落至海心山，约有一百二十余里左右，入暮时分，远远地便已看到海中升起的一座小山，他已进入禁海十余里了。

海心山东南临海一面，建了一座木造大庄院，高耸入云的了望台上，

突然响起了凌厉的胡笳声。

不久，五艘尖头小艇势如脱弦之箭，迎向似若破空而来的羊皮小筏。

在距海岸十余里处，双方终于遭遇了。一声叱喝，五艘小艇一字排开，飞似撞来；中间小艇上一名大汉，挥舞着一面小红旗，突然弓弦狂鸣，箭发如雨。

野人一声长啸，一闪不见。箭在羊皮小筏上猬集，筏破气泄，慢慢下沉。

蓦地中间一艇向左一侧，突又向右一翻。“水中有人，糟！”艇上人大叫。

海水突然沸腾，在浪花飞溅中，小艇来了个元宝大翻身，惊叫狂嚎之声大起。

接着，左面两艘船遭到同样的厄运，海面飘荡着人头和桨板，呼喝之声此起彼落。

右面的两艘小艇上，有人大叫道：“神龙出现，快逃！”

可是晚了！小艇转向逃走，只划出三十丈，有一艘小艇上的人，只感到一道亮晶晶的光华，在船底透上，游走了数次，所经处无坚不摧，操桨人的脚，一触光华便狂叫着扔桨栽倒。

船底板四分五裂，海水一涌，小艇成了没底之船，想得到结果如何。

最快也是最后一艘小艇，艇上人惊得顶门上走了三魂，有人狂叫道：“咱们完了，完了……”

果然完了，左舷五尺处突然升起一个古铜色身影，只一闪便凌空上了小艇，右手是一根标枪，腰带前斜插着连鞘长剑，赫然是羊皮筏上的人。

小艇上共有十二名凶悍大汉，只感到眼前一花，艇中便多了一个，岂能不惊？

野人屹立船中心，左右操桨的人，最近的相距仅有尺余，可以说他是站在他们中间的，好大的胆子。

左右两人一声大喝，丢掉桨一冲，一抱腰一扳腿，想把野人放倒。

野人哈哈一笑，左手啪一声击中一人后心，顺手向右一伸，抓住扳腿的那仁兄脑袋瓜，向上一提，大喝道：“谁敢再动手？这是榜样。”右脚踏着那人下身，只一扭一拉“咯”一声，手上就有一个人脑袋，尸身向前一倒，鲜血喷射。把刚要扑上的两个人，喷了一身鲜血。

野人左足连挑，两具尸体飞落水中。他举起手中人头，厉声道：“谁不要脑袋？说，”

身后一名大汉一声不吭，突然奋身前扑。

野人冷哼一声，反手将标枪向后一送。大汉真有种，挺着胸膛便往枪尖上冲。

枪到如穿鱼，大汉“哎”了一声，手足一软，头向下一搭，双手抓住枪杆，伏在枪上了，透过后心的五寸长红色枪尖，发出令人毛骨悚然的光芒。

野人右手高抬，向右平伸，挑着一个人，他竟然若无其事，神力骇人听闻。“还有谁要送死？来吧，”

余下的九个人，惊得全身血液都似乎凝结了，脸无人色不住抖索，手脚软了。

没人做声，更没有人敢于妄动。野人沉声喝道：“动桨，海心山。”

小艇向海心山疾射，速度甚快，海面上，漂浮着挣扎的贼人。

海心山的岸边。排列着三十余名高矮肥瘦的奇异人物，一个个形如厉鬼，正用阴森森的目光向海中疾驶而来的小艇凝视。

中间并肩列着五个狞恶的怪人，以最中间那人身材最高，白发披头，黑袍曳地，手上支着一根紫铜合金打造的奇形兵刃，这人就是前文说及的仙海人屠容若真，手中的奇形兵刃是纠龙棒。

右首一人是个母的，象个肉球，身躯往横里长，一头白发挽了个朝天髻，暴眼高额，狮鼻大嘴，大板牙又黄又黑，眼中凶光暴射。她手中支着一根黄白各七节的虎尾杖，金光闪耀，银芒耀目，是条重家伙。

右首第二人是个老道，穿大红法服，戴九梁道冠，背系长剑，身材也不矮。三角眼，塌鼻瘪唇，山羊白须不住飘拂，阴森森地象条伺伏猎物的巨狼。

左首第一人大喇嘛，身材雄伟，大铜铃眼加上一张大嘴，鼻孔朝天，威猛唬人，他手上倒拖着一条精钢佛手杖，两端皆铸有一只大手掌；也是条外门重兵刃。

左首第二人是膀粗腿长的怪人，头戴一具罕见的金色护头盔，左右掩住双耳，顶端前是一个张翼的金鹰，十分神似而抢眼。盔下只露出脸面，粗眉，眼珠赭泛青绿，狮鼻海口，兜腮的灰黄色大胡子。他身下穿了黑色聚衣，下披胸甲，胸甲是掌大铁的叶所织成；掩心下，是同质的护阴铁叶，可防腹下被袭。背上，系着弓囊，弓长五尺，肋下挂着皮箭壶，右手支着一根八尺金枪，光芒闪闪。

小艇来势奇急，看看距岸不过百十丈了。

仙海人屠突然举手一挥，两侧三十余名凶悍怪人左右疾分，在滩岸两侧列开，撒刃戒备，专等来人登岸。

红衣大喇嘛突然怪眼一翻，道：“不许这小子登岸：海心山这数十年来，从未有人敢于闯入；要让他登陆，海心山的名头便弱了。”

仙海人屠阴阴一笑，道：“给他一次异数，看看是谁敢在咱们仙海上撒野？”

“待老娘收拾他。”矮丑婆点着虎尾杖说。

仙海人屠向前凝视，神色冷厉地说：“这小子不是附近的人，可能是中原来的，但为何不穿衣服？等会儿就请五娘擒下他，要活的。”

五娘就是丑怪婆，她乐乐笑道：“老头子，你不是叫我为难吗？明知我一向手下不留活口，却偏要我擒活人，乐乐，难难难！”

“下手轻些就成。”

“好！试试看。”

小艇距岸十来丈，野人一声长啸，手绰标枪凌空而起，在六七丈外落下水面，“唰”一声滑水而来，象水鸟掠波，轻灵地一掠即至。

五个人脸上神色一变，心中暗惊。

野人到了岸边，冷然站住，目中神光突现，缓缓地扫了两侧三十余名列阵相待的凶怪人物一眼，再打量五名丑恶的怪人。

落日余辉从五人身后照射，光度微弱，怪人们的脸色，显得极为可怕，但野人并不怕，徐徐举步，神情冷然向前走，嘴角泛着他那奇异的笑意。

鸦雀无声，四周沉寂如同死域，所有的眼睛，全冷厉地瞪视着逐渐欺近五怪物的高大野人，黯淡的余霞，在他紫红色的巨大躯体中，反射出如火似的闪光。

相距十余丈，野人已到了野草蔓生的泥土坪。“沙沙沙……”他的脚步实地踏下，发出缓慢的足音。

在沙沙足音中，野人泰然地欺近至五丈之内了。

“站住，”老道突然大喝。

野人淡淡一笑，置若罔闻，仍一步步欺近。

老道一声怒叱，反手拔剑飞掠而出。这家伙凶横一世，目无余子，今见野人不听叱喝，焉能不怒？故而按捺不下，急掠而出，要和野人拼命。

矮丑婆一声狂笑，虎尾仗一伸，说道：“老道，别抢，是我的。”声出人闪，冲向野人。

野人面色不变，手中标枪徐徐举起，步速不变，枪尖闪闪生光，寒芒令人心悸。

“五娘小心！”仙海人屠沉声喝。

“当”一声巨响，火花四溅，虎尾杖急似迅雷，击中了枪身。这刹那间，矮丑婆竟然斜飞八尺。

野人身形一晃，如影附形跟到，明晃晃的枪尖，直指向她的左肩。野人身材几乎高了一倍，象是天神降小鬼，泰山压小卵。

矮丑婆身形乱晃，被巨大的震力震得立脚不牢；这一记重击，把她的傲气击得风消云散。

人影疾闪，老道已知道不妙，人并未停，疾射而至，长剑冷电倏闪，攻出一剑，并同时大喝道：“野种，接剑！”

“你也不成，”野人淡淡笑道。

剑到，枪尖疾转，舍了矮丑婆，指向疾射而来的老道，双足立地生根，挺胸相迎，赫然是硬拼的架式。

人影合而又分，三冲两错剑发龙吟，慑人心魂，人影进退间，不辨身影。但野人却双脚未离原地半分，右手单掌握枪，若无其事地左右吞吐，每一枪皆急似惊电，抢制机先截住老道的淡淡身影。标枪长有六尺，转动间极为灵活，吞吐间宛若神龙，莫审其所自来。

老道知道野人了得，神力惊人，所以不想硬拼，扑上时本想以奇疾的身法闪人，以诡异的剑术制胜。可是他一近身，便大为吃惊，不管他身法是如何迅疾，但那令人心悸的枪尖，皆贴剑楔入，每一道寒光，皆神奇地在眼前和胸间吞吐弄影，将他的护身真气和所发的剑气，迫得尖啸着四散而消。

总算老道艺业超人，进退如电，三冲三避之下，仍然未被标枪困住。

野人眼中神光又现，一闪即敛，冷哼一声道：“老道，第四次冲扑，我不饶你。”

矮丑婆惊魂已定，蓦地大吼道：“小狗！咱们也不饶你。”吼声中，虎尾杖贴地盘进，罡风怒号，声势骇人。

老道本被野人的话镇住，这时见矮丑婆出手，不由他不上，也一声怒叱，一招“笑指天南”疾攻野人左肩。

野人腰身略挫，冷哼一声，枪尖右递，径射矮丑婆天灵盖，枪尖一闪即至。

矮丑婆见野人不顾下盘，反而抢攻自己的上盘，确是愤怒如，狂，可是她已硬接了一重击，知道对方了得，愤怒无济于事，她得防备野人另下杀着，遂强忍一口恶气，杖身下扬，斜托电射而来的明晃晃枪尖。双方出招皆捷逾闪电，不容取巧，“铮”一声脆鸣，人影倏分，火花再次飞溅。

这时，老道的剑已递到；剑气并发似若段雷，啸声刺耳。似乎有百十道淡淡剑影，射向野人左肩和胸膛。

矮丑婆“嗯”了一声仰面滚倒，贴地疾射丈外，她那精钢打造虎尾鞭，变成了一根弧形杖。

野人身形就在这刹那间下挫得更低，收枪尖现枪尾，蓦地旋身，一招“拨云见日”出手，竟然用枪杆反拨精芒闪烁的长剑，好快！

标枪是木杆，老道的剑虽不是吹毛可断的神物，也算得万中选一的上品，加上老道的一甲子以上的修为，剑气也可伤人于尺外，削断木杆自无困难。

岂知大谬不然，枪杆一触到剑影，剑气便被迫散，一震一绞，老道马步浮动。

“滚！”野人大吼。

老道只觉虎口欲裂，长剑似若化龙飞逸，奇猛的震力沿手膀直迫心脉，血气一窒，眼前发黑。

但这丢兵刃的窝囊事他不愿干，猛一咬牙，想全力抽剑暴退，保全今名。

野人早已看出他不愿丢剑，所以喝“滚”而不喝“撒手”，老道不全力抽剑倒好，这一抽便着了道儿，身形随剑向左下一挫，立被掀倒，奇猛的劲道，将他掀倒再向右滚走，直滚出丈外方行止住。

老道狠狠的站起，脸色死灰，双目喷火，右手无力地下垂，不住抖动；剑没丢，虎口的鲜血，溢过护偃，顺剑身下流，由剑尖渗入土中。

他支住剑，厉声地切齿道：“野种，贫道认栽，今后，咱们会有结算的一天，希望苍天保佑你不在短期内横死。”

“呛”一声宝剑入鞘，他怨毒地瞪了野人一眼，倏然转身走了，头也不回消失在不远处庄院中。

他这一走，径奔崆峒，去找崆峒的道友助拳。可是崆峒的老道们，因为祁连阴魔等魔头已死，正在力加整顿派务，没有了后顾之忧，他们便打算向中原发展，所以抽不出人手相助。老道便在崆峒留下苦修，等待机缘。至于老道的名号来头，下文自有交代。

野人在举手投足间，把五名凶人击败了两个，其余的人全惊得呆住了，几乎不相信自己的眼睛。

这时，场中死一般沉寂。野人的目光从悄然隐出去的老道背影上收回，转向仙海人屠注视，脸上谜样笑容依旧，向前踏进一步。

红衣大和尚徐徐绰起佛手杖，阴沉沉地踏出第一步。

“法兄且慢！先问问他。”仙海人屠摆手轻唤。

大和尚一言不发，仍退回原地。

野人在仙海人屠前面两丈处站定，微笑着问道：“你就是霸占库库淖尔的人，叫什么仙海人屠的吗？你们也太邪恶了。”

“你是谁？由哪儿来？你的汉语略带南音，是何人的门下？”仙海人屠厉声反问。

“你还未回答我的话？”野人泰然说。

“住口！”大和尚怒声喝，又道：“小辈，在这儿你怎敢你你我我，目无尊长。”

野人瞥了大和尚一眼，咧嘴一笑道：“大和尚，你是谁的尊长？”

大和尚勃然大怒，凶狠地踏进一步。

仙海人屠赶忙格手止住冲动的大和尚，发话道：“年青人，你是存心来海心山生事的了。不错，老夫正是仙海人屠容若真。你既然来了，是否要老夫替你引见岛中的诸位高手？你也可估量估量。”

“你说说看？”

仙海人屠向大和尚举手虚引，道：“这位是拉卜寺拉卜活佛……”

“哦！是红衣喇嘛僧。”野人不在意地答。

仙海人屠引向戴金鹰盔的人道：“在边荒之地，大概无人不晓金鹫赫连西海的大名。

“喏，就是他，金枪无敌，轻功盖世。”

“是羌人呢？抑或是两免把儿人？”野人轻蔑地问。

赫连西海怪眼一翻，沉声道：“老夫是西羌人，小辈你不服气是吗？”

“老夫也有一半是羌人血统。”仙海人屠也说。

野人淡淡一笑，道：“你可不敢不服气，都是两脚人，我只问善恶，不管什么羌蒙汉回。”

仙海人屠往下接口：“那就好。那位老婆子姓曹，叫五娘，人称她……”

矮丑婆已回到原位，怪眼眨动，道：“老娘叫猪婆龙，小辈你记住了。”

“我记得你是我手下败将。喂！你们几个人是海心山的首脑？库库淖尔周围，你们蹂躏得差不多了，汉羌蒙回被你们挑唆得经常互相残杀，多年死伤累累，该罢手了，也该满足了，我向你们商量一件小事。”

“你贵姓大名？商量什么？”仙海人屠问。

“我就是我，库库淖尔附近的一个无名野人。商量的事极为简易。”

“你说说看。”

“马上给我离开库库淖尔，不许再踏人这座大海地域。”

“哈哈……”所有的人全狂笑起来。

“你在梦呓吗？”唯一不笑的仙海人屠沉声问。

“我没睡着，虽则天色行将人黑了。”

“不然你就是疯了。”

“你认为我痴了吗？”

“是的。老夫一根纠龙棒，手下无三招的敌手，你不痴怎会在这儿狂呓？”

“我却是不信。”

“你不信？哼！我要你粉身碎骨，再喂海里的神鱼。”

“库库淖尔的神鱼，土民不敢吃，我却视同美味，神鱼却吃不了我。至于你，想要我粉身碎骨，未免言之过早，没有把握，我岂敢到海心山赶你们走？”

金鹫赫连西海实在憋不下一口恶气，这一辈子他就没听过有人敢当面说要赶他走的话，一声虎吼，绿眼一翻，奇快地一掠而出。

野人退后三步，徐徐扬枪，神目如电，紧瞪着对方眼神，神光四射。

两人相对一丈站立，象一对就将拼命的雄狮，金枪和铁枪尖相距不足八寸，发出阵阵冷电寒芒。

“野种，你说要赶咱们走？”赫连西海厉声叱问。

“是的，赶你们走。”野人也沉声答，语气十分坚定，不容对方怀疑。

“那就是有你无我。”

“就是这意思。”

“接我一枪，”

喝声中，赫连西海挺枪扑进，合抱大的枪花中，突然吐出三道金光，急射野人胸腔。

野人在标枪相错的瞬间，已感到对方金枪上传来的恠雄劲道，出奇地凶猛，竟能将自己的枪尖震偏五寸，乘隙吐出三枪，不由心中略凛。

他向右略飘半寸，枪尖一沉，反点对方下阴，一带之下，反拂对方右膝，快逾电光石火。

赫连西海三枪落空，也心中失惊，一声大吼，侧身撤腿，双腕用了十成真力，一招“猛虎摇头”猛绞，想升枪急取对方头胸。

岂知招刚出，前半招未完，对方也恰好变招，“划地为牢”硬砸来抢，双枪相交。

“铮”一声巨响，赫连西海被自己绞枪之力，震得蹬蹬连退三步，向右后方急退，脸上变了颜色。

野人双足屹立不动，他神力惊人，不在乎，葛地如影附形突进，并冷叱道：“接着！”

再来一记。”

叱声中，枪尖已到了赫连西海的胸前不足三寸。

赫连西海身形未止，金枪向右扬起，想出招待解已力不从心，对方枪尖来势如电，闪让也有心无力。千钧一发中，他再塌肩向右沉身，左肩急扔，猛地向枪尖斜撞，身形乘势右旋。

“嗤”一声急啸，火花四溅，赫连西海飞退丈外，额上滚下数滴豆大汗珠，踉跄了三步，方将退势止住。

野人的枪尖，在赫连西海的左胸前斜插而过，把护身胸甲刺了一条大槽，几乎贯金甲而入，故而火花四溅。要不是老家伙功力过人，经验老到，百忙中旋身用肩去斜按枪尖，这一枪不透入左胸才怪；那兵刃不伤的护身金甲，绝挡不住野人那骇人的无敌神力一击。

赫连西海胸前如被巨钟所撞，真力一懈。当他看清了金甲上的创痕后，只觉毛骨悚然。

野人神目中异彩一闪，葛地沉喝：“哪儿走！”

“这就是你的无敌金枪吗？”野人并未追击，泰然地问。

赫连西海羞愤难当，脸色厉恶，咬紧牙关一步步向后退，直退到十丈外群贼合围的团子边沿，突然将金枪植于地下，入土两尺余，反手拔出金弓，双手齐动，张起了弓弦，搭上了三支金钢的长箭。箭链镀了金，金光闪闪，箭杆后三陵雕翎苍白相间，映着落日余辉令人心悸。

“小辈！接我三箭。”

声出箭发，箭如连珠，没有弦声，也没有钢箭飞行时的破空锐啸，只见三点寒星一闪便至。

野人心中突然一震。依稀，他感到一道灵光在脑海里的一闪而没，他似乎感到自己曾经一度使用过弓箭、用同样的劲道射了不少；但当这道灵光刚现，金箭已经到了，打断了他的思路，灵光也就一闪而逝。

箭到，来势捷如奔电，成品字形几乎同时到达生命的本能不容许他再想那道令他震撼的灵光，标枪疾挥，并伸左手抄住最左一支劲箭。

“锚铮”两声巨响，火花飞溅，两支钢箭被标枪拍飞五六丈外，另一支在左手不住震吟。他身略一晃动，注视着手中的钢箭，陷入沉思之中。这

时，如雷的弦声和钢筋破空飞行时，磨擦空气所发的厉啸方行传到。

他甩甩脑袋，想捕捉已经逝去隐没了的灵光，可是脑海里是一片空白，连开始时的震动也了无遗痕了。

他猛地抬头，正与十丈外赫连西海的恐怖目光相遇。那家伙正脸色死灰，手绰金弓一步步后退。

两侧的人，神情紧张地向两侧让出一条路径，以便让赫连西海退出圈子。

赫连西海心惊胆落，突然火速转身，身形腾空而起，象一头大鹰向外急逃。

凡是向后奔逃之人，最忌腾空而起，因起落的弧度，有一定的跑线，行家根据起落的身法、速度、方向，便可测知要落下何处。半空中可以折转的轻功，世上并不多见，昆仑的龙腾大九式，和武当的八禽身法，练到家虽也可转变身形，但差异不会太大。

野人冷哼一声，标枪突然脱手飞射，枪离身三丈，方在后面听到厉啸之声。

真正看出危机的人并不多，拉卜活佛就是一个看出危机的人，但见红影一闪，抢先截出，佛杖一抢，向肉眼难辨的标枪猛砸。

他相距不远，身法也迅速绝伦，但仍晚了半分，“得”一声脆响，杖上端佛手掌击中枪尾一分，枪尖略向上扬。总算没让他失望，这一杖，他救了赫连西海一条老命。

标枪去势未减，只枪尖略扬，准头自然高了些，仍然闪电般向赫连西海飞去。

赫连西海自恃轻功到家，不然就不配称“金鸢”，他想用超人的轻功溜走，一起步便向上急纵，一跃五六丈。

标枪来势奇急，太快了，比声音还快，没有任何声响发出，所以听风辨器术派不上用场。

在他刚欲以左足落地的刹那间，只觉头顶一震，一股雄猛绝伦的劲道，给了他沉重的一击，似乎金鹰护头盔已经被人砸碎了一般，不由自主向前一栽，眼中金星乱舞，立脚不牢，腿一软，左足在触地的瞬间，屈膝跪下了一条腿，也幸得他先支大弓，所以并未扑倒。

标枪掠过赫连西海的顶门，击毁了盔上的金鹰头部，仍向前破空而飞行，啸声慑人心魄。

身后，响起了拉卜活佛的巨吼，显然大和尚已和野人动上了手。

他颤动着双手，勉强站起，伸手除下头盔，惊得心血几乎要凝结了。盔顶的展翅金鹰，头劲已不见了，成了一个没头鹰，要是枪尖略低，他自己的脑袋恐怕已不在顶上了。

他一咬牙，倏然转身，大踏步回到门场，拔起金枪，收了金弓在一旁静待机缘。

拉卜活佛一杖击中枪尾，竟未能将标枪击落，心中一震，脸上变色。

“大和尚，你也来见识见识。”野人拔出长剑，狂狮般猛扑而上。

拉卜活佛怒声虎吼，佛手杖风雷俱起，但见红影飘忽，杖影八方飞腾，端的不同凡响，罡风厉吼中，五丈内沙石飞扬，无人敢于接近。

野人却夷然无惧，赤铜色的身影在红影中往来自如，剑气飞腾中，如影附形寸寸内迫。

没有兵刃相触之声，只有剑气杖风的爆炸音啸，鬼魅似的叫啸闪动，只眨眼间，两人已各出九招，可能共换了十次以上照面。

一旁的仙海人屠愈看愈心惊，他的功力比大和尚高得不太多，大和尚如果不支，他未必能接得下哩，

这家伙居心险恶，非必要绝不亲自出手，突然一声长啸，举手一挥。

大和尚一声暴吼，一招“横扫千军”施出，要随啸声后微，迫退野人以便脱出剑影范围。

四周三十余名凶悍大汉，同时出声叱喝，向上一围。

野人也在这时大为不耐，正欲出绝招取敌，大和尚一记鲁莽的狠招攻到，他心中火起，长剑突然左闪，“嗡”一声响，轻灵长剑，竟然搭上了沉重的佛手杖，化去千斤潜劲，左手倏伸，闪电似扣住了佛手杖的杖头。

“撒手！”野人大吼。“铮”一声长剑入鞘，右手也扣住了佛手杖，神力俗话发。

“不见得。”大和尚怒叱，双手一沉全力夺杖。

三十余名大汉一涌而至，五名最快的已进至丈内了，三剑两刀疾伸，攻向野人左右后三方。

野人振杖后抽，大和尚身形向前跟进两步，并未松手，功力果然已登堂入室。

野人身形右转，如山内劲发如山洪，同时大吼：“不怕死的上！”

大和尚身形飞起，随杖飞舞，扫向迫近的五名大汉。他虽则虎口鲜血涌出如泉，双手仍舍不得弃杖。

这不过是刹那间之事，说快真快，杖带着赤红的人影，迅雷似的扫到。

“哎……”惨叫声暴起，血肉横飞，大和尚一身横练，可辟兵刃，双脚击在同伴身上，立即剑飞人翻，头破肢断！抡了大半圈，五名大汉死了四名，只有一个机灵鬼见机得早，在千金一发中疾退脱身。

大和尚羞怒攻心，事实上也握不住兵刃了，忍痛松手，大吼一声，向前一翻掌，掌突然涨大一倍有余，段红如火，向前虚吐。

这是藏派密宗不传之密，与天龙掌齐名的大印掌，也叫血印掌，可以化铁熔金，功力到家，可伤人于两丈外，无坚不摧，这玩意十分歹毒，乃是喇嘛教密宗几支直系门人所必备的绝学。

那时，喇嘛教在中原有大明天子撑腰，声势如日中天，僧侣们纷纷进入中原。佛们弟子的衣着，按佛门戒律该忌五色，这五色是红，黄，蓝，白，黑。但是本朝的僧道弟子，不管是法服朝衣袈裟，全规定一色红，这与喇嘛教有关；因为他们的袍服是红。

大明天子既然崇尚喇嘛，中原的佛教六宗怎敢不遵？

由于喇嘛们大批进入中原，起初自然受到佛门六宗的反对歧视。六宗中，天台宗反对者不多。禅宗以少林为首，他们大多是世外人，对佛学的哲理略为高深，所以内心反对，外表仍能相安。反对最烈的是净土宗，这一宗的势力极为庞大，信徒遍天下，深入各阶层，上是官吏，下至败夫走卒，皆有净土宗的信徒。

这一来，喇嘛教的传教事业便受到了干扰。该派的教义可不象中原教派那么消极和慈悲，不对劲便诉之于武力，纷扰迭生，波澜怒起。

从此，大印掌开始滥传，这一门绝学，几乎略有身份的喇嘛僧，皆挟此绝学君临中原，肆意横行。

当黄教宗祖宗喀巴还未建立甘丹寺之时，他手下的弟子信徒，有一次在布拉乌苏台，被哈克诺尔铁瓦寺的活佛追到，一阵好杀，大印掌几乎把新教(黄教)的门人弟子铲除净尽，这是早些年事，布拉乌苏台的惨案，新旧两派的弟子，皆记忆犹新。

大印掌使用时，功聚手臂，力透掌心，真力平吐，手掌殷红，可涨大至三倍，真力吐时，如万千巨锤飞撞而出，当者披靡。如果要手下留情，对方中掌之处，只留下一个殷红的大掌印，坟起如丘，内脏并未腐裂，有点象是被红砂掌所伤。但如果用治红砂掌的丹方疗伤，保险药下阎王的拘票亦到。只有一个办法活命，就是用大量金珠宝贝去找喇嘛僧治疗。喇嘛们对金珠宝贝珊瑚等物特感兴趣，对美女也如蝇见血，有了这些玩意，准可替人治疗。但时间可不能迟于六个时辰，迟了保险人财两空。

野人不明时事，不知大印掌的厉害，但掌能涨大，色如丹朱，分明非同不可，他一看就知道大和尚具有歹毒的神奇绝学，岂能大意？

“滚你的！啥玩意？”他怒吼，杖交左手，一掌推出，人略向左移。

双方相距不足八尺，雄浑的掌力半途遭遇。“蓬”一声巨响，象是石洞里响起一声焦雷。

罡风四射，腥气飘逸，这一掌接了个结结实实，掌心几乎相触了。

扑近的近十名大汉，被强烈的腥风扫中，惨叫着向外飞跌，哼哈之声慑人心魂。其余的人只感到双腿不听话，抖索着变色后抽搐不迭。

野人身形晃动，双足陷入地面三寸，神色凛然，瞪视着远处的拉卜活佛。

拉卜活佛手臂下垂，殷红的手掌变成了紫色，浑身发抖，一双眼珠象要突出眶外，正一步步倒退，似乎他眼前出现了可怖幽灵，迫着他步步后退。

野人神色冷峻，说：“你是条好汉，大和尚。今天我饶你一命，滚！”

大和尚调匀了呼吸，压下胸中翻滚着的淤血，道：“小辈，今后喇嘛教的弟子，将全力与你周旋，绝不罢手，除非你死了。”

“我等着。你滚是不滚？还你。”

声落，佛手杖凌空抛到。拉卜活佛不能不接，信手一抄。杖并未注有真力，但本身重量不下百斤，由三丈余外抛来，重量至少加了三倍。他杖落手掌，身形一晃，“哇”一声喷出两口鲜血，摇摇欲倒。

死剩的十余名大汉，呆立在一旁形同木鸡。

仙海人屠如同鬼魅欺近，一挺纠龙棒迫近了野人的身后，脸色厉恶，眼中凶光四射。

野人倏然转身，在瞬息间撤下长剑，剑尖斜指，冷然喝道：“人屠，你早该上的。”

他这闪电似的迅疾的反应，把仙海人屠惊得骇然心悸，大出意外，心中喃喃道：“这小子年纪轻轻，竟有如此高深的造诣，如不早除，日后将是心腹大患。”

他心中在暗地估量，但口中却说：“胜得了老夫的纠龙棒，海心山让你。小子，你是专程来夺老夫的基业吗？”

“老东西，不许胡说八道，你派出的凶徒，四出骚扰附近居民，我路见不平，所以要赶你走路。言尽于此，你走是不走？说！”

“小子，你狂够了，接着！”

纠龙棒一递，风雷俱发，当胸就是一记“毒龙出洞”，捣中宫而进。

野人轻哼一声，剑出伏鹰慧剑绝招“平地涌莲”，朵朵剑花突向上升，击棒袭胸，剑气并发。

真力一接，老魔立即收招换招，身形左闪，收棒头现棒尾疾取野人右肋。

两个旷世高手全都各怀戒心，招式不敢用老，一沾即走，见好即收，换了五次照面，各出十招，五丈内尘扬石该，罡风触肌生疼。

第十次照面一过，招式渐缓，各自抱元守一，保全精力，准备行雷霆一击。

野人剑法诡异，不发则已，发则势如狂风暴雨，无孔不入，老魔除了退位让招之外，毫无他法可避，幸而老魔功力超人，百年修为非同小可，加上从刀山剑树中搏来经验与见识，总算平安地接下了十五六招。

野人逐渐打出了真火，猛地一声怒啸，浑身肌肉突然开始跳动，引发了他所练的一种奇功，一冷一热两种极端相反的神奇真力，由掌心和剑尖一涌而出。

“接着！”他啸完虎吼随起，长剑飞射，幻出一重光幕，突向右一吸一带，这是柔劲剑气，其冷澈骨。

蛟龙棒向右一挫，但仍拼全力挣脱神奇的吸力。

“嗡”一声剑啸，剑影转到对方右肋，奇热难当的气流，一闪而入。

“嗤嗤嗤”三声锐啸，仙海人屠右肩和右胸衣裂血出，共挨了三剑，可反震外力的护身魔功，竟无法挡住一柄极为平常的凡铁长剑。

幸而他反应奇佳，而且也在那时摆脱了至柔的吸力，蛟龙棒护住了腋下胸下两处要害，闪得也快，所以只挨了三剑，深入肌肉半寸，并未伤骨。

人影疾分，仙海人屠站在两丈外，骇然地问：“小子，你是何人门下？为何不说？”

“谁管你门上门下？人屠，你走是不走？”

“你这招剑法何名？”

“不知道。”

“不必挟技自珍，说出来，也让老夫心服。你这招力道是柔刚刚柔，用诀令人难测，谁教你的？”

“我自己教的。”

“胡说！”

“胡说就胡说，我不和你废话，你走不走？我的剑法有九招十八剑，这是第一招，第二招要在你脑袋上刺十个窟窿，你信是不信？”

“哼……”

“哼！准备接招。”野人沉声说，向前一步步踏进。

“老夫等着。”仙海人屠吸入口一中气，徐徐举棒。他似信未信，但心中早寒，直至目前为止，还摸不清刚才那招诡异的变化，持棒的手不住颤动，鲜血仍缓缓外渗。

“你等着，等着脑袋穿孔。你的护身气功了得，但仍挡不住我的剑，百炼精钢我也会戳你十个孔。”野人一面说，一面逼近。

一旁有两个剽悍的倒霉鬼，正在野人左右侧，野人向前边进，背后便暴露在两大汉眼前，两个倒霉鬼只知道有便宜可拣，相距只有八尺，伸手可及嘛！

两人晦星照面，一打眼色，突然出剑，悄然踏进一步，两支剑急袭野

人后腰。

仙海人屠一见机会到了，便待扑上前抢攻。可惜！他刚欲举步，机会瞬即失去。

野人似乎背后有眼，黑夜中可辨十丈外落叶飞花，两个人偷袭怎能成事？他置之不理，神目仍瞪紧人屠的眼神，反手向后连拍两掌。

“嗯……嗯……”两贼各嗯了一声，“当当”两声长剑坠地，人如中电殛，向上一昂首，冲势立止，死鱼眼一翻，双手捧胸，嘴角血如泉涌，只晃了两晃，腿一软，向后便倒。

野人浑如未觉，徐徐举步向人屠欺近，手中长剑闪着微光，发出嗡嗡振鸣。

天色齐黑了，黑暗逐渐笼罩了大地，黑夜之神拉开了夜幕，但仍可分辨景物。

仙海人屠胆颤心惊，一旁伺机的猪婆龙和金鸢赫连西海，也惊出一身冷汗，是的，他们怎不失惊，那两掌无声无息，人一触掌劲，相距八尺，人即如被电殛，萎地而死，够可怕了。在海心山魔窟之人，无一不是功力登堂入室，干中选一的佼佼者，怎能一无表示，寂然而溘然萎地而死？这野人的功力，太不可思议了。

“撤，”仙海人屠断然下令。

由赫连西海领先，率死剩的几名悍贼，向庄院内飞掠，瞬即不见。

“你是否不想退出库库淖尔？”野人厉声问。

“三天后咱们走，海心山是你的。”

“不要海心山，要整个库库淖尔。”

“依你。”

“明日即须离开，三天太久了。”

“好，照办。”

“海心山的一草一木，不许带走。以前掳征而来的子女金帛，更不许带出岛中。”

“老夫全不带，自会到别处创基业打天下。”

“日后我如见到你杀人，绝不饶你，希望你自爱些。”

“哼！”

“不要哼哈，我说得到做得到，犯在我手，绝不留情。”

“咱们走着瞧。”

“爬着瞧也不行。再警告你，再看到你这人屠杀人，你也活不了。”

人屠用怨毒的目光，凝注了野人半晌，方插好纠龙棒，向庄院里慢慢走去。

野人在他身后三丈之遥，跟他走向庄院。

距庄院还有十来丈，突然里面人声鼎沸，呼号惨叫之声大起，十亩大的宏丽庄院，四处升起了十来处火头。

仙海人屠突然向一旁矮林中一窜，一闪不见。

野人一怔，正想追人，却听木棚内哭叫之声惊天动地，有人向棚上爬墙，叫声中竟然有大部份是妇女的尖噪。

棚门闭得死紧，显然贼人存心恶毒，要将所有的人全行焚毙庄内，毁灭罪行。

事实已不容他去追仙海人屠，一声长啸，他扑近棚门，长剑疾挥，将

合抱大的棚墙巨木斩断十来根，运神力一扳，四丈高的木棚墙轰然倒下了。

“往外走，不可乱跑。”他沉声大吼。

百数十名男女，疯狂的冲出缺口。

大火冲天而起，木造的楼房起火，那景况真够骇人的，照得黑夜里四面通红，轰隆劈啪之声震耳，火舌漫天飞舞，夜风一吹，火焰更为炽盛：

野人脑中灵光又闪，如中电殛。

依稀，他感到这场火并不陌生，象在昨天，也曾发生过一场大火。不！是前天，也许是大前天，曾经有过一次大火。

似乎，他弄不清曾否有过大火，是不是就是这一场呢？

总之，他感到头脑一阵晕眩，一阵昏乱：耳中隐隐而令他心弦为之颤抖的呼叫声，这叫声是那么熟悉，但又似乎极为陌生。这叫声，超越了百余男女的呼号，直灌入他心田深处。

恍惚，他似乎分辨出那叫声似乎是“云哥……”

恍惚，他又似乎分辨出另一种叫声是“云儿……”

他挥身颤抖，双目睁得大大地，盯视冲天大火，却又似乎视而不见。

“当”一声脆响，长剑落地。

他似乎在定神倾听、思索、回想。可是，一无所得，那令他心血浮动的隐隐呼唤声，远远地逝去，是那么遥远，又那么飘忽。

“轰隆”一声，倒了一座大楼，飞舞着的火焰，挟着炎热的气流，扑面而来。

他被这一声巨震，重入迷乱之中，呼唤声又近了，浑身重新颤抖。

突然，他神目中似乎喷出了火花，发出一声震天长啸，向火海中扑去。刚进入棚门，里面突然奔出两名挺剑大汉，双方在倒翻的棚墙上相遇。

两凶汉一声不吭，双剑齐挥。

野人已陷入半昏迷景况中，毫末在意，双剑来势如电，攻到他的左右双肩。

“噗噗”两声，砍个正着，剑突然从中折断，半截剑身不知飞到哪儿去了。

远处刚定下心的百十名男女，发出一声惊呼。他们先前偷看斗场景象，知道这赤身大汉是前来救他们的恩人，突见恩人遇险，关系他们本身存亡，怎能不惊？

这两剑砍得正好，把野人砍得突然清醒，脑中的混乱一扫而清，耳中的隐隐呼唤霎时消失。

他身形倏止，看清了瞪大眼睛惊怖后退的两个人？他们的手中，仍抓紧着断剑，忘记丢掉啦，

“你们得死，”野人厉吼。

人影一闪，两只蒲扇大虎掌已经伸出，向两贼人抓去，速度奇快。

两大汉也算得一流高手，临危拼命，用断剑运劲猛挥，截向伸来的大手，并向两侧暴退。

野人岂让他们如意？掌一翻一拍，断剑脱手飞跌五丈外，双手各抓住一个脑袋。

“活该！”野人大喝，脱手将人飞掷，投向五丈外刚着火的大厅，他自己向后疾退。

次日凌晨，十条小舟乘风破浪，向东驶向青海东岸蒙人的居所。第一

艘小舟上，屹立着背剑了望的野人。

这百十名男女，女人占了四分之三，包括了库库淖尔周围十余种化外族人。二十余名健壮青年，平均二至三人驾一条小艇，可见十分糟透。加以他们平时极少使用艇舟，只用羊皮筏和牛皮大筏，或者系木为筏，不惯使用海心山的木舟，所以象是蜗牛慢步，一天大概走不了三五十里，端的讨厌。

午间，距海心山不过三十里，酷阳正盛，筏艇的人相当难支，愈驶愈慢。

突然，右前方海面近岸处，响起了呜呜的胡笳声，段段战鼓隐隐传来！

倚坐在野人脚下的一个小伙子，突然惊叫道：“这是员凶猛的纒回。大哥，一出五十里海心山禁区，他们便会出来拦截我们。”

野人淡淡一笑，道：“兄弟，他们有仙海人屠可怕吗？”

小伙子摇摇头，跪下向天膜拜，喃喃地祝告道：“求阿拉真神庇佑我们，惩罚那些不敬的恶人。”

“你是汉回吗？”野人问。

“是的，大哥。”小伙子答。

正在操舟的一名大汉大概是蒙人，他满头大汗，突然不怀好意地说：“年轻人，你们的阿拉真神只知道保护强人，神永远与强者同在，膜拜也救不了你。”

小伙子一蹦而起，怒火上冲，大汉侮辱了他的神，乃是最大的忌讳，他要拼命啦？

“坐下！”野人沉喝，小伙子只好坐下。

野人淡淡一笑，向蒙人道：“老弟，你不信任我吗？”

蒙人惶恐地答道：“不敢，我信任大哥，当我落在凶人们之手时，曾经对佛祖叩过不少头，许了不知多少愿。可是佛祖无灵，收回他那慈悲之手。我的妹妹死在岛中，那种死法我没齿难忘。我母亲在我被掳时，胸前被戳入三刀。大哥，一切都是假的，渺不可知的神佛，永远不会与弱者同在，我对他们失去了信心。”他放下桨，突然以手蒙面，失声痛哭，继续说道：“大哥才是佛，才是我们的神；而那位老弟却不知感恩，面对危难时仍同他的阿拉假神膜拜祷告，我一万个不服，最好让他的神庇佑他。”

野人摇头叹道：“信神信佛，是你们的事！象你们这种恶意攻讦的言词，足以令你们仇怨深结，了无尽期，难怪库库淖尔附近，十余种族互相仇杀，势同水火，以致任人宰割。请你们记住，短期间我不会离开库库淖尔，今后你们必须和睦相处，守望相助，如有攻杀事故发生，我只问理而不偏袒，也许我们又将以刀剑见面，回去之后，告诉你们的族人，希望不须我以刀剑相见，和平相处方是你们之福。叫他们将船串起，这样赶路慢了。”

他动手安装桨柱，挂上两支大桨。十二只小舟上的男人，齐心协力将小舟用绳串成一路。

野人十声长啸；屹立船中双手运桨，奋起无穷神力，十余只小舟突然象一条长龙，向前激射。

小舟上的男人，齐声欢呼，精神大振，也运起木桨，呐喊着猛划。

野人前后，共有十余个年轻的少女，被他那惊人的神力惊得呆了，这古铜色的大个儿似乎不是人哩！

野人沉着地运桨，不徐不疾着力均匀，浑身肌肉如山如丘，光看了他这雄伟的躯体，便教人心中发毛。幸而他面色红润，眉秀目清，朱唇上虽长

了绒毛般的薄须，没有威猛之态，那不至于唬人。在穷边之域，象他这般雄壮而清秀的人，绝无仅有。

他脸上泛着谜样的笑容，目光落在远处隐隐青山之水际，在微波中缓缓而来的点点白色细影，和倾听那隐隐的胡笳和鼓声。

他目力超人，已看出来的是十二只羊皮构成的羊皮筏，数量不下二十具之多。

半个时辰后，已远出十余里，快超出海心山五十里海域禁区了。

右舷远处，耸立着一座小岛，这时也突然响起了号角声，与右方胡笳声遥相应和。

“北台岛的汉人也来了。”蒙人叹息着叫。

“他们怎知我们是谁？”野人问。

“右面海域是缠回之区，左是北台岛。汉人的势力范围，任何种族的船筏，皆不可进入异族的海域。当船筏经过时，如果是海心山的，他们便会恭送而过，如果是其他族人，便是一场惨剧。”

“一向是如此的吗？”

“不，从五十年前仙海人屠和一个凶恶的矮人，霸占海心山时开始，沿海各族便听命海心山的吩咐，划域自守，不许往来。”

“难怪？曾互相发生过械斗吗？”

“前二十年，这一带海面厮杀不下二十次，死了近千人，以致族人凋零，蒙羌两族死伤员惨，以致目下元气未复，族中女多于男极为反常。”

“今后不许有同样事件发生，我要走遍沿海各族。”

“大哥，我相信各族能团结同心的。这些海心山的少女，包括了沿海十余族的人，她们会将大哥的英雄事迹带回，更会将大哥的德意带回。”

“老弟，你的汉语不但流利，而且象读了不少书。”

“家祖乃是先朝的遗民，曾居住大都三十年，直至大都告紧，方举家北迁，辗转西上，移民库库淖尔。”

“你恨汉人吗？”

“不？仇恨乃是少数人有意造成的；人与人之间，如果能不贪不鄙不损人利己，没有仇恨可言。”

“但愿人人象你，天下太平。咦！你象在忧虑，是为了即将到来的厮杀吗？不会的，老弟。”

“大哥，我忧虑不是为了这事。”

“为什么？”

“大哥可知库库淖尔的三害？”

“抱歉，尚未耳闻。”

“第一害是海心山的恶贼，第二害是海中的神龙，第三害是海中的神鱼。”

“龙和鱼？怪！”

“是的，龙和鱼。每当海面平静无波，便有一条巨大的龙形怪物，在海中戏水；距岸三里外的船筏，无一幸免：如果海上起了大风浪，碧涛挂空，海中便出现两条奇大的神鱼，专吃不及回航靠岸的船筏上人畜；所以叫三害。”

“龙，我没见过。神色最大的不过二十斤，沿海各族皆不敢食用，舍此美味实在可惜；既然巨鱼甚大，恐怕不是神鱼哩！”

“不！是神鱼，巨口金身，光洁无鳞，长有三丈以上；有时站在岸上山

岗，居高临下一览无遗，确是神鱼。”

“怪！我倒希望看看这怪物。”

“恐怕神龙会出现了，瞧！海面波浪逐渐平静，风平浪静，不消半个时辰，海面将平静如镜，神龙就会出现了。”

“龙鱼两害是否经常出现？”

“见龙，机会不多，海面极少风平浪静之时，倒是秋冬之际，风急浪高，神鱼经常可见。”

“老弟，你认为神龙即将出现了吗？”

“想是这般想，但不敢断定。”

十二艘小艇上的少女们，全部神色紧张，但她们并无惧容，全向野人投过信赖的目光；

海面逐渐平静，微波逐渐消失。

远处的鼓声，似乎现出紊乱和迟疑。似乎他们也感到不平常，海面平静得反常了。

“神龙将出，为何他们不退避？”野人问。

“他们以为我们是海心山的船，必须恭迎方敢返回。三害之中，海心山之害最为可怕，他们怎敢撤退？”

突然，前面里余平静的海面上，“轰隆”一声水响如雷，水花水柱冲天而起，一条金光闪闪的庞然大物，张鳍摇首冲出水面两丈高，“呼”一声又落下水面。

“神鱼！完了！”

“神鱼！”

“神鱼！”

百余人的惊叫，令人动魄心惊。

“怎么不是龙而是鱼？”蒙人惊叫。

“神鱼喜食人畜尸体，所以你们不敢煮食。昨日我在海心山处弄翻了四条贼船，死了不少人，可能神鱼饱餐之余，今日突然发游兴哩，解索，聚船，不可惊慌，替我准备十余根镖枪。”野人一连串向众人吩咐。

十二只小舟聚在一块儿，少女们竟然不哭不闹，她们的目光，全注视着雄壮如山的野人。

野人接过十五根镖枪，左手握五根，右手两根，另八根插在身后虎皮腰带上，将小剑挪了挪，屹立船首，凛然向海心搜索。

远处的鼓声笳声全止了，舟筏向后缓退。

里余平静的海面上，余波渐止。

突然，海面出现了两排两尺余高的金色巨鳍，一左一右向左游旋，破水之声慑人心魄。

两鱼愈旋愈急，海中出现了一个二十丈大小的巨大旋涡，水声哗哗，似乎整个海面都在摇晃。

“神龙也出现了，天哪？”回族小伙子指着左后方狂叫。

左后方三里外，现出一条人字浪迹，尖端，现出一个比圆桌还大一半的青色巨顶，顶端五尺长的一只独角，尖端金芒闪闪！腮鬣如扇，唇鬣如哨，尖鼻，神光外射的海碗大巨目，青色的鳞甲似铁非铁，那凶恶的长象，端的骇人听闻。神龙来势极疾，摇首晃鬣，并不住吐出怒涛般的海水，疾冲而至。

“是蛟！这畜牲！”野人大叫。

三

前是青海特有的巨大神鱼，左后方有洪荒异兽青蛟；碧绿的海水，涌起了狂澜。

十三艘小舟上的少男少女，全惊得变成了木偶。

远处的舟筏，皆悄然急退。

野人突然沉声道：“大家静下来，不可移动，我去引那些怪物。”

接着是一声震天长啸，他跃下了碧绿湛蓝的海面，人在海面踏波而行，快如流矢。

近了，他已到了神鱼回游之处。他大吼一声，右手两根镖枪破空而飞，声如殷雷，飞近最近的一头神鱼。

镖枪长有六尺，齐根没入鱼脊。

霎时，海水壁立，巨浪滔天，浪花象千顿巨瀑下坠，风云变色。

野人不住狂啸，在巨浪中腾跃隐没。两条神鱼一负重伤，另一条已发现有人，把海水扰得轰然澎湃，喷出激厉的水柱，要找这胆敢和它们所斗的人。

可是它们的躯体太大，野人又往来如电，始终没有机会让它们如意。

野人觑破好机，突然浴下水中，直射受伤神鱼腹下。

神鱼通灵。突然将头下沉，张开长有几臂粗两三排巨齿的大口，向疾射而上的人影猛吸。

野人乘机射到，镖枪去势如电，直贯入神鱼咽喉，手向旁拍出一掌，摆脱了奇大的吸力，人向左一闪。

“噗”一声响，他并未完全摆脱了万钧吸力，撞在滑腻腻的鱼腹上。

晶芒一闪，神奇的小剑出鞘，三尺晶芒一闪即没，鱼腹裂了一条丈长大缝，肝肠外流。

野人身形向左急射，迎向疾冲而来的另一条神色。他右手已掉了两支镖枪，连人带枪向前飞撞。

将近大口边，两手四支镖枪同时上下急张。双方来势皆急如星火，野人竟向口内冲入。

枪没人鱼口，两支穿透上颌，两支贯穿下颌。鱼嘴一合，将野人吸入口中。

在这千钧一发中，晶芒又闪，野人正处身在鱼舌上，小剑急旋中，神鱼前半部口吻悠然沉下海底。

他急泳而出，直上海面，随手拔下两支镖枪，踏着狂涛迎向行将冲到舟群左近的青蛟。

青蛟距舟群不足半里，那儿不能搏斗，不然舟群无一幸免，舟上人无一能活。

神鱼双双下沉，海面巨浪渐敛，他必须将青蛟引开舟群，方能放手诛它。

他发出一声震天巨吼，先吸引青蛟注意，人去如飞，相距三十丈，再

不出手便迟了。

枪挟段雷，两支电芒飞射青蛟头部。

青蛟突发牛吼，巨爪突起，“哗啦”一声巨响，丈大的四只粗脚爪一收，两支镖枪碎成百十段。

海水一阵翻涌，十二只小舟象浮萍般飘散了，幸好船上的人已认了命，全都趴伏舱底，不敢移动，小舟便不会翻覆，算是大幸。

青蛟发现了踏波发枪之人，再发一声可传数十里的牛吼，掀起巨浪，猛扑远处的野人。

野人回身踏波飞掠，奔向已变赤色的海面。那儿是他力毙巨鱼之处，鱼血已将两里方圆的海水染成红色。

他一面走，一面逐一发枪，引青蛟来追，激得青蛟愤怒如狂。野人发枪皆注人神力，可是一近青蛟便毫无作用，宛如以卵击石，近身立碎。

他心中悚然，暗叫不妙，除了仗小剑冒险近身相搏之外，奈何不了这畜牲。

他寄望在小剑上，如果小剑也伤不了这孽畜，他自己相信还跑得了，但百余名少男少女休矣！

海水沸腾，巨浪滔天，响声惊天动地，青蛟张鬣鼓浪而至。野人为了珍惜精力，不再踏波而行，人浮水面，渺小如粟。

他手中还有一根镖枪，专等机会行雷霆一击。汹涌的波涛压力奇大，腥膻之气中人欲呕，他随波起伏，迅疾地腾跃窜闪，寻觅好机。

蛟长十丈，粗逾三人合抱，四足如柱，爪象巨锚，浑身有青色而带金边的尺宽鳞甲护住，腹下灰色间有白条。乍看去，牛首、蛇身、鸡足、鱼皮，正是传闻中的“龙”。

唯一不同的是，它只有一角，且仅有骨突而无丫角，所以算不了龙，而称为“蛟”。

青蛟发威，张牙舞爪飞腾扑击，在汹涌的巨浪中捕捉渺小的野人，口中吞吐间，水柱冲天而起，澎湃声震天。可是野人象一条狡猾的鱼，时隐时没，抓不到吞不着，把青蛟逗得怒吼如雷。

群舟远距三里外，在海涛中飘荡，舟上的男女，全在向天膜拜，求他们的神灵庇佑，嘴中喃喃，双目却向人蛟相斗处惊怖地死盯。他们脸无人色，死的恐怖震慑住他们了，绝望的神色爬上了他们的脸面，看了那厮斗的情景，谁又相信渺小的一个人，能够抗拒那神一般的巨龙呢？那是不可能的。

远处两群羊皮筏，这时已经不再划动，所有的人全都惊得浑身发软，跪在筏上向天呼号膜拜。

激斗良久，野人的镖枪三次击中青蛟身躯，可是冒险却白费劲，枪中鳞甲如中百炼精钢，连火花也未冒半颗，不但坚硬而且滑不留枪。

最后一枪击中青蛟背鳍前端尺余，这一记力道沉重，枪向夯一滑，嗤一声人向下一倾。

青蛟一声巨吼，猛地回头翻躯，左爪迎头便抓，呼一声一道万斤水柱狂盖而下，象一座山猛压而至。

野人也大吼一声，双足一点蛟背，人腾空而起，镖枪破空而飞，去势如电，从爪缝水柱中一贯而入。

这一枪，他已运足了神力，志在必得，眨眼间便到了青蛟脸部。

青蛟骤不及防，百忙中闭目低头。“铮”一声响，枪中青蛟角根，枪尖

立折，杆飞三丈。

这一瞬间，野人在半空拔剑在手，晶芒一闪，三尺芒光，映日生寒，身剑合一飞刺蛟首，凌空下扑。

剑芒距蛟首还有三丈，突然暴涨丈余，剑啸突变殷殷巨雷狂震，海水为之幻化万道光华。

神剑通灵，相生相克，被蛟气一引，突现异象。

青蛟恰在此时张目，突然浑身颤动，厉吼一声向下沉，海水形成一个巨大无比的旋涡，向下猛吸。

野人身形够快，在青蛟潜沉的瞬间，猛地脱手飞剑，他用上了以气驭剑术。

剑如闪电，一触蛟首便回头反飞。

青蛟通灵，临危自救，在翻身的瞬间，忍痛将角撞向小剑，身躯急剧下沉。

蛟角触剑即折，断了尺余角尖，鲜血狂喷中，蛟身已沉入水中。

野人岂肯罢休？随着急剧的旋流，奋身扑入水中，衔尾急迫不舍。

他身形快，但快不过海中的蛟龙；海水壁立，巨浪滔天，青蛟向北急逃，那是最深之处。据说有二百丈以上。

野人见在水底追不上青蛟，摸清了它的去向，突然浮上水面，运起绝世神功，踏波飞射，拦截青蛟去向。

青蛟躯体庞大，在水底急泳，水面隐现波纹，极易辨认。野人超前里余，相度形势准备入水。

碧波之上，但见一道五彩光华，和一个淡淡人影，在水面飞射。三方面舟筏上的人皆已看见这儿的异象，骇然大惊。

野人直沉海底，半途果然迎上了青蛟。孽畜一看到五彩光华，火速上升。

水面上，重又掀起巨浪。野人一声巨吼，穿上水面。

青蛟大概知道大劫将临，厉吼不已，面对野人倒退而游，威风全失。

野人心中一动，突然仗剑大吼道：“今后不许伤人，不许浮上水面，饶你不死。”

青蛟巨首乱点，不住轻吼，浮在水面不再挣扎。

“海中生物极多，足够汝果腹，何必惊世骇俗？如再惊扰世人，我必杀你。”

青蛟不住顿首，野人不禁暗暗惊奇。当他飘前两丈时，青蛟那巨大的眼睛，惊怖地盯住他手上光华炽盛的小剑，浑身颤抖。

野人收剑入鞘，光华倏敛，他大声说：“记住，不许伤人，不许浮上水面，去吧！”

青蛟轻吼三声，点首三次，水纹微泛，徐徐下沉。

野人一声长啸，箭似掠向远处的舟群。相距还有半里，上百男女欢呼之声直震云霄。

他一跃上舟，笑着道：“串舟，准备启航。”

小舟上的男女匍伏罗拜，有人娇唤：“神，这才是真神，恩公是库库淖尔的保护神……”

“世间没有神，事在人为，我是人。快！明晨我们必须赶回东岸。”

船一一挂上，向前急驶，他向嗡嗡议论的人大声说：“两条神色死了，

神龙受了伤，今后不再伤人了。以后你们可以在海中渔猎，不必再怕鱼龙了！”

蒙族大汉喜悦地叫道：“海心山凶魔已遁，三害俱除。今后我们可以安居乐业了。

感谢我们的恩人，库库淖尔的保护神，海上之王！”

“海上之王！”

“海上之王！”

百十人的叫声，应和着大桨破水之声。野人说：“要安居乐业，全在你们是否团结相安，但愿你们返家之后，能劝服你们的族长，方能成事。”

“海上之王，我相信可以办到的。”回族少年由衷地说。

“但愿如此。”

不久，舟群将与缓缓迎来的筏群会合，笳声鼓声号角声齐鸣，渐渐接近。

“听我吩咐，不可妄动；先替我收集镖枪。”野人叫。

舟群终于接近，野人叫：“大家站起，先让他们看清我们。诸位认出亲人，可以招呼。”

人全都站起了，野人停下桨，手执镖枪，一跃下海，身形似电，由海面掠向筏群之中，一面叫：“汉回两族听清楚了，我是东岸野人，赶走了海心山的恶魔，救出岛上百余名男女。你们可以靠舟寻找亲人，但不许生事，谁敢不遵，我要他死。”

笳声倏静，海面突趋沉寂。半晌，小舟上突然响起尖声的娇唤，随即人声鼎沸。筏群三面一合，全向小舟群集中，哭泣声倏扬。

不久，中间是小舟群，舟上换上了健壮的大汉操桨。有些少女已分到筏上去了。左是木筏，右是羊皮筏，齐向东岸航去。

只有两条筏转转头，带着讯息回航。

海面上，响起了高亢整齐的歌声，用他们族中的语言，唱出了他们的心声，唱出了他们古老的歌谣。有时，声调悲凉，他们一个个热泪盈眶。有时，声调高亢雄壮，又一个个意气昂扬。在单调而悲凉的笳鼓合奏，令人突思古之幽情。

航行途中，不时会合了沿岸各族的筏子，在海上展开了未来各族大团结的序幕。

第二天午间，在东海岸会合了出迎的蒙族舟群；海面上，聚集了三百艘以上的各种舟筏，浩浩荡荡直驶海岸。

海岸上，篝火更旺，全村的男女，皆香花顶礼在岸上恭候。

小舟和皮筏一靠岸，欢声雷动，几百人疯了似的向滩岸上拥来。

滩岸上，两个蒙族少女，象小鸟儿一般，扑向纵上岸来的野人。

当他双手刚接住两女的瞬间，突然脑中轰然一声，只觉一阵昏眩，气血翻腾，似乎眼前模糊；人声、鼓声、呼叫声、火花爆烈声……他只觉一阵迷乱，呼吸急迫，突然发出一声长啸，以手蒙面发足狂奔，去势如电，向远处山林中飞射而去。

村落中一座木屋中，突然传出数声豹吼，一头八尺长的巨大斑豹，破屋窜出，一声巨吼，飞似的向野人去向奔去，瞬即失踪。

此后，库库淖尔各族间，破天荒地团结共济，各安生理，平安了许多年。

“山海之王”的名号，从此传播在边陲海角。

山海之王在以后两年中，象神龙般出没在山峦和海滨，沿海各族的人，偶或可以看到他的踪迹，他的唇上胡子逐渐浓黑，但脸上的容色依旧；他那常挂的谜样笑容，心存善意的人，感到那是善意的笑；如果是心存恶意的人，便感到那笑容是恶意的笑。

总之，沿海的人不分种族，对他是敬若神明，可是，他并不和他们亲近，见人点头一笑，暮尔失踪。

这期间，他曾多次与仙海人屠相遇。人屠失去海心山老巢，迁匿在东岸一带丛山峻岭中，伺机报仇。可是他的功力相差太远，而山海之王也在盯紧着他，不许他为恶。

和仙海人屠共行止的人，还有猪婆曹五娘、金鸢赫连西海。偶或拉卜活佛也会现身，但并不敢纠众寻仇，他们在等候机缘，要一举置山海之王于死地。

山海之王已摸清了老魔们的匿居所在，并无将他们逐走的意思，反正他们不再为恶，他也就懒得管闲事。

他的轻功已出神入化，来去如幽灵幻影，平时留大豹守洞，他自己追踪几个老魔为乐；这也是他练轻功的一种好办法，神出鬼没，几个老魔把他恨得牙痒痒地，却又无可奈何；想离开库库淖尔心中难舍，想击死野人却又力所不逮，真个是度日如年。

终于，在山海之王邂逅叶若虹主仆俩时，不久之后，在海心山含恨而去的老道，纠合了崆峒派的几位名宿，前来会合仙海人屠，要找山海之王洗雪海心山受辱之耻。

这是一个艳阳天，湟水上源丛山峻岭中，羌人所辟的上山小道中，四名身穿青便袍的高年老道，正紧跟在海心山出现过的老道，以迅捷的轻功向岭上赶。

四老道的轻功身法，用的是“闪”字诀，分明是崆峒的轻功绝学“浮光掠影”，一种登峰造极名震武林的绝艺。

用轻功赶长途，十分吃力，极损元气，功力不到家的人不敢妄用，除非有十万火急的事待办，不然免谈。

五个老道用轻功赶山路，可见他们真不等闲。五个人腋下挂着包裹，背系长剑。剑不是兴妖作法的桃木剑，而是不折不扣的杀人家伙。

登上山巅，举目四望，四周百里内景况一览无遗。东北南三方，山连山山山不尽，有黑色的山峦，也有白皑皑的插天奇峰。正面，是一望无际的仙海，看去是一片蓝黑，十数座小岛点缀其间，象小豆子一般大小。

五老道在山巅坐下，中间那白眉虎目，象貌威猛的老道，突然冷哼一声，用手遥指着海心山，恨恨地说：“矮神荼死了，贫道真想到海心山一走，探看岛上还有何人盘据。

罗浮道友，这一带的消息，道友定知其详了。”

在海心山受挫的老道，正是罗浮真人，俗名姓武名康，早年在南疆罗浮落脚，自号罗浮真人。他是个酒色方外人，恶迹如山，凶横恶毒，流毒南疆。

俗语说：走多夜路多会碰着鬼；终于被官府出动大批高手，把他赶出了南疆。

他亡命天涯，各地的海捕文书皆有他的图形画影。最后他到了西疆。三十年前路经大散关，救了一名伤中要害，奄奄一息的老道爷。

这受伤的老道，正是崆峒派中崆峒下院的气极老道，也就是崆峒掌门乞尘的师弟。

两人经此相识，奠定了他们的交情。

后来罗浮真人不甘寂寞，竟然投入海心山仙海人屠和矮神荼的老巢人伙。不过他并未将此事告知气极老道。崆峒派被龙首上人和祁连阴魔牵住了腿，进不了中原，矮神荼也曾经助龙首上人色空捣乱崆峒山，罗浮真人当然知道内情，只是不揭破而已。

崆峒派也知道有海心山的人在旁烧火，只是心有余而力不足，无暇到海心山去找公道。

龙首上人死了，祁连阴魔也呜呼哀哉，矮神荼也完蛋大吉，与金面狂梟同时丧命太白山庄。但海心山的仙海人屠并未进入中原，因为神剑伽蓝已经葬身火海之中，没有报仇的必要了。

而罗浮真人隐伏在海心山之事，崆峒派却毫无所闻。老杂毛这次受伤遁走崆峒，就是敦请气极老道替他报仇。也未将在海心山受挫之事说出，仅说自己进游仙海，被昔日的一个仇家所创，要老道替他出口恶气。

恰好崆峒派正准备到中原重振雄风，无暇助他，气极是掌门的师弟，事务更忙，答应他俗务一了，要伴他踏遍天涯出一口怨气。

崆峒派的门人，良莠不齐，他们所奉的祖师爷，是神话中的广成子，创派的时间，远溯汉唐，可说源远流长，不让少林。

论正统，崆峒派确可称“内家拳”的始祖；但由于他们久处边荒，在中原默默无闻。

直至张三丰崛起武林，功在大明，曾助朱皇帝打江山，事后朱元璋重修武当，兴建北极玄天大帝殿，宇内闻名，声誉鹊起，三元宫的绝学，反而后来居上，成了内家拳的始祖，幸与不幸，于此可见。

此后，崆峒即奋起直追，广收门人，结果广收即滥，打起“老”字号招牌，武林纷扰亦起。

当他们揭出老字号时，昆仑派亦已进入中原，他们的字号更老，因为他们的祖师爷是元始天尊，鸿钧老祖的首徒，不比广成子更神气吗？

玄门弟子勾心斗角，最后牵上了少林峨眉的佛门弟子，以致兴起佛道同源之争。最后的一具僧道金像，引出了“霸海风云”的情节。

太白山庄一场盛会，神剑伽蓝火海自投，人死了，但余波荡漾，暗潮未已。

罗浮真人蛰伏中崆峒两年，终于把气极请来了。

看到了仙海中的海心山，气极指着那儿恨恨地发话。

罗浮真人老奸巨猾，神色丝毫未变，道：“海心山已经无人盘据，可能已经成为藩民豢养龙驹之地了。”

“矮神荼难道没有党羽了？他的师兄仙海人屠容若真呢？”气极不信地问。

“仙海人屠早就离开仙海了。”

“怪！我怎么没得到消息？”

“贵派全力致意于中原，忽略了仙海的缘故。”

气极长吁一口气道：“这确是实情，只愿前而不源后，倒是敝派的疏忽哪，”

“道兄这次可以先踩察仙海形势，向这里发展，将喇嘛和回教驱出，取

而代之，岂不甚好？”

“仙海太荒僻了，敝派无意于此。”

“如再有人盘据，府贵派之胁，岂不是隐尤大患吗？”

“要想摇动敝派根本，亦非易事。”气极老道自负地说。

“贵派高手如云，追风剑法天下无双，根深蒂固，撼动确非易事。”罗浮真人奉承地称赞。

气极淡淡一笑，甚为惬意，转变话题道：“道兄，事隔两年，那野人并不一定仍在仙海附近呢？咱们如何找法？”

“道兄放心，那家伙就匿居在东面山野里，我曾在附近逗留十日，故而知道。”

“那就快走，日落前便可赶到海滨了。”

五人整衣站起，向山下如飞而去。

仙海，是我国最大的内海，四周群峰罗列，附近的河流往海内灌，都不太长，峰外的河流，却无法向海内流注，更无法外流，可见四周的峰峦，是如何的多和峻陡。在这一带山区找一个人，确不是易事。

一连三天，五个老道踏遍了东面十余座奇峰，可是毫无头绪，象是在大海里捞针。

这天一早，朝阳还没从地平线上升起；时届盛夏，可是晚间气温极低，冷得象江南的初冬。

在近东南面湖滨的一座插天奇峰腰部，一株形如华盖的古木下，五个老道绕树而坐，面向外喃喃有词，在做他们的早课。

例课已完，他们深深吸入一口气，先后缓缓站起，气极老道抖落袍上点点象已凝结了的露珠，道：“罗浮道兄，咱们不必徒劳心力了，何不到村舍中找土人问问？”

罗浮真人怎敢到村舍去问人？故作不经意地说：“野人功力奇高，不会与那些蕃民往来，更不会住在山下民家。再找一天，如仍无消息，咱们可到北岸大通山去找。”

气极老道缓缓转身道：“野人真有那么浑厚的功力吗，”

“半点不假，贫道接不下他三招。”

“道兄的造诣，在中原可算得上上之选，能在三招内伤得了道兄之人，得未曾有，道兄何必危言耸听！”

“贫道绝不妄语，长他人志气，灭自己威风；那家伙确是可怕，神力天生，勇悍如狮，不然岂敢劳动道兄的法驾！”

气极老道仍不以为然，淡淡一笑道：“真要如道兄所说，贫道恐亦难有所作为了。”

“呵呵，谁不知道崆峒派拳剑天下独尊，名列玄门三大剑派之首？那家伙毕竟是蛮荒草野之人，怎么逃出追风剑法快速猛攻之下？”

“道兄过奖了。这么说来，贫道倒必须见见这位草野奇人。”

一直没开口的一名老道突然接口道：“师兄，咱们是否要取野人的性命？”

“理所当然。罗浮道兄在大散关救我一命，我自应替罗浮道兄一尽心力。”气极老道泰然地答。

“不问对方为人如何吗？”老道继续问。

“罗浮道救我之时，也未问我为何人如何。”

老道叹口长气，闭口不说了。另两位老道象两个没口子的葫芦，神态冷然，从没开口，保持着沉默，似乎天下之间，没有任何事值得他俩开口，也象是哑巴。

“我们该开始搜索了，到东南那坐奇峰下进早餐。”

五人挂起包裹，拾夺上路，展开轻功由东南方掠下，向山谷里降落搜寻踪迹。

他们走后不久，二十丈外一丛灌木矮林中，缓缓升起一个披发的人头，一双神光湛湛的俊目，流露着凝重的神色，窥视着五人隐去的方向。他正是山海之王。

他用手分开枝叶，走出林缘，身后，幽灵似的跟着一条八尺长的金钱大豹。

山海之王手上持着一根标枪，赤着上身，仍是那一身野人般装束。

他拍拍大豹脑袋，轻声说：“回去，不可出来。”

大豹用头在他掌中亲昵地揉动，轻哮一声，徐徐转身入林，一闪不见。

他身形倏动，快逾闪电，追踪五人去向，一闪而没。

东南那座插天奇峰，正是日月山，山西南有一座绝谷，就是叶若虹主仆遇天蝎的洪荒绝谷；看去甚近，但实际上不下六十里之遥。

山海之王象鬼魅般在后紧盯不舍，相距约有二十丈；他知道这些老道们身手了得，不敢太过接近。

逐渐接近了奇峰之下，越过一丛矮林，老道身形奇快，象五头大鸟“唰唰……”跃登前面一座密林顶梢。

山海之王不能纵跃而行，那将会暴露形迹，他象条伺食的怪蟒，轻灵地闪入矮林中。

真巧，茂草之下，正盘伏着一条金鳞大蟒。人到，大蟒受惊，闪电似的一甩海碗大的蟒尾，向山海之王腰间卷到，草木为之撼动。

初晨之际，气寒风凛，蛇类不到巳牌时分，是不敢活动的。西北蟒类罕见，如果有，绝不是普通善类，金鳞大蟒就是异种毒蟒之一，极为罕见。

大蟒受惊，猝然自卫，但因它刚刚醒来，行动未免稍慢了些儿。山海之王功臻化境，大蟒在他日中算不了什么，尾到急似迅雷，正好落人山海之王巨钳般的强壮手掌里，五指直扣入鳞中。

人蟒一接触，草木暴响，刚跃上林梢的五名老道，突然警觉。气极老道倏然转身，沉声说：“有人跟踪我们，搜？”

五人左右一分，两下里一抄，直扑矮林。

山海之王已跟了五老道三天，已在他们口中，得知他们的图谋，对罗浮真人他更熟悉。他目前还不愿意现身，他要等五老道和仙海人屠会合之后，再出面赶他们走路。

大蟒巨尾被扣，还来不及用口进袭，身躯已被山海之王凌空扔起。

正面扑到的是气极老道，相距还有八九丈，巨蟒从矮林中破空飞到，三百余斤的沉重身躯，竟然直射五六丈。

金芒一闪，大蟒已向下疾落。

气极老道惊咦一声，火速拔剑，身形倏止。

另四名老道已看到金光闪闪的巨蟒飞起，同声大喝，一声剑啸，分四面猛扑金鳞大蟒。

巨蟒冲势已止，“哗啦”一声跌下矮林。气极老道来势太急，竟然冲过

了头。

一名老道猛窜入林中，突然一声大叫，“砰”一声跌倒在地，他的一只左眼已被巨蟒卷住。

老道临危拼命，在倒下的瞬间，一剑猛砍。“铮”的一声响，剑中蟒身，剑弹起老高，巨蟒象是金铜所造，毫不在乎，剑仅将草木挥断了不少枝叶。

巨蟒一再受袭，激怒如狂，巨尾不收，把老道缠了三匝，张开巨口朝老道脑袋猛地盖下。

两枚巨大的弯曲沟牙，半匣之差便将触到老道的脸面了。老道没戴道冠，脑袋比蟒小，眼看要变成巨蟒口中之食。

蟒觅食的绝招，一是缠，一是吞，猛虎也被缠死；但它吞不下之物却不屑一顾，蛇类牙齿脆硬，极易折断，所以除以毒牙攻击之外，不会用口撕咬食物。老道的个儿虽大，但巨蟒吞下他是不会太费劲的。

罗浮真人和气极老道已经扑到了，惊得顶门上走了真魂，想救已来不及了。

气极老道心胆皆裂，师兄如同手足，师弟膏了蟒吻，他怎不心疼？

“孽畜该死，”他厉吼，前奋身扑，精芒暴射的宝剑疾射，指向蟒首。

“铮”一声剑吟，剑如触金刚，由蟒头后顶滑出钉入地中，巨蟒虽未受伤，但被浑雄的内力猛撞，向地面略晃，沟牙擦过老道额前，金色的毒汁立渗肌肤。

气极一剑失手，身躯前扑，双手一扣，握紧了蟒首，滚倒在地。

他双手有千斤神力，浑雄的内力骤发，将蟒首直接下地中，咬牙切齿紧扣不舍。

被缠着的老道，先前运功护身，要从无穷的紧收劲道中脱身，双手扣住浑身挣扎。

但沟牙在他额上留下一条血槽，只觉浑身一软，力道立泄，蟒身不住揉动，愈缠愈紧，他感到肋骨将要折断了，逐渐陷入晕眩的境地。

罗浮真人和两名老道，大吼一声舍剑用手，扣住蟒尾拼命拉开，要解脱被缠老道。

金鳞大蟒刀枪难伤，神力惊人，虽被气极老道将头按入土中，不久却又逐渐将头向上抬起三寸了。

四个老道真是英雄无用武之地，象狗咬乌龟，无处着口；剑砍不伤巨蟒，用内力扼杀又不可能，时间一久，被缠的人岂有命在？

正手忙脚乱中，密林中突然响起数声豹吼，低沉而慑人心魄，令人毛骨悚然。

气极老道惨然叫道：“天绝我也！”

他一叫，蟒首又抬起半尺，已离开坑穴了。

罗浮真人赶忙放手，拾起宝剑戒备。他仗剑在手，举目一看，只觉心中一凉，暗中大事不好。

矮林不高，枝梢仅与肩齐，可似看清外界的景况。远处密林中，窜出六条斑纹奇异的大豹，正向这面窜来，阴森森的冷厉怪眼，正射向他这一面。

这是西北青康一带的特产“猎豹”，斑纹是方块而不是金钱。这东西凶猛阴险一如金钱豹，掌大如盘，行跳飘忽，动如鬼魅。但头脑比金钱豹灵活，体形却没有金钱豹大，而且通灵，如果从小加以豢养，可作狩猎之用，所以叫猎豹。在西北近南一带边陲，王公酋长土蕃们，经常豢有此物，不但用它

狩猎，更可作为警卫。但在未驯服之前，凶猛残忍十分可怕。

猎豹共六头，它们的听觉极为灵敏，已听到这儿有人，嗅到了人的气息，齐声咆哮，猛扑而来。

另一名老道也匆匆拾剑转身，他大喝道：“师兄，扼紧那孽畜，我先赶豹。”

气极枉有一身盖世奇功，却扼不死刀枪不入的异种金鳞大蟒，且由于一位师弟被制，心血浮动，竟连蟒头也压制不住了，蟒头愈抬愈高，可令人魅惑的大眼，在老道前晃动，蟒口张开了，黑色的分丫长信伸出了，臭腥之气扑鼻而至。

豹群已至，哮声如雷，矮树瑟瑟作响。

“完了！”他心中在狂叫。

隐伏在旁的山海之王，他本可悄然离开，但却又不忍众老道丧命在蟒口豹爪之下。

虽则他明白众老道是为他而来，但听另一老道言中之意，分明有点不以为然，并非穷凶恶极之辈。

他不是本性残忍之人；人与人之间，在对兽类厮杀中，人的自然倾向令他不能不出面。

蟒首猛地一抬，巨大的身躯一阵扔转，蟒尾将在后绞拉的一名老道掀倒，一拂之下，也将他绕住了。

老道一声惊叫，气极又是一惊，手上又失去两分劲，陷入危境。

蟒口一张，长信已到了气极的脸面，冷冰冰，湿腻腻，腥气令人头脑昏眩，劲道奇大，径往气极右目伸到。

正在千钧一发中，褐影一闪，鬼魅似的出现了山海之王，寒芒闪闪的枪尖，半分不差贯入巨蟒口中。

气极只觉双手向外一张，随即感到向外涨的潜劲倏然消失。他抬头一看心中一凛。

接着，一声震天长啸从山海之王口中发出的天动地摇，草木亦为之摇撼。

六头猎豹距罗浮真人与另一名老道，双方不到一丈，眼看要扑上狠拼，啸声乍起。

猎豹突向下一伏，低首轻吼，浑身颤栗着步步向后倒退，突然巨吼一声，一闪便窜入草木丛中，溜了。

罗浮真人一听啸声，只觉脑中如中巨槌，倏然转身，大喝一声，身剑合一扑向山海之王。

“慢来！”另一名老道恰好转身，一剑截出并发声大喝。

可是他晚了一步，罗浮真人就怕野人出声发话，点破他的身份，故而出剑极快，并未被截住。

气极老道也刚放手，还未站起。

山海之王手法迅捷绝伦，一脚踏往蟒头，闪电似抽出标枪，右手一伸，枪尖迎向罗浮真人，冷然屹立，俊目中神光电射。

“道兄住手。”气极老道脱口大叫，一跃而起。

可是仍阻不住罗浮真人，他疯虎般冲到。

山海之王轻哼一声，枪尖贴剑人，一抬腕，信手便绞。

“呛啷”一声，枪剑相交。山海之王屹立如山；罗浮真人却向左暴退，

压倒了一片矮树，虎口血如泉涌，总算没有将剑丢掉。

山海之王俊目一瞪，沉声道：“老道，你再胡来，我要你死得最惨。”

说完，掷下标枪，不理众老道，伸手扣住蟒尸，用力解开缠结，将两名老道放出。

气极一看山海之王的形态，便知是罗浮真人所说的野人，正是他们要找的人。他怔怔地站在山海之王身畔，茫然地看他那两条铁腕将蟒蛇解开。

最先被缠的老道，头肿色青，只有一丝游气，可能内腑和骨骼也受到了致命之伤。

另一名老道也软弱地倒下，勉强运功调息。

山海之王将中毒老道平放于地，方缓缓站起，向身旁的气极老道淡淡一笑，问：“老道，你为何不乘机向我下手？”

气极老道是个恩怨分明的人；不错，他一直在山海之王身侧，如果要暗算，不过是举手之劳；但他不是这种人，连想也不敢想，山海之王误解他了。

他泰然摇头，脸现苦笑，没做声。

山海之王点点头，又道：“你的同伴救晚了些。”

气极惨然点头，道：“贫道明白，金鳞大蟒之毒，无人可解。”

“你们可有伤药？我指的是贵同伴的内伤，他胸骨被缠断数根，内腑亦受损。”

“任何严重内伤皆难不倒贫道，可是这异种解毒……。”

话未完，山海之王在小剑囊旁一个小袋中，掏出一颗鸽卵大明珠，伸递到老道面前，道：“把它捏碎吞下。”

气极一怔，道“这……是什么？”

“天蝎珠。”

气极吃了一惊，骇叫道：“嘎，天蝎珠？”

他猛地伸手去夺，但又不好意思地缩手，脸上一红。

山海之王神色不变。道：“是的，天蝎珠，可解百毒。捏碎它的功力你该有，接着！”珠轻轻一抛。

气极象头贪婪的狼，怕珠子要飞走了似的，抓得死紧，“噗”一声趴伏在师弟身旁，慌忙去捏他的牙关。

另一名老道赶忙打开水囊，先倒些水灌入同伴口中，向持水囊的老道说：“五师弟，你替老四引气归元，不可动他。”说完缓缓站起。

山海之王静静地站在一旁，若无其事地用手剥开大蟒之皮，谁也没有注意他是怎样将刀剑不伤的蟒皮割开的，他捉着雪白的蟒身，竟然象野兽般大口咬着蟒肉大嚼，鲜血染红了他一双铁腕，他旁若无人地吃得津津有味。

罗浮真人已经不见了。这家伙鬼灵精，一见山海之王救了崆峒的老道，必定交谈，泄了他的底，他再不走岂不太傻？

气极一怔，怎么他竟走了？不象话嘛，便向山海之王看去，只觉一阵恶心，那吃相与野兽何异？

“真是个野人？”他心中暗叫。

山海之王突向他一笑，将沉重的蟒身向他一递，道：“老道，吃些儿，鲜美着哩！”

气极只觉胸口发胀，慌不迭后退，苦笑道：“对不起，敬谢敬谢，我那位道友呢？”

山海之王用手向东南一指，道：“走了。”说完自顾自大嚼。

“走了？他竟不交代一声！”老道不解地自语。

山海之王咽下一口蟒肉，道：“是的，他走了，去找仙海人屠，也许不久便会转来的。”

“什么：你说他去找仙海人屠？”气极诧然问。

“是的，他是仙海人屠的左右手，仙海人屠就在这一带匿伏。两年前我把他们赶出海心山，至今他们念念不忘，要等机会算计我。他把你们招来，是要找我一斗吗？你先救同伴，我会令你如愿以偿的。”说完，又嚼他的蟒肉，毫不在乎。

气极气得脸上发青，只觉心中一阵绞痛，尖声问：“施主，你是说那家伙是仙海人屠的党羽？”

“你要不信，可到仙海附近去问。不仅是他，还有好几个呢！什么拉卜活佛，什么金鸢赫连西海；什么猪婆龙曹五娘，是个母的。他们肆虐仙海，坏事做尽，两年前全给我赶跑了。”

“罢了！无耻之徒！”气极气恨大叫。

山海之王将蟒尸盘在身上，道：“这里猛兽极多，出没无常，不是善地。背起他们，我带你们出山，护送你们一程。”

气极抱起重伤的师弟。另一个也背起因顿的同伴，口中不住喃喃道：“看那家伙的长相，就不是个好东西；日后见了他，哼，我戮他一百零八剑。”

气极突然说：“五师弟，请记住，饶他一次，以了愚兄心愿，两不相亏，我不负他。”又向野人道：“请问施主尊姓大名？”

“山海之王。”野人信口答。

山海之王踏步领先，他身上盘着剥了一小段的金鳞大蟒皮，蟒腹最粗处大有三圈，他身材本就够唬人，雄壮高大赤着上身，长发披肩，活生象头猛兽，身上再着一条重有三百斤的金鳞大蟒，想想看，那多唬人？

他盘好巨蟒头尾，手持标枪分林而进，向西北而行，走的是谷左山麓。

气极在后紧跟。这时朝阳已升上山巅，寒冷已经逐渐消逝，山中奇禽异兽开始活动，清鸣中央着厉吼，令人心弦为之悸动。他怀中的师弟，头上的青紫与浮肿已经消失，已经可以使用耳目了，只是伤势太重，不能动弹。

气极捉摸不定这奇异的名号有何涵义，往下说：“贫道气极，乃是崆峒派门人，在气字辈中排行第三；同伴乃是贫道师弟。四师弟气真，五师弟气虚，六师弟气罡。贫道被罗浮真人所愚，不自量妄动无名，竟然要与施主较量，无比惭愧。那海心山有一个凶魔叫做矮神荼屈平凉，专向敝派做些偷鸡摸狗的勾当，算来该是贫道的死对头，罗浮真人此举，未免太过无情，乃是贫道一大耻辱。施主临危援手，不计冒渎之罪，可算得人中大丈夫，贫道永铭五衷，请教施主尊姓大名，出于内心至诚，尚请见告。”

山海之王一面走一面说：“好教道长失望，其实我自己也不知自己姓甚名谁，身世如谜，不说也罢，仙海附近的人皆叫我山海之王，你们也如此叫我就成。”

众老道一怔，看山海之王语气诚恳，不象存心隐瞒身世之人，年纪轻轻，相貌英俊，更不象遁隐边荒的凶魔恶险，岂有不知自己身世之理？此中必有内情。气极为人恩怨分明，在崆峒派中算得上响当当的好汉，发动了替山海之王探求如谜身世之心，便正色道：“看施主仪表非俗，绝代风标，断非蛮荒野人，定然是中原人氏。请教施主在这儿多久了？”

“三年。”

“三年以前呢？”

“不知道。”

“施主再想想。”

“想也枉然，不知道。”

“没有丝毫印象？记忆消失了，”

“也许是的，我只知道这三年来的事。”

“没有旁人知道？譬如说当时的人和物。”

“倒有一个人，可是他已老病而死。”

“你该到中原一走，也许有人会认识你。”

话未完，山海之王突然双手一张，阻住去路叫道：“慢！猛兽来了。”

气极抱着老四气真，腾不出手。老五气虚背着老六气罡，空着一手，赶忙向旁一闪，掩护着师兄气极，火速撤剑，神色紧张地向前眺望。

山坡下密草边沿，窜出两头不算小的异兽，其形有八分似狼，头部赤红，眼小如鼠，射出阴森森的绿光，躯体毛色苍黑，泛着蓝光，长尾垂地，毗着白森森的两排尖齿，伸着红舌头，状极可怖；不算尾部，全长八尺以上，重量不少于五百斤。

两头异兽屈前爪低首作势，绕两侧潜行，不住低吼，声如猪号。

“好大的狼！”气极惊叫。

“不是狼，是狻猊。”山海之王低声说。

“天！北号山的狻猊？”

“是的，正是狻猊，凶猛如狮，阴险如狼，狡猾如狐，残忍如豹。小心了？”

狻猊向前一冲，突又转折一统，低号一声，停止不动，向五人毗牙瞪眼。

山海之王将金鳞大蟒徐徐解下，双目紧盯着两头异兽，标枪斜指，沉着地说道：“孽畜已经饱餐，想折磨我们。记住，不可妄动，少用剑多用闪，等我收拾它们。”

老六在老五背上轻说道：“师兄，放我下来。”

“不成，”老五断然说。

山海之王突然轻声说道：“放下他。”

老五乖乖听命，放下了人。山海之王踏前一步，一声长啸，标枪作势掷出。

两头狻猊向旁一闪，好快，枪并未掷出，异兽发觉受愚，同发怒号，分左右猛扑而上。

山海之王一声怒吼，枪出如电，在右面狻猊扑到咽喉的瞬间，贯入狻猊颈下红黑毛相分之处，枪尖直入心肺，巨大的冲力，带得狻猊凌空后倒。

同一瞬间，山海之王旋身出掌，拍向左面扑向老五气虚的另一头狻猊，无声无息的无穷潜劲猛吐。

也在同一瞬间，气虚一剑砍中异兽项门，“铮”一声长剑崩起，狻猊丝毫未伤，巨爪已半厘之差，搭上了老五的双肩，巨嘴将咬到天灵盖了，腥臭触鼻。

无俦的掌劲在间不容发中袭到，狻猊吼了一声，向后便倒，迅捷地向旁滚开。

老五气虚惊出一身冷汗，耳畔响起山海之王低喝道：“退！护人。”

“好厉害！这洪荒孽畜。”老五惊叫着退下。

山海之王一掌将狻猊击退，火速拔枪，闪电似向前迫近，弯身挺枪作势前扑。

狻猊这时不号叫了，浑身钢毛耸立，毗牙喷气，在山海之王身前左右急窜，也伺机前扑。

人兽左奔右截，周旋了半刻，狻猊始终低着头，掩住颈下红黑毛交接处致命之要害，窜走如风。

山海之王步步迫近，不许狻猊由左右窜入伤人，枪尖疾如电忙，击中兽身十余枪，但无法刺入，攻不进要害所在。他火起，突然一声长啸，左掌加入狂攻，他用上了刚劲，每一掌风雷俱发，恍若殷殷雷鸣，地面草石飞翻，似被狂飚所扫。

狻猊禁不起掌力袭击，在地面滚翻狂号，逐渐不支。

山海之王连击八掌，这八掌连绵不绝，罡风怒号，劲道骇人听闻。最后一掌他已用了全力，将狻猊震得连翻两次身，机会已到。

“着！”他大吼，枪出如电，“嗤”一声贯入狻猊颈下要害，把异兽钉在地下了；他缓步上前，拔出枪仔细察看异兽尸体。

在激斗中，老五倒开了眼界，被山海之王的骇人掌力惊得张口结舌。困顿的老六气罡轻声道：“那个山海之王救了我们，如果和他动手，咱们谁也难逃一劫。”

气极似有所思，低声说道：“师弟们，他这八掌我似乎有点眼熟。”

奄奄一息的老四气真软弱地说道：“掌声有殷殷雷鸣，倒象是梵音掌。”

“不！梵音与风雷不同，难道说，他与死鬼朗月禅师有渊源，是普陀风雷僧门下吗？”老六也接口。

“都不是，我指的是他出掌的手法。凡是练阳刚掌力之人，练到家，掌带风雷并非易事。他这出掌手法，有点象龙吟尊者老前辈的奔雷八掌。”气极慎重地说。

“尊者老前辈是风雷僧的嫡传大弟子。”老六说。

“所以这就怪了，看他年纪轻轻，怎会练有如此霸道的奔雷八掌？普陀到此相去万里迢迢，不可能的。”气极摇头惑然，不敢置信。

老五气虚接口道：“师兄，那葬身太白山庄火海的神剑伽蓝华大侠，年岁比山海之王更小呢！功力并不比他差。”

正说着，远处的山海之王突然站起，向这里沉声喝道：“快，上路，大批豹群即将到来，咱们寡不敌众，走！”他奔回老道身边，盘起大蟒，展开轻功向上狂奔。

老道们又抱又背，展开绝学紧跟。等他们登上山脊，下面咆哮之声，震耳欲聋，不知到底有多少头大豹，在那儿争夺狻猊遗尸。

众人一阵急赶，一个时辰后，到了仙海东面一座山峰的岭脊上。山海之王停下脚步，回身向东一指，说道：“诸位可由那儿走湟河出中原，请多珍重。仙海沿岸十余簇土民，自从仙海人屠被我赶走后，已经和衷共济平安相处，任何人如果再想在这儿惹事生非，必将葬身仙海喂了神色。”

说完，人去如电，只三五起落，蓦然失踪。

四老道想出声说话，但却被他那令人难以置信的骇人轻功所惊，将话咽回腹中；等他们惊魂甫定，空山寂寂，人影早已杳然。

“这人委实已修至仙凡之间的境界了，如果咱们贸然和他动手，后果甚虞，活着离开的机会微乎其微。师弟们，走吧！咱们欠了他一份情义，日后希望能有偿还的一天。

无量寿佛！”气极说完，向山海之王消失之处稽首一礼，转身向东疾奔而去。

转眼又是三天。这天，丽日当空，仙海的滩岸开始炎热，气温直线上升。这鬼地方，一年只有不到三个月的好天气，虽在盛夏，仍是早穿皮袄午穿纱。

南海滨的一座山蜂下，濒海的一座长形巨石伸入海中，石尖端，距碧绿的海水只有三尺高，那儿有几块平坦的大石，平滑光亮。

最前面一块大石上，山海之王躺了个四仰八叉，懒洋洋地在晒太阳。

水边，金钱大豹趴伏在石上，静静地举起巨掌，紧盯着不时浮沉的仙海特产无鳞黄鱼。

无鳞黄鱼是仙海的特产，极为鲜美，土民称为神色，相戒不敢食用；尤其是蒙回两族，禁吃这种仙海神鱼。这种鱼没有鳞，最大的有十余斤之重，专吃人畜尸体，所以土民不敢食用。每当盛夏，山峰冰雪溶解，溪流的水灌注海中，鱼群即溯溪上游，千千万万一片金黄，蔚成奇观，人立水中，随手俯拾即是。附近土民在河口张网，捕得后剖腹晒干，卖与东岸蒙羌诸族，运至南州一带贩卖，自己却不敢果腹。在西北边陲，仙海和盐，是唯一大量供应之地。所以仙海自古以来，太平不会太久，准有流血战争发生，三十年一小乱，六十年一大乱，屡试不爽。

大豹真有耐心，等待着鱼儿浮上水面，“啪”一声巨响、水花四溅。大豹一声欢呼，爪中抓了一条四斤余重的神鱼，一蹦而起，纵到山海之王身边。爪一松，神鱼在地下乱蹦乱跳。神鱼浑身滑腻，大豹竟能在水中抓起，真不简单。

山海之王支起上身，微笑着揉了揉豹头，抓起神鱼，撕下一条脊肉放入口中大嚼，将其余的塞人大豹口中；一人一豹嚼着生鱼，吃得顶满意。

他吃完生鱼，在虎皮短裤上擦净手，又躺下了。大豹也吞下整条鱼，象一头大猫，在山海之王身边也懒洋洋地躺下了。

山海之王仰望着天空飘浮着的白云，陷入沉思之中。

良久，他喃喃地自语道：“你该到中原一走，也许会有人认识你。”

气极老道对他说的话，他竟信口说出了。

气极老道的话，象暮鼓晨钟，在他耳边响起，象一阵熏风，吹动了他的心湖，涌起阵阵涟漪。语声隐隐又响道：“看施主仪表非俗，绝代风标，断非蛮荒野人，定然是中原人氏……”

他突然挺身坐起，脱口轻声说道：“是的，我该到中原一走，也许有人会认识我。

至少，我该知道我的身世。还有，夜静更阑之时，那些依稀的怪梦，那些迷乱的景象，老是干扰着我，离开这儿，也许会好些，我该走，”

他站起了，清晰地说道：“是的，我该走，”

他俊目顿现异彩，大声地说道：“走？到中原，看中原是怎样的世界。”

他仰天长啸，声震九霄。海中十余里处，有十余条小筏在碧波中荡漾，筏上的人闻到啸声，全站起来举起双手，脱口大叫道：“山海之王，”

“库库淖尔的保护神，”

山海之王向海中挥手，再长啸一声，带着大豹走了。

三天之后，南州城来了一个猛狮般的怪人。

南州，这边陲重镇，是西出流沙的必经之路。

这城因后有皋南山而得名，是禹贡雍州之域。

先秦，蒙恬北逐戎狄，这儿是西陇郡的“金城”。

汉朝，是金城郡，辖十三县，光武十三年又并入陇西郡，回复旧制。

晋朝，仍为金城郡，只管五县。义熙三年，陷落入吐谷浑之手。

隋朝，初设南州总管府。唐朝改设南州郡。

本朝初，南州降为县。成化十三年，又升为州，只管辖金县，疆域愈来愈小了。

本朝初年，十四皇子朱英，初封汉王，洪武二十年，改封肃王，带着大批移民和官吏家仆，就藩甘州。但他看中了南州，在洪武二十一年移节南州，在城中近河一面，建立一座宏丽的肃王府。这家伙真没出息，不往西北发展而向后溜，以至后来明末流寇攻入南州，他的子孙几乎死亡殆尽，府后花园的大井，王纪带着那些命妇投井而死，井为之塞满。有两个宫人无法“塞”入，便以首触碑而死。时至今日，那碑上的血迹仍在，抹不掉洗不褪，所以叫做“碧血碑”；碑旁后人还替她们建了“贞烈冢”。祖籍南州的朋友，想必见过这两座古迹，深以为荣。

一早，白塔山下来了一个雄壮的野人，通过了金城关，泰然走向北岸浮桥头。

说他是野人，却又不大象，身材超过八尺，肩宽膀圆，一头光可鉴人的黑发胡乱挽在顶端，上唇黑色八字胡两端上翘，可是脸色晶莹，不象中年人。长眉入发略如新月，俊目大而黑白分明。鼻如玉雕，唇红齿白。他干嘛要装成这窝囊象？瞧，一身土灰直掇，同质的灯笼裤，腰带也是最差劲的褐色布带儿，脚下是半统子生牛皮直统靴，背着一个破绽不堪的大包裹，里面不知装了些什么东西，看样子，不工不商，四不象倒象个叫花子。

腰带下端直掇之内，鼓鼓地，定然带着啥玩意，难道说他还带有钱囊，真人不露相？他就是仙海的山海之王。

他脸上挂着那令人奇怪的笑容，大踏步赶路，远远地，已经可以看到浮桥了。

一队骆驼缓缓过了桥，驼铃儿叮当，慢慢沿官道西走。骆驼这玩意也真怪，一条小绳一个领队的驼铃，便可领着大群庞然巨物走长途越大漠；要是马，早跑光了，那条小绳子拴乌龟也拴不住。

南州浮桥，是黄河那时唯一的一座桥，乃是洪武十八年守备指挥杨廉所建造，共有木船二十八艘，平时只用二十五艘，水涨再加船，每船相距一丈五，用石螯系船，上铺木板，两边还加上栏厝，两岸各有一根大铁柱和六根大木柱，用大绳贯桥。人在上面走，摇晃半沉，蛮够味的。每年二月到十一月，这条桥方行架起，其余两个月没有桥，但有更大的桥代替，那就是冰桥；黄河结了冰，随便你高兴在那儿过就在那儿过。

山海之王没见过骆驼，看见这一群庞然大物迎面过来，立生戒心。他右手持着一根六尺木棍儿，猛地伸起戒备，一不对劲他可要搬弄木棍儿了。

领骆驼的是个大个儿，他偷懒，不走前面反而躲在骆驼后面，这时一蹦而出；叉腰瞪眼叫道：“大个儿，怎么？想捣蛋？”

山海之王一怔，咦！敢情是这些大家伙不咬人，是豢养的哩！他收回

棍，陪笑道：“没什么，老兄，我没见过这玩意，大惊小怪。”

大汉气往上冲，破口大骂道：“混蛋：在西北没见过骆驼，骗谁！分明是找我王老七开玩笑。你知道这是谁的骆驼？西关阳三爷的，你瞎了眼也该打听打听，敢打主意吗？”

山海之王刚到人烟辐辏，大部份是汉人的城市，便挨了臭骂，怒火倏发，掌出如闪电，“啪”一声脆响，一耳光掴个正着，人倒下了。

王老七这一记挨得不轻，只觉星斗满天，天旋地转，口中发咸，大牙往外跳，“咕冬”一声，直挺挺地倒了。

山海之王野性突发，将王老七一掌击倒，自己也吃了一惊，这家伙个儿不小，怎么一掌便晕了？

驼群后来的人，一见领驼王老七被人击倒，齐声呐喊，拔出护身单刀向前冲来。

驼群受惊，最先那头向前奔了两步，大脑袋伸到山海之王头侧，膻气直冲鼻端。

山海之王只道它要咬人，猛地出手；他人高八尺，手一伸一丈有余，比骆驼还高，勾住驼颈只一扳一扭，“砰”一声巨响，庞大的骆驼象座小山向侧掀倒。

为首骆驼一倒，背上的驼铃一阵暴响，驼绳带动后面的骆驼，立时一阵大乱。

山海之王一声长啸，人影一闪，象是蓦尔失踪，奔向浮桥头；他懒得和这些不堪一击的人动手，犯不着生气。

浮桥行人不多，谁也不敢拦他，也不想拦他。皆因这些驼群，乃是西关土霸阳三爷阳定西的，被人打了，大家都心中大快。桥上的人皆驻足而观，面露喜色，全对飞步而过的山海之王，轻声喝彩。

那时，大南州并不大，但城墙特高，将近六丈，宽也有四丈余，东西南三面有护城深池，北临黄河，四座城门宏丽壮观。后来增筑承恩门外阁，称为新关，建有九座关门；但这时还未建造，仅三十年前指挥戴德和金事卜谦，建了一道外郭，东面叫东关，南西叫南关西关。

过了浮桥便到了西关，关门上许多身穿鸳鸯战袄的官兵，正居高临下哂笑不已。

山海之王心中一动，只道他们要找麻烦，脚上突然加快，只二五急闪，已投入关内人丛之中。

到了市内，他心中大定，三转两转便进了永济门，顺西大街直走肃王府。

街道甚宽，市面热闹，大轮子的车，雄骏的健马，各式各样的人，这是一座复杂的城市。

他处身在市肆中，茫然不知所从，心里在呼叫道：“山海之王，你在这儿做什么？能做什么，又可做些什么！”

“寻求我的身世，寻找我土生土长的地方。”他替自己回答，却又有点迟疑。

肚中有点饿了，糟，这城市除了人，还有人豢养的马，没有飞禽走兽可猎，包裹里的兽肉已经吃光了，到那儿去找食物？

他在彷徨，这喧嚣的城市中，竟没有他立足之地，首先肚中的威胁就无法解除。

他想起了蒙人的帐幕，鲜美的手抓肉，香喷喷的烤肉，还是找蒙人找些熟肉充饥吧，豪迈的蒙人极为好客，只消跨入帐篷，主人便象会老朋友一般招待一顿，如同家人；是的，且找他们打扰一顿。

举目一看，天，到那儿去找帐篷？大街上全是四合式平房，每一家的店面都挤满了人，没有一处空地，那儿来的帐篷？

“这里大多是汉人，我也是；河不亲水亲，我何不找他们试试？”他心中在想。

正好，右首正有一座吃食店，门旁悬着一块酒招儿，木牌上漆了四个大字：“风翔老店。”

他大踏步走进，酒招儿他不认识；字嘛，他倒有点印象。从小读书十余年，虽做了三年野人，斗大的字岂有忘掉之理？

到了门旁，哩：真找对了，酒肉香真逗人，馋虫快被引出来啦。瞧！厅中十来付座头，倒有七八桌满了汉人，全都据案大嚼；主人真好客，这一顿吃定了。

未进门，迎出一个身穿直裰，腰围布裙的店伙计，笑容满面。当他一看到山海之王那高大雄伟的身材，和那落拓的装束时，心中暗叫道：“喝！好雄壮的小伙子，到这儿赶牲口，正是好人材。”心中在想，口中却在招呼道：“乡亲，里面请，请！”

山海之王满面堆笑，心道：“这人的口音还清晰易懂，待客的热情可感，到底咱们都是汉人，人情味值得称道。”

“大哥，真不好意思，叨扰你们一顿。”他一面说，一面踏进店门。

店伙计将他领到桌边，笑道：“要酒菜但请吩咐，小店有的是纯正陕西风味好酒菜，微！听客官口音，定然是江南人；在咱们这儿，江南人确是少见，少见。客官吃些什么？请吩咐。”

山海之王心中大乐，真妙！主人问客人吃什么给什么，难得？他说道：“多谢大哥，只要是能吃的食物就成。”

店伙计一怔，心道：“这大个身上大概银子不多，舍不得吃哩！”但口中却说道：“成，小可立即送上。客官可要酒？”

“酒？请来一碗足矣。”在蒙人那儿，酒的味道不太好，他虽有海量，可不感兴趣，所以只要一碗。

片刻，伙计送来一壶高粱烧酒，一盘熟羊肉，一盘牛蹄筋，半只卤肥鸡，全是下酒菜。

“多谢大哥。”山海之王说。咕哈哈喝了几口酒，伸手便向盘中抓，说道：“好酒，果然咱们汉人的酒大大的不同。”

店伙转身一笑，自去了，不住喃喃道：“这大个儿口中够客气，但用手抓食，可不是咱们汉人的习惯，定然是与夷狄相处太久，变野啦？”

在西关一座大府第中，西关土霸阳定西阳三爷，正怒发冲冠在分派人马，要找那吃了豹子心胆大包天的大个儿。不久，大街上虽表面上平静，但暗流潜伏，紧张的气氛，有心人一看便知。

山海之王却在风翔老店惬意地据案大嚼，对店外的事毫无所知。他酒足饭饱，站起来背起包裹，持起拐杖，向前来收拾杯盘的店伙笑道：“多蒙盛情款待，感铭五衷，日后有缘，当行图报。”

店伙计怔，说道：“客官，酒资合计三百六十文，请付帐！”

山海之王吃了一惊，天：这儿不是款待客人，而是要付帐的哩！钱，

他身无分文；在仙海根本无需用钱，土民以物易手，金银他倒见过。可是他
没有。便说道：“三百六十文对不起，银我没有。”

“可有银钞？咱们这儿银钞十足计算。”

银钞就是大明通行宝钞，用来代替金银作用，山海之王到那儿去找银
钞？他说道：“银钞也没有。”

“可有金银？”

“金银要来何用？”

“付酒资。”

“没有。”他答得顶干脆。

这时，店中所有的人全站起来了。店伙计气往上冲说道：“怎么？你是
吃白食的？”

“什么叫吃白食？”

“吃了酒菜不付钱，便叫吃白食。哼？你小子吃白食吃到凤翔老店来了，
你胆子可不小。”

“噢！是你请我进来的，老兄。”山海之王诧异地说。

“呸，请客人上店并不是叫你不付账，你简直晕了头，你付不付？”另
一个高大店伙抢前厉声喝问，紧腰掬袖，来势汹汹。

山海之王怔住了，仔细一想确是理屈嘛，这儿不象山林中可以弱肉强
食，身上没钱如何是好？

他怔在那儿，大个儿店伙可忍不住了，欺近喝道：“好小子，你无钱敢
吃白食，官司你打定了，咱们到知州大人法堂上理谕去。”

声落，劈胸伸手便抓。他这一抓，可抓出祸事来了。山海之王生活在
穷荒绝域中，强存弱亡，物竞天择，随时皆有死亡的威胁，绝不能让含有敌
意的畜近身，这是唯一求生的金科玉律。店伙计气势汹汹近身擒人，犯了大
忌，他手一出便引发了山海之王的自卫本能，左手一伸，抓住店伙的腰带，
喝声“起！”

店伙敢不起？山海之王将他高举过顶，在食客们惊叫声中，向店柜上
一抛。

“砰”一巨响，人跌在柜台上，向内一滚，压到了帐房先生，柜上什
物一扫而光。

山海之王将人抛出，三十六着走为上着，走！他向店外闯，谁也不敢
阻拦，所有的人全失声惊叫。

刚到门边，门外看热闹的人，看了他那雄伟的身材，和单手抛人的神
力，谁敢管闲事？齐向左右闪开正路。

正乱间，抢进了五名彪形大汉，青色紧身，青巾缠头，腰带上插着腰
刀，迎门一拦。

街心一阵乱，人众纷集，这一带人种复杂，地域观念浓厚，各地的人
都有他们自己的大团体，而以陕西帮的人数最多，势力也最大。凤翔老店是
陕西人所开，街上的老陕们齐齐呐喊，喝打之声雷动。

五大汉迎门一拦，中间那人厉声大喝道：“大家让开，他跑不了。”

山海之王一看来带刀的人，反而定下了心，他心中在想：“有人动刀，
好说话，我可找到藉口了。”便淡笑着不走了。

这时，大街上到了一人穿灰色直掇，系灰头巾，腰插单刀铁尺的人，
有人叫道：“是他，就是这小子，可找到了。”这家伙是与王老七一起赶骆驼

的人。

为首一个豹头环眼，敞着衣襟露出毛茸茸胸毛的大汉，排众直入。

人声一静，有人轻语道：“这小子完了，阳三爷的教师爷出面，那还会有命在？惹了陕西帮已经不得了，加上阳三爷，见阎王见定了。”

豹头环眼大汉匆匆闯入，五名青衣大汉不由一怔，两面一分，中间大汉抱拳一礼，陪笑道：“杨二哥，你好。这大个儿是府上的人吗？”

杨二哥咧嘴一笑，用老公鸭嗓子说道：“非也。在下鲁莽，有事与鲁大哥商量，尚望俯允。”

“二哥请吩咐，鲁某力所能逮，不敢推辞。”

“呵呵？小事一件，就是这大个儿的事。晨间在河北桥头，他打了咱们的驼队领班王老七，重伤了一头骆驼。三爷目下责怪下来，要找这小出气。所以嘛，请鲁大哥让在下带走。”

鲁大哥一皱眉，说道：“这家伙在店里吃白食……”

“多少钱？在下垫上。”

“钱是小事，只是……只是可否先让他离开？小店担不起风险；事出在小店，万一官府追究下来……”

“鲁大哥，你未免太小心眼，万事有三爷承当，请放心啦？”不管鲁大哥肯是不肯，向门内直闯。

鲁大哥伸手一拦，说道：“二哥且慢，三爷固然与肃王府有交情，天大关系挑得起放得下，可是小店却是本分人，知州大人传话不敢不到。万一这大个儿另有亲朋戚友，告上衙门，小店可麻烦得很。对不起，请让他离店；老规矩，离店百步，以便店脱去牵连。”

杨大哥环眼一翻，厉声说道：“鲁老大，你把眼睛睁大些，你开店是本分人，阳府难道是江洋大盗？哼！你想将他纵走？”

鲁老大冷笑一声，也大声说道：“姓杨的，别抬出阳三爷的门第唬人，这人在敝店生事，在下自有权放留。哼！阁下带了十余名打手，他走得了？定要敝店分担责任，未免欺人太甚。告诉你，离店百步，不然先冲鲁某说话。”

杨二哥怪眼连翻，伸手按住刀柄，大吼道：“反了！这还象话？姓杨的不信邪，冲你也未尝不可……”

一旁抢上一个獐头鼠目的大汉，在杨二哥耳旁咕喃了好半晌。杨二哥阴阴一笑，怒火似乎全消，改口道：“好？咱们走着瞧，退！”

十余名打手应声后撤，但并不离开百步，赶开了闲人，在店外围成半环，一个个怒目而视，手按刀柄，雄赳赳严阵以待。

山海之王屹立门内，脸含微笑，对这事感到好笑，泰然地跨出店门。

鲁大哥伸手一拦，轻声问道：“阁下尊姓大名？”

山海之王象一头面猎物的猛狮，脸上一寒，沉声说道：“我无名无姓，人称我山海之王。”

“山海之王？”

“是的，山海之王。我刚下山，身上无钱，我不懂中原的规矩，但我可以告诉你，日后我会付清欠账。”

鲁大哥摇摇头，低声说道：“算了，银钱事小，在下不再放在心上。你既称山海之王，定然手上不弱。请记住，在下无法助你。你可冲出南面崇文门走南关，奔上皋蓝山便可脱险。那儿有在下的朋友，也许我会接应你。走吧：珍重。”

“谢谢你，鲁大哥，我会珍重。”他跨出了店门。

鲁大哥又接近一步，用更低的声音说道：“兄弟，还有，蓝州的肃王府就在前面不远，千万不可往那儿闯。你的绰号，今后千万不可在大庭广众间说出。”

“为什么？”

“这儿既然有一位世袭王爷，你怎能称王？落入官府耳中，你岂不成了反叛？”

山海之王笑笑，没做声，点点头，点着大棍儿，抬头挺胸走出街心，他根本没有逃避的意思。

杨二哥正在等，他看了山海之王的伟岸身材，和从容沉着的神情，心里不无顾忌，手按刀柄，一步步向前迎来。

街心两端，聚集了一两百人，只有微小的嗡嗡声，一个个将心提到了口腔。

人丛内层是十余名灰衣大汉，严阵以待。

姓杨的迎向山海之王，双方一步步近。

在街心双方终于照面，相距一丈同时止步。

“河北岸的事犯了，刚才你已经听清了？”姓杨的厉声说。

“是的，我听清了。你想怎样？”

“你是跟我走呢？抑或要我擒你？”

“你瞧着办好了。”

“大街上为免惊动别人，我认为你乖乖跟着走好些。”

“如果我不愿意呢？”

“哼！不愿意？你想咱们的人背你走？”

“哈哈：你们的人谁也背我不动。”

“你是要二爷我动手了？”

“我倒得见识见识。”

“你姓甚名谁？”

“山海之王。”他大声回答。

“你说什么？”

“我说我是山海之王。”声如巨雷，字字清晰。

人群起一阵骚动，人声嘈杂。店门口的鲁二哥叹口气直摇头，喃喃地说道：“这傻憨大个儿，太鲁莽了！我害了他。”他转身向手下吩咐，那人向东如飞而去。

突然东面人声倏止，纷纷急让，抢入五六名皂衣公人，“哗啦啦”抖开铁链，拔出铁尺。为首那人叫道：“何人斗胆，在这儿称王？”

“我山海之王。”山海之王大声答。

“拿下他！”公人们大喝。

“五哥请稍等。”杨二哥亮声叫，又道：“杀鸡焉用牛刀？待小弟擒下他。”声落。人已飞扑而出，他并未撒刀，求空手擒人。

山海之王知道自己手上份量重，不敢注入内力：大街上众目睽睽，打死人到底不见得光采，所以不用真力，任由姓杨的抢人。

姓杨的虽知山海之王必不等闲，但自恃身手了得，放胆抢入，右手一出，扣住山海之王的左手曲池穴，左手健进，“扑”一声沉响，一劈掌击在他的左肩窝，左脚一伸，身形右旋，手脚齐出，喝声“躺！”

山海之王屹立如山，若无其事说道：“躺！”左手一抬，五指箕张，按在姓杨的左肩上，向下一按，姓杨的本已转身，想把对方摔倒，岂知肩上象压上了一座山，山他当然背不动，腿一软，乖乖躺倒。

两三百人同声哗叫，吃惊非小。杨三爷的教师爷在这一带手脚不马虎，平时穷凶极恶称霸道英雄，号称拳如风掌如刃，怎么一照面便躺下了？

在哗叫声中，响起山海之王清晰的语音道：“老兄，不算，起来起来，再试试。”

姓杨的飞跃而起，羞愤地大怒道：“小子，杨爷跟你拼了。”

吼声中，单刀出鞘，虎跳而前，“力劈华山”斜劈而下，刀光霍霍风声虎虎。

山海之王站在那儿丝纹不动，淡淡一笑。刀到如闪电，眼看到了肩头。他仍用左手，只一闪，谁也没看清他的手是怎样伸的竟象一把大铁钳，扣住了刀身，连刀口一把抓，钳得死紧。他说道：“劈柴吗？岂有此理！”

姓杨的身形前冲，刀被钳住人亦倏止，只觉脑门子轰的一声，惊走了三魂。

他反应还算快，火速弃刀，斜身切入，伸右手战双指来一记“双龙戏珠”疾取双目，右腿亦同时飞起，飞挑对方下阴，又急又快又狠，手脚确是上乘之选。

他快，可是快过山海之王的人，有是有，可是还没出世哩：“得”一声，刀柄敲在他的手背上；刀柄象在同一瞬间向下落，敲在迎面骨上。

“哎！”姓杨的尖叫，“扑”一声坐倒，再一声“痛死我了！”倒在地下起不来啦。

他的掌背骨全碎了，右小腿迎面骨血肉模糊，可能也碎啦？

十余名灰衣大汉同声呐喊，纷纷撤兵刃上。

五个公人高明些，两下里一分，抢在最先，铐炼铁尺直响。为首公人叱道：“好家伙！人敢拒捕？”

“什么拒捕？你滚开些，”山海之王脸色冷了。

“哥儿们，锁上。”

五个人向上一围，炼套儿兜头而上，铁尺生风直奔下盘，敲向脚骨，上下齐到。

山海之王野性突发，右手大棍儿候飞，但是褐影疾射，象是十余根木棍同时点出，不知孰真孰假。

“哎……”狂叫之声倏扬，“扑叭叭”五个人全倒了，“哗啦叮当”炼子铁尺满街散。

山海之王并未移动半步，双手支棍，哈哈大笑道：“凭你们这些废料，也敢和我山海之王动手？不象话，给我爬起来滚！”

这瞬间，十余名灰衣人同时扑到。山海之王一声长啸，象头雄狮扑入人丛，木棍儿如同神龙施威，满天飞舞。只片刻间，狂叫之声此起彼落。

街中一阵大乱，人群狼奔豕突，纷纷走避，店门一一关上了。

兰州陷入混乱中，官军出动了，肃王府的卫骑集合了，知州衙门锣声响起了。

山海之王击倒了所有的人，他下手不重，让他们叫号，他自己大踏步走向南大街，直奔崇文门。

兰州城城小衙门大，东西宽仅里半左右，南北更小，仅一里零二十二

丈，周围合计不过六里多些儿，即使算上了外廓，也不过十四里多点儿。而肃王府的殿宇宫室，加上朝房和东西后三座花园，却占了内城的三分之二。想想看，真正的市区还有多大。

也难怪，这儿是西北的军事重镇，对商业的寄望不大，凡是未归化在案的少数民族，是不许进入内城的。城高垒深，兵比民多，这就是那时的兰州。

山海之王大踏步而行，速度并不快，他不在乎。而“兰州城内来了个自称山海之王的野人”的消息，早已传遍了兰州城。四面八方的军马捕役，全往他这儿汇聚。

风翔老店东鲁二哥，顿足叫道：“不好？这事闹大了。收拾家伙，我得替他尽力。”

他展开飞毛腿，奋身猛追。绕过了肃王府方南抄出，追上了。他欺近身边。轻声说道：“兄弟，你会高来高去？”

山海之王见是他，并不停步，说道：“不太会。”

“那就快逃。老天，你慢吞吞地等死吗？”

“胡说！谁等死？”

“不等死等什么？等会见铁骑追到，箭如飞蝗，即使会高来高去也走不脱，死路一条。”

“不打紧。”

“快走吧！犯不着哩。”

“你走，免得连累你。”

“唉！你这人真是无可救药。记住：留得命在，我在皋蓝山等你。”说完，匆匆便走。

“且慢，皋蓝山我不认识。”

“这样吧，城南两里是五泉山，好找，咱们那儿见。”

“相见时间？”

“明日正午。”

“好，我准到。”

“珍重！你最好躲上一躲。”

“明日正午见，我用不着躲。”说完，大步便踏走。

将近崇文门，身后脚声如雷。街市死寂，城门已闭了。

四

山海之王不在乎官兵，这些人无奈他何；在深山大泽洪荒绝谷之中，大群的洪荒异兽他还毫无所惧，人更不可怕。南州市的人，没有一个人及得上一头猛虎，怕什么？

正走间，后面蹄声如雷，他回头一看，道：“喝！好神气的马队，那些人为何穿着那沉重的铁衣？唔，枪倒是好枪。”

他扭头赶路，置之不理。前面，高耸着崇文门，城门已闭上了，千斤闸亦已放下。

城墙高有六丈余，城楼有两层，高入云霄，真够神气。

城楼上，排列着三重身穿鸳鸯战袄的官军，第一列是刀手，第二列是校刀手，第三列是金枪手。

两侧城墙上，在墙后也伏着不少弩手，威风凛凛，杀气腾腾。

城门两侧，石阶上同样排列官军，严阵以待。

前后接敌，看了他们的阵容，山海之王心中暗凛，但仍向前走。

后面马队已到，来的肃王府的铁术骑，盔甲齐全，悬弓挟盾，手中八尺长槊闪闪生光，疾冲而来。

最先那位将爷，骑着一匹乌云盖雪异种名驹，狂风似的追到。

距城门还有二三十丈，山海之王站住了。

马群也到了，相距十来丈也勒住了战马。

将爷单人独马疾冲而来，在山海之王前面五六丈勒住坐骑，横枪按盾大喝道：“你是自称山海之王的人吗？”

“我本来就是山海之王……”

“叛逆住口！你好大的狗胆。”

“怎么？称山海之王也犯法？竟叫我叛逆？岂有此理。”

“有话到王爷前再诉说，跪下就缚。”

“是西南那位阳三爷授意你们的吗？”山海之王冷笑问。

“住口，你拒捕呢，抑或就缚？”

“叫你们的王爷来，也许有个商量。”

“叛逆该死，”将爷大吼，挟马向前冲来，长槊前伸，光闪闪的枪尖带着一套红缨儿，刺向山海之王胸前。

山海之王一声长啸，左手一抄，长槊到手，连劲一拉，将爷坐不住马鞍，飞跃马下。

“砰”一声，将爷成了滚地葫芦。乌云盖雪一声嘶鸣，向侧一冲。

后面马队蹄声雷动，铁术士呐喊着冲到。

街道不太宽，第一列冲到的只有八匹马，狂风暴雨似的奔到，八支长槊破空刺来。

山海之王一不做二不休，丢掉夺来的长槊，人如闪电，木棍儿发似惊雷，从枪尖丛中钻入。

人吼，马嘶，铁甲沉重地扑到，马儿奔腾，四十匹铁骑互相撞击，马踏在人身上；人发出痛苦的号叫。

大街转动不灵，铁骑毫无用处，反而败得不可收拾，割鸡用牛刀，便宜了山海之王。

在大乱中，一道灰影冲天而起，跃登右面平房，站在屋顶上仰天狂笑。

“哈哈……”笑声如殷殷巨雷，笑完说道：“你们太不讲理，山海之王不和你们一般见识，这次不杀你们，下次不饶。”

城楼上一个将爷突然将令旗一举，画角长鸣，弦声狂震中，箭如蝗飞而至。

山海之王一声长笑，隐伏在瓦背上，只一闪即不见，谁也没弄清楚他躲到那儿去了。

远处肃王府，冲出三匹浑身火赤的神驹，马上骑士最先一骑是个留有五绺长须的中年人，身穿掩心短甲，佩剑挂囊，英气勃勃，脸貌威猛。

后两骑是两个少年郎，一位年约二十余，一位只有十七八，眉清目秀，

仪表非凡。

两人皆身穿绿底团花箭衣，腰悬宝剑，身材壮实，定然是练家子。

三匹赤驹之后，是八名抢眼的人物。两名凶猛的高大喇嘛，两名身穿大红道袍的中年老道，两个身穿直掇白发如银的老人，两个身穿青色劲装的壮年大汉。

八个人展开奇快的轻功，紧随马后奔向崇文山。远远地，已看到马队混乱的惨象了。

一名大喇嘛突然大声说道：“王爷，老衲先走一步。”

“诸位请先走。”先头马上的肃王答。

八个人身形突然加快，几若星飞电射，超越了三匹神驹，向斗场激射，轻功之迅疾，骇人听闻。

八个人全力展开轻功，不片刻便优劣立判，两壮年大汉落后丈余，两老道也落后八尺，只有两个白发老人，与两名喇嘛并驾齐驱，且有向前超越之象。

山海之王也看到远处街心有绝顶高手赶来，看了他们淡淡的身形，便知道今天遇上劲敌了，在城中被围，不易施展，而且多伤无辜，也不是他所愿为之事。真要打，且到城外去再说。

想到这儿，他长啸一声。身形暴起，象一头大鹰，飞越百十尺屋顶，直射城根，双足一点地，人已凌空直上六丈高的城墙。

他这迅捷无比的身法，把城上的官兵全吓傻了，没有他们瞄准发射的机会，都以为是大白天鬼魅出现呢：

山海之王上了右侧城墙，在墙后的人方惊得突然苏醒，附近的十数名刀手和弩手，扔了弩挺刀而上，齐声呐喊，要拼老命了。

山海之王不想伤人，他也知道这些官兵们都是上命所差，身不由己，何必伤害他们呢？木棍儿左点右拂，钢刀触棍即飞，冲开一条去路，在震天长啸声中，越城而去。

边塞要地，城外不许店住，下面没有居民，城上射出一阵箭雨，送他奔向五泉山。

五泉山是臬南山迤西的一个小山，至此而濒临黄河，这座山也叫龙尾山。因为山上有五个怪泉，相传是汉大将军霍去病征匈奴，行军至此缺水，霍将军以鞭击地，泉水涌出。泉有五处，三处在半山腰，一在东洞一在西洞，以东面的蒙泉和西洞的惠泉为最好。

城依山而筑，山脚又伸向城根，山峰距城亦过两里；站在山上，可以看到四里外的泉和更远的主山白色马寒山；后面的红山倒不易见，夜雨俨然如在目前。

他一口气掠上半山，站在甘露泉旁仰天长笑，大声说：“我是山海之王，你们上。”

山下，八条人影来势如星跳棋掷，逐渐追到。

城门大开，肃王和两位少年人一马当先，后面是王府一百二十名新赶到的铁术骑，更有三百名步军，在山下列阵。

肃王率领铁术骑冲到山下，命铁术列马阵，自己率领两少年和四名护术，七匹马顺小径向上狂奔。

山海之王放下了包裹，单手持棍，站在泉亭上处稍为平坦的草地上。两侧，是青葱的密林；正面，是登山小道。他象是护法金刚，屹立如山，木

棍斜指，脸上挂着那奇特的笑容。

八个人先后到达，刚好八方合围，把山海之王围住，专等他那肃王驾到。

八人看了山海之王那冷静无惧，点尘不惊，屹立如同化石的神情，全部心中暗惊，神情肃穆，也暗地喝采。

英雄惜英雄，八个人泛起了崇敬之念。

正面的小径两旁，是两个红衣喇嘛，他们的禅杖缓缓举起了。

左侧，两名老道手按剑把，长剑徐徐出鞘，神情肃穆。

右面，两位壮年大汉缓缓拔出八卦金刀，目闪神光，脸上每一颗细胞都冻结了。

后面是功力最高的两个白发老人，他们一个手持着乌光光的鸠首杖，一个手上是一把光华如电的宝剑，微发龙吟，迎风啸鸣。

八个人谁也没做声。山海之王也象个哑巴，只有山下的急促蹄声，打破四周的沉寂。

九个人默默相对，空气也似乎凝结了。

持鸠首杖的白发老人，距泉亭附近，亭中石案上，放着山海之王的破烂包裹。他悄悄的斜移两步，毫无声响，徐徐伸出鸠首杖，想挑起包裹。

手刚伸出一半，摸地传来山海之王的沉喝：“别动我的包裹。”

老人一怔，有点不相信自己的耳朵，转首一看，山海之王那巨大的背影，并未移动，自己的功力可说已登峰造极，如此轻灵的举动，仍被对方发觉，而且他并未回身，相距五六丈外，这似乎是不可能之事哩，

稍停，他盯视山海之王的背影，鸠首杖再次徐徐伸出。

他心中在暗忖：“我不相信你也竟会具有天视地听之术。”

不信也得信，手伸出一半，山海之王的语音又传到：“老头儿，我叫你别动我的包裹。”

老人这才吓了一跳。另七人也脸上变了颜色。

老人心中一发狠，突然左手疾动，鸠首杖已行将挑到包裹，快如电光石火。

摸地里，眼见山海之王鬼魅似的身形半转，快得肉眼难辨，一截褐色谈影电闪而来的袭向老人胸前。

老人如果想斗气挑起包裹，他自己将伤在褐影下，这亏老本的买卖不做也罢，猛地一错肩，鸠首杖急挥，真力倏吐，斜截褐影。

“啪”一声巨响，截住了，褐影斜飞，跌落丈外。但飞行的方向并非是击走的方向，错了一个小角度；这证明了他这一杖，并未能完全控住褐影。

他自己感到一阵奇猛的反震力，由鸠首杖传到肩上，不由自主向后一晃，马步几乎浮动。

褐影静静地躺在草地上，竟然是山海之王木棍的上端五寸，是用指力硬生生截下来的，缅甸合金打造的鸠首杖，竟不能将一段木头击碎，怪哉，

老人倒抽了一口冷气，脸上变色。

山海之王仍是那半转姿态，向他凶狠地说：“老头儿，你再动我的包裹，休怪我心狠手辣。”说完，倏然转身。

左面喇嘛僧忍不住了，横杖大喝道：“小伙子，姓什么？你知道你在对谁撒野？”

“我，山海之王。谁管你们是谁？哼！”

“小辈，你狂吧，等会儿你粉身碎骨。”

“和尚，粉身碎骨应该不是你。”

大喇嘛一声怒吼，冲进两步。

山海之王冷然一笑，木棍尖徐扬。

“匠哈大师请稍候。”快到斗场的肃王在马上叫。

匠哈喇嘛只好后退，切齿道：“小辈，等会儿咱们算。”

“和尚，我等着。”

马飞跃而来，马未刹蹄人已凌空而下；别以为肃王是个世袭王爷，定然是个只会鱼肉百姓的干虫，象其它藩王一样，除了女人金珠以外不辨禾菲，这位王爷不同，不然就不是会威镇西北。

两个小后生骑术也够俊，象两朵绿云，悠然而降，轻灵飘逸落地点坐不惊。

“好俊的骑术！”山海之王笑着叫。

肃王踏进斗场，两个喇嘛双裹一靠，左右护翼。他挥手叫他们退，向山海之王点头笑道：“过奖过奖。你，一根木棍退五十铁骑，飞腾电掠飞越六丈城墙，视箭雨如无物，值得喝采。”

四名护卫也到了，伴着两位少年人随肃王前行。

匠哈大师急道：“王爷，请勿轻身涉险，这狂徒功力奇高……”

肃王含笑摇手，道：“他不是糊涂人，别担心。”

山海之王笑笑，点头道：“我当然不糊涂，你是肃王爷？”

“狂徒无礼，罪该万死，”一名护卫怒叫，拔剑便待招冲出。

肃王一挥，护卫后退，他在山海之王前丈余站住，虎目打量他半晌，点头道：“你说对了。你是山海之王？”

“你也说对了。”

“贵姓？”

“无名无姓。”

“壮士，本蕃以至诚相询。”

“王爷明鉴，草民生长山野，身世不明，确是无名无姓。”

“哦，壮士在哪儿得意？”

“谈不上得意，我生长在库库淖尔山之间。”

肃王脸色一变，道：“你是仙海人屠容老威的爪牙？”

山海之王大笑道：“仙海人屠已亡命两年了，目前仙海已是世外桃源。”

“怎么？他已亡命两年了？”

“是的，我把他们全赶走了，并感化沿海十余种化外蕃民，平安相处永不纷争，所以他们叫我山海之王。王爷不怪罪我狂妄吗？”

肃王豪放地大笑，道：“壮士傲啸山海，足以配称此号。本蕃部将报称，说壮士在本城作乱，可有此事？”

山海之王脸色一沉，道：“草民久居山海，偶动游兴至中原一游，以观中原风物，原不知中原规矩，在凤翔老店付不出酒资，怎算得作乱？哼，倒是在桥北伤了关西阳三爷的骆驼，阳三爷带人在大街行凶，草民岂能束手就擒？如果说这也算得作乱，王爷瞧着办就是。不过草民得先声明，凭你们这些人……”他用木棍向四周一指，冷笑道：“哼？再加一倍也不行，我要走就走，要留就留。”

他说得太狂妄，八个人加上四护卫，全都勃然大怒，不约而同跨进了

两步。

肃王转身向一名护卫耳语半晌，脸色渐变。

护卫行礼倒退，道：“卑职定能办到。禀王爷，如果老狗胆敢拒捕，卑职可否就地格杀？”

“由你全权处理，不过我倒想看看他背后撑腰的人。”

“是，王爷。卑职即行前往。”说完行礼倒退，在三丈外转身飞身上马，向山下奔去。

最小那位少年突然发话道：“禀父王……”

“胡叫甚？”肃王轻叱。

“爹，那老狗的底细孩儿知道。”

“不许多嘴，回去再说。”又向山海之王道：“壮士豪气可佳。本蕃已知概况，不怪你。”

“谢谢王爷。”

肃王附耳匝哈大师低语。和尚不住点头，突用传音入密之术传向一旁的红衣老道；老道又传向同伴。

八人全都点头。肃王向山海之王笑道：“壮士，本蕃有一事相商，望能见允。”

“王爷请说”

“壮士请看，这八位武林前辈英雄，乃是本藩师事贵宾。壮士可敢与八位前辈印证一二？”

山海之王豪放地笑道：“草民敢不如命？”

“诸位点到为止，本藩将置酒为诸位把樽联欢。”一说完，退在一旁，对一名护卫说：“退兵，”

护卫行礼退下，向山下大喝道：“王爷有令，各军各回营地。”

山下响起高亢的传令声，兵马如潮水般退入城中。

山海之王植棍于地，抱拳向四周行礼，亮声道：“在下放肆，请教诸位高名大姓。”

八个人先后回礼，道：“兰州庄严禅寺寄座僧人匝哈活佛。”

“肃州金佛寺主持哲丹活佛。”

“东昆仑天尊殿坛主天泰道人。”

“东昆仑天尊殿护坛法师天宗道人。”

“华山苍龙岭苍龙二老，我，老大一杖追魂侯如山。”

“我，老二雷电神剑侯如岳。”

“陕西镇川堡弓氏双英，我叫八卦刀弓龙。”

“我是老二伏虎刀弓彪。”

山海之王拔起木棍，道：“在下身世不明，姓名无可奉告，抱歉！”

“壮士，你就叫山海之王，可以山为姓，以海为名。”肃王亮声蛟。

“王爷不嫌冒渎？”山海之王问。

“称王山海，无伤大雅。”

“谢谢王爷。诸位前辈请上，在下恭候赐教。”

八个人自看了山海之王，以棍节袭击一枚追魂侯如山的狠猛手法后，大概有自知之明，单打独斗绝不是他的敌手，只好不顾身份八人同出。

八人中，两个喇嘛为人残忍，他们可不管什么点到为止的规矩，志在必得。

苍龙二老根本不是好东西，尤其是一杖追魂侯如山，接了山海之王一节木棍，无形中已输了一着；他活了两甲子年纪，外表平和易近，骨子里阴狠毒辣——他的来龙去脉下文自有交待——把山海之王恨之入骨，怎肯干休？他存下歹毒之念，也必欲置对方于死地而甘心。

山海之王自然不知他们心中的毒意，运起神奇的护身神功，单手持棍，严阵以待。

八个人各运神功，步步追迫核心，剑发龙吟马啸慑人心魄，禅杖振鸣；他们都有数十年的修为，山海之王面临考验。

两个喇嘛首先发难，一声怒吼，禅杖劈面便点。

昆仑二道向上腾跃，将向下落，突又两面折向而分，剑如神龙，反穿而下。好精深的龙腾大九式身法，昆仑的举世无双绝学。

一对八卦刀恍若旋风贴地，飞卷下盘。

苍龙二老一杖一剑，都是三尺长，但一重一轻，略缓半分方突起发难，乌光如电，剑化万道寒芒，风雷俱起，攻到腰背附近。

山海之王一声长啸，山岳撼动，木棍化腐朽为神奇，象是根百炼精钢行者棒，硬来硬接，夷然无惧。他的脚下有鬼，乱扔乱晃不成章法，似进实退，不左不右，在刀剑的空隙中穿行，在杖剑间游走，一闪即没，宛若鬼魅幻形，捉摸不定，这种步法真有鬼！

兵刃狂啸，罡风撕声刺耳，令人毛发直竖；劲道相接时，乍雷怒响，令人心中怦然，呼吸急促，血为之涌。

八个人各展绝学，人影难辨，即使是四个佛道高手的红衣极为抢眼，也不易看清他们的身影。

圈子愈拉愈大，愈大对山海之王愈有利；十丈内草帽尘飞，罡风触肤欲裂。

肃王与两少年，还有三名护卫，手心泌汗逐步后退，额上大汗涔涔，肃王摇头道：“这才是武林罕见的拼斗，这才是举世无匹的旷世奇才。孩子们，你们下一甲子苦功，也难望山海之王的项背。你们，唉，还是饱读兵书，打熬筋骨准备冲锋陷阵立功异域吧，武学一事，深如瀚海，百年修为，只能游侠江湖，与草木同腐，何苦来哉？”

“爹，孩儿想，多学些奇技异能，岂不对横枪跃马有用？”小的一个说。

另一个幽幽地道：“爹，孩儿想，傲啸山河游侠天下，也算不虚此生。今后瑜弟可以专攻兵书战策，孩儿则志在豪侠，求爹爹恩允。”

“不可，你是未来的肃王，岂能游侠天下？”

“哥哥，爹的话你该听，我愿游侠天下，助哥哥巩固西疆。”

从此，兄弟俩各展其所学。直至明末流寇攻入兰州，肃王全家殉难，但另一房子孙竟能保全。满清入主之时，他进入中原，干了一档惊天动地的事业，成了中原反抗异族的帮会领袖。

斗场中，形势渐变，身形逐渐缓慢了。经过将近半个时辰的拼搏，真力消耗大半，怎能不慢？

“诸位可以停手了，端的是棋逢敌手。”肃王叫。

但谁也不听他的，仍然疯狂进扑，欲罢不能。

山海之王浑身大汗，湿透衣裤，但呼吸仍正常，俊目中神采依旧。

八个人的衣衫，皆可以绞出水来，功力最深厚的苍龙二老，脸上已泛上了苍白色。

山海之王面对八名字内高手，按理他绝不会拖这么久，至少也该击倒了两三个人，难在他不能伤人，点到即止嘛！但以一敌八，“点到”未免太难了，登峰造极的高手过招，如不用文比，势将有人受伤，举手投足皆危机重重。肃王到底不是江湖人，没经过刀山剑海，贸然叫他们用兵刃过招，八个高手占便宜，傻直的山海之王却苦不堪言。

正酣斗间，昆仑天泰道人看破好机，从后疾冲而上，长剑上伸攻向脑后五枕，半途撤招；“唰”一声身形左旋，接上八卦刀让出的空隙，长剑猛扫。

山海之王脑后似乎长了眼，蓦地上体右倾，左足一转，木棍随身反扫，“铮”一声脆响，击中剑脊，人已反欺到老道身后，恰好闪过匝哈活佛一记“毒龙出洞”。

八卦刀刚脱出圈子，他的位置已被天泰道人接替，正待转变方位，突见天泰道人身后已露出空门；他大喝一声，紫金刀一招“狂疯扫叶”反挥而出，截向山海之王胫骨。

他奋身救人，应变够快，可是眼前人影忽杳，右肩头褐影懊现，暗劲压体，他不暇思索，本能的身躯左闪，旋身抽刀上招。

“嗤”一声响，木棍尖迅疾绝伦地掠过他的肩外侧，擦衣而过，暗劲迫散他的护身真气，肌肤若裂，外衣被奇猛的暗劲，迫碎了一道大缝，虽未受伤，已惊出了一身冷汗。

他一跃而出，大叫道：“我输了的，心服口服。”

对面“铮”一声剑吟，木棍擦过天宗老道的剑势，在他的右肘弯一触即退，好险？

“贫道认输，少陪。”天宗也退出了。

这一瞬间，匝哈活佛乘机连攻三杖，将山海之王迫退五步，杖在他左肩后和右肋旁两寸划过，未沾衣袂，可惜！

山海之王应付着雷电神剑侯如岳的五剑狂攻，老家伙这把剑乃是无价至宝，他不敢太过冒险，致令后面的匝哈活佛进攻了三招，险些失手。他心中一发狠，蓦地腾空而起，躲过了袭到下盘的伏虎刀和鸩首杖。

天泰老道也恰好腾身扑到，长剑来势如电。

“当”一声响，山海之王半空中大旋身，木棍击中剑脊，剑向左一茁，木棍乘机突进，点到老道脸前，好快：

老道百忙中吸腹仰身，“嗤”一声剑气啸鸣，木棍尖探过老道右外肩，把老道可反震外力的护体罡气，迫得四散而逸，不但没将棍尖展开，反而真气一窒，坠下地来，出了一身冷汗。

“我输了。”他说，向后疾退。

同一瞬间，山海之王已陷入危局，他向旁一落，棍尖下点，扑一声击中伏虎刀弓彪的右足后跟，把靴打落，而两名喇嘛的禅杖已一左一右攻到。

侯如岳的神剑挟风雷而到，点向下阴。侯如山的鸩首杖一招“寒潭映月”，由下至上猛破他的顶门。

四下里都快，快得无法躲闪。山海之王身形本是斜掠而下，头下脚上，想半空出招确是困难，连躲闪也力不从心，全都惊叫出声。

山海之王人急智生，猛地左掌向下疾吐，人向上疾升，在间不容发中脱出重围。

人再向下沉，木棍一挥，“呼”一声擦过匝哈活佛的左小臂，大袖断裂

加如刀削。

身形下挫的刹那间，左手食中两指在一杖追魂侯如山的脊心上捺下，向下一滑，如果真正拼命，老家伙脊骨立成废物。

所有的人身形都快，不易看清，按理他们心中有数，应该光明磊落地退出才是。可是他们不但没退出，反而更凶狠地狂攻不已。

山海之王心中起火，猛地一声长啸，体内奇异神功突然勃发，从左掌右棍中发出。

“打，”他啸声大吼，身形急旋，象一道凶猛的龙卷风，从右至左卷了两匝。这有点象昆仑的“旋龙遁影”，也有点象“鸿钧三旋”。

棍旋正东，“砰”一声击中哲丹活佛的杖尾，红影斜飞，和尚直冲出右后方丈余之遥方定下身軀。

同一瞬间，扫中南面雷电网的神剑的头髻，发结立散，白发飘飘。他手中的剑，被一道炙热如焚的潜劲，震得向上脱手欲飞。

眨眼间，淡淡褐影卷向侯如山身前。他挫身出杖，侧面运足神功向上一跳，身躯前俯的刹那间，一只不知自哪来的大手，已经到了他的右掌背上，只觉右手一麻。

他仍不死心，左掌向掌背上的手劈去。

“叭”一声响，击中一闪而至的木棍，他自己被奇大的反层力震得向后平射四尺，掌背仍觉冷气澈骨。

“扑！”“啪啪……”一连串暴响，山海之王与匠哈活佛硬拼了四棍；匠哈的禅杖成弧形，共退了五步。地下，留了他五个三寸深的巨大履痕。他脸色苍白，大汗如雨。

山海之王身形突然飞起，落入他激斗前所站之处。浑身无一处干痕，呼吸极为深长，脸上赅现苍白，俊目中异彩已敛。

“算了，在下输了。”他冷冷地说，略一闭目，用心法引气归元。这一生中，可能这是他最艰巨的苦斗，不能伤人，而对方却又下手不留情，着着要取他性命，想得到他的处境确是可怕。外行的肃王，险些坑了他。

山下城墙之上，人山人海，远远地向这儿眺望，人的五官隐约可辨。其中有凤翔老店的东主鲁二哥。

九个人虽未至力尽地步，但已到了气血难聚之境了。炎阳静静地高照，九个人象泥塑木雕一般，各据一方坐下行功调息。只有一个人是站着的，那是山海之王。

两少年是肃王的爱子，大的叫昆仑，小的叫昆瑜，他们都练有出人头地的绝学，只是久处深宫，金枝玉叶，对江湖经验一窍不通，更不知练家子的忌讳，老二昆瑜对山海之王极为心仪，自然对他关心，他突然掠出，掏出罗巾去替他拭汗。他人高不过六尺，伸直手也够不上山海之王的额角。

他踮起脚尖，人倚在山海之王湿淋淋的身上，脸呈天真的微笑，举巾去拭山海之王行将流入目中的两串汗珠。

幸而他脸上天真的微笑，救了他自己一条小命。山海之王正将真气纳人丹田，引向浑身奇经百脉；如在其他未修至收发自如登峰造极之人，经人触动后心中一惊，真气便会走岔或淤塞于经脉中，立成废人。但山海之王已修至五气朝元之境，不怕真气走岔，可是自卫的本能驱策着他，真气一收，便待一掌击出。

当他在意欲出掌的刹那间，双目倏张，首先入目的是世子脸上的天真

笑容，和他手上的一方罗巾。

他合上双目，散去功力，长吁一口气，不再调息了，疲劳就疲劳吧！晚上再行功养神不迟。

这一来，他几乎命丧五泉山，饮恨兰州。

他缓缓活动身躯，亲热地拍拍二世子的肩背，说道：“小老弟，谢谢你，你的功力不差哩，跟谁学的？”

昆瑜向昆仑两老道和两个喇嘛一指，道：“壮士，你才是天下第一好汉。他们四个都是我的师父。”

“哦，很好。请记住，下次在别人用真气导引之术行功调息时，千万不可近身触动他。喏，你四位师父行将力尽，用普通的心法调息并无大用，必须用他们绝学导血归脉，引气归元，你这时如果触动他们，必将两败俱伤，同归于尽。”

“壮士，真有这么严重吗？你……你怎么又不怕……”

“小兄弟，我不同，但我也曾在生死之门徘徊过哩？当他们被人触动时，定不甘心，势将行雷霆一击，以生命作孤注一掷，你说可怕不？”

他牵着世子的手，缓步走向肃王，道：“王爷先前向令郎所说的话，草民略知其情。

请问王爷，真许世子练武吗？”

肃王一惊，他不相信山海之王在生死一发的激斗中，能听清他对两子的话语，说道：“壮士，他们必须文武全才，自小便下校场……”

“草民指的是傲啸山河，四海游侠的武技。”

肃王惊得只会点头。山海之王又道：“如果王爷不见疑，愿为二世子一尽绵薄，替他疏导十二经脉，日后定有大成。”

肃王竟然抱拳向他行礼，道：“多谢壮士成全。”

“小兄弟，走，”山海之王带着二世子，直趋泉亭，命他仰卧在地，双手运转如风，用推拿八法先替他松筋冲穴，最后方用真气导运术之疏导经脉。

他自己疲劳未复，竟又妄以真气导运术替人疏导经脉，真是活该倒霉。

八个人各自行功，目不视但耳朵仍管事，山海之王和二世子的对话，八个人都听了个字字入耳。苍龙二老和两个喇嘛，只恨得真想将山海之王食肉寝皮，方消心头之恨，出这口怨气。

等他们行功已毕，山海之王亦已完事。他微笑将二世子打发走，向缓步而来伪八个人迎去。

昆仑天泰老道呵呵一笑，道：“施主神勇，贫道甘拜下风。普天之下，能接得贫道等八人联手，酣斗半个时辰的人，得未曾有。尤其是苍龙二老两位施主，在江湖辈份之高，艺业之精纯，不作第二人想，竟也胜不了施主。”

山海之王虚谦的说：“道长谬赞，在下实感汗颜，时才狂妄，诸位请见谅。”

八卦刀接口道：“弓某无能，幸有二老与二位活佛替大家撑腰，不然早垮了。二位老前辈果然是盛名之下无虚士；想当年，华山五霸称雄关中，玉笛追魂符敏与神医药太岳两个匹夫，自命正道英雄，专程赴苍龙岭生事。老前辈略施小技，便将他们吓跑了。

老前辈在西陲隐修四十年，功力更为精纯。”八卦刀已看出苍龙二老心中不悦，所以用话捧他。

岂知他不捧倒好，这一捧，老鬼更把山海之王恨死了。

雷电神剑侯如山阴阴一笑，说道：“老夫真的老了，自古英雄出少年，我们都老了，四十年久远中原，中原果然大不如前；长江后浪推前浪，中原的人才比当年定然更为济济啦！我该走一趟华山，看看我那五个不成才的门人，看他们是否替我争口气？”

天宗老道冷冷一笑，道：“施主永不会看到令徒了。”

“道长怎讲？”一杖追魂厉声问。

“令徒已死将近四年。”

“五人全死了？”

“是的，五人全死了。”

“道长知道内情？”

“略有风闻。”雷电神剑大叫一声，抢前急问：“道长，能见告吗？”

“施主可知武林三杰？”

“是辛天龙三个匹夫？”

“是的，老三忘我山人的孙女儿，叫九天玉凤周如黛，她大闹华山，将令徒全杀了。”

“真的？”

“千真万确。咦！山海之王，你怎么了？”

他们在谈论往事，当“武林三杰”四字一出，山海之王突觉耳中嗡然一声，浑身如受震撼。“九天玉凤周如黛”六字一响，他只觉浑身如中电殛，脑子里没来由地一阵迷乱，似乎有人用一根铁棍，在脑子里舞动，为什么，他不知道。

他闭目甩头，想甩掉那阵迷乱，但甩不掉。他用手狠抹脸面，抹不掉。他喃喃自语，语声只有他自己可以听到。

“我为什么会如此迷乱，为什么，为什么？”

他找不出答案，额上直冒汗，恍恍惚惚，浑身不自在；他象是病了。

众人的目光，全向他注视，天宗老道的视线，一直没离开他的脸面，向他发问。

他神智一清，苦笑道：“也许我脱力了，多承道长关注。”

天宗老道踏进一步，目稍瞬的道：“施主这一对神目，贫道眼熟得紧？”

山海之王一怔，讶然问道：“咦！在下生长深山边荒，道长怎说眼熟？”

“是的，确是眼熟，如果施主身材稍矮些，唇未长须，贫道真会误认你是另一个人。”

“愿闻其详。”

“三年前，武林中崛起一位少年英雄，姓华名逸云，绰号神剑伽蓝……施主怎么了？”

山海之王脑中的迷乱又来了，目光茫然，额上冒汗，用手猛抹脸面，巨大的手掌有点颤抖，口中喃喃自语，只见口动而不闻声，老道一叫，他又清醒了，道：“没什么，只是……只是有点晕眩。道长说完了吗？”

苍龙二老似乎对他很关心，慢慢走近他身边，两个喇嘛也脸上现出关心神色，也向前走近。

天宗老道并未留意，续往下说道：“这人在江湖声望鹊起，功力骇人听闻，出道为期极短，如慧星横空，光芒固盛，消失亦快；三年前一举扫荡太白山庄，他亦在那时丧身火海之中。华逸云的一双神目，与施主极为相似。”

“道长可曾见过逸云？”山海之王问。

“是的。太白山庄盛会，武林佛道五派门人全到了，贫道亦与敝派掌门参与，亲见华逸云大发神威，双剑天下无敌；也亲见他发疯，投入火海之中，尸骨化灰。如果贫道不是亲见；真认为施主这双神目，就是华逸云本人出现哩，施主可曾听说过华逸云其人？武林中无人不知哩？”

山海之王苦笑道：“在下离开丛山峻岭毒蛇猛兽仅有三天，初次莅临中原，想不到中原却无我果腹之地，以至闹得不可收拾。”

八卦刀弓龙大笑道：“老弟，这儿不是中原，距中原远着哩！要是怕没有果腹之地，何不随我走走？我兄弟这次出山，到兰州访友，岂知好友早已行脚不明，正欲前往中原一走。老弟，怎样？”

一杖追魂冷笑道：“这位老弟如再在中原闯祸，你担当得起？谁象肃王爷这般好客和大量？算啦！老弟。宗道长，老朽的事尚未说完哩，那九天玉凤现在何处？武林三杰三个老匹夫呢？”

天宗老道说：“他们都归隐了，谁也不知他们的下落。九天玉凤是华逸云的未亡人，可怜！她守的是望门寡，是在火场外举行的婚礼，这一辈子够她受了。”

“老夫会找到她的；还有三个老匹夫。”一杖追魂切齿叫。

这时，十余匹骏马已到了，远外的肃王叫：“天色不早，坐骑已备，请诸位上马。”

众人含笑转身，向马匹嘶鸣处走去。苍龙二老伴在山海之王左侧，两喇嘛在右，山海之王成了第一主客。

谁也没留意身边的神色，谁想到身旁会有人暗怀毒念？这些都是武林一流高手，平时无冤无仇，印证失手也是极为平常之事，事后大家仍是朋友；即使扳回脸面，也是日后之事嘛，

刚走了两步，一杖追魂突向山海之王道：“老弟，今后打算如何？肃王爷为人豪爽好客，凡是江湖具有奇技异能之人，皆会受到盛意款待。老弟是否想在肃王府逗留？也许世子会拜你为师呢！”

山海之王淡淡一笑，拭掉额上冷汗，道：“我是山野人，不会逗留在肃王府。也许，我会到中原走走，碰碰运气。”

“老弟，你不习惯尘世生涯，还是不去的好。”

“我会去的。”

“好自为之，老弟。”老家伙大声说，一面用手拍拍山海之王的左肩，象在鼓励他。

手向下徐滑，道：“不过，还是不去的好，中原遍地荆棘，人心不古……”

这刹那间，右面匝哈活佛呵呵一笑，大手也轻拍山海之王的右肩，打断老鬼的话，道：“是的，檀越，这年头人心不古……”

山海之王还有些迷乱，并未注意他们的神色，更未看到他们眼光，突然闪过一丝凶狠狠的闪光。

蓦地里，两只大手在放下的瞬间，一杖追魂的手突然变黑，匝哈活佛的手突然变红，立时涨大。密宗大印掌，必须先行运功，仓卒间不可能应用；可见这家伙更有准备，功力也练至化境了。

双掌闪电似贴着山海之王脊心，向前一登。

“哈哈……”他们同时发出狂笑。

苍龙二老为人阴险恶毒，两个喇嘛凶横残忍。他们可能已早有默契，同时下手，卑鄙无耻，一至于此。

山海之王手上拖着木棍，向前跨步，丝毫未加戒备；而且他仍有点儿昏沉，真力又未全复，警觉心未免不够。其实在这种情况中，警觉又有何用？双掌按实，狂笑声倏扬。

山海之王身躯向前一冲，木棍坠地。人冲出七八步，哇一声喷出一口鲜血；他想站稳，可是站不住了，“砰”一声扑倒。但他仍奋起余力，将身躯翻转，支起上身，用怨毒的眼神，死盯着后面的人。口角旁，鲜血汨汨而流。

肃王父子一声惊叫，向这儿奔来。

昆仑二道一声怒叱，“铮”一声双剑出鞘，闪身截出，天宗老道大怒道：“卑鄙？你们好不要脸。”

苍龙二老和两个喇嘛倏然后退，狂笑不已。匪哈说道：“牛鼻子，你要脸，快去救他，带着人到庄严寺找我。”说完人影疾飞，但见红影一闪，两人如飞而逝。

一杖追魂接着怪叫道：“老道，这小子留着是个祸害，日后武林中，将没有你我的地位。老夫为世除害。你还不满意？哈哈……”在长笑声中，两人也如飞而去。

由于他们这一来，替武林带来了浩劫，真是天意。

两老道知道功力稍次，而且还得保护山海之王，不敢追赶。天宗向四人的背影厉喝道：“孽畜们，你们将后悔此举。”

肃王父子和三名护卫抢到。二世子惊叫一声，向山海之王扑去。天泰老道收剑入鞘，伸手急拦道：“二世子，不可动他。”他探手囊中，取出一颗蜡丸，在山海之王身侧蹲下了。

山海之王脸上泛上了青灰色，“哇”一声又喷出一口鲜血，胸前呼吸急促。他背心衣帛，已碎如粉末，现出一黑一红两只掌印，清晰触目。

他勉强吸入一口气，挣扎着爬起。

“施主不可妄动，先躺下。”天泰老道轻叫。

山海之王冷冷地扫了他一眼，慢慢坐起，双手支地挣扎着站起。他咬紧牙关，眼光放射出令人可怖的冷电，双脚挺直，上体不住摇晃，仰望苍天，铿了铿钢牙。

天泰老道只好站起，站到他身边。“别靠近我。”山海之王用虚弱而凌厉的语音说。

天泰摇头道：“施主，你中了密宗的大印掌，与侯老贼的摧心毒掌……”
“我死不了。”

“这两种掌力皆歹毒绝伦，中者难救，拖延片刻无可救药，掌毒攻心，虽大罗金仙……”

“我死不了。”山海之王语声冷极。

“贫道这儿有敝派圣药九还丹，可阻掌毒蔓延……”

山海之王不等他说完，转首向他冷厉地说：“我死不了。看在你份上，今后，我对玄门羽士留半分情意。道长，他们都是武林的英雄？”

“不？施主，他们只算得武林高手，而不是英雄；真正的英雄，功艺并不一定登大雅之堂；而是以……”

“那就够了。”山海之王沉声说。

二世子急声向老道说：“师父，府中有长白老人参，不知可有用？”

天宗摇头接道：“迟了！来不及了”

山海之王徐徐举步，走向泉亭，脚步踉跄，浑身颤动。

“施主，请先吞下九还丹。”天泰追上拦住去路，伸出掌中蜡九。

山海之王突然一掀衣袂，手按在一柄晶芒四射的小剑靶上；他的手巨大，只见光华一闪即没，手将剑靶整个握住了。老道目力不等闲，可是仍没看清，只看到光华一闪，便被衣袂挡住。

山海之王握住剑鞘，凶狠地说道：“道长，我心领了。从今后，我不信任任何人了。”

告诉他们，任何人不许接近我，不然，他将身首异处。我一生不打诳语，也不会恫吓，我办得到的。”

老道看到了光华，旁边的人也看到了闪光，心中都骇然一震，不知那是啥玩意；也许他真的冒了火，用奇异的玩意杀人并非奇事哩！

山海之王说完，拖着沉重的脚步，咬紧牙关，走进了泉亭，抓起自己的包裹，抬头略辨方向，便向山上爬去。

他生长深山大泽，面临困难时，本能地想到了山；如同一个孩子，当他发觉惊恐危险时，第一个想起的人，便是他可以使他避免一切灾难的母亲。

他向山上爬，举步艰难，高大的身影是那么孤单无助，他背后两个大掌印，令人望之心往下沉。

所有的人，全都木然无语，目送他的背影，消失在密林之内。

“师父，他……他……”二世子泪流满面地叫。

两老道摇摇头，仰天长叹，天宗说：“好顽强的孩子？我们无能为力，唯一可办之事，是明日替他收尸。”

天泰惨然地说：“这一颗慧星，比华逸云更为短暂，真正英雄豪杰不久长，我们该走了。”

山海之王一步步向山上爬，上了五泉山巅，看到了东面的臬兰山，轻声自语道：“我该到深山里去，即使是埋骨，也得在深山。”

他沿山脊向那儿走。山脊上，草木欣欣向荣。西北春夏季节短暂，草木生长快，凋零也快，草木阻挡他的去路，他举步十分吃力。

走着走着，突然绊着一根横枝，重心顿失，向前一栽。旁边是一道草坡，他刚一翻身，人便向山坡下滚去，骨碌碌滚入一座密林，人即晕厥。

这儿已是臬兰山下。远处的马寒山雪光耀目，静静地在斜阳下屹立。已经是傍晚了。

山上，二世子带着十余名锦衣卫士，穷搜全山，却未留意向山下搜。

向阳一面，凤翔老店的店主

鲁二哥，也率领着五名店伙计，向山上搜来。

他们都从大处着眼，不在小处着手，自然找不到人。

许久，一名卫士走近二世子昆瑜身畔，躬身道：“禀世子，天色不早了，可否启驾回城，”

二世子焦躁地说：“不成！天黑再说，那怕打起灯火把，也得找。”

另一名卫士用手指着远处的马寒山，道：“也许他到马寒山去了。他英雄盖世，死不了的。”

马寒山，也叫马衔山，距城百里，山势高峻，盛夏冰雪不消，山顶光秃秃，除了冰雪之外，禽兽绝迹，所以也叫空头山，但古籍上却将这山叫“空同”；也算崆峒山之一，但崆峒派的人，并不承认此山。这山的西脉，便是臬兰山。

二世子看了马寒山一眼，道：“不会的，我们只差片刻便上山寻找，他身受重伤，怎走那么远？”

“他挨了致命重掌，仍能行走，可见他并不如所想的严重，也许他真走了。”

“胡说，两位师父说他活不了，不会错的。哼，有人往这儿搜，截住他们。”

卫士们向山下急奔，不久押了六个人上来。

二世子面色一冷，叱道“什么人”？

鲁二哥和五名店伙被推前跪下，说：“草民鲁奇，在……”

“你是凤翔老店东主？你还不甘心？想找山海之王出气？”

“草民不敢，特前来救助山海之王。”

“胡说，你说谎！”

“稟世子爷，草民确是真心前来救助，不敢撒谎，山海之王在草民店中出事，草民心中难安，故而前来寻找，聊尽心力。”

“押回去，回头再问。”

突然，山下密林有人叫：“在这儿了，山海之王在这儿。”

众人往山下急奔，直趋密林。

山海之王滚下密林，立即昏厥，许久许久，他方倏然醒来。

两记毒掌要不了他的命，他体内有一种奇异的神奥潜能，毒无法蔓延。掌下之时，他虽真力未复，但他所练的神异奇力，威力并未完全消失，掌力一触，立生反抗之力，消去之大部份掌劲，所以他虽承受了致命两击，仍然能支持。如果不是他真力将竭，脑中迷乱，下手暗算他的人，说不定还得大吃苦头哩！

他不知自己的体质何以奇异，也不知所练的是何种奇功，反正他知道自己经受得起，要不了他的命，所以拒绝了人们的善意，仇恨人类之心涌上心头。

他在库库淖尔，土民们不管是谁，即使在他未除仙海三害之前，他们对他都没有恶意。而他进入汉人地区不到三天，纷扰蜂起；他认为是朋友的人，竟在他毫不防备中，给了他致命一击，要取他的性命。而下手的人，又是武林中有地位佼佼出群的人物，他能不恨？

人醒了，他发觉自己跌在一个草深及腰的洞窟中，四周全是阴森森的草木，阳光向他斜照而下。

他挣扎着坐起，只觉背上疼痛澈心，浑身脱力，手中都有麻木不仁的感觉。

他强忍痛楚，本能地吸入一口深长的空气，气机一动，痛楚更烈。

可是他不管，痛苦算不了什么，他心中的怨恨，才真的令他痛苦。

他忍痛定下心神，拖过身旁的包裹靠着后腰，探手入衣下虎皮囊中，取了一颗天蝎蛛，囫囵地吞下腹中。

他的手触到了囊中绣有小风儿的小囊，和另一个百宝囊；这是两位蒙族交给他的东西，说原是他的所有物，老蒙人带他回库库淖尔，他身上仅有三样东西：两个囊和一把小剑，别无它物。

他心中一动，打开百宝囊，囊中有一个小革囊和一个小玉瓶。他解开小革囊，取出一颗手指大的白色丹丸，三不管丢人口中，喃喃地说：“既然是我自己的东西，定然可吃，吃了再说。”

丹丸入口，立化一道冰流，直下丹田，背上的疼痛似乎一减，他心中大喜，收起囊立即提气行功。

不知过了多久，背上疼痛已消，真气如期运行奇经百脉，真力渐复。

山上有人搜寻，他早已知道，只是他不予理睬，心神全用在行功疗伤之上。

红日将落西山，斜阳余晖洒落一山彩霞，他的功力已恢复了八成。山上人声鼎沸，他附近也响起了匆匆的足音。

他早已听清二世子的语音，只是不愿见人。他的耳目已修至入神之境，天视地听已臻化境，在一里之内的人畜，绝逃不出他的耳目。

寻到的是一个锦衣卫士，一钻出树丛，便看到坑中端坐在深草里的山海之王，闭目静坐如同老僧入定。

看神态，不象已死，红润的面色，宝相庄严，岂会是死人？卫士不敢走近，他曾听世子告诫过，山海之王不许任何人接近，走近了将会身首异处，他怎敢走近？在坑外向山上大叫，将世子引来了。

众人在四周一围，世子急促地叫道：“山海之王，可以听到我的话吗？”

山海之王俊目倏张，日中神色一闪，道：“请世子速回兰州，我不要紧。”

“啊，你……你没……你的伤好了？”

“好了！那两个喇嘛是否仍在庄严寺中？”

“走了！”

“往哪儿走？”

“寺中不见有他们的踪迹，可能返回甘凉，也可能进入中原去了。”

“那两个老鬼呢？”

“他们没返回府中，不见了。”

“哼！他们除非死了，撞在我手里，我要他们骨肉化泥。”

押在远处的鲁奇亮声叫：“老弟台，让我见见你，我是凤翔老店的鲁奇。”

山海之王说：“鲁二哥，你走吧！明日中午之约，取消了；我即将远行，日后有缘，再打扰你。”

世子突向后面叫：“放了他们。”又向坑下说：“山海之王，我可以叫你师父吗？”

“不成！我并未授艺，不配为人师表。我将离开兰州，日后有缘，也许我会回来看你。”

“你已替我打通经脉，我该叫你师父。师父，请到徒儿府中小留一些时日……”

“不必了！”他缓缓站起。

鲁奇抢到坑边，屈身爬倒，将手中一个小包奉上说：“老弟，我知道你将进入中原，非钱不行，请接受愚兄一点心意。”

“这是什么？”

“其中有银钞一百两。这是愚兄一点至诚，如果老弟不弃，请留下使用。”

山海之王沉吟片刻，他接触到鲁奇充满期待的目光，心中一软，伸手接过道：“谢谢你，鲁二哥。”

鲁奇兴奋得一蹦而起，大叫道：“兄弟珍重，但愿日后有缘相见，如途经兰州，千万赏光到敝店盘桓。告辞了。”

他抱拳躬身一礼，含笑转身。

二世子回鲁奇一笑，向他说：“鲁二哥，请等等。”他向身后卫士招手，有人捧上一个锦盒，揭开盖奉上，他取出两条已略具人形的人参，递到鲁奇手中，道：“师父自称山海之王，不屑与我王府中人来往，鲁二哥，这是两支三百年以上的长白人参，练武之人常用为救死拯伤，请二哥替我转赠我师父，可以吗？”

山海之王心潮一阵波动，怨恨人类之心减去不少。

鲁奇捧着人参，不知所措。

山海之王探囊取出最后两颗天蝎珠，说：“人参我收下了。这是两颗可驱百毒的天蝎珠，送给你们作为救人防身之用。别了，后会有期。”

声落，人影一闪出坑，只看到灰影一闪，微风徐扬，人已暮尔失踪。

二世子手中，多了一颗天蝎珠。鲁奇手中人参不见了，也有一颗天蝎珠。

远远地，传来山海之王的语声，却似耳边说话：“珠乃无价之宝，小心收藏，诸位珍重。”

众人呆若木鸡，几疑遇仙，人怎么走的？不知道。

三更的更拆声从王府中响起，传向整个兰州城，夜深了，夜凉如水，一轮皓月高挂天宇，寂静的兰州城，沉睡在如银月色之下。远处，一朵乌云渐近月旁。

西大街的庄严寺，佛灯荧然。这座庙，自从唐朝建元五年重修之后，至今没人过问，显得有点破败了。“敕大庄严禅院”的竖匾，却十分抢眼。

一条鬼魅似的淡淡灰影，飘入了寺门。

灰影高大健壮，在大殿前天阶站住了。

大殿拜坛之上，缓缓站起一个高瘦的人影，缓缓放出大殿，缓缓在阶上站住了。月色如银，照亮了人影，头上光光，戒疤闪亮，身穿灰直裰，外披大红袈裟，赤足芒鞋，原来是个老和尚。

老和尚合手一礼，向高大的人影说：“南无阿弥陀佛，檀越。大驾光临，老衲已久候多时。”

灰影黑发披肩，象一头猛兽，赤手空拳，腰带上插着虎皮为鞘连柄掩住的小剑，肋下挂囊，用阴森森的语声说：“你知道我是谁？”

“山海之王，老衲没猜错吧？”

“你怎知我要来？”

“老衲曾得我佛圣示，故知檀越今晚必临。”

“废话，你不是喇嘛？”

“庄严寺乃是禅宗弟子。”

“那两个喇嘛呢？”

“早间进肃王府之后，即不见回寺。肃王曾派人前来查问，确实不知下落。”

“喇嘛是你寺中的人，你岂能不知？哼！你不说可以，但你将后悔。”

“檀越明鉴，喇嘛僧人有官府所发牒度，可以在任何寺庙接受供奉；该两喇嘛寄住本寺，挂单五年余，一向不守寺规管束，老衲无可如何；他两人的行踪，老衲确是不知。”

“者和尚，你认为我会相信吗？”

“阿弥陀佛！佛门子弟戒打诳语，老衲身为主持，岂能妄语？尚请檀越相信。”

“喇嘛也是佛门弟子，行事令人难信。”

“喇嘛显密二宗，皆非我道中人。”

“檀越乃人中之龙，灵智未泯；老衲对檀越的功力，并无怀疑，毁此古刹不过是举手之劳，但亦深信檀越不会出此残忍下策的。”

“我立即可以推翻你的论断。”说完，一步步向阶上踏进，俊目中冷电四射。

老和尚高诵佛号，缓缓向天跪倒，合掌拜道：“佛佑伽蓝，檀越幸勿有负天心。老衲罪孽深重，愿以身赎罪，乞檀越勿迁怒古刹，损毁先贤所遗手泽，千刀万刃，老衲一身当之。我佛慈悲。”说完，拜伏于地。

佛寺又名伽蓝，但这两字出自老和尚口中，直贯山海之王耳膜，象暮鼓晨钟，令他灵台一清。但他略一驻足，仍踏上第一级石阶。

摸地大殿中卷起一阵狂风，虎虎如啸；天宇上，一朵乌云掩住了皓月，黑暗光临大地。

狂风乍起，似乎殷殷雷声在天际缓缓传来，寺外飞沙走石，天昏地暗。兰州城中，那时无风三寸土，有雨一沟泥；狂风一起，整个兰州城淹没在烟尘滚滚之中。

暴雨将至，天昏地暗。亭园中花木厉鸣，飞檐作啸，狂风掠起老和尚和山海之王的衣袂，灰沙在他们身前飞旋狂舞。

山海之王的披肩黑发，在狂风中舞荡，不时拂过他的脸面视线略乱。他怔了一怔，停步仰望苍穹，只见满天浓云，沉黑的云层向西北怒卷。

他轻咦一声，转着向阶上的老和尚看去。灰沙遮住了视线只看到俯伏在地的模糊身形，但见衣袂飘飘。

老和尚沉痛的语声，似乎仍在他耳边流动。他一抹脸面。一咬牙，举步又踏上一级石阶。

一道电光在天际疾闪，接着轰隆乍雷突震，似乎天动地摇，整个寺院似在摇撼动中。

狂风益烈，雷声连绵不绝，天空中金蛇乱舞，大地闪光，乍明乍暗。

大殿中神樱飘扬，闪光中，金刚罗汉等佛像令人望之心悸，龕中的佛象却甚为清晰，反映着金光，栩栩如生。庄严寺的佛像，塑工之精，天下闻名，一纹一褶十分传神，在闪光中，它们象是活的一般。

怪，庙上唐代画圣吴道子所画的观音像，白衣似乎迎风飘。举，浮瓶中的柳枝也象在摇曳。朦胧中，四面八方佛像在动，宏阔的大殿充溢着缓缓雷声。

轰隆一声焦雷狂震，哗啦啦雨声，如万马奔腾。第一颗雨洒落在山海之王的鼻尖上，凉飕飕地。只刹那间，他的衣衫全湿了。

他仰天发出一声长啸，手一抄小剑出鞘，剑尖前三尺晶芒闪烁，映着天上电光，幻化万道彩虹。明灭之间，影象慑人心魄。

者和尚改跪为坐，合掌轻诵佛号，虚弱地说：“愿檀越慈悲，杀了老衲，不可毁古寺佛像金身，我佛佑你。”

山海之王猛然一震，只觉一阵昏眩，依稀，他感到自己站在一个古洞之前，身后就有一个跏趺而坐的虚弱老和尚，正在他耳边传他一种奇异的心法；他手中，小剑飞旋，光芒盘舞，光影中，三条黑影在狂扑窜走。

恍惚中，老和尚似乎在对他：“南无阿弥陀佛，悠悠此生，今从此别。我佛慈悲……”

他突然尖叫一声，大叫道：“天心大师……”

叫声未尽，一个身穿半截青衫，裸着粉腿的女人，突在朦胧中向他扑来，耳边中响起了模糊的娇嫩的呼唤：“云弟……”

他并未清醒地分辨，只本能地大叫：“芸姊……”

叫声一出，他只觉幻影倏灭，一阵晕眩袭击着他，他摇摇晃晃，手中的小剑在颤动。

他退下一级石阶，手一振，小剑的剑芒拂过他的眼前，电光一闪，他摸地抬头，冰凉的雨滴湿了一脸，剑芒的彻骨奇寒他也感觉到了。

他猛地一声虎吼，左食中二指向前一伸，一道奇猛的指风破空飞驰。

他脸向上，手向前指，正是指向斜上方的方向。

“当！”一声悠然钟声，破空飞扬，久久不绝。

“檀越好精纯的天心指力，不愧天心大师的高足。”老和尚突然向他发话。

钟声一响，他神智倏清。但他并未将老和尚的话听清，神智乍醒之间，只听到最后“天心大师高足”六字。

人虽醒了，但脑中仍在恍惚，先前的幻象，仍有些儿依稀之感。

他反手收剑，踏上三级石阶，信口问道：“老和尚，天心大师是谁？”

“乃是老衲一甲子之前，于豫章同研南叔兰所抄放光般若经的至交，同参两载，他已先老衲归西了。”

山海之王仍是茫然，那虚弱的老和尚身影，依稀在记忆中缓缓而现，他喃喃地说：“天心大师……天心大师。哦，记不起来了。”

“老衲如不昏眩，确知檀越定是天心大师的高徒。”

“天心大师，我不认识他。”

“刚才檀越在恍惚中，以天心指绝学遥击金钟。普天之下，能以指力遥击三丈外的人，得未曾有，非天心指实难臻此。”

“你怎知我在恍惚中？”山海之王讶然问。

“檀越灵甘昏昧，举动中可一览无遗。以老衲观之，檀越定然深受刺激，曾道逢大变，往事依稀，时现脑际，幸而檀越秉赋异于常人，日后灵台自清，但须外物疏引，心中明镜方现灵光。如檀越予老衲机缘，愿为一尽绵薄。”说完，向他伸出一只右手。

山海之王目力奇佳，黑暗中可辨纤毫。老和尚的掌心，晶莹如玉，在雷电的闪光中，似乎隐现光华。

他浑身沐浴在暴雨中，不由自主缓缓向前欺近，到了老和尚身前最后一座石阶，徐徐蹲下了。

老和尚低诵佛号。手徐徐伸到他的顶门，按住他湿淋淋的乱发，一道暖流自他掌中发出。老和尚喃喃轻语道：“菩提非树，明镜非台；还汝灵智，光照……”

老和尚四句偈语未完，山海之王已一蹶而起。

他本是沉迷在逐渐清晰的幻象中，突觉顶门老和尚的手掌突然由热变冷，脑海中一震，眼前似乎突然现出一个美丽的少女面孔，正张开双手，甜笑着向他扑来。

这少女面容是那么清晰，是那么厮熟。

他心中狂震，突然脱口大叫：“黛，黛妹妹……”

他浑身颤抖，如中电触。蓦地里，天空中一道极强的闪光乍亮。

少女的幻影已到，手伸到他的肩颈了。

这刹那间，雷声乍响，天动地摇，暴雨如注。

山海之王陡然一震，神目倏张，异彩暴射，象两道电炬。少女的身影消失了，那搭到的手不见了，他只见到老和尚压在他顶门上冷气缓射的手。

由这只手，他想到昼间袭击他脊心的手，本能地一蹦而起，发出一声震天长啸，闪电似掠出寺门，消失在狂风暴雨之中。

老和尚向天伸出双手，长叹一声道：“功亏一篑，天意也，”

狂风暴雨雷电交加中，山海之王在皋兰山中飞掠，来去如电，所经处草木遭殃。他从皋兰山奔到五泉山，又从五泉山折回，双手急舞中，山石巨木应手而飞。

恍惚中，过去的情景回来的，似乎曾经有那么一次，他曾经在同样的狂风暴雨中，奔走了一昼夜。

依稀中，那少女的脸孔也出现了。她，正跪在那儿，一把紫色光华四射的宝剑，持在她的手中，突向颈下一抹。

他只觉心中一凉，拼力大叫：“黛！黛妹妹！黛……”他形如疯狂，在山林中转圈子，从五泉山到马寒山，四面绵亘数百里的崇山峻岭，他几乎全踏遍了。

老和尚虽未竟全功，但总算替他拉回了些少记忆，尽管这些记忆是那么模糊；他脑中不再是空白，已经有了一个濒死老和尚的身影，和两位少女似真还假的轮廓。

从兰州到陕西的西安府，官道比兰州西北的路要小些，小是小，大轮子马车可以并进，比中原的官道仍是宽阔。

由南州至西安府，不算近，一千二百里少些儿。在六盘山下一段官道中，烈日下走着个黑发披头的高大人影，他就是山海之王。

他那乌光闪亮的长发，直披至肩膀之下，乍看去，象个带发头陀，只少了一道戒箍。

俊目中略显倦意，唇上的短须有点乱，朱唇亦略显苍白。

他背上背着破包裹，身穿原来那套灰布直缀，腰巾下鼓鼓地；脚下的牛皮直缝靴全被烂泥沾满。看他这狼狈相，真像从万里逃荒归来的飘零游子。

他洒开大步，沿官道东行，他不管白昼黑夜，信步所之，沿途打听去向，总算把中原的概况摸清，他起初误认中原的兰州城，距中原还是远着哩！

走了一夜，日出东山时他到了六盘山下，经过前晚一夜疯狂的发泄，和昨天的长途跋涉，他竟走了六百余里，确是有点倦了。

他将脚步放缓，抬头一瞥已有暖意的朝阳，自语道：“不知到了什么所在了，且找食店进餐，然后问问路途；反正我没有要事待办，慢些走吧？”

这条古道上行人稀少，车和马倒经常可以发现。过了六盘山，山势向东伸展，下坡路不费劲。

正走间，身后蹄声如雷。他懂得管闲事，没回头向后瞧。但他由蹄声听出，有五匹马以全速奔来。

下面山弯前，一辆双头马车，正缓缓向上拉。坡度不大，车轻马健，赶车的一个年轻小伙子壮得象条牛，高坐车座，悠闲地翘起二郎腿，任由马儿缓走。

车是常见的大轮客车，四面窗帘低垂，似乎里面并没有客人。这种客车，通常不走长途，只能乘坐四人，乃是有钱的大爷们，到邻县游山玩水，或者拜访朋友之用，而且通常以女客为多；可以说，这是专载有钱的老弱妇

孺的车辆。壮年人或者小伙子，大多以马代步，又神气又可锻炼骑术，不屑坐这种车。

那时人口不多，西北近陕西一带，遍地牧野，有田没有耕的人手，所以贫穷的人不太多，山海之王这身狼狈相，确是岔眼

车缓缓迎面驶来，后面的五匹马也到了。山海之王距马车还有三五步，五匹马已狂风似的冲过他身边，在马车前十来步突然刹蹄，余势直冲至车旁；全勒住了。

赶马车的小伙子在马儿冲近时，突然站起了，一抖缰吆喝一声，车刹住了。

马上的人十分抢眼，最先骑是身穿青直衣的中年人，头上却挽着道士髻，粗眉大眼，庆气外射。后三人穿青色劲装，背紧长剑，肋下挂囊，年纪在二十三四之间，一个个肩阔膀圆，面貌凶猛。

五匹马将马车围住了，车上的雄壮小伙子面色略变，站在车座上亮声叫道：“武安老店的客车。诸位，有事吗？”

左侧旁近门的中年人，咧嘴一笑道：“废话！车门上刻着店名，还用你说？”

小伙子一怔，听口气，是找麻烦来的，不友好哩，
“算我废话。请教诸位大爷，有事吗？”他忍着气问。

“当然有事，不然用不着拦你。”

“这车直放兰州，客人已包下了，如果想搭乘，对不起，恕难应命。”

中年人冷然一笑，策马欺近车门，伸手用马腋去挑门侧的窗帘子。

“住手！内有女眷。尊驾好没道理。”小伙子手中的长鞭，杆儿一伸，将伸出的马鞭挡开，急声叫。

中年人冷哼一声，怪眼一翻，“唰”一声抽出一鞭，向小伙子腰腹击去。

小伙子站在车座上，居高临下，大概他也练了几手儿，岂肯让人欺负？鞭末近身，他已一撇鞭杆，“得”一声脆响，将马鞭挡开，变色吼道：“什么人？讨野火吗？”

另一旁挽道髻中年人，蓦地一鞭抽出，攻向小伙子的后股，并大喝道：“小子该死。”

小伙子身手不等闲，身躯一闪让过一鞭，大喝一声，长鞭象一条怪蟒，飞扑在身后出鞭的中年人。

“叭”一声暴响，人没抽着，马可挨了一记狠抽，一声长嘶向前一冲，险些把中年人掀下马来。

最先出手的中年人突然凌空扑上，顺手拨鞍出侧长剑，只一闪便上了车座。长剑已点在小伙子的脊心上，喝到：“丢下鞭，不移动，听候吩咐。”

小伙子脸色大变，咬牙切齿道：“好朋友，你们人多，有剑，咱们以后算帐。”他丢下了鞭。

“转身。”中年人厉喝。

小伙子不敢不转，背后冷冰冰的剑尖可怕着哩！他徐徐转身，大手掌已经到了面颊。

“劈啪啪……”一连六记正反阴阳掌，全落在他的两颊上，他只觉满天星斗，牙齿冒血，咸咸地不是滋味。

中年人奇怪地揍了小伙子六记耳光，用剑点在他胸前，以凶狠的语音骂道：“小狗，你敢发横？也不打听打听大爷们是谁，便想逞英雄动手动脚。

三弟，先看看。”

应声落马的中年人是三弟，他一跃下马到了左厢窗口，伸手“嗤”一声拉掉了窗帘。

这时，山海之王刚到，他暗中已决定了管定了这档子事，但不急于出手，他要往下瞧结果。他刚由左侧慢慢放过，窗帘拉掉，他便恰好瞧清车内景物。他个儿高，所以看得十分真切。

车中垫褥上，倚在以织金锦面堆成靠背，两旁堆成扶手的一个俏丽女郎，正用茫然的眼，直瞪着车顶，似乎不屑理睬外边的纷扰。这女人只看到一双美丽而茫然的眼睛，眼以下挂着一幅轻罗帕，如意领窄袖子水湖绿短春衫，同色拖地长裙，褐色小靴儿映掩，一头黑漆秀发结成一根大辫子，盘绕在头顶，簪着两朵珠花儿。只消看第一眼，便知她是个回族妇女，扶在扶手上的一双纤手，晶洁如玉，恍若春柔笋蕨。

山海之王一触那双大眼，只觉心弦一阵震撼；这双眼，他有依稀的似曾相识之感。

他脑中又开始迷乱，拍拍脑袋，在思索这双似曾相识的眼睛，可是他想不起来，脑中太混乱了。他联想到前晚出现的幻影，但是却又象，穿着打扮完全不是那么回事，无法将这位回族女郎，与他幻影中的少女相较。

他站住了，低头沉思，他想多看一眼，可是窗帘已经放下。

绝大多数人，将信回教的人叫回族，其实大谬；真正可以称为回族的人，根本没有，都是咱们汉族人，只不过宗教不同而已。那时，略可代表回族的维吾尔人，早已被赶出边地，如发现维吾尔人，一律逮捕解京，甚至就地正法也非奇事。

自从回纪人在唐进入中原，唐朝皇帝留下了三千回兵，配给他们三千名美女，以酬谢他们协平安禄山的汗马功劳；从此，回教便在咱们中国生了根。在长安原有回教的礼拜寺，那是天授年间盖斯和无爱士陆路东来所建，由海上来的塞而帝与于歌士，亦在广州泉州光复建了怀圣寺。

等到大唐天子留下了回纥人，回教便在西北和东南大行其道。

众所皆知，回教是以教规严厉著称，教徒的女人不许嫁教外人，男子却可娶教外人，但娶后女人必须信他们的教；如此一来，教徒代代繁衍，只多不少。真正的异族回人，在中国无法立足，所有的教徒，是汉人而不是回人。

回教徒的女人，是不许以面目示人的，在中国，教徒们仍保持着这种风俗，而且在与客人对答时，双目照例不与客人对视。车中的女郎，不理睬车外人，乃是情理中事，并非是她傲慢无礼。

用剑指着车夫的中年人，沉声问道：“三弟，如何？”

三弟已放下了窗帘，摇头道：“不是的，咱们也许错过了。”

“车里的人怎不说话？问问她。”

“不成，是回人，是个小媳妇儿。”

“问她，凡是女人都要问问，尤其是有姿色的女人。”

“算啦！这女人不见得有姿色。二哥，咱们走，快点儿，免得被狗东西把人弄走。”

二哥“啪”一声，又给了赶车小伙子一记耳光，厉声问道：“你店中共放了多少的车？说，”

“三弟，这是第一部，另两部只到平凉。”

“到平凉了吗？”

“可能昨晚到。”

二哥一跃下车，飞身上马。赶车小伙子抹掉嘴角血迹，沉声说道：“诸位请留下大名。”

“你想怎样？”二哥翻着怪眼问。

“武安老店不是等闲人，日后自有人找你们讨取公道。”

五个人全哈哈狂笑，二哥笑完说道：“小伙子，你竖起驴耳听了，武当排又岂是等闲人？大爷们人称南阳五虎，你自己可以打听。哼！如果咱们在贵店的车中找到要找的人，武安老店的招牌不砸自烂。要找咱们讨公道，大爷们扫径以待。”

五匹马向东兜转，正等抖缰，三弟突然用鞭一指道旁低头沉思的山海之王，向同伴说道：“晤，这家伙行迹可疑，也许与他有关。”

二哥轻瞥一眼，道：“他胆子不小，在这儿听了这么久，居然若无其事似的，问问他。”

这时马车已缓缓启程，速度渐快。

山海之王心中在思索那双似曾相识的眼睛，但耳中却在运神功倾听右侧山林中的动静。他耳力奇佳，已听出半里外有人匿伏，这时正用轻功离开此地，向西走了。

他并未理睬南阳五虎，这几块材料不值得理睬，心中在暗地付道：“那两个隐伏的人，功力不弱，看来也是为马车而来，我得瞧他们意欲何为。”

“咻！？臭大个儿，你在这儿逗留得太久了。姓什么叫什么？回答大爷的问话。”二哥无礼的问，策马欺近。

马车绕过了山嘴，已经不见了。山海之王突然抬头，傲慢地扫了五人一眼，沉声道：“山海之王。”

“小子无礼，你敢戏弄大爷？”二哥怒叫，马鞭子劈面便抽，声势汹汹，要挨上一鞭，不皮破肉绽才怪。

山海之王不理睬，欺近伸掌，将二哥摔飞三丈，道：“你在山海之王面前称大爷，你有苦头吃了。”

五

二哥人从马上飞起，向地面掬去。他本想用八禽身法轻灵地下落，可是腰中被抓时，浑身已软，想运气徒劳无功，“砰匍”一声，殿腰着地，他只觉眼前一黑，脊骨如断，痛彻心脾，爬不起来了。

另四人一声怪叫，拔剑下马冲到。

山海之王手一抄，把二哥鞭旁的长剑拔出，一掌将马赶跑，沉声道：“不要命只管上，你们也横够了。”

四人没被吓住，疯狂地冲到。到得最快的是三弟，一招天地分光攻出，已得武当八卦剑的皮毛，满象回事。

他只觉剑从中一分的刹那间，一道寒芒已一闪而入，在右眼角一闪即没，感到右耳一凉，有液体淌流颈侧。接着颈旁挨了一拍，人向左便倒。

“哎唷”他狂叫着倒下，剑也丢了；地下有他的一只右耳，只沾了些少

血迹。

另三人已在稍后半步扑上，但听“铮铮铮”三声脆响，三支长剑分三方飞跃，狂叫之声倏扬。

山海之王不见了，地下插着他夺来的长剑。五个人丢了四只右耳，另一个跌成重伤，算他幸运，没丢耳朵。

他们神魂方定，几疑见鬼，浑身发抖敷上金创药，扶起伤者上马，向东狂奔报信去了。

马车在官道上急奔，到了六盘山下。在路侧半里地，山壁丛林中，两条灰色鬼魅般的人影，时隐时没，乍闪乍停，紧盯住马车。

两条人影后半里地，有另一条幽灵般的淡影，反盯住两条灰影，快走快跟，不走不跟，咬住了他们的身影。

车中回族女郎，仍是那茫然的神情，她靠坐在座垫上，两侧扶手的锦垫，将她挟得紧紧地，所以车行转疾，她仍未倒下。

她呼吸微弱，似乎神智已昏，随着车马颠簸，象是半死人。

这一带山道，盘旋而上，愈上愈险峻，极不好走。古人叫这段道路为“络盘道”，元太祖成吉思汗进攻金兵，在这儿病死。

上了第一盘，附近现出了田野，每一座山脊和峰头，皆有土石木栅建造的兵垒。从元太祖死后，这儿成了西北险要，置有重兵屯田自给。本朝之后，这儿仍是屯兵要塞，但兵马数目减少了，屯田也荒芜了许多。

兵垒上，不时可以看到全副戎装的警卫，向四周了望，山勒里田地中，还可看到整理田亩的人；牛羊散处，人影隐现。

两灰影知道由山上走，可能要惹起官军的疑心，窜至道左，向山下密林中隐去。

山海之王料想他们不会走远，定会在山下可以看到马车之处跟进，在山的西面再接近会合。他不想跟踪他们，便在马车后里余跟进，大踏步在官道上急行。

上到第三盘，马车愈来愈慢，官道也愈来愈险峻。从东面山下，却传来隐隐的急骤蹄声。

下面百丈山坳内，先前那两条灰影，突然以奇速的身法，向马车疾射而上。

山海之王也脚下加快，向前接近。

马车转出一处崖端，官道绕崖而过；右是千尺飞崖，下有百丈绝壑，路宽不过丈余，如果对面有车，定然无法错过，所以车一到崖端，必须发出吆喝，容未驶出崖道的来车，在错车道上等候片刻。

赶车小伙子咬着牙，“吆……车来！”他发出了吼叫，车声辘辘，缓缓驶出崖道。

而崖道上端，也有一辆轻便马车，同样有两匹拖马，静悄悄地停在崖嘴之后；赶车的人，是个黑巾包头的中年虬须大汉。

下面的两个灰影人，闪电似掠上官道，正好从车旁窜上。人未停下，却向虬须大汉沉声问道：“人都来了吗？”

“在后面。”虬须大汉答。

两灰影身形倏止，突用一方黑帕将面孔掩住，只露一双阴森森的眼睛，身材一高一矮，背剑挂囊，灰直缀，衣袖内藏着乌爪般的手。看不清脸面，但由头顶的发结上看，小个儿分明是不男不女的老女人。

老女人急急接口道：“来不及了，武当崆峒的高手已得讯赶到。快！将马车撞下绝壑，随后来。”

说完，两灰衣男女飞掠而出。

虬须大汉一抖缰绳，长鞭一抖，“叭叭”两声脆响，马车向崖道冲去；由上往下，车速惊人。

崖道成弧形凸出，全长约有半里地，车如不驶至突出顶点，看不见对面来的人车。

虬须大汉的马车虽然后发，但速度快，双方由速度上估计，恰好在崖尖顶点相撞。

两灰影已掠过崖尖，贴壁飞射，象两只飞燕，奇快地上了小伙子所驾的马车。

老女人抢入车中。老男人却向小伙子道：“准备毁车。记住，须受重伤。”并用手拍拍小伙子的右肩膀。

两人速度奇快，老女人已将车内回族女人挟在肋下，飞掠而出，由崖尖超出马，从攀上之处急掠下山，隐没在下面密林深壑之中。

后面跟踪的山海之王，刚奔到另一处官道内凹处，相距半里地，没有看到前面有变。

这时，十五匹健马象一阵狂风，掠过了他身边，马上前八人，全是身穿大红法服的高年老道；后七人，则是俗装老头儿。

“这些家伙不要命了！在这绝崖险道乱冲乱闯。”山海之王喃喃地嘀咕。这条路他刚走过，所以知道危险。马匹冲过三五丈，尘埃飞扬，他脚下一紧，随后便追。

出到崖道前端，已可看到前面的马车，正到了尖端；小伙子仍在吆喝：“吆喝……车来……”

皮鞭叭叭响，两匹马转到了尖端了。

十五匹马向前急驰，最先一匹马上的老道突然叫道：“不好！上面有车冲到。”

另一名老道突发厉吼：“停车？上面有车冲下，停！”

声如九天鹤唳，声迫九霄。可是慢了！小伙子刚一鞭抽下，对面已现出马影。

“王八蛋！你……哎……”小伙子狂叫，人向空中一纵，冲向崖壁，“砰”一声肩接在崖壁上，滚落崖根立时晕厥。

同一刹那间，四匹马同发狂嘶，“轰隆”一声大展，马儿翻腾，车辕折断，车厢冲得向前飞掩，击倒马匹，“彭”一声两厢相撞，连车带马向百余丈深壑下坠去。

“完了！这王八蛋，”老道们同声惊叫，马仍向前冲。

“完了？真想不到。”山海之王也叫，站住了。

下面百余丈深壑中，响起了一连串的轰鸣，石滚树落，红尘飞扬，声势之雄，令人毛骨悚然。

且回到表表血屋县中，叶若虹葛如山主仆的事。

他们在西安附近落了店，一等就是两天，并不见九天玉凤华夫人，渐渐心中有点焦躁。

西门口有一家茶馆，大门正对西行官道。这儿的茶馆，其实也是酒店，

人们没有那么多闲功夫泡茶穷摆龙门阵。客人喝多了酒便泡上一杯岩茶，在这儿商讨买卖。公门中人也在这儿出没，找他们的猎物。踩盘子的小贼，也在这儿看看风色。总之，这地方杂得紧。

这是主仆俩等待九天玉凤的第三天已牌正，酷阳如火，砾石流金；两人高踞临窗一付座头，向下面眺望。

叶若虹感到无比的烦躁，这两天来，他脑海中浮动九天玉凤的美丽倩影，探之不去，念念不忘；这倩影扰乱了他的心神，扰乱了他的生活，再见她的强烈的意念，愈来愈炽盛，他承认，他确是爱上她了。

可是，她是个寡妇。在那时，一个寡妇的命运是可悲的，她唯一的寄望，就是将孩子扶养成成人；没有孩子的更是可悲，会成为不祥之物，一辈子该在人们的鄙视中活下去。

叶若虹的家系，乃是金陵世家，金陵人的门第观念，严重得不近人情；他能对一个寡妇倾心吗？即使九天玉凤是个守望门寡的清白姑娘，他的家族也不会允许他娶她进门，他自己虽有反抗的意识，可是无奈家族中的观念，除非他放弃名位，与心爱的人浪迹天涯另筑门户。

目前，他还没有想到以后，也想不了那么深远，只是刚萌爱念，有再见她一面的强烈欲望而已。

他半倚在靠椅上，叹口气道：“如山，华夫人恐怕不会转来了。”

葛如山这些天也心中烦恼，他已看出少主人对九天玉凤动了真情。他是个粗人，对男女的门第观念毫无印象，他只直觉地感到，一生中走遍天下，从没见过象九天玉凤这般令人心动的女人，以少主人的人品秉赋，确该选择一位才貌双全的贤妻，这人选，该是九天玉凤。

他烦恼的是，九天玉凤假如不是三贞九烈的人，就不会在华逸云投火而死之后，毅然举行冥婚大典，替他守一辈子空头寡，这证明她爱华逸云之深，已到了无言可喻的地步了；少主人的心意，难以言宣，那是绝望的爱情。

他沉重的长吁一声，一掌拍在桌上，道：“公子爷，我们找她去。”

“去找她？会错过的，也许我们刚动身，她却过去了。”

“咱们在这儿苦等，如果她由剑阁入川，岂不白等了？”

“她的家原是熊耳，即使是隐居，也不会离开太原，她不会入川的。”

“公子爷，守株待兔，笨着哩！”

“也许……噢！武当山的长辈们怎么在这儿出现了？行色匆匆呢？”

下面蹄声急促，有马匹经过，八匹骏马发泼风也似的向西急奔。马上是八名高年老道，身穿青色便袍，鞍前插袋有剑，鞍后有马包，去意匆匆。

葛如山望着老道的背影道：“公子爷，陕西有武当山的人行脚吗？”

“不但陕西有，各地皆有长辈们潜伏，侦查桃花仙子和武林三杰的行踪，以飞鸽传书，互通讯息。陕西的聚会处，就在西安府的玄妙观。最先那位，就是陕西的负责人，天字辈的黄鹤真人。天慧。他是楼霞子的师兄，楼霞子惨死桃花谷之时，他正行脚山东，闻凶讯赶回之际，太白山庄盛会已经烟消云散，他把桃花仙子恨入骨髓，发誓要找到桃花谷的人出口恶气。”

葛如山摇头苦笑道：“看来江湖又将掀起狂澜了，仇恨与任性，不知坑杀了多少英雄豪杰。主人乃是武当俗家门人，看来亦将被卷入旋涡，良可浩叹！”

叶若虹淡淡一笑，道：“不会的，姐夫这次绝不会参与武林仇杀之事了。”

“不会？别忘了，有一必有二，主人上次既然参与太白山庄盛会，还能拒绝避免第二次吗？”

“上次形势不同。武当山的长辈虽歧视俗家门人，到底是一脉相承，师门恩义永在，为不忍见武当覆亡，故而挺身而出。”

葛如山哈哈一笑道：“这就是了。试问武当山的人，谁能接得下桃花仙子或者武林三杰的手中长剑？”

“武当三四代久隐深山的长辈们，皆已应召返回武当了，他们全是功臻化境之人，岂惧桃花仙子与武林三杰？”

“楼霞子也是第四代的耆宿，竟然会死在桃花谷妖妇高唐神女之手。”

“第三代吴字辈的长辈，天下无敌。”

“只怕未必。”

“还有其他门派的人，或许会有人出面。”

“呵呵！公子爷，不可能的，卖命的傻事不会有人干哪！即使有，又能怎样？老三忘我山人的儿子玉麒麟，单人独剑闯上少林，怒斗罗汉阵，力拼掌门三招；他一个人，把少林也闹了个乌烟瘴气，少林尚且如此，其他门派不问可知。”

“噢！湖海散人清净师兄也带人赶来了。”

下面果然奔过八匹骏马，八个人全是身穿整齐大红道袍的中年老道。

葛如山忙道：“公子爷，叫住他们，也许他们与九天玉凤有关。”

叶若虹心中一展，赶忙脱口向下叫道：“净师兄，请等等。”

八匹马一阵嘶叫，勒住了。最先那老道，正是湖海散人清净，他回身抬头望，看到身躯伸出窗外的叶若虹。

“师兄，我是若虹，请等我。”两人疾奔下楼。

湖海散人年纪比叶若虹大得太多，为何却师兄相称？原来俗家弟子传艺不多。几乎全是等自己功候到家之后，方正式寻找有根基的弟子传艺；象王一飘，他的辈份该与楼霞子全真子等人同辈，算是第四代弟子；他只传了夺魄金环李玉琦，和金陵大侠庄幼侠堂兄弟俩；庄幼侠却只传了内弟叶若虹。叶若虹算是第六代门人。

而武当山却不如此，山上道侣数有好几百，这些人不是象募兵一般一同招来的，而是东一个西一个加入，在山的长辈又可越辈传艺，所以年龄相差不大会太远。从祖师爷张三丰以下，在短短不到百年中，竟有了八代弟子。

目下尚存在世间的耆宿，是早已远离武当的吴字辈门人，以下五代是天、玄、清、无、常。湖海散人是第六代清字辈，所以叶若虹称他师兄。

在武当召集四明以及俗家门人时，叶若虹曾经随同金陵大侠前往，故而对武当山的人不陌生。

他俩弃到八老道马旁，湖海散人匆匆地道：“是你，叶师弟。愚兄有事在身，不再下马，请谅。”

叶若虹向所有的人行礼招呼，问道：“师兄匆匆，有事吗？能否见告？”

又指着葛如山说：“这是师父的忠仆，伴小弟奔走江湖，采访武林三杰的踪迹，叫葛如山，自己人。”

湖海散人点点头，道：“崆峒的道友，已在太白山庄废墟，发现忘我山人老匹夫的孙女九天玉凤周如黛……”

“噢！她出现了？”叶若虹惊叫。

湖海散人没注意他的惊容，往下道：“那是前天的事，她已被两个蒙面

老怪物掳走，带往西北。崆峒的道友发现此事之时，曾以江湖道义相求，要他们将人交出；但两老魔功力奇高，不予理睬脱身出陕。崆峒的道友一面通知本派同门，一面追踪西上，发现两老魔竟能有人接应，神出鬼没。目下飞鸽已将信传出，召集本门弟子西上接应。师弟，愚兄必须赶路，你如果来可领路向下赶就是。别了！”

说完，略一顿首，八匹马掀起尘埃，如飞而去。

叶若虹脸色苍白，额上直冒汗，猛的回头便奔，叫道：“如山，快：咱们快赶。”

不久，两人两骑向北狂奔。

且说太白山庄废墟中的故事。

九天玉凤周如黛旧地重临，心爱的人已化飞灰。面对废墟，她心疼如割。

在极度悲伤之中，前情往事纷至沓来；朦胧之中，当年的情景涌上脑际，大火似乎重就在她眼前燃烧，令她终生痛苦的景象出现在眼前。

她受不了这强烈的刺激，尖号一声扑倒在地。

在她神游太虚，哀伤过度之际，神智有点昏迷，练家子特有的警觉心逐渐消失，反应迟钝，比常人还不如。

也正在这时，废墟中塌墙颓垣里突然升起一个黑色的人、影，鬼魅似的出现，向她跪扑之处，无声无息的冉冉飘来。

左方一座断墙下，一块石板徐徐移开，露出一个方形地洞，也突然升起一个面貌奇丑的老太婆，一身黑衣，白发披散，腰悬长剑，鹰目寒芒如电，她冉冉升起，石板重新退合；越过短墙，也向这儿飘来。

最先出现的黑影，是个身材高瘦的老家伙，活象一个僵尸。他以极为高明的轻功，冉冉接近，象一个毫无实体的幽灵，飘浮而来。

两里外，荒芜的小径上，有两个穿大红法衣的高年老道，腰中挂着长剑，正悠闲地向这儿赶。两人身后，跟着一位净面皮，四方脸薄嘴唇的中年大汉，腰悬长剑肋下挂囊，在后亦步亦趋，泰然赶路。

左首老道背着双手，脚下不徐不疾，一面发话道：“师弟，咱在上次身在西崆峒，重任在身，无缘参加大白山庄盛会，遗憾之至。这次顺道前来一吊废墟，聊胜于无，咱们也算得有缘哩！”

“师兄，那神剑伽蓝技绝天人，秉赋定然得天独厚，绝不会是白痴，为何在诛歼金面狂梟之后，竟会突然投入烈火之中，以至尸骨无存，宁有是理：依着我，这里面定然大有文章。”右首老道摇头晃脑说。

“有何文章？”

“会不会是受到九幽异人的冯钧魔鼓所惑，以至火海自投？也许是……是……他内疚于心，以死解脱呢？”

“我想不会的。总之，其中因果，谁也摸不清底细。可惜咱们不在场，不然或许可以看出端倪。”

“掌门师兄也没有看出缘故呢！”

“掌门师兄可能关心门下弟子安危，故未留意，人云亦云，他又怎样说？噢！瞧那儿。”

老女人已飘近马匹，检搜马包内杂物。相距里余，看得真切。右首的师弟用手向废墟一指，急声道：“那儿，有人向一位姑娘下手。”

“快！去瞧瞧。”

三人身形如电，并发出长啸，向那儿扑去。

他们晚了一步，老家伙已经得手，姑娘已陷入昏沉之境，老家伙功力奇高，飘近身边，她仍未发觉。

老家伙出手如电，鸟爪似的枯手，一下子便扣中了姑娘的左肩穴，向上一提。

姑娘的功力，也将臻化境，在穴道未闭的刹那间陡然清醒，本能地伸手拔剑。

她反应极快，一声龙吟，细小的龙犀出鞘，光华四射，映日生光。

她快，老家伙也不慢，左手用十成劲，肩井穴立即闭住了。同一瞬间，他飞起右脚。

“噗”一声闷响，踢中姑娘掌背，龙犀剑脱手而飞腾空急射，但见一道光华，如同彩虹经天，划一道弧线，飞出五丈外方翩然下落。

“真是她！这丫头。”老家伙一掌击昏姑娘，脱口惊叫。

远处的老女人已看到有人赶来，啸声亦传到，她舍了马向这儿奔来，问道：“谁？”

“九天玉凤。”

“怎见得？”

“只有她有这把宝剑，定然是她，你没听见她刚才的哭叫声吗？”

“我在地窟里，没听见。两个鬼老道和一个小子赶来了，要不要打发他仍？”

“不，走！鬼丫头已落在咱们手中，武林三杰活该完蛋，办咱们的正事，不理他们。

唔！是崆峒的牛鼻子。走！拾剑。”

老女人抄剑在手，一声长笑，两人奔向废墟。

在龙犀剑飞起的瞬间，走在后面的中年大汉急叫道：“那是九天玉凤的神剑，是她，”

两老道一惊，也心中一喜，师兄脱口大叫道：“手下留人！别伤她，贫道有事相求。”

“哈哈……”回答是一声狂笑，人已隐入废墟中不见。

相距还有半里余，追之不及。等他们到了废墟，早已鬼影俱无了。

三人搜遍左近五六里地，找不到半点蛛丝马迹。师兄突然哼了一声，道：“咱们赶快通知武当的道友，集两派之力，全力搜寻，我不信他们会飞上天去。走，”

这一天中，天空中信鸽飞扬，地下官道中快马以全速四散，将讯息传到各处。

四面八方的崆峒派高手，全往太白山集中，左近的武当门人，也先赶来。第一天，毫无所获。次日午间，大散关传消息有一伙人掩护着一乘山轿来出关，形迹可疑。附近负责断路的崆峒门人上前盘问，一言不合大打出手，这伙人身手了得，打伤了几名崆峒门下，向西飞遁

激斗中，山轿被毁，里面果然跌出一个白衣女人，穴道被制。可惜那女人仍然被背走。追之不及。

当追逐间，天色已晚，在三岔河碰上迎面截来另一批崆峒门人，那一群人却回头四散而逃，天黑林茂，被他们一一溜了。

第二天，却在泾河南岸邠州西面，至平凉官道中，发现了另一批人，

抢着大木箱向西赶路，一经查问，立激展开激斗。最后崆峒门人大举追到，那批人毁箱取出一个女人背上，窜入深山逃掉了。

在这条官道上穷摸。岂知不仅找不到被掳女人的踪迹，连那群出没无常的人也不见了。

这条西北官道上，左近凡是可攀越的山林谷地，全布下了人；官道往来的马，甚至形迹可疑的人，都将受到搜查和盘问。平凉是中崆峒的所在地，腔洞派大部分人才皆在这儿苦修，上百座宫观人数近千；加上武当闻讯赶来的人实力之雄空前绝后，他们打扮成各色行业的人，掩去本来的面目，全力搜寻那一对黑衣老怪物。

可是人家也不笨，党羽也不少，神出鬼没过了平凉，未露形迹。

崆峒派的掌门气尘，平时坐镇中崆峒，这段时日里恰好在山。人在他的地境内失踪，他确是下不了台，大怒之下，誓得对头而甘心。左近五六百里地境，皆是崆峒的香火范围，也是势力范围，道俗门人算起来，人数之多不可胜数，连中崆峒的大多数首脑，也弄不清到底有多少。

崆峒门一怒之下，亲力出动全力搜寻，但是音讯毫无，失去了对方的踪迹。

那一对老男女，确也不等闲，从甘凉下来的接应人手，逐渐汇集，就在第三天午间，西安府武安马车老店先后驶出了三辆轻型马车，走邠州出平凉。

第一辆车中，是一双脸团团的中年大腹贾；第二辆车中，就是先前所说的回族少女。

第三辆车中，是一对年登古稀的老夫妇。经过了搜查，第三辆车遇到了许多麻烦，因为他俩是老年人，看去也够矍铄健良，而在太白山庄废墟中，掳去九天玉凤的人，也是一对老夫妇。

其实第二辆车中，确是九天玉凤周如黛，她像那美丽的从不见外人的回教少女，搜查的人不怀疑她，对她的身份丝毫不加怀疑。

在车辆左近暗中跟下的一双灰影，正是掳她西行的老家伙和老女人。

这天，马车躲过了一批批的按查人员耳目，迤俪西上，却不知第一辆车在平凉落店之际，出了纰漏，一对大腹贾终于被武当门下看出破绽，在凌晨驾车上道片刻，在车垫下搜出两把长剑和两个百宝囊，立起冲突，双双重伤被擒。

两人挨不过分筋错骨的折磨，终于招出已经启行的马车，那回族少女就是他们要找的九天玉凤，但他俩的身份，却在行将说出之前气逆而死。

第一批追赶马车的人，是武当老耆宿武当七老的老三，天权子天权；老七摇光子天光；率领座下弟子火速赶到，在六盘山果然追及，可是晚了一步，马车相接，砸碎在百丈深壑之下。

第二批赶来的人，由崆峒掌门气尘老道亲自出马，率领二十名耆宿和弟子，在三里后飞骑急赶。

第三批是混合组成的两派门人，其中有叶若虹主仆，他们得讯稍晚，在第二批之后两里急追。

目睹惨剧发生的山海之王，先前呆了一呆，等到人群一乱，他知道要救也来不及了，长吁一口气，身形疾闪，奔向平凉。

这一错过，尔后发生了不少事故。

武当七老的法名，是按北斗七星排名的，辈份是“天”，比掌门“玄”

字辈高了一辈。七人早年远离武当，浪迹天下名山，流连忘返，修真之外，不问世事，行踪如行云野鹤，武当七老的功力，虽与全真子楼霞子同辈，但功力高出太多。在他们壮年之时，一度荣任解剑池七子的职位，这职位一向是嫡系门人所专任，功艺皆由嫡系弟子所亲身陶冶，不象其他门人，可由同门代传。因解剑池七子乃是防守武当的第一关，除了王爷以上的皇朝大员，皆不许携带兵刃越过此池，要硬闯，解剑池七子必须施展绝学硬给留下。武当算得上是内家拳宗之祖，一代宗派的圣地，不服气的人，皆想前来闯闯，以便扬名立万；解剑池七子的责任，确是够重的。久而久之，凡是荣任解剑池七子的人，不但功艺必须是上上之选，在出手搏击之时。对天下各门绝学皆须领略，搏斗的经验，皆从九死一生中得来；所以可以说，凡是出身解剑池七子的人，定然是嫡系门人，功力也就最高，在派中的地位，也最为尊崇。

第一匹马上老道，正是天权子，他一马冲到，人已经凌空扑下，伸手抓起晕厥了的赶车小伙子。

人一到手，他心中一震，说道：“有人在暗中计算，这家伙的右半身经脉，是被极为诡异的手法闭死的。搜左近。”他丢下人，原来小伙子已经气绝了。

摇光子用手向下一指，道：“我带人下去，师兄请向前搜。”

三批人全到了，天权子已经带着五名老道，沿官道向上急搜，远出七八里地。

摇光子带了一名老道和七名俗装老人，从前面峭壁下了深壑。碎车死马散布极广，足有三四十丈宽广，搜遍了每一寸土地和碎林，找不到一片女人的骨肉，也没有一片属于人类的骨肉。

“怪！另一个车夫呢？”摇光子惑然向众人问，又道：“只有死马而没有尸，还有一个车夫飞了不成？”

另一个老道白眉一皱，突然目中神光一闪，说道：“这是掩人耳目的绝着……”

摇光子面上一寒，抢着道：“是的，他们没料到我们会下崖查看，快！由这儿向山场下搜，我招呼师兄由下面向上截。”

他向山上大呼，用上了千里传音绝学。

“人已被挟走，贼人可能仍在山弯下。请师兄带人速下六盘，从下面向上搜，”

声如万马奔腾，殷殷急传，远处的天权子发出一声长啸，带着人攀下深壑，向上搜去。

崖道上的崆峒掌门气尘，立即分派人手，在可以了望之处皆布下了人，监视着下面二十余里长的山下绝壑。他自己也带着人飞扑下面山谷两侧，向下搜去。

一个时辰之后，山西面警号倏传，谷下一处密林中，果然发现敌踪。天权子和五名同门，在下端贴林急按。远远地，突见两条灰影带着一星绿光，一闪而没。他目力奇佳，已看出是人而不是兽，即发出警讯，向那儿扑去。

两灰影带着人急急溜走，但没料到老道们竟来了这么多的人，各处都居高临下监视的高手，行动不得不小心，小心之后人便慢了。他们更没料到老道们不见尸身不甘心，竟会下崖验看，行藏一露，不易脱身啦！

居高临下，任何迅捷如电的身法，皆难逃眼下，距离一远，便不感其快了。所以两老魔不得不小心翼翼，左掩右藏向下走。

终于，他们没逃过天权子的神目，被盯上了。

山顶上监视的人，也发出了警讯，四面八方的人，全以超尘脱俗的轻功向这儿赶。

向上面搜下的摇光子，一听下面警讯传出，猛地腾身上林梢，向下飞掠。

正走间，眼角瞥见左侧密林下人影一闪。他一声不吭，幽灵似的穿林而下，猛扑密林一处大树根。

树根下果然隐伏着人，一看行踪已露，知道跑不了，猛地剑芒一闪，一道银虹飞出，原来是那虬须中年大汉，正身剑合一，凶猛地攻向老道。

摇光子乃是武当耆宿，出身解剑池七子，功力岂同小可？他冷哼一声，以极为迅捷的手法，撤下了青芒电射的长剑，信手递出。

青芒贯入攻来的剑影中，“铮”一声龙吟乍起，虬须大汉长剑上扬，人向后飞退“砰”二声响，背脊撞在一棵大树上，枝叶撼动。

摇光子如影附形跟进，左手倏伸，想点了大汉的期门穴擒人。

大汉功力不弱，身形右错，一剑截出。可惜，他功力相去太远，只顾得了老道的手，却顾不了老道的剑，只觉青芒一闪，眼一花，冷冰冰的剑尖，已经点在左乳下了。

“站着！”摇光子阴森森地冷喝。

虬须大汉不敢不听，剑尖已刺破衣襟，抵在期门穴上，冷如千载玄冰的剑气，直迫心脉，他怎敢妄动？他冷然一笑，道：“高明！老道，你是武当派的？”

“丢剑？”摇光子不答话，他说他的。

“在下如果不呢？”

“由不得你，剑气一发，你的期门穴完了。”

大汉仍在冷笑，但终于将剑放下。放的手法不干净，缓缓地一指一指放开。

老道也是一时大意，以常情衡量人，以为大汉在死亡的威胁下，定然有贪生的欲望，不然尽可死拼，用不着受辱听命，俯首就擒。

大汉的大拇指一松，剑向下一落，突然双掌向前猛推，人也向前一冲。

剑无情地贯入大汉的胸腔里，同时两掌也推到了，居然掌风呼呼，袭到摇光子的胸腹。

掌风一近身，突然劲道反奔，大汉“嗯”了一声，尸体立被震得向后仰倒。青芒暴射的长剑，没沾一星血迹。

摇光子摇摇头，向后面一名老道说：“这人倒有英雄气概，师弟，好好掩埋他。”

说完，领着刚到的七名俗装老人，向下如飞掠去。

另一面天权子眼光犀利，看到了灰影和绿光，立即飞扑而下，沉声叱道：“施主，走不了的，留下！”

林密草深，人行其中，不发音响是不可能的；灰影知道行踪已露脱身难比登天，一声长笑，在林中空地里突然现身。

天权子和五名老道一闪即至，两下里一分，将两灰影围住了。六支长剑气丝丝，齐向内指。

林中空地约有半亩大小，两个灰衣人相背而立，灰直裰，一高一矮，黑帕蒙面，只有两双阴森森的双眼在外。矮个儿背上，用布带背着从车上带

走的回族少女。少女目光芒然，对四周险恶境遇毫无反应。

“唔！两位，咱们不陌生，在三岔河的两个黑衣人，定然是你们了。”天权子冷然发话。

高个儿呵呵一笑，道：“不错，就是老夫。”一面说，一面将腰带上的一条长囊移至顺手处，一面徐徐抽出背上的一把银光夺目的长剑。

天权子长剑抖指，一步步欺近，沉声道：“两位掳来的人，真是九天玉凤了？”

“是的，正是周家小丫头。”

“两位高姓大名？”

“你是武当的人？”

“贫道天权子。”

“哈哈！幸会幸会，早年解剑池七子之一，少见少见。”

“该施主亮名号了，请教。”

“阴司恶煞西门禄。”

天权子脸色一变，站住了，道：“原来是西门施主，失敬了。那一位施主是……”

“拙荆邓二娘，人称毒婆婆。道长想必记得，拙荆乃是千毒老怪的师妹，毒蝎三娘的手帕知交。”

五名老道心中愈来愈惊，心中凜然。这阴司恶煞西门禄，乃是四海游龙柏青的师兄，这两个人各分南北，一生独来独往，为恶江湖，端的神憎鬼厌，坏事做尽。四海游龙乃是摄魂魔君太叔权的唯一知交，功力比太叔权还高上三分，在武昌府协助太叔权，被神剑伽蓝打得落荒而逃，龙其是在江文锦的住宅里，神剑伽蓝以气驭剑术，把他吓了个胆裂魂飞。亡命而遁。在玄都观，更被伽蓝剑从楼中震飞窗外，他真把华逸云很入骨髓。

毒婆婆的师兄千毒老怪，死在天心大师之手，恰好华逸云适逢其会赶到，这笔帐自然落在华逸云头上。她的手帕知交毒蝎三娘，在百花谷死在四海狂客之手，四海狂客的弟子是华逸云，这笔债他还能赖掉？

当桃花仙子一群人失去踪迹之后，黑道群雄四散，摄魂魔君太叔权便重整旗鼓，仍荣任他的黑道盟主高位。在太白山庄，神剑伽蓝的神勇，吓破了他的虎胆！在行将生死一搏中，桃花仙子将他唤下高台；三寨主落魄掌总算是个热血男儿，够朋友，不然他绝对难逃一死。

太叔权雄才大略，为人阴险过人；从大珠台起，至太白山庄大会止，这期间，他的党羽伤亡惨重。黑道盟主的地位摇摇欲坠，可把神剑伽蓝恨得直欲将他食肉寝皮，方消心头之恨。

可是伽蓝神剑已经死了，但武林三杰仍在人间；扫云山庆功败垂成，对忘我山人的恨念，耿耿于心。桃花仙子脱离莽莽江湖，他也就准备重振雄风。

年前，阴司恶煞夫妇，从关外转游归来，在京师巧逢摄魂魔君在京师访友，两人神交已久，谈起武林中近年来的变故，感慨系之。阴司恶煞夫妇一听之下，勃然大怒，自告奋勇踏遍天下，要找武林三杰出口怨气。

摄魂魔君大喜过望，立即传谕江湖各地绿林朋友，协助这一对凶魔，搜寻武林三杰的下落。

黑白两道的人，都在找寻武林三杰；假使伽蓝神剑不死，他们怎敢？

一年来，两凶魔跑遍了东南半壁，转向西北搜寻。他们先到龙首山，

会见了龙首上人的门下。龙首上人虽然死了，但他的门下喇嘛为数仍多，但都不敢出山；因为早年龙首上人与祁连阴魔矮神荼等人，曾经想把崆峒从西北赶走，经常暗中与崆峒为难。他们都死了，也许崆峒要向他们寻仇报复，自顾不暇，怎能相助？

两老魔直出凉州，失望而返，自玉门东返，回转兰州，往访西南方扞天岭的黑道悍贼老龙神鲍怀仁。

老龙神派出手下，搜遍了附近的穷山恶水，连马寒山的一丘一壑也未放过，自然毫无结果。

两凶魔继续东下，恰好老龙神也要带人到陕西做一票买卖，便一同东下陕西。老龙神与摄魂魔君的交情虽不深厚，但倒还尊崇他黑道盟主的地位，所以对两个老魔，确是情至义尽。

到了眉县，两老魔想一看太白山庄的废墟，凭吊这座昔年宇内闻名丧胆的庄院。

他们在晚上前往的。真巧，近三更时，他们到了中间戊巳宫废墟，无意中跌入一石窟之中。太白山庄地面上的建筑毁了，但地底的玩意大部仍完好，两老魔在地底迷宫中，足足被困了两个更次，直至凌晨，方从正北壬癸宫废墟中脱困。

正当他们重新再搜壬癸宫的地下秘窟时，九天玉凤到了，正在壬癸宫废墟之前。

阴司恶煞刚从另一个洞口爬出，已听清姑娘的哀呼。他在摄魂魔君的口中，已将伽蓝神剑的过去往事摸清，所以已猜出她是九天玉凤。

人一到手，便发现崆峒的人现身，他知道崆峒也在全力搜寻武林三杰，如果知道是九天玉凤，定然会全力相夺，所以赶忙溜走。

岂知在九天玉凤撒下龙犀剑的瞬间，已被老道们猜出九天玉凤的身份，只在短期间动员了在陕西的门人子弟，并将消息告诉了武当的道友，高手群起，追索他们两人。

他俩费了年余工夫，搜寻武林三杰的踪迹，好不容易天假其便，擒住了九天玉凤，岂肯将人让出？他们也不想和崆峒武当的人为敌，所以一走了之。

他俩不理老道们，老道可不放过他俩。他夫妇挟着人遁人员南丙丁宫的地道中，拍开姑娘的穴道讯问，证实了她的身份。姑娘早先曾得叶若虹透露的消息，知道武当已请五大门派协力搜寻她爷爷的消息；当她发觉落在鬼怪般的两个老鬼手中时，知道完了，她并不隐瞒自己的身份，但却不吐露家人的隐居处所。老道当然不放过她，便用九阴搜脉酷刑迫她，她熬不住酷刑，只好胡言说全家已隐入西倾山人迹罕到之处。

老魔倒也相信，因为姑娘出现在太白山庄，而江湖中黑白道之人遍布各地，竟然没发现她的行踪，她定然是在西北往下走的，所以没让人发现。

他却不知姑娘自与华逸云鱼水合欢之后，再经三年漫长的岁月，她已经完全成熟了，已非当年香扇坠型的小美人啦，三年余的凄苦岁月，她脸上已不复见当年明媚灿烂的容光；没有欢笑的日子，使她脸上凝结了一层浓霜，成了个冷冰冰的玉美人。如果不是她自报名号，或者露出她的龙犀剑，谁知这位冷冰冰的美人儿，会是当年的九天玉凤？

两个老魔并不曾见过早年的九天玉凤，认为中原既无人发现她的行踪，定然是从西北东下，故而不再怀疑。

他们将各自的打算，阴森森地说出，姑娘只觉心中一凉，暗叫一声完了。但她并不想死，朦胧中，她仍有点不信华逸云已不在人间，她一年中，必有两次到太白山庄瓦砾场，追忆三年前的依稀景况，虽然事实是令她痛心疾首的，但那一线希望仍然存在，她不愿死。

至于家人的下落，她绝不会透露的，她要往下拖，拖一天是一天，拖不下去再死，没有什么可怕的。

阴司恶煞夫妇俩发觉废墟上有大批高手伺伏，白天不敢冒险，直停留至午夜，方出穴扑奔西北，他们要挟人质上西倾山，找忘我山人一家子。还未离开三里地，劈面按上了崆峒的十余名老道，为首两人，正是白天发现他们的两位西崆峒耆宿。

两凶魔抄小路西走，毒婆婆背着周如黛，阴司恶煞的腰带上，插着姑娘用囊盛着的龙犀剑。

正越过一座小岗，蓦地一声胡哨响，岗下衣袂飘风之声候扬，十余名老道四面暴起。

“无量寿佛。施主请留步。”为首两个老道拦住了去路。

“干什么的？”阴司恶煞止步厉声问。

“施主想必明白，不用贫道饶舌，乃是为九天玉凤周姑娘而来。请问两位施主尊姓大名？”

“无名小卒，不说也罢。”

“贫道认为，施主既将周姑娘擒来，定然与她有仇。”

“老道，你管不着。”

“贫道以江湖道义相商，恳请二位施主将人留下。”

“废话：你凭什么？”老魔恶狠狠地叫。

“周姑娘与武当派，有敝门人上百的血海深仇，此人该交由武当处置，故而向两位情商。”

“老夫不和你废话，你的如意算盘打得太精了。哈哈——”

笑声一起，两条人影突向后飞退。后面是两个老道，大喝一声，双剑同时截出，同声大吼：“退回去，”

“滚！”两凶魔厉叱，电芒千闪，双剑疾挥。“呛啷”两声，两老道的剑如中巨锤撞击，向侧连人飞退八尺。黑影一闪，老魔人已飞射五丈外，收剑向旁飞掠，瞬即失踪。

两老魔凌晨到了渭河边，天色大明，已无法带人上路，便在河岸密林中匿伏，等待天黑。

阴司恶煞到附近村落找食物，巧遇老龙神的手下，他心中一动，便利用老龙神大批的人手，将人偷偷带至兰州。不想到了三岔河，又被武当的老道识破，一场激斗，老魔带着回头反走。他料想拦截的人，定然向西迫，他便可由北面官道在后悄悄往上赶。

老龙神为人颇工坏计，他出主意大胆地在明里赶路，立即租到武安老店的三辆马车，将姑娘易装西运，在她发上安置了一块迷魂药饼，直放兰州。

两老魔也换上了灰衣，在一旁暗加呵护。老龙神自己，在前面分派人手接应。

岂知一辆车在平凉露出马脚，百密一疏，他们不该带着兵刃，终于落入武当老道们之手，前功尽弃，在六盘山被大批高手追及，两老魔只好带着人飞遁。

大白天，他们无法遁形，终于被天权子发现，只好亮名号放手一拼了。天权子乃是武当名宿，游脚天下，对这一对魔头不算陌生，心中暗凛。他知道老魔难缠，不愿立时反脸，道：“原来是西门施主伉俪，贫道失敬了。”

“违心之论，哼？咱们黑白不相容，冰炭不同炉，敬是假，恨倒是真。”

天权子淡淡一笑，道：“是敬是恨，施主心中自明。贫道目下，对施主确无恶意。”

“是划道吗？”

“不，贫道向施主相商，请将周姑娘交与敝派带回武当，日后当回报施主盛情。”

“如果老夫说不呢？”

“施主定然知道敝派对周姑娘志在必得。”

“老夫难道志在不得吗，废话！”

天权子有点不悦，沉声道：“施主，贫道不愿斗嘴。请施主明白，敝派必须将周姑娘带回武当，贫道在等候施主金诺，可否尚请明示。”

“老夫告诉你不成！”

“真不成？”

“半点不假。”

“施主可别怪贫道无礼了。”

“凭你？早着哩！”阴司恶煞阴阴地说。

天权子踏进三步，沉声道：“请施主亮剑，看早是不早。”

毒婆婆突然接口道：“天权子，贵派门下共来了多少？”

“不多，贫道绝不以多为胜。”

“多也无妨，老身的化血神砂，足以令千百人变成僵尸，何况还有其他毒物哩？”

天权子心中一震，脚步迟疑。

蓦地红影一闪，一个高大的百龄老道落下斗场。四周，人影纷纷出现。正东方向，叶若虹主仆亦同时现身。

老道的身法奇快，突然在天权子左首站住了。他满脸皱纹，九梁冠上横插着五枚金针，发角如银，颌下三绺银须直拂胸下，方面大耳，目中神光湛湛，不怒而威。腰带上，悬着一把古色斑澜的宝剑。

他就是将于年底退休的崆峒掌门气尘。在武林六大门派中，他是荣任掌门最久的一人；六十余年前赠予佛道同源金象的五个掌门，只有他仍然健在人间，年岁已超过两甲子了。

气尘突然现身，天权子忙收剑后退，剑隐肘后稽首道：“有劳掌门仙驾，贫道极感不安。”

气尘回了一礼，道：“道长言重。西门施主竟然深入敝派腹地，而本派弟子却茫然不知，贫道深感惭愧。请道友退下，贫道倒想见识见识邓施主的化血神砂，到底霸道到如何程度。”

阴司恶煞一见气尘出现，心中一震，突用传音入密之术向毒婆婆道：“二娘，准备突围。这老牛鼻子已修至仙凡之间，罡气已臻炉火纯青之境，不可力敌。往西走，我挡他一阵。”

毒婆婆冷笑一声，也用传音入密之术道：“事到如今，顾不得了，只要他们敢上，我叫他们都死。”

“不到紧要关头，不可胡来，我们还不能和他们千万门人死缠。准备！”

说完，乘气尘说话稍顿的瞬间，人闪电似前扑，剑气候发，身剑合一急袭气尘胸腹。

气尘一声冷哼，以令人难觉的手法撤出长剑，光华一闪，接着是一声清越的龙吟乍响，但见剑影如万道光华熠熠的闪电，在刹那间突然闪亮，剑气撕裂的爆炸声，令人心血下沉，头皮发炸。

两人二冲三错，各攻三五招，旁观的人无法分辨，但只见剑气飞腾，人影乍进乍退而已。

毒婆婆一声不响，向西便闪。

红影一闪，一个高年老道立即截出，一面大喝道：“大家退，有不畏百毒侵体的人，方可出手。”他是崆峒的老六气罡，也就是在仙海附近，被金鳞毒蟒所伤，反而因祸得福，吃了山海之王一颗天蝎珠，今后他身上已有避毒的功能了。

叫声中，双方接触，双剑相错，“叮噹”一声清鸣，双方各退三步。

毒婆婆身上背着人，无形中吃了些小亏，第一剑拉成平手，她心中一凛。

另一个仗剑枪出的人，是眼中喷火的叶若虹。他已看清了姑娘的面容，不错，半点不假，正是他念念不忘的九天玉凤华夫人。

他一听老道气真说不畏百毒的人可以上，便知道老道没有将毒婆婆截下的把握，一声长啸，他由侧方扑上了。

一旁的葛如山在衣袂下拔出一把匕首，力贯掌心，在一旁待机策应。他知道少主人不怕毒，而他自己却不行，只好在一旁准备用飞刀接应。

气尘与阴司恶煞棋逢敌手，激斗惨烈，十丈内草木飞翻，裂肤剑气迫得四周的人步步后退。红袍闪动，灰影如烟，两人皆是顶尖儿高手，快速的进攻令人目不暇接，凶猛狂野惊心动魄。

崆峒的追风剑法为武林一绝，在玄门三大剑派中，稍次于昆仑与武当并驾齐驱，而以“快”字论，却又荣跻第一高位。这剑法出自气尘之手，威力倍增，剑上更发出无上绝学罡气，更为霸道。

阴司恶煞毕竟差上一筹，十余招一过，渐感应付吃力，攻出的招式逐渐减少了。

气尘连攻十余招仍未能得手，心中渐生嗔念，猛地一声沉喝，一剑走中宫震出。

阴司恶煞手腕一佛，沉肘错步，想错剑反击，身形由左欺进。

气尘冷哼一声，剑尖倏沉，闪电似射到对方小臂外侧，潜劲如山自剑上爆发。

阴司恶煞大喝一声，撇腕左闪，在千钧一发中用护腰错开剑锋，左足踏进，乘机攻袭对方右肋。

“撒手！”气尘沉喝，剑化无数电芒，成弧形急旋猛振。

“噹……”数声剑吟，火花爆进。阴司恶煞长剑向右一扬，剑尖一尺处缺了无数指头大缺口，只觉右半身一麻，被是气震得护身真气脱体欲飞。

“哎……”他轻呼一声，向后飞退。

气尘岂让他脱出危境？如影附形跟到，宝剑贴身飞射，闪电而至。

阴司恶煞别无抉择，足一点地，沉喝一声，猛推长剑。

“叮叮”两声脆响，龙吟继之，他的剑已被无坚不摧的受气所震，双剑相触的刹那间，折断成五段。

他感到手中一轻，虎口一热，右臂酸麻，猛地掷出剑柄，向左倒地，贴地侧射丈外，伸手去剑囊中拔剑。

光华倏现，龙犀剑出鞘一半。

“嗤”一声锐啸，一道肉眼难辨的金芒一闪即至，射中阴司恶煞的掌背，贯穿而入。

阴司恶煞毫无痛楚，黄影太快了，只是穿透掌背后，击中剑靶，奇大的冲力，将剑柄猛擒。他感到掌心一麻，剑柄脱手。

他救命要紧，再向后滚。龙犀剑向下滑，随他的滚动滑出范在地面。

这一瞬间，一只薄靴踏住了龙犀剑，奇冷澈骨的剑尖，已抵在他的胸前的七坎大穴上，同时沉喝已起：“施主，动不得。”

阴司恶煞右掌受伤，刚滚了半转，面向上的刹那间，他伸手入百宝囊，要掏出歹毒的毒物了。

可是他晚了一刹那，气尘的长剑和喝声已到，剑已点上了七坎大穴，制止他要掏的毒物。

命是值得珍惜的，他的命更值得珍惜，只好放手，用怨毒的眼神，死盯着近身两个老道。

天权子用脚踏住龙犀剑，俯身拾起地下的一枚金针，若无其事似的插回九梁冠上。

气尘站在他身左，靴尖正对着章门穴，只消一抬腿，立可将人制住。冷电四射的宝剑斜垂，剑尖点在七坎大穴上，正寒着脸，神目锐利地盯视着他。

他仰天躺在地上，不敢移动，道：“以二胜一，气尘，你不愧一代掌门。”

气尘冷笑道：“天权道友救了你一命，他那一枚金针，令贫道不忍下手，不然你早已胸腹穿洞。”

“哼！巧辩。”

“不是巧辩，事实如此，叫尊夫人住手，不然贫道要制你穴道。”

阴司恶煞已毫无反抗的余地，万一老道真要制他的穴道成了阶下囚，一世英名将付流水，便高声叫道：“二娘，停手！”

毒婆婆胁下革囊中，泄出一缕缕淡淡青烟，正与气罡叶若虹两人狠斗。两人不怕毒烟，步步进迫，勇悍如狮。尤其是叶若虹，拼死猛扑，咬牙切齿。

叶若虹并不可怕，可怕的是气罡，他是掌门气尘的六弟，崆峒派的元老耆宿，功力自是不弱，一支剑威风八面，凶猛狂野出招如电，风雷俱起。

毒婆婆背上有人，一比一尚感吃力，加上一个势在必得，舍身救美的叶若虹，自然应付困难。在狂风暴雨似的狂猛攻势下，她无法空出手来施用毒物，仅能在百忙中拍袂泄烟克敌。

可是毒烟无效，脱身也不可能，只好全力死拼，眼角中，瞥见老伴落地遇险，只觉心胆皆裂，怒叫一声，疯狂地向这儿冲，不再掩护背上的人，全力前扑。

正危急中，阴司恶煞的叫声传到，她火速暴退，横剑戒备，大汗从额角滚下鬓边，咬牙切齿。

“放下人，咱们不为已甚。”叶若虹厉叫。

毒婆婆怨毒地扫了他一眼，阴阴地道：“小畜牲，老娘从不受人威胁。”

气尘并未转头，只沉声道：“邓施主，放与不放，请自忖量。留下人，贫道恭送二位离开。”

毒婆婆衡量形势，不由她不放，恨恨地解开带结，将人放下，说道：“总有一天，哼！你要后悔。”

天权子拾起龙犀剑，说道：“贫道相信，两位施主对周姑娘亦无善意。敝派接下了这档事，将全力对付武林三杰，二位能脱身事外，正该庆幸才是。日后二位如不甘心，敝派专诚恭候大驾。”

叶若虹不知厉害，冲前抢人，刚接近地下的姑娘，手也刚伸出。

他身法迅捷，旁人皆未留意，要阻止已来不及了。

老婆婆一声厉叱，长剑疾挥，拂向少年人的肩头，眼看小伙子一命难逃。

四周惊叫声暴起，一道电芒直射老毒婆的胸腔。

老毒婆如果想毙了小伙子，她自己也难逃一劫，便向左略闪，长剑急变拂为抬。

“叮”一声脆鸣，电芒向侧飞跃。

同一瞬间，一声乍雷似的暴喝响起，葛如山的身影射到，沉重的铜人势如惊雷，横砸老毒婆的肩肋。

叶若虹只觉左肩外一凉，剑拂过再向上飞，肩外侧丢掉了一块皮肉。幸而他百忙中向下一伏，不然脑袋必将丢掉一半。他在伏下的刹那间，已伸手抓住姑娘的一双左手，向后一带，换右手抓住腰中丝巾，退出丈外。

也在这瞬间，铜人与老毒婆的长剑相接，火花四射，剑发振鸣，两人同时退后三步。

“老泼贱，再接我一记。”葛如山大吼，冲前扬起铜人。

“如山，退，”叶若虹叫。人到了手，他心中大喜，不顾自己的伤势，却怕葛如山冒险，故而命他速退。

在他将姑娘向后一拖的瞬间，姑娘的脑袋在地面拖过。刚好有一棵小树在脑下，枝叶已被剑气所折，只剩几段小秃枝，一施之下，发结立散，发结中的迷魂药饼突然跌出，她也就悠悠而醒。

但她已被阴司恶煞以极为诡异的手法，制住了手脚的经脉，无法动弹。

她已看清四周形势，心中暗暗叫苦，刚脱虎穴，又进了狼巢，她落入武当派门人子弟的手中了。

气尘见姑娘已平安脱险，飘身后退丈余，收剑入鞘，向两人道：“请恕贫道得罪，贫道恭送两位施主动身。”

他举手一挥。西面人影向两侧退去。

阴司恶煞缓缓坐起，恨声道：“青山不改，绿水长流；咱们行再相见。不须劳驾，西门禄对道长今日之赐，永铭心坎。二娘，咱们走。”

两人一声怒啸，去势如电，消失在西方密林之内，霎时形影俱杳。

天权子长吁一口气，道：“咱们纵虎归山，日后不堪设想。”

气尘淡淡一笑道：“他如果再生歹念，与我们为难，相信亦难讨好。”

“贫道心中大感不安，为此一事牵连贵派……”

“道友怎出此言？忝在同道，理应如此。走吧，请到敝观小驻，贫道有幸，该尽地主之谊。”

众人披荆拨藤攀上官道，奔向平凉。

阴司恶煞夫妇含恨而遁，怎咽得下这口恶气？下了六盘山，立即与老龙神会合，以八百里驿传急报，将消息传向江湖绿林，向桐柏山飞传。

陕西河南的绿林巨寇立即出动，盯紧了武当门下，觅机下手夺人。

从平凉至湖广武当山，迢迢数千里，武当门人想将人解回武当山，确是不易。在平凉中崆峒小留三天中，各地武当和崆峒的高手，全往陕西急赶，准备护送俘虏东下，已有万全准备。

第三天，武当七老全部赶到，天权子将重任卸给老大天璇子，让他主持大局。

计议结果，决定冒险走紫荆关；如果走河南府，不但迁延时日，而且绿林巨寇可以从容安排，黑道盟主太叔权，更可以从容布置大举出巢，在伏牛山左近拼老命。

崆峒派为了道义，派了气极气真气虚气刚四老道随行，至西安府这一段路，由河南永升镖局局主游龙剑狄永升，派出人手并亲自护送。

狄局主乃是不折不扣的江湖人，平时极不愿与黑道人物真正地拼命，除非万不得已，以和平手段解决是他做事的准则。上次他不能违抗师门令谕，将镖车借出，被神剑伽蓝宰掉了几名镖师，镖车镖旗全被掀下黄河。逃得性命的人，回来如此这般一说，把他吓了个心惊胆跳，唯恐神剑伽蓝一怒之下，到河南府捣了他的镖局。幸而神剑伽蓝死在太白山庄，没有机会捣他的镖局。但为了这事他心中一直耿耿。这次又奉命护送武当门人出境，俘虏赫然是神剑伽蓝的未亡人，他心里的别扭，就别提啦！

在崆峒逗留等候大援时，天权子曾经审讯过姑娘。姑娘一口咬定家人隐居西倾山，详细所在坚不吐实。

老道毕竟是正道人士，不好对姑娘施刑，在中崆峒做客，也不容许他胡来。

最主要的困难是，姑娘的手足穴道，已被阴司恶煞所制，经脉似断非断，似续非续，所有穴道也似闭非闭，似通非通。天权子武当掌门的师叔，修为自然不同凡响；点穴法源于武当，他该毫无困难；这一生中，他在刀剑上冲过无数的风险，在江湖行道，见过了多少武林绝学。可是，他竟无法解开姑娘的穴道。

气尘道长是目下武林中，各派掌门年事最高，身手兴德业皆登峰造极的人，但是他也只能摇头苦笑。

他们都了解，这是一种极为罕见的阴毒手法，不能妄自动手解救，稍一乱错，前功尽逝，所以不敢妄动。反正姑娘生机无碍，让她往下拖，没有什么大不了。

姑娘身陷绝境，但并未灰心。她知道，老道不象阴司恶煞，鲁莽地挟人去寻；他们定然以她为饵，引她的家人出面，以便一网打尽。这她倒不怕，消息绝不易传到爷爷耳目，牛鼻子们枉费心机了。

她暗中留意脱身之机，也暗中快意，看来黑白的纷争，将由她而起，让他们自相残杀吧！这些卑鄙的人们。

第四天一早，一辆轻车向西安府缓缓启行，车的前后左右，警备森严，道俗门人四面拱卫，前后三里地，皆有高手巡行，比皇帝出巡还要紧张，更森严，一行人浩荡东行，速度够快，在通邑村镇，人车缓行，一出郊区，人车便疾走急驰。

叶若虹主仆忧形于色，他俩爱莫能助，只能伴同车行，觅机设法援救。

真巧，山海之王本来先走一步，可是他不知怎地，对车中那双似曾相识的美眸，有点念念不忘。他一口气奔出两里地，突见警哨声频传，官道中一批批的人，向下面深谷山脚下急赶，形色匆匆。

他心中一动，突然闪入一处突出的上面崖堡，向下面官道瞧。他轻功够高明，隐身在崖上草丛中，无人可以发觉他的踪迹。

奔过的人群中，赫然是在库库淖尔荒绝谷中，被他救出的叶若虹主仆。另一批，竟又是气极四师兄弟；这四个人，都是他救了而又放了的对头。

他心中一动，便利用山石草木掩身，由官道上方危崖向马车出声处飘去。

没有人留意绝壁上有人，他的轻功又了得，二五丈的陡崖，他一闪而过，象一头老虎，不久便到了现场。崖下面的喧嚷声，他听得十分真切，人向下搜，他也往下走，直至下面激斗不起，他所立处看不到下面密林中的事，又不好现身。他懒得管闲事，反正知道车中女人没有死，其余的事不愿过问，便脱身走了。

第二天，他到了邠州，发生了变故，至让他稽留三日，真是巧。

官道在邠州离开了泾河，转向南走。由这儿到西安府，计二百八十二里。以他的脚程来说，慢些儿走，只须一天便到了。平时，西安府的马车，以这里为一站宿地。

他仍是那一身窝囊打扮，不过已丢掉灰衣，换上了褐衫，不徐不疾赶路。

已牌初，前面现出一座山头，官道绕山左而过，山上草木葱笼，山下依山筑了一座土围了，官道就在土围子前横过，路旁建了一座凉亭。

他大步走近，到了凉亭旁。亭至为简陋，四根海碗大木头为柱，顶盖倒是瓦覆，宽广约有丈余，两旁是长木凳四张，柱旁搁了一个大茶桶，挂着瓢儿；一张木几上放了五只瓦碗。亭左，有拴马栏，拴了两匹健马，正在马槽内低头喝水。

亭后三五丈，就是土围子的栅口，栅口大开，可以看到一群野孩子，在晒麦场上奔跑逗引几头黄犬。

亭中，左右坐了两个人。左面那人，是个长象吓人的家伙，年约古稀，高大英壮，其重如牛，一头金发闪闪生光，乱七八糟披在肩上，脸上黧黑，粗眉昭眼，眸中略泛青色，照然有羌人血统。鼻以下，与发同色的凶腮短须，毛茸茸象头刺猬。身穿青布直裰，腰带上，插着一把弧形长刀。

这人是熟面孔，正是祁连阴魔在祁连山一带为非作歹的金毛吼景泰，同称塞外双魔的宇内凶人。

这家伙在舍身崖与祁连阴魔同设十面埋伏，将神剑伽蓝迫下了舍身崖，高高兴兴回到西安府，他不走了，在古都寻快乐。

直至神剑伽蓝以蒙面黑衣人出现，古都血案迭起，少陵原之夜，血雨缤纷，太白矮仙亦同时现身。这消息传出后，这家伙便知大事有点不妙。在太白山庄，他龟缩在一旁不出，他要观看风色，必要时溜之大吉。

果然不出他所料，盟台中五派掌门刚摆阵，庄中已到了神剑伽蓝，左手火把，右手是令人丧胆的伏鳌剑，在五行宫中一面放火，一面杀人，遇者必死，比阎王爷还凶恶厉害。

这家伙吓得魂飞天外，转入了地道逃命。大火在上面燃烧，他不敢出来，在密如蛛网的地窖密室中，足足躲了两天一夜。

第二天晚间，他开始摸索向庄后密道逃命。半路上，碰上了两个黑影也在下面摸索，他惊魂未定，不敢出声招呼，也无脸招呼，躲入另一条地道，半夜方溜出逃向西北老巢，躲了近两年。

在祁连一躲两年，风声已消，但崆峒派已无内顾之忧，正全力整顿派务，卧榻之旁，岂容外人酣睡？他如果想胡为，崆峒派不要他老命才怪。他见事不可为，只好重入中原。

但他又不愿投入摄魂魔君手下，自创基业又心有余而力不足，只好做些独行买卖，浪迹年余。

江湖变故他明若观火，黑白道的人要找武林三杰，他却置身事外，不参与任何一方，自己也不愿再招惹是非了。这天他正带着一包金珠宝玩，端程返回祁连，要在土生土长之地以终天年。岂知到了西安府，便得到九天玉凤已被人掳走的消息，一时好奇，也想瞧瞧热闹。

亭右面，坐着一个中年人，圆圈脸，剑眉入鬓，虎目神光外射，身穿青色劲装，外罩一件同色外褂，腋下挂着百宝囊，背系长剑。由外表看来，这人英气勃勃，修为定然不弱。

栓马栏往旁，倚着一个土老儿，正心无旁务地注视着马匹饮水，显然是他看管着马匹。

亭中的两个人，原先各自注视着自己的马匹，看山海之王大踏步走到，同时向他注目。

金毛吼与山海之王的目光一接触，突然变色地站起。但山海之王不理他，逞自闯入亭中，直趋水桶，一连舀了五碗水灌入肚中，喝采道：“好水！”

金毛吼这才松了一口气，坐下来，心中嘀咕道：“怪，这小子的眼睛，真象他。要不是他略为雄壮，而没有胡子，或者不象这么落魄，我真会错认是他。”

人的一生中，除了老迈，任何身体各部分都可变，但一双眼睛罕有变异之时；所以金毛吼一看到山海之王，顿时吓了一跳。

栓马柱栏旁的土老儿，一听有人赞水好，抬头笑道：“客官果然识货，水确是好。”

“是泉水吗？老丈。”山海之王问。

“是的，这是大名鼎鼎的高泉水。”老人得意地答。

“请教老丈，这是什么所在？”

“这是永寿县的高泉镇。喏！瞧这座山，就是高泉山，也叫甘泉山。”

“到永寿还有多远？”

“不多不多，三十里整。”

山海之王一面和土老儿聊天，信步走向亭侧，方向正是金毛吼身左，象是向他走去一般。

老魔心中有鬼，他一直就得提心吊胆，疑团未解，在暗中运功戒备。山海之王人高脚长，走起路来象是普通人奔跑，看去甚快。

他一面走近，老魔的心顺着他的脚步向下沉，心道：“好小子？恐怕真是他，他在捉弄我呢；”

山海之王踏出最后一步，相距不到五尺，身躯向前靠，要再踏出一步，伸手去扶亭栏。

手刚伸出，金毛吼脸色大变，向右疾射；伸手去拔弧形长刀。

对面的中年人哼了一声，飞步枪出，“铮”一声剑吟，他奇快地撒下长剑，伸剑一拦，沉声喝道：“姓景的，阳关大道，不可行凶。”

山海之王扭转身，诧异地道：“咦！你们干什么？”

中年人淡淡一笑，道：“这位景爷要算计你，瞧，他的刀拔出来了。”

“算计我？”他指着金毛吼，又道：“你真是算计我吗？”

金毛吼心中一宽，心道：“如果是他，该已出手了，但看他脸上的神情，分明对我陌生，不是他。”

他心中一宽，怒火又起，一股子怨气，出到中年人头上去了，冲山海之王发出一声不屑的冷哼，瞪了他一眼，转向中年人恶狠狠地道：“好小辈，你怎么知我姓景？”

中年人冷冷一笑道：“瞧你这副长相，和穿着打扮兵刃，谁不知你是塞外双魔的金毛吼景泰？”

“小子你是谁？”

“是谁？无名小卒，不说也罢。”

“好小子，你既然认得老夫，怎敢在我面前亮剑耀武扬威？你活腻了？说！”

“哼？塞外双魔吓不倒区区在下。”

金毛吼怒从心上起，恶向胆边生，横刀欺近，怒叫道：“老夫的名头吓你不倒，且看看老夫的刀可否将你砍倒？”

长刀寒光闪闪，薄而长形如新月，吹毛可断，冷气逼人，一步步向前迫近。

亭中宽只丈余，地方太小，中年人屹立不动，道：“要动手，咱们到外面去见个真章。”

“慢点儿，”山海之王大声喝止，又道：“你们这些人也真怪，动不动就拔刀亮剑，拿性命当儿戏，岂有此理。姓景的，刚才你先拔刀找我，我要你先收刀，给我离开这儿。”

中年人一怔，这大个儿赤手空拳，口气可真不小。

金毛吼心中一跳，但仍凶横地叱道：“小子，你是谁？口气够狂，你要是知道你在对什么人说话，就不会如此狂妄了。”

“我，姓山名海，叫山海之王。你听是不听？”山海之王把肃王的话用上了。

“山海之王？你小子确是狂。”金毛吼一块大石头落地，眼光凶光暴射。

中年人吐出一口气，“唰”一声长剑反手入鞘，道：“山海之王进入中原了，不知是幸与不幸？”

山海之王看了他一眼，道：“咦！你象是认识我，咱们陌生着哩！”

中年人抱拳行礼道：“在下肃州温宗乾，崆峒门下。月初家师在仙海蒙兄台援手，得以安返平凉，皆出于兄台之赐。”

“哦，你是气极的弟子？”

“正是，家师返回平凉后，曾将此事说及，在下曾亲聆家师训示，故以知道。想不到在此相遇兄台虎驾，幸甚。”

金毛吼听过山海之王的名号，但听说他竟然可以对气极老道援手，功力之高，可以想见，凶焰立为之消。但他一向凶横霸道，一时找不到下台的藉口，只好松口风自找台阶下道：“小辈们，老夫有事，不和你们一般见识，日后再对老夫无礼，哼！剥了你们的臭皮囊。”一面说，一面收刀。

这时，南面官道中，一个高不到五尺，又疲又矫的半死老头儿，顶着一个银白乱鸡窝头，猴儿脸，火眼金睛射着光，正．双脚乱点，箭似掠到亭下。

矮老儿见了亭中景况，突然停住了。身形一止，原形毕露，脸上的一

层皱皮，枯松皮一般粗老，黑色直掇的右面大袖，空荡荡地，原来里面没有手。左手点着一根银光闪闪的五尺怪杖。

他就是伏牛五霸中，恶人屠之师天聋矮里熊捷，一个黑道中的凶神恶煞，无恶不作的字内老凶魔。

这家伙从伏牛山庄现身始，直至太白山庄大会止，与神剑伽蓝交手，除了靠毒烟弹逃命之外，没打过一次胜仗，成了长败凶魔。最后在太白庄大会中，丢掉了一条胳膊，在台下耍死狗而逃得老命。

“噢！老景，你竟然没死？呵呵？咱们的命都长哩，怎么？和小辈们生气？”天聋矮叟向亭中发话了。

“矮鬼，咱们死不了，年青人比咱们死得更快，他们活腻了，咱们可不腻。”金毛吼说。

山海之王徐徐转身，注视着矮老鬼一眼。

目光一触，矮老鬼脸色一变，退了一步。

金毛吼大概心中有数，忙道：“这小子姓山名海，自称山海之王；还有这位崆峒门下，叫温宗乾，在我面前狂妄地亮剑，所以生气。”

天聋矮叟并不聋，他心中大定，叫道：“金毛狗，你怎么惜起苍来了，怎不宰了他们？”

“矮鬼，宰他们污我之手，这些小狗们……”

话未完，突觉衣领一紧。他个儿不大，温宗乾不到七尺高，山海之王却有八尺，这时衣领一紧，不用猜，动手抓衣领的人准是山海之王。

他功力超人，反应奇快，右手猛向后扔，来一记“倒打金钟”。

可是他出手仍是慢了些儿，手刚动，身子凌空飞起，被人扔向亭下，耳听山海之王直贯耳膜的吼声：“滚！”

他身不由己，飞跌亭下，半空中提气转身，轻灵地落下地面，脸上气得铁青，也心中暗惊。

天聋矮叟耳力犀利，惊叫道：“是他，他没死。”

“谁？”金毛吼惊问。

“神剑伽蓝华逸云。”

“那小畜牲早死了。”

“这人的眼睛神色，语声也象极，也许是他。”

“要真是他，咱们早该倒霉了。”

他两人在轻语，亭上的山海之王已向下叫道：“你这金毛狗语出不逊，快滚！不然我拆你的骨头，拔掉你的狗毛。”

金毛吼一生中，从未受过这种侮辱，怒火一冲，灵智蒙蔽，不顾厉害向上急扑，半途撒下长刀厉叫：“王八蛋，景爷要砍你一万刀。”

叫声中，人来势如电，扑到亭口。

温宗乾也火速拔剑，电掠而出，大喝道：“不得无礼，慢来！”

“铮”一声龙吟，刀剑相交，火花四溅，人影疾分。金毛吼双足落地，上身晃动，温宗乾毕竟差劲，人向右飞退，“啪”一声撞倒一张木凳，又撞上亭栏，整个凉亭一阵撼动，他也停住了身形。

金毛吼的弧形刀，乃是缅铁精英掺以百合精钢所打造，算是一把断金切玉的宝刀，注入内家真力，威力倍增；如果温宗乾功力不到家，连人带剑将分成四段。

温宗乾心中一凛，只觉双臂如中电击，气血翻腾，长剑中段，一道刀

口深达剑脊，断了一半啦！

金毛吼一刀占了上风，大吼道：“小辈，你倒有些少斤两，等会儿再收拾你。山海，你给我滚出来，老爷要剁你一万刀。”

山海之王双手叉腰，道：“你这一刀，替你招了祸，山海之王今天要拔掉你嘴上的黄狗毛。”他向前举步。

金毛吼堵在亭口，咬牙切齿地叫：“大爷要将你的头颅做乐器，出来，出来！”

山海之王知道他的刀不是凡器，伸手捞来一张长木凳，硬生生扭断一双腿，执在手上踏步走向亭口。相距八尺了，金毛吼一声怒叫，刀光一闪，抢制机先，一招“狂风扫叶”，攻向山海之王下盘，刀风厉啸，但见寒芒耀目生花，急逾电闪而至。

山海之王一声长啸，人已凌空飞射，登脚已在刹那间点到老魔顶门，好快！一道炎热劲道，已先期而至。

六

金毛吼盛怒之下，不顾后果，抢制机先一刀急劈对方下盘。岂知刀招未至，人已不见，顶上褐影射到，劲风压体，炙热如焚的暗劲，已经接触头皮了。

他大吃一惊，身形下挫，向左侧急闪，弧形刀顺手向上急挥。

“当”一声巨响，刀背挨了一击，奇大的劲道将他反向右带，虎口如被火烙。

接着右颊肉一动，火辣辣地。他掠叫一声，向下一伏，抠楼着身躯，平射丈外。

山海之王立在亭口下，左手挥动着一把金色黄毛，向他淡淡一笑，道：“第一把黄狗毛，有上千根。你别急，我要慢慢来。”说完，将毛丢在地下，向他欺近。

金毛吼右颊血流如注，大叫道：“小狗，我跟你拼了，”一面说，一面疯狂地冲到，一团电芒飞舞而至，罡风怒号。

一旁的天聋矮叟一摆鸭舌枪，扑近说道：“我老头子也算一份。老景，小心！”

叫声一落，木凳脚已插入刀影，贴刀身一绞一旋，刀向上一扬，一只大手已伸到金毛吼的颊。

“哎……”金毛吼狂叫一声，暴退丈外，右颊先前被拔处的稍下方又出现一块猩红的血迹。

“还有一把，你的右颊该光了。”山海之王不在乎地叫，又揉身扑上。

这时，天聋矮叟已经扑到，鸭舌枪一递，一股青烟从枪口喷出，直射山海之王的身侧。

山海之王弄不清是啥玩意，赶忙向旁一闪。

“咱们走！这家伙厉害。”天不怕地不怕的天聋矮叟，竟然叫出逃走的话，稀罕！

金毛吼是惊破了胆的人，也是惜命的人，他无法和功力奇奥，动如鬼魅般的山海之王拼命，闻声飞惊。直射栓马栏。

天聋矮叟见毒烟无功，已经见机后撒丈外。

山海之王鼻中，嗅到迎风飘来的一丝刺鼻辛辣味，他怒叫道：“老鬼，你的烟有毒，该死！”叫声中，闪电似的扑上。

天聋矮叟早有准备，等山海之王身形一动，他便向侧方折向而逃。不走官道，也不上山，奇快地窜入路左密草矮林之中。道左是山坡，向下滑便是几条山沟，沟脊草密树稀，沟中却浓林密布，高草高与人齐，人往内一鼠窜，真不易找。

山海之王没想到老鬼如此狡猾，用鼠窜之术折向逃命。他刚欲跟踪便追，眼角瞥见金毛吼已纵近马栏。马栏旁那土老儿，先前已吓掉三魂，软趴在栏柱下，突见凶猛的金毛吼奔到，手中弧形刀令人见了魂飞魄散。他恐怖地尖叫道：“好汉，饶命，观音菩萨……”

他不叫倒好，这一叫便祸从口出，观音菩萨无法保他，反而丢掉老命。

金毛吼正在气头上，长刀一闪，土老儿脑袋丢掉一半，伸手摘下马缰，飞跃上马，反向官道南方狂奔。他跑不了，奔出百十步，山海之王已象一头疯虎，长啸震天，破空传至，人已如流火流星，迫近至五丈之内了。老魔心胆皆裂，伸手将后面马包拉开，挟了一只小包，将马包一掀，人向左一滑，躲在马的腹下，擦着路侧奔了三五丈，人向下一闪，滚落另一山沟里去了。

马包飞起，直冲山海之王，他来势太急，迎个正着，“叭”一声他一掌击飞马包，仍向前猛追。由于马包挡住了视线，并未留意老魔已利用这刹那间的空隙，由山沟下溜了。

马的缰绳已被挂紧，仍全速向前狂奔。山海之王先前已看见老魔滑下鞍侧，只道他仍在马腹下躲着，人如惊电，三两起落便追到马后两丈。

“狗东西好狡猾，你走不了，你得偿命。”山海之王发觉上当，回头反射，略一留心观察，便已发觉老魔滚僵的乱草痕迹，怒骂着追踪而下。

山沟草木浓密，象一条巨大的蜈蚣，两侧不时凹入一些山水所冲陷的沟窟。犬齿般参差排列，也象是蜈蚣的足爪。新的足爪草木不生，可以看到地隙断层；年代久远的足爪，已经丛生草木，成了狐鼠之巢穴。

这是莫谷河上源的支流，愈往下岔沟愈多，匿伏着一两个人，真不易找。

山海之王久处山泽，追踪兽迹的本领，世无其匹，但追踪这种江湖巨擎老奸巨猾的经验，却是外行。以前在库库淖尔跟踪仙海人屠等恶贼，只是“跟”而不是“找”，明暗有异，性质不同。这时追踪两个老奸，他以追踪兽迹之法追到，虽说是大白天，也想得到必定是徒劳心力的。

他跑遍了三条山沟，找不到人，愈想愈火，他发誓非找到他们不可。老魔无缘无故地杀人，杀了一个行将人士的苦兮兮土老儿，那还象话？不要他偿命天理何存？他在疯狂地猛按，却不知两个老鬼都奸瘦如狐，躲在滚下处十余丈一个被绿草所盖的一个土穴中，心惊胆跳专等他离去。三条山沟向南蜿蜒而下，另三条先向东再往南折，而沟脊顶端草木稀少，站在脊上可以了望辽阔的山坡斜原，官道两端尽露眼下，人如果现身，数里外无所遁形。

山海之王身形如电，搜遍下游各处角落；而两个老魔却各据一条山沟，极为小心地爬上沟脊，利用树枝掩身，偷偷地注视来去如电的身影，在沟脊上时隐时没，只看得他们毛骨悚然，再也不敢现身逃命了。

凉亭中的温宗乾，自知插不上手，功力差劲嘛，他也不愿在这儿打人命官司，乖乖地上了坐骑，向北走了。

山海之王横了心，他要找到金毛老魔，直找到日落西山。他知道两个老鬼并未离开，躲在一处高耸的沟脊上，监视着四周，专等他们现身逃命。

两老魔也奸似鬼，提心吊胆不敢移动，委屈些儿不打紧，性命重要，眼巴巴地等红日落山，以便晚间逃命。

薄暮时分，山海之王只好往上走，在凉亭下百十丈一座最高的沟脊上站住了。他知道，今夜月色正佳，十六夜月光明亮，在三五里之内，只要有人越过任何一条沟脊，便逃不过他的眼睛。

他所站之处，距两老魔匿伏之处，三方面相去不过七八十丈，可把两个老魔惊得浑身淌汗，暗暗叫苦不迭。

夜来了，在满月初升前，有一段较为黑暗的短暂时间。南面山沟里的金毛吼，已等得七窍生烟，心道：“此时不走，更待何时，这家伙既然是仙海附近的人，我得避远些，重入中原，人烟众多之处，躲也方便些。”他将盛金珠的小包背上，悄悄掩向官道，准备冒险溜走，由南面逃命。

北面另一条山沟里，天聋矮叟也在打主意冒险，一面结束一面想：“金毛吼这家伙恐怕已经完蛋了，我可不能在这儿埋骨。这山海之王功力之高，骇人听闻。比那死鬼华逸云还高三分，只一条凳脚，就把老景的胡子拔掉一半，象戏弄一条狗一般。咱们这些人真是老了，一再挫折在少年人手中，不知他们是怎么个练法的？”

他将与身材同样长度的鸭舌枪挟在腋下，掌心扣了五颗毒烟弹，低声骂道：“小野种，如让毒烟弹沾身，不怕你不死，避得了毒烟，也不信你避得了毒火。”

他抬头望望天色，天已尽黑，可不能再等了，再等月亮爬上东山啦！

他向沟脊上的山海之王看去，七八十丈太远了些，他的目力无法达到，只看到黑糊糊的草丛暗影。

山海之王的耳目，随黑夜的到来益形锐利，警觉心更为提高，他用天视地听之术凝神搜寻踪迹。他手中，握着一段尺长的径寸粗树枝，准备作为击杀老魔之用。

第一个移动的是天聋矮里，他一步步走向上面官道，鬼魅似的轻灵，毫无音响发出。

下面太黑，他移动极为缓慢，提心吊胆小心翼翼，一步步接近了官道。他的如意算盘是越过官道，从官道西侧低地向北逃命。万一山海之王追来，可逃入高泉镇，由镇后逃上高泉山。

另一面，金毛吼也在缓缓移动，他一步步接近官道，想越过官道后，隐入直向南下的深沟，便安全多了。他所隐伏的山沟，虽亦是向南的，但下面有山海之王堵住，这万千之险不可冒。

由于心情太过紧张，天聋矮叟刚抵山沟尖端，距爬向官道的斜坡还有三丈余，碰着一团脆泥。

风化了的裂土十分脆弱，经不起轻触，足尖一碰，“咕冬”一声，碗大一块泥团碎裂滚下了。

他伸手去捞，捞了一把碎泥，但响声已经传出，他出了一身冷汗。

一道人影已如电火流光。向这儿急掠，沿沟脊喷射，来势汹汹。

天聋矮叟只觉心中一凉，暗叫完了。事已至此，性命要紧，他不得不

断然而行，临危拼命，身形疾升，掠向官道，左手连弹，换握鸭舌枪，跃上了官道，闪电似向高泉镇窜去，急如丧家之犬。

三颗毒烟弹连续飞射，散布两丈。山海之王目力奇佳，黑夜中可辨纤毫，弹来势虽奇疾，仍难逃他的神目。弹到身前丈余，他向上飞纵，“拍拍拍”三声闷响，青烟怒涌，绿光如受惊流萤，八方飞射。

他为了避弹，身躯上腾，去势缓了一缓，等他吸气向旁落下，老鬼已经到了路的右侧去了。

蓦地里，南面官道上人影一闪；那是金毛吼，他乘机逃命。

山海之王主要是追金毛吼，一声长啸，人如怒鹰扑上了官道，猛追金毛吼。

老凶魔运气不太好，他窜入路右山沟，前半段百十丈只有短草而无林木，掩不住身形。他心中叫苦，拼全力向下面林深草茂处奔去。

他的轻功比山海之王差远了，原来相距八十余丈，只片刻间，他便感到似乎被追上了。

还好，只有七八丈便可入林了。事已急，他拼命向前一窜，伏地窜抵林缘。这一窜，免不了木棍穿心之惨，只觉头顶罡风一掠而过，头皮一热一凉，头皮被树枝一掠而过，带走了一块头皮。

山海之王相距在十丈外，眼看老凶魔行将入林，心中大急。黑夜里林中黑得伸手不见五指，易受暗算，时不我留，猛地将木棍扔出。

岂知老凶魔也恰好伏地急窜，木棍落空，他一声怒吼，向前猛冲。

老凶魔到了林缘，怒声已到耳后，他急啦，一扯包里结，反手扔出，人贴地该倒，射入林中去了。

真巧！林中本巡遯着三头青狼，山海之王的怒吼，把它们吓得一蹦而起。接着冲入了老凶魔，来势汹汹，草木簌簌而动。三头狼一惊之下，回头拼命逃去。

山海之王不知袭来的黑影是啥玩意，一怔之下，向侧一闪。黑夜中，近了方可看得真切，被他看出是老凶魔脊上的包裹，伸手一抄，捞在手中，不顾一切冲入林中，一面怒叫道：“金毛狗，你上天我也要追你到凌霄殿，随意杀人，你该死一百次。”

他向下一追，心中瞞咕：“怎么？变出三个人了？”

狼在树下狂奔，不象人要闪避阻道大树，双方相距又在十丈外，当然不会太慢。

山海之王分枝错柯狂追，双方距离虽逐渐接近，但已下去百十丈了。看看追上，他突然大骂道：“该死的孽畜，误了我的大事。”

他发觉追的是野兽，便回头再搜。

老凶魔躲在林缘下一个小坑中。暗叫侥幸，待声音去远，他迫不及待回头急奔，越过西面两道山脊，奔向矮林密布的高泉山山脚下去了。

山海之王搜不到人，他站在山沟顶端大吼道：“老狗们，你们跑不了，哪怕你们会飞，搜不到你们我山海之王不会离开。”

一搜就是三天，在这一带山林中捉迷藏。两老魔真是苦头吃尽，不时被山海之王发现，每一次都令他们心惊胆跳，差点儿丢掉老命。

追逐的方向是西方一带山岭，第四天到了莫营关，山海之王放手不再搜寻，迳自赶向西安府。

金毛吼的包裹中，藏了他这三年来所劫得的金珠宝物，想不到这些玩

意，竟然在生死一发中扔出救了他一命，真是异数，谁说金宝不能救命，山海之王包裹人手，只觉重甸甸地。他眼看金毛吼临下马逃命时，仍把它带走，定然其中自有难以舍弃的理由，三不管把它背上了。

直到第二天，他才发现里面全是些金玉首饰珠宝等玩意，他虽不知这些玩意的价值，但也曾在妇女的头上看过一些相同之物。管他，带着再说。

他奔向西安府，十余里之前，武当众道正押着俘虏，也向西安府急赶。

两个凶魔被追得屁滚尿流，饥渴交加，挨到第四天，已经不象人形，以为再被发现，必死无疑了。

可是第四天整天中，不见山海之王的踪影，入暮时分，两人憋不住只好去找村民弄吃食。鬼使神差，两人都到了莫营关，见面之下，恍如隔世。

两人在一家客店中投宿进食，谈起山海之王和四天来所受的折磨，气愤难当，切齿痛恨。

两人皆有同一看法，就是此仇不报，何以为人？便约定由金毛吼前往各地敦请早年的友好报仇，天聋矮叟则去找摄魂魔君太叔权，探索山海之王的行踪，找到他报仇雪恨，明枪暗箭齐施，不怕他会飞天遁地。

次日，两人分手。天聋矮叟先到永寿，恰逢太叔权的一个探道小贼，据小贼说，确有这么一个高大魁梧大汉，已经向西安府走了。同时，小贼告诉他武当派已擒得九天玉凤，正带往武当山，太叔盟主已出动大批人马在前面等候，一众助拳的好友亦已先后赶来了。

天聋矮叟大喜，命小贼通知太叔权，说他也后面跟进，相机动手劫人，并请留意山海之王的行踪。

交代毕，他即行上路，买头巾将白发裹住，换穿了一袭灰袍，易装趑进。他那根鸭舌枪，枪身做了个长青囊套住，只留枪尾三寸作为点地之用，如果动手，只消倒过枪身一抖，枪套自落，倒也方便。

沿途皆有小贼暗伏，有些还是三年前的老相好，供给他十分正确的消息，前面的人一切举止，皆十分了然。

他别有用心，专心注意山海之王，夺俘之事，他并不热心，在山海之王后面四五里，慢慢盯紧。

山海之王并不急于赶路，每天保持两百里脚程，恰与前面的马车保持十来里距离。

在陕西八府中，西安府是最神气最繁华最值得骄傲的一府，府治设在长安，长安也就是西安府的代表。

三年前，八月初九日，这儿发生了三起血案；初十日，城南少陵原也发生一起血案。

四起血案，全没有苦主，没有惊动官府。但在武林中，吓坏了不少人，那高大的黑衣人，心黑手辣，令人丧胆。除了有两个人知道黑衣人的真正身份外，其余的人仍然如在雾中。

在长安闹事，如果是有家有小，有亲有友的人，最好先考虑考虑后果。因为秦王的藩邸就在这儿，不但皇城中甲壬如云，豢养的江湖高手更是人才济济，而且京师暗地里派来的两厂死士，明里是监视五府的举动，暗地里却查踩江湖朋友的动静，一有变故，麻烦可大了，株连既广，杀头抄家充军没籍有你受的。

武当门下的车马不敢入城招摇，绕过长乐门直趋赴商州的大道。距城五里地已是申牌初，天色尚早，但马车却停止了。

官道右首有一条小路，穿过一座松林，约两里地有一座香火鼎盛的官观，名叫九真观。

九真观，乃是河南府东崆峒下院派出的门人，在这儿建立的中原三大道院之一，平时接待派中东来的门人子弟，算是一处行脚宿站。

九真观的道侣们，早已接到气极道长传来的手谕，要接待武当的道友们暂驻一宵，所以早已有万全准备。

一行人未晚先投宿，浩浩荡荡进了观门，九真观立即成了金城汤池，暗桩四下密布。

黑道盟主太叔权已经赶到，布下了天罗地网，他不急，坐镇在城西北大安坊附近，远远地主持大局。

在距咸阳还有二十余里之时，马车过后不久，后面的山海之王又闯了祸，以致脱离了马车。马车到了长安，他仍在那儿逗留，且回头表表他所遭遇的变故。

当他大踏步向前赶路时，远远地看到前面一群健马，护住一辆马车，正绕过成王陵。

在林影中，他不知前面的情形，赶他的路，并未留意别人的闲事。

由这儿到咸阳，还有二十余里。日正中天，酷阳如火，他虽不畏寒暑，但仍想找地方歇歇脚，找地方睡一觉；反正他不急于赶路，急啥？

不远处有一座树林，座落在官道之右，枝柯直伸至路面，倒真是个好处所。

将近树林，他自语道：“唔！有人比我占先一步，但我仍要占一席之地。”

林中近官道处，停了一辆双轮手推车，两个身穿两截青色短衫的大汉，敞着古铜色长满短毛的胸膛；正分倚在两株树根下，闭着眼假寐。车上蒙着油布，不知装了啥玩意；由车轮陷迹估计，定是轻巧之物。

山海之王在三丈外一株大树下躺倒，用包裹作枕，四仰八叉躺得舒舒服服。

他心中有数，那两个大汉虽然装成酣睡之像，其实却正凝神留意四周，眼睛眯成一条缝向外瞧呢。

他也留了心，心道：“里面还有两个鬼鬼祟祟的人。也许这儿还是处于危机四伏之地哩？”

足音踢拖，从周成工陵方面急促地传来，并有拐杖触地之声，伴着足音。显然有人点着拐杖，正向这儿急步而行。

西北五里地，天聋矮叟左手点着鸭舌枪，不徐不疾赶路。正走间，路左草丛中突然传出一声鸟鸣。

他突然闪身掠入，好快！

草丛中一声冷哼传出，一条灰影倏然站起，一把光闪闪的单刀，已将攻到。

“住手！老夫天聋矮叟。”

单刀人鞘，灰影伏下了，道：“原来是熊老前辈，请恕罪。”

“红货距此多远？”天聋矮叟蹲下问。

“十余里，可能已到了咸阳。”

“那褴褛的大个儿呢？”

“就在前面的大树林睡大觉。”

“留意些儿，我先走一步。”

“小心了，五里外右侧大树林中，有他们的两个暗桩，正与褴褛大汉在一块儿，不知他们是否同道。”

“我留意就是。”说完，掠出路中走了。

灰影也向后退，由小道隐去。

天聋矮叟继向前走，脚下加快，奔了三里地，远处已看到右侧的大树林。

他脚下放慢，想找地方隐身，便向左例一座酸枣林中踱去。

酸枣树刺多，不宜藏身，但只有这儿可以看到前面大树林的动静，不能再往前接近了。

他距枣林还有十来步，已看到树根下盘坐着两个身穿褐衫的大汉，在荫影下相对而坐，中间放了一个水囊，荷叶垫上面，搁了一只卤鸡，和一只熏羊腿，正用四只手撕着鸡，酒香扑鼻。

天聋矮叟见了酒菜，便感到酒虫儿蠢动，肚中咕咕叫，该吃些酒菜填肚皮了。

他一声不吭，径在两人之旁坐下了，将鸭舌枪往膝前一搁，吧叨两下嘴唇，伸手便攫卤鸡。

两大汉早已看清他是个古稀的老头儿，并不计较，有一位仁兄反向旁挪了挪，让出一角，道：“老丈，慢些儿，撕开后有你一份。”

老怪不理，早已抓住了一只鸡腿，半只鸡已经到手，食中两指一挟，水囊又到手，咕哈哈往肚里直灌。

两大汉一皱眉，突然发觉老家伙只有一只手，右袖是空的，涌上的怒潮突然消失了，相对耸耸肩，摇头苦笑。

老怪放下水囊，酒从嘴角流下，将鸡腿往口里猛塞，吃相之恶，无以复加。

两大汉没有吃的胃口了，左首大汉问道：“老丈贵姓大名？”

天聋矮叟眨着眼，将鸡腿骨扔掉，抓起另一半大嚼。

“老丈是本地人吗，”大汉仍往下问。

天聋矮里用鸡腿指指耳朵，吃他的鸡肉，伸两指挟起水囊，大口喝酒。

“这人是聋子，该大声些。”左首大汉说。

“别问了，让他吃，咱们歇会儿。”

天聋矮叟一只鸡落肚，酒也光了，怪眼一翻，道：“小伙子，干什么的？大声说，我老人家是聋子。”

“咱们保镖。”右首大汉大声答。

“那一家镖局？”

“河南府永升。”

“崆峒狄水升的？”

“正是。”

“游龙剑狄水升？”

“老丈知道？”

“老丈知道，所以你们活不了。”

两大汉一怔，正待坐起。天聋矮叟一掌挥出，左首大汉应手便倒。右首大汉向左倒地，一脚斜飞，急攻老怪胸腹，反应不为不快。

老怪一抬膝上鸭舌枪，不偏不倚迎着大汉胫骨，“噗”一声胫骨立折，杖尾一推，点中大汉丹田穴。

大汉翻身躺倒，切齿叫道：“你狼心狗肺，禽兽不如。咱们无冤无仇，你是谁？”

“天聋矮叟熊捷。”

“狄局主与你有交情，你竟向他局中的伙计下手！”

“你们是保武当的红货？”

“放屁，是为朋友情义。”

“所以你们该死。”

“为什么？”

“你碍事，讨厌。”声落，鸭舌枪急敲，大汉略一抽搐，一命呜呼。

老怪将尸体和地下的零碎扔入林中，掠出路面，以路右藉草木掩身，向大树林掠去。

大树林旁，山海之王静静地躺倒。他耳力奇佳，已听出林中有两个人正悄悄地掩近，相距只有十来丈了。

林密草疏，大白天不易遁形，来人好大的胆子，似乎要算计已经入睡之人，脚步极轻，象两头狸猫。

山海之王只道两人要算计他，响着微愠的口气道：“两位，知趣些，走开，别打扰我。目前我不想揍你们，快滚！”

衣袂飘风之声凛然，林中的两个人已上了大树。

假寐中的两大汉突然站起，向山海之王叉腰瞪眼，怒不可遏，一个道：“老兄，你吠什么，你知道你在对谁说话？混帐，”

山海之王一怔，心道：“咦！这家伙象是骂我。”但他没做声，仍静卧不动。

两大汉见他不答话，只用眼角膘着他们，不由怒火上冲，徐徐欺近，一个耳根有一道三寸长刀疤的人厉声道：“大个儿，爬起来！大爷看看你的胆子有多大。”

山海之王轻蔑地扫了他一眼，闭上眼不理他。

大汉怒火如焚，踏前三步距他三尺站住了，沉声道：“爬起来道歉，大爷不为已甚。”

“走开，别打扰我。”山海之王说话了，仍闭着眼，右手伸一个指头轻轻晃动，意思是教他们走开。

大汉怎受得了，冷笑一声，踏前一步飞起右脚，踢向山海之王的右肋。

山海之王岂能让他近身，手一抄便捞住了踢来的脚踝骨，信手一扔，把大汉从身上扔到左面去了。“噗”一声撞在一株树干上，枝中簌簌而动。

他虎吼而起，指着另一个人叫道：“狗东西：你们岂有此理，再不滚，我教你们爬着走。”

大汉还弄清同伴是怎么被扔出的，吃了一惊，伸手拔出插在后腰上的一把匕首，大吼一声，猛扑而上。

山海之王左手伸一个食指将刺来的匕首拨开，右手出如闪电。“啪啪”两声脆响，大汉挨了两耳光，狂叫着倒退，他只觉眼前金蝇乱飞，口中发咸，连退五六步，方将身躯稳住，耳听山海之王在怒吼：“凭你这种材料，该狠狠地教训一顿，快滚！”

撞在树上的大汉，确是了得，将树皮撞脱了一大块，摇头晃脑站稳，从管内拔出三枚亮银镖，一挫虎腰，亮银镖连续飞出，急射山海之王的脊心。

山海之王象是背后长了眼睛，倏然转身，右手一掌斜挥。响起了一阵

奇异的掌啸声，三枚亮银镖以更急的劲道，向林中斜飞而去。

十丈外树中隐伏的两个灰影，突然有一人发出一声惊咦，声虽小，但山海之王仍听到了。

他暂时不管树上的人，拍飞亮银镖，人即抢进。

大汉一听掌之啸声，惊叫道：“风雷掌，你是南海门人？”

山海之王不听他的，已闪电抢到，伸手劈胸便抓。大汉马步不稳，一招“如封似闭”急出，上封来手，下面准备进击。

他没有山海之王快，功力也相去天远，掌拨处如触烙铁，肩膀早落入一把大铁钳口中，一扣之下，浑身发软，所有的力道全失。接着右大腿一紧，也被一只大手扣住了，身躯凌空而起。

“滚！”山海之王大吼，将人高举过顶，转了一圈，向正在吐出口中淤血的大汉掷去。

“砰”一声响，两人都倒下了，直滚出丈外，七荤八素狼狈爬起。有刀疤的大汉结结巴巴地骂道：“你小子别……别得……得意，武当派的……的门……门下……”

山海之王疾冲而下，“劈啪”两声，两手左右开弓，将他又击倒在地，怒叫道：“呸？什么武当文当，门下门上，唬人吗？”

叫声中，他一手抓住一人的脚踝骨，倒拖走出路口，作势要往外抛。

两大汉踝骨欲裂，浑身无力，挣扎不得，口中含糊地狂叫，双手乱舞。

“老弟，请手下留情。”人影射到，苍劲的语声先传。

山海之王停下了，仍抓住两大汉脚踝，打量着疾奔而来的人影。

那是一个鹑衣百结，只有一只右眼的老花子，一头白发乱糟糟，独眼滚圆，神光外射，湛湛然似若透人肺腑，狮鼻海口兜腮白胡纠缠成一团球，古铜色的脸皱纹不多，身材伟岸，手中点着一根乌光闪闪的墨竹打狗棒，脚下一双烂草鞋，脚丫子泥垢成团。

独眼花子一到，山海之王松了手，沉声道：“是说情呢？还是插手？”

两大汉吃力地爬起，额上大汗直流，一个道：“邝老前辈，这小子……”

山海之王猛地回头，俊目一瞪。两大汉惊得一哆嗦，惶然退后三步。

独眼花子呵呵一笑，说道：“老弟，咱们好好商量。这两位是武当的俗家弟子，初出道少年气盛，冲撞了老弟台，是吗？老花子与江湖人皆有些少交情，大家都是朋友，谈不上插手，只向老弟台讨个人情。”

“要是我不放手，又待如何，”山海之王不友好地说。

“老弟，你不是个不近人情的人，老花子单眼不盲，已看出老弟是非常人，不会计较他们无知失礼的过错的。”

“也许你错了。”说完，转身伸手向两大汉抓去。

独眼花子一声叱喝，乌竹又急伸，点向山海之王的腰脊，要阻止他出手。

山海之王就是要激他出手，想试试中原高手的武学造诣。他已看出老花子定不等闲，值得一试。

棒近身，他倏然转身，急抓棒头，右手立掌向前猛切。

老花子棒向下沉，“铁牛耕地”一搭一挑，搭胫骨挑下阴，突然一震腕，一团乌光罩住对方的下腹。

山海之王斜身出掌，仍要抓竹棒，大喝道：“运内劲，咱们别拖。”

独眼花子哈哈一声狂笑，身法一变，乌光飞旋，风雷之声大起，罡风

四射，展开抢攻，一面道：“老弟，老花子平生未与赤手空拳的人用棒相斗，你可否拔兵刃？你腰中的短家伙定不简单。”

山海之王不理他，双手一动，雷声殷殷，身形急进，两掌上下急挥，连攻八掌，是风将乌芒迫得左右急射，无法正面攻人。

老花子左右飘掠，近身不得，他叫道：“老弟，你这招是‘奔雷八掌’的‘电闪雷鸣’，你是龙吟尊者的什么人？请住手。”

山海之王一听龙吟尊者四字，只觉十分耳熟，脑中似乎有一条神经抽动了一下，立时有点恍惚起来。但他为了镇静自己，猛地一声长啸，掌势转猛，身形快如闪电，紧迫抢攻，但听雷声响如连珠，五丈内飞沙走石。

老花子大吃一惊，他除了全力进攻以求自卫之外，没有第二条路可走。

好一场龙争虎斗！但见尘土飞场中，两人八方盘舞，掌劲棒风相接，发出令人心胆下沉的震响，十丈内无法让人站稳。

两大汉面无人色，退入林中注视着激斗中的淡淡人影，浑身颤栗，大汗滚滚而下。

树上隐伏着的两个灰影，突然向两大汉飞掠而下。

激斗中的山海之王，连攻六招四十八掌，把老花子迫得八方游走，圈子愈张愈大，只能在空隙中还手，偷空儿攻了三招。

老花子愈斗愈心惊，幸亏他已修至化境，总算能接下了对方凶猛无匹的六招，身上已经汗出如雨。

山海之王心中也暗暗佩服，可裂石开碑的潜劲，仍无法攻破老花子以乌竹杖织成的罡墙，掌力不住散逸；而且老花子的身法也迅捷绝伦，仍能在防守中乘隙进迫，一沾即走，并无力竭之象。

英雄惜英雄，他逐渐收回真力。

蓦地他大喝一声，一掌拍出，一股奇猛的阳刚港劲一涌而出，声势汹汹地袭向老花子的胸腔。

老花子刚抖出一棒，震散大部袭来的凶猛劲道，余劲将他推得向后一挫，连退两步，啸声已起。

山海之王一掌攻出，发出一声长啸，人已蓦地失踪，象一道闪光，射向林中。

林中的两条灰影，刚以平沙落雁身法，向武当的两大汉顶门落下，脚尖分袭两人后哑穴。

两大汉已惊得浑身麻木，神智不清，根本不知道头上有人落下，眼看要失手被擒。

山海之王啸声传到，褐色的淡影随声扑来，两大汉只觉心胆俱裂，只道山海之王要找他们算帐，由他那骇人的来势，今天死定啦？两人同时一声尖叫，腿一软，趴伏在地，浑身颤抖。

这一来，反而逃掉一劫，躲过了由后上方袭到的两脚尖，危极险极。

山海之王也在这刹那间扑到，身形上升，怒叱一声，双掌两面疾挥。

两灰影已无法闪避，只有硬接，各伸一掌倏然击出，罡风乍起。

“嘭嘭”两声巨响，山海之王身形向下飘落，罡风迸爆中，丈内的枝叶如受刀削，纷纷飞射狂舞。

两灰影身躯向后上方斜撞，击毁不少枝叶，向浓枝密叶的另一株树顶上落去。

老花子只道山海之王向两个武当门人下手，惊怒之下，不等身形止住，

急起直追，刚抢出丈余，便看清了一切，他大叫道：“老弟，别放过他们，他们是贺兰山的左右二曲。”

山海之王不识什么左曲右曲，反正这次空中对掌，虽将对方击飞，他自己也感到手掌一震。人亦落下地来，对方的功力，显然非同小可。

他足一沾地，便向还未找到横拔落脚的灰影大叫：“你们下来。咱们再拼两掌，别打算走，不然将后悔莫及。”

两灰影站稳了，在浓叶遮掩下向这儿发话道：“你是谁？山海之王的绰号由何而来？你不姓华？”

一连串的反问，语气急促。山海之王道：“我姓山，名海，没人姓华。你们手下够硬朗，为何偷偷摸摸？滚下来见个真章，我不杀你。”

“你不姓华，为何会奔雷八掌？”

“废话！谁管什么奔雷八掌？下来！”

两条灰影一掠而下，相距丈外站住了。两人的长象，委实教人吃惊，真象两个恶鬼。

两人正是贺兰山的左曲老施威，右曲老施猛。

早年，这两个残废霸占贺兰山，把拓荒的汉人杀得伏足不前，鸡犬心惊。后来崆峒派大举出动，把他们赶入山中。他俩一发狠，便与龙首上人夜袭西崆峒，放了一把无情火，更和南面的祁连阴魔矮神荼等人，不时捣乱崆峒四山，拖住了崆峒派的腿，不能进入中原。

三年前他们被祁连阴魔请出，伏牛山庄第一次露面，与桃花仙子狠拼，势均力敌，眼看要将桃花谷和百花谷的人消灭，却来了神剑伽蓝华逸云，杀得他们亡命而逃，伏牛山庄也就完蛋大吉。

太白山庄之会，神剑伽蓝大发神威，惊破了群魔之胆。两人鬼精灵，一看不对劲，紧随着七星掌厉岳之后，乘乱逃命，遁回贺兰山苦修，这时又在中原出现了。

他俩的功力，可说已登堂入室，与桃花仙子力拼的人，岂是等闲？除了神剑伽蓝，他怕过谁来？从伏牛山庄到太白山庄，他连吃败仗，遁回贺兰山苦练，功力大非昔比，三年，他没浪费时间。

他俩刚下山不久，在太白山庄跑得快，并不知神剑伽蓝已死，这次就是专程东下找神剑伽蓝一决雌雄而来。

武当两个小辈在林缘巡风，踩探准备劫俘贼人的消息。恰好两个老残废也在林中睡觉，他俩已看出两大汉是江湖人，正想擒来讯问江湖的动静，鬼使神差，闯来了山海之王。

山海之王使用有奇异啸声的掌力，击飞了三枚亮银镖，两老魔吃了一惊，有八成儿象神剑伽蓝的梵音掌嘛，

他们发誓要找神剑伽蓝雪耻洗恨，真见到了却又心中悚然。但听清对方姓山名海，心中一宽，以神剑伽蓝一代英豪，岂有改名换姓之理？看形影；确也不象是神剑伽蓝，身上又没有伽蓝剑，不会是他。

等老花子现身打岔，两老魔就在树上向下瞧，奔雷八掌一出，山海之王的浑雄精深的功力，又把他们吓了一大跳。山海之王一再否认他的身份，却是两老魔的定心丸，假使真是神剑伽蓝，他们的三年苦修，算是尽付流水，仍然差上一筹，报仇无望啦：

他俩利用两人狠拼的机会，向两个武当的门人下手，武当门人满天下，消息定然灵通，找他们问消息，最好不过。两人不顾一切，双双扑下。

岂知山海之王在盘旋出招中，恰好看到林缘的光景，两老魔一动，他也发掌击退老花子，电射而来。

三人半空对掌，两老魔竟被震得飞回林中，合两人之力仍然占不了便宜，怎能不惊？

正说话间，两老魔的耳中，突传来十分熟悉语声道：“施老哥，我是假聋子。咱们毙了他，除去绊脚石。”

假聋子，是天聋矮叟，他们在伏牛山庄第一联手的老相好，太熟啦！这时用传音人密之术说话，定然就在左近，他那枪中是烟，一手毒烟弹歹毒绝伦，确是一个好帮手，合三人之力，毙了这小子该无问题。

两人一打手势，正式现身。

山海之王看了两人的古怪狞恶象，冷笑道：“你们有一支手残废，我山海之王不想和你们计较，你们要算计这两个家伙，为什么？说。”

天生残废的人，最忌讳别人指出他的缺憾，两个老残废顿时火起，左曲老阴森森地道：“小狗！你用不着管老夫的事，先管你自己，老夫要你的狗命，看你还敢瞧不起残废？”

一旁的独眼花子哈哈一声狂笑，道：“哈哈！我独眼狂乞邝昭也残废，也是算我一份。”

老花子在狂笑声中，说出他也是残废，也要算上一份。左右二曲心中一怔，不相信地瞥了他一眼。

皆因老花子话中之意，是要和他俩联手，三个残废斗一个山海之王，确是赢定了。

老花子来头大，说起来不简单，在江湖中提起独眼狂乞邝昭，黑道朋友便会感到头痛。他手下一群花子爷，平时散处各地，混迹江湖，游戏风尘，实力相当雄厚，等闲人物真不敢招惹他们。在混迹江湖中，他们行侠仗义，有时也伸手劫富济贫，凡是勤俭起家，善行卓著的富贵大户，他们绝不动人家一草一木，反之，便算是花子们的活财神。

独眼狂乞有一位师弟，就是亡命花子尹成，尹成是神剑伽蓝华逸云的口盟老哥哥，曾经带华逸云到神医叶太岳处求药，拯救碧芸姑娘得免子午六阳针毒发之祸，在太白山庄盛会之前，两个老花子在关洛道截杀与会群寇，接引与会的侠义英雄，大会之时，亡命花子带了一群花子参与盛会，独眼狂乞则带人在外围接应，两人都尽了全力。

神剑伽蓝在南阳与亡命花子错过见面之机，以后经白云山庄的刺激，心情苦闷，精神失常，不愿见任何人，所以独眼狂乞并未见过这位小兄弟，只是在师弟口中，知道一些猛烈的轮廓而已。

老花子一群人，与黑道凶魔势同水火，目下却说出参与的话，两魔怎能不感怪异？

左曲老哼了一声，道：“独眼贼，你是说和老夫……”

“哈哈……”独眼花子爆发狂笑，笑完说道：“老家伙，千万别表错情，老花子是说，要拆了你的老骨头。”

“凭你也配？呸！”右曲老怒叫。

“配不配兵刃上见真章，你这两个凶魔作恶多端，崆峒派的人正在找你，你竟敢在这条路上现身。哈哈！在太白山庄你跑得真快，老花子慢来一步，让你溜了，今天你们可跑不了啦！”

右曲老伸手一抄，拔出腰带上那支乌光闪闪，长有三尺六寸的外门兵

刃佛手笔，蹭进两步厉叫道：“老猪狗你敢狂言欺人，老夫要活剥了你。”

“慢来！”山海之王伸手虚拦，又道：“我这条小命还没拿去，不必再招惹人，冲我来。”

左曲老施威也撤下他的佛手笔，傲然冷笑道：“反正你两人都得死，冲谁都一样。”

山海之王伸手向旁一株树枝一拉，一段儿臂粗的树枝入手，手一振枝叶全落，说道：“你还未说出鬼鬼祟祟抓人的原因，说！”

“小事一件，要他们的命。”左曲老大吼，佛手笔劈面点到，冷冰冰一缕罡风，射向山海之王的胸前稍右的玄机穴，笔影突然分张。

山海之王直待罡风行将及体，突然一棍斜挥，急如迅雷，向佛手笔击去。

他出手太快，已不容许对方撤招变招，他要硬拼一记，较真才实学。

左曲老心中大怒，他这佛手笔普通兵刃一触即毁，一段小树枝也敢硬碰，太瞧不起人啦！手一紧，功贯笔尖，全力猛挥。

“噗”一声闷响，拼上了，扑着罡风迸爆，锐啸刺耳，山海之王斜跨一步，左曲老却飘飞丈外。

“再拼一记！”山海之王大吼，疾冲而上。

左曲老怎敢硬拼？闪身让招，佛手笔斜攻对方腰肋，左手半空的大袖向上一振，三道淡淡灰影从袖底飞出，射向对方身后，半途一折，飞袭背心。

山海之王恰好右转挥棍，背心完全暴露在半途转向的奇快暗器之下。

“噗”一声响，棍第二次相交，人影倏分。

三枚淡淡灰影委实太快，双方相距又近，来得太过突然，飞行轨迹确是出人意外。

山海之王身形转过，棍已挥出，方发现身后有警，赶忙抢进一步，所练的奇异神功立即进发。

可是仍慢了半分，棍笔相交之际，对方笔上传来的浑雄力道，迫得他无法冲进一步，仅抢进了半步，护体神功也嫌晚了半分，随着兵刃相交的闷响，最右一枚淡影掠过山海之王左肋。

“嗤”一声锐啸，衣破皮开，暗器在他肋下划了一条两寸长半分深的血槽，如果护体神功慢进半分，整个左肋全完，不死也得成为残废。

另两枚飞出三丈外，透过一株合抱大巨木，在出口处露出两寸长的梭形扁钻头，其色淡灰，差半分劲便可穿透树身了。

已射伤山海之王的那枚，被神功一震，横飞丈外，方翩然坠下。

山海之王只觉肋下一麻，用手一摸，掌心中现出了紫色的一层血迹，平时他不怕兵刃袭击，这暗器确是霸道。

“噢！你的暗器有剧毒。”山海之王叫。

左曲老哈哈一声长笑，人已从另一面隐入林中，如飞而逝，空间里荡漾着他的得意厉叫声道：“小狗，等会儿老夫来替你收尸，只消片刻。哈哈，大漠阴域血所沾之人，不须一盏茶时，尸骨尽化，为免遣此多伤人畜，等会儿我来替你收尸，哈哈？”

声音愈去愈远，终至消失。

山海之王没追人，他似信不信，将血掌放在鼻端轻嗅，除了血腥，毫无异味，血确是变了紫色，证明确有有毒物渗在血中。

另一面，右曲老与独眼狂乞拼了五六招。左曲老得手溜走，他也攻出

一笔撤走，老花子追之不及。

老花子已听清左曲老得意的话语，大惊失色，忙向山海之王纵近，惶然轻呼：“老弟，你中了暗器？”

山海之王点点头，道：“这家伙确是够阴损，想不到他那残废的左手内有鬼，下次见到他，我卸了他的废手。”

“暗器呢？”

“喏！那儿，树里面还有两枚。”

脸上有刀疤的武当门人，这时正走到暗器旁，正欲俯身伸手去拾。

老花子飞掠而至，竹杖一伸将他拦住，喝道：“别动它，你想死？”

他拾起一根树枝，拨动暗器。暗器全长五寸，形如扁钻，其色淡灰，两头尖，薄仅两分，宽约指幅大小。

他疾弃而回，急声道：“老弟，你感到伤口有何感觉？”

山海之王拭掉手上血迹，又在伤口上一抹，伸在眼前细瞧，血中的紫色淡了些，却泛上了一丝灰影，他摇摇头，道：“有点酸麻，不打紧。”

老花子跌脚道：“糟，如果真如老魔所说，是大漠阴域血，那就完了。老弟，真糟，你……”

“糟什么？阴域是啥玩意？”

“那是大漠绝域中，一种极为歹毒的小玩意，俗称百步射工，形如三足蟾蜍，大如海碗，口含毒沙，可射三丈之远，人畜如被沙射中，行走百步即行倒毙，骨肉化尽，只留皮囊，阴域即据尸吸取已化的血肉，十分歹毒。武林中的化尸丹，有几种就是以腐尸中的血肉所配制，真正获得阴域本身的毒血所配者，极为歹毒而罕见，因这小毒物极不易找，而且不易接近。这老残废匿居贺兰，距大漠近在咫尺，可能获有此物。如果他的话不假，天！到哪儿去找解药，即使有，远水救不了近火，太晚……”

山海之王根本不在乎，淡淡一笑道：“老怪物危言耸听，别听他胡说八道，我没感到任何不适，不必大惊小怪。”

没有任何不适是假，他确是感到酸麻的感觉，缓缓向体内移动，如果不是他体质奇异，可能已经躺下了。

伤口虽小，但血液似乎无法止住，他感到奇怪，平时即使挖掉一块肉，也不会流太多的血，他可以将附近经脉的气血自行闭死。可是今天怎么不灵光了？小小的伤口竟止不住血呢，怪事！

他逐渐感到有点儿头晕，但并无大碍。血必须止住，不能让血自流。

猛想起革囊中另一支玉瓶之中，有一些一包包的药粉，清香扑鼻，不知有何用途；用粉末堵塞伤口，大概定然灵光。

他探手入囊中摸索，摸出那支凤瓶，取出一包药散，倒在掌心向伤口上一抹。

作用对药了，药末一沾伤口，立即凝成一层金光闪闪的薄漠，象是琉璃，富有弹性，血不但止住了，酸麻之感慢慢消失了。

一旁的独眼狂乞，一直以惊惶的神色注视着他，双手不住颤抖，五指扣得死紧。这一生中，他第一次见到这种令人难以置信的青年高手，眼见他即将走向死亡。只感到心中发酸，激动地盯视着他，束手无策。

山海之王看了老花子的神色，只觉心潮。阵激动，对老花子的关怀和焦急，从心底泛起感激之情，道：“老丈，请放心，我死不了。”

独眼狂乞怦然道：“老花子无能为力，我好恨，要不是我打岔……”

山海之王突然打断他的话，向林中大喝道：“你这家伙等久了，滚出来！”

声浪轰传中，十余丈外树顶枝叶浓密处，传出凛凛风声，枝叶微响。

“哪儿走？留下，”老花子怒叫，飞掠腾上林梢。

山海之王本想追人，但略一作势，便觉头脑一阵昏眩，只好止住了。

“是你这凶魔，别走！”老花子在十余丈外叫。

“哈哈……”一阵狂笑声飞扬，逐渐去远。

山海之王摇摇头，昏眩之感逐渐消失，他踱到暗器之旁，伸手去拾。

“动不得，老弟。”老花子的声音传到，人也急掠而下。

“怎么？不能动？”山海之王住手问。

“没有解药，不可沾手！沾者同样无救。咦！你还能支持，真象不怕这歹绝奇毒呢？你的药散何名？”老花子一面说，一面走近察看伤口。伤口已被一层金色琉璃膜盖住，看去并无异状。

山海之王微笑道：“我也不知何名，可能是一种解毒圣品。”一面说，一面用木棍将暗器压入泥中。

“咦！老弟，人真不可思议，竟然有化解阴域奇毒的解药，谁送给你的？”

“我自己的。”他去拾起包囊，背上便向林外走。

“老弟，请教这次到中原有何贵干？”老花子跟上问。

“四处遨游，也许我要寻访我自己的私事。”

“哈哈！如果是四海遨游，老花子萍踪四海九州，老马识途，老弟如不见弃，愿为向导。”

山海之王站定了，扭头凝视着他半晌，说道：“老丈，你能带我到中原走走吗？”

“哈哈，你所指的中原，是指中原之地，仰或是意指莽莽红尘中的花花世界？”

“我也不专指何，人云亦云，慕名而已。”

“老弟你号称山海之王，未曾进过中原？”

“是的，我生长仙海，离开那儿不足十日。”

“呵呵！咱们走吧！先到咸阳，再往下先办一件大事，老花子便与你遍历九州，看看中原的锦绣河山。”

“老丈不是西上有事吗？”

“刚才树上逃走的人，名叫天聋矮叟，他有一个老伙伴叫金毛吼景泰，在河南府做案，击毙事主，偷走了一件价值连城的宝物。我一听消息，便四处查访追问西陲，仍然音讯毫无，在这儿发现了老矮鬼，他们定然不会远走，可能也要办一件大事，正与我所办的事有关，早晚咱们要碰头的，不用再找了。咱们走。”

“哼！那两个该死的老狗，我追了他们三天，他们反而盯住我了，下次定不让他们跑掉。”

“你曾追他们三天？”

“是的，在高泉山。他们像兔子般乱钻狗洞，不然我要拆了他们的骨头。”

“哈哈！那更好，他们定然再追来盯梢的，他们从不放过要得之人和物。走啊，”

山海之王向武当两个大汉沉声道：“你两个家伙听了，下次再那么无礼，我要将你们的骨头搅松，不信且试试，如果不服气，咱们在江湖上见。”

有刀疤的大汉道：“武当派的人，不是省油灯，咱们走着瞧。”

“武当派是啥玩意，有多少人，老丈可知底细？”山海之王扭头向独眼狂乞问。

“武当派人多着哩：他们是近年来崛起的玄门大派，拳剑号称无敌。”

“为人如何？”

“很难说，人多了，难免良莠不齐，十步之内必有芳草，莠草自不会少，但在武林中，他们尚算得上是白道中的代表。”

山海之王向两大汉露出特有的奇异微笑，道：“如果要找我，我不管你们是白道黑道，不动刀剑，我要将你们整治得不死不活；如果动兵刃，你们都得死。”

“哼……”

“别哼，我办得到的，再见了。”

“咱们青山不改，后会有期。”

“我记着。”山海之王说完，大踏步走了。

独眼狂乞向两大汉咧嘴一笑，道：“两位，真要和山海之王结仇，最好别连累师门，老花子是一番好意，也是忠言。”

“老前辈，这小子确是太狂了，晚辈功力不行，只好仗师门一洗今日之耻。”

独眼狂乞冷笑道：“你想替师门招祸，老花子无法拦你，湖广七盘弯血的教训，贵派该反省反省才是。”

说完，点着乌竹杖走出官道，与山海之王大踏步走了。

两人冒着烈日大踏步赶路，山海之王一面走一面问道：“老丈，所要办的大事，能否赐告？”

“老弟，行道江湖，是否应以侠义为先？”

“是的，应该。”

“那就是了，老花子先向你说一段三年前的武林往事，主人是一位功力与你相去不老的少年英雄。请静静地听我说完，再请老弟评论事非……”

老花子一面走，一面将三年前神剑伽蓝华逸云的所行所事，一一概略地说出，最后说：“那少年英雄葬身火海，一切恩怨应该抛消，五大门派是白道中侠义之士，武当的声誉更是武林一代主流，不应该迁怒于华逸云的未亡人。这次他们万里迢迢将人擒解武当，老弟，请问于理可合？”

山海之王沉声道：“老丈，刚才就不该放了那两个武当小辈。”

“呵呵，这事与那些小辈无关，而是主宰大局的武当元老们，找小辈们出气可不是大丈夫所为。”

老花子并不知九天玉凤是如何被擒的，所以并未说出就是前面马车中的人，是被解送的九天玉凤，不然马车绝过不了渭河。山海之王如果知道被解的人就是六盘山的回族少女，他不马上赶去动手才怪。

老花子继续往下道：“老花子并非为了华逸云是我师弟的小老弟，而出来卖命孤身救人，事实上老花子一生好打抱不平，这事我该管。武当派人多势大，老花子仍然憨不畏死……哎？老弟，你轻些儿，老花子骨头不够硬哩，哈哈！”

原来山海之王见他说得有种，一时兴起，一掌拍在老花子的右肩上，把老花子拍得跳起来。

“老丈，有你的，”山海之王微笑着喝采，又道：“算我一份，我赶他们

该回武当山。”

“谢谢你，咱们盯紧他们，相机动手。”

“相机？哼！我不干，见面先打他个落花流水。”

“不成，目下群雄齐至，皆欲得而甘心，咱们不可贸然而动，便宜了他们。再说，公然出手，恐怕恶道们下手毁去人质，咱们怎对得起华大侠在天之灵？”

“那……唔！这确实可虞。”

“咱相机行事，你听我招呼行事没错儿。”

“好，我听你的。”

“走？到长安我要召集手下。唉？可惜我得讯晚了儿，召集人手也来不及了。”

“老丈在哪儿得来的讯息？”

“咸阳。”

两人一阵急走，在申牌正渡过渭河。踏进长安地境。两人穿得一般槛楼，一般蓬头垢脸，一般的窝囊劲，一般的高大雄壮；山海之王高出半尺，身材更是伟岸。两人出现在街上，定然够唬人，老花子不愿招摇，便在城外找家小客店住下。

当晚，山海之王独自在房中练他那不知名目的奇功；老花子则独自外出，找门下弟子召集陕西的花子爷。

行将午夜，月正中天。长安城沉沉睡去，但暗中却风声鹤唳，九真观附近草木皆兵，如临大敌。

九真观占地甚广，天尊殿之后，三方面共有两座偏殿和两座后殿，还有许多小阁和院落回廊。

后殿一间密室中，一灯莹然，除了一张床之外，所有杂物全都搬走了，以免碍事。

木床上，木枕薄衾，甚为简陋。

九天玉凤周如黛，正和衣躺在床上，她仍是那一身绿色衫裙，发髻未乱，静静地凝望着天花板，眼角挂着两颗晶莹的泪珠。

这些天来，她可说饱尝苦头，不仅是筋骨劳顿之痛，心中的创伤更令她痛心疾首。

是的，云哥哥在世之时，谁敢对她如此欺凌，白道英雄们又岂敢如此非为？云哥哥逝世仅三年多些儿，灾难也来了，她成了嘴上之肉，任他们宰割了。

她悲从中来，泪如泉涌，像断了线的珍珠，滚落硬绷绷的木枕上。她内心在悲痛的狂叫：“云哥哥，你在天之灵，可知我在世间所受的痛苦吗？云哥，也许不久后，我会回到你的身边，永远依在你的身旁，这日子不久了。”

她手足被制，真气无法凝聚，阴司恶煞的制穴手法，她无法自解，假使拖延太久，她不死也会成为残废，一切皆烟消火灭，一切都完了。

哀痛过去了，恨念随即涌上心头，她在心中切齿发誓：“武当的牛鼻子们，假使我能恢复自由，且能恢复功力，第一该毁灭的所在，就是武当山，玄天宝殿将成瓦砾，三元宫将化火海。”

夜已深，她沉沉地睡去。

四更将尽，一条人影进入隔壁空房之中。这房间本是红云道人玄空的居所，这时他离开室中到外间巡视，已有半盏茶时分了。

黑影是由隔板上窜越入室的，所以没惊动密室前后担任警卫的人。

他取出一把匕首，在靠墙的一条壁缝中，将匕首轻轻插入，运内劲向里迫。

匕首拔出，壁缝略宽，他侧首由缝内伤看。

姑娘小睡不久，恶梦连连，终于把她惊醒，四更初便睡不下去了。

手足穴道虽然被制，但仍可缓缓移动，不然手足岂不僵死？只是虽可作缓慢的移动，如果想用劲，却是不可能之事，连走快两步亦会软倒。

她下了床，正缓慢地，像个幽灵似地在房中走动，大概她想以蹀躞消磨长夜了。

密室没有窗，只有一个矮窄的门，她想看看月亮星星也办不到，更不必说其他了。

她功力全失，但耳力并未受损，目力也保持锐利，已发现有人在隔室用刀迫开壁缝。

她万念俱灰，平时衣衫不被，根本不在意有人窥觑，懒得声张。

蓦地白影一闪，一角白笺从缝中飞出，直射丈外，跌在室中三合土的地面上。

邻室的黑影将招成方型的纸笺弹出，即轻如飞絮，飘过邻室隔板，瞬即不见。这刹那间，室外已起了足音，门轻轻推开，进来了红云道人。如果黑影慢走一步，定然要闹出事来。黑影对屋中形势与众人的举动，似乎甚为厮熟，配合得极为准确。

姑娘先前置之不理，冲地下的方纸笺冷笑。但一种好奇和万一的侥幸心，终于使她情不自禁地拾起了方纸笺。

是一张质料甚佳的八行笺，招成半掌大的方型，她忽趋灯下，打开细瞧其中的古怪。

上面用半草写了几行字，她轻念：“字致周姑娘：即将由秘道潜赴武当，请勿灰心，仆当觅机相图，拯姑娘脱厄。请阅后烧毁。叶若虹拜。”

她就灯上将笺烧掉，用脚毁去纸灰，自语道：“是他，他果然不与武当山的人同流合污。唉，你也是白费心机了，你人孤势单，有何能耐救我出险？反而搭上了性命，何苦来哉？你的好意，我仍然心中感谢。”

客店中的山海之王，不知怎地，二更末行功刚毕，突然感到心潮澎湃，烦躁得坐立不安，一再强抑心神，调凝真气，仍然感到焦躁。

独眼狂乞不在店中，他心中一动，便着手结束，佩好小剑挂上百宝囊，他要到城内繁华的夜市中走走。长安的夜市，要延至三更正，二更末城门虽关，仍有零星夜市散处繁华的角落。

城外的客店不像城内，关门关得略为晚些，便于接待赶不及入城的客官，三更将到，客店仍开了一道侧门让客人出入。

他刚结束停当，踏出房门想由店门出店，劈面撞上匆匆返店的独眼狂乞，一把将他拖入房中，道：“老弟，想到哪儿去？”

“心中烦躁，想进城走走。”

“夜市快散了，没有什么可逛的……”

“老丈，消息如何？”山海之王打断他的问话。

“武当门人落脚九真观，明日可能走商州奔武当山，那儿是湖广的捷径，八成儿他们要走这条路。这条路极不好走，道路隐秘险峻，爬山涉水，极易下手。等会儿咱们去踩探动静，我已派人守候在各处要道监视他们的行踪”

了。”

“好，去看看九真观有些什么了不得的高手。”

“请注意，为免打草惊蛇，咱们千万不可现身相斗；最好是不露形迹，以免日后不便。”

“我小心就是。”

两人重新结束，老花子将讨米袋改挂胸前，鹑衣下摆纳在腰带上，挟了乌竹杖，门上门窗半掩，招呼山海之王先由窗中掠出，自己拍熄灯火，飘到窗外，掩上窗户飞射檐下。

月色如银，不易隐去形迹，但两人不在乎，贴着檐下暗影平射三道瓦檐，方落入一条小苍中，贴着墙根急窜。

老花子是老江湖，他不走瓦面走壁根，这是他老谋深算极为隐秘的潜踪之法。这种人十分危险，如果在狭路碰上了，他定然会下手灭口，所以最好少撞上这种人。

三更正，他们到了九真观西北一里，官道左面里余之地，即转向东北，绕走一圈先清退路再说。

九真观四面花木扶疏，极利于潜踪隐迹，如果贸然往里闯，哼！该先准备九条命，不然最好别往里闯。

九真观既然是崆峒派中原三大道院之一，岂是平庸无奇的所在？玄门弟子修真之士，平日比和尚还惬意，吃了饭没事于就会搞些古怪名堂，诓骗愚夫愚妇掏腰包出香火钱，以便饱他们的肚腹。诓派的玄门弟子，不能说没有道行，有道行的人古怪得更多，他们的九宫八卦奇门遁甲理数之学，确是不简单麻烦得紧。

瞧吧！九真观四周的花木庭院，白天里看去毫无奇处，了不起是些死石活花，但晚间一看，就有点模糊看不清楚，如踏进两步瞧瞧看，明天，阁下就准备脱层皮，仍然啥也没看清，岂不怪哉？

至于各处的亭台楼阁，天上地下，玩意儿之多，简直如同牛毛，机钮消息不开启，逛观进香的人尽可到处乱闯，上至主持人下至香火道人，绝不会介意，但如果开启了机钮消息，进去的人太容易了，要出来可就难啦！如不是投降后出来，就是尸首出来。

九真观的主持道长，法名叫气亮，对外称九真观主，在长安大名鼎鼎。看法名，就知道他是与掌门同辈份的人，毫无疑问，年纪没有一百岁，也有九十余。在繁华地区的方外人，愈老愈吃香，愈老愈值钱，因为老，所以道行高，道行高，善男信女才心服，心服就产生尊敬，尊敬怎能不多掏腰包敬神奉鬼？九真观主年近百龄，依然龙马精神，难怪大名鼎鼎。

三更正，九真观主正和气极老道站在观门石级上，两人正仰望天宇中的星斗，大概在观察鬼井之宿。据说，从天文星宿分野中。可以看出天下各州的位置，陕西是鬼井之宿分野，不知对否。

两人身后，站着一个小道童。三个人不言不语，都成了哑巴。

气极突然转首轻声问道：“师弟，他们接近了，有几拨？”

九真观主淡淡一笑，道：“快了！还不用劳神。共来了四拨，最精灵老练的一拨，已绕到殿后一面，还没有入侵之众。”

“他们如敢入侵，哼！”

“他们会的，但并不是想立即劫人。”

“想怎样？”

“他们想乱我们的神智，教我们先自手忙脚乱，自乱章法，心中生恐惧之感。”

“哼？他们打错主意了。”

“也许他们之中有绝顶高手呢，我们得小心应付。明日，去叫你师父下令准备擒人。”

“是，弟子遵命，即前去请师父传令准备擒人。”小道士恭敬地说完，行礼退走了。

九真观主也转身向观内走，一面说：“师兄，你真要送他们出紫荆关吗？”

“是的，论武林常例，义不容辞。”

“另一面，天枢子道友恐怕难当大任。”

“师弟，你多虑了，天枢子的功力，比你我还要深厚，为人机警，想亦不致误事。”

“出奇制胜，临机应变，学问大矣哉。如果功力深厚便可望万全，那事情未免太简单了。师兄，我总有些儿担心，预感到此行太过凶险，希望师兄多多小心珍重。”

“谢谢你，亮师弟，我将全力而为，倍加小心。”气极由衷地道谢九真观主的关怀。

“这计策除了你我少数几人知道以外，还有外人参与吗？”

“没有，武当的行动十分机警。”

“但愿如此。走吧！他们来了，看是些什么人，天胆敢到九真观来撒野？”

九真观在外表上看，似乎平静无事，几个值更守夜的香火道人，不时四面走动，与平日相较，只多了一两个人，并无异处。

正西，一座枝浓叶茂的杏林，从围墙内侧向里面延伸，直抵一座假山之下，跟偏殿还有二十余丈之遥。

围墙上，蓦地微风凛然，五条灰影像五头轻鸿，飘然落在围墙上，一字并肩排列。

这些人好大的胆子，竟然敢在月色如银之时，违反夜行人的规矩，站立在墙头上，不象话，太狂妄了！

五个灰影身材参差，有两个修长，一个中等，两个却又像矮胖子。背上，系着兵刃；脸上，蒙着灰布。灰色夜行衣，在月色下看去，有点猛烈的感觉。

五人并列墙上，似乎并无闯入园中之意，像五个纸人儿，迎风摇晃，摇摇欲坠，但双脚却钉得稳极。这是功力不等闲的迎风摆柳身法，确够得上高明二字。

中间那中等身材的灰影低声发话道：“贤弟们，咱们进是不进？”

左首一个矮胖子哼了一声，发话道：“从泾州到咸阳，咱们的弟兄死伤共计六十余人，岂能让他们安枕？少不了闹他个落花流水。”

“咱们是闯入吗？”

“不！先放火。”

“好？咱们先放火。牛鼻子们防守宫观，绝不敢远追，可以放胆子。”

几个人用甚为清晰的语音发话，旁若无人。中等身材的灰影，定是他们的首领，他正要往下跳，最右首那高个儿伸手乱摇，道：“大哥且慢，这一座杏林枝浓树茂，虽然距宫观甚远，恐有埋伏。”

大哥就是中等身材的人，他冷笑一声，道：“不会的，九真观的人不多，宫观宽广，即使防守所有的宫宇，人手也不够，怎敢离巢出远埋伏？”

两个矮胖子同声道：“我先下，搜进，”声落，两人先后跃下围墙。

“走树梢。”大哥轻喝，人似飞鹰，远纵三丈，半空中提气而降，悠然落在最近一株老杏上，双足一点，便上了林梢，人影疾闪，便远出三丈外，轻功之佳，已致化境。

五个人相距三丈，并排在树梢急掠。杏林宽广约有三五十丈，在梢头看不清林下的景况，他们竟敢在林梢飞掠，胆气确是值得喝采。

距僚山还有十来丈，杏林将尽。

“哎……”最左侧的一个灰影突发惊呼，人已不见了。

接着最右侧的高个儿，突然失足向下一沉，也叫：“哎……林下有人暗……”声未落，人已不见了。

林上只剩三个人，大哥吃了一惊，只刹那间便丢了两个人，他怎得不惊？

“下去，小心脚下。”他拔出长剑向下疾沉。

脚未沾地，身后已传来一声极为清晰的沉喝：“老兄，你来了吗？”

他心中一凛，扭转身躯横剑护身，挫腰下沉。

“啪”一声脆响，屁股蛋被人击了一掌，火辣辣地，下手的人极有分寸，肉疼而骨未伤。当然啦，臀肉厚，挨两记根本不在乎。

他大吼一声，一招“回风指柳”扭身挥剑，双剑也在这刹那间落地。

剑刚出，突觉脚踝骨一紧，浑身一软，连人带剑向前扑倒，“噗”一声，脑袋撞在一株树杆上。他虽然气功到家，练成铜筋铁骨，这突然的一撞，眼中也冒出无数金星。

接着背心压上了一座山，真气立泄，他想挣扎，已经来不及了。耳听有人向他冷冷地叱喝道：“施主，千万不可挣扎，这一脚要踏你不扁，崆峒派的名号不用叫啦！你是谁，说！”

他感到背上那只脚，愈来愈沉重，四周，黑得伸手不见五指，怎么？偌大的月亮技在中天，怎么林下会这么黑？他手上的剑并未脱手，蓦地一咬牙，手腕一翻，长剑向脸上脱手飞射。

剑是射出了，宛如石沉大海，声息全无。耳听不远处同伴发出两声闷哼，他自己也立时晕厥。

山海之王在距观外林园半里地，四周绕驰一周。两人的轻功，快得骇人听闻。独眼狂乞在考验少年人的真才实学，左旋石绕急如闪电，破空飞射，起落间宛若星跳丸掷，越丘穿林飘忽不定。

可是他愈来愈惊，不管是如何盘旋折行，但在他右肩后的高大身影，如影附形不差分毫，紧附不舍。

绕到南面，老花子长吁一口气道：“长江后浪推前浪，世上新人换旧人；老花子八十年辛苦练，自命不凡，今晚在老弟面前，感到无比惭愧。”

山海之王微笑着道：“老丈奔走江湖，行侠仗义，俗务霸身，无法抽暇多求精进。

不像我这蛮荒野人，除了茹毛饮血之外，心意全无外界所扰，专意而心静，一年可较常人五年所下的功夫，有过之而无不及。老丈认为对吗？”

“你的话虽有道理，但也不尽然，人的秉赋天资，关乎后天的进境，如无良师益友，再下苦功亦是枉然。老弟，请问令师尊姓大名？”

“我没有师父，是自己在山海之间练的。”

“老花子不信。”

“老丈不信，那也是无法之事。”

“老弟，你全力施展，让老花子瞧瞧。”

“我放肆了。”

“绕宫观再走一遍。”

声落，山海之王已经超出八尺，泰然而行，冉冉而逝，没有风声，不见他纵跃，片刻间，老花子已落后了五六丈，渐拉渐远。

独眼狂乞吃了一惊，功力提至十成，全力急追。但见两条淡影急掠，人影如虚如幻，身后劲急气流所发的锐啸，慑人心魄。

飞掠三里余，山海之王把老花子抛后将近半里，已经越过观前小道，他方放缓脚程，等老花子跟上。

绕到东北，老花子到了，他的呼吸起伏不匀，道：“老弟，你这身法我不陌生。”

“老丈看过？”

“极像‘流光遁影’，也似‘卸气飞行’，那是四海狂客姜涛和龙吟尊者的绝学，但两者都不像。老花子行道江湖一甲子，天下奇学所见多矣？你这种身法倒令我迷糊了……咦！老弟，你怎么了？”

山海之王听到四海狂客和龙吟尊者的名号，只觉脑中一震，像某一段神经受到了撼动，一些朦胧的幻影，似实犹虚地晃动、隐现。他想捉捕这些幻影，但不能；他摇摇头让自己清醒，定下心神思索，可是仍无法捉摸那些奇异而令他困扰的幽灵般的幻影。老花子以后的话他没听见。

他的举动，落在老花子的眼中，所以向他发问。

他神智一清，幻影消失了。他摇头苦笑道：“没什么。你说了些什么？”

“我说你的身法像是四海狂客姜……”

山海之王猝然停步，一把按在老花子的右肩上，问道：“四海狂客和龙吟尊者，是吗？”

“咦！你认识他们？”

“十分耳熟，他们是什么人？”

“四海狂客姜涛是武林三杰的老二，是神剑伽蓝的师父，也就是武当派要找的对头。

龙吟尊者是普陀南海门的元老，也是神剑伽蓝的师父。”

“哦，我可没见过他们。”

“四海狂客早二十年还经常在江湖出没。龙吟尊者失踪了六十余年，三年前在太白山庄露了一次脸，又失踪了。”

“咦！瞧那儿。”山海之王指着围墙的东北角轻呼。

那围墙之内，隐隐现出黑色的树影，那是一座广袤的梅林，约是五六亩大小。

三条灰影正向梅林顶上落下，半空中拔剑挥舞，三起三落，只在枝头晃动。

老花子道：“又是一群进犯的草莽英雄，他们遇上拦截的人了。”

山海之王道：“老丈，我们要不要掩近瞧瞧？”

“等会儿，让他们乱子闯过，抽出九真观，我们再进不迟。”

正说间，三条人影只剩一条了。那人剑如狂龙，不时向下进招，身躯

一沾即起，有点不太灵光了。蓦地，他向上疾升，发出一声长啸，猛扑而上。

老花子大吃一惊，急道：“糟，那是中原狂生夏津，他怎么如此冒失？快：咱们得救出这个有骨气的少林弟子。”

两人身形疾闪，直扑围墙。可是晚了一步，中原狂生已经不见了。

山海之王一听老花子说中原狂生有骨气，不顾危险飞扑园内五丈的梅林。

老花子没有他快，跃登围墙的刹那间，山海之王已经将落下树梢，他急叫道：“退！”

不可落下……”

可是出口太晚了，山海之王已经疾冲而下，一闪不见。

梅林之下，薄雾突然袅袅上升，风雷隐隐。山海之王的沉喝，像是殷殷雷鸣。

老花子依然一叹道：“林中隐没奇门生克，我拼上一命，也得下去一尽心力了，我不能独自在这儿等待啊！”

他一声怒啸，人似怒鹰，冲入了滚滚飞腾的浓雾，落向下面危机四伏凶险难测的奇门大阵之中。

七

九真观中，奇门阵法已经一一发动，中原狂生夏津与两名同伴，闯入梅林生死未卜。

中原狂生夏津，就是在七盘弯被桃花仙子掳走，失陷桃花宫，被华逸云率天魔夫人入谷救出的人。他也是亡命花子的好友，是少林晚辈中不可多得的英才。

独眼狂乞听啸声，便知是他，所以要出面救人。岂知山海之王身法太过迅疾，贸然闯入梅林。阵法一变，便失陷在阵中了。

老花子一看事已至此，已没有他考虑的余地，为了武林道义，义无反顾，也就不顾厉害，长啸一声，腾身飞扑阵中。

他的啸声，并未传入林下，一近浓雾，山海之王的怒吼已经消失了。他感到脚下一动，知道已经堕下林梢，不等他站稳，罡风已经迫到胫骨之前了。

他缩腿上跃，乌竹杖一记“野战八方”扫出，在枝叶纷飞中，他降下林底。

黑暗笼罩住一切，身外虚无飘渺，耳中但听风雷四起，不辨东南西北。

“完了？这些牛鼻子真不等闲，我被困住了。”他喃喃自语，一面运动护身，运天聪耳注意身侧动静。

他已听到身后传来极为轻微的足音，有人欺近了。他向左伸手，摸到一根岔枝。由岔枝的形态中，他知道左前方有一株老梅树，便放轻脚步，向那儿接近。

梅林枝杆交织，并不高，人行走其下，不时可碰上一些横枝。他矮下身躯，向树杆上一贴，利用树杆掩住身后，如果有人接近，一触树杆他便会

发觉的。

他将乌竹杖向前斜伸，等待先前由后面接近，目下变为由前接近的人。他要擒住一人，方有出阵的希望。

轻微的足音几不可闻，近了，但不仅是在前面，而是由四面八方传来。

“我落在重围中了。”他想。

他蹲下了，杖贯真力，准备一拼，任何一方先接近，他就由那方面贴地攻出。

且说山海之王入阵之事。

他向下降落的刹那间，薄雾突升，枝叶中，一把寒芒四射的长剑，正向他踝骨上扫到。

剑来势奇疾，剑气丝丝发啸，已不容许他有思索的时间，也逗发了他的怒火。

在怒啸声中，他一掌下拍，双足一收，由侧方急射而下，直穿林下飞堕。

“蓬”一声响，奇猛的掌力，将枝叶震倒一大片，长剑亦一闪不见，浓雾一卷，已掩住了一切。

山海之王心中一凜，在隐隐风雷四周漆黑的境遇中，确是不便，往那儿闯？

他突然大喝：“老丈，你在哪儿？”

声浪只向上传，没有人回答。他耳力之佳，已经修至化境，眼已失效用，耳力仍在，只是那讨厌的风雷声，不时扰乱了神智和听觉，麻烦得紧。

“哼！有人来了，不知是敌是友？”他仍能听得极为轻灵的足音，发觉有人从四面八方向他欺近。

他运起神功护身，双手外张，准备扑出，掌心发出时冷时热的气流，浑身肌肉逐渐绷紧。他像一头面临挑衅的狂狮，眼中异彩闪烁。

“什么人？开口说话。”他沉声喝。

没人回答，足音更近。他厉喝：“再不做声，便将后悔。”

接近的人，大概知道他不好惹，由刚才在树顶发掌的光景看来，要挨上了岂不完蛋？能禁受得起的人，恐怕天地间找不出几个哩？

一声剑啸，身后递来一支长剑。

山海之王心中一动，屹立如山，让剑扎近。

剑并未再进，在近身之前突然撤走了。

同一瞬间，三支长剑从浓雾中伸到，近身约一尺方见剑影，分上中下三处攻到，疾如迅雷。

山海之王知道是敌非友了，突然向后暴退，伸食中二指向后急点，天心指绝学出手。

“叮”一声脆响，刚撤回的长剑突然中断。接着“哎……”一声惊叫，有人倒下了。

指劲击绝长剑，余劲将持剑人的右肩外侧掠走了一块皮肉，稍偏些儿，左肩就完了。

指出，人反向前扑，迎着三支跟踪攻到的三支剑影，一声虎吼，连拍三掌。

这三掌，一无掌风二无声响，但浓雾突以奇速向外急卷，如被狂风所扫，浑雄无匹的潜劲，向外怒涌。

剑的主人不是庸手，突然振剑暴退，剑出龙吟，一闪即没。

接着两声闷响，“哗啦啦”巨响续之，两棵老梅树齐腰而折，“扑”地倒下了。

树一倒，蓦地风雷之声转厉，狂风呼呼，整个梅林全在撼动，黑雾滚滚，枝叶纷飞，枝叶狂舞的声浪，似乎是附近有千军万马在呐喊冲杀，令人毛发直竖，心魄下沉，真像到了地狱之中。

山海之王心中一震，依稀，他曾经遇过这种奇异的境地，曾经带着一个极为熟悉的人闯过。

他神智恍惚，想不起在哪儿，也想不起是什么人，四周奇异的变故，对他不生丝毫吓阻震慑之效，反而激起了他的怒火。

他手按在衣底的晶莹小剑靶上，发出一声震天长啸，但见光华一闪，舞起八尺大的芒影，向前飞卷。

乖乖，他这一发威，草木含悲，山石遭劫，所经之处，梅树一扫而空，从他左掌发出的奇猛劲道下飞跌两侧。

所谓左道旁门，如果人的心智不乱，脑海中的前情往事又不能清晰地照现。心中一无牵挂，而且一无所推，内心不受所感，外魔自消，其法自破。鬼怪固能惑人，如果其人心中并无鬼怪，所行可质天日，没有任何鬼怪可以惑他。

山海之王不但功臻化境，往事一无印象，所行所事无愧于心，胆识过人，对自己功力修为的自信心尤为强烈。在仙海斗蛟龙，诛神色，勇往直前，无畏无惧。这些小幻术想惑他，真是太小看人啦！

“糟！这家伙是人是鬼？退！”有人在远处叫。

山海之王他不上当，不向人声追，挥舞着神剑认定一个方向闯。他灵台清明，不受干扰，入园前他已看清梅林并不大，向里闯不会错的。他身法够快，剑利势猛，掌力通玄，冲势所经处草木辟易，山石飞腾。

一冲错之下，眼前一亮。光华乍敛，他收了剑，手中多了一根六尺长的老梅枝，枝粗如儿臂，十分趁手。

眼前是一处点点荷池，假山林立的七八亩大花园。身后，是那古怪的梅林，已经七零八落，惨不忍睹。

林缘旁，一个身穿道袍的身影，手持长剑，正踉跄奔出林来。山海之王身形一闪，到了老道身侧，伸手便抓。

老道可能已经受伤，眼见灰影扑到，本能地闪身出剑，猛拂伸来的大手。

“哼！”山海之王冷哼一声，掌一沉一翻，“叭”一声拍在剑身上，剑着掌立折。

大手抢进，一把扣住老道的右臂，向怀里一带。

老道惊叫一声，临危拼命，左掌猛推，到了山海之王胸前，小天星掌力骤发。

他不出掌运内家真力倒没事，掌力一发，只觉如击钢墙，奇大的反震力直震心脉，手掌骨寸裂，但肌肉未伤。

“哎唷……”他狂叫一声，扑倒在地。

山海之王带着老道的右臂向怀里一拉，向下一按，老道仆倒在地。他哼了一身，说：“刚才林中的四个人呢？”

“不……不知道……”老道虚弱地叫。

“你敢不说？”

“贫道确……确是不知。”

“你不说悉从尊便，但得问问我愿意与否。”他手上加了一成劲。

老道只觉右臂上的大手，不像是人手，而是个烧红了的大火钳，直痛得他咬牙咧嘴，浑身大汗如雨，身上每一颗细胞都在跳跃，每一条肌肉都在抽搐。他尖叫：“你如果是英雄好汉，不该如此对付一个仅供巡风看守之人。”

山海之王冷冷地说：“我不是英雄，也不是好汉，你如果不把他们的下落说出，你等着就是。”他又略用半分劲。

老道“嗯”了一声，晕厥了。

“老丈，你在哪儿，”山海之王向梅林中大叫。

没人回答，他挟了老道，闪入梅林。林中零落，哪有半个人影，先前那阴风惨惨大雾弥漫的异象，已经消失净尽，每一株梅树干上，皆设有一个大竹筒，还泄逸着一缕青烟。

他搜遍了梅林，在东南角发现了一个可容一人出入的地洞。他将老道放下，一拍他的脊心，指尖扫过人中，老道便悠悠转醒。

“这里面藏了些什么？”他指着洞穴问。

老道浑身仍在抖，翻着白眼说不出话来。

“你再说，怪不得我下重手治你。”山海之王厉声说。蹲下身躯，一指点在老道的气海穴上。

老道身躯略一扭动，急促地说：“那是通路，可通后殿。”

“有多长的地道，”

“有里余，远着哩！”

“劳驾，带路。”他一把将老道抓起，往洞里一塞，自己也向下一钻，抓着老道腰间丝绦，一步步向下斜降。

穴向西南斜下，愈走愈宽阔，下沉十来丈，现出了平坦的甬道，阔五尺高一丈，人在内走十分方便。着脚处像是石板，太黑了，不知是石板呢？抑或是利用原来的石山辟出来的？

山海之王目力虽佳，但亦无法透视八尺外的景物，没有任何微弱的光源，连猫鼠亦无能为力。

他推着仍不住哼哈的老道，向内急走，走不到十来丈，身后突传出石槽滑动之声。

他冷笑道：“不错，好老道，今天咱们俩在这地底石道里死定了，可惜陪葬的人不多。”

老道咬牙切齿地说：“有我陪葬就成，贫道算不了什么。”

“我也算不了什么，但在你未死之前，我会好好治你，你先准备了。”

正走间，突觉脚下一沉。人向下急坠。老道哈哈一笑，他右手梅枝向右急伸，身胁右倾。

“嗤”一声，梅枝钢楔入壁中近尺。接着“噗”一声响，老道的左右同时按在山海之王的躯骨上。“哎唷……”老道狂叫，肘骨像要碎裂，痛得他杀猪般叫起来。

山海之王垂挂在棍上，向上一撑，先提着老道腰带，将他扔上穴外，再自己翻上，拔出棍，说：“好把，我也不要你带路了，先整治你一番，我再找路捣你们的龟巢。”

老道想挣扎，但不可能了，筋缩穴上按上了一个指尖儿，冷冰冰似是

万年冰雪。

他顶门上飞掉了三魂，竭力大叫：“你也是武林中顶尖儿高手，为何用这种手法对付我？”

山海之王真气未发，说“顶尖儿高手在贵观中多的是，卑鄙下流更超人一等。哼？你要不带我找到同伴，你苦定了。”

“你做梦。”

“我没睡着，看谁做梦。”

真气一发，首先，老道的右脚向上收，浑身肌肉跳动，钢牙铿得格支格支地响。在挫牙的空隙里，他仍骂：“你……你不是人，是……是恶……恶魔，报应不……不久临……临头……格支格支……你……你杀……杀了我……我不……不怨你。”

接着，左腿又开始上收，他终于支持不住，一声狂叫，晕了过去。

山海之王暗暗佩服，收指用掌，在他双脚上一阵揉动，已缩短的脚慢慢复原，老道也悠然醒来。

凡是经过缩筋手法整治过的人，重则致命，轻则残废，十分歹毒。山海之王及时解救，虽不致残废，但三两月之内，如果调养不当，仍会残废，留下终身大患。

他用推拿手法替老道松筋，半晌方住手站起说，“你是个硬汉，也是英雄，我不杀你，你走你的。”老道盘坐在地，勉强运气调息。

山海之王不再管他，点着棍儿向前走。

“施主且慢！”

“我姓山名海，你记住了！”山海之王停步转身，冷冷地说。又道：“日后要找我，可在江湖……”

“施主请勿误会？”老道打断他的话。

“你有话说么？”

“是的。施主如答应贫道不损毁敝观，贫道可指引施主救那三位闯阵之人。”

“四位。”

“有一位已死了。”

“谁？”

“一个中年人。”

山海之王心中一宽，他并不想损毁九真观，如果不是为了救中原狂生，和老花子还不打算闯人呢！便说：“依你。”

“大丈夫千金一诺，贫道信任你。”

“我山海之王一诺，比千金贵重得多。”

“什么？你……你是山海之王？”老道惊叫。

“半点不假。”

“你是仙海附近那位山海之王？”

“是的，你像是知道我呢，”

“天，你何不早说。”

“说，哼，没有机会，你那鬼阵法不会给我机会。”

“气极道人是贫道的师伯，你可认识？”

“当然认识，在仙海他幸而没和我动手。”

“施主为何夜闯敝观，尚请见告。”

山海之王本想说出来是为九天玉凤而来，但他忍住了，他不能误了老花子的大事，便说：“为了救人。”

“救谁？”

“先前闯梅林的三个娃娃。”

“他们又为何……”

“你的废话有完没有，告诉你，我和一位同伴途经这儿，见有人遇险入伏，恰好又是相识，所以现身相助。哼？如果真要和你们九真观捣乱，我可由正殿闯入，放上一把野火，你该知道，在山中猎兽，要想把兽类全行驱出，放火是最灵光的绝着。”

老道不知他用话损人，只顾挣扎着爬起，说道：“劳驾，挽我一把，出洞我指引你救人。”

山海之王大踏步走近，挽起老道。老道说：“陷坑宽一丈……”

声未落，人已飞掠而过，山海之王像提小鸡似的，将他提过陷坑，直奔穴口。

出了穴，明月朗朗，繁星满天，老道说：“西南，刚才擒我之处。”

到了林缘，面对有假山小池的花园，老道又说：“第一座假山三面，各有一处地道，他们被诱入那儿困住了。跟我来，脚下千万留心，顺我的脚印走。”

距假山仅有七八丈，地面短草及胫，黑色的海碗大怪石散布各处，看去并无异处，老道点石而进。

走了一半，突然钟声一响，凌乱的假山和荷池的岸上，冉冉升起了黑色的人影，将两人围住了。看人数，约在十二人之谱。

“无量寿佛，九真观竟然有叛逆的门人。”假山旁一名黑影阴沉沉的说。

“哼，这是令人难以置信之事。”荷池旁一门黑衣人接口。

十二个人的十二支长剑，在如银月色下闪闪生光。

带路的老道长叹一身，高叫道：“这位是师伯的……”话未完，他突然双肩一抽，胸向内一收，身形略一晃动，迸力大叫道：“师兄弟们…你们不让我说……说完，递下毒……毒手…杀我，你……你们……快……快叫师……师伯……”

他说不下去了，向前一栽。

山海之王在后面留意脚下，想看出一些古怪；钟响人现之时，他正举目打量四周，没留意老道身前三尺的一块黑石下，射出一丝淡影，射入老道胸腔之中。

老道只顾说话，更没注意自己人会发动消息突下杀手，暗器没入腹腔，怎能不死？

山海之王一手抄住老道腰带，伸手一按心脉，不由勃然大怒，丢下尸身，厉叫道：“谁下的手？站起来。”

假山前走出三名黑衣人，举剑步步欺近，中间那人说道：“贫道有权处死叛徒，你也该和他相伴了。”

山海之王发出阴森森的冷笑，说：“你办的好事，万死不足以蔽你的滔天大罪。”

“施主尊姓大名？能买通本派弟子，确是不等闲。”

“不必问了，我不会再告诉你们。总之，你替你的师门带来劫浩。我为了尊敬死者，不动九真观一亭一阁，但你们却难逃一死。”

“阁下死到临头，还敢大言不惭。”

“是否大言，立可分晓。”

声落，木棍前伸，身棍合一向前飞射。老道三下里一分，暴 DG 一声，三面猛扑，展开追风剑法，但见三团光影向前一卷，剑气飞腾，罡风怒啸。

山海之王眼中留意三人的落脚处，势如疯虎扑到，一声怒吼，招出“狂鹰振翼”，右棍攻向右面黑衣人，左掌挥切左面攻来的剑影。

“铮”一声剑棍相交，剑脱手而飞，棍尖倏吐，点中那人的右胸，胸骨尽裂，几乎透背而出。

棍再向前急掠，攻向中间黑衣人。左面黑衣人正舞剑前扑，一道罡风斜削而来，他伸剑一振，只觉手肘一震，剑向右飘，硬生生被震退八尺。

正面扑到的黑衣人，一剑落空，右首的同伴已倒了，棍也到了他的左肩外了。他向下一挫，身形半转，双足疾点，不退反进飞刺山海之王腹下。

剑中处并无宝物，人影已杳；他大吃一惊，火速转身，攻出一招“旋风飞雪”，护身并攻身后之人。

可是他慢了一步，这一招绝学并未用上，耳听身侧传来一声“躺下”！右肩尖的肩髃穴猛然一震，棍尖正敲在肩尖上，肩坛穴闭，浑身一软，扔剑便倒。

左首黑衣人还未站稳，变化太快了，两同伴在一照面间便先后倒下，他还以为自己眼花呢？

附近现身的人，旁观者清，他们反而看清了，在呐喊声中，九个人挺剑向这儿飞射。

山海之王身形落地，一棍急点，左首大汉嗯了一声，胸前挨了一点，胸骨全毁。他的剑砍在木棍上，被崩得飞落池中去了。

九个人相距远近不同，自然不可能同时扑到，他们都急于抢救同伴，全以致为迅捷的身法扑来。

山海之王蓦地抄起第一个黑衣人，喝声“该死”！脱手飞掷最先扑近的黑衣人，去势奇猛。

被扔的人右肩已废，浑身僵硬，已无法自主。最先扑近的人，突见黑影和吼声传到，还弄不清怎么回事，本能地想撤剑闪避。可是来势奇急，双方对进，其快可知，刚一带手肘，长剑已贯入同伴的身躯，奇猛的冲力，使两人的躯体沉重的撞在一块儿，砰然倒地，滚入荷池内挣命，苦也！

另一面有三个同时扑到，厉叫着攻到。

“不怕死的快来。”山海之王大吼，身形似电，木棍八方飞旋，风雷俱发。右一招“狂龙闹海”，将一个黑衣人击得在半空飞舞。左一记“毒龙出洞”，捣穿了另一个的脑袋。

另五人来不及抢救，射出一丛暗器，人亦先后扑到，五把剑风吼雷鸣，舍命抢攻。

山海之王解决了第三个人，急迎而上，木棍长有五尺，单手运棍，伸开来全长八尺有余，功贯棍身，剑砍在上面最多现出一道裂口，剑反而被崩飞。他飞抢迎进，宛若狂龙张爪，千百道棍影纵横，风吼雷鸣，声势之雄，动魄惊心，凶猛的狂劲，把五个黑衣人惊得毛骨依然。

只一照面间，四个人倒了两个。这些人就是观中的二流人物，怎禁得山海之王全力一击？简直像狂风扫叶，摧枯拉朽。

剩下的三个人心胆俱裂，“扑通”一声，有一个人跳落池中逃命。另一

个向假山后飞射，溜了。

最后一个脚下不够灵光，刚奔了十来步，一只大手已经抓住了他的左肩，浑身一软。

“把剑丢了，替我办事。”山海之王大吼。

黑衣人魂飞胆落，乖乖丢剑。

山海之王挟起他，回至路旁，大手扣住他的后颈；他的手指长，手掌大，扣住脖子便控住四分之三，只留着咽喉，说：“带路，往假山走。”

黑衣人不敢不走，脖子上那只大铁钳时冷时热，只要一收紧，岂不完蛋大吉？他往前走，山海之王步步跟上，像是贴身而行，想弄鬼根本没机会。

到了假山前，山海之王放开手，手指儿在他背脊向下一滑，说：“阁下，你的督脉大部分已闭，已成了常人。告诉我如何开启石窟，窟开了，再替你疏通督脉。”

黑衣人颤抖着说：“你该让我开启。”

“哼！你最好少打坏主意，即使你能仗机关逃命，天地间无人可替你疏通脉，何况你崆峒派也无法全部跑掉？打消你的鬼念头，说！”

黑衣人知道跑不了，说：“扳倒你脚下的石笋。”

山海之王不用手，他用脚踏，凝神应变，石笋徐徐踏倒，假山传出巨石磨擦之声，一块石壁徐徐向内滑，深入五尺再向测徐移。

突然人影一闪，一条人影挺剑扑出，喝声先到：“狗东西纳命！”

山海之王伸棍戒备，沉声喝：“不可鲁莽，是救你的人。”

人影飘退一旁，剑隐肘后问：“哪位兄台冒险援手？在下……”

“不必说，还得救你的同伴。”山海之王阻止他亮名号，又向黑衣人说：“还有两处，快！别误事，等到观中高手赶来后，你死定了。”

黑衣人果然失惊，赶忙向左绕了半圈，再重新自身后侧折回，到了东面，说：“旋动那块小假山一匝。”

山海之王这次只好用手，山石一旋，大假山前一块连着草地的石板向上一掀。霎时，一条人影手仗长剑疾冲而上，身法不坏。

“跟我来，再救其他的人。”

山海之王沉喝。

冲起的人影是个雄伟年青人，用黑巾蒙面，本欲挺剑下扑，闻声一呆，便看清了站在后面的同伴，火速收剑闪在一旁。

黑衣人带着山海之王，左盘右折到了另一面山壁，指着一堆假山石说：“这个窟是死窟，平时可入而不可出，除非能将这块千斤山石搬开，不然毫无希望。”

山海之王将他向后一推，向蒙面人说：“看住他，别让他弄鬼。”

他略一打量，心中有数，说是千斤山石，其实不止一千斤，他默运神功，扳住一块石角，略一掀试，突然喝声：“起”，奋起神力一推，小假山向上掀起了。

下面露出一个尺余大小孔，隐隐传出老花子怒叫和乌竹击打石壁之声。

他将山石推倒，向穴中叫道：“老丈，由这儿出来，用缩骨功。”

“是老弟么？我慢慢钻出来，丢人透啦！”

山海之王知道石穴甚深，需要好半响工夫，便转用手在黑衣人背脊一阵揉动，说：“快走！九真观的高手来了。希望下次咱们没有再见的一天。”

黑衣人悚然而退，急急走了。山海之王等他消失在另一座假山之后，

用传音人密之术问道：“谁是中原狂生夏津？”

蒙面人拉下面巾，现出英俊的面容，一躬到地说：“在下夏津，多蒙兄台及时援手，感铭五衷；不知兄台何以知道小弟有难，前来相救？请教兄台高姓大名。”

“我叫山海之王。独眼狂乞你可知道？”

“是邝老前辈么？”

“正是，他现在穴中。你们该走了，九真观的高手来啦，”

三四十丈外，花木掩映中，人影疾闪，正向这儿急射，速度奇快。

“在下还有一位同伴……”

“他死了，无法挽回。快走：你们如露出少林面目，将累及师门。走，注意地下，足踏尖石，不可沾动其他物体，由梅林越墙，快！”

“兄台珍重……”

“别管我，婆婆妈妈。”

两人行礼告退，如飞而去。

这时，一根乌竹杖已伸出穴口，老花子正以缩骨神功，爬上了五丈深的石穴，头一露出，便脱口狂笑：“哈哈！真他娘的晦气，我……”

“别叫，老夫，九真观的人到了，咱们如果不想暴露身份，你就闭上嘴。再不，咱们闹一声。”

“闹？”老花子叫。

“但我为了救人，已答应不损九真观一亭一阁。”

老花子一跃而起，低身说：“那就拉倒，不闹了。”

“来人留步。”一群老道已接近至五丈外，有人大喝。

山海之王挽住老花子的右臂说：“提气轻身，别沾地，走！”

两人像幽灵一般，直飘梅林，只刹那间，便将追来的老道们抛后七八丈。

“打！”老道们叫，暗器锐啸着射出。

山海之王哈哈一声长笑，木棍向后一振，一股罡风后卷，人已到了零落的梅林。他放下老花子，两人越林梢而过，站在围墙上。他变着嗓子大吼：“多蒙相送，后会有期。接着！”

喝声中，左手一扬，手中信手抓来一把梅枝，以满天花雨手法洒出。右手一伸，手中木棍脱手飞射，挟殷殷雷鸣，射向最先扑来的一名老道。

“哈哈……”在长笑声中，两人一闪不见。

“哎……哎……唷……”响起了数声惊叫，有几个倒霉鬼被梅枝打得鬼叫连天，坠落林下。

最先的老道，正是气极道人。今晚四面警讯频传，但来人一一先后入伏被困，他们太过自信，未出动赴援，专等强敌出现。等到逃得性命的两个门人发出警讯，赶来已晚了一步，强敌已脱因而遁。

来人的轻功，吓了他们一大跳。气极奔得最快，武当的天权子功力不输于他，甚且过之，但不能强宾压主，只错一肩在后紧跟。

木棍挟杖雷而至，两人并未撤剑。为了面子，他们不能不接，同声大吼，四掌齐推。

“砰砰……”罡风一涌，八方并射，两人向后飞退，木棍向上一飘，悠然坠落。

两老道只觉掌心发热，反震力奇大，身形飞退五尺，方能稳住向下飘

落，心头一震，依然而惊。

人一落地，气极变色而叫：“好厉害，武林中竟有这种旷世高手，怎么从未听人说过？这人是谁？”

天杈子更是心惊胆跳，倒抽一口凉气说：“咱们四掌之力可摧山裂石，却未能把袭来的木棍击碎，这人如果真冲九天玉凤而来，后果虑虞。”

两人走到木棍落下处，拾起细察。木棍迎着掌风真力所聚处，四段腐蚀一半的创痕清晰可辨，但仍然有一面未受损伤，所以没断。

山海之王与老花子长笑而去，在四更正赶回客店，两人同住一所大房间，各据一榻。

两人没掌灯。老花子向床上一滚，叹口气说：“不管是斗智斗力，我花子水里火里全不在乎，要斗这鬼奇门遁甲，唉？真是英雄无用武之地。今晚要不是有老弟你，这乱子闹大了，老花子的花子帮势必完蛋，少林派也将鸡飞狗走。”

山海之王卸了装，坐在榻上问：“老丈，你是怎么落人那小穴中的？是自己用缩骨功滑下去的么？”

“见鬼！谁那么傻，我一落林下，便受到四个鬼魅般的人围攻，只挨打，我攻出的招式全击在树上，不久便神智昏乱，只知盯住一个黑影；突然人影消失，我也醒了，发觉处身在那该死的密闭石窟中，里面还有五具白骨，可把我快急疯啦，”

“老丈，我不知怎地，似乎对这些玩意有点熟悉，却又茫然，也许我曾经学过这些玩意，但却又想不起来，怪！”

“老弟，你是怎样逮住那个黑衣老道的？”

山海之王便将前事一一说了，叹道：“崆峒派的人，也太过份了，他们该问清内情的，我对那枉死的老道，十分抱歉，日后见了气极道人，也许仙海的一份情义，将付流水。”

“咦！你与气极老道有交情？”

“也算是的。”他便将当日救四老道的事说了。

“老弟，真有你的。老花子第一眼便看出，你不是心狠手辣之人，内心常存慈念……”

“哼！慈念，总有一天我会慈悲一些人，尤其是喇嘛僧和那什么苍龙二老。”

“怎么，你和苍龙二老结了梁子？他们又在中原出现了？”

“半点不假。”他也将兰州府五泉山之斗，险些丧命的始末一一道出。

老花子摇头道：“这两个老鬼重出江湖，麻烦大了，武林三杰又将增加两个强敌。”

“为什么？”

“九天玉凤刚出道时，大闹华山，把华山五丑全宰了。华山五丑正是苍龙二老的弟子，两老鬼如查出内情，怎肯干休？”

“哼！下次撞在我手，我要拆了他们的贱骨头。”

“据我揣测，不久我们会遇到他们的。武当的老道们也将倒霉了，两个老鬼定然闻风赶来，索取九天玉凤，不信咱们等着瞧。”

“但愿他们来，还我一掌暗袭之价。”

两人各自安歇，老花子却定不下心，他的手下散处天下各地，根本无法召集，光是陕西这几个人，派不上用场，势孤力单，未免有点心中苦闷。

幸而遇上了山海之王这个旷世奇才，不然……

想起了山海之王，便凝神向对面看去。天气热，窗户未关，月色从窗外洒落，房中景物依稀可辨。

山海之王上身精赤，坐在榻中，混身肌肉隐隐生光，呼吸像是静止了。

老花子在心里叹息，付道：“这小伙子精力过人，经半夜激斗，仍然不忘练功，他能有此成就，当非偶然；我好惭愧啊，”

第二天一早，两人结帐动身，出店门不远，劈面遇上一个小花子，远远地向老花子拱手，转身缓缓而行。

老花子跟上了，一面走一面低声问：“怎么了，他们上路了么？”

“不曾，目下群雄伺伏四周；爷如果前往，势必泄露行藏，可否等会儿跟上？”

“我理会得。”

“河南府的刘爷已应召赶到，爷是否召见？”

“不必了，教他留意些。”

“是，爷还有吩咐么，”

“有重要消息，随时禀报。”

小花泰然走了。老花子向山海之王道：“老弟，气极老道既然与你相熟，何不掩去脸目？”

“不必了。”

“假使你换穿劲装，梳起发结，刮掉八字胡，谁认识你是山海之王？”

“我就是这窝囊劲，让苍龙二老两个老狗来找我。”

“老弟，这年纪最多二十出头，何必装成未老先衰的模样，你该换装的？”

“老丈如果不高兴，我自己走。”山海之王有点不悦。

“哈哈，老弟别介意，我说的是真心话。其实，你这副装扮，和老花子走在一块，才是真的相配。老弟，你成家了么？”

“成家？我的家在山上，目前有一头大豹替我守洞。”

“呵呵！我是说，你可有了妻室？”

山海之王摇摇头，笑道：“别废话了，走吧？”

九真观之前，马车奔回长安，没有人护送。而观前却换了一顶山轿，一行人束装待发。

由长安到湖广，二百六十里到商州，出武关分道，一走富水关到南阳，一走紫荆关沿舟江下行，合汉水便到了武当山的势力范围。

长安到蓝田这段路，算不了什么。过蓝田九十八里是蓝田关，进入了秦岭山区，也就是寸寸生险之地了。

马车一出五里外，便被人拦住了，车中没有人。据车夫说，客人回了马车，不需要了。

这证实了牛鼻子们定然走蓝田关，如果走河南府，必定用车。走蓝田关固然可以用车，但太费劲，除了兵车，通常的车不走这条险道。当年刘邦引兵入秦，如果不是用金珠收买绕关——即蓝田关——的守将，乘乱突击，他就进不了咸阳。可见这条路真不好走。

等到九真观前出现了山轿，四周的群雄便先自往蓝田赶，到前面恭候牛鼻子们的仙驾。

太叔权鬼精灵，他直等到第二天午后，确知九真观没有人再出，方向蓝关赶。

山海之王和独眼狂乞，在老道们后面三五十里缓行，走在群雄之后。他们料定，在蓝田以北，群雄绝不会动手；即使动手，也不会在一两个时辰之内解决，不用着急，所以走在最后。

护送山轿的人，浩浩荡荡一大群。最先是五六名俗装大汉，在里外探道。稍后是崆峒的气极、气真，和武当的天机子、天权子，还有十来名老道。山轿前后，是武当七子的老大天旋子，他号称武当第一剑，在武当山的老道中，确是第一。还有天枢子、天衡子。崆峒的气虚、气罡。另外十来名武当的老道和俗家门人，实力极强。

后面半里地，是武当的开阳子、摇光子，晚一辈的红云道人玄空，第六代门人也有五名。俗家支派的叶若虹主仆也走在最后。论年纪，他算不了什么，论辈份，他名列第六代，与红云道人同辈，也算不了甚么，该走在最后。

大大小小老老少少一大群，总人数超过五十大关，如果动起手来，足可独当一千军马。尤其是玄字辈的十四名弟子，结成两座七星大阵，如果在空旷之地，简直是收买人命的枉死城。

武当七老的排名，是按北斗七星排列的，就是天璇、天玑、天权、天枢、天衡、开阳、摇光。论功力，天璇子荣膺第一；论机智才略，天枢子名列七老之首。七个人如果列阵，天枢子是全阵的灵魂；他的功力比天璇子仅逊半分，不然怎能主宰阵法？

如果让他们在平坦处列阵，端的无敌于天下。天枢为中心，前半部称为“璇玑”，硬攻硬抢，凶猛绝伦，当者无不披靡。后半部称为“玉衡”飞旋扑击钻隙攻弱，动如鬼，一击必中。整座星阵一合，聚七人之功，导力归一，威力骇人听闻，任何高手入阵，难逃一死。

武当的剑阵，和少林的罗汉大阵同样大名鼎鼎。武当剑阵当数之七，神奥莫测，变化无穷。罗汉阵为数之九，九为数之极，凶猛狂野，锐不可当。两种阵法虽各擅擅盛，但同样地奇奥霸道。所以黑道盟主摄魂魔君太叔权，沿途不敢妄动，他要等到山巅绝地之处，方能群起而攻。

群雄从平凉跟下，黑道凶魔源源赶到，实力渐强，全在磨拳擦掌等待机缘，不但要夺九天玉凤，更可一举消灭武当派的实力。

暴风雨将至，大劫将临。

一行人向东南迤俪而行，沐着晨曦缓进。让送的人，一个个内心紧张，表面上却言笑自若。

一乘山轿，由两名健壮大汉抢着，前后各有两名同样健壮的大汉，准备接手。这乘山轿，象征着暴风雨的中心，核心就是华夫人，所有的风雨，全以她为目标，她的动向，主宰着不少生灵的存没。

后面四五十里，突然走着山海之王与独眼狂乞。山海之王背着包裹，褐衣飘飘，赤手空拳，不易惹人注意。老花子一身百衲衣，一根乌竹和他的独眼，却是活招牌，谁不知他是极其难惹的江湖怪杰，独眼狂乞邝昭，两人在后盯稍，虽相距遥远，仍然引人起疑。

第一日平安无事，在蓝田关下投宿。蓝田关，简称蓝关，古称绕关；明帝武成元年，关隘移到青泥城侧，所以改称青泥关；武帝建德二年，方正式改名蓝田关。既然旁边有青泥城。可见并不是只见官兵不见百姓之地，却是进入关中平原的要冲，虽不致万商云集，也相当繁华。

武当众道投宿蓝田关，山海之王和老花子，却在贵山山下一家农舍中

落脚，相距七十里。

农舍主人，是一对壮年夫妇，无老无小，为人豪爽；两个花子般的人物投宿，他倒十分欢迎，并为两人整备酒食，宾主尽欢。

在入暮时分，门外走过一个身材修长，穿着蓝色长袍的背影，飘然而过。

老花子年纪大，进酒席时高据主客位，正好面向门外，见了蓝影突然面色一变，举杯的手停住了。

山海之王机警过人，扭头一看，只看到一点蓝影。这家农舍座落在小林的东北最外的一所房舍，门外十来步就是官道，这蓝影自东南走向蓝田县，仅通过大门的瞬间方可看到。山海之王没看清人影，说：“老丈，有岔眼的人物么？”

“是的，等会儿再告诉你。”两人匆匆膳罢，谢过主人，运回客房歇息。老花子掩上门，说道：“老弟，刚才那蓝影你可看清了？”

“晚了些，只看到背影，是了不起的人物么？”

“正是。蓝田县县西六七里，有一处小地方叫白鹿原，早年曾有白鹿出现，也曾经是古战场，在白鹿原西面，住着一个不近人情，极为可怕的老魔，叫做蓝衫隐士段伯升。

众所周知，蓝田乃是美玉出产之地，最佳的玉，又出在覆车山；这山也叫玉山，玉山就在白鹿原西面二十余里。那蓝衫隐士住在白鹿原，却在玉山修真，凡是敢于进入山巅的人，绝难活命。”

“怪！山巅他怎能列为禁地？再说，采玉也只在山下，上山巅作甚？”

“一点不怪，玉山山巅方二里，上而平坦，象一辆车翻覆在地，所以也叫覆车山。

山巅有一个玉池，已经淹没了近千年，要能找到那座池，便可找到美玉。据说，这山巅是群仙游集之所，刘雄鸣就在那儿得道成仙。蓝衫隐士也想成仙，却又不做玄门弟子，霸占住山巅想找玉池，要喝玉浆飞升。”

“荒唐！”山海之王又恼又笑地说。

“就因为荒唐，所以不许人登上山巅寻玉池。”

“这与我们无关，咱们不想成仙，你想么？”

“废话，我做侠义团头惬意得紧，可不想成仙，说起来该与你有关。”

“为什么？”

“苍龙二老是他早年的朋友，也许他已经和他们走在一块儿了。其实这怪物除了在玉山上杀人之外，生平倒无大恶，这数十年来，已经没有人再上山，他大概许久未沾血腥了。很久之前。他到苍龙岭找两个老魔，找不到人便在苍龙岭上逗留一些时日，和太矮人仙狭路相逢，两人拼了一昼夜，不分胜负而散。据说他已经寻得了玉浆，功力已修至仙凡之境，假使他和苍龙二老合流，找你拼命，你可有天大麻烦。老弟，你还是避避风头的好。”

“哈哈？好，我避避风头，到覆车山山巅上避去。”山海之王狂笑起来。

“老弟，别笑，老花子也是个不知死活的人，但真正遇上绝顶高手，还不至用鸡蛋去碰石头。”

“我就想碰碰看。当然啦！他不找我，我是不会去碰的。一次碰不赢，还有第二次呢，也许第三次我手上会是铁弹，碰石头又待如何？”

“只伯你没有机会来上三次。”

“走着瞧，目下未免言之过早。”

“你真要碰？”

“是的，只要他找我，我绝不避风头。”

“壮哉，少年人。告诉你，他那白玉精英所雕的方尺，叫做量天尺，全长三尺六寸五分，任何兵刃难禁一击，你得留神。”

山海之王的手，本能地按在衣下的小剑柄上，说道：“能禁武林三大名剑一击么？”

“三大名剑不毁，已算幸运。”

“真无物可克？”

“据我所知，并无克制之物……哦，也许已死的神剑伽蓝那柄小剑可以，可惜已不知下落。”

“老丈，也许你可以再发现克制量天尺的宝刃。”

“但愿如此。但那老家伙功力太高，是宝刃也是枉然。”

“不久你可以看到。”

“你是指武当的寒英神剑？老弟，你会失望。”

“不会失望的。”山海之王肯定地说。

老花子往床上一躺，说：“蓝衫隐士身上，还藏了一种宝物，可惜并无大用。”

“是什么宝物？其实世间的所谓宝物，全无大用。”

“这倒是实情。他身上之宝，名叫“迷谷”；也就是传说中的招摇山奇木之宝。”

“迷谷？吃了会被迷么？”

“正相反，而是不怕被迷之宝。这玩意据说大如小指头，其形如谷，乌光闪闪，佩带在身，不受邪术迷毒所惑。如果吞食之后，可以安神定心，顺经疏脉，灵智大开。”

“这玩意乃是古代传闻之物，谁见过了？”

“见过的人不是没有，蓝衫隐士就有这玩意。至于是否在招摇山得来，倒未听他说过。”

“这几千年来，从没有人到过或见过招摇山？”

“你不信也就算了，咱们该练功了。”

次日一早，两人重谢主人，结束上道。

走了八九里，官道右侧，现出一座烟草凄迷的废城，一段段的土城墙，大多已经崩塌，野草杂树丛生，一群乌鸦在上空噪鸣，盘旋不下。

近官道一段墙根下，有两个身穿破烂灰直接的中年人，挟着一个破布卷儿，个儿雄伟，铜铃服，阔嘴唇，满脸横肉，正在城墙与官道间一段草坪内踱来踱去。

等老花子两人走近，有一个大汉刚走到官道边，扫了两人一眼，咧嘴一笑道：“两位，早，才来呀？”

两人闻身停步，老花子眯着独眼，大嘴一咧，说：“不错，早，来了好一会啦，”

“不必再走了，花子爷。”

“呵呵！不走亦无不可，老兄，管饭么？”

“不仅管饭，还管酒菜呢！”大汉叉着腰干说。

“哈哈！成，老花子吃定啦，”

“恐怕你吃不完。得……”

“嘻嘻！吃不完兜着走，瞧，我这讨米袋可盛乾坤，多多益善。”

“跟我来！”大汉说完转身走向废墟。

老花子大踏步跟上，一面说：“只消有酒有肉，枉死城冤鬼狱老花子也得走走。”

山海之王不明所以，一声不吭在后跟着走。

西北官道远处，一点蓝影和一星灰影，正向这儿飘来，相距已是不远。

老花子向后招手，山海之王踏前走了个并排儿，老花子突用传音入密之术说：“准备动手，有人要咱们的晦气了。”

“什么人？”山海之王也用传音入密之术问。

“可能是摄魂魔君太叔权的党羽。”

“凭什么他找我们？”

“花子帮与他们水火不相容，他以为老花子定然帮助武当派，碍他的事。”

“我可以动手么？”

“这些就是江湖巨寇，诛一个少一个祸害。”

“他们没在我面前杀人放火，我不杀他们，废了算啦！”

“好办法。其实江湖中巨奸大恶，杀不胜杀。”

走了半里地，越过两座杂树野林，废墟中虽有些小土丘一般的断垣残壁，已看不见城镇的痕迹了。这座代表南朝宋军思家心理的小城，随着历史淹没在连天衰草之中，埋葬了南朝的荒淫无耻，但它永远消灭不了历史的污迹。

在一个小丘之后，荒草坪中围坐着七个狰狞丑恶的人。中间是一个三只腿的破方桌，上面搁着三个骷髅头，插着一把光亮奋目的匕首，匕首旁是一块一尺见方的野猪肉，连皮带毛血淋淋地触目惊心。

七个人眯着阴森森毫无表情的山羊眼，抚着颌下刺猬般的花白乱须，目迎大踏步而来的老花子和山海之王。

两大汉让在一旁，伸手虚引说：“请，那儿。”

老花子脸色略变，但随即神态一舒，在七人身边丈余站住，仰天哈哈大笑，笑完说道：“哈哈，幸盛会幸会。呵呵？老独眼真赶上了。”

近边的四个丑恶怪人，突然原式不动，飘滑向两侧，让出一面，好俊的挪移大法，

山海之王心中一动，暗说：“这几个怪物，功力皆已臻化境，看来今天将有极为惨厉的搏斗，我得放手一拼了。”

老花子突然地坐下，山海之王也在他肩下坐了。

四周寂静如死，空气似乎也凝结了。山海之王环顾七人三匝，心说：“这些家伙只有一分像人，全是鬼怪罗！”

独眼狂乞足迹遍天下，对武林典故极为渊博，见了这七个人，心中暗暗叫苦不迭，不住在暗叫：“完了，这几个凶煞出现江湖，浩劫至矣：我埋骨此地事小，连带着小老弟曝骨荒丘，我罪孽深重哪！”

他定下神，用传音入密之术向山海之王说：“老弟，请记住，动手之时，请以全力脱身离开。日后有缘见到我那师弟亡命花子，告诉他我已丧身蓝图思乡城，死在南方七煞之手，叫他主持花子帮大局。”

山海之王冷哼一身，也用传音入密之术说：“老丈，你把山海之王看成何许人？如果换了别人对我说这种话，我抽他两记耳光。”

“好，算我废话。”

“南荒七煞是啥玩意？”

“乃是南荒最凶狠的田头，早年与南荒八魔肆虐南疆，入神共愤。五十余年前，龙吟尊者深入不毛，追踪八魔失去踪迹，八魔也未见出现江湖。这七煞比八魔更凶狠，曾在中原出现两次，闹得不可开交，幸而他们出现为时极短，不然中原武林已非今日的面目了。别看他们胡子花白，其实皆有上百年纪。他们的功力，比八魔高得多，今日咱们身入危境，恐怕……”

“生有时死有地，不必恐怕。唔！小丘左侧密林，有人隐入，象是一个，也像是两人；如果是两人，另一个的功力，不在我之下。”

“我老了，你比我行，我听不出已有人隐入林中。”

他俩在用传音入密之术交谈，七个恶煞目不转瞬地向他俩盯视，不言不动，那不带表情的山羊眼令人望之心悸，寒气从脊梁柱上冒。

这时，七煞皆略一侧首，向左侧林中轻瞥一眼，随又转回原状，仍是那阴阳怪气的神态，不言不动。

山海之王面上泛起他那特有的微笑，打量对面的七个怪物，从左起，一个比一个狰恶可怖。

第一人塌鼻阔嘴，下颌凸出，面色赤红。

第二人前额凸出，尖嘴缩腮，面色青灰。

第三人是橄榄头，大耳招风，面色死白。

第四个大马脸，左颊上一条刀疤，从观骨直拖至下颌，闪闪发光，面包漆黑。

第五个脑袋像个扁南瓜，酒槽鼻，小嘴巴，脸上的肉棱一条条向外拖，色如淡金。

第六个是大方脸，两排紫红色的獠牙齿出，又尖又利，像是狼牙，面色泛紫。

第七位五官倒生得端正，可惜嘴皮太薄；其余的人都生着一双羊眼，只是他的眼中寒芒如电，阴厉的神色慑人，面色灰黄，像个黄疸病患者。

七个人一色宽袖短衫，灯笼裤，其色褚黄而略带土色，足下是多耳麻鞋，头上是同色长巾缠头。腰带上，是同式的黑鞘长刀，略带弧形，宽约一掌，十分沉重。

七煞既然不说话，老花子只好开口了。

“呵呵，诸位，独眼花子如果猜得不错，定然是南荒七煞七位老兄，是吗？”

没人回答，七煞阴阳怪气地一动不动。

老花子一看不对劲，他抖衣站起，笑道：“哈哈，难道老花子到了荒城古窟中了么？这些人毫无人气，不值得打交道。呵呵，我该走了，该走了？”

第一个赤红脸凸下颌的人终于说话了，声如鬼嚎：“坐下！小辈。”

“哈哈：阁下是叫我么？”老花子面临九死一生之局，心里已定下来了，豁出去啦？语气更为稳定。

“不叫你难道叫我？混蛋！”

“唷！骂人？以语侧人，相错不远；听阁下口中之言，我老花子就知你们不是什么武林高人。”

“当然不高，七尺左右。坐下！”

老花子坐下了，说：“诸位，老花子久仰七煞大名，但从未谋面，可否为在下引见，以便识荆？”

“当然，你听着，南荒七煞绝不会让你失望，我叫追生大煞，姓名不必说了。”他往下依次道出。

凸额头尖嘴面色青灰的人，是夺命一煞。

橄榄额面色死白的人，是拘魂三煞。

大马脸有刀疤面色漆黑的人，是慑魂四煞。

扁南瓜头小嘴巴的谈金面怪人，是吸髓五煞。

大方脸有紫红色狼牙的人，是吃血六煞。

五官端正眼神阴森的人，是瘟蛊七煞。

老花子直听得毛骨悚然，山海之王愈听愈冒火，他说：“好好的人，为何要叫出这种难听唬人的绰号？说他们是鬼，却又有些少人气味，说他们是人，却又鬼气冲天；不伦不类，这年头真是世情大变，人鬼不分……”

“呸，小畜生住嘴！你是谁！”追生大煞厉叫。

“我叫山海之王……”

话未完，追生大煞抢着问：“且住，山海夜叉康廉，与你有何渊源？”

“山海夜叉？对不起，我没有夜叉朋友，不知道。”

山海夜叉康廉，三年前已死在源州回龙岑后，神医叶太岳的小屋前；是死在神剑伽蓝的龙渊剑之下的。

“没有渊源，你就不必再活了。”

老花子接口道：“山海夜叉我倒知道，二十余年前，在临潼大会中，他出现过一次，武功修为马马虎虎。”

“废话，三年前离开了我们，我传了他不少玩意，要到中原打天下，即使是你，也接不下他一棒。”

“老花子没机会幸遇，是否接得他一棒，未敢断言。可惜！再也没有机缘了。”

“什么意思？”

“他已死了。”

“怎么，他死了？胡说八道。”

“老花子绝不胡说，我师弟亲见他遭报的。”

追生大煞倏然站起厉叫道：“我不信，谁下手的？说！”

“既然不信，又问下手的人是谁，怪事！”

“小辈，快说，不然，哼，”

“别哼，老花子自然会说。他死在神剑伽蓝之手。”

“神剑伽蓝目下何在，”

“你也见不到他了，他已死了三年余。”

“他师门是何门派”

“无名无派。”

“他师父。”

“龙吟尊者。”

“甚么，那老秃驴没死，”追生大煞面色一沉，切齿问。

“好好地，你不用咒他。”

“他目下何在？”

“神剑伽蓝惨死之时，他恰好在场，尔后佯然隐去，不知所终，这几年恐已不在人世了，他双腿已残，爱徒惨死，他用不着再在江湖奔波了，即使仍未作化，也会像他前次遁世五十年一样，不知在那一处名山苦参大乘不问

世事啦？”

“咱们又白走了一趟中原了。”追生大煞喃喃自语。

“不？咱们也得大干一番。”瘟蛊七煞突然接口，阴冷低沉，不似发自人类之口。

老花子神色仍然那样泰然，说：“请教，诸位把老花子招来，有如见教？”

“你是独眼狂乞？”追生大煞坐下问。

“正是老花子。”他指指独眼。又道：“唠，活招牌。”

“那就对了。小娃娃山海之王又是谁：嘿嘿！你配称山海之王？哪座山，哪一处海？”

山海之王呵呵一笑，说：“天下之山，天下之海，我就是山海之王。我，姓山名海，乃是小花子，够了么，”

“够了。”

“诸位招老花子前来，有何见教？请说。”老花子问。

“小事一件。咱们是小辈太叔权以重金礼聘而来的人，要在近日内办事。他知道你讨厌，要请我老人家将你的老命收掉。受人之托，忠人之事，我老人家只好要你的老命。

听他说，你小子的功力倒还过得去；但在我看来，不值得伸手。”

“哈哈，你太低估老花子了。”

“不是低估，实情如此。听人说，你为人义薄云天，侠名远播，是个响当当的好汉子。南荒七煞固然是穷凶极恶毫无人性的魔鬼，但也敬重这种人；因为咱们以往没有厉害冲突，所以要给你一次异数。”

“哈哈？老花子深感荣幸。请问怎么个异数法？”

“喏，瞧桌上，那儿有三个咱们常用的骷髅杯，乃是在这荒城找到的，权可一用。

杯中盛着白干，三杯中有一杯溶着奇毒，人腹穿肠；你可以任择一杯饮下，赌你的运气，你有三分之二的生机，这就是异数。”

“这种死法，可真是异数！哈哈，太省事了，老花子这条老命，竟会如此窝囊地死去？哈哈，”

“这是最便宜的死法了，你可以好好付量。如果你幸而不死，赶快离开，愈远愈好。

瞧那瓣野猪肉，是留给小伙子的。肉是四方形，有一半有毒，可用刀切成两块，生吃入肚。如果切对了，有一半死的机会，切错了，两片都有毒，生机全绝。小伙子跟着你，沾了天大便宜，不然他是非死不可的。”

“好说好说，假使咱们不吃这一套呢？”

“不吃？你笑话了，两个人不够填咱们的牙缝儿，不过我不想你们速死，点上穴道用绳子拖上，从陕西拖到湖广包管你皮骨裂，以敬不听命的狂徒。”

“哈哈？老花子倒希望被拖死，死了也名扬天下，轰轰烈烈。”老花子挺身站起来了。

“坐下！”追生大煞冷冰冰地沉喝。

“花子爷不听你的。”老花子怒声答；

追生大煞山羊眼一翻，大袖猛挥，一股罡气挟着殷殷雷鸣，凶猛地卷到。

相距约有一丈六五，袖风如怒涛涌到，老花子大吼一声，右手倏然在

袖中伸出，连拍三掌。

“彭”的一声音爆，罡风四面激射，老花子脸色一变，左手乌竹杖深入地中尺余，上身乱幌，终于膝关节一软，缓缓向后挫退五步，几乎跌倒。

他想拼全力稳住身形，终于稳不住踉跄后退，面色泛灰，右手不住颤抖。

在旁边安坐的山海之王，衣尾猎猎有声，但连眼睛也未眨动半次，冷煞安坐不动，劲烈的罡风迸爆，无穷强烈的内家真力狂震，并未将他震倒。

他冷哼一声，徐徐站起，俊目中异彩倏现，冷笑道：“好浑雄的内家真力，足可遥碎碑石。喂，老家伙，你那些酒肉中的毒药，你们可有解药？”

“当然有，但得先行服下，后服救不了命，将成残废。”

“你曾先服了解药么？”

“废话？老夫为何要先服解药？”

“请教，你们可否够资格被称为武林绝顶高手？”

“事实是无败高手。”

“论事实，你们七八人便没有脸面迫咱们两个二流高手饮毒。我山海之王，乃是花子爷的手下，也算门下弟子之一，你们要找麻烦。有事弟子服其劳，我要与你们打赌。

假使你们自命不凡，该接受挑衅；如果自认是鼠辈小贼，可以拒绝。不过，我想你们会拒绝的，武林中像你们这种浪得虚名……”

“小狗住口，”追生大煞受不了激将，倏然渊跳起怒吼。

“且慢发威，我早料定你会拒绝……”

“划下道来，小狗？我教你如意。”

“很简单，我喝一杯你喝一杯，肉亦各半，生死各凭运气，你敢是不敢？你定煞不敢。”

“那你太便宜了。”

“不便宜，咱们功力相当，你们并无绝对留下我们的把握，所以要和你赌。”山海之王傲然地说。

“那是你的想法。”

“不信可以立见。喝酒时以内功相迫，相距丈五。切肉时虚空运刀，你可用真力相拒，各距八尺，互不相亏。你如自认不行，可以拒绝。”

“如你力所不逮呢？”

“任由阁下宰割。”

七个老魔互相注视片刻，脸上全涌出不信的神色，看山海之王年纪轻轻，从娘胎里开始练，也不过二十来年火候，竟敢大言在丈五之外迫酒，未免太不知自量了。

山海之王刚才已试出对方的功力，自信尚有制胜的把握，但以一比一，他固然可以应付，以一敌七，他可没有这能耐，所以存心冒险。同时他知道自己的体质，对奇毒没有太大的顾忌，尤其是吃下腹中，他可以迫在丹田下，再用他身上奇妙的药散化去奇毒。

早两天中了左曲老的暗器，可化尸的阴域血奇毒也伤不了他呢！

他见七煞没有回答，便哈哈狂笑道：“我早知你们不敢，哈哈？南荒七煞不过是浪得虚名之徒，竟然不敢接受一个江湖小卒的挑战，可笑啊，可笑。”

七个鬼怪全都勃然大怒，瘟瘟七煞抖袖而起，用极为阴铃的声音说：“小狗，我接受了。”

“如果我侥幸，怎么说？”

“怎么说？让你们滚蛋。”追生大煞怒叫。

“一言既出。”山海之王用话扣他。

“驷马难追。”追生大煞果然上当。

“好，咱们一言为定。”

“如果你们幸而不死，还在咱们办事时碍手脚，老夫要你粉身碎骨。”

“我山海之王等待着这一天。”

“动手，”瘟虫七煞已到了桌边催促。

山海之王向老花子低语说：“好好调息，别替我担心。”说完大踏步走向桌边。

三个骷髅看去大小相等，只是有一具略泛灰色，显然年代略久。另一具门齿缺了三枚，生前定然年纪不小。

至于那方野猪肉，是右肋上肉，精肉多而不见肥的，看不出任何异状，不易发现毒物。也是活该无事，一只小麻蝇嗅到血腥，正停留在右侧一面爬行，一面用舌吮猪血，一面在腹下生出小小的白蛆，蠕蠕而动。

麻蝇为了下蛆，是不会在一处地方停留的。在蝇类中，麻蝇不是卵生的，卵在母腹孵化，直接播蛆在腐尸死肉之上，小蛆一离母腹，便会移动进食。

麻蝇从右面急速爬行，到了右面，刚移过线不到一寸，一扇翅膀，便翻倒死去；腹下钻出三条小蛆，稍一蠕动，也僵了。

山海之王一看便知就理，双目盯紧对方眼神，徐徐举手伸向桌面，移动极为缓慢。

肉上微小的变化，瘟虫七煞并未留意。其他六煞坐在地上，自然更无法知道。

手愈伸愈近了。

瘟虫七煞是七个人中唯一眼带表情的人，山海之王便把握他的弱点，从他眼神中下功夫，捕捉他那神色中的极微变化。

手伸到缺牙那具骷髅上，似要抓起了。

瘟虫七煞事先未服解药，他也是准备压下丹田以后，方行服药化解。但这到底要冒些小风险，万一对方内力惊人，一迫之下，可能要迫散毒酒，岂不糟透？

人如有得失之心，而且关系生死，他的神色，自然与平时不同，修为再高，仍能让行家看出极微的变化。

手一触骷髅的牙床，一丝失望的光芒，在瘟虫七煞的眼中透出。骷髅是倒放着的，不然盛不了酒。山海之王的手，一抚骷髅牙床，摇摇头，说：“牙缺了，不好，倒胃口。”手伸到完好光洁的一具骷髅上了。

瘟虫七煞薄唇旁的一条肌肉，突然现出极微弱的牵动，稍动即止，不留心的人是极难发觉的；那说明了他心中在笑，形之于外了。

山海之王略一牵动，随又放下，说：“我自己身上太窝囊不配这具光洁的骷髅，还是选一具最能配我这身烂污，恰合身份的骷髅头。”

他突然抓起那具略带灰暗的骷髅，说：“接着！”

骷髅头倏然飞起，飘然在空中划一半弧，向瘟虫七煞飞去；

瘟虫七煞伸手接住，眼中的失望神色更为显明了。但他的目光，仍死盯住山海之王的右手。

山海之王手按在桌上，说：“借花献佛，我用最好的一具骷髅，奉敬主人一杯好酒，放肆了。”

他的手缓缓抓起那具光洁的骷髅头，微笑着离开桌边，瘟蛊七煞的眼中，透出了阵阵寒芒；显然，他在心中暗凛，没有他的机会了。

三具骷髅中，只有光洁的一具有毒药，如换了别人，定会拣一具洁净些儿的喝下，便会着了道儿。

两人相距一丈五尺，山海之王故示大方地说：“你是前辈，论文比印证，该你先请，我恭候赐酒。”

瘟蛊七煞见事已无法挽回，一咬牙，准备先放倒小家伙再说，托着骷髅的右掌，缓缓伸出了。

“嗤”一声锐啸。酒从骷髅颈孔中喷出一根白色酒柱约黄豆粗细，略成弧形，急射山海之王。

山海之王哈哈一笑，说：“好酒？陈年白干。”

话落酒箭已到，他泰然张口，酒箭射入口中；激射的酒箭连一星细末也未溅出，像落入一个无底深渊中了。

骷髅头中可盛酒斤余，酒箭急射，成一线绵绵而出。瘟蛊七煞的手，已有些儿抖动了。

其余六煞，全站起了，全用不相信的目光，注视着泰然接酒的山海之王。

“克嚓”一声，酒尽骷髅碎，瘟蛊七煞垂手扔掉碎骨，说：“你练了佛门降魔禅功，我七煞小看你了。”

山海之王微笑举手，说：“借花献佛，水酒一丝，聊致敬意。”

一条绿豆大小的酒线，冉冉上升，成弧形降向瘟蛊七煞面门，迎风轻晃，似蛛丝随风轻荡，但落下处不差分毫，正是对方之口。

瘟蛊七煞默运神功，张口接酒，他以为小伙子定然以神奇的功力，行雷霆一击的，岂知酒一人口，力道即失，一滑下喉。

他不敢大意，凝神运或将毒酒迫下腹中，直至酒完，方吁出一口长气。

毒酒虽被迫住，但可不能再行功运劲了，稍一松懈，他便得变成残废。迫生大煞大踏步走出，说：“老七，退！这小狗不含糊，这一回应我接下了。”

山海之王哈哈一笑，说：“在下侥幸了，酒中无毒，多感盛情。”他距桌八尺站好，又道：“还有一关，只有一半机会了。”

迫生大煞也在八尺外站住，伸手虚引说：“别废话了，请！”

“一客二主，在下有僭。”

僭字一落，伸掌虚抬，蓦地一翻掌，五指虚抓。

说是相距八尺，事实上手一伸便近了三尺五六，他平时苦练以气御剑，三丈外仍可遥控，目下不到五尺，自无困难，难在对方运劲虚空阻刀，可任意摊吸晃摆。而他则必须运刀在中间切下，不能斜偏，吃亏太多。

匕首应手飞起，猛地向肉上一落。

迫生大煞心中一凛，脸上变色。这是没有凶险而十分困难的文比，当然不能用掌击出，须以阴柔的御气术，将对方的真气迫散或走偏，不能像攻招一般疯狂地扑击。他看了小伙子的修为，心中吃惊，掌一翻，向左一拨。

匕首随掌向左路飘，便又慢慢向中心移。老妖怪一惊之下，突然向右一带。匕首失去平衡，在两种相同的力道摊动下，已越过中线，飘出肉外了。

山海之王知道老妖怪使奸，突然中食指前伸，他用上了天心指力，护

住匕首两例，迫排对方所发的奇猛真气。

原是沉寂的桌面，先前只见虚悬着的匕首，左右袅袅而动，像有一个幽灵在用无形之手，运使着匕首移动。

这时突然一变，匕首周围，突然发出丝丝的气流厉啸，匕首急剧地颤动，渐渐移向中心。

追生大煞的手，渐变赤红，虚空摊吸摇震，他用了全力，衣袖无风自摇，须发猬立。

山海之王神情肃穆，掌心不见，只看到屈曲如钩的三个指头，和前伸的食中二指，缓缓地移动。

半盏茶时分，两人的大汗如雨般从头面洒落，衣衫背胸肋一片汗渍，渐向外扩张。

其余的六名凶煞，与这一面的独眼狂乞，全紧张得瞪大双眼，手心淌汗。没有人做声，似乎他们的呼吸也全部停止了，空气也凝结不动了。

匕首终于到了中心了。

所有的人全明白，山海之王的功力，比追生大煞要高得多，他只能引匕首由指定之处切下，对方却可随意转运，先天上就吃亏太多。

独眼狂乞不仅大汗淋漓，更惭愧无比；看了年轻的山海之王，功力之深几若瀚海，他自己枉活了近百岁，相去不啻千里，他怎能不惭愧？

在众人凝神注视之下，山海之王俊目中异彩大盛，浑身肌肉一阵颤动，蓦地发出一声沉喝：“下！”

他五指一收一带，手肘猛收，“嗤”一声响，匕首着一沉一带，划向了肉片，没入桌边尽僵方停。

他神色一舒，拭掉满脸大汗，逐步走近，吸人一口长气，摇摇头，有点倦意地说：“老前辈，你是在下一生中，所逢的第一个劲敌。”

追生大煞像个泄了气的皮球，仍强打精神说：“老夫也有同感，你胜了。”

山海之王走近桌边，拔起匕首，插入左边肉块上，说：“该吃肉了，是吗？”

“正是，该吃肉了。”追生大煞紧张地答。他打错了主意，满以为山海之王定然是吃这一块。

“这块给你。”声落，肉已飞出。

追生大煞这才知道上当，伸手将肉接住，说：“两块都有毒，非死不可……”

“死也得吃，咱们愿赌服输。”山海之王冷然答，抖掉小蛆抹去血迹，一口咬掉一大块。

追生大煞“叭”一声将肉丢下，沉声说：“你胜了，滚！”

“不用吃完么？”

“悉从尊便。”

山海之王扔掉肉，撩衣袖擦手，说：“这肉不新鲜，不吃也就算了。”

追生大煞阴森森地说：“记住：你如妨碍咱们的手脚，老夫要追你的小命。”

“不见得，咱们前途见。”

山海之王徐徐倒退，到了独眼狂乞身边，低声说：“老丈，准备速退，我已力竭，拖我一把。林中确有两个人埋伏，不知是敌是友，咱们得赶快离开。”

老花子心中一凛，一手架住他的右臂，便待退走。

毒命二煞突用乍雷也似的嗓音，向林中吼道：“朋友，滚出来！你看够了。”

林中突然爆发出一阵喳喳狞笑，声如栗啼，十分刺耳，令人闻之毛发直竖，头皮发炸。

一蓝一灰两条修长人影，飘然而出，不向中落，竟向斜飘，挡住了老花子退路，两人身法不快，似乎离地半尺，随风飘掠，像两朵浮云，悠然飘荡。

“如此高明的御气踢空轻功奇学，咱们裁定了。”山海之王黯然轻喟。

“是的，咱们裁定了，是蓝衫隐士段伯升。”老花子也说。额上直冒冷汗！

山海之王一面站稳身躯，准备调息，一面说：“只消争取半盏茶时分，我可恢复疲惫，蓝衫隐士无奈我何。老丈，一切全靠你了。”说完，吸气调息，心无旁骛地行功。

老花子退在一旁，面向蓝衫隐士横杖戒备。

追生大煞坐在地下行功，他站不起来了。瘟蛊七煞已服下解药，将余毒迫出体外，这时已精力全复，缓缓站起。

七个凶煞看了来人露出御气蹑空绝学，全部心中暗凛，瘟蛊七煞从腰带下取出一只蓝色葫芦，掀起塞子，一群蓝色小点嗡然发声，瞬即在他周围飞旋转舞。

蓝灰两条人影脚踏实地，背着双手，举步如行云流水，迳向山海之王和独眼狂乞走来。

山海之王真力已竭，老花子正想带着他脱身飞撤，突变已生，身后退路已被蓝灰两条人影挡住了。

两条人影飘然向老花子走近，面貌清晰入目。

蓝衣人袍袂飘飘，头戴便巾掩住头发，脸型椭圆，凸眉深眶，三角眼冷电外射，鼻梁挺直，鼻翅外张，三绺白须拂脚。头巾是蓝，长袍是蓝，脚下半统薄底快靴也是蓝，全身上下一色蓝，连他那脸色也泛着隐隐蓝光。他手中，握着一把白玉方尺，有一半笼在袖中，手上的肌肤，也泛着隐隐蓝光。除了白玉方尺和胡子是白色外，其余全是蓝，蓝得令人心中发冷。

灰色的人影也怪，浑身上下也是一色灰。个儿瘦长，头面手的肤色泛着死灰色。灰眉尾端上挑，金鱼眼，鹰勾鼻，瘪嘴唇，灰色山羊胡，灰色面膛皱纹密皮，年纪确是不小了。身上穿着土灰布长袍，脚下是多耳麻鞋。他手中，是一支金光闪闪的三尺紫金旗杆，金色天蚕丝所织成的旗面，卷在杆上。

老花子趋前三步，植杖行礼道：“晚辈邝昭，参见二位前辈。”

蓝衫隐士站住了，冷冷地说：“你知道我们是谁？”

“前辈定然是蓝衫隐士段公伯升。那一位前辈手上有金龙戏日旗，定然是百年前武林盟主九州剑客樊公佑安之后，今隐终南，人称金旗令主樊前辈光昶，不知是与不是”

“邝昭，你果然名不虚传，不愧称老江湖，端的视闻广博。你知道老夫的来意么？”

“晚辈愚鲁，尚请明示。”

“我与你无仇无怨，与你无关，只是早些日曾听老友苍龙二老言及，在兰州府出了一个少年狂人，叫山海之王。刚才老夫已看过听过，他定然是兰州出现过的山海之王了。

你走开，我要带他走。”

老花子吃了一惊，说：“前辈明鉴，目下他久拼内力元气未复，可否稍等……”

“走开，我有大事待办，岂能等他？我马上得带他走。”

“前辈是世外高人，该知他此时行动，乃是最紧要关头，如稍有触动；势必真气走岔……”

“走开，那是他的事，与我何干？我必须带他……”

话未完，六条人影已经在一侧排开。夺命二煞冷笑一声，阴森森地说道：“姓段的，你该问我们肯是不肯。”

蓝衫隐士三角眼一翻，转首冷冰冰地说：“嘿嘿！你认为老夫该问你么？”

“你说对了，老夫正是此意。”夺命二煞也老气横秋地答。

“其理安在？”

“小伙子为人如何，你刚才已看到了，南荒七煞虽然人性湮灭，仍然敬重这种有骨气有胆识的真正英雄。他赌胜了我们，我们有权保护他安全离开，在思乡城废墟，不许你动他一毫一发。”

“喝！南荒七煞恢复了人性，异数。告诉你，老夫人是要定了。”

“要与不要，那是你的事，在这儿，我教训你，你不可动他。”

“老夫不信。”他向前踏进一步。

夺命二煞冷笑一声，也踏出一步，说：“你不信，老夫偏教你信。”

瘟蛊七煞突然厉叫道：“姓段的，到这儿来，看你的骨头会不会埋在这儿。”

金旗令主喳喳一笑，说：“你那千百只小蛊蚋，不够老夫一扫。”

“狗东西，你来扫扫看？”

金旗令主一声长啸，手一拂，金旗乍展，人如电闪，冲向瘟蛊七煞，旗动处，像刮起一阵狂风，雷鸣殷殷，一闪即至。

瘟蛊七煞喳喳笑，一声尖啸，黑色长刀出鞘，随着啸声，金蛊蚋突然发出刺耳的嗡嗡厉鸣，四面八方一散，随即漫天澈地而至，劲烈无匹道可拔树摧枝的旗风，仅能将真力所及处的蚋群，荡退丈余而已，无法将其震死，飘退丈余，突又回头反扑。

金旗令主这才大惊失色，他怎能防范漫天澈地而来的蚋群？在厉吼声中，护身真气进发，舞起金旗自卫。

金蛊蚋乃是南荒最毒的小异虫，其大如豆，比常蚋大了二三十倍，浑身蓝身，仅头部是金色的，十分抢眼，它口中的金色针刺人人畜肌肤，创口立即肿起拳大，毒一入脉，浑身便僵，中有小蛊游行于经脉，至血尽再裂肌飞出，其毒性之烈，极为霸道，所以名之为蛊。

金旗令主心中大为焦急，那被金旗击中的金蛊蚋，为数不多，有些被击中后，仍能在地下爬行，如被爬上裤管，那还了得？

瘟蛊七煞在一旁倚刀冷笑道：“只一种小玩意，你也无法招架，哼，金旗令主，如此而已，等会儿，老夫让你大开眼界。”另一面，情势大变，夺命二煞已欺近蓝衫隐士，即将动手生死一拼。

两人所立处，距老花子只有八尺，老花子的背后之人，是正在调息的山海之王。

山海之王仅是调息而已，并非行功攻穴疏脉，根本毫无关系，他只想抽暇恢复疲劳，却把老花子急坏啦：

蓝衫隐士仍背着手，向夺命二煞冷笑道：“你这南蛮未免大言了，凭什么你叫我信？”

夺命二煞面色阴沉，逐渐接近，双手叉腰，说：“凭手底下的真功夫。”

“老夫一只手，也教你晕头转向，你那点三脚猫功夫，登大雅之堂？免了吧。”

“吹大气不犯死罪，等你埋骨此地之际，方知是怎么回事。老猪狗！冲我来。”

蓝衫隐士被他骂了一声老猪狗，无名火起，一声冷哼，踏出一步，左大袖突然向前一抖。

夺命二煞也冷哼一声，也同时左足踏进，左掌谈吐。

“啪”一声巨响，两股柔和的阴劲相接，双方相距不足八尺，这一记硬拼几乎毫无躲闪取巧余地，如山暗劲一接，罡风倏爆，潜劲尽发。

蓝衫隐士上身略晃，屹立不动，夺命二煞双足贴地后滑，退出八尺外，左手颓然垂下，山羊眼中擦出了火花。

独眼狂乞被两人的无穷潜劲一进，立身不牢，他用千斤坠定下身軀，但力不从心，登登登连退三步，半尺之差，便撞在山海之王身上了，地面上留下了三个寸深的足印，左脚的破草鞋断了一只耳朵。

他骇然一震，脸上变色，勉强向侧一闪，想让开身后的山海之王，以免撞了他。

突然，他感到袭来的潜劲罡风倏止，耳中听到了山海之王清晰的语音：“老丈，休慌，我已调息完毕，等会儿试试这老猪狗再走，他是苍龙三老的朋友。我要教训他，请保持原态，待他找我时再与他算帐。”

独眼狂乞心中大定，与山海之王并肩站立，准备出手。

夺命二煞一招硬拼，优劣立判，显然他吃了大亏，大出他意料之外，心中凜然，他知道今天遇上了中原绝顶高手啦！

人影一闪，到了拘魂三煞，他在侧方一站，说：“二哥，咱们两人服侍他，这老猪狗果然有两手儿。”

蓝衫隐士目光射向金旗令主，心中暗惊，论功力，金旗令主比瘟蛊高得多多，可是要对付那不知死活的金蛊蚋，却无可奈何，他那支威镇武林的金旗，仅能自保，狼狈非常，再往下拖，后果堪虑，非栽在这儿不可啦：

他一看清形势，顿萌退意，同时他也知道，凭他们两人要与七个高手周旋，取胜的机会微乎其微，尤其是瘟蛊七煞这家伙，可能还有更歹毒的玩意构出来哩！

蓝衫隐士决定先退了再说，猛地一声长啸，向前一扑，左手大袖猛挥，右手向前一振。

一股阴柔的劲道，以令人窒息的暗劲向八方飞涌，而右手一振之间，白影化为万千个碗大圆圈，在全身布成一道白色的奇墙，随即向外一张。二

三两煞同时暴喝，乌光一闪，两人同时拔出其色漆黑，略带弧意的长刀，乌光四射，向前急迎。

“叮叮”两声脆鸣，白玉量天尺击中两把黑色弯刀，罡风突然发锐啸，人影疾分。

二三两煞后挫八尺，踉跄站稳。

白芒冲过两人让开的空隙，飞扑金旗令主，同时传出蓝衫隐士的沉喝：“咱们撤？以后再说，别误了咱们的大事。”

白芒冲到，金蛊蚋突然嗡嗡急鸣，向四面八方远避，迅疾地飞走，不敢接近蓝衫隐士身畔。

金旗令主一声暴叱，金芒疾射，在闪电似的刹那间，已罩向瘟蛊七煞。

瘟蛊七煞吃了一惊，不知金蛊蚋因何畏惧蓝衫隐士，竟然四散飞走，就在他一怔神间，金芒与罡风已经劈面攻到，迅疾绝伦，已无躲闪余地了。他沉喝一声，一刀攻出一。

同一瞬间，七个煞星同时暴喝，七把黑色弯刀倏聚，但见乌光漫天澈地，罡风慑人心魄，同时合在长笑与怒啸声围中，蓝影与灰影，带着白芒与金光，突然向后飞退。

同一瞬间，刀啸之身倏起，七道乌光一挫，各退三步，蓝衫隐士的量天尺，威力果然骇人，加金旗令，真力一合，竟然可将七把黑色弯刀震开，两人的功力，端的令人震撼难信。

两人的退向，正是山海之王所立之处。

独眼狂乞本来禁受不起九人硬拼时所发的无穷劲道，裂肤震腑的劲道一到，他背心突然按上了双大手，自己的护身真气力道骤增，但觉身前两尺罡风反奔，潜力一进，袭来的力道神奇地消失了。

蓦地白芒射到，一只大手同时伸向似乎仍在闭目行功的山海之王肩颈。

老花子大吼一声，一杖劈出。

同一瞬间，山海之王一声长啸，双掌同推，似乎毫无劲道发出，掌出乎平无奇。

噗一声响，乌竹杖错过了白芒，击中了伸来的金旗令，老花子被展得向后急射丈外，双手火辣地，肩膀一阵麻木，几乎一跤栽倒。

同一瞬间，蓝衫隐士身形向上急升，他发出一声惊呼，声落人已远出两丈外去了。

金芒乍敛，金旗令主也飘身远扬。

山海之王早已蓄势以待，突以他所练的一种神奇功力，以十成真力推出两掌，无声无息攻向蓝衫隐士，手掌一沉，左手刚按上小剑靶，但蓝影已经退了。

蓝衫隐士只知可以伸手擒来，岂知山海之王突然挫腰出掌，两股可化石熔金而又令人血肉冻凝无穷潜劲，以无可抗拒的力道，攻到胸腔之间，一触护身真气，真气立散。

幸而他功臻化境，经验到，立即将大袖下拍，以先天真气护住心脉，乘机飘退。

他一退，金旗令主也同时撤身。

人未落地，两把乌刀已经截到。

两人大吼一声，尺旗一振，“当当”两声兵刃相触，两人借力飘退，身形似电，已远出三丈外去了。

出刀截住的是吸髓五煞和吃血六煞，同被震退三步，同声大骂道：“老猪狗，好奸猾！”

这些变故说来话长，其实几乎是同时发生的事，令人目不暇接，难以看清实况。

蓝灰两条人影，已电射而逝，空间里，荡漾着蓝衫隐士的阴冷语声：“老夫有大事急待办理，少陪，日后咱们哪儿见哪儿算帐，后会有期。”

南荒七煞见合七人之力，仍然让人从容远遁，气得脸上全变了本来颜色，怒不可遏，但他们也暗暗心惊，不得不承认这两个家伙确是了不起的劲敌，如果一比二或者二比一，他们确不是老猪狗的敌手。

追魂大煞收刀入鞘，向老花子和山海之王沉声说：“咱们算是尽到守诺之力了，希望你们自爱些，如果打扰我们的行事，你们必定万无生理，该走了。”

山海之王淡淡一笑，说：“看不出你们倒还存有武林道义，不像那些无耻小人。请记住，下次见面，我会酬谢诸位今日的情义。”

“什么？下次见面？你们还不放手，还要管太叔叔的事？”追生大煞不悦地问。

“是的，咱们各行其是。”

“呸！你真不知死活？”

“要是知道死活，就用不着应你们的约，咱们行事但求心之所安，死活倒是其次，人生自古谁无死？死了就一了百了，用不着太过担心，再见了。”

山海之王朗朗而言，语毕，向老花子招手，两人身形疾射，消失在林影中。

两人奔上官道，老花子长叹一声说：“这些老怪物全都不甘寂寞，也出现江湖浑水摸鱼，武当派这件事闹大了，咱们真是吉凶难料哩！”

山海之王不在乎，泰然地说：“没有什么大不了，咱们绝不中途罢手。那蓝衫隐士不过修为精纯些，老丈如果能以游斗之法缠住他，在百招之内，他无法奈何你。”

“唉，老花子怎能用逃避的打法？再说，如在平坦宽阔之地，游斗亦不可能哩！”

“你不是说这条路全是丛山峻岭么，尽可施展哩！这几个人交给我，我不会放过那蓝衫隐士老匹夫，他要是不借刀逃命，哼：他绝逃不出埋骨荒城之厄。”

“你那两掌确是令他吃惊哩！老弟，我不知你到底藏了多少绝学，看来，你将会继承神剑蓝之后，成为宇内第一高手。”

“神剑蓝的事迹，我听人提起不少次了，老丈，趁这赶路余暇，他可否详说一些，再告诉我一些武林秘好么？日后进游江湖，我也方便些嘛？”

“好，老花子知无不言，咱们放慢些，看月色估计行程，他们动手夺人之处，当在灌口附近，那是丹江的左岸险要，咱们来得及赶上。”

两人放慢脚程，老花子口若悬河，将江湖中的见闻一一说出，并将神剑伽蓝华逸云的生前轶事，一一道来，如数家珍。

这一切，山海之王甚感兴趣，尤其是神剑伽蓝也有一把可发三尺光华的小剑，名叫伏鳌，更引起他的疑心，怎么这样巧。

他几次想将剑拔出，但又忍住了，他知道，武林中人对宝刃极感兴趣，千方百计搜寻那些古代名剑，一剑在手，即可跻身于高手之林。但名剑有时

也随时有送命之厄，稍一大意，便会因剑焚身，所以怀有名剑之人，如不是到了拼死关头，是不会撒剑暴露神刃，以免引人觊觎，招致杀身之祸的。

他对神剑伽蓝留了心，也对左曲老问是否姓华的事抱有怀疑，他不断地自问：“难道说，我的眼睛真像华逸云？我的掌法也像华逸云？我是否是他的兄弟？我是否与他有关连？”

这一切都感到迷乱，华逸云是云南点苍人氏，与仙海相距万里，怎会有关连？这是不可思议而令人难信之事，他自己当然不信。

两人边走边谈，将近蓝田关，南荒七煞已越过他们身边，不住冷笑急急而行。

灌口，距蓝田不足五十里，不过村镇的名称，而是一处险峻的处所。官道沿舟江左岸而下，在飞崖绝壁间盘旋，对面右岸有两座奇峰，一条溪流湍急地下泻，与舟江会合，水声澎湃如雷，惊心动魄。

官道在半山中盘旋，在灌口向江中转出。左面是绝壁飞崖，无数小型瀑布斜挂而下，官道上水气蒸腾，右面，就是灌口两江汇流的湍急河床，与官道高低相差约三十余丈，由官道下望，惊心动魄。

护送山轿的人，在午牌初到了灌口。

绕山出口，在前半里的六名大汉之一，突然低喝道：“有血腥，师弟们，小心了。”

六个人面色凝重，停下脚步，先前发话的大汉举手一挥，抢出两名向前急射，另四人前后一分，急步向前走去，官道左右，皆没有搜的必要，左是二三十丈高的峻陡山壁，草木丛生，即使能藏人，也藏不了多少，右面临江绝壁，更不可能藏匿有人，那太危险了。

六个人向左一折，全都脸色大变，不错，不但有血，还有尸体呢？

整段官道百米之间，一滩滩已经变了紫色的血迹，把路面染成一朵朵桃花，十分触目。左面山壁上，并倚半靠排列着十六具尸体，全是中年大汉，身上穿着灰褐两色直裰，毗牙瞪眼状极可怖。他们身旁，散布着刀剑。只消看第一眼，便知他们早已死去多时了。

六大汉脸色一变，一个说：“这是永升镖局所派暗椿和本门的师兄们，为何暴毙于此？”

另一个略一打量，恨声说：“是激斗至死，被人移置在此的。”

“快，禀报师祖叔。”

一名大汉刚转身，想用手放在口边发讯，突觉顶门一震，天灵盖贯入了一道冰流，浑身一软，向前卧倒。

俯身察看尸体的另两个人，也在同一瞬间卧倒在尸体上，一声未出便已了帐。

向两例戒备的三个人，竟没发觉有人从崖上发射暗器，尸体卧倒的响声，惊动了他们。

三人同时倏然转身，三枚淡淡白芒已将到背心了。他们总算身手不差，在转身的刹那间，眼角已见一线白芒飞射而下，本能地向右一闪，伸手拔剑。

白芒“嗤嗤”数响，已没入地中，可见发射暗器的人，手上的劲道十分了得。

三人见影知警，火速拔剑，剑出鞘一半，崖上青藤晃动，五条影像五头鹰隼，疾冲而下。三人同时发出一声长啸，剑出“万笏朝天”剑闪寒芒，向青影急攻。

五个青衣人身手了得，白影突闪“铮铮”数身金铁清鸣响起，将向上攻到的长剑崩开，人已落地。

三大汉同被震开，吃了一惊，一个叫：“什么人？”

青影身材高大，以青巾蒙面，将三人的退路堵死，一个说：“用不着盘道，朋友，认命吧！”

语声一落，人已飞扑而上，八个人立即各展绝学，但见剑气飞腾，人影免起鹞落，二冲三错之后，缠成一团。

后面半里地的一行人，啸声刚到，天璇子心中一凛，大喝道：“前面是警，小心……”

声未落，上面崖壁间草之内，幽灵似的飘下不少人影，向下纷扑。

“哈哈，这儿也有警。”一个老公鸭嗓子在崖上响起，十分刺耳难听。

三个灰影由山轿顶上飞扑而下，显然意在抢夺俘虏。

山轿向下一落，轿夫们反应够快。

天璇天枢二老同声冷哼等灰影将降轿顶，同时一掌拍出，玄门至高绝学罡气出手，行雷霆一击。

两老的罡气，已修至由神返虚之境，发时无声无息，劲道足以化石成粉。

三个灰影当然知道山轿附近，定有超人的高手护卫，如无所恃，岂敢贸然动手劫人？半空中收腿吸腹，头向下一沉，一掌向下拍出，各发三道淡淡灰影从袖底急射。

掌出似殷雪，罡风倏发，三枚暗器更走在掌劲之前，射向两个老道。

两老道神色冷静，似若未觉。

双方暗劲相接，内家罡气之学可杀人于无形，双方都是虚空攻招，已没有取巧的机会。

劲道一接响起连声的气流音爆，九枚灰影像九双掠燕，带着刺耳的尖啸，飞向江中。

“哎……”惨叫随之，三个灰衣人身形不向下落，反而向上略升，发出了惨叫，显然已被罡气所伤。

“滚！”天璇子沉喝，左掌急吐。

“下去！”天璇子也厉叱，连击两掌。

三个灰衣人向崖外飘飞，如被狂风所刮，带着令人心弦颤抖毛骨依然的惨叫声，飞坠三十丈下的滚滚江流，“扑通通”几声水响，浪花一卷即没。

“这几个家伙功力甚高，可能还有更高明的恶贼，撤剑！师弟们。”天璇子沉声喝，将山轿移至崖下，空出道路免得手脚，同时也怕山轿在激斗中跌下江心。

这时，杀声动地，扑下的二十余名灰衣人，已和护送的人动手，但见剑芒疾闪，清啸震天。出现了近百名凶神恶煞，两面堵住了，来势汹汹，有人厉叫：“留下九天玉凤，不然全得葬身江中。”

断后的开阳子、摇光子、红云道人叶若虹主仆，与另五名俗家门人，齐声厉啸，向前急射，反将贼人后路截断。

叶若虹主仆心悬九天玉凤安危，奋起夺路，一近斗场，十余名灰衣人回身迎到。

葛如山功力比叶若虹高，他挺着八十九斤重的铜人抢出，迎住众贼，大吼道：“兔崽子们，神力天王葛如山，要你们的命。”

最先的灰衣人，是个古稀老人，手中是一把沉重的九环刀，狂风似的掠近叫道：“小辈，五丁关的秃鹫姜胜，要尝你的血是何滋味。”

叫声中，疯狂地扑近，九环刀飞卷，刀环儿叮当，没头没脑地砍到。

第一招“狂风飞絮”九环刀齐肩挥到。葛如山大吼一声，铜人也斜方向碰出，双方捷如电闪，快得已无变招余地，加上地方太窄，施展不开，双方都向前急冲，除了硬拼，已无抉择。

“当”一声巨响，九环刀向上一崩，火花飞溅，双方都用了全力，秃鹰向右一晃。

葛如山哈哈一笑，揉身枪入，铜人向前一送，秃鹰也够快，一招“玉门拒虎”向上急抬。

“来得好？”葛如山大喝，一连三记重击，势如弃雷，在火花飞溅中，九环钢刀向下直堕。

“你得死，”葛如山怒吼，铜人向前急推，推贯入秃鹰的胸腔。

葛如山一挥铜人，将秃鹰的尸身挑飞江下，人如疯虎，冲人人丛之中。

后面三里地，独眼狂乞和山海之王，正向这儿急赶，叱喝厉叫这声清晰可闻。山海之王叫：“老丈，快走，快走，咱们赶上了。”

独眼狂乞摇手说：“别急！这是暴风雨前的小雨滴，用不着我们。”

“怎么？他们不是动手了么？”

“动手是不错，但高手不在这儿，在这狭窄山道中夺人，俘虏也波及之虑，万一掉下江心，双方落了个人死手空，毫无代价。老弟，如果是你，你愿意？”

“听声势，像是大举呢？”

“这是试探性的激斗，赋人的如意算盘是杀一个少一个，武当的牛鼻子人数不多，最后大举围歼，真够歹毒的，反正他们有的是人嘛！”

山海之王略一思索，说：“咱们何不乘乱捞上一把？”

“不容易，山轿一掉下河中，准没救。”

“唔！前面崖壁上有人埋伏。”山海之王指着前山嘴上说。

“弄他们下去。”

“不知他们是哪一拨的人。”

“管他们是谁，走在这条路上的人，谁也没安好心，都会碍事。”

两人向前急射，直奔崖下，相距一两丈，上面已闪电似有人落下。

两人哈哈一笑，一杖十掌风雷均动，扑下的五条青影，糊里糊涂便飞下了江心，尖叫着沉下江底。

老花子笑道：“走！咱们走崖上，把他们打落江心，免得华夫人被波及，跌下了江底，咱们也是一场空。”

两人展开绝学，上了高崖，奔向激斗之处。

斗场长约一里，成了混战之局，在山斩两端，极为惨烈，但见剑光风腾，惨叫声惊心动魄，一条条人影，不时带着令人心血凝结的叫号，向江心飞堕。

崖上的人，纷纷下扑，接二连三扑向山轿似乎志在必得，像大批猴群，不断下坠。

天璇子师兄弟，加上了崆峒气极道人四老，剑动风雷动，掌出惨叫生，八方飞腾，罡风劲烈，但见鲜血风溅，断肢残骸凌落，惨绝人寰，令人不忍卒睹。

崖上，到了两条人影，那是山海之王和老花子。崖上垂下了不少山藤，仍有人向下攀，有两个干枯的半死老家伙，正在往下爬。

两人身形如星飞电射，激射而至。两老家伙眼尖，已看清不是自己人，向其他的人大喝：“截住他们！恐怕是武当的小辈。”

十余个老小不再往下爬，拔刀剑向前一拥。

崖上树矮草高，但仍可看清人影，老花子一声狂笑，乌竹杖如狂龙飞舞，攻人人丛。

山海之王却一声不响，双手箕张空手扑上。

一个凶悍大汉走得快，剑芒打闪，迎面便点，山海之王辈出逾电闪，“叭”一声拍中剑身，剑向外一荡，抢近身伸手便抓住了贼人右肩。

“下去！”他沉喝，向右一扔，贼人一声惊叫，跌落崖下去了。

下面的天璇子刚将一个中年人挑飞，贼人已凌空急坠，不偏不倚正往老道头上落下。

老道向右一闪，喝声“下去”一掌急挥，贼人被山海之王扣碎了肩骨，已无法动弹，再被老道一掌攻出，向江心飞坠。

老道一怔，怎么这家伙不像出招哩：手中无剑，毫无动手的迹象，是怎么回事？

他还未想通，崖下接二连三，有人惊叫着下坠，刀剑也纷纷散跌。他心中大喜，叫道：“我们的人来了，别放走他们。”

老花子击倒四个人，两个干瘦老者方出声大吼：“独眼贼，是你！”

老花子狂风似的扑到，说：“呵呵，正是我老人家，你是太湖二老，要埋骨此地，冤哉！死得不是其所。接杖！”

太湖二老同声厉吼，双剑左右夹攻，剑气厉啸声中，连攻五剑，三人一接上手，附近草木飞折，五丈内劲风怒号，令人立足不牢。

山海之王更凶，他身法左错右闪，动如鬼魅，快得令人难辨身影，出手神鬼莫测。

他欺近抓人，抓住了便往下丢，二五盘旋中，下去了七八条好汉。

其余的人吓了个胆裂魂飞，弄不清是人是鬼，一声呼啸，全变色急逃，由两侧矮林中逃命。

山海之王看太湖二老果然不错，双剑配合得无衣无缝，八方抢攻，竟与老花子拉成平手。他看贼人四散，便向前迫近，喝适：“老鬼，留下剑逃命去吧！”

太湖二老的老大，不知山海之王的厉害，身形一闪，摆脱了乌竹杖，身剑合一反扑山海之王，一面厉叫：“小辈，你该万死。”声范人到，一招“仙人指路”攻出，半途收剑诀吐剑尖，但见银光耀目，剑气飞腾，像有百支剑同时攻出，将山海之王罩在剑影中。

山海之王知道这把剑不是凡品，不敢用手去挡，身形左飘，遥攻一掌试试老怪物的劲道功力再说。

向山海之王进招的是老大，他知道这雄壮如山的少年人了得，见他掌出无劲，并不敢大意，倏然闪在右侧，转折之间，极为灵敏，如影附形欺近，一招“羿射九日”攻出，九道剑影一闪即至，九剑如一，剑气锐啸。

山海之王心中暗凛，沉喝一声，向右略闪，连劈两掌。双方都快，学风攻到，剑发厉啸，向后略指，震散了部份劲道，仍将老怪物震退一步。

老怪突然脸上变色，飘退一侧叫道：“小辈，你会摧枯掌？你是苍老二

老的门下……”

山海之王不等他说完，已拨起一棵小树，大喝道：“滚你的摧枯掌，”声落人扑近，“砰”一声一树扫出。

老家伙一声怒叫，伸剑便绞。剑树相交，枝叶纷飞，真妙！恰将枝叶削掉。

山海之王哈哈一笑，急如骤雨连攻三棍，两人正式以绝学抢攻。

双方各攻三五招，换了两次照面，激得山海之王火起，一声长啸，一棍扫出，等对方措腰沉剑，由棍下钻入，十余道剑芒将近胸腹的刹那间，突然变招向下劈落。

老家伙没想到少年人竟能在横扫中突然变招下搭，棍比剑长了一倍，剑固可将人刺倒，他自己也得被砸成肉饼，同归于尽。他左足略点，人向右飘，剑由点字诀转变挂字诀，攻向对方右胯骨。

可是他却落人山海之王算中，硬往陷阱里跳，剑到对方，人已向左飘退，一招落空。

“下去！”山海之王沉喝，棍突然又变扫击，疾逾电闪。

老怪物已无法变招，对方出手变招太快，他百忙中垂剑疾推，迎向树杆，并借力飘退。

“噗”一声树剑相交，剑砍入树中近寸，老怪物的功力确是了得，一流高手亦不可能伤得了山海之王手中的树枝，他竟能砍入近寸。

老怪物却苦头大了，奇大的反震力由剑上传到，整条右膀像不是他自己的了，人震飞丈外，已到了崖缘。

山海之王大喝一声，手中树杆脱手飞出，猛袭半空中的老怪物，身形前扑，双掌连拍两掌。

老怪物怎吃得消？惊叫一声，向崖下飞坠。

下面，截路的贼人快死光了，天枢子正和一个中年大汉力拼，半空中的太湖二老的老大，突然晕晕沉沉向下急坠，手中仍握着寒芒闪缩的长剑，正落向老道头顶。

老道突闻头上又有叫声，只道有人被打下崖来，不用管也会被损成扁鸭，用不着理睬。

岂知罡风压体，剑气如冰，向下急砸，老怪物人虽发软，仍然拼运气挣扎，余劲犹在，老道如不防备，有苦头吃了。

牛鼻子在人临顶门，方猛然惊觉不妙，向后一仰，一剑挥出。

他仍晚了半分，只觉额角一凉，丢掉了一块皮肉，老怪物的长剑差半分便要了他的命。

他的剑，也砍中老怪物的左手，手齐肘折断。

“下去！”老道怒叫，不等老怪物落地，一掌击出。

老怪物“嗯”了一声，飞下二十余丈下激流之中。

一旁的天璇子刚将一名大汉迫下江中，说：“那是太湖二老狗之一，师弟，你怎能竟然在刹那间将他击败？”

天枢子用金创药敷上额角，说：“他在上面已经昏沉，不然落江的可能是我。”

正说问，上面一声惊叫，又跌下一个人来。“擒活的。”天璇子叫，迎向落下的人。

落下的是太湖二老的老二，当老大震掉落崖下之际，他惊得心血下沉，

原为老花子拼成平手的局面，立时改观，被老花子连攻八杖，直退了十余步之远。

接着奔来了一头疯虎，那是山海之王，他拨了一根山藤，全长将近六丈，大喝一声由旁抢到，山藤粗约寸余，抡将起来风雷乍起，矫若游龙卷到他的下盘。

老二心胆皆寒，一剑迫退老花子，向后急逃，他快，但没有山海之王快，退不到一丈，山藤已临腿下。他双腿一收，“唰”一声挥剑向藤上砍去。

“嗤”一声响，藤着剑立断尺余，尾端上扬，“噗”一声击中他的丹田穴，他只觉得护身真气立散，穴道虽未被制住，但那一击之力，宛若被千斤巨锤所撞，浑身一震，眼冒金星。

“下去，”老花子大吼，一杖扫出。

他临危拼命，信手挥出一剑。

“挣”一声清鸣，他连人带剑直飞三丈外，惊叫着向下飞坠。下面，天璇天枢两个绝顶高手，正等着他落下，活擒他的喝声清晰入耳。

要被活擒，那还成话？武林的成名人物，丢掉脑袋事小，被人擒住凌辱绝不屑为。

他向江心一看，心中大喜。

水流湍急，幸而没有突出的怪石，看水势，也不太浅。老怪生长太湖，称霸太湖，对水性知之甚详，水上功夫不作第三人想，有活路啦？

他半途收剑入鞘，手足齐运，提气轻身向外飞掠，如流星下坠落向崖外江心。“扑通”一声，浪花一涌人已不见，半晌，他在十丈下游处冒出水面，厉声叫道：“独眼狗，咱们走着瞧，后会有期。武当的小辈们，咱们前途恭候，再会了。”说完，一头扎入水中不见。

天枢子向崖上瞧，说：“怪！是独眼狂乞在上面，他会助我们？”

“也算得白道人士，该助我们。”天璇子说。

“不！这家伙极为自负，自命不凡，不与人合流结伙，不屑与咱们为伍，不然这些天来，为何死盯不舍，处处回避我们？所以我感到奇怪。”

“但愿他真心助我们，不然，哼？我要治了他一双眼睛，教他成为瞎子，这狂妄之徒，有他受的。”

道路已静，众人在救死扶伤，门人中，死了五名，轻重伤共十一人，实力去掉三分之一。众人背了死者，砍山藤做成轿兜，将两具尸体抬着走——另三具找不到——一行人继续赶路。

官道上，看不见死尸，血迹触目惊心，血腥中人欲呕，这一场惨烈的屠杀，端的残忍已极，对方死了多少人，无法计数。

老花子和山海之王。等老道们走远，方落后十来里，不徐不疾紧锲不舍。

往下的道路虽然窄小，但已没有先前险峻，天璇子一行人，心情却愈来愈紧张。皆因这一带除了官道之外，一丘一壑全是无尽的参天古林，左首的丹江，在阴森的森林中下泻，整个河床只听到水声如雷，而看不见水迹，这证明附近确是隐秘，随时皆有不测之祸。

这条官道平时极少有行旅经过，即使有，也是成群结队而过的行商。皆因自五胡乱华以来，政治中心东移，本朝都城从南京移至京师，南方的荆楚驿使，不必再经西安府，这条路也就日渐荒凉，除了各处关隘有守军驻留之外，走上百十里不见人烟并非异事。

久而久之，这一带便成了禽兽食人的畏途。而除了禽兽之外，更是森林巨寇的逃遁地，是世外的桃源，也是藏污纳垢之处。

降下一处河谷，进入了远古森林，所有的人，全提心吊胆暗自警惕。

正走间，天璇子突对崆峒的气极老道说：“极道兄，这儿叫无常岭，距南州还有五十里左右，过了这一关，咱们便安全了。”

气极道人颌首笑道：“这附近也该有贵派门下接应的，是么？”

“按行期，敝派掌门该有人在这儿接应，但不知能否赶到，贫道不敢预料，但愿……”

话未完，前面警号频传，老道一惊，将话咽回腹中。

前面奔来一个中年老道，脸色铁青，匆匆行礼禀道：“禀师伯，大事不好。”

“怎么了？”天璇子急问。

“沿官道两侧，古木之上不时可以发现本门师侄辈的尸骸，死状之惨，令人发指。”

“吩咐下去，前听之人往中聚集，继续前行。”

“是，”老道走了。

片刻，玉简声倏扬。半里外前后两批人，全往中队集中，缓缓拥着山轿向前徐行。

进至先头一批人的所立处，左右均是参天巨林，右方尚可听到水声，显然距丹江不到三五十丈。

右侧一株两人合抱的大树上，有一个身穿道袍的人，被两根木竿钉死在距地面八尺处。木竿粗如鸡卵，钉在两肩锁骨之中，双目已被挖掉，血已凝结成块，不少虫蛆在脑袋上爬行，显然已死去了十个时辰以上了。

左侧不远处，另一株古木之上，倒吊着一个青衣大汉，肚腹裂开，肚肠倒挂在脸上，血水仍在缓滴，迎风摇曳，令人心中惨然。

看了两具尸骸，所有的人无不义愤填膺，天璇子只觉急怒攻心，厉吼道：“量小非君子，无毒不丈夫！等会擒住他们的人，再用更惨的刑罚处治他们。”

“无量寿佛：他们也太过狠毒了，杀人不过头点地，他们为何要如此伤天害理？”气极老道惨然摇头发话。

有两个老道奔向树下，想将尸骸取下，天璇子喝道：“不可移动，以后再来收殓。”

众人咬牙切齿赶路，准备和贼人放手一拼。走不到百十丈，看到一株巨木下，钉着六块人体，两手两足一头一躯，挂在一条横枝上，惨不忍睹。树杆上用利剑刻了四个大字“你们来了！”

“快走，”天璇子沉声喝。

众人身形加快，向前急奔。走了半里地，共发现了五个惨被分尸的尸体。所有的人，已被愤怒蒙蔽了灵智，眼睛都红了。天璇子脸色铁青，眼中似乎有火焰在喷出。

正走间，左侧一名弟子突然一声尖叫，向前一扑。身侧一名老道火速抢出，发现同伴左肩下，插入一枝三凌箭，直透心房，眼看无可挽救了。但他仍颤声叫：“林中有人，我……我不行了。你……你们小……小心。”说完，死在老道怀中。

同一瞬间，天璇子和另一名老道，已闪电似扑入林中，两下里一抄。

林中枝杆垂地，有刺的山藤密布，在里面找人，确是危险万分，一不小心，便会死在暗器之下。

山轿停了，众人两下里一分，各藉巨树掩身，向两旁戒备。

天璇子入林十余丈，毫无发现，刚向右一抄，目光瞥见同伴在对面林影中一闪，突然“砰”一声跌下地来。

他大吃一惊，向前一窜，倒抽一口凉气，向前急搜。

原来同伴的脊心上，端端正正插入一把回柳叶刀，薄薄的尖形刀柄，光芒闪闪，仅露出半寸。

人影一闪，窜到了摇光子，两人搜遍十丈内的一草一木，一无所得，只好将同伴尸体带出林外。

毫无疑问，林中如果不是隐有艺臻化境的高手，定然设有极高明的伏弩和暗器，弹射机关，令人防不胜防。

天枢子心中暗惊，说：“师兄，看来咱们将会被堵在这十余里的无常岭下了。”

天璇子切齿道：“走，面向外侧趁赶，咱们岂能为这些恶贼所拘束？撒剑赶路。”

所有的人，全撒下长剑，向外监视，山轿重新拾起。

正走间，突然半里外传来一声惨叫，接着另一声惨号又响，在阴森的古林中，号叫声特别凄厉，令人毛骨悚然，每一个人心中，都爬上了一道恐怖的阴影。

众人提心吊胆向前赶，老远地发觉官道上躺着两具尸体，一卧一仰，已将断气了。

摇光子飞掠而出，一翻尸体，讶然叫道：“是巴山双虎，太叔权的死党。”

尸体仍温，一人背心上楔入一段树枝，另一人脑袋已被击破，似被钝物所伤。

“也许是我们的人赶来接应了。”天璇子说。

崆峒的气极老道说：“贵派以剑术享誉江湖，这两人身上没有剑伤，恐怕是老花子所为。”

“老花子绝不能在这极短的期间，一拳击毙巴山双虎。”天枢子不以为然地说。

“也许是他同行的大个儿所为。”一名老道接口。

“快走？前面又有变故了。”天璇子催促大家赶路。

前面，不时响起时强时弱的惨叫声，显然已发生事故。走了三五十丈，突然上方林梢沙沙作响，一个黑影向下飞坠，“砰叭”一声，倒在众人前面五六丈的官道上。

摇光子一跃而前，骂叫道：“是扞天岭老龙神鲍老贼的拜弟，是被人震断心脉，搁在技梢，逐渐下沉而致跌落路中。下手的人，功力确是令人难以置信，即使是贫道，三十招内也制这死鬼不住。”

“有旷世高手在暗助我们，赶快些。”天璇子叫。

众人一阵急奔，心中大定，走了一两里，前面的惨叫愈去愈远，路面的尸体零星散处，死状如不是被树枝射毙，便是脑袋破裂，或是心脉被奇异的掌力震断。

林密藤萝如织，阴森可怖。在他们前面里余，有两个鬼魅般的身影，在林梢急掠。

他们是老花子和山海之王。

到了这种环境中，山海之王真是得其所哉，三年余丛林中的生活，把他锻炼成了山林的一部分，比山中的禽兽更适合山林，到了这处蔽天古林山野中，他像是回到了家。

在这远古洪荒山野中，他展开了猎兽的本领。

当他们靠近老道们身后时，便发现了官道左右的惨象，山海之王立即无名火起，怒不可遏。

依老花子的意思，是想乘老道们死得七零八落，双方拼得筋疲力尽之际，突然下手夺人。可是山海之王怒火一发，没有人可以阻止他的行事，他说：“这些人已失去人性，留他们在世，不知要枉死多少无辜，是可忍孰不可忍，先宰了他们再说。”

老花子无法阻他，便从左侧密林绕到前面。山海之王贴树飞掠，目光遍搜可能藏匿有人之处，俊目中寒芒似电，他动了恨念，心中燃起了仇恨之火。

到了官道旁，被他发现了一左一右两个树干大洞中，有两个人匿伏。他指给老花子看，低声说：“老丈，你对这面的人，对面那家伙交给我。”说完，悄悄从一旁溜走了。

老花子等他从远处越过官道。已欺近对面林梢，便突起发难，向下急穿，左手折了一段枯枝，向地面攒下。

贼人的注意力全放在官道上，突听下面“得”一声响，便伸头出洞向下瞧，活该倒霉。

他脑袋刚伸出树洞，突然警觉到头上有警，可是还没等到他有所行动，乌光一闪，已临顶门。罡风倏发。他惊叫一声，脑袋立刻开花。

老花子一勾洞口，人贴洞站稳，伸手抓出贼人尸体，向官道上脱手飞掷。

不远处另一名贼人，听同伴惊叫，心中一栗，迅捷地窜出洞来。

他身子刚站出洞口，突感身后有警，他虽然并没感到有任何动静发生，但那无形的恐怖电流，通过了全身，只觉毛发竖立，像是有一种感觉在警告他说：危机来了！

本能的感应，令他联想到同伴的惊叫，书然转身。官道上，已传来同伴跌下的沉重的响声。

是的，危机来了！他身形转过来了，同时也发现相距三步的一根横枝上，站着—个身材高大，目中喷火的少年人，打扮得像个花子，正几乎贴身站在身后。

他大吃一惊，浑身—凉，他难以相信，这人来到自己身后，竟然会不让自己发现，这人的功力，未免太不可思议了啦？太可怕了。

他知道已来不及出掌救命，三十六着走为上着，在目光瞥见身后人影的刹那间，本能地向下飞掠。

山海之王冷笑—声，右手向前急探，—条褐影去如电闪，贯入那人的脊。

贼人仅飘下丈余，惨叫—声，接着“砰”—声暴响，摔倒官道之旁，—命呜呼。

山海之王招呼对面的老花子，续向前赶，用尺长的树枝，毫不留情地击杀所能发现的隐伏贼人。

一出丛林，是一个已经干涸了的河谷，右面，是奔流的丹江，对面，是突出河谷的两个山嘴子。官道通过河床，从山嘴子中间穿过。

干涸的河谷只有二十余丈宽，怪石如林，草木丛生，树不高，约与人齐，东一堆西一丛，与黑褐色的怪石散布各处。

官道一出古林，便经过河床，进入对岸两山之间，便被森林所吞。除了官道之外，无一尺平坦之地。

两人在林梢时进时停，居高临下，可看清下面干涸河床间的景况。老花子向一株大树的高枝窜去。藉树隐身，向山海之王招手。

两人并肩站立，老花子指着下面干涸的河床，说：“老弟，瞧那儿，你可看出古怪！”

山海之王打量片刻，摇头道：“看不出所以然，是有人埋伏么？”

“百十年前，这儿是一条小河，已经干了。据说，这儿早年会有异兽出没，目前已经绝种，本朝定鼎之初，曾经发现巨大的猛兽骨骼，已经化为石岩，所以叫做石龙谷。”

右面的丹江，披上游流下的巨石所阻塞，在这儿形成深潭，直冲山嘴形成旋涡，人坠入江，如无超人的水上能耐，有死无生。”

“这与我们有关？”山海之王问。

“如果我猜测不错，附近一里之内，定然群魔云集，处处凶险。”

“咱先下去闹他一闹”

“且慢！咱们也将在这儿动手救人。”

“行么？”

“但愿行。等他们拼个你死我活，两败俱伤，我们渔人得利，以快速近身法，冲近轿旁，你救人，我断后。”

“好，咱们可否先擒一个人来问问？”

“不必了，用不着打草惊蛇。”

“咱们由哪儿接近等待？”

“依你之见。”

山海之王指着左面一座五丈高怪石，说：“在那儿隐伏，等激斗一起，咱们上石观战，待机枪出，来次硬抢，迅雷不及掩耳，他们无奈咱们何。”

“错是不错，但这时接近，大有困难。”

“试试看。”

“用不着试，准有麻烦；光天化日之下，敌伏我动，绝难逃过他们的耳目，何况来的人定然是数一数二的高手，除了可隐形的鬼魅，无法悄然接下的。”

“你可以试试对方的实力，值得一试。”

“这个……”

“老丈，不用犹豫，贼人既然设下埋伏，定然不敢挺身相斗，吓走了猎物，得不偿失哩！”

“有道理，咱们试试。”

“依老丈看来，由哪儿进入好些？”

“由左面绕出河谷上游，藉草木怪石丛接近。”

“好！走。”

两人转向北走，快逾流星移位，绕出五里地，方折入干涸河床，一前一后藉草木掩身，悄悄逐步向前推进。

在这儿分辨方向并不困难，两面的山峰，和远处的隐隐水声，皆可引导他们不致迷失。

在草木怪石间向下搜，没有一丈的空地，视界不良，任何一石一垒，一草一木之下，皆可能有人隐伏，所以两人不敢大意，小心翼翼隐住身形，相距丈余倏隐倏现，逐渐向前接近。

天靛于一行人，沿途又撞上几个漏网贼，一阵子阻扰，无法赶路。正慢慢向这儿走。

看样子，再不断然急行，今晚想赶到商州投宿，难比登天。这些阻滞，不知武当的老道可曾计算在内？

山海之王一马当先，他身法奇快，耳目犀利，像一头野鼠，伏时无声无息，动则快远如电，时而贴地平飞，时而在草间急射。

老花子也不弱，有山海之王开路，他全力注意身后动静，凝神戒备不意的袭击。

两人此进被伏，逐渐接近怪石的北面半里余，已接触到危险的边沿了。

正窜过一丛矮林，山海之王在林缘突然伏下，向后伸手一招。老花子知道他耳目极灵，定然有所发现，便悄然佯然着掩近，在旁边伏下了。

山海之王用手从草隙中向前一指，用传音入密之术说：“那儿，有两人隐伏。”

老花子随指看去，两丈外草梢之上，现出一座八尺高的巨石，藤萝密布，蒿草蔓延两例。后面，是一座矮林，枝叶太浓，看不见林内景况。

“是在林中么？”老花子问。

“不，是在巨石两旁蒿草之内”

“咱们绕道。”

“不，擒下讯问。你留意石右那家伙，我从左绕出，先擒左面的人。”

“真有人么？”老花子仍看不出端倪，惑然问。

“是的，草的生长形状有异，瞒不了我，他们正向这儿瞧呢！我已看到了眼睛。他们还未发现我们，但已起疑心，正往咱们这座矮林里用目光搜寻。小心了，千万不可移动，等我招呼方可现身。”

山海之王说完，身躯缓缓地向后倒退，人似幽灵，草木不惊地消失在林中。

老花子心中直发毛，暗说：“这小伙子不像是人，人怎能像一缕无形质的气流？不知他是怎么个练法的，我好惭愧。”

山海之王向左一抄，片刻便反欺到右左，相距丈外，从林下树干空隙中，已看到了人影。

他悄然掩近，在五尺外停住了。

巨石傍着矮林，石旁藤蔓覆盖处，半掩住一个娇小的身影，一身翠绿劲装，黑油油的鬓脚露出绿色包头之下，证明是一个年轻女娇娃。由于穿着劲装，小蛮腰小得可怜生，包钢尖儿的小蛮靴真是“小”。背上紧着一把长剑，红色的剑穗是万绿丛中一点红。

她正爬伏在地，正神色凝重地从草缝中向外瞧。山海之王仅看到她的背影，横陈在眼下，他想：“是个丫头，人到了身后五尺她仍未发现有警，蹩脚得紧，这样的身手也来讨野火，太不自量了。你虽蹩脚，我仍得擒你。”

他伸手捏断一根树枝，毫无声响发出，再将树枝捏成两段，每一段皆长有一尺，分握两手。

他轻灵地踏出一步，立身在妞儿右腿侧，左手的小树枝，缓缓地地点向妞儿的右肩尖巨骨穴。

妞儿也许是心生警兆，也许是恰好想回头后望，突然上身一抬，忽然转头。

人抬身转躯，习惯地会向右抬转，肩尖儿恰好迎着小树枝，半分不差恰好穴枝相接。

小妞儿脸蛋极美，桃腮瑶鼻，弓形小樱唇，一双秀目像两颗黑玉钻，扇形的长睫毛令人心为之动。

可是她这时已经不动了，桃腮泛白，眼中现出恐怖之光，小嘴儿张大，正欲脱口惊叫。

当她一眼看到身畔站着一个高大雄壮，衣着落拓，乱发有胡的怪人时，那光景足以令她血为之凝，心为之沉，虽则他脸上肌肤如玉，五官俊美，仍使她魂飞天外；他那鬼魅般的接近身法太唬人，那令人迷惑不解的微笑，更令她骇然变色。这种笑，说是好意就是好意，想歪了就歪，女孩子还能往好处想？

穴道并未被制住，但压力已可感到。她想出声尖叫，但耳中却传来了细小而清晰，直震耳膜的声音。

“不许叫，不然你将一辈子后悔。”

妞儿果然叫不出来了，怪人脸上的神情，把她的话吓回喉中，也许是惊得叫不出来了。耳中语音又响：“你安静些，我有话问你，别怪我先制你的穴道……”话未完，树粗也未压下，巨石右侧突然草木簌然，隐身在那儿的另一条青影，突向这儿闪掠，有个苍老的嗓音轻叫：“婉丫头，对面有人掩到……”

叫声未落，青影已现。山海之王左手一扔，小树枝脱手飞出。

青影也发现了山海之王，同时更看到穿叶飞来的树枝，百忙中一掌横挥，“拍”一声响，将树枝击飞，人亦向左一闪，反应奇快。

可是他仍未逃出山海之王的预算中，树枝扔出，左手中食两指已经轻轻向前一点，天心指绝学出手。

青影“嗯”了一声，指劲击中了他的右乳下期门穴，“砰”一声掼倒在藤草上，寂然不动。

在同一瞬间，妞儿突然向下一伏，下肢左翻，钢尖小蛮鞋飞绞山海之王的脚，十分迅捷。

可是她功力相去太远，树枝儿一振，她左胯的环跳穴一麻，浑身发软。接着腰带儿一紧，便被人捉小鸡似的提起，走向青影倒卧之处。

山海之王提着人，发出一声口哨，对面的老花子身形暴起，电掠而来。

山海之王将妞儿丢在青影旁，将青影向上一翻。那是一个年届古稀，方面大耳，银须拂胸的老头儿，一身青色劲装，背紧长剑，已经晕原了。

老花子奔到，惊叫道：“是荆州的神剑蔡敬恒祖孙俩，你怎能无声无息地把他们制住了？老家伙功臻化境，艺业超人，竟会被你轻易地制住，老弟你真了不起。”

山海之王笑道：“敌明我暗，他着了道儿，指风打穴一中便倒，看来他是个浪得虚名的人。”

小妞儿被扔得晕头转向，浑身不能动弹，这时刚全行清醒，看清了眼前形势，她软弱地叫：“花子伯伯，你忘了婉儿了？”

老花子咧嘴一笑，说：“老花子怎能忘了，只是你不该到这儿来，目前花子伯伯与你武当派势同水火，别怪我。但请放心，我不会使你为难。”

山海之王奇道：“老丈，你们认识？”

“呵呵！老花子行脚天下，与他们大多有些交情，认识的人多着哩，”

“这姓蔡的为人如何？”

“倒是个光明磊落的白道英雄。”

“武当派也有光明磊落的人？”山海之王冷然问。

小妮儿突然接口道：“你闭嘴，谁不知我爷爷是个值得敬重的英雄？”

山海之王“叭”一声踢了她一脚，将她踢了个元宝大翻身，穴道踢开了，妮儿却“哎唷”一声叫将起来，狼狈地爬起。

山海之王向她一撇嘴，冷哼一声说：“英雄？哼！一群年高德助的老杂毛，押解一个女娃儿到武当山，英雄何在？如果这也算得英雄，英雄也太不值钱了。站在一旁，不许你出声呼叫，不然休怪我心狠手辣，也做个英雄给你看看。”

这时，神剑蔡敬恒已经悠悠醒转，心中暗暗叫苦。期门穴道被制，重些便昏厥不省人事，轻些浑身瘫痪，而且不能说话，勉强张口发话，便会感到胸口奇痛。老家伙功力深厚，他本想用真气将穴道冲开，但是力不从心。他死了心，强忍胸中疼痛，说：“邝哥哥，是你暗算我么？”

老花子呵呵一笑，说：“老花子没有这种能耐，是这位小老弟，咱们总算有些小交情，请安心，但得回答小老弟一些询问。”

“姓蔡的不是那种人，绝不回答任何询问。”老家伙顽固地一口回绝。

山海之王叉腰屹立，不住冷笑道：“任何人在我手中，不由他不答，不信试试看！”他跨进两步，正欲俯下身躯。

小妮儿惊叫一声，飞扑而上。

山海之王巨手倏伸，只一抄，便抓住了她的右肩，向下一掀。

小妮儿“噗”一声翻倒在地，跌了个手脚朝天。她顾不了疼痛。突又翻起，一手挽住爷爷上身，坐倒在旁，面向山海之王咬牙切齿，凤目睁圆，说：“不许动我爷爷。”

“滚开！”山海之王沉喝。

“不！不许动我爷爷，有话我回答。”

“我不和女人废话，你走不走？”

“不走，不许动我爷爷。”

神剑蔡敬恒叹口气说：“婉儿，让开，看他能怎样折磨我蔡敬恒。邝老哥，念在往昔交情，请照顾婉儿丫头。”

“爷爷，我不走，等会儿他跑不了，花子伯伯，你到底为何与我们为难？”小丫头向老花子哀声问。

老花子直摇头，长吁一口气，说：“为了九天玉凤周姑娘，老花子与这位老弟决定管闲事，看不顺眼嘛？谁教你们做出这种大失光明的鬼事呢？”他面向山海之王，又说：“老弟，用不着再问了，他们定是接应俘虏的人，点上穴道搁在一旁算了。”

山海之王点点头，说：“好？你制住这小丫头。”

小丫头突然反手拔剑，卡簧一响，剑出鞘一半，她的人肘便被一个温热的大手扣住了，耳听山海之王说道：“放手！如果你想吃苦头，请便。”

她乖乖放手，气乎乎地叫，“等会儿师祖叔们来了，你也难逃一死。”

山海之王放手，冷笑道：“凭你武当派那些酒囊饭袋，免了吧！连几个伏路小贼也教天璇子老杂毛手忙脚乱还敢吹大气，哼！”

“阁下是谁？”神剑蔡敬恒问；

“山海之王，姓山名海。”

“你敢解了老夫的穴道，凭手中剑一决雌雄么？”

“免了，你接不下在下三招。如果是平常招术，也最多支持十招左右。”

“你大言了，除了暗算，你会些什么？你不敢是真。”

山海之王神色不变，淡笑道：“等我将华夫人救出之后，定然给你一次机会。”

“当你出现之时，已没有机会了。”

“凭天璇子那几个发抖么？”

“可以这么说。”

“哼！如果在下不是因为投鼠忌器，替牛鼻子们开路诛掉许多太叔权的伏路恶贼，那一群老道早该完蛋了，还用在下操心？哦！前面已有人声，你们的人大概全都来到这一带埋伏了，可惜！你们忽略了前后左右，大批凶魔已经早已匿伏，贵派此劫难逃。”

“所有的凶魔，全在本派监视之下。”老家伙傲然地说。老花子呵呵一笑，说：“蔡老兄，你认为苍龙二老你们能监视得了？”

“什么，他们也来了？”老家伙急啦！

“白鹿原的蓝衫隐士，终南的金旗令主，你们也能监视？”

“天！他们……”

“黄荒七煞更比蓝衫隐士凶恶，你们也监视得了？”

“邝老哥，你不是说笑话吧？”

“老花子一生不打诳语。这几个人，咱们在昨天全会过了，要不是山海老弟在，老花子一百条命也完了。”

“你是说，这少年人……”

“不错！这少年人和七煞赌命，和蓝衫隐士对掌，虽未将他们收拾下，但已吓破了他们的胆。”

“我不信。”

“信不信由你。念在咱们往昔交情，委屈你祖孙俩躺上些时。”

小妞儿挺身站起，双手叉腰，闭上钻石般的大眼，说：“花子伯伯，请下手吧。目下既然凶魔四伏，我祖孙穴道被制，万一落在凶魔之手，看你有何脸目见天下英雄。”

老花子一怔，说：“婉丫头，你刁蛮，把老花子扣上么？”

“事实如此，婉儿乃是由衷之言。”

山海之王突然接口道：“老丈，你们的交情深否？”

“不算深，老花子曾在荆州，先后叨扰了他们两顿酒菜。”

山海之王心中一动，他想起了南州凤翔老店的鲁二哥，他也曾叨扰人家一顿，套上了交情，便说：“那也算交情，我不能让你为难……”突然，他扭头侧耳倾听，冷哼一声。

老花子知道他有所发现，火速横杖静听，小丫头听了那些冷哼，刚睁开凤目，突见山海之王向前一俯，伸手按向老家伙的胸前，她吃了一惊，伸手去推他的虎腕，叫：“你不许动我爷……”

山海之王一拨，将她拨倒，说：“禁声，有高手掩近。”

姑娘坐倒在地，她不管什么高手掩近不掩近，反正不能让人动她的爷爷，火速站起，仍向前扑，叫：“不许动他，冲我来……”

山海之王手一抄，连肩夹背挟腋下，说：“讨厌，碍手碍脚，不许动。”

姑娘怎能动？山海之王的手，像一道钢箍，挟得她几乎喘不过气来，男子汉身上的体温，与他那奇特的体气，令她浑身发软，也恐怖不已。

山海之王伸掌在老家伙的期门穴上，运真气略一推拿，将穴道解了，沉声说：“来的也许是你们的人，共有五名……”

老家伙狼狈地站起，抢着说：“我祖孙担任员外层的警戒，附近百十丈没有自己人。”

“不论是谁，你们如向我递剑，记住，你和老花子的交情便算完了，我不会饶你。”说完，将妞儿放开，顺手拔起一株儿臂粗小树，用掌劲切掉两端，留下三尺长一段握在手中，向石旁一告靠，向老花子说：“小心，来人功力奇高，已发现我们，正在十丈外向这儿路足搜来。”

“唔！花子真的老了，没听见哩！”老花子摇头说。

姑娘揉着腰骨，星目盯紧山海之王，噘着小嘴儿说：“胡说八道，大概你看到有五个鬼向这儿掩近了。”

山海之王向她一瞪眼，说：“你再说，我点你的哑穴。”转向老花子，说：“左面近了。右面和前面交给我。后面有一个，功力差劲些儿，不必费心。”

他的话说得轻快，豪气勃发，身落，四周人影飘摇。

“喳喳……”四面人声倏扬，鸟啼似的狞笑四面传到。

林密草高，人影一现，双方的距离已经不足丈二，他们已落入重围中了。唯一没有人的一面，就是巨石。

老花子面色一变，脱口轻呼：“是你们，咱们有一场死拼。”

在山海之王这一面，是一男一女两老家伙，正是失去俘虏的阴司恶煞和毒婆婆。左前方，是久不见面，慑魂魔君太叔权的好友，功力奇高的四海游龙柏青，在右方近老花子一面，是桐柏山三寨主落魄掌范惟善，背上的大环刀红缨儿十分醒目。

在神剑蔡敬恒祖孙身后出现的，是一个獐头鼠目的中年人，腰带上插着一柄分水刺，鲨鱼皮鞘塞在腰带中。

五个人将四个人围住了，大刺刺叉腰一站，山海之王认得阴司恶煞夫妇，对其余人全感陌生，老花子自然认得，尤其是三寨主范惟善，乃是桐柏山第一个投降桃花仙子的人，保全了桐柏山，也保全了慑魂魔君太叔权，如果没有他，太叔权定然要溅血太白山庄，这人在黑道绿林中，确算得上是莫奢遮的好汉。

神剑蔡敬恒祖孙，都倒抽了一口凉气。老家伙自然也认得这些人，便附耳向姑娘说：“婉儿，记住，厮杀时往山海之王身边靠，爷爷难以照料你，他们太强了，爷爷自顾不暇。”

姑娘厥着嘴，不依道：“不？他太凶恶，我不理他。”

“保身要紧，免得我分心。这小伙子并不凶恶，只是故意装成凶狠之态而已，这种人内心不可捉摸，但侠骨柔肠，足可信赖。”

两人在低语，三寨主已向老花子发话了，他抱拳说道：“老花子请了，请教，是助武当来的么？”

老花子呵呵一笑，说：“非也，赶热闹来的。怎么？三寨主有何见教？”

“没什么，咱们虽然过去积下不少过节，但今日并非结算之时，如果不是替武当助拳，特请尊驾离开，加避之情，日后当有以报之。”

“呵呵，好说好说，说得妙，老花子不信，有人能赶老花子走路，不许瞧热闹？”

“本寨主是一番好意。”

山海之王突然接口道：“收回你的好意。老丈，他们是谁？”

“请寨主替咱们引见，可好，”老花子向三寨主问。

“理当如此。”三寨主泰然地笑笑，向众人引见了，那獠头鼠目的人，是长江水贼，叫浪里蛇河淖，岸上功夫了了，水上功夫十分了得。

轮到老花子，他自报名号，当然这是虚应故事，人家都对他不陌生，他向山海之王伸掌虚引，说：“这位小兄弟姓山，名海，一个武林后起之秀，也许日后与诸位大有亲近的机会。”

三寨主笑笑，说：“范某以至诚请两位离开。”

“为什么，”山海之王冷笑问。

“咱们毙了蔡老鬼，产除武当外围暗桩，这与诸位无关，所以诸位脱出干连。”

山海之王哈哈一笑，说：“在下本想离开，免得碍事，只是有人不肯。”

“谁？小狗你说。”阴司恶煞厉声问。

山海之王拍拍大腿，说：“这两位不肯。”随之脸色一变，沉声喝道：“老不死，你骂我么？”

“哼！骂你事小，我还得揍你呢？”

山海之王冷然一笑，踏进一步说：“老狗！在六盘山我不知你带走的是九天玉凤，放过了你；你是来夺九天玉凤的么？”

阴司恶煞一怔，说：“你是崆峒派的弟子？”

“滚你的崆峒弟子，应先掌自己的嘴巴，我山海之王留你的狗命，以惩出口伤人，与掳走九天玉凤的罪过。”

“反了！”浪里蛇大叫，叫声一出，他惊得倒退两步。

阴司恶煞夫妇从六盘山追来，自然听到有关山海之王大闹南州的事，在五泉山力敌天下八名高手，身遭大印掌和摧心掌的暗算，仍然幸存，可见他功力之深厚。两个老家伙一听就是山海之王，吃了一惊，脸色一变，情不自禁退后两步。

这情景，所有的人全看到了。阴司恶煞睁大鬼眼问：“你就是山海之王？”

“半点不假。”山海之王沉声答。

“你就是大闹兰州，力退肃王铁卫骑，五泉山力拼高手被苍龙二老与喇嘛僧暗算的山海之王？”

“你不相信么？”

“当然存疑。”

“疑不疑是你的事，快掌嘴。”

“小畜生，你未免太狂了，老夫要看看你有何惊人绝学，敢对老夫无礼？”

一声剑吟，长剑出鞘，阴司恶煞向后略退，毒婆婆也撤剑左移，严阵以待。

一旁的四海游龙，一直注视着山海之王的双目，神色有点惶然，心一直未定。他是被神剑伽蓝华逸云打得丧了胆的人，眼前这一双眼睛，对他有

无比的威胁。他慢慢地定下了心，只要不是神剑伽蓝，他便消去了恐惧，这时踏进三步，说：“大哥大嫂退，我先会会他。”

老花子一横乌竹杖，哈哈狂笑道：“且慢！咱们先来松松筋骨。”

浪里蛇猛地撒下分水刺，喳喳大笑道：“笨鸟儿先飞，我先擒下小丫头。”在喝声中突然扑上。

人影一闪，“叮”一声带，分水刺飞穿林带，不知落到哪儿去了。紧接拍拍两声脆鸣，浪里蛇“哎……”一声惊叫，连退五六步，“噗”一声作倒。

原来山海之王等他扑近小姑娘之际，突然截出，一棍击飞分水刺，接着赏他两耳光，将他打得满天星斗，击倒在地，人一闪，又回到原位，快，快得令人目不易辨，谁也来不及阻止，他已回到原位，冷冷地说：“你们，给我滚到草地上去，我让你们一起上，让你们见识见识，要不，就快些滚，不许在这儿参与夺人之事。没有第三条路可走。”

四海游龙大吼一声，撒下长剑，厉声说：“小狗！你好狂，咱们并肩子宰了你。”

老花子哈哈一声狂笑，说：“老花子陪你玩玩。”在笑声中，乌竹杖矫若游龙，是风乍起，迎头便砸。

神剑祖孙俩，也同时撒下长剑，两下里一分，截住了三寨主和浪里蛇。

山海之王一声长啸，短棍一扬，狂疯似的前卷，同攻阴司恶煞夫妇俩。

林木太密，动手不便，众人慢慢向蒿草场中移，草地中草叶纷风，齐根而偃。

山海之王木棍动处，记记不离两老鬼全身要害，硬攻硬架，疾逾灵蛇。响起一连串的罡风迸裂，与不时发的兵刃相撞声，把两老鬼迫得步步生险，生死在须臾之间，不到十来招，便发发可危了。

正凶狠拼斗中，蓦地响起阴司恶煞一声鬼嚎，接着“当”一声响，老鬼连人带剑飞退丈余，用手按住左肩，脸色变成死灰。

毒婆婆厉叫一声，一照“云封雾锁”攻出，截住山海之王向阴司恶煞迫袭，剑气厉啸，功力骇人。

山海之王冷哼一声，向斜一闪，“叮”一声脆鸣，闪电似击中剑脊，剑向右一飘，木棍已光临鬼婆的右臂外侧。

“你也吃上一棍。”山海之王沉喝。

短木棍如果敦实，老鬼婆虽有真气护身，也绝禁不起山海之王神奇功力的雷霆一击，不折骨也将叫她大吃苦头，她赶快沉肩缩手，人向左急飘，顺手撒剑。

“走得了？着！”山海之王续喝，“嗤”一声响，短木棍掠过老鬼婆的臂肘外侧，击破护身真气的气爆声十分刺耳，老鬼婆虽未被击实，也被震得气血翻腾。

山海之王一招得手，人向左闪，飞扑刚踉跄站稳的阴司恶煞，捷逾弃电。

老鬼婆一咬牙，脚一点地，重新扑上，向山海之王身右伸手一振，一蓬灰色的细小针影，以肉眼难辨的奇速，漫天飞射。

山海之王何等机敏？即使在身后向他发射暗器，也难瞒得了他，何况在身侧下手？

他一声大吼，左手向后猛挥，人仍向前扑，一棍当胸使出。

掌出无声无劲，但针雨全被带得向后散飞。阴司恶煞临危拼命，一剑

急砍。

剑如用砍，如不是用来砍死人脑袋，便是自己也快完蛋了，不得不用以拼自救。

“得得”两声，剑断成三段。这是他第二次断剑，脸上立泛死灰，更为狞恶了。

“滚！”山海之王沉喝，棍仍向前点。

阴司恶煞全力一掌击出救命，是风滚滚。“噗”一声响，劲道相接，他手向下一垂，眼睛翻白，向后飞退丈外，“蓬”一声巨响，压倒了无数小树。他不等山海之王追到，爬起发出一声长啸，往林中一钻，兔子般地溜了。

老鬼婆的革囊中，泄出一缕淡淡轻鬼烟，也叫一声，钻入林中逃命去了。

另一面，四海游龙被老花子迫得渐退向另一角林缘，闻啸声便回身入林，一闪不见。

神剑蔡敬恒毕竟了得，三寨主落魄掌一把大环刀，败象渐露，也渐向林缘移，啸声一起，也溜了。

可是小妞儿一面，局面却又不同，起初，她的剑占尽上风，狂野地勇悍象雌虎，把只拾起一跟树枝保命的浪里蛇，迫得八方游走，怒叫如雷，原是四尺余长的树枝，只剩两尺不到了。

小妞儿正在大发雌威，可是却无法刺倒滑溜如鱼的浪里蛇，正在怒不可遏，拼命抢攻。突然一声轻微的破空啸声传到，两枚被山海之王神奇掌力所击飞的小针，突然一闪而至，没入她腰肋和左后臂上。

她正欲一剑快攻，刺入对方右胸下，突觉胁臂一麻，剑刚伸出，尽身力道尽失。

浪里蛇临危拼命，身形左闪，短技全力一拂，斜摊刺来的长剑，岂知一推之下，长剑竟然被他推跌五尺外，姑娘前冲的身躯，仍向他扑到。

他不知所以，只道姑娘要赤手擒他，手肘一起，“噗”一声撞中姑娘右肘，姑娘应肘便倒。

浪里蛇本来惊出一身惊汗，这时反而楞住了，当他神智一清时，大喜过望，虽听到阴司恶煞的撤退啸声，仍狂喜地伸手去抓地下的俏妞儿。

九

浪里蛇贪心一起，惹下了杀身之祸，不顾阴司恶煞的撤走啸声，伸手去抓姑娘的腰中銮带。

神剑蔡敬恒刚转向这儿，突见孙女儿仰倒地上，浪里蛇正向她伸手，焉不惊得顶门飞走了三魂？他一声厉吼，挺剑向前飞扑，要抢救孙女儿，像头疯虎。

岂知冲不了十来步，恰好经过毒婆婆泄出毒烟之处，只觉头一晕，“砰”一声向前扑倒，要不是剑在前射出，几乎伏剑自毙。

老花子也看到眼前景况，怒叫一声向林中一抄，想先截贼人退路，他不敢冲过草坪。

浪里蛇的手，刚沾姑娘銮带，还来不及抓到手中，突然“嗯”了一声，跌倒在姑娘身上。

姑娘浑身麻木，灵智尚在，突被一个大男人压在身上，只感到羞愤交加，急得几乎晕倒，想爬起，却又无法动弹，手足已不是她自己的了，想叫也叫不出大的声音了。

在羞急中，她清晰地看到，贼人脑袋贯了一根三尺长树枝，粗如儿臂，左耳入右耳出，耳轮早已不见了，偌大的树枝插入脑袋，耳轮早已飞掉啦，树枝一半在左一半在右，血迹惊心动魄，她认得，那是山海之王用来做兵刃的树枝，一点不错。

贼脑袋搁在她右腋下，有血的一段树枝，恰好搁在她的肘弯，两人横躺成一个大十字，真绝。

山海之王飞棍将贼人击毙，大踏步走近神剑蔡敬恒，皱着眉，冷笑道：“老家伙，爬起来，你的孙女儿没死，紧什么？咦！这老鬼婆放了毒烟，这老不死该死！”

他猛嗅几次，不知是何种奇毒，一把抓起蔡敬恒，说：“错怪你了，不知我能否救你。”

这时老花子已从林中掠出，山海之王叫：“老丈，看看那小丫头有啥毛病？不会死吧？”

老花子将贼人尸体抓起扔开，姑娘用蚊鸣也似的声音说：“花子伯伯，我……我不行了，我爷爷……”

老花子扶起她，看了她死灰的脸色，惊叫道：“糟，你也是中毒。小老弟，快来，也许你能救她。”

山海之王探囊取出两包药散，把蔡敬恒放下，倒一包入他口中，取过腋下水囊灌他两口。再去救姑娘。他一面倒水入她口中，一面说：“你还能说话，不知是何种毒药，能否救你们，看你们的造化。”

姑娘一直盯视着他。目不稍瞬。他一接触她那神秘的目光，只觉一阵昏眩，手也开始抖动，急急地甩动脑袋，水流了姑娘一头一脸，他烦躁地叫：“别用那种眼光瞪我，别……”

“噗”一声水壶从他手中落下，他恢然站起，以手猛烈地拭抹脸面，跟鲍着后退。

老花子抓起水壶，关心地急问：“老弟，你……你怎么了？”

这时，蔡敬恒已经翻身坐起，茫然地看着后退的山海之王。山海之王情绪逐渐稳定，仍用手蒙面，说：“没什么，我怕她的眼光。”

“为什么？老弟。”老花子站起问。

“不为什么，我似乎曾经见过这种眼光，便感到烦躁和昏眩，甚至有迷乱之感，怪事，”

老花子大踏步走近，扣住他的手臂，沉声道：“你说过，你不知道你的身世，不知三年前的事。老弟，想想看，也许你会想起了些什么。”

山海之王摇头苦笑，说：“没有用，脑中太过混乱，刚才的迷乱已经消逝了。”

老花子向地下的姑娘叫：“婉丫头，站起来，帮助他，用刚才的眼光瞪住他，也许你能助他恢复记忆。”

“花子伯伯，我站不起来，腋下和……仍有麻痹的感觉，也许是有暗器在内。爷爷，请抚我起来好吗？婉儿愿帮助他。”

山海之王手一探，将老花子震开，叫道：“不！我不要任何人帮助。小丫头定是中了老鬼婆的毒针，可用内力或磁石吸出。老丈，我们走，他们该到了。”说完，大踏步转身走了。

老花子转向神剑蔡敬桓说：“敬恒兄，等会儿最好不要直接向山海老弟递剑，不然解围赠药之情义，将付流水。老花子虽深知山海之王老弟的为人，但有时碰上他迷乱，亦无法可施，再见了。”

“邝老哥，他真的不知自己身世？”

“是的，早些天他方从仙海进入中原，对自己的事茫然无知，自认是野人，山海之王的封号，就是山海的人叫出来的，仙海海心山的仙海人居，就是他赶跑的。我得走了，珍重！”说完，一闪而逝。

“这是个怪人，功力深不可测。”蔡敬桓摇头浩叹，向孙女儿走去。

小姑娘侧身坐起，说：“爷爷，我们是否立即撤回？是否真和山海之王……”

“撤回那是无可避免之事。”

“他功力奇高，要是向我们下手……”

“傻丫头，不可以离开他远些么？这人目秀神清，鼻正颊嫩，如果整发剃须，定是个英俊的年青人，怎会是野人？真怪！”

且搁下这面的事。天璇子一行人，终于闯过重重危机，出了密林，越过无常岭，降下石龙谷的干涸河床。

老道们伤亡近半，派来接应的人，几乎全葬送在无常岭，大援已失，不由他们不胆战心惊。

降下河床，满以为此行险阻当解除大半，对方在无常岭死伤惨重，该不会再来啦，可是前面不见接应的人，后面传信的人也踪迹不见，看来他们已被遗忘在这危险旅途中了。除了呵送他们的鬼神外，没有可资援手的人了。

摇光子和崆峒气罡老道走在最先，刚通过河床，山轿也刚到了河床中间。

“哈哈哈哈……”，一阵震天狂笑，在上游石丛中飞起，令人闻之心血下沉，汗毛直竖。

“亮阵！”天璇子亮剑沉喝。

灰影连闪，路旁丛草中，飞出两条人影，以迅捷的身法，猛扑山轿，寒芒闪缩，向两侧挥扫。

左侧是天权子和崆峒气极道人，一声怒叱，长剑暴起千朵白莲，迎着灰影攻去。

“铮铮！”四剑相错，两老道果然名不虚传。

“哎……呀……”，两声令人心弦绷紧的惨叫，从灰影口中发出。两老道一招伤敌，剑契入灰影左右胸，转腕顺势一跳，两灰影越轿顶，远出三丈外，“扑通通”水花飞溅，落入潭水过流之中，瞬即不见。

山轿停下了，死尸和伤者放下了，剑撤出了，二十余名高手列阵了；他们神色肃穆，准备接受行将来到的惨烈厮杀，将命运交到剑上，将生死置之度外。他们知道，这一次的激斗，像是一次孤注一掷的豪赌，赌注是自己的血肉和生命，该到揭底牌的时候了。

梟似的狂笑未绝，正北河床上游，突然响起清越的玉简声，接着传来宏亮的朗喝和禅唱：“无量寿佛！”

“南无阿弥陀佛！”

本已陷入绝望境地的二十余名道俗。突然精神一振，雄心再起，生机转旺。天璇子哈哈一笑，豪气飞扬地说：“快，清斗场。掌门仙驾与少林的道友来了。”

人影疾闪，剑气飞腾，附近的草木和石块，立即折僵和飞走。

同一时间，左前后三方，现出许多奇形怪状的老少男女，三方面合围。

前面，是蓝衫隐士为首，人数稍少，金旗令主站在左首，右首是苍龙二老，后面是六名精怪一般的高年男女。他们人数虽少，却是实力极强而可畏的一群。

左方占主河谷的人最多，为首的正是黑道盟主，桐柏山山主摄魂鹰君太叔叔，阴司恶煞夫妇，老龙神鲍怀仁，左右二曲，还有天聋矮叟……一大群，其他十余名男女，全是三山五岳的巨孽强豪，皆算得一流高手，无一弱者，这些人中，有一个体态丰盈，美丽照人，穿了一身绯色劲装，令人见了心动神摇的少妇，特别引人注目。这女人年纪像是二十来岁，实际上不止这么多，在江湖中，算起来名头也不小，提起了缥缈春鸿太叔霓裳，凡是江湖朋友，大多耳熟，可是真正见到她的人不太多。

太叔叔本人绝非好色之徒，但在他创丛之初，行脚天下，在刀山剑海中拼生死，在鬼蜮江湖里浮沉，偶或失意或心情苦闷之时，好不了有生理需要的调剂。有一年，他浪迹福建建宁府，邂逅了一位建宁府名武师的爱女。那时，太叔叔还未正式挤身黑暗，也怀有满腔热血，在江湖行侠仗义，干些劫富济贫的勾当，人也年青，脸蛋也没有现在可怕。两人一见钟情，情根深种，双双坠入爱河，便在老武师的主持下，两人完成婚礼。

一住三年，小俩口十分恩爱，鹣鹣鲽鲽羡煞了不少人，这是他俩一生中最辉煌灿烂，最值得怀念回忆的三年。

可是好景不长，世间不如意事十有八九，欢乐短暂，怨恨却久长。当太叔叔返回湖广定省亲友途中，途经建昌府，打抱不平痛惩了建昌一霸周一豪，引起了弥天大祸。到了南昌府，立即受到江西白道群雄的围攻，身中十二剑，肋背镖箭不下十枚，浑身浴血，眼看要被剁成肉泥之际，天不绝人，来了一个凶魔救星。这人就是他后来的师父，天日山荡魄天魔田炫。

荡魄天魔为了尝杀而心狠手辣，一生行事全凭当时的喜恶而定，杀起人来人性泯灭，但碰上他高兴时却是一个血性男儿，他眼看二三十个英雄豪杰，竟围攻一个垂死的少年人，一时火起，大开杀戒，在他那古怪的摄魂剑下，宰掉了三分之二，救了太叔叔，带他回天日山，收他做唯一的传人。

从此，太叔叔整个人变了，变得阴沉险恶，心狠手辣，人性渐渐泯灭。

三年后，他返回建宁探省岳家，想与爱妻小聚。岂知他不来倒好，来了心中像被人截了千万个窟窿。就在他上天目山的当年，老武师被江西的白道英雄们活活迫死，他的爱妻为了维护出生甫半岁的女儿，身中八刀惨死庭院之前，全家惨死。

幸而在千钧一发间，恰逢隐修大姥山的一个老道婆，称为大姥仙婆的世外高人适时经过，救下了唯一幸存的小生命，带上大姥山加以哺养。

太叔叔怀着一颗被毒蛇咬碎了的心，上了大姥山礼见大姥仙婆，叩谢老人家全后之德，并请老人家收爱女为弟子，方凄然下山，重上天目山苦练十年。

这期间，他每两年走一趟大姥山，看望大姥仙婆和爱女，每看一次，他必返回爱妻的坟前，默默切齿暗祝，在坟前举剑发誓，他要与白道武林群

雄一决，清算这笔家破人亡的血债。

终于时辰到了，荡魄天魔物化天目山，他也承受了师父的衣钵，下山正式自承为黑道魔君，凭他的雄才大略和十三年来的怨恨，游说黑道群豪，仗手中摄魂剑为超人的绝学，苦心孤诣结合黑道群豪成为一股庞大的凶猛巨流。

在他追杀仇家的期间，结识了四海游龙柏青，奠定了深厚交情，柏青虽是闲云野鹤，仍帮了他不少忙。

直至太叔权爬上了黑道盟主的宝提，他仍不时到大姥山看望太姥仙婆和女儿。

老道婆是个世外高人，武学造诣深不可测，她替爱徒取名霓裳，将她造就成一朵武林奇硕。

太叔权的所行所事，并未告诉女儿，女儿不无疑问，终于她跑了一趟桐柏山，方知乃父是黑道盟主。起初，她不谅解乃父的行事，直到她迫乃父说出早年的血泪往事，她不但原谅了父亲，她自己也变了，变得也残忍了。

可是太叔权禁止她在江湖行走，也不许她跑桐柏山，他认为自己的一生是毁定了，却不愿女儿也落个贼女儿的污名。

太叔霓裳可不管这一套，太姥仙婆也不太管束她，每年善的骨肉，值得称道。

太叔权不愿爱女卷入游涡，疾言厉色赶她回大姥山；但她一发牛脾气，撒起娇来任何人也管不了她，太叔权对这位宝贝女儿，确是无可奈何。

她跟来了，真人不露相，知道她轻功了得的人为数不少，但知道她剑上造诣超凡的人太少了，连她的父亲太叔权，也仅知她的剑过得去而已。

她今天穿了一身绯色劲装，浑身曲线玲成，人美，装也美，头上挽了个女冠髻，与一般妇女不同，背上那古色斑斓的宝剑，也有点抢眼，总之，她站在后面，却夺去了全场光彩。

路北截断老道们退路的人，是七个鬼怪，那是南荒七煞，令人见之心中发毛。

七煞是太叔权请来的，所以这儿共有三拨人。武当和崆峒是正主儿，算得一拨。太叔权和七煞是一拨。苍龙二老蓝衫隐士等人是一拨。

三方面的实力，以正主儿一拨为最弱。在两强之间，他们仍毫无惧意。

太叔权掀须大笑，向天璇子发话道：“天璇子，好些年不见了，你好，哈哈！”

天璇子屹立在路心，淡淡一笑道：“多承动问，贫道托施主洪福，很好很好。”

“本盟主已势在必得，目下双方死伤累累，希望道长放明白些。”

“贫道明白，本派也势在必得。断无放弃之理。”

“道长可会冲量目下的局势么？”

“别忘了，本派和少林的道友皆已赶到，崆峒的道友也仗义助拳，施主认为可稳操胜券么？”

“正是此意。”

“施主既然如此认为，贫道等着，施主请来放手。”

太叔权正欲举手众扑上，突然蓝衫一闪，蓝衫隐士飘然而出，用量天尺轻轻挥动，在距老道列阵处三丈外站住了，微泛蓝光的脸上，现出阴森的微笑，说道：“且慢，你们要先拼，离开这儿，别把山轿弄跌河中，我可不

答应。”

对面的七煞同发狂笑，追生大煞说：“姓段的，没你的事，你少打岔，咱们在思乡城的过节还未了结呢！”

“今天一起了结，正是时候。”蓝衫隐士笑答。

“好，咱们先离开，在外面先斗斗。”追生大煞说完，大袖一挥，七个人向左一闪，越过太叔权，奔向蓝衫隐士。

后面的苍龙二老和金旗令主，同发清啸向前迎出。

在罡风进发，剑啸刺耳声中，怪石丛林之后，出现了追魂三剑玄同，和少林长老宏尊大师。四周，左是和尚，右是道士，两派的俗家门人在两翼排开，草木掩映，不知到底来了多少人。

宏尊大师是般若、密诺两人的师兄。也是少林掌门苦行大师的师叔，在少林派中，辈份最尊，也是少数修得菩提禅功最高境界的元老，武林辈份，他比追魂三剑要高一辈，所以他走在前面。

所有的人全将贼人反围在中间，宏尊大师身穿僧袍，外拉大红袈裟，半闭着老眼，双掌合十，缓缓向前举步。他左后方，是少林高僧碧眼行者法净，他手捧八宝禅杖，神色肃穆紧随在后；他自己的沉重方便铲，则背在身后。

追魂三剑玄同，全身配带整齐，大红法服，五针九服腰悬长剑，在宏尊大师右侧错一肩举步。他的右后方是海散人清静，手捧武当信令玉简，徐步跟进。

太叔权后面的人，皆已撤下兵刃戒备，老和尚要从此过，不会太容易。

老和尚到了贼人面前，步履不变，只低首说：“诸位檀越请让路，阿弥陀佛。”

没有人让开，迎面挡住去路的人，是两个鹰目勾鼻的老者，一支判官笔一把长剑，向前斜指屹立不动。

老和尚不管对方让是不让，向剑尖笔锋中撞到，似乎并未将杀人家伙看在眼里，也许他真没有看呢！

看看接近，使剑大汉手腕一沉，剑尖降下三寸，正在老和尚的双掌下，老和尚如果再进，剑尖恰好刺入坎大穴，怎会有命？

另一人的笔尖，也对正追魂三剑的胸膛。

使剑老汉大喝道：“老和尚，退？此路不通，不容你们会合。”

“檀越请让路。”老和尚说，再踏进一步，剑尖已与掌后缘即将接触了。

老汉大吼一声，猛地踏出一步，将剑推出。

“孽障敢尔！”老和尚眼皮一翻，抬头沉喝，双手一翻，信手向两旁分拨。

老和尚的菩提禅功已练至化境，这佛门至高的降魔绝学，平时外魔不侵，发则无坚不摧，老和尚大概已知今日如果慈悲，绝不能奢望活着离开了，双掌一翻之际，降魔至宝倏发。剑似纸棉见火，齐锔变成碎屑，无匹的无声雄奇暗劲两面一分，使剑老者“嗯”了一声，飞抛丈外，“砰”一声着地，数十年苦练的先天真气立散，气机亦毁，爬不起啦！这一辈子他别想再练气舞刀了。

同一瞬间，另一面亦倒了一人。

追魂三剑为了洗雪桃花谷失败之耻，三年来痛下苦功，已将罡气练得更为精纯，威力陡增。罡气乃是玄门至高无上绝学，一分苦功一分收获，绝无终南捷径可以一步登天，他总算不务众望，练至炉火纯青之境了，三年的

苦功没有白费。

罡气乃是玄门中极为霸道的绝学，发则不可收拾，对方用一百斤力道攻来，将会被两百斤力道所反震；如果修为未至发收由心之境，出手必定伤人。

追魂三剑修为未至登峰造极之境，收发尚未能任意控制，挟忿出手，确是威猛绝伦。

点到他胸前的判官笔，被他右手大袖一挥，笔向后反震，“嗤”一声响，笔柄贯入持笔老者右胸，人立即倒了。

两僧两道步履未变，不徐不疾向前走。

天聋矮叟早已赶到，他一抖鸭舌枪，迎面截住喝道：“站着！你不想惹起咱们群殴吧？”

老和尚站住了，用佛门绝学向前发出一声巨吼，像深洞中响起一声焦雷，震得人心血下沉，顶门如遭雷击。这佛门狮子吼出在宏尊大师之口，威力骇人听闻。

激斗中的南荒七煞和蓝衫隐士，心中一凛各向后撤，追生大煞寒着脸说：“姓段的，少林元老已出，实力大出意料之外，咱们何不联手？休便宜了他们。”

苍龙二老同声说：“咱们要人，碎裂了那丫头，谁阻咱们，谁便是生死对头，没得说的。”

追生大煞举起左手，说：“我代表太叔权和你们订条件。”

“说！”

“人擒下之后，由太叔权问口供，迫她吐出武林三杰老匹夫的匿居处所，然后由你们处治那丫头。”

“咱们一言为定。”苍龙老大一杖追魂候如山沉声说。

追生大煞收了黑色弧形刀，击掌三下说：“一言为定。”

“你能负责？”候如山再问。

“在我身上，我负全责。”

候如山插了鸠首杖，也击掌三下说：“一言为定，惟你是问。”

“走！”追生大煞叫，十一个人直奔老和尚立身之处。

这时，为天璇子众人交手的贼人，亦纷纷退出，双方结阵等待首脑们理论，候命动手。

老和尚等场中一静，沉声道：“请太叔盟主前来答话，老衲有事相商。”

太叔权一声长笑，出现在老和尚面前。说道：“佛道五大派，今天三派光临，本盟主感到三生有幸，得会少林派元老的法驾，请教大师有何见示？”

老和尚躬身问讯，说：“老衲未能早期赶至，以致此段古道成了人间屠场，殊堪痛惜。老衲有一不知进退之言，尚请檀越接受。”

“大师请说。”太叔权冷笑着答。

“武当道友此次押解九天玉凤返回武当，并非若置之死地而后已，而是要引武林三杰出面，以了结三年前一段公案。诸位也是要找武林三杰之人，似不应阻止武当道友的行事。如能由武当请出武林三杰，诸位又何必横加阻扰？依老衲之见，诸位请静待武林三杰出面，这一场屠杀是不必要的，檀越认为对否？”

太叔权大笑道：“由武当出面，乃是大失礼面之事，你们白道人物的声名行将扫地，为世人所不齿。太叔权一生行事，从不计较名声，只求快意。

替你们担持丑名，你们反而不知感恩，真是自掘坟墓，未免太不值得了。”

追魂三剑脸色一沉，说：“施主言中有物，意何所指？”

太叔叔也沉下脸，冷笑道：“事实明显之至，请教道长是真要找武林三杰么？”

“千真万确。”

“为何找他们？”

“九天玉凤伤了我门下弟子不下百人之多，该由她的长辈偿还血债。”

“哈哈……”太叔叔狂笑起来，笑完说：“别忘了，九天玉凤目前的身份，仍是华夫人。华逸云生前，对你们佛道五大派之德，恩重如山，你们却在他死后，凌辱他的未亡人；道长，你何以向天下武林交待？何以解说此卑鄙事实？为何不自去按寻武林三杰结算？”他说得声色俱厉，突然戟指向碧眼行者，厉声问：“你，碧眼行者法净，在武林中侠名满天下，该记得华逸云救你们出桃花谷之事；大丈夫恩怨分明，论侠义你该惭愧，你说！你是不是也要对九天玉凤华夫人如此妄想？你是否不悔此行？说！说呀！”

碧眼行者神情木然，碧眼中神光已敛，捧在手中的八宝禅杖，微见颤动。

太叔叔朗朗而言，续往下说：“我太叔叔一生中未受人恩惠，除了在下先师。九天玉凤夫妇两人，屠杀本盟主的友好，先后亦不下二三百人，本盟主找她算帐，名正言顺。你们如出面，侠义之名尽付流水，你们将羞愧一生，万年遗臭。太叔叔人虽险毒辣，但还当得起，所以要将人留下，让你们侠义门人交出入脱出于连，这是一番好意，听与不听，悉从尊便，但本盟主此行，势在必得，将人交出，不但成全你们的侠名，并可化干戈为玉帛；人如不放手，石龙谷河床，势将成人间地狱，不是你死就是我活。”

蓝衫隐士突然一声狂笑，翘起大拇指高叫道：“好：太叔叔，你小子快人快话，咱们动手，先毙了这些欺世盗名之徒，杀！”南荒七煞同时拔刀，用同声叫：“杀！咱们为了凶狠残忍，以凶煞之名享誉江湖，名符其实，可不是欺世窃名之徒。”

不由分说，立即冲出。

刹那间，杀声震天，像狂风暴雨君临大地，片刻间，整个里余河床之间，同时展开火杂杂的厮杀，惨叫声惊天动地，厉吼滚滚而来。

混战中，一双人影跃上了巨石，正是山海之王和独眼狂乞。他俩居高临下，冷眼旁观四周惨烈的正邪门人大决斗，注意力全放在百十丈外山轿左近的斗场，待机而动。

巨石正在河床中间，四周的景况全列眼下。山海之王手中，支着一根长有穴尺，粗如儿臂的木棍，脚下，是一堆五寸长的树枝，共有百十根之多。

他两人身份不明，正邪双方的人，都不知他们是敌是友，除了几个凶魔，知道山海之王的人太少了。

追魂三剑与武当七老紧守住山轿，七星剑阵阻止了贼人狂野的攻势，地下已摆了十余具尸体。

山轿已移近河畔，任何人皆不易冲过七星剑阵接近山轿。除了从水面汹涌的涡流，距岸只有三尺高，想接近亦非易事。

山海之王左手支棍，右手握住三根小树枝，迎风卓立，摇首浩叹道：“经此一次大屠杀，武林中将英材尽失，可叹！”

老花子也叹道：“如果神剑伽蓝华大侠仍在人世，怎会有此惨祸？”

河床中的草木，渐被罡风和刀剑所摧折，四周的激斗已可清晰入目了。

山轿前一段，少林武当两派高手，正和蓝衫隐士南荒七煞太叔权等高手死拼，整段二十丈河床沙石纷飞，罡气雷动，敌我双方人多混乱，最会玩毒的毒婆婆瘟盅七煞，皆投鼠忌器不敢滥用。加以少林武当两派弟子，皆有万全准备，少林的八宝紫金夺命舟，武当的舟龙虎金，皆名列武林三大至宝之一，对一般毒物皆有辟毒之功，不怕玩毒的人捣鬼。

双方舍死忘生狠拼，相持不下。

山海之王已看清了苍龙二老和天聋矮叟，但他忍住了，反正以后会找到他们的，让他们先拼一场再说。

这时，左面一条绿影渐向石旁移。右面，一个粉红色的身影也向这儿移。

绿影是小姑娘蔡婉，她和爷爷蔡敬恒联手，被四个凶猛大汉围攻，渐向石下退来。

蔡敬恒不愧神剑，剑出风雷俱发，招招辛辣。可是他得照顾孙女儿，未免分心，有点照应不来，被迫得步步后退。

山海之王将木根插入石中，左手分一根树枝交到右手，盯视着小姑娘的背影。

姑娘毕竟年纪轻，经验不足，临敌不知蓄力，久斗不知养气，这时已有点手忙脚乱。

她左方一名大汉吼一声，流星迫使吐，直射姑娘腰肋。姑娘刚接了右方大汉一剑，还未站稳，百忙中一声娇叱，旋身一剑挥出。

“当”一声响，流星追击中剑脊，剑向右一荡，姑娘跟随后退，绊着地下一条树干，惊叫一声向后便倒。

“哈哈……”两大汉同声狂笑，剑芒一闪即至，流星锤后半分，飞向姑娘小腹，捷逾电闪。

神剑蔡敬恒身在丈外，已被两大汉缠住，无法援救，只惊得魂飞魄散，几乎失手被人乘机刺中。

姑娘暗叫完了，拼命将剑退出，架住了点到胸部的长剑，却无法照顾急射腹部的流星追啦！

突然青影一闪击至，“噗”一声流星追突然折向，炼子上挨了树枝，突然反折而飞，掠过姑娘腹上半寸，好险！

接着是两声惨叫，两大汉脑袋全贯入一根树枝，奇大的冲力，将两人冲倒，落地砰然有声。

姑娘一跃而起，看清了贼子死状，扭头一看，便知是怎么回事了。她捧剑盈盈一拜，向山海之王明媚地一笑。

相距有五丈余，山海之王不怕她的眼睛了，他用手中重新拣起的树枝，向石下含笑一摆，说：“歇会儿。记住蓄力养气，不然今日危矣！”

小姑娘顿首一笑，娇唤道：“谢谢你，山海之王。”

另两名大汉见同伴毙命，大吃一惊，有一人舍了蔡敬恒大吼一声，挺剑飞扑巨石顶端。

山海之王哈哈一笑，说：“慢来慢来，赏你一记。”说着，一捧扫出。

棒起风雷俱发，疾逾电闪。大汉左足一沾石绿，棒也到了，他想沉身抢入，可是已没有机会了，百忙中功行右臂，力贯剑身，一剑挥出硬接木棒。

“噗”一声响，剑折棒亦中肩，大汉“哎”一声尖叫，飞跌三丈外，人

未落地已经气绝。

尸体跌向蔡婉所立处，她不知大汉已死，人一晃长剑急挥，把大汉两条脚卸下了。

这时，右面的淡红身影也到了石旁，正是缥缈春鸿太叔霓裳，她手中一把冷芒电射的宝剑，八方飞旋，将两名老道迫得浑身大汉，额上青筋跳动，直往石下退。

左面老道肩肋之下，皆冒出猩红血迹，显然受了伤，仍在死挣。他眼角已瞥见石上的老花子，和山海之王一捧收拾一名贼人的景况，只道老花子侠义门人，定然是来助拳的人。他已难支片刻，便打主意要老花子接下这妖妇，一面退一面叫道：“上面是邝前辈么？请助我，这妖妇厉害。”

老花子哈哈笑，说：“你上来，我拉你一把。”

老道一看石高不过五丈，他虽受伤，仍可应付，突然腾身而起。

缥缈春鸿一声娇叱，一剑刺入另一老道胸膛，拨剑腾身跟踪纵起，叫道：“哪儿走，纳命……”

老花子等老道上了巨石，突然一把夹背提起，乌竹杖一伸，点了老道的章门穴，狂笑道：“哈哈，你先躺躺。”顺手一推，将老道推坠石下。

这时俏妞儿纤足恰好沾石，见状一怔。

不等她转念，山海之王抢到，木棒斜掠，朗声叫：“这是禁地，下去？”

妞儿看木棒来势汹汹，吃了一惊，纤足再点，凌空跃起丈余，一声娇叱，身剑合一向下俯冲，急点山海之王；剑气丝丝中，一朵碗大剑花迎头下罩。

山海之王哈哈一笑，飞快地说：“好身法，剑法也不弱，打，”

说打就打，人向右移，就是一记“庄家打狗”，斜劈奶儿左腰，一闪即至。

妞儿但见下面人影一闪，即已变换了方向，心中暗凛，左手拍出一掌，人向右落。

“噗”一声闻响，掌风击中木棒，木棒来势一缓，罡气四荡。山海之王叫：“咦！”

你掌力大佳，下去！”

棒一沉，身形左进，木棍兜胸便点。他可不懂武林规矩，竟向妞儿胸膛下手。

缥缈春鸿大怒，只道这天神也似的大汉对她轻薄，足未沾地，人提气出掌下拍，向右一拨，人像个乳燕翻云，一浮一旋，大转身外飘闪开，在八尺外又向石上落下，脸上变了颜色。

山海之王未料到她有如此神化的造诣，也感到火起，要让她落下，还象话？一声大吼，闪电似的射到，再次扫出木棒，喝道：“你非下去不可。”

妞儿真气经多次折腾，已经无法再转折了，没有东西可以借力嘛！她银牙一咬，全力一剑挥出。

“得”一声响，剑砍入木棒半寸，一股奇大的反震力，将她震飞两丈外，她感到手臂一阵麻木，大吃一惊，真气一空，坠落地面。足一点地，吸入一口气，怒叫一声，再次腾身上扑。

山海之王也吃了一惊，能砍入他注入神功的木棒半寸的人，极为罕见，即使是宝剑，也不可能臻此。皆因试接了妞儿一记掌风，知道她了得，所以突然注入神功，要打她下石，他不知怜香惜玉，手下绝情，不想仍未能将她

击倒，反被她一剑伤了木棍，心中一惊，立时火起，叫：“这次你得死！”木棒前伸，迎着奶儿扑来的身影，正指向对方胸膛。

老花子见他又指向对方胸膛，脱口叫道：“使不得！”

叫声中，山海之王一偏木棒，“噗”一声击中剑身，妞儿惊叫一声，又飞跃石下。

“怎么使不得？”山海之王问。

“不可向妇女胸腹下手。”老花子说。

“为什么？”

“这是规矩，也是忌讳。”

“我记着了。”

一旁的神剑蔡敬恒看了这奇奥危险的拼斗，惊得呆了，想不到这美艳如花的少妇，竟有如许高深的造诣。

缥缈春鸿落下巨石，心中暗惊，略一调息，又待腾身上扑，她不信这花子能比她高明。

山海之王用棒向她一指，沉声道：“你再敢上来，必定杀你。”

姐儿这才有机会向他打量，心中一震，心说：“这小子面上肌肤如玉，年岁不大，怎有如许高深的内力修为？我非斗败他可？”便向上道：“你是谁？”

“山海之王。”

“什么？”

“山海之王。”

“你为谁助拳？”

“谁也不为，我助我自己。”

“你下来，本姑娘要戮你一百剑。”

“目下不奉陪。要拼，上来。”

“你敢让本姑娘先占一席地。”

“这石顶目下是我的地盘。”

“你敢换剑与本姑娘一拼？你我功力相当，木棒长了二尺，一寸长一寸强，不公平。

你敢是不敢？”

山海之王大怒，这妞儿竟问他敢是不敢，岂不笑话？他将木棒放下，向下面的蔡敬恒叫道：“老丈，给一把剑给我。”

蔡婉突然将自己的剑向上一抛，说：“接剑。”

山海之王向老花子叫：“老丈，让开，留意下面蔡家祖孙的安全。”又向下面叫：“丫头，你上来，十招，不是你死就是我亡。”

巨石顶宽约三丈余，他用脚将小树枝拨到一旁，老花子站到正北，山海之王站东面。

缥缈春鸿轻灵地上了石面，在西首伸剑，神色一冷，心神合一准备进击。山海之王神色肃穆，剑尖徐徐下降，在左右尖前停住了。身形前飘。

老花子突然叫道：“老弟，你的剑式与神剑伽蓝一模一样。”

山海之王不理他，徐徐前移，妞儿也侧身欺近，双方相距至八尺了。两人都作寻瑕踏隙的移动，是不折不扣的拼伤功架。

妞儿的剑微发龙吟，电芒闪烁，好剑，

山海之王的剑尖，这时现出了异象，间歇地腾起阵阵轻雾，乍起乍停。

原来他注入了神功。天气炎热，当剑尖炽热时，尖峰像在颤动而生虚影，当突然冰冷之际，热空气一接触，便化成轻雾。

九尺，八尺了，正是最佳的出剑机会。

人影一闪，剑气飞闪，十百道电芒白光相错，发出摄人心魄的剑气撕裂激射声，裂肤剑气进射，站在两丈外的老花子，鹑衣尾袂猎猎有声，有点立不住了。石小的小树枝和罢棒，已在双方一接触之际，飞坠石下。

纠缠为时极短，电芒白光突敛。俏妞儿退后两步，剑仍前指，她额角鬓脚微现汗渍，呼吸特别悠长，凤月中神光电射，略现惊容。

两人力拼一招，招尽后退，俏妞儿退了两步，略现惊容，她难相信这是事实，对方的内力和神奇的剑招，皆胜她一筹，不由她不惊。

山海之王屹立原处。俊目中异彩涌现，神定气闲，脸上涌现他那特有的微笑，剑尖徐降，用极平静的嗓音说：“丫头，你值得骄傲，你练有一种极为诡异，属于玄门略似罡气的奇功，不然你第一招便该失手。进招，还有九招，支持得下，你可平安离开。在第七招之后，我将攻你三招奇奥剑招，是否接得下，看你的造化。你的剑术不凡，切记蓄劲养气，不可急功心切，自陷危局。请！”

四周十丈内，原有十余对高手死拼，突被石上奇异的剑啸所惊，情不自禁一一跃出圈子，向石上注视。片刻间，双方各占一角，用奇怪的眼色，不稍瞬地看石上一双男女的神异一搏。

俏姑娘心中一震，依然而惊。她确是一开始便全力相搏，一陷危局便觉真力不继，加以对方那时冷时热时刚时柔的神奇剑气，迫得她的护体神功湖有散逸之象，所以只攻一招，便耗去不少真力。高手相搏，双方的护体真气或神柔势均力敌，唯一可恃的是久成的耐力，直至双方真力消失净尽，护体神功渐散，谁支持多一分一秒，谁便可以制对方于死命。故而功力相等的高手拼斗，最忌浮躁自大，急功过切；谁没有好结果。

她感到奇怪，怎会在死相搏中，指点对方应敌机契的？这人真怪得不可思议。她情不自禁看了他一眼，心中又是一震。

咦！这人不但健壮如狮，五官无一不美，略弯的眉毛，流露出三分书气；唯一讨厌的是，他那浓黑尾端端上翘起八字胡子。面色红润，光彩在内流转，很不配他那花子爷劲装束的身份。更怪的是背上还背了个不大不小的破烂包裹，可媲美独眼狂乞胁下的八宝讨米袋。

她只觉心弦一阵震颤，轻声说：“承教了，请！”

她这一声温柔的轻唤，保全了她的性命，也因这一声轻唤，带给无穷的烦恼和忧伤。

山海之王不是个穷凶恶极的人，别人对他凶，他以牙还牙，相反地对他友善，他也以友善回报，有三分动物的天然反应本能，因为他与野兽相处得太久了。

俏妞儿那一声毫无敌意的温柔轻唤，他立起反应，对她泛起了惺惺相惜的共鸣，不再那么凶狠了也柔声说：“姑娘请！”

声落，剑再发风雷，人影倏起，刺耳的剑气撕裂声暴起，千百道电芒飞旋腾扑，触目惊心。

粉红色的身影一再冲错，左右疾闪，没有双剑相击的朗吟，没有贴身相错的机会，但看电芒与银蛇急剧地在两条淡淡人影左近出没，霎时人影又分。

俏姑娘已退至石缘，大汗从鬓角滴下酥胸，脊心下肋下湿了一大片，呼吸有点不正常了。

山海之王额上略泛汗迹，他的剑尖徐徐下渐，缓缓后退，让出他已占据了地盘，如果按情理，他可以光明正大地再紧攻一招，俏姑娘不失手也将掉下巨石，但他没乘机进击，反而退出地盘。

他说过十招，应该一招招算；又怕不够光明。武林各脉中，招法的计算极为含糊，一招有数剑至数十剑的变化皆有可能，因势所导，任意连运；有时机会在瞬间消失，攻出半剑也算一招。但一般说来，出招以一气呵成直至势尽，即算一招，端着对方是否有机会让你主宰全局，让你如意。

俏妞儿心中又是一震，极钦佩他的名家风度，一面抱元守一连功，一面徐徐移进石顶中心。

“第三招！”山海之王沉喝，一重剑幕向前一罩。

这次的进击，比第二招更也凶猛，在飞腾的剑影中，已经发出双剑交错撞击的剑吟，电芒威力锐灭，反之，银白的剑影八面分张，淡红色的身影迅疾地飘动。

在淡淡人影飘荡，风雷之声殷殷中，响起山海之王的沉喝：“第四招！”

“铮铮”两声龙吟，人影倏分，俏姑娘左飘丈余，到了老花子身边，纤足踏在石缘上，一阵晃动，差点儿跌下巨石，总算被稳住了。

她脸色泛白，高耸的酥胸急剧起伏，胸衣已湿，手中宝剑下垂，微发剑吟。这一记雷霆一击，竟未能将对方的长剑击毁，反而被展得右半身发麻，对方的剑锋掠过她的肩膀，半分之差，几乎终生抱恨，那炎热如焚的若异剑气，令她的护体神功几乎瓦解。

仅仅四招，她知道自己再难下接了，对方一招比一招凶猛，内力逐渐加强，往后的几招……她不敢往下想。

她吸入一口气，定神向以山海之王看，心中一懵。

山海之王扭头向下望，她仅能看到他的侧面，他那俊目中，似乎喷出愤怒的火焰。

“丫头接剑！”山海之王向下叫，脱手将剑反掷给蔡婉，突然仰天长啸，只一闪，便在五丈外落下河床抄起一把遗落在那儿的一把长剑，在声震九霄的啸声中，闪电般扑向下游激斗中的官道斗场。

妞儿向下游看去，山轿已经不见，那儿正展开抢夺俘虏的剧斗，水山岸上都有人，她父亲摄魂魔君太叔权，赫然显现在轿房。而山海之王那奔电射星似的淡淡身影，正以全速向山轿。

她大吃一惊，骨肉连心，已不容许她犹豫。也向那儿急掠而去。

老花子也看清了那儿的景况，一声狂笑，像一头怒鹰，扑向下游。

七星剑阵阻碍得大部分的人，却难以阻止蓝衫隐士等绝顶高手。激斗中，太叔权突然发出一声长啸，转由侧方猛扑山轿，摄魂剑的奇异啸声，令人心魄下沉，来势汹汹。

这三年多的岁月里，他没有浪费光阴，功力精进多。

南荒七煞立即四面一合，突入七星剑阵，七把刀凶猛狂野，进退如一，配合得天衣无缝，果然牵制七星剑阵的神奥变化。

金旗令主和蓝衫隐士，一旗一尺缠住了宏尊大师的八宝禅杖，五丈内无人敢近，近则立被三人所发的神功震飞。

苍龙二老困住了追魂三剑玄同，和崆峒的气极老道，占尽上风，步步

进迫。

其他各处战况激烈，尸首零星散处，血腥触鼻，吼叫之声动人心魄。

太叔权率领五名高手，绕出西面沿河猛扑山轿。

啸声一落，水面现出三道浪线，从东西两岸旁急射山轿停放之处，水上朋友出动了。

太叔权抢近山轿，一名老道疾冲而出，一声叱喝，长剑兜心便点。

“滚！”老魔大喝，一剑递出。“铮”一声剑鸣，老道向后挫退，一声大吼，重又冲上。

太叔权吃了一惊，老道不但功力不弱，对摄魂剑的啸声也不畏惧哩！

另一名悍贼从侧方猛扑山轿，截出了神力天王葛如山，他大喝道：“慢来！有我呢。”喝身中，铜人风雷俱动，连攻三记，把悍贼迫退八尺。最后一声巨响，一记重手将贼人肩骨砸得粉碎，一撇铜人，尸体落下。

正乱间，一条灰影从东面电射而出，那是天聋矮叟，他那根鸭舌枪十分抢眼。

在他扑进的刹那间，远处的叶若虹大吼一声，身剑合一奋身扑到。

“你该死！”老怪物大吼，鸭舌枪一伸，一道青烟喷了少年人一头一脸。

老怪物只道对方准逃不掉了，伸左袖搭住了山轿顶，正待站稳伸入轿中擒入。岂知叶若虹自吃了山海之王所赠的天蝎珠后，体内已有辟毒的功能，毒烟对他不生效用，跟踪迫进，长剑已到了老怪物右肋。

老怪物大怒，略一扭腰，一枪扫中。“铮”一声响，叶若虹被迫退八尺。

老怪物专心对付叶若虹，没想到是水上突然冒出三条好汉，向上一窜，贴岸滑上，抓住了轿脚向下一拖。

老怪物感到山轿一动，没料到水上自己人动了手，本能地大袖一紧，向前一拖。

“克嚓”一声轿顶分家，被他凶猛的力道扯掉了，石轿仍向后滑。

轿顶碎脱的瞬间，一根横木落下轿中，“噗”一声击中轿内的九天玉凤额角，她目前比常人还不如，立时昏厥。

这瞬间，山海之王的啸声已经传到，可是她已昏厥，听不到啸声了。

蓦地红影一闪，一条老道的身影急射来。那是曾出现在桃花宫和玄都观的全真子天风，掌门追魂三剑玄同的师叔。

天聋矮叟没有看清来人是谁，他的右手枪正点向扑到的叶若虹，赶忙丢掉破轿顶，一袖向红影拍去。

“嗤”一声，大袖断落，齐肩飞跃，剑锋擦过他结了痂的断臂，鲜血激射。

在这电光石火似的刹那间，全真子已将九天玉凤抓在手中，往衣下一挟，向东南山谷中如飞而去。他的轻功高明，众人又在舍死忘生激斗，没留意他已将人带走。

“蓬”一声响，山轿跌入水中，向下漂流。

天聋矮叟断臂根一痛，大惊之人，向后飞退，恰好撞上神力王葛如山。莽大汉叫：“老鬼，你得死。”声到，铜人也到，势似惊雷。

天聋矮叟真气已曳，劲道无法再运，只好百忙中将枪猛扫。“啪”一声双刃相撞，天聋矮叟被震得远飞两丈外。

太叔权一闻山海之王传来的啸声，只觉心往下沉，毛骨惊然，手足发冷，一声厉叫，飘身急退。

一条淡淡褐影电射而来，人到吼叫声亦到：“挡我者死！”声如春雷乍响，所有的人全都一怔，骇然住手，向旁急闪。

迎面有两个悍贼和一名老道，三个人还弄不清怎么回事，见褐影带着一缕银光射到，本能地沉喝一声，三剑齐出向褐影攻去。

银光突然化成一道光幕，光幕中射出数道淡淡光影，从三把长剑中射人；三把剑同时发出一声尖啸，飞向三方远出五丈外去了。

褐影续向向急掠，罡风将三人带倒，一声不吭忽然倒地，每一人皆有三个孔留下，鲜血和白色的脑浆，从创口中汨汨地流出。

褐影直扑刚漂出三丈外的山轿，向下一沉，突然一声厉吼，长剑向下一振，半途转身向水中连刺三剑，水中血水一涌，山轿翻倒没入水中。

褐影足沾山轿，突然夭矫如龙，飞回岸上，猛扑一名老道。

这老道正是玄都观的下台观主逍遥道人玄盛，一个佼佼出群的了不起人物。三年前神剑伽蓝与两位姑娘，加上桃花仙子众妖妇，大闹武昌府玄都观，捣散了黑白道联手盛会，武当的七星大阵伤亡惨重。此后，逍遥道人引咎辞职，回山苦修，功力比往昔日又进一分。

褐影射到，太快了，不由他不心惊胆跳，长剑一振，八卦剑法的绝招“飞龙在天”出手，身躯开而下扑，千百道剑芒倏吐，剑气尖啸刺耳。

左右后三方五六名老道，一声惊叫，急冲而上。

褐影来势如电，芒闪银入剑影，千百道剑芒立敛，剑气四散。两支剑搭在一处，向外一撇。老道想撒剑，不可能，另一只大手，已经搭在他的右肩上，肩井穴立闭。

银剑再飞，响起数声金铁交鸣。攻近的六名老道，三支剑脱手飞坠，六个人全踉跄退丈个外。

“山海之王！”有人叫。另一面苍龙二老，悄悄地闪入怪石暗影之中。

天聋矮叟像老鼠，窜走了。

整个卅丈内的人，全都停手向这儿瞧。

山海之王把逍遥道人往地下一掷，大吼道：“大家住手！谁都不许移动。”

吼声一落，他的左脚已踏上老道小腹，剑尖指向老道胸膛，厉声道：“牛鼻子，九天玉凤哪儿去了，你们用金蝉脱壳计骗人么？说！”

追魂三剑向前一冲，想抢救同伴。

“站住，你不要他的命了？”山海之王大喝。

追魂三剑不得不停步，气得几乎吐血。

崆峒的气极老道率三名师弟，上前稽首行礼，他说，“施主别来无恙，可记得贫道么？”

山海之王瞪了他们一眼，沉声说：“你们也不是好东西竟会替他们押解一个女娃儿？”

气极脸红耳赤，苦笑道：“这是武林道义，贫道不得不也，护送武当的道友出峡，贫道即可回山覆命。”

“九天玉凤呢？”

“人确在轿中，如何失踪，确是不知。”

“胡说！你们用金蝉脱壳计骗人。”

“贫道指天发誓，九天玉凤确在轿中，要失踪该在这儿被人带走；如有谎语，神鬼昭鉴。”

一旁的叶若虹主仆也同声说：“恩兄明鉴，九天玉凤确是在这儿失踪的。”

山海之王在远处石顶，当轿顶脱落的瞬间，确是看到里面有人影，他落地前扑，视线被林木怪石所遮，没看到全真子已将人带走。等他入水救人，轿中已经没有人影，水下的人也不像已经得手，人平白地飞啦，

他抬头向四周打量，突然大踏步向太叔权走去。

太叔权看了他的面容，目光一接触，心中一震，几乎惊叫出声，一见他向前走近近，中狂跳。

山海之王迫近至丈五左右，向他沉声说：“看了你的剑，你定然是太叔权。”

太叔权心中大定，如果这人是神剑伽蓝，怎会认不得他？便沉声反问：“老夫正是太叔权，你是谁？”

“姓山名海，号称山海之王，你派人将人掳走了？”

“哼！人如到手，用得着在这儿和他们拼老命？”

有道理，可是山海之王救不到人，怒不可遏，怎可罢休？厉声道：“我不信任你这黑道巨孽的话。”

“你想怎样？”

“怎样？找你要人。”

“笑话，人在武当杂毛手中。”

“除了你们，没人能办到。也许水下的人已将人带走，他们定是你的党羽。”

“当然是本主的党羽弟兄。”

“那好办，我找你要人。”

“你做梦！”

“就算是做梦，你出来。”山海之王用剑指着他叫。

太叔权刚跃出一步，身后绯影一闪，抢出缥缈春鸿。她脸色沉重，轻声说：“爹，让女儿挡一阵，快退，他的功力骇人听闻，女儿已经试过了。”

山海之王已将她的话听清，叫道：“你们是父女？好，一起上。”

蓝影一闪，蓝衫隐士越群而出，说：“小辈，思乡荒城咱们曾有一掌之缘，这时该决定胜负了，咱荒城之会该有结果。”

蓝衫隐士向后叫：“如山兄，出来，咱们四个人收拾他们。”

出来的是金旗令主，苍龙二老候如山兄弟，早已不知跑到哪儿去了。

这些老怪物对夺俘之事，并不太热心，行径怪异，对争强斗胜嗜好极浓，一言不合各干各的，不管旁人的事是否重要，人丢了，他们也就不管啦！

阴司恶煞夫妇突向太叔权说：“这小子功力奇高，后患无穷，咱们干了他。”“宰了这小子和老花子。”

左右二曲鬼叫一声，撒下佛手笔叫：“咱们上，把他的骨头折掉。”

追魂三剑玄同一声冷哼，撒出一把电芒的宝剑；这是武林三大名剑之一，武当镇山之宝寒英神剑，阴沉沉上前，沉声道：“山海之王，刚才你杀本派两名弟子，血债血偿，贫道要向你讨取公道。”

“道友不可。”宏尊大师向前伸手虚拦，又道：“目下你我皆须置身事外，找寻九天玉凤要紧。”

老和尚实不赞成老道这种大失风度的作为，所以现身阻止。他手一挥，碧眼行者率三十余名少林名下，逐渐后退。他向老道合掌躬身，说：“老衲

须拾夺死伤门下的善后，即返回报掌门，此行未能为道友尽力，深感惭愧，尚请原谅。别了！老衲告辞，先走一步。”

说完，率众门下退去。

追魂三剑玄同先前曾在轿边，师叔全真子将人乘乱带走。他略有所知，这时确也不愿再久缠下去，便向山海之王冷笑道：“山施主，咱们日后有重见的一天。”

山海之王突然飘近老道面前，凶狠地说：“牛鼻子，你何不拼几招再走？”

“日后自有机……”

声未落，山海之王已出声大喝：“不须日后，接招，”

声落剑出，银色剑影乍吐。

老道一声沉喝，嗡一声剑啸，电芒化成一道光网，突然向前一罩，连带带攻振出五剑之多。

他满以为剑出带有绞崩切劈四诀，对方的剑定然难逃寸毁之厄；岂知大谬不然，响起数声剑锋交错的刺耳锐鸣，两道银芒突然，穿透电芒织成之网，奇冷澈骨的剑尖已到了他胸肩之前。

他大吃一惊，收肘沉腕向左推剑，人向右急闪，“铮”一声剑吟，对方剑上传来的神奇劲道将他震飘八尺，身形未定足未沾地，耳中已听到山海之王的巨吼：“老道，你不错，着！”声到剑到，剑突发风雷，在周径五尺大的一丛剑幕中，突飞出一道肉眼难辨的剑影，直射老道的六阳魁首。

这是神鬼难测的奇招，过去神剑伽蓝曾经用过，招名“一线生机”，是幻形十八剑之一，招名真绝。神剑伽蓝一生中，只用了十八剑四招，这是第三招。

老道骇然变色，向后飞退，别无他途，寒英剑用“云封雾锁”守势最为绵密的一招急封，也无法将淡影封住，四周奇大的吸力，将他的剑向外拉，真气罡气皆被一阵灼肤若焦的气流潜劲迫得回头反奔，他只有飞退保命。

两侧的天璇子七老，同声厉吼，七把剑从旁截出。

“嗤”一声响，追魂三剑的九梁冠被剑透过，差点儿天灵盖开花。也算他聪明，剑向上一托，人仰身直飞出丈外，撞倒了三名身后的门下子弟。

同一瞬间，银芒突然形成一个光球，闪电似的向右滚转，旋出丈外。“铮铮铮……”数声清越的金铁交鸣巨响，七老道身形一窒，向后倏退。

山海之王突在丈外现身，长剑下垂右足尖，俊目神光电射，屹立如同一座石像。在高手环伺，危机四伏之下，他知道不可拖延，突将他认为够狠够凶猛的招式用上了。

在场的人，能看清他出剑的人并不多，全被他旷世无双的绝招所惊，惊咦出声，谁也不敢扑上了。

追魂三剑玄同骇然色变，出了一身冷汗，九死一生中逃出性命，他只觉毛骨悚然。

武当的弟子们，一个个呆如木鸡。

山海之王眼睛开始转动，扫了众人一眼，冷冰冰地说：“诸位，如果想群殴，这儿将是人间地狱，没有人阻得住我山海之王，谁不信，站出来说话。”

太叔权脸色泛灰，色厉内荏地说：“少年人，你能接得下多少人？”

“像你，大概可接下五六个。”

“你放眼瞧瞧，咱们这儿有多少？”

“如果你们一起上，真正近身出招的人并不多；这儿不是窄小危境，在下可以奔东逐北，尊驾可以衡量衡量，是否能制在下的手脚？”

“你不会活着离开石龙谷河床了。”

山海之王豪气飞扬地大笑道：“哈哈，这儿参与的人，也将有大半血溅石龙谷河床；而且，能否阻止在下，还在未定之天。”

说完，将衣袖挽在腰带上，现出衣下的虎皮腰带和虎皮囊盛着的小剑，革囊底部也在肋下露出。他弹开虎皮剑囊的锁口，一步步向场中心走，眼神一变，变得凶猛、阴鸷、残忍，冷酷。脸上的微笑也在瞬间消失，换上恶毒、阴险、厉恶、怨毒的狞笑。

“在下既敢出头露面，自不惧万马千军。你们合围，我动手……该死！”

最后一声沉喝一落，身形倏转，一转银芒脱手而风，天矫如龙，飞向右后方独眼狂乞身左。

“啊……”一个高年恶贼只叫了半声，银芒在他颈侧飞过，鲜血激射，向后扔剑便倒。

银芒向上一扬，向后反飞，人影一闪，山海之王也到了，手一抄长剑入手。

原来老花子见他向天下高手萃聚，黑白道高人济济的场中走，向这些武林之霸挑战，知道阻止是不可能的。老花子也是个狂人，一生傲寄江湖，将生死早置之度外，岂是贪生怕死之徒，便倒拖乌竹杖，在他身后丈余跟上，要和山海之王并肩作战，为武林留一段佳话，死亦无憾。

他不跟倒好，他一动便引起后面一名老贼的怒火，他们早年已有宿怨，这时忍不住轻灵地掠出，身剑合一向老花子左后腰攻去。

老贼一动。行将及身，老花子没发觉，山海之王已发现有人暗算啦！一声沉喝，转身出剑，他用上了以气驭剑术，剑擦过老花子身侧，将老贼的脖子割掉一半。

相近不到两丈，虽然不是他的小神剑，仍然得心应手。出剑、伤敌、收剑、一气呵成，几如电光一闪，人已与老花子并肩而立。

“以气驭剑！”第一个惊叫的是四海游龙柏青。上次他在武昌府，第一次看到神剑伽蓝的以气驭剑术，伏鳌剑贯穿了想放火焚屋的分水驼龙胸膛，吓得他心胆俱裂。目下山海之王也会以气驭剑，他心中早寒。

太叔权大吃一惊，沉声喝道：“散开，准备暗器。”

山海之王凶狠地叫：“叫人散开，力分而薄，更阻在下不住，你们将血溅石龙谷河床。”

追魂三剑举剑一挥，喝道：“倒悬七星，地网天罗；列阵，”

所有的武当弟子，四面一散，立时布成四十九人的七星剑阵。剩下的人，纷纷退出阵外。地方窄小，阵势参差不齐；

独眼狂乞突用传音入密之术向山海之王说：“目下他们声势庞大，犯不着和他们拼命。”

“不！杀一杀他们的威风。”山海之王坚决地说。

“可是将耽误咱们援救九天玉凤的大计。”

“目前人已失踪，必须在他们身上追出下落。”

“八成儿是牛鼻子们将人藏起了，盯住他们没错儿。”

“万一没有呢？”

“有两处地方可找，一是武当山，一是桐柏山，咱们可以闹他个乌天黑

地，不怕他们不将人交出。”

“有道理，咱们往北面河谷撤走。”

“不成！南荒七煞和蓝衫隐士几个老匹夫正在那儿，这些人中，以他们的实力最强，不易脱身。”

“那就由河中走。”

“河流凶险，老花子的水性蹩脚得紧。”

“别忘了，我叫山海之王，我带你走。”

“好！”

山海之王看他们即将合围，临江一面，是左右二曲，还有两名老道，人数最少。

震天长啸响澈九霄，银芒先向右飞出，突然折向飞射左右二曲，奇快绝伦。

众人还来不及将暗器发出，两条人影已在银芒之后，向势涌涌的江面射去。

乌光一闪，两名老道刚举剑护身，“铮铮”两声，火光四射，接着“扑通”两声，两老道连人带剑风坠江中。

左右二曲真也了得，佛手全力向银芒击去，人亦向下一挫，贴地而窜。银芒经两支佛手笔一击，原势未变，佛手笔已被震开，如果他两不是以进为退贴地掠走，老命难保。

在众人惊叫声中，两人已到了三丈外水面。

左右二曲惊魂一定，身形暴起，猛地大袖一挥。六枚阴蛾飞电钻飞射两人的背影。

山海之王已将长剑收回，突然大喝：“还你们的剑。”贼飞剑向后飞出，突然断成数十段，“叮叮叮”数声清鸣，将六点灰影全行震落。

狂笑声不绝，山海之王左手带着老花子的右肘，以登萍渡水绝世神功，向江中冉冉而去。他脚下并没有浮萍，显然是武林罕见的御气飞行术；难得的是，他带了一个人，而且还能发出叫声，贴水面飞掠，所经处成了一道尖锐的浪线，速度奇快。

岸上一两百人，全看着呆了，一个个倒抽冷气，脸上变色。

“这家伙将是武林祸胎，比华逸云更可怕。”追魂三剑喃喃地自语。

“咱们今后处境危矣，武林容这人不得。”太叔权变色说。

人影消失，对岸传来清晰的语音说：“九天玉凤如有三长两短，你们将千万倍偿还；我山海之王说话算数，诸位拭颈以待。”

“小辈，你与九天玉凤有何渊源？”太叔权喝问。

“非亲非故，为打抱不平，我山海之王揽下了这档子事。”

“咱们将全力对付你。”

“我等着，哈哈……”笑声渐远，显然已远出里外了。

所有的人，全都做声不得，面面相觑，沉寂如死。

良久，追魂三剑的语声打破了沉寂，说：“太叔施主，今日的血债，将有清算的一天，咱们后会有期。九天玉凤既被施主的手下掳走，尚请好自为之……”

“住口！”太叔权出声喝止，又道：“你的狡计瞒不了我太叔权，从这儿到武当山，你将步步生险，看你往哪儿藏，总之，除非证明了人是被本盟主的兄弟带走，或者是你乖乖将人交出，不然，武当山水无宁日。”

“当证明九天玉凤确是被你们抢走，桐柏山也将成尸山血海。”

“本盟主等着这一天。朋友们，咱们先查查。”太叔权下令。他确有点怀疑是自己的朋友将人抢走，所以不愿再这儿拼老命。

追魂三剑模糊地感到师叔全真子已将人带走，急于想知道确实的消息，而且少林门人已散处各地救死扶伤，实力大减，所以也不想再斗，先将门下弟子的伤亡，日后再说，何必再枉死一些门人？乐得罢手。

黑白道门人子弟，立即散去收拾死伤的后事，不久散去。这一次拼斗，双方死伤不下百人，整个河谷草木零落。血迹斑斑，令人触目惊心，双方元气大伤，良可慨叹。

次日凌晨，百十名武当门人，抬了二十具担架，担架上重伤的弟子；此外有三乘山轿，放下了门窗，不知抬了些啥玩意，浩浩荡荡出了商州，沿官道奔向武关。

太叔权一伙人，已连夜到前面等候着了。

蓝衫隐士四个人，踪迹不见，但可能仍在附近伺伏，他们不会中途放手的。

山海之王和老花子，也鬼魅似的盯紧了武当的老道们。

少林的弟子们，在武当道友之后半里地，神情肃穆而行。他们也抬了六具担架。

武当弟子们中，俗家门人叶若虹主仆不在行列内，他们逗留在商州，一早便换了一身青衫，到县北的高车山，寻幽探胜凭用四皓祠。这是汉惠帝所建的商州名考，纪念商山四皓替他稳固太子地位的圣地。当年如果不是张良在这儿请出四个老鬼，皇帝的宝座该被他的弟弟如意所坐，他和他的母亲吕后岂会有命？

逛完高车山，两人又到县西四皓墓流连。当晚，他们在商州失了踪。

从商州到河南府，有一条官道经渣关东下，全程八百零六里。这条路到潼关一段古道羊肠，万峰千峦，极为隐秘。除了官差之外，极少有人走这一条古道，走上百十里罕见人烟，只有禽兽出没。

主仆两人，连夜离开商州，走的就是这一条古道，消失在万山丛中。

第四天午间，商州北门走出六名猎户打扮的大汉，一个个背着藤网刀叉，兽笼虎柙，和再宿的大背囊，兴高采烈踏上了古道。

这时，黑白道群雄，已经离开了三天，商州已经没有人留下踩探。

按行程，武当门人该已到了湖广进入武当山了，事实上，他们却在就设县治的商南县，乱得一场糊涂。

原来太叔权发觉请来拳助的朋友们，并未将人劫到手，怎肯甘心？同时伏路的小贼，在斗场外十余里，发觉了全真子老杂毛挟着一人奔向商州。虽然老杂毛用道袍将人裹住，仍露出一块袂裙，不用猜，定然是他将人带离斗场的。

当翌日老道们从商州启程时，那三乘山轿立即引起注意，太叔权立即向前赶，想找一处绝地动手拦劫。

可是没有机会；沿途人烟已多，武当的人倾巢而至，络绎于途，动手不易。

武当少林一行人，一出商州不久，即放开脚程飞赶，过商洛直趋武关，一上午便赶了百余里。下午，脚程加快，到了商南，立即投宿，不走了。

一住两天，每夜皆发生凶杀案件。商南刚设县治不久，小山城不大，

但官兵不少，立即引起官府的注意。

第四天人群启行，在县东南十里三岔口分道。这儿有两条路，北路走南阳府，南路走紫荆关至浙川。

在三岔口众人停下歇脚，少林弟子要由这儿返回河南，该这儿走南阳府。崆峒的人，则要送武当老道至紫荆关方转回甘凉。

一行人停下，山轿中走出三名跛脚的。原来老道是武当琼台观三圣；这三个硕果仅存的第三代昆字辈元老，武林中人，称他们为“琼台观跛足三圣。”

跛足三圣圣首吴智，二圣吴崇，三圣吴水，全都左足僵死，平时以杖佐步。据说，卅年前他们偶然在中琼台一处石中，发现祖师爷张三丰留有一部道经，中载一种属于罡气的绝学，名叫“太清神罡”。三人一高兴，便妄自参练，岂知功未练成，走火入魔差点一命呜呼；总算他们道行不弱，只僵死左腿。这一门绝学，再也没有人敢于尝试了；但他们也用一条腿，换来了太清神罡。

跛足三圣平时绝足不出琼台观，在那儿坐镇，凡是想到武当偷取武当至宝榔梅实的人，绝逃不了他三人之手。

榔梅实，乃是梅树榔树的变种。相传元帝为武当插梅寄榔。成此异种奇树。花如桃杏，蒂间垂丝，实如金橘，里白如玉，剖开时金玉相映，乃是果中珍名，这玩意据说可治百病，武当至宝龙虎护心丹，就有这珍果在内作引，不知确否。

榔梅树在武当山，仅榔仙祠与琼台观两处有此异树，不但是武当的老道视为至宝，连大明天子也将此物视为禁果。每榔梅实将届成熟之时，守山的官兵可苦了。日夜戒备森严，如临大敌。凡是接近这两处的游客，随时有丢掉老命的危险。不久之前，均州有三位土财主用重金在守军手中偷购得两三枚下山，竟然不小心被知州大人查出了，据实呈报郢阳府。这一来不得了，三个土财主大小数十口，加上受贿的官兵，全被五花大绑押至武当山口草店镇，宣读了皇帝御旨，把脑袋砍下挂在山口示众，真个厉害。

其实这禁果又非仙丹或王母娘娘的蟠桃，偷一个便会全家抄斩，未免太小题大做了。

皇帝老爷的淫威确是可怕。

不怕死的人有的是，活腻了的人也不少，平常百姓不敢偷禁果，武林的亡命之徒偏闯武当山，这就得劳驾跛足三圣出面了。

三圣的功力，并不因为他们破了一条腿而差劲，反而用功更勤，修玄已至半仙之境。

但有这三个高手在山，仍未能得保万全。二十年前，一群凶魔夜袭榔仙祠，一场恶战，一条合抱大的榔树，连同两株榔梅，被人用宝刃砍折，这事曾震动京师，皇帝老爷几乎将守山的将军爷砍了脑袋。

跛足三圣在轿中走出，轿门窗帘全打开了，里面空空如也，没有九天玉凤在内。全真子陪同着三圣，他也在。

四周赶到的黑道群豪，连隐身在旁的山海之王，全怔住了，九天玉凤到哪儿去啦？

跛足三圣送了少林高僧宏尊大师一行人，仍在三岔口歇息。三圣一出现，太叔权冷了半截，他真不敢招惹这三个老残废；何况九天玉凤不在，再挤命也划不来，只好垂头丧气转头，往回走。

老花子独眼狂乞鬼灵精，他带着山海之王往回搜，他猜到牛鼻子们在商南弄了手脚，却没想到毛病是出在商州而不是商南。

不走的人是蓝衫隐士金旗令主和苍龙二老立刻向老道们要人。武当的老道们将四人一围，由破足三圣下场和四人拼老命，几记比罡气高明百倍的神奇掌劲，把四个凶魔镇住了，乖乖突围逃命。

武林中此后沸沸扬扬，传出这次石龙谷惨烈苦斗的消息。

第一是九天玉凤重出江湖，已落到武当手中了。

其二是出了一个少年英雄山海之王，以气御剑术威镇群雄，在无数高手围攻之下，一剑击穿武当掌门的九梁冠。

其三是武当派突创奇学，连白鹿原的蓝衫院士亦难禁全力一击，势将以绝学君临江湖，凌驾六大门派之上。

群魔出现中原的消息，更是到处轰传，南荒七煞苍龙二老、金旗令主……无一不是令人闻之变色的人物。

而从甘凉东下的喇嘛和西北凶魔，也在中原现身了。武林中风雨飘摇，大乱将兴。

九天玉凤目下何在，在商州以北的羊肠古道中。

六名猎人中，有一名就是全真子；六个人都经过极高明的易容名家，替他们化装易容，全成了中年大汉。

全真子的巨大背囊中，就藏着九天玉凤。

所有的计谋，在商州加以改变。追魂三剑原定从龙驹寨驿站分手，抄小道南下，越岭走甲河下汉江，再乘舟下武当。没想到对方实力太厚，加上了山海之王，事实上即使有跛足三圣在，也不见得稳操胜券，经过一再思考，便决定由全真子带了几名高手，先走洛南在丛山中，避避风头，如商州的贱人不走，仍在官道左近等候，便向北出走苍岭经华山到撞关；绕河南府南下。如果贼人们散去，便折回返武当。

如意算盘打得太精，也会出毛病。当假的全真子出现在三岔口之时，独眼狂乞看出破绽。武当派在江湖行走的高手，最有名的是全真子天虹，与栖霞子天极。栖霞子天极死在桃花谷高唐神女剑下，全真子便挑起大梁重任。独眼狂乞虽只有一只独眼，却神目如电。假全真子怎能瞒得了他这个老江湖？如果不将人假扮全真子，老花子真被瞒过了，石龙谷血战，谁知这老杂毛是死是活？既然有假的全真子，人定然是被武当的老道弄鬼，命老杂毛将人抄小路带走了。

老花子将所猜测的结果告诉了山海之王，便转奔商南。可惜！他并未想到商州，仅想到商南县老道停留两天之处，找错了地方。

老花子和山海之王在商南附近打听、穷搜。太叔权也分派不少人，在这条官道巡回不去，从商州至郟阳府，到处有人埋伏。谁也不相信一个女人，会平空在这条路上失踪得了，除非把她分成八块装着走。

全真子在山中藏了五天，最后决定绕道出河南府。

叶若虹主仆真有耐心，就在前面苦等；皇天不负苦心人，终于被他们等着了。

这天，主仆俩在一座穷山下，这岭距洛南七十里，是州县交界处。两人躲在小道右侧半里地，一丛松林之下，远远地，可以看到山谷中向下盘升的小道。

“如山，他们来了，怎么办？”叶若虹问。

“等会儿，让他们过去，咱们在后赶上会合。”如山正色答。

十

叶若虹为了援救九天玉凤，将一切后果置之度外，竟在半途相候，要设法接近全真子等待机会。如想用明里劫夺之法，不啻以卵击石，那是不可能的事，他只好接纳葛如山的意见，相机接近，与全真子走在一路，等待时机。

对面六个猎人，已快降下对面的山岭，距谷底只有里余了，可以清晰地看清人的面目啦？

突然，从洛南方面，五个奇形怪状的人正往下赶，沿小道降下山谷。

主仆俩一看清五个人的形状，心中大惊，葛如山说：“糟！这几个妖怪，果然到了中原，麻烦得紧。”

“不好，如果他们是助太叔权而来，万一认出师祖叔的本来面目，一切都完了。”叶若虹惶然轻叫。

葛如山将铜人的布套除下，说：“山海之王不知除恶务尽的道理，将这些恶魔赶入中原，大事不妙。公子爷，如果他们发觉你师祖叔的身份，必然有惨烈的恶斗。请问，你是否出面？”

叶若虹剑眉一轩，断然地说：“为了她，我非出面不可。”

葛如山若无其事地说：“我早料到你要出面的，准备了，你不后悔？”

“如山，什么话？”叶若虹板起面孔说。

葛如山淡淡一笑，说：“意思极为简单，英雄难过美人关，如此而已。请记住：用游斗之法，养精蓄锐，行李卷到路上再去，咱们不可泄露在这儿等候的痕迹。”

两人着手拾夺结束，而等事故发生。

来的五个人，竟然是仙海人屠容若真，罗浮真人武康，猪婆龙曹五娘，红衣喇嘛拉卜活佛，金鸢赫连西海。

这五个狐群，见重夺仙海海心山的希望已绝，便拼当东下，正式进入中原创业。到了长安，遇上了金毛吼景泰，大家都是老相识，自然相见极为投机。金毛吼是有心人，便将日来的变故一五一十说了，最后请他们赶来相助，在高手如云的太叔权一群人中，山海之王岂能活命？

五个凶魔一听山海之王已到了中原，正与中原武林为敌，焉得不喜？便答应先至华山访友，再赶赴商州。

五个人到了华山，访友未遇，便走洛南弃商州，想赶上这场热闹，可是已迟了数天，他们不知详情，仍向下赶。

在两岭脚的山谷下，劈面通上了全真子六个伪装的猎人。

全真子并不认识这五个凶魔，但看了他们的穿着打扮，便知他们是山野魔头，必将有事故发生了，也许他们是太叔权请来的恶寇呢！

怎么不是？仙海人屠腰中的纠龙棒，赫连西海的鹰盔和护身甲与缘眼珠，无一不是令人触目惊心的招牌。

仙海人屠和拉卜活佛并肩走在最先，已看到对面缓缓而来的六个中年

猎户，有三个人肩囊上，搁着两条獐子，和一头小熊，死去不久，似甚新鲜。

商州附近野兽极多，熊虎最多。冬月之际，猎户四出猎熊，熊白是商州的贡品，每年须送三十斤至京师。贡献熊白，就是冬天熊背上的特殊白肉膏，夏天里肉膏即消失。

大概熊白味极鲜美，皇帝极为欣赏，每年要贡三斤，数目不算多，但运至京师却麻烦得紧，路太远了，可以和杨贵纪的“一骑红尘妃子笑”媲美。

夏天的熊肉不好吃，但獐子却是最肥美之时。仙海人屠五个人，自入中原之后，久未吃野味，口中正淡出鸟来，一见了两头肥獐，食欲大动。

猪婆龙的猪眼，眼皮厚眼睛小，但目光却犀利，首先便发现了别人猎得之物。她蓦地抢前，伸出肥手一拦，猪眼乱翻，用刺耳的嗓音叫道：“慢走！娃娃们。”

全真子走在最先，吃了一惊，心说：“果然来了，看来麻烦得紧。”但他满脸堆笑，哈腰笑说：“老婆婆，请问有何见教？”

猪婆龙咧嘴杰杰笑，说：“娃娃，你看日色下午了么？”

全真子上百年纪，经过化装易容，被人叫做娃娃，心里憋了一肚子火，但他重任在身，这怨火发不得，一发就万事全休，只好忍着一口恶气，陪笑道：“是的，老婆婆，日色不早，午间了。”

“那就是了，瞧那儿有一座树林，正好到树下歇会儿。”

“老婆婆，小可要赶路入山，晚间出猎找生活，可不敢担误，不用歇息了。”

猪婆龙猪眼一翻，踏前两步说：“呸！谁教你歇息？你们快给我们生火，将獐子剥了，烤给我们裹腹。快走，树下去！”

全真子暗暗叫苦，烤一个獐子，起码得两个时辰，那怎成，岂不担误脚程么？便故意装成愁眉苦脸，恳求道：“老婆婆，小可确是不能担误入山，诸位如要獐子，小可愿意奉送。三弟，将獐子解下送给老婆婆。”

老婆婆一声怪叫，厉声说：“你小子找死！谁耐烦自己去弄？你听是不听？”

全真子怒火上冲，他这一辈子也未受过这种恶气，而且修养功夫也未到家，顿时有点冲动，便待发作。

仙海人屠突然阴阴一笑，说：“小子，你还是乖乖听话的好。我叫仙海人屠，你可知道人屠两字的含义么？”

全真子心中一震，骇然而惊。想当年矮神荼屈平凉仗一把金钩横行西疆，崆峒派人才济济亦无奈他何；矮神荼的师兄，岂是省油之灯。听这骇人的名号，就知他不是什么善男信女哩！

仙海人屠仍往下说：“替咱们弄点吃的，弄得好，放你们活命，弄不好，小心你们的脑袋。”

全真子一咬牙，估量着实力，以六对五，数量上占优势，论实力则相去甚远；为了背上的俘虏，认命啦？这口恶气忍定了，便说：“小可的烤法不够高明，是否适合诸位的口味……”

“废话，别罗嗦，走！”老婆婆叱喝。

全真子向同伴举手一挥，向路仍树林走去。

罗浮真人不愧是个老江湖，他已看出蹊跷，怎么这六个人眼神不时湛湛有光，而脸上却不带任何表情的？

他没作声，暗中留了神。

全真子到了树下，命众人将身上沉重的猎具网囊堆在一块儿，他的大背囊放在中间，分泥人手拾柴生火剥獐，一阵好忙。

五个凶魔在树荫下一躺，喝口水解背囊作枕。只罗浮真人坐在一株大树下，倚树假寐，不时用那半闭的鹰目，留意着六个人的举动。

全真子在堆木柴，背对着五个怪物，用传音入密之术，向对面的同伴说：“松师侄，你准备用你玄规师兄的药物。”

玄规，就是死在七盘弯的百毒真君玄规，这家伙离经叛道，专使用毒物计算对头，是武当最阴险恶毒的一个人，武林大名鼎鼎。可是他在七盘弯，被神剑伽蓝宰掉了。

松师侄淡淡一笑，表示知道了。

一个时辰后，獐子已冒出阵阵浓香。四个人招呼獐子和控制炭火，全真子和松师侄在一旁往来踱步，心神不宁，担心有人从商州赶来寻找。

猪婆龙已睡了一觉，这时突然醒来，她毛病来啦，点手儿向全真子叫：“娃娃，你过来。”

全真子一皱眉，只好向她那儿走，低声下气问：“老婆婆，请问有何吩咐？”

老猪婆翻身仆卧，将沉重的虎尾鞭搁身边，说：“帮老娘捶背，重些儿。”

老道气得几乎发疯，心中暗骂道：“你该死一万次，我成全你，等会儿你将受到万箭穿心之惨，方消贫道心中之恨。”

他默然在她庞大的肥躯旁坐下，一股腥膻臊味真往他鼻孔里钻，熏得他几乎把早上吃下的食物全部呕出，心里的难受就不用提了。

他捏了拳头，信手往她背心轻捶，老肥猪婆突然叫：“怎不扯起衣尾？连这点规矩都不懂？”

老道根得直咬牙，没话说，他将她的衣尾向上一抹，露出老猪婆背上老母猪一般的黑皱服肉。老道只觉心头作恶，真想一掌把她拍成肉饼。

拳头点了十数下，老猪婆又叫了：“重些，一手捶一手拍，不是叫你抓痒。”

老道心中暗骂：“就要重些儿，用掌更好。”

他用了半分劲，掌下之际，暗中弄了鬼。武当算得上是内家拳的鼻祖，也是弘扬点穴术的先进，一百零八手点穴术天下闻名，各种封经闭穴的手法，武林无出其右。

老道的修为已臻化境，他的手法尤其歹毒霸道。老猪婆一身肥肉，经穴不易找，但略一用力，当然毫无困难。背后的经脉以督脉为主，左肩是太阳小肠经的一部份，左背有足太阳膀胱经的一部份，包括脊骨两旁三寸，每一节脊骨皆有双膀。这些经穴，有些足以令人一沾即死。老猪婆瞎了眼，够她受的。

老道在捶拍之际，用独门手法替她下了最歹毒的拘魂帖，专等她收到帖子的时间到来，出一口无穷怨气。

另一方面也有了变化。罗浮真人虽老奸巨猾，却找不出进一步的破绽，其他五个老道，像是没口子的葫芦，始终木然无语，绝不交谈。

他看不出破绽，鼻中却嗅到了肉香，便起身走近，蓦地拔出长剑。

四老道吃了一惊，同时一怔。罗浮真人咧嘴大笑，问：“快熟了吧？”

“快了，还得片刻。”一个老道答。

“唔！香料不错。”罗浮真人猛嗅，高兴地说。

“这是在长安购到的五香，确是不坏。”

“我先尝尝。”罗浮真人说。

“不，还未熟。”老道急忙阻止，且在心中叫苦。

罗浮真人哼了一声，说：“贫道从不听人的话，任意而为。”

剑一挥，一条獐腿立断，他用奇快的手法一点，腿未落地，已被他用剑穿住了。他退在一旁，不管热油烫嘴，用手抓住，往口里猛塞。

“唔！不错，味调得正合口味。”他一面吃一面称赞，右手握着长剑，走向猎具堆称之处。

六老道的心，全在扑通扑通乱跳，暗叫苦也，

果然苦也！罗浮真人一脚踢飞一个兽笼，直走到全真子的巨大背囊前，将剑向背囊一指，扭头叫道：“里面是啥玩意？重甸甸地。”

“那是衣物，道爷。”一名老道站起来说。

“打开看看。”

“道爷……”

“打开！”罗浮真人怒叫。

全真子一看事急，挤啦，猛地一声叱喝，向前飞扑。

老猪婆一把没抓住，爬起叫：“娃娃，你敢发横？”

她抓起虎尾鞭，突然“哎呀”一声尖叫，“砰”一声跌倒在地，狂叫着满地乱滚。

仙海人屠一跃而起，一声怒啸，抓起纠龙棒抢出。

全真子去势如电，扑向罗浮真人，怒叫道：“小辈你该死一万次！”

罗浮真人大惊，扔掉獐腿怒叫道：“好家伙，你果然是真人不露象……”叫声中，他抢前一剑刺出。剑出一半；他只感到头晕目眩，心头作呕，腿一软，“砰”一声向前扑倒。

六老道飞快地从行囊和猎具袋中，拔出藏在里面的长剑，向前急射，迎向三个凶魔。

全真子手中的长剑寒芒如电，剑气直迫三尺外，龙吟之声乍起，他迎着仙海人屠，狞笑道：“老猪狗！这儿是你埋骨之地。”

仙海人屠是个识货的人，看到剑上异象，心中一凛，倏然止步说：“咦！你练有八成以上的罡气，你是谁？为何藏头露尾？”

“是我，纳命！”

“你说早了些，我老人家擒住你，不怕你不说。”

全真子不敢用八卦剑法，一声怒吼，连攻五剑，罡气怒发。剑气发腾，剑芒如银虹飞舞，向老魔罩去。仙海人屠冷哼一声，纠龙棒左崩右砸，屹立不动，“铮铮”数声脆鸣，五剑俱解，他阴阴地说：“你再攻五剑，不伯你不露出狐狸尾巴。哼！八成火候的罡气，不成气候，老夫要将你活剥了。”

两人一阵急攻，人影依稀。老道手中剑确非凡品，可是敌不了纠龙棒，棒前四枝完好的龙角，专找他的剑身，他知道绝不能被锁住兵刃，不然大事去矣！

另五名老道每两人对付一个凶魔，一人背起了背囊，在旁准备应变。

金鹫赫连西海根本不避招，护身甲剑砍在上面，如中钢壁，毛发不伤。他的金枪凶猛辛辣，宛若神龙出没，但见金芒闪缩，四面八方全是枪影。枪乃兵中之祖，在他手中威力倍增，把两个老道迫得团团转，只有招架之功，并无还手之力，甚至近身不得。

拉卜活佛的佛手杖，也威风八面，宛若雷电闪鸣，每一杖皆重如山岳，急似惊雷，叱喝胜扑，势如疯虎，把两老道迫得只有八方游走，仅堪自保而已，

全真子眼看大事不好，突然大吼道：“乾坤合仪，稳下来！松师侄，撤！”

四老道立即一变，双剑合璧，一攻一守，配合得恰到好处，将金鹫和拉卜活佛牵制住了。

背起背囊的是松师侄，他立即向林中一窜。

金鹫一声虎吼，突然攻出两枪，人即向左方腾空而起，像头大鹰飞射林缘，身法之迅速轻灵，骇人听闻，不愧金鹫的名号。

他半空中插枪取弓，“嗡”一声弦响，刚奔入林中不到三丈的松师侄，突然嗯了一声，向左一踉跄；一校长箭划破了胁衣，带着血迹前飞，贯穿了前面一株大树，再偏一分，松师侄非死不可啦！

金鹫见一箭没将人射死，心中一栗，收弓一掠而下，枪出如电闪，凌空下扑，点向松师侄的顶门。

后面两老道叱喝着赶来，已经晚了一步。

金鹫只顾伤人，忽略了树上有人。原来在激斗起时，叶若虹主仆已经赶到，躲在树上藉枝叶掩身。

金鹫穿枝而落，没想到顶上有人随他落下，这人就是葛如山。他用迅捷的轻功，随金鹫下扑之势飘下，竟未让对方发现，铜人兜心便砸。

金鹫只顾伤人，没料到有人随他下扑，“砰”一声响，击中了老魔的脊心。

金鹫向下急堕，一枪落空，这一记重击，重量何止千斤？但老魔功力到家，又有金甲护住，人一落地，踉跄了两步，立即站稳，一声怒叫，回身就是一枪。

葛如山一记重击，仍未能将老魔击倒，吃了一惊，也虎吼一声，抢进一步，一招“泰山压顶”兜头便砸。

老魔一枪走空，向右一闪，枪杆闪电似的扫出。

“拍”一声响，击中了葛如山的左肋，把他打得向右窜出三步。他的气功到家，这一记重击他不在乎。

松师侄这时已经稳住身形，一咬牙，左手一扬，一蓬针雨向老魔身后洒去。

金鹫一招得手，将葛如山击得横冲三步，并未将人冲击倒，怔了一怔，并未留意身后有人暗算，针雨来势如电，冲破老魔的护身真气，有两枚击中老魔的小腿，其他的飞针全被护甲震荡。

金鹫只觉腿部一麻，大吼一声，回身一枪点出，人向前急冲，金芒一闪，贯入了老道胸口。

葛如山跟踪追到，铜人凶猛地扫出，“砰”一声，击中老魔的肩胛骨，把老魔击得飞撞丈外。

老魔腿部发麻，已无法转动灵活，这一记重击，他无法躲开，虽有金甲护身，仍然感到天旋地转，“砰声”一接在一株大树干上。他猛一咬牙，回身拼全力一枪挫出。

葛如山本想伸上结果老魔，铜人还未砸出，老魔的金枪已经电闪而至。

“哎，”两人都同声沉叫，金枪贯入葛如山的左肋，铜人也击大树上，树应手折断，老魔也被凶猛的震力所震倒。

葛如山向后便倒，立即昏厥。

斗场中，仙海人屠已占尽上风，全真子浑身大汗，四面游走，已无还手的余地；幸而有返身回扑的两个老道，在一旁奋身接应，不然他早该完蛋了。

拉卜活佛也把两名老道直迫下山谷内侧，两老道肩腿血迹斑斑，显然已经受伤，左侧，叶若虹狂野地运剑抢攻，拉卜活佛根本不屑理睬，小伙子太差劲了，构不成威胁。

对面山巅的小路山，突然现出山海之王和老花子的身影，正从商州方向往这儿急赶，相距两里地，居高临下，看得十分真确。

他俩从商南找到商州，一无所获，只好放弃徒劳的寻找。老花子建议到潼关，通知手下的花子们，散处江湖踩探消息，并召集亡命花子尹成和花于帮的高手，准备到武当山大闹一场，不救出九天玉凤，老花子消不了这口恶气。

两人在千钧一发中赶到了，斗场中老道们已到了生死关头。

仙海人屠虽主宰了全局，但仍难得手，三个老道已用上了武当的绝学八擒身法，展开游斗，也渐渐被老魔看出他们的身份了。

仙海人屠刚攻出一棒，错过一名老道的肩膊，正待反手将老道的肩胛骨打碎。

全真子一看大事不妙，一声暴叱，揉身扑上拼命，攻出一招“乾坤倒旋”，这是八卦剑法的狠招，从下至上飞旋绞，攻到人屠右肋。

“来得好，”老魔狂笑，纠龙棒一振，将对面老道肩骨击碎，身形左飘，一招“猛虎回头”顺手反扫，身形已经转过。“铮”一声响，龙首夹住了刚向上挑的宝剑，接着大吼道：“撒手！”

全真子立地生根，说：“只怕未必。”

受伤老道肩骨碎裂，已经站立不住，跌倒在地急掏丹药敷伤吞服，另一老道厉吼一声，舍命急攻人屠背心。

人屠似乎背后长了眼睛，左手大袖向后一抖，一股狂涛般的罡气，把老道震出丈外。

全真子全力拔剑，可是不可能，剑上所发的罡气，全被对方一种奇异的柔软力道，迫得无法外进。

“你是武当门下，该死！丢剑投降！”人屠沉声喝。

“你说反了，岂奈我何！”全真子仍能出声回答，他的双足已经陷入地中三寸，剑被三个龙首夹住，已经成了半弧形，无法撤出。他浑身大汗淋漓，脸上豆大汗珠滚滚而下，握剑的手已现颤抖。

仙海人屠想用内力将对方的心脉震腐，或者震废手臂。但老道的罡气火候不浅，无力反震人屠的奇异潜劲，自保尚无大碍。而且另一名同伴在旁乍攻乍退，牵制住人屠不敢全力运功。

全真子双脚渐向下沉，膝弯已有抖动之象，眼看支持不会太久了。

山谷下，拉卜活佛凶悍如狮，两老道连退三两步，便到了山相夹的底部，要脱身比登天还难。在后边追的叶若虹，根本就近身不得，大和尚的左手殷红如血，似乎涨大一倍，向后拍出的凶猛潜流，叶若虹怎吃得消，如被实劲击中，焉有命在？

蓦地山巅小道上，传来一声展天长啸，声如九天龙吟，直贯耳膜，令人心血下沉。

仙海人屠一听啸声，如被五雷轰顶，猛地振一腕，松掉老道的剑，向侧飞掠两丈，沉身喝道：“快走！这小狗可怕。”

全真子向后一挫，剑被崩开，凶猛的潜劲一震，他只觉半身发麻，加上他耳闻啸声，心中泛起了恐怖绝望之念，再经外力一震，顿时支持不住，登登连退八步，喉间发咸，“哇”一声喷出一口鲜血，坐倒在地。

拉卜活佛已听啸声，心胆俱裂，一杖扫出，人已飞掠而退。两老道双剑触杖，剑几乎脱手，人向后一倒，倚在山壁上两瞪翻白。

仙海人屠不顾同伴死活，与拉卜活佛回头狂奔，一红一黑两条身影，向洛南方向上山小道亡命而逃。

全真子吞下一粒龙虎护心丹，强提真气叫：“快走！山海之王追来了。”他挟肩骨已碎的同伴，五个人奔入右方林中。一闪不见。

叶若虹奔向葛如山现身的密林。

金鹫和葛如山同时倒了，他顾不得别的事，火速探囊取解毒之药，连吞三粒，拖了金枪，挣扎着钻入林中，他曾听山海之王说过，以后如见到他们杀人，就要他们的命。

地下有一个老道的尸体，他不走岂不太傻？脚下的针伤算得了什么，性命要紧，忍住痛向林中跌跌撞撞一钻，强提真气逃命。愈快愈好。

葛如山也在一跌之下，片刻即行苏醒，肋下的创伤已损肠壁，痛得他浑身发软，他勉强坐起，敷上金创药，内外齐下，撕衣快裹起伤处。

这时，叶若虹狼狈地脱口惊叫：“如山，你怎么样了？”

葛如山咬牙站起，说：“金甲老贼刺了我一枪，不打紧，快！救出九天玉凤，天助我们。”

叶若虹把老道背上的巨大背囊解下，说：“先藏在林中，等会儿再来，我得先背着你走。”

葛如山拖起铜人，沉声说：“不，我走得动，等会儿全真子也可能回头找，那时咱们将永无机会了。”

叶若虹将背囊向林中矮草里塞，说：“不成，我带你走，山海之王如找到咱们，也不会发现九天玉凤。”

葛如山弃近，固执地说：“山海之王不会追我们，定然去追仙海人屠那老魔鬼，可怕的是全真子，你不带我带，良机不再。”

“好！先避风头。”

两人急急向林深草密处一钻，一阵急走。

空山寂寂，只有老猪婆仍在慢慢滚转哀号，声如被宰了半刀的猪，她的上衣脱裂，下裳也带松隐现，那一身灰黑色的肥肉，令人倒胃口之至。

罗浮真人贪吃丧身，浑身发黑，静静地躺在那儿，早已气绝多时。

山海之王已看清了大喇嘛的红衣，也看清了仙海人屠的奇形兵刃，一看便知是谁，带着老花子急掠而下，降到山下，仙海人屠已快到对面山巅，他发吼：“老猪狗，你上天我也追到凌霄殿，别走！我拆了你的骨头。”

在喝身中，顺小路向上急追。

山巅上的仙海人屠，只觉头皮发炸，拼全力展开轻功越过山巅，急急地说：“大和尚，大事不好，咱们没有他快，被他追上了怎会有命？”

拉卜活佛向左侧丛山密林一指，说：“咱们分道，人林躲上一躲，我先走一步。”说完，扭头一看，山下已被山林所遮，看不见山海之王，自然山海之王也无法看见他们，便向旁一窜，由另一面密林中向山下急急逃命。

仙海人屠奔向山脊急逃，像条漏网之鱼，双方开始隔了一坐山，相距约四里，他料定山海之王再快，也不会在短期间赶到，所以仍顺径飞掠。

山海之王到了山巅，仙海人屠已在两里外一座山嘴绕过另一面去了。

“老兔子，我不信你能飞。”山海之王怒叫，飞掠下山。

仙海人屠心惊胆落，只逃了四里地，已被拉近了两里，再逃四里岂不完蛋？绕过山嘴，便向山满间林茂草里一窜，不管东南西北，向山下如飞急逃。

山海之王与老花子仍向前追，这一带峰峦四起，古林蔽天，小路绕山而避，视界不出百十丈。直追了五六里，老花子说：“老弟，别追了，八成儿他们已逃入山林之中，再追也是枉然。”

山海之王放下老花子，身形放缓，说：“便宜了这老猪狗，下次见面，他狗命难逃。”

“他们是谁？”老花子问。

“仙海人屠和拉卜活佛，他们终于到中原肆虐来了。”

“天？中原真是多事之秋，这些老凶魔全来了。”

“咱们回去看看，死是的什么人。”

“好，回头，老弟。”

两人又往回奔，到了山下斗场。老花子直奔老猪婆哀叫之处，山海之王叫：“老丈，小心，那是老猪狗的同伙，叫猪婆龙曹五娘，她死有余辜，谨防她临死拼命。”

老花子在旁一站，说：“唔！果然是她，这十四节金银虎尾鞭，就是她的活照牌。”

他用乌竹杖挑起一幅布巾，掩住老猪婆的下身，顺手点了她的死穴，又道：“她被人用‘隔物腐经’手法治了，真够她受的。”

“这种手法太歹毒了些。”山海之王摇头道。

“这大概是老猪婆的报应，这种手法乃是武当的绝学，这儿怎会有武当的高手出现？这些人呢？为何都逃了？”老花子惑然问。

山海之王指着不远处罗浮真人的尸体，说：“那贼老道也死了，活该！唔！那儿还有一具死尸。”

两人走近死在林中的尸体旁，山海之王说：“这人是死在金鸢赫连西海金枪之下的。”

老花子用手将人翻了两转，用手一抹尸体的脸部，突然冷笑一声，说：“这家伙经过易容高手施过术，可能是武当的人。咱们在附近搜，也许可以得到九天玉凤的消息。”

“快！他们是隐入右面山林之中的。”

两人展开轻功，向林中一闪而逝。

叶若虹背起背囊，伸手搀扶着葛如山，两人急急拨草分藤，向山谷下面一阵急走。

等山海之王和老花子将仙海人屠追丢了转回，两人已绕了两座山，向下面深山古森林降下，远出五里余了。山海之王向右往山上追武当的全真子，更便宜了两人。

一阵紧走，不知奔了多少里，越过多少重山，等他们定下心神，穿出密林一看，心神为之一清。

他们竟到了一处景色奇美的深山里了，正处身在一个绿水潭之前。潭

大有五六亩，一泓深碧，微漪轻泛，四面翠峰围绕，仅西南有一处山口，潭水就由那儿溢出，水势略现湍急。

潭四周，白杨映掩，奇花异草，花团锦簇，飘香阵阵，距潭二三十丈，则是犬牙交错的山壁。西南角潭水出处是两座石山口，高有三十丈，像一座石门，口宽仅三丈余，石色铁灰，上面间有草藤生长。南面，是褐色的土山，林木葱茏，直延伸至远处的山巅。

北面，露出十余座乳白色的奇异巨崖，怒流倾泄于上，向二三十丈的绿潭下注，像无数道五光十色的珍帘，挂下崖底，映着丽日，露气中泛出五彩光华，崖下飞珠溅玉，水声如雷，再如数十道深沟注入潭中，山脊上奇花异草欣欣向荣，在露气中摇曳生姿，令人俗念尽消，飘飘有出尘之想。

在他俩出潭之处，两行苍松虬舞飞鬣，形态古奇，每一株皆粗有五人合抱，枝杆交盘，蔽日参天，枝上的松果，大如饭碗，向潭中的一面，枝干伸出潭畔，像是数十条苍龙，要向潭中吸水舞爪。

这是莽莽红尘的世外洞天，深山丛莽中的福地。两人全觉灵台一清，呆住了。

四周，有如雷飞瀑声之外，一些不知名而羽色奇丽的禽鸟，发出婉转悦耳的鸣声，并不时在空中欢鸣轻舞。

葛如山流血过多，已入昏迷之境，这时神智一清，突然挣扎着站稳，叹口气说：“好一处洞天福地，身临此境，我已不复眷念莽莽红尘，我愿终老是乡，埋骨于此……”

话未完，他心神一懈，扑地便倒，铜人跌在脚旁。

叶若虹也已至油尽灯枯之境，心中一惊，叫：“如山，你……”他抢前去扶，只觉眼前发黑，“砰”一声也摔倒在地，立即昏厥。

他一倒，背囊扔出，囊盖一破，九天玉凤便跌出囊来，她在牛鼻子死时，在倒地之际被控得人事不省；由于经脉被制过久，体内人去楼空，十分虚弱，一直未曾苏醒，经过这一跌，反而悠然醒来。

她仍可勉强移动身躯，便费力地坐起，终于看出了地下的两个人，正是叶若虹主仆。

她看了两人浑身浴血，倒在地上昏迷不醒，气息奄奄，细想昏迷前的景况，便知是怎么回事了，便幽幽一叹道：

“他冒险成功了，也将毁掉了他一生，武当派怎会就此甘休，又怎会放过他的师门？唉！这风险太大了，他为了什么？为了什么？”

她想走近他们，可是走近又能怎样？她目前手无缚鸡之力，怎能救他们呢？

但人不能不救，地下潮湿，他们力尽受伤，绝不能往下拖延，风湿人体，这一辈子完定了。

她手脚并用，向两人倒地处爬行，总算是被她爬近叶若虹身边，已经力尽身疲了。

武林人的百宝囊，其中定然藏有刀创药和护心丹一类药品。她歇息一会儿，便动手打开他肋下的百宝囊，拣出一个小玉瓶，倒出五六颗蜡丸，捏破一颗放在鼻端轻嗅。不错，清香直透心脏，不会是毒药。武林中人，对配制丹丸各有秘方，日常自己服用，对药性十分敏感，也适合自己的体质。

她想：这对他定然无妨，且试试看。

她先捏破一颗丹丸，塞入叶若虹口中，取他的水囊倒水入他口中，送

丹丸下喉。

丹丸入腹，叶若虹便缓缓苏醒，他挣扎着坐起，长叹一口气，苦笑道：“周姑娘，谢谢你。”

九天玉凤脸色苍白，眼眶下陷，她渐渐枯萎了，嘴角略一牵动，说：“叶公子，我才该谢谢你。也许在我这一生中，你们是我看到的唯一好人。两位的古道热肠，我心感甚，只恐怕这一份情义，将成画饼，不但我将抱恨而终，两位也将遭累及，他们不会轻易地放过你们。”

叶若虹挣扎而起，接过她手上的丹丸，着手救醒葛如山，一面苦笑道：“只怪在下修为不够，功力不如人，虽心有余而力不足，不然也不会落得如此狼狈。”

“公子目下如何打算？”

“目下唯一的生路，就是觅路出华阴，东下金陵，也许我师父可以替姑娘疏通经脉。”

或许少林的碧眼行者，能为姑娘尽力。”

姑娘摇头苦笑，叹口气说：“不可能的，武当派的长老亦无法可施，束手无策，碧眼行者更无能为力。看来，我已挨不过多久，趁你们还有余力，早些脱离危境，别管我了。”

“周姑娘……”

“请叫我的夫性，叶公子。”九天玉凤冷然阻止他往下说。

叶若虹心中一震，吁口长气，说：“见危苟且，事无始终；不是侠义门人所应为之事，在下更非这种小人。华夫人，请定下心，等会儿就觅路出山，相信天无绝人之路。”

请相信在下，即使是锋镝加身，在下亦当维护夫人安全，死而后已。”他将三颗丹丸递过，又道：“这是本门圣药万护心丹，请服下保全元气，能保得性命元气，咱们仍大有可为。”

姑娘接过丹丸，捏破蜡衣将丹丸吞下。叶若虹将水囊默默地递过，深深注视她一眼。

葛如山已经醒来多时，缓缓坐起，突然抬头，向南面古林上看去，虚弱地说：“公子爷，该找地方躲上一躲了。”

“有何发现？”叶若虹惊问。

“瞧那儿。”葛如山从松枝缝隙中向远处山峰上一指。

山脊选题之下，古林参天蔽日，山麓伸至潭畔，约有七八里高下。在峰顶下里余，一条淡红色的人影，正由西而东横过峰下密林，像一头粉红色的大鸟，奇快地掠林梢而过，轻功之佳，骇人听闻。

“糟？是她？”叶若虹变色叫。

“谁？”姑娘问。

“太叔权之女，缥缈春鸿太叔霓裳。”

“唔！轻功已人化境，比我九天玉凤的绰号益形过之。”

葛如山凛然地说：“咱们得躲上一躲，也许她会寻到这儿来。这丫头功力之佳，令人难以相信，据神剑蔡老爹子说，她竟能在巨上山上，接下了山海之王四招神奇剑法。”

叶若虹也点头道：“是的，这丫头可怕得紧。据说，早年在桃花宫前，桃花仙子曾接下华大侠三招，最后一招自认不行。而山海之王比华大侠的艺业，有过之而无不及，这丫头竟能接下四招，可怕得紧。你不见掌门仙长么？”

两招之下，九梁冠竟被山海之王的剑贯穿，如无七老抢救，定然一命难逃，可见这丫头是如何可怕，咱们得躲。”

提起华逸云，姑娘只觉心中一阵绞痛，肝肠寸断，眼中现出泪光，等叶若虹说完，她低声问：“叶公子，山海之王是谁？”

“乃是仙海附近的一个野人，这人功力之高骇人听闻，力可降龙伏虎，剑术通玄，以气驭剑术天下无双，在天下黑白道上百群围困之下，竟敢现身叫阵。他也是要抢夺姑娘的人，不知有何图谋。咱们先找地方躲避，快！”

葛如山施起铜人，向瀑布下一指，说：“瀑布下定然有岩洞，只有那儿可以藏身。”

叶若虹取来背囊，歉然地说：“请姑娘……”

“别叫我姑娘。”姑娘凛然地抢着答。

叶若虹苦笑道：“称姑娘顺口些，不然不太方便，姑娘休怪。请先入囊，在下带姑娘到瀑布下暂避。”

他三人消失在瀑布下不久，西南角石门右面巨石上，突然现出仙海人屠和喇嘛僧拉卜活佛的身影。老魔向潭左右用目光搜寻可疑事物，一面说：“那小狗竟在这山区百十里地穷按不舍，苦也？和尚，咱们得先找处隐秘处所藏身，休让他撞上。”

拉卜活佛咬牙切齿地说：“这儿不成，咱们绝不放过他，且找处有退路之地，等那小狗经过时，从背后制他死命。”

“和尚，他有神奇的功力护身，暗算是卜可能的。”

“正相反，任何神奇的功力，皆有可乘之时，如果能让我在他不防之时，从后全力给他一记大印掌，任何神功也保不住他的狗命。可惜！我没有淬毒暗器，不然从后面射他，省事多了。”

“只怕暗器无法攻破他的护体神功。”

拉卜活佛再笑道：“老兄，请问，当你未运动护身时，我用专破内家气功的暗器，在近距离中伤射你的穴道；阁下？如何。”

“这……这……”仙海人屠不住点头。

“别这样，暗器须小，并可旋钻以增力道；淬以奇毒，沾身即死，即使练有少林的十成菩提禅功，在猝不及防之下，也保不住性命。”

“咱们可前往阴山，请阴山双鹰的师弟下山。”

“你是指独角山魃季允炎？”拉卜活佛问。

“正是他，他的离魂魔罡已练至化境，比他的两位师兄更为精纯，离魂毒针可穿尺厚金铁，有他出面，山海之王不死何待？”

拉卜活佛点头道：“这人确算得是武林第一高手，但是他不会离开阴山。听说，三年前太白山庄盛会；阴山双魔应金面狂泉之请下了阴山，独角山魃就极不高兴，请出师门信令，罚两位师兄面壁一年呢！”

“你错了，和尚，那定然是老山魃恼两位师兄丢师门的脸面，所以罚他们苦练阴山绝学，只消咱们将山海之王的艺业如此这般一夸大，保证他三人就会下山，找山海之王一决雌雄，岂不妙哉，噢！那淡红色身影是人是鸟？”仙海人屠用手指向东北山林中，向这儿飞降的绯色身影叫。

桃红色的淡淡身影，晃如惊鸿一掠，踏着树梢急降而下，渐来渐近。

拉卜活佛好色如命，喇嘛庙中，春宫壁画天下闻名，淫秽得不象话；他对女人特别敏感，脱口叫：“老天！我佛有灵，是个令我和尚不想成佛的大妞儿，妙噢！”

仙海人屠喳喳笑，说：“真是个令人销魂荡魄的妖精，真妙！唔！她的轻功不等闲，是一朵带刺的花朵儿。”

和尚眼中淫火炽盛，紧了紧腰带，喜悦地叫道：“咱们下手拔掉她的刺儿，乐上一乐。”

“可惜，只有一个。”仙海人屠说。

拉卜活佛不管他，突然向掠降的绯色身影大叫：“喂！妞儿，这儿来，佛爷有事请教。”

“来了，大和尚。”绯色身影用美妙的甜嗓子回答，身形如电，从南面绕过直扑左面右顶。

人影乍现，卓立石顶，喝！真是个美艳出尘的大妞儿，秀颊泛霞，比花花解语；玉肌如凝脂，比玉玉生香，那丰盈的曲线，令人顿生非非之想，她那一身排色紧身薄裳，真教人不克自持，背上古色斑澜的宝剑，却又令人心头发紧，没问题，能在这无边丛莽中出现的女人，花刺儿定然扎手，绝不是善男信女。

两个凶魔胆大妄为，不怕花刺儿扎手，目灼灼张口伸舌，呆住啦！天下间尤物多得不可胜数，只有这妞儿真正教人心里麻痒痒地。

妞儿身形一止，脸上泛起淡淡的春情，媚中略带庄重，花般笑意又带三分羞涩；也唯有这若无以实又虚的风华与倩意，方能令人心弦为振，情难自己，却又不敢太过亵渎，更不愿放手不要，真是欲罢不能。

拉卜活佛喳喳淫笑，说：“妞儿，过这面来。”

“这儿更好，大和尚，有何见教？”妞儿媚笑着答。

“过来，免得说话费劲，咱们也可亲近亲近。”

“大和尚，你说亲近，好意思？”她像朵迎风款摆的枝头小花儿，掩口噗嗤一笑。

这一笑，风情万种；话也说得够轻佻，太不道学啦！

“那咱们就过去。”大和尚骨软筋酥地说。

“悉从尊便，本姑娘管不着你的腿。”

“哈哈，你快管得着了。”大和尚下流地笑，像一朵轻云，飘然过了三丈余的缺口。

仙海人屠对女人不陌生，他阅人多矣，眼光自不含糊。瞧这鬼女人轻佻中带有阴森之气，媚态中暗藏玄机，那一双水汪汪的星眸，虽表现于外透出万种媚力与风情，但眸正神清冷电隐闪，显然是学得不高明的迷惑伎俩。除了天生淫贱自小饱受熏陶的荡妇淫娃，这种伎俩是不容易学的，其中老手只消媚眼儿一瞟，男人就会失魂落魄，拜倒于裙带之下。

可是这妞儿不高明，显然是生手，也不是荡妇淫娃，而是装做出来的媚态。仙海人屠暗中留了神，警惕着飞掠而渡，站在大和尚的左首，稍错一肩，暗中已运功戒备，抱定看看风色来上当的心情，也等着拾便宜。

拉卜活佛直走近姑娘八尺之内，一阵醉人而品流极高的幽香，直往他鼻中猛钻，他晕头转向啦！

妞儿是卓立不动，媚笑着说：“大和尚，男女授受不亲，何况你是出家人？按理你不该直盯着我哩？别走那么近好不？”

大和尚伸伸舌头，在五尺外站住了，淫笑道：“妞儿，和尚也是人哩，不走近就不走近，如何？妞儿，女施主，看你身背宝剑，轻功了得，人出落得如花似玉，美艳媚人，定然不是等闲人物，请见示芳名。”

“唷，又是妞儿，又是女施主，又是如花似玉，又是美艳动人。大和尚，你怎么说话这般逾礼？—你先说，大和尚的佛号，上下如何称呼？”

拉卜活佛举手拍拍光头，说：“该打，我该先说。佛爷叫拉卜活佛，驻节西疆拉卜寺，偶动游兴到了中原，看一看中原的花花世界。妞儿，该你说了吧？”

妞儿脸上仍在笑，颊旁的酒涡儿令人心醉，她说：“本姑娘在中原名气太小，叫缥缈春鸿，复姓太叔，小名叫霓裳。”

“妙：名美，人更美，名不虚传。这位是海心山之霸，名号太唬人，叫仙海人屠容若真，但请别怕，他为人却不若其名，尤其是遇上像你这花一般美的俏妞儿，绝不是那么回事，半点也不凶恶唬人。”

“是么？幸而是我，换了别人，在这深山丛莽中，乍一看见你们，不将胆吓破才怪。”

哦！我该走了……”

“走不得！”大和尚伸手阻拦，又道：“这山中鬼怪极多，更有一个比鬼怪更凶恶的人，在附近出没无常，千万不可妄自乱闯，来，太叔姑娘，咱们且到对面古松下聊聊，我和尚有事请教。”

他一面说，一面伸手去拉姑娘的左手。

姑娘微笑着将手往身后一缩，笑道：“真有一个可怕的人，比鬼怪更凶恶？”

“是的，和尚不会说谎。”和尚眼中淫火炽盛，死盯着姑娘胸前高耸如山的两部份，拉不住手，他转去挽肩，有意无意间，手竟从她胸前往上提，已到了左乳之下，再往上一两寸，便可触到她的乳峰，这一次油是措定了。

姑娘脸上仍然媚笑如花，眼中突然射出两道冷光。

仙海人屠旁观者清，他急叫：“和尚，小心！”

心字一落，人影倏然，姑娘左掌上拂，切向和尚肘弯，右手二指倏出，“二龙争珠”疾取和尚双眼，捷逾电闪，快得令人目不暇接，上下齐攻。

和尚不是弱者，向后疾退，吸入一口气双掌立即涨大猩红如血，翻掌沉肘，向下疾拍。左手同时上抬，“拂云扫雾”猛拂姑娘左手腕脉，例首躲过指中所发的罡风。

姑娘怎肯饶他，如影附形急进，左掌猛地斜掠，迎向和尚右掌，收指现掌，疾推而去，一瞬间，右足飞掠，小蛮鞋向外一挑，出其不意勾掠和尚左脚内侧腿肚，看去未用劲，乃是虚着。

两人交手，快似电光石火，瞬息万变说来话长，其真乃是眨眼间事。仙海人屠声出人拉式踏，可是突变已生，他已来不及抢救了。

“蓬蓬”两声，腥风四荡，活佛向后飞退，小蛮鞋一勾一拨，还未向上挑起，和尚经招飞退，一分之差，他的阴部几乎完蛋。幸而他功力到家，明知自己大印掌乃是武林绝学，可碎石开碑，专破金钟罩铁布衫，接的人必死，妞儿为何竟敢硬接？所以知道有点不妙，便蓄劲沾发，且借劲后退。

他也知姑娘在下面伸出的脚；看似平凡其实歹毒绝伦，如在常人突见脚拨到，定然提脚或者向外跨撇，那准完蛋，空门大开，就要对方如此，脚尖顺势上挑，不偏不倚准中阴部，不死何待？这招式由妞儿用出，极为阴损罕见。

拉卜活佛经验丰富，他不上当，人借力暴退，脚向后急收。

四掌接实，有蓬然声，大和尚只觉对方掌力出奇地浑雄凶猛，把他的

大印掌神功全给追回，奇大的推力，把他的身躯直撞出三丈外。

不止此也，他同时感到左小腿肚一凉，接着火辣辣地，显然不妙。

他身后是石们缺口，反撞力道奇猛，人倒飞急射，左腿并且不听他的神经控制，“砰”一声大震，背心撞在对面石崖壁上，只撞得眼冒金星，浑身骨头似和他捣蛋，全要向外散裂。他身躯不由自主，向下急落，“扑通”一声，水花四溅，他跌出潭水出口处，成了落汤鸡。

同一瞬间，石顶上罡气呼呼，仙海人屠已和姑娘接上了手，四只肉掌上下飞腾，每一掌皆威力奇大，劲道相接时的轰爆声，惊心动魄。

仙海人屠扑上想阻止大和尚妄动，可是已晚了一步，大和尚身形已经飞退，姑娘的织掌已向他攻出两掌，他心中大骇，一照面便能将拉卜活佛以肉掌震得倒飞三丈，这还了得？他想撒龙棒，可是已来不及了，只好运起神功，以肉掌小心翼翼应付对方凶猛的迫攻。

姑娘一开始动手，下手不留情，每一掌皆欲置老人屠于死地，凶猛狂野绝招迭出，但见四面八方罡气不住进爆，千百虚虚实实的掌影，齐向仙海人屠全身致命处招呼，步步进迫，不留余地，在瞬间之间，便将他迫退了五六尺，已退到石门危崖了。

仙海人屠愈打愈心惊，看对方出掌力道毫无，暗劲一近身，却又直追心脉，把自己封出的刚猛阳劲，全震得四面散逸，这是什么奇功？

石门下，拉卜活佛从水中爬起，站在齐颈深的急流中，向上面脱口大叫：“容老，引她下潭畔来，毙了她。”

石崖高有三十余丈，他无法上去，便投入潭中，想向南岸苍松旁登岸。

他刚游了三五丈，还未离开石门，突然尖叫出声，手足齐动，只打得水花四溅，响声雷动，向后急窜，漂出石门向下游急急走了。

原来潭中生长有一种奇异的小剑鱼，尖嘴似铁石，全长只有尺余，十分凶猛。大和尚小腿肚，丢掉一条皮肉，流血如注，人一入潭中，剑鱼嗅到血腥，一群群向他的创口上进攻，锐利的长嘴，一一刺入肉中，大和尚吃得消？只好向下游逃命。

崖山的仙海人屠，不知拉卜活佛的遭遇，反正那尖号之声，绝不是快活的吉兆，再不走岂不太傻？

他急封两掌，身临危崖，怒叫道：“咱们以后算。”

“哪儿走，你做梦，本姑娘今天要拆你两人的牙床，以敬轻薄，”走字一出，冲前就是一记劈掌。

仙海人屠一声怒吼，左掌“天王托塔”，硬接来招，右掌“吴刚伐桂”，斜劈对方肩颈，声势汹汹，恍若巨斧开山。

姑娘冷哼一声，手上加了三成劲，叫：“这才象话，你该拼。”

“拍”一声巨响，仙海人屠只觉掌心一阵疼麻，脚下岩石承受不起奇重的压力，立时崩裂。

仙海人屠感到脚下一虚，一声惊叫，随着岩石向下滑去；在轰隆声中，水花四溅，仙海人屠已经不见了。

缥缈春鸿只道老人屠已经死在水中，被碎石击压在水底，发出一声娇啸，如同一头潭鸟，向下面山谷中飞掠，追逐拉卜活佛去了。

片刻，崖壁下现出了仙海人屠的鬼面，他喃喃地说：“这鬼女人，可怕，美得教人心动神摇，却又那么厉害，我如不赶上，大和尚怎吃得消？咱们两人伺候她，不怕她飞上天，这块天鹅肉值得冒险，走！”

他往水下一伏，又消失不见。

对面水声如电，但仍可听清这面人的对话。水帘石缝中，三个人正往外面瞧，看了崖上的激斗，全惊得叫苦不迭，这三个人，只消一个也可叫他们死上一百次，怎能逃出这处死所？

他们是叶若虹主仆和九天玉凤周如黛。当他们小心翼翼到了水帘旁时，叶若虹首先抢人帘下，片刻又急闪而出，连穿了三道瀑布，终于发现里面果能容身。

三个人浑身湿淋淋，藏匿在水晶帘内，崖深有两丈，水珠飞溅，冷雾令人暑气全消，但站久了定然吃不消，身上也干不了，阴寒人体，危极险极。如在平时，任谁也不怕，但姑娘经脉阻滞，比平常人还不如，且身子久虚，怎受得了？”

葛如山肋下挨了一枪，腹穿肠裂，他练有刀枪不入的混元气功，但在金鹫赫连西海一击之下，混元气功没发生多大的效用，仍然照样受伤。他功力深厚，经灵药内外齐下总算保住了性命，但经过数十里的狂奔逃命，快到了山穷水尽之境了，怎能在这儿泡？

叶若虹自己虽未受伤，但沿途奔波，背背手拖，真力已一乏，也不能在这阴气极浓之地久耽。

他领先向洞左暗影处走去。石崖壁呈乳白色，不算太幽暗，左面，有一个宽有五六尺的石洞，深入两丈余，倒还干爽，而且有光线从外射入。

两人挣扎入内，放出囊中的如黛，总算有了暂时隐匿处所，喘过了一口大气。

原来左面有四五条石缝，恰好在两道瀑布中间，没被水帘所淹，由石缝内可以看到外界的一切。

缥缈春鸿和仙海人屠拉卜活佛的狠斗，三人在石缝中看得十分真切，全都心中颤栗，要是没找到藏身之地，岂能逃出他们的手心？

在缥缈春鸿的身影消失后不久，外面又现警兆。

南面山脊密林中，掠出全真子和他的四个门人，五个仍是先前的装束，一到瀑畔，先绕潭搜索许久，最后全上了石门崖顶。

全真子面向着飞珠溅玉的瀑布，沉声道：“依现场所留形迹看来，九天玉凤定然被那头戴破金鹰盔的人掳走了，是否太叔权派来的爪牙，尚无法证实。人丢了，咱们没脸返回武当复命，诸位师侄有何高见，可提出参详。”

余四人面色沉重，面面相觑，做声不得，最左首老道深深躬身，垂下头说：“一切悉听师叔作主。”

全真子沉吟良久，最后以拳击掌，咬牙道：“事已如此，咱们认命了。几个魔头匿伏在这一带山区，并未远离；山海之王也在左近穷搜，流连不去；九天玉凤自然也在这一带山区，不会被带走。且听我吩咐，铨师侄即火速返回武当报讯，请掌门拍门人四面拦截。我与三位师侄在这一带伺伏，拼了！铨师侄，你可据实禀告掌门，如果不将人寻回，我不再活着返回武当了……”

右首的铨师侄惶恐的说：“师叔决心不回武当，弟子亦不愿……”

“不成！你须不辞辛劳，以最快的脚程将讯传到。将人丢失之责由我担当，没你们的事。快走吧！但愿你沿途平安，凡事小心，切莫误事。”

铨师侄不敢违逆，行礼急急隐入南面林中不见。

全真子目送师侄人影消失，又道：“叶若虹主仆两人，在商州自往华山，行期为何阻滞如此之久？他们的出现甚是突兀。目下他两人也踪迹不见，恐

怕亦已遭了毒手，咱们也得留意找到他们的行踪，日后也可通知金陵庄。”

这老家伙的口气，称金陵大侠庄幼兄弟的家为庄府，可见他对俗家门人仍有些少于怀耿介。因为论辈份，庄幼侠晚他一辈。三年前玄都观惨败，是他打发江湖浪子印全前往金陵，敦请俗家门人相助，至太白山庄援手的。在生死存亡关头，他想起需人援手，危机一过，他却又泛上了门派成见，这牛鼻子未免太小家子气了。

“请师叔明示，我们该向哪儿搜？”一名老道问。

“那几个凶魔已被山海之王赶散，不敢聚在一块儿，他们一分散，咱们便不怕他们了。往西南先搜，切记不可太暴露形迹。”全真子说。

“那戴金盔老魔如将人带走，定然找地方藏匿，弟子想，可否从这水潭左近按起？”

“好！先由南绕北转回。瀑布之上，须特别小心。”

四个人正欲起步，面向南的一名老道突向南山峰上一指，轻叫道：“独眼老狗来了，山海之王定然也将到了。”

全真子向那儿一看，果见一条人影在林梢一闪而没，那百纳鹑衣十分醒目，一看便知是独眼狂乞。

“咱们先躲上一躲。”他轻叫。

四人向西南急急溜走，消失在石门之后。

洞中的九天玉凤突对叶若虹说：“叶公子，独眼老道是指独眼狂乞老前辈么？”

叶若虹点头答：“是的，就是他。”

“我们有救了，亡命花子尹成，乃是先夫的老哥哥，他曾帮我们。”姑娘面露喜色地轻呼。

叶若虹摇头说：“知人知面不知心，不知道他安了什么心？他与山海之王从六盘山跟至此，他要帮助山海之王劫夺姑娘你，目下我们身处危境，谁也不敢信赖。”

叶若虹怀有私心，他们何不知独眼狂乞是个顶天立地的豪杰，又何尝不知山海之王是个奇男子？只因一念之私，不愿姑娘离开他的身边，所以并未将内情说出，几乎误了姑娘的性命。

姑娘不知山海之王是谁，仅在主仆两人口中，知道他是仙海的一个野人，身高八尺，形如猛狮的怪物；仅怪物两字，就可令人闻之变色，她不敢往下想。

洞中倒还干燥，三人便在洞中疗养，姑娘住在洞底，叶若虹则不时外出猎些禽兽充饥。葛如山受伤虽重，但疗养了三天，已经慢慢恢复元气。

这三天中，叶若虹照顾姑娘无微不至，两人迭经患难，无形中距离与陌生逐渐消失。

若虹人本俊美，加以饱读诗书，谈吐不俗，姑娘无形中对他有一份好感，也无形中把他看成自己的兄长。

只是她日渐萎顿，生机渐绝，玉容日渐消瘦，可急坏了若虹主仆。

但主仆俩不敢冒险动身，一群魔头仍不时在山区出没，在他俩轮流外出猎食时，有几次险被他们发现。

等待的时间是漫长的，不能再等了，再等只有死路一条。尤其是姑娘，她与两个大男人，困守在这暗洞之中，她又行动不便，真够她受的。

第四天一早，他们决定出山冒险，绝不能再往下拖了。

一早，晨光从石缝中透入。姑娘睡不着，这些天来，她只感到头脑愈来愈晕眩，子午两个时辰，冷汗湿透了全身，站立也支持不了片刻。她知道，她在世的时辰不太多了。

她悄悄地坐起，掀开了覆在下身的一床被单，一股汗垢的气味，连她自己也感到恶心。这些天来子午两个时辰的大汗，令她不想移动，身上愈来愈脏，自小好洁的她也只好忍受了。

她的目光注视之不远处的主仆俩，他们正沉沉睡去，经过这些天的奔逐匿伏，他们也消瘦了，胡须乱糟糟的，脸色略现苍白。

她幽幽一叹，转向石缝中望去，石缝内，潭水泛起阵阵金色粼光，那是朝霞映在水上，一阵阵薄雾，从水面袅袅上升。在如雷瀑声中，尚可清晰地听到四周婉转的鸟鸣，石缝外左近，百十朵山桃一般的绯色奇花，在水珠飞溅中微晃。

“这世界是这么美好，但我却要离开了，不知阴曹地府下，是否会与阳世一般？”她在心里轻呼。

潭水上空，突然响起一阵欢唱，一对形如山娘，但羽色更为瑰丽的鸟儿，在水面二十尺上空，比翼飞舞，轻灵飘逸地盘舞欢鸣。

她又发出一声悠长的叹息，只觉心中一阵绞痛。她想起了从桐柏山至扫云山庄的一段甜蜜旅程，和云哥哥在一起时的欢乐岁月，为时虽暂，却令她终生不忘，那时，她们不是比这一对灵禽更为幸福么？

往事，像梦一般在她眼前映现，她渐渐如身入梦中，痴痴地茫然地注视着石缝外。

又像是视而不见。

良久良久，她眼中的泪水，像断了线的珍珠，坠下了胸襟。在内心深处，她在默诵着白居易的长恨歌中的小节：“含情凝睇谢君主，一别音容两渺茫，昭阳殿里恩爱绝，蓬来宫中日月长……在天愿作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天长地久有时尽，此恨绵绵无绝期。”

她浑身突发痉挛，像冷电通过全身，心中一阵绞痛，用颤抖的声音尖叫：“此恨绵绵……此恨绵绵……”

在泪眼模糊中，洞中火光渐炽。

也在这时，潭上空的两头灵禽，已舞至距水面不足两尺处。突然水花飞溅，跃起一条铁嘴剑鱼，一口咬中一头灵禽的小脚，“扑通”一声，拖下潭底去了。

另一头灵禽尖叫一声，略一振翅，突然一头扑下水中。

水花一涌，水纹急动，它也沉入潭中。

她也尖叫一声，向后一仰。

“哎……周姑娘，你……你怎么了？你……”

叶若虹火速扑到，扶起她急叫。原来他主仆在姑娘沉缅在回忆中时，悄然起身生火，要做早餐，不想火光一起，引起姑娘幻象，加上那殉情的灵禽，姑娘激动得几乎晕厥。

她一触叶若虹的双手，猛然惊醒，凄然自语道：“是我的，我该随他投入水中的。”随又声变尖厉，狂叫道：“我为什么要活？为何苟且偷生？得一知己，尚且死而无憾，何况我已得到一个挚爱的人，必遭天妒自无疑问，我得到的太多了，为何不死？为何不死？”

“周姑娘，你清醒定下心神。”若虹摇晃着她急叫。

她精神与肉体，已到了快将崩溃的地步，仍然尖叫：“云哥哥，你在天之灵等我，我快来了，三年……”

“哈哈……”外面突然响起中气充足，声如洪钟的狂笑，那是独眼狂乞的狂笑声。

叶若虹心中一急，不顾嫌疑突将姑娘抱住，一手掩住她的小嘴沉声急叫道：“噤声！

强敌来了。”

姑娘手无缚鸡之力，无法挣扎，长叹一口气，只好安定下。

三人皆向石缝外瞧，心中紧张已极。

石门右侧右顶，一个高大的背影，手中一条五尺树枝，正搁在肩膀上，屹然而立，正是山海之王。

他对面八尺，是垂首而立的太叔春鸿，她那一身绯色劲装十分抢眼。

老花子从左面大石纵过，站在一侧，倒拖着乌光闪闪的黑竹杖，咧着嘴在笑。

山海之王踏前两步，伸左手按住太叔春鸿的右肩，低下头，用倒还柔婉的语音轻说：“太叔姑娘，你该走了，这些天来，你跟踪我们太久了。念你在江湖并未留下恶迹，我不与你计较。我山海之王顶天立地，绝不会和你走在一块儿，以免彼此心情不愉快，请返告令尊，天九玉凤之事如不放手，总有一天我们会在剑下见真章。咱们走了，不必再打扰我们的行事。你是一个好姑娘，愿你洁身自好，好自为之，珍重了。”

他说话的声音不高，瀑声如雷，洞中的三个人，全未听清，只看到他的举动，男女授受不亲，他的手按在她的肩上，显然两人的感情不平凡。

太叔春鸿缓缓抬头，用她的秀目凝视着他，在捕捉他的眼神。

他似乎浑身一震，突用手遮住她的视线，又道：“不许用这种眼光看我，我不是妖魔鬼怪。”

说完，向老花子一招手，向西南一闪不见。

洞中的如黛，始终没看到山海之王的脸面，只看到他高大雄壮的背影，和头上挽得乱七八糟的发结，等众人一走，她挣开若虹的手，问道：“他们是谁？放开我。”

若虹扶她躺下，说：“高大的人是山海之王。独眼花子一看就知。那美艳的丫头是黑道盟主太叔权之女，叫缥缈春鸿太叔霓裳，功力比她父亲高明百倍，剑法通玄神出鬼没，他三人合流，天下岂无乱，咱们日后如果碰上了，万无幸理。”

太叔春鸿目送两人消失，脚步略一迟疑，幽幽一叹，仍向两人消逝处追去。

“你不是说山海之王曾救过你么？”

“他那时赤身露体，还是野人，纯洁得像张白纸，自无好恶之分，江湖像一个染缸，他既然落入黑道黑缸之中，定然变了，见面不向我下杀手，已是万幸。”

葛如山也点头，说出了违心之论，说：“也许是太叔权老谋深算，让他的女儿以美色笼络山海之王呢。有山海之王助他，白道门人危矣！”

如黛从未见过山海之王，管不了这许多，她替爷爷担心，如果被他们找到家中隐居之处，问题大啦！她说：“叶公于，你是真心助我么？”

叶若虹听得心中一凉，苦笑道：“想不到这些日来，在下豁出生命，甘

冒万险，仍难取信于姑娘。”

“叶公子，两位云天高谊，周如黛不是忘恩负义之徒，但此恩此德，欲报力不从心。

我已是油尽灯枯之人，眼看要踏上黄泉路，今有一不了之请，尚请恩允。”

“姑娘，你怎可生出如此可怕的念头？”

如黛苦笑，摇头道：“事实如此，无可讳言。我卜想走了，这水帘洞中，将是我埋骨之所。我死后，请在江湖留意访寻，如果发现百花谷的姐妹，请将我的死讯告诉她们，请她们告诉我爷爷，或者转告符老前辈的夫人，桃花仙子韩香君，希望她们走一趟武当，取回我的龙犀剑，与我的骸骨。同葬在太白山庄荒墟之中，则我死瞑目，九泉下多感两位盛情。”她一面说，珠泪滚滚而下。

叶若虹只觉一阵心酸，对姑娘更为爱怜，情不自禁将她挽入怀中，咽哽着说：“周姑娘，你何苦自虐如是？三年多了，岁月漫漫，你该节哀珍惜……”

如黛已听出他话中之意，突然面色一冷，目闪寒芒，厉声道：“放下我！”

若虹一惊，将话咽回口中，慌不迭将她放下。

如黛心中一软，说：“世事茫茫，人死如灯灭；自古以来，无数英雄豪杰，而今安在？荒坟野岭之下，无数枯骨日渐化泥，谁知他们生前是什么风云人物？我对生死二字一无留恋，此心已成枯木死灰，唯有一口气在，魂魄将永随先夫于九泉之下，叶公子，你对先夫生前行事，有何意见？”

若虹沉吟良久，未敢递答，颤颤着说：“华大侠技绝天人，嫉恶如仇……在下与华大侠素昧平生，不敢逐下定论。”

“那就够了。他不仅是个一代奇才，对所爱的人，用情之真挚，足以令我为他粉身碎骨，可是我仍然偷生人世，冥冥中，我直觉地感到他没死，仍活在世间。不！活在我的心中，在我的身旁，所以我不忍遂死；也许有一天，他出现在我身边……”

“周姑娘，你……”

“别叫我周姑娘，我是神剑伽蓝的遗孀，一个极幸而又不幸的未亡人。”

“公子爷，让华夫人静一静，也许她已经到了回光返照的地步了。”葛如山神色紧张地轻叫。

如黛淡淡一笑，说：“叶公子，你答应替我传信么？”

若虹转过脸，轻身说：“我答应，这一生中，我将为你奔波，毫不迟疑。”

如黛伸出瘦骨嶙峋的右手，轻按住他的掌背，说：“我自小上无兄姐，下无弟妹，你能视我为妹么？”

若虹反手握住她的小手，心潮一阵激动，虎掌微颤，转首凝视着她，沉重地说：“我将以你为荣，贤妹，区区此心，天日可表。”

如黛含泪微笑，说：“大哥，九泉之下，我会感谢你的情谊。天色不早，你该走了。”

若虹取出三颗丹丸，强塞入她口中，正色说：“小妹，你认为大哥舍得将你丢下么？你太小看大哥了，咱们准备走？剑树刀山也得闯。”

姑娘吞下丹丸，摇头苦笑道：“我支持不会太久了，别管我，免得带累了……”

若虹剑眉一轩，突然抓起她的双肩，提至胸前，声色俱厉地叫：“小妹，

你放明白些，你该振作起来，你死不了。哀莫大于心死，心死万念俱灰，生机即绝，大罗金仙也救你不了。你说过，妹夫在你的感觉中并未死去，你该寄望在未来重逢的一天。说：说你要活下去，不然我要将你的鬼念头，从你的躯体中撵跑。”

如黛被他的语言所震，吸入一口气，说：“大哥，我听你的。”

若虹将她放下，命葛如山送来两只烤鸟儿，递一个给她，自己一面吃一面说：“如果碧眼行者无能为力，我可以将你带返金陵，我姐夫可能会解阴司恶煞的奇异制脉手法。”

如黛摇头道：“到金陵太过显目，大哥，请走剑阁入川，越川到达云南，龙吟尊者老前辈已修至金刚不坏法身，定会化解阴司恶煞的歹毒手法。”

“龙吟尊者老前辈在云南？”

“是的，和我爷爷在一块儿。”

“好！咱们这就走剑阁入川。”

葛如山突然接口道：“白天里无可遁形，咱们晚上赶路出山，由这儿往北，可到华山，往南，可到汉水，只消小心在商州避过众人耳目，便可溯汉水直抵汉中，走南栈道人川。”

“也好！咱们先准备吃食之物。”

且按下他们准备上道的事。

在贵州进入湖广的官道中，一行客商的车队，正向湖广急行，经过玉屏附近的官道。

他们一群人中，赫然有井木犴高一鸣在。他们是百花谷一行人。

在她们之后十来里，五乘山轿和十来匹健马，驼载着十来名面貌平常的男女老少；马包中沉甸甸，像是专跑山区做买卖的客商队伍。

他们在黑道门人大闹长安九真观的半月后，得到了九天玉凤被武当擒获的消息，便束装就道，向武当急赶。

先前一行人，是百花教主百花谷的众人和十二星宿，哭书生梁毓青自然在内，可是没有方碧芸姑娘。

后一群人，赫然是龙吟尊者和武林三杰，他们也被这事所震惊，终于不得了出山了。

消息是方夫人所供给的，她在江湖中散布有眼线。

为了自身的安全，百花谷不得不在江湖中布下眼线，监视着江湖的动静，她们再不想踏当年的复辙，任人宰割啦！当武当弟子大批出动之时，百花谷的人已经注意上了，消息以信鸽传播，终于得到了九天玉凤被掳的消息。

太白山庄事了，武林三杰与龙吟尊者，全都隐入边荒，到达滇边隐修。因为方姑娘碧芸，四老仍和百花谷互通消息。龙吟尊者和四海狂客姜涛，在下肢装了两条木腿，由于他两人功力奇高，已可藉假腿行动自如。

方姑娘深匿百花谷小阁，发誓在阁中自生自灭。阁名“思云”她将自己闭锁在内，整日沉缅于悲哀之中。

龙吟尊者与四海狂客曾亲临百花谷，劝姑娘不必自苦过甚，过些正常人的生活。可是她绝不让步，反而请求尊者为她剃度，落发出家，要拜在尊者门下。

尊者道行甚高，他直觉地感到爱徒并未死去，虽然他曾眼看爱徒投于烈火熊熊之中。

看爱徒天庭饱满，祖上三代清白传家，行医活人无算，无阴德可伤，

绝不是短命横死之人。再看两位姑娘，更无薄命克夫之象。他劝两位姑娘节哀，肯定地告诉她们，华逸云绝不是横死之人，他会有一天重现世间。

其实他老人家也全凭预感而言，爱徒是否真在世间，他也毫无把握地认定；事实上，一人在神智昏迷定时，投入烈火之中，生还的希望确是太渺茫了。

他无法说服碧芸，只好传她练伽蓝禅功的心法，命她在阁中苦练，不可多生他念，静待机缘。

至于点苍华家，他一家人未受到外界干扰，自从得知逸云已替方家报了大仇，逸云也葬身火海，一家子皆以有这种子孙为荣。

九天玉凤一年中，必返回华家侍奉翁姑十天半月，以尽长孙媳之体。华如峰父子，对如黛疼爱有加；可是每一次返家，一家子都哀痛逾但，更增姑娘心灵的重荷。

甘家兄妹，已在一年前将镖局歇了，不再在江湖玩命，一家子安居家园，不问江湖世事。

美红线甘凤，自从得知逸云的噩耗后，大病经年，她在年前上白玉峰下的云楼庵，带发修行。据云楼庵的老姑子说，甘凤尘缘未了，不是佛门弟子，看她耽上三年五载，等心中六贼已去，方能替你落发剃度。

百花谷如黛被擒的消息传到，连龙吟尊者修为那么精深的人，也动了无名。是的，确是说来令人难以置信，武当崛起武林，为期极暂，但门人众多，已成为白道的名门大派主流，怎会倾力对付一个女娃儿，传出江湖岂不骇人听闻？

经尊者一再考虑，最后决定上武当山要人。方夫人在江湖伏有眼线，就由她们先行，老和尚和武林三杰一家子在后跟进，分两批相距十来里，隐起形迹，浩浩荡荡直奔湖广武当山。

回头且表表山海之王和老花子。他俩在山区搜索了三天，凭山海之王在丛林荒岭猎兽经验，确是发现了人迹，证明这些家伙并未远离山区，仍在这一带匿伏。

同时，他们也发现缥缈春鸿，这女人独自赶来了，她是追踪山海之王来的。

这老处女自与山海之王石顶拆了四招之后，不知怎地，一闭上眼，山海之王的形影，就会在她脑海之涌现，挥之不去，她心中十分混乱，只有一个念头，就是要追随着他，即使看上一眼，也比胡思乱想好些。老处女春心动矣！

这种怪女人，一生中极少动真感情，假如动了，那将是世上最痴最真挚的感情，固然珍贵难得，但也极为可怕，如果因爱成恨，那将不止怕而已，像是一座复活了的火山，随时皆有爆炸的可能。

山海之王早已发现了她，也许是惶惶相惜，也许是妞儿确有值得他珍惜之处，所以没出面赶她走。

他把妞儿的行踪指给老花子看。老花于是个磊落的江湖奇人，恩怨分明，是非分得极清，他告诉山海之王，那妞儿确不是坏人，与她父亲的行径相去十万八千里，用不着管她。

山海之王也认为不管她比较好些，除非她向他递剑，他不会主动地找她，让她跟着并无大碍。

在第四天一早，妞儿终于忍不住了，突在石门顶端现身，被山海之王

豪不客气地要撵她走，她的心几乎因此而碎。

山海之王和老花子向西南急射，半途折回，不久便到了第一次发现仙海人屠激斗全真子之地。

那烤獐之旁，倒毙了一头猛虎，还有四头巨狼，大概是吃了烤獐子，一一中毒而毙。

两人翻动兽尸，山海之王说：“好厉害，这害人的毒药。这几个与仙海人屠激斗之人，也定然不是好东西。”

“如果是好东西，还用得着化装易容？”老花子答。

“你确是发现死在林中那人，是经过化装易容的么？”

“他逃不过老花子的法眼。那家伙看去像中年人，事实上已有近百年纪。可惜？未发现他身上藏有杂物，不然倒可猜出他的身份。”

山海之王一面听，一面用目光盯视南山脊上的小道，脸上现出略带阴险的微笑。

老花子转首顺他的目光看去，哼了一声道：“他们来了，我也明白了。”

“明白什么？”山海之王不经意的问。

“林中被金枪贯死的人，是武当的老道。”

“怎见得？”

“我是这般猜测，不会相去太远。牛鼻子狡奸似鬼，用金蝉脱壳将人带走，命全真子化装成猎户，携带俘虏抄小道绕过河南府下湖广，以掩人耳目。”

“理由不充分哩？老丈。”

“八九不离十，我推断不错，这两个老不死的赶来，就是最明显的证据。”

“也许是追赶太叔权的呢？”

“太叔权已走浙川回桐柏山，追谁？咱们现不现身？”

“我得斗一斗武当元老，老丈，他们是武当的第三代元老耆宿么？”

“是的，了不起的武林绝顶高手，剑道通玄，罡气天下无敌，据说可距三丈外隔纸溶金。”

“咱们迎面截住，看我斗他一斗。”

“老弟，让我先套他们的口气。要打，动手要速战速决，后面定然有大批高手赶来，这两个老鬼赶在前面哪！”

五里外山脊小道中，两条红色身形，正以流星飞矢似的轻功身法，向山下飞掠而来，身法极为轻灵飘逸。

十一

山海之王与独眼狂乞，发现了武当派来了大援，便决定先套他们的口风，再由山海之王斗一斗武当的元老。两人便向路中一飘，并肩而立，堵住了小路，存心生事。

两条红影宛若星飞电闪，像是破空飞降，渐来渐近，显然他们已发现了山海之王和老花子。

“好俊的轻功，谁相信他们是跛子？”老花子脱口赞。

山海之王也不住点头，道：“冉冉举步，身形飘逸，有点像缩地之术；

这两个牛鼻子，将是我在中原所遇到的第一劲敌。”

“老弟，以一敌二，你能否胜任？”

“大概无妨。”

“我不成，千万别寄望我。”

“请放心。可惜他们只来两个，还有一个为何不来。”

“可能留在后面，率领其他门人。”

两条红影飘然而降，接近至十余丈了。

山海之王拖着木棍，大刺刺地迎面一支，大喝道：“道爷，好俊的轻功。站住啦！”

咱们有交易。”

两红影直欺近至一丈内，身形倏止，立地生根，丝纹不动，凛凛微风，带得尘土四面飘扬。

两人并肩而立，一式儿打扮，九梁冠，金灿大红道袍，背上系着长剑，左手支着一条纓节密布，形态古奇的山藤杖。原来是琼台观跛足三圣，老二昊崇，老三昊水。他们跛了左足，竟然有如许高深的造诣，确是不简单。

两老道面貌并不惊人，鬓脚洁白如银，满脸皱纹，只是色泽红润，没有枯燥迹象，眉白如雪，鼻直口方，三络银须垂胸飘拂，身材修长。乍看去，端的仙风道骨，飘飘然有神仙之概，全无凶狠之气外露。

“道长请了，独限狂乞邝昭，问候两位前辈道安。”老花子收了狂态，向前抱拳行礼。

两老道淡淡一笑，回了一稽首，左首的老二昊崇含笑道：“邱施主多礼了，贵帮子弟一向可好？”

“托仙长洪福，倒还过得去，多承动问。”

“邝施主的朋友，可是山海之王？”老道向山海之王举手虚抬，含笑问。

山海之王看老道态度十分友好，也就不再故意作态，颌首为礼说：“在下正是山海之王。山野之人，名号见笑大方，道长休怪。”

两老道神目如电，着实打量了他好半晌，心中暗暗称奇，这小后生除了身材雄伟唬人之外，并无异处，除了孔武有力之外，又有什么了不起？凭他，能在两招之下，将武当掌门的九梁冠一剑贯穿？未免太不可思议了。论年岁，了不起二十四五岁，即使从娘胎里开始练，也不过二十来年火候，能强到那儿去？

二圣昊崇不住颌首，说：“施主绰号山海之王，是姓山名海？”

“可以这么说，姓名无关宏旨，反正知道就成。道长可是人称琼台观三圣之一？”

“贫道昊崇，排行第二。贫道无德无能，可不敢妄称圣字，施主请勿乱叫。”

“在下自己也不配称王，称圣又有何不可？哈哈！代之下无圣人，就因为圣人太多了，大家都是圣人，故而都不好意思也不愿意加上圣号。咱们今天王圣都有，无伤大雅，幸遇幸遇。”山海之王不好意思地笑。

两老道修养到家，没生气，三圣昊水反而笑道：“施主骂得好。俗语道：‘名利二字，误尽天下苍生’；咱们都是被虚名所误之人，该鼓掌再三以示哀悼，哈哈！”他果然鼓掌大笑。

四个疯子全都鼓掌大笑，莫名其妙！

笑完，二圣昊崇说：“咱们言归正传，该谈交易了。”

独眼狂乞敛去笑容，说：“两位前辈是为九天玉凤而来么？”

“彼此彼此，心照不宣。”二圣答。

“前辈乃是道基近仙之人缘何竟管这大损门风之事？晚辈愚露，尚请明示。”

“一句话，箭在弦上，不得不发；贫道既然是武当门人，岂能置身事外，施主明人，当能谅我。”

“那是你我的不幸。”山海之王接口。

“施主一言道破，一针见血，确是由衷之言。”昊水接口。

“前辈已无挽回的余地么？”老花子沉重地问。

昊崇摇头苦笑，道：“势成骑虎，欲下不能。两位可曾见到敝师侄的行踪？”

老花子淡淡一笑，问：“是全真子道长么？”

“正是。”

“就在此山中，林深不知处。”

“仙海人屠施主可曾遇到了？”

“晚辈与山海之王正在找他。”

“施主目下如何打算？”

“救九天玉凤。”山海之王斩钉截铁地说。

“贫道已无第二条路可走了。”昊崇换口气说。

“前辈所指为何？”老花子问。

“请施主们离开山区。”二圣昊崇紧定地沉声答。

山海之王也淡淡一笑，说：“在下也没有第二条路可走了。”

“施主要走哪一条路？”昊崇冷然问。

“请两位道长离开山区转回武当。”山海之王语声更冷。“呵呵？你我走的都只有一条路，已无他途。”

“哈哈！是的只有一条道路了，譬如双方皆已到了百丈悬岩间的小道中段，谁也不愿后退，只好看谁本领高强，能够走完这条道路了。”三圣昊水大笑着说。

“道长一语道破，快哉！请教，道长是一个一个走呢？抑或以二对一？”山海之王泰然问。

“二比二，谁也不占便宜，你我皆是薄有虚名之人，用不着倚多为胜。”

“不，邝前辈与贵派门下间有交往，此事亦与你无关，我山海之王要以双拳创基业，一手揽了这档子闲事。两位，你们可以二比一，山海之王求领教武当绝学；在下如果落败，假使不死，自然拍腿走路。”

“少年人，你不是太狂了些？”

“狂者进取，乃是少年的本性。”

“壮哉？但贫道不能答应你。”

“为何？”

“在此山逗留之人，皆算一份，此其一。贫道不能逾礼，以二打一，世人将会讥笑贫道以大欺小，以众击寡，大损贫道脸面，此其二。”

蓦得排色身影一闪，林中飞出一头大鸟，不！不是鸟，是人，是缥缈春鸿太叔霓裳。

人未到，声已先至：“本姑娘算一份，邝前辈退！”

老花子哈哈一笑，说：“独眼狂乞岂是退后之人，丫头，没你的事。”

缥缈春鸿身形倏止，冲老花子明媚地一笑，说：“邝前辈，别忘了我才是正主儿。”

三圣昊永跨前一步，稽首道：“无量寿佛，女施主轻功已登峰造极，修为深厚，可喜可贺，请教施主尊姓？”

“小女子太叔霓裳，名不见经传，道长幸勿见笑。”

“少说好说，原来是黑道太叔盟主的千金，贫道失敬了，久仰久仰。施主既是这儿的正主儿，来得正好。”

缥缈春鸿向山海之王嫣然一笑说：“山海之王，是你先动手呢，抑或由我先上？”

山海之王直皱眉，不悦地说：“你走开，我的事不要你参与。”

“别生气好不，这是我的事。”姑娘幽幽地说。

“去你的！你不走，要干么？”

“不理你，我办我的事。”姑娘也气呼呼地叫，一声龙吟，光华如电，宝剑出鞘，向三圣昊永叫：“老朽，你上！”

光华突化千道彩虹，幻成一道剑幕，奇急地向前罩去。三圣昊永一声长笑，不撤剑扬了扬腾杖，说：“你也够狂，请！”姑娘心里不愉快，上手便用杀着，将礼数虚招全免了，立即展开抢攻。

三圣昊永火起，一声叱喝，山藤杖立化千百道褐影，影闪不避以攻还攻，楔入剑影之中。

罡风怒发，劲发迸爆，响起一连串的气流撕裂声，人不乍闪，倏隐倏现，两盘旋之后，“铮”一声龙吟激射五丈外，人影倏分。

姑娘飘退丈外，声色凛然，眼观鼻鼻观心，轻吸一口气，宝剑徐扬，左足徐徐向前踏出。

三圣昊永退了八尺，声色冷峻，山藤杖近尾半尺处的一道剑痕深入半寸。他也徐徐举杖，冷冰冰地说：“你练有八成门绝学无量神罡，丫头，大姥仙婆与你有何渊源？”

“乃是家师。”姑娘垂下剑正色道，答完重新扬剑，纤足向前徐滑，飘然欺近。

老道也向前飘，一面说：“贫道的太清神罡逢到对手了，可惜你火候不纯，这儿将是你埋骨之地。”

“你说早了些，着！”姑娘随叱喝声前扑。

两人再次交手，罡气尖锐刺耳人影飘摇，各展绝学，奇险奇猛的招式，如长江大河滚波而出，地下的短草砂石，被罡风刮得八方激射，棋逢敌手；端的是一场武林罕见的凶狠激斗。两人由侵转快，狂攻猛抢终于人影模糊，招式难分了。

二圣略一打量，知道师弟已取得优势，百十招后，妞儿将后力不继，势难支持。他向山海之王咧嘴一笑，说：“少年人，你也别闲着。”

山海之王冷眼看姑娘着着抢攻，知道她心中不愉快，老毛病又犯了，这怎成？

练气之人，戒之在躁。不论僧俗道三家，挥攻玄攻气攻本是一脉相承，外功以打煞，内功以养蓄练气为主，内外皆修的人，易练难精，精则可臻金刚不坏法体，真想成为武林高手，必须内外参修，等展修为有成，交手时功深者胜，不高明的二流人物，可以凭机智和经验创造奇迹。双方功力到家，任如高明的护体神功皆不足恃，以少林遥宝菩提掸功而言，练成固可反震外

力，外魔不侵，发则可碎至碑石，甚至可化铁容金。假使认为这可以不怕任何奇了，那就错啦！如果遇上具有同样修为的对手，两强相遇，功高者胜，对方同样可用神功将禅功击散，制其死命。所以唯一取胜之道，就是临敌蓄劲，久斗则在能否养气，胜利必操诸于能六合归一的一方。

三圣练的是太清神禅，他三人是以条僵死的左腿换来的成就，两甲子的修为自不等闲，如果不是一腿不便，他三人足以横行天下。

姑娘也练的是玄门绝学无量神罡，正是两雄并立，功高者胜。她毕竟是女人，先天不足，修为也为期过短，久斗下去，她怎么能幸免？

山海之王一看她放手枪攻，知道要糟，本想将她换下，二圣已向他叫阵了。

他单手持棍，大踏步欺近，说：“老道，你用剑呢，抑或是用山藤杖？”

老道淡淡一笑，说：“山藤杖足矣够矣：你也是棍，正好。”

山海之王傲然一笑，徐徐举棍道：“老道，咱们先拼三棒，别往下拖，一记还一记，公平交易，可好？”

老道心是暗恼，看这小子年纪轻轻，竟要和他硬拼，岂不笑话？未免太不知自量了，瞧不起嘛！他怎能不恼？便呵呵大笑道：“妙极！许久未与高手松松筋骨，真该试试这把老骨头，是否禁得起松了。年轻人，你先攻一棒。”

“接着！”山海之王叱喝，一记“沉香劈山”斜劈而下，棍出如电闪，无声无息一闪即至。

老道沉喝一声，山藤杖一记“罡风扫云”斜掠上迎，急逾星火，罡风乍起。

“啪”一声巨响，如山力道相接，兵一刃弹，两人脚下同时现出寸深的数个履痕；老道下面有四个，山海之王有两个；一招硬拼，优劣立判，但相差不太多。老道的左足印稍浅，右足印深有两寸，可见他的左足，仍然可以用劲，只是不太灵光而已。

“该你了，老道。”山海之王叫。

老道心中一栗，大吼一声，也来一记“沉香劈山”。

山海之王贯双掌，也还他一记“罡风扫云”。

三攻三接，算起来连出六招。山海之王迫进了三步；老道退出了地盘，额上青筋跳动，两串大汗流下了胸襟。

山海之王脸上微现汗迹，他豪气万丈地叫：“老道，你是在下到中原所遇的第一高手，打！”

这次又是另一番光景，两条棍天矫如龙，狂野地飞舞纠缠，分不出招式，看不清人影，每一棍都危机一发，寸寸生险，生死在须臾之间，十丈内都有两人飞腾扑击的身影，罡风刮起尘埃，像是走石飞沙，声势之雄，令人骇然变色。

山海之王逐步迫进，勇悍如狂狮，只十余招迫攻，便将两道迫到三丈外去了。

二圣昊崇心中暗暗叫苦，对方棍上传来的神奇劲道，似乎乍寒乍热，愈来愈凶猛，逐渐迫近他的护身太清神罡，进抵一尺之内了，罡气已呈不稳定之象，支持不久，对方的神奇劲道，可望迫近肌肤了。

他想拔剑，用剑法制敌，可是已没有了机会，拔不得。高手过招，生死在瞬息之间，他如果想拔剑，必将自陷危局，何况对方的棍势绵绵如江河

下泻，想稍闪两招也力不从心，他仅能化招，攻招愈来愈少。

另一面，太叔霓裳攻了十余招，已到了强弩之末，老道的山藤杖，已将她困住了，三圣的山藤杖长有五尺余，杖中夹有棍招，枪乃艺中之王，势如生龙活虎，虚虚实实，奇正相生，出如雷霆，锐不可当，凶猛之势难以招架，深得六封六闭进手八诀的神髓，一阵狠攻，把姑娘迫得退出五丈有余，岌岌可危。

一般说来，论轻灵飘逸，剑居魁首；但如论凶猛，棍则占尽便宜；加以姑娘的剑虽是吹毛可断，削金切玉的神物，却无法将山藤杖击毁。三圣自第一招小觑了姑娘，失手被砍了一道剑痕之后，再也不上当了，进手八诀中，以点答为主，吞吐间捷逾电闪，猛攻姑娘浑身除两乳下阴外的各处大穴，控制了全局。

姑娘浑身汗出如番，性命只在呼吸间了，绝顶高手拼命，一招一落实，招招要人性命，绝无虚着取巧；二十招一过，双方的真力耗损很差不多了，愈往后愈凶险，危机一发，一招出手，大有不是你死就是我活之概。

是的，胜负将判了，危机来了！

姑娘一招“画龙点睛”由杖圈内抢入，剑化两道谈影急射而进，志在必得，声势汹汹。

老道冷哼一声，右足后撤，身形下挫，左掌一摊，山藤杖贴掌吐出，攻向姑娘下盘，同时沉喝：“起！”

姑娘怎能不起？这招有点像“灵猫戏鼠”，十分歹毒辛辣，而且如果用上后二诀“挑冲”，乖乖：女孩子怎受得了？老道出声沉喝，就是避免忌讳，警告对方要避我这一招，如果不避，可不能怨我歹毒下流，大家难堪。

姑娘别无他途，人如怒鹰振翅而起，也像随风飘起一朵绯色彩云，向左上方腾起一丈，柳腰儿一扭，突然转折下扑，一招“金虹入地”身剑合一急射而下。

老道反而身形放慢，哈哈一声朗笑，抬起身躯，待剑近顶门不远，突然单手抡杖，在笑声中拂出，喝道：“撒手！”

“铮”一声龙吟，杖扫中剑脊，姑娘像一只彩蝶儿，飘射丈外，但剑并未撒手。

老道如影附形一闪而至，喝声已到：“有两手儿，照打！”杖又挥到脚下了。

姑娘感到手腕酸麻，怎敢再接，手足同展，斜飘丈余，看去她轻灵飘逸，其实快极。

老道行动如风，迅捷绝伦，已抢先一步折向闪到，叫道：“我不信你能永远不下来。”

姑娘蓦地一咬牙，“唰”一声一剑挥出。

剑鸣再发，杖剑再次相交，姑娘只感到整条膀子如遭巨锤所击，宝剑几乎脱手。她得一击之力，身形再现，但转动已不见灵活了。

老道狂笑一声，跟踪追到，山藤杖已指向姑娘肋下，端的快极，身动叫声已至：“你认命了！”

姑娘已无法运剑，除了认命又有何办法？她一翘柳腰，左手剑诀变掌，一掌拍向山藤杖。

同一瞬间，老花子已经抢到，乌竹杖拦腰便扫，叫道：“还有我呢！”

三圣昊永冷哼一声，左手现掌向老花子一拿横拍，右手杖略一沉，够

不上姑娘的腰肋，可击中了她的左胯骨外侧；要不是姑娘那一掌消去不少劲道，这一杖准会把她整个左胯击碎飞走。

“噗嗤”一声罡气撕裂声响起，姑娘“嗯”了一声，向外一飘，单足点地，腿一软，立时跌倒。

老花子身躯突然向挫退。似有一股无穷的无形推力，将他连人带杖震退丈二左右，脸上变了颜色，他差得太远了，一掌虚击也禁受不起。

老道身形急进，山藤杖突向姑娘右肩井上点去。

姑娘胯骨已受到致命损伤，人跌倒剑亦坠地，罡气散逸，浑身力道已失，怎能避开？眼看不死也将成残废。老道不知她罡气已散，仍全力点到，必将洞穿肩井，那还会有命在？

眼看惨剧已生，杖到命断，蓦地一根山藤杖破空飞至，快逾电闪，“啪”一声脆响，击中老道的杖身，奇大的冲力，将老道展得横飘三尺，杖身亦同时后撤，一杖落空，在九死一生中，救了姑娘一命。

老道大惊失色，身形一挫，看着地下的山藤杖发怔，脸色全变了。耳畔，传来山海之王奇冷的语音。

“不可妄动，不然你将后悔。”

老道缓缓抬头，杖尾仍指向挣起上身，脸如白纸的姑娘，只消跨进一步，便可教她死一百次，这一步太简易了，可是他并不敢踏出。

他看清了五丈外的景况，不敢妄动了。

那儿，山海之王的木棍，正点在二圣昊崇的胸前七坎大穴上，随时有要他老命的可能。昊崇的脸色成了灰白，浑身大汗淋漓，脸上布满了豆大汗珠，随着两太阳的暴起青筋跳动，一颗颗向下震落。

二圣虽屹立如山，但胸前急剧地起伏，显然真力虚脱，快支持不住了。他的山藤杖已经不见，不用猜，刚才袭来的那一根，定然是他的啦：

三圣心中一寒，手中山藤杖颓然垂下了。他沉声问：“阁下意欲何为？”

山海之王泛起他那奇特的微笑，说：“一命换一命，再做一次交易。”

被制的二圣突然虚弱地叫：“带那丫头走，师弟，可用来胁迫太叔权放手。”

山海之王并未制止他说话，接口道：“走得了么？别枉费心力了，不是在下夸口，即使你单身逃命，十里之内，我可让你先走百丈。要是带着一个人，你逃不出两里外，不信可以试试。”

三圣杖指缥缈春鸿，厉声向山海之王道：“你与太叔权是一伙？”

“废话，要是同伙，你武当门下早该全死在石龙谷河床，你明知故问么？”

“那你为何护她？”

“她为人不坏，不像你武当门下卑鄙龌龊。离开她十丈外，”

“你先放人。”三圣顽固地说。

山海之王冷哼一声，厉声道：“换不换在你，那丫头的死活与在下无关。山海之王一言九鼎，不像你们这些反复小人。我给你三声思索的余暇，三声一落，我先宰了这一个，再宰你并未为晚。”说完，突然大吼：“一！”

三圣插好山藤杖，一声龙吟，寒芒夺目的长剑出鞘，沉步向山海之王叫：“你，咱们决一死战。”

山海之王等他走近，方收回棍，晃身一闪，鬼魅似的反欺在三圣身后，障住了姑娘，徐徐举棍道：“在下劝你先保元气，你的师兄已经力尽，且先调息片刻再说。你两人如果同上，斗我的木棍势均力敌，如果我用神剑，你

们逃命的机会不多。”

二圣突然坐下，叫道：“师弟，等会儿，为我护法。”

三圣只好后退，仗剑在师兄的身旁守护，眼中射出怨毒的寒芒，死盯着山海之王。

山海之王徐徐后退，到了姑娘身旁，轻声问：“姑娘，可要在下效劳？伤在何处？重么？”

一连串的轻问，把太叔霓裳感动得浑身颤抖，强压住心神，颤声说：“我……我不行了。”

“伤在那儿？”

“左胯骨可能碎了，左边身躯麻木，山海之王，你走吧！他们大援将到，别管我，你双掌难敌四手。”

山海之王沉声道：“你把我看成何许人？哼！”

姑娘惨然摇头，说：“我没有其他意思，我即使不死亦成残废，但你必须珍惜万金之躯，”

“你再废话，我可要点你的哑穴。”

山海之王向老花子招手，说：“老丈，你有伤药么？”

老花子走近，摇头道：“我的伤药无济于事，老道用罡气将她击伤，肉腐骨裂，可能经脉内腑皆有损害，如无少林的八宝紫金命丹，恐怕正应了她的话，不死也将成残废。”

“人参可以么？”山海之王问。

“可以，但须五百年以上，方可保得性命。”

山海之王解下背上包里，在地上打开，里面有两个包，一个是金毛吼的，他打开自己的一个，取出肃王二世子所赠的一根人参。

“好宝贝！确有五百年，这是长白人参，老弟，你在哪儿得来的？”

“兰州肃王二世子送的，我送了他一颗天蝎珠回报。”

“老天！你竟用天蝎珠换这鬼玩意？真傻！”老花子叫。

“不是傻，这是人情，如果你当时在场，也会认为我该送他。”他将人参递给姑娘，说：“吞下，我另给你一种奇药，或许可以救你。”

老花子送上水壶，姑娘热泪盈眶，连声向两人道谢，将一条已具人形的人参吞下腹中。

山海之王探包取出他的小玉瓶，递一包给她，说：“这是可解百毒的圣药，可令伤口迅速愈合，是否于内伤有效，不敢希冀。但我曾试过，在兰州被大印掌和摧心毒掌暗算，曾服下这药，希望能对你有用。”

“谢谢你，山海之王。”姑娘接过药包，赶忙吞下。药入腹，如一道雪流，随即散布四肢百脉，流至伤处，疼痛渐止。

山海之王刚将包里背起，修然站起，目中冷电乍闪，玉面生寒，沉声说：“好，你们来了，出来！”

林中人影连闪，出来了拉卜活佛和仙海人屠。

左侧林梢，也现出金光闪闪的人影，那是金鸢赫连西海，他张弓搭箭，正准备下手。

二三两圣，也在这时站起，同时双剑齐举。

一点金芒如金虹横空，射到山海之王身侧。

山海之王凝掌心，突然抄住一枝金尖锦箭。接着“铮铮”两声，将连珠射到的另两枝击飞。箭被击出，方传来破空的狂吼，和霹雳一般的弦声。

仙海人屠突然大吼：“老道，咱们先干掉这祸胎。”

山海之王一脚挑起姑娘的宝剑，丢棍一手抄住，说：“谁前来送死？上！”

金星疾射，三枝金箭连珠而来，射向半坐在地的霹雳春鸿，又狠又准。

老花子一声大啸，一杖崩出。山海之王也同时转身，一把挟起姑娘，向旁一闪。一支金箭被老花子击落，另两枝斜贯入土中，尽羽而没；这家伙的旋力确是唬人。

“咱们先退，等会儿收拾他们。”山海之王低喝。

“往北走！”老花子说。

“你先闯，我断后。”

老花子一声狂笑，向洛南小道飞纵而上。山海之王在后紧跟，一面留意身后，两人瞬即远出五丈外去了。

拉卜活佛不知死活，只道山海之王左手挽着人，动手不便，时机稍纵即逝，迟不得，一声厉吼，身形似电，三两起落便从一侧截到，首先欺近老花子，佛手杖前伸，便待进招。

山海之王一声长啸，相距三丈余，宝剑脱手飞出，光华天矫如龙，电射而去。

拉卜活佛大吃一惊，躲已无及，身形侧倒，佛手杖向光华拼全力砸出。

如果是暗器，或者是掷剑，他这一杖定可将剑打落，甚至击成寸断，可是这是山海之王的真才实学，旷世奇技以气驭剑术，而且剑是神物，可以洞壁穿铜。剑略一偏剑锋，擦过佛手杖，杖应剑立折，光花一闪，仍急射大和尚的脸面。

拉卜活佛修为不等闲，手上一轻便知不妙，千紧万紧，性命要紧，向地面扑倒，连滚五转。

他只感到左颊一凉，颊肉大概丢掉了一大块，腮骨也失去一层，如被万年寒冰击中，眼前金星直冒，乌天黑地。

他狼狈地爬起，伸手一摸脸颊，摸了一手血，颊肉不但不见了，还给他开了另一张圆嘴；原来颊肉太薄，创口已透入口腔了。

三十丈外，山海之王站在小道上，居高临下俯瞰着众人，用凶狠的口吻，以震人肺腑的嗓音说：“破脚牛鼻子，回去好好练，我山海之王要上武当找你，践刚才所订之约，人屠，你三个猪狗且等片刻，我会收拾你们，即使你们会变，也休教我遇上，再见了。”

说完，回身便走，谁也不敢追，刚才的一手已吓破他们的胆了。

拉卜活佛抓了把药散敷上伤口，用手按住，向密林中撒腿便跑。

仙海人屠和金鹫，知道大事不妙，要等山海之王转回，性命难保，马上一打手势，护着拉卜活佛溜啦！

两个老道仰天一欢，扭头便走。二圣昊崇一面说：“师弟，咱们回山，先作万全准备，这少年人可能要到武当闹咱们的山门。”

“师兄，我们三位师兄弟联手斗他，稳操胜券，没有什么可怕，以气御剑没有什么了不起。”三圣吴永口头上仍硬。

“谁也接不下，唯一之策，是以玉简召请五大门派高手助拳，一举歼诛这最大强敌。”

“他们肯来？”

“为了五大门派及武林安全，他们定会来的。”

“九天玉凤……”

“以后再说，叫掌门师侄先派人遍布各地，暗中图之，不必太过紧张。”

“那就快走，迎着师兄再分派人手。”

两人上了山，向商州方向如飞而去。

山海之王与老花子越过两重山，折向右面一座山谷密林之内，到了一座石崖下，将人放下，说：“老丈，你看护着这丫头，我回去收拾他们。”

老花子伸手虚拦，笑道：“不必了，晚了一步啦！”

“不？我非宰了他们不可。”

“哈哈，他们又不是傻子，保证他们已远出五六里外去了，山多林密，往哪儿去追？”

“哼，救不了九天玉凤，我捣毁他武当山的宫观。”

缥缈春鸿半倚在崖壁上，虚弱地说：“山海之王，请问你与九天玉凤有何渊源？”

“你问这话有何用意？”山海之王冷然问。

“如果有渊源，我可请家父放手。”

“毫无渊源。”

“那……你也想要……要她么？”

山海之王俯下身子，指尖儿直点到她鼻尖前，脸色一冷，凶狠地说：“我警告你，不许你胡说八道。九天玉凤何许人我没见过，只知她是神剑伽蓝的遗漏。你们的所为，太不合道义，我看不顺眼，管了这档闲事。是否能使令尊放手，我不在乎，谁碍我的事，我得取他性命。”

“那你为何救我？我本来就碍你的事。”她笑，笑得极媚，毫不在乎他的凶狠。

他站起，冷笑道：“当激斗之时，你若岔出递剑，我将手下绝情，目前你碍不了手脚。我不能见死不救，所以救你，这就是理由，我不和你多说。你能自行走么？我要办正事去了。”

说起伤势，她黛眉锁起啦！愁眉苦脸道：“你要走，请便，我会找处山崖躲上几天，也许会复原，谢谢你的药，更谢谢你临危援手的重生恩情。”

他手伸去扶她，说：“站起来，我看你能否支持。”

手一触她的腰背，她浑身一震，如触电流，幽幽地说：“不必了，左胯骨可能碎了，但我仍可支持，请走吧？”

老花子在一旁直摇头，说：“胯骨是否碎了你自己明白，即使有灵丹妙药，两天内你也休想走动。咱们可不能照顾你，你可找一处山岩古洞休养。这儿猛兽出没无常，更有凶魔匿伏，一切你自己小心注意，稍一大意，后果不堪设想。你是我们的对头，我们的道义之责到此为止，望你珍重。”

姑娘幽幽一叹，点头道：“老前辈，晚辈心领盛情，我会珍重。”

山海之王呼出一口气，突然说：“我守护你三天。”又对老花子说：“咱们先找藏身之处，老丈可在她身边守护，我抽暇搜索山区。”

老花子凝视了他半响，突用传音入密之术沉重地说：“老弟你在自找麻烦。”

“不是从现在开始。”山海之王也用传音入密之术答。

“不能一误再误了，她该能自保。”

“救人须救激，你我虽不敢自命侠义不凡，但断不会有始无终，半途而废，是么？”

“这我知道，可是日后你将给自己带来无穷烦恼。”

“有何烦恼？”

“这……这……她是黑道盟主摄魂魔君太叔权的女儿，唉 2 我该在石龙谷唆使你杀了她。”

“你这人真怪，不是说她在江湖并无恶迹么？”

“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她会为她的父亲作张的，除非你能投身黑道，做太叔权的爪牙，甚至……甚……不说也罢。”

“你把我看扁了，老丈。”

“老弟，你不是个糊涂人，但也不是个心狠手辣的人，烦恼之源在此。咱们走着瞧，走吧！”

山海之王将剑插回姑娘背后的剑鞘，将她捧起，说：“走，先找藏身之地。”

老花子向西顺谷直上分藤，拔草沿一条小溪上溯。这山谷并不大，但古林蔽天，除了小溪左近略有繁茂的草丛外，人行走其中，不见天日，拔枝分柯也不易行走，蛇蚁虫豸见人不惊，大概从没有人到过这一带丛莽之地。

许久，开始发现石山壁崖，找了好半天，方找到一个约三丈深浅的岩穴，其实也不算穴，只算崖下的一处陷壁，倒还干燥，足可容身。岩前林木蔽天，草塞穴口，人躲在里面，又黑又隐秘，真妙。

山海之王将她放下，问：“姑娘，你的行包呢？”

“在商州。”她无可奈何地答。

“麻烦！咱们两个花子谁也不带行囊，你只好睡草堆了。”

他对老花子说：“老丈，请照顾她，我先找些禽兽果腹。小心，我嗅到这一带有猛虎的气味，别认为猛虎不人林，那是骗人的，只是它在草岭中易于猎食，不愿在林中久呆而已。”

“老弟，你在这儿照顾，我去猎食。”老花子向洞外一窜，走了。

山海之王至洞外找了一大堆枯草，做成一个草窝，将缥缈春鸿扶起，说：“委屈些，只有草窝可睡。”

她先前倒也精神奕奕，一到了山海之王手中，却成了愁眉苦脸软弱娇柔的可怜虫啦！

一股劲倚在他身上，说：“天！鬼老道那一杖，下手真重，骨头可能碎了，看来我活不成了。”

他将她侧放在草上说：“你先自己看看，没有药，也许我得带你到华阴或者去商州找郎中。”

她红云上颊，用奇异的眼光凝视着他，他蓦地一震，扭过头粗暴地叫：“别用那种眼光瞪我，闭上你的眼。”

她蓦地伸手，一把扣住他的右肩向下一扳，居然力道奇大，急促地叫：“看着我，说！为何不敢看我？你怕我的目光？”

他将她一推，她向侧掀倒，触到了伤处，发出一声痛苦呻吟。

他急忙将她翻过。说：“抱歉，触到你的伤处了。你的目光使我震撼，也使我迷乱。”

她按住他的虎腕，闭上星眸，幽幽地说：“为什么？请告诉我。”

山海之王在她身边坐下，叹口气说：“我也说不出原因，依稀中，我感到从前曾看到过这种眼神，有两只令我心弦狂振的眼睛，经常在脑际出现，就会感到震撼与迷乱，所以我不希望看到这种眼神。”

“你……你已成家了么？”她颤颤地问。

“不知道，我这一生什么也不知道。”

“怪，你说说你所知道的事吧，”

“没有什么可说的，服药至今已有好些时辰了，不知伤处有何变化？”

“你的药是一种解毒圣品，对内伤骨碎效力不大，倒是人参还有大用。”

“哦，我还有一种丹丸，还剩几颗，你如果敢冒险，可服一颗试试。”

“什么丹丸？”

“我也不知道，可能是极好的药。”

“我信任你。”她改用柔和的目光注视着他。

山海之王在下衣革囊中，取出另一个玉瓶，倒出一颗拇指大的白色丹丸，说：“但愿对你有用。据我所知，即使无助亦不会坏事。”

她不用手接，微笑着掙起上身用樱口去接。

丹丸入腹，一道冷流直下丹田，不消片刻，真气怒涌，疼痛全止，冷流在全身奇经百脉流转，一声喜悦地叫：“是雪参一类圣品。武林的无价至宝，我得救了。”

“能运气么？”

“气机蓬勃，须费些少工夫。可惜：如有人替我用外力疏引伤处淤血，排除经脉中积垢……”

一只大手突然按上了她的左胯骨，她浑身如同触电，血脓贲张，轻嗯了一声。而听他低声说：“运气，我助你。忍住些儿，别叫唤。”

她哪儿是痛？而是有生以来第一次奇异感受，这感受令她神迷意乱。她的感觉中，那是一只魔手，在轻拨她内心深处的那根神秘琴弦，这根琴弦发出令她迷乱的音符，震撼着全身每一根神经，和每一颗细胞。

正迷乱间，山海之王的语音又响：“你的胯骨未碎，幸甚。气走重楼，缓缓下降。”

她凛然而惊，赶忙强按心神，吸人一口气，开始运转先天真气，但她心中仍乱，未免运转得不如意。

“如分神，全力行功。我该揍你，为何用心不专？”

温暖的大手在伤处轻轻地推拿，她不得不排除杂念，全神行功。

不久，她在人我两忘中返回现实，但却不想移动，张星眸向他看去。他闭目垂帘，脸上毫无表情，一无汗迹，像一个石人，只有他的右手，仍在缓缓地移动。

山海之王并不知她已痊愈，仍在静静地行功。她感到心中一阵激动，突然伸手将他的左手挽到唇边，偎近颊旁，轻轻地揉动。

他突然一蹦而起，眼中如见鬼魅，浑身似在颤抖，一步步向后退，嘎声急促地问：“你……你是谁？”

姑娘也惊得一蹦而起，花容失色地问“你……你怎么？”她向他走去。

他用手指着她，说：“别过来，你是谁？”

“我太叔霓裳，你怎么了？”

他只觉心神一懈，神智一清，摇摇头，苦笑道：“没什么，你已可走动，咱们该分手了。”

她幽幽一叹，说：“你将弃我而去么？是为了我的身份是贼女儿么？”

“不是的，我不愿与你相处，你使我迷乱。也许，我以往确有妻子，她们的影相经常在我梦寐中出现，看到你我就会有依稀之感，我得去找她们。”

“我陪你一起走，也许由我身上，可以使你想起她们的一切，对你大有禅益。”

山海之王想了许久，正色说：“你不许用先前那种眼光看我，你办得到？”

“一言为定，我办得到。”

随后他又摇摇头，说：“别提了，咱们还是不要走在同一条路上。”

“为什么？”她已到了他身前，急切地问。

“我要救九天玉凤，你却要擒九天玉凤，说不定咱们还得拔剑相向。而且，坦白告诉你，我不信任任何人。”

“我即派人请爹爹放手，不再管九天玉凤的事。”

人影一闪，老花子扛了头已洗剥干净的小山猪掠入，说：“丫头，你懂得了主：你爹爹能不顾黑道群寇的愿望，放手不管？哼！除非他不做黑道盟主。算了吧，丫头。”

山海之王也说：“这确是实情，最好劝你爹爹放手；不然你我将有一场死斗。”他转身去找枯枝，动手敲火石生火。

姑娘怔在当地，自语道：“我们不会死斗。我要劝说爹爹，不再在黑道中鬼混了，日后如何了局，我多担心啊！”

老花子注视她好半晌，说：“咦！你好了？”

“是的。山海之王给我服了一颗雪参的丹丸，并以内力替我疏通经脉，已经好了九成了。”

老花子摇摇头，惑然地说：“这小伙子由头至脚浑身都是秘密，艺业探如渤海，老花子愈来愈迷糊。”

日影西斜，三人在洞中各自行功养神，准备夜间出动。左壁角下的姑娘，心乱如麻，经过半日来的思索，她决定赶回桐柏山劝阻乃父，再回头找山海之王。

大半天相处，她已无法将他的音容笑貌从心里抹掉。她对他动了真感情，不管他以往的身世如何；为了她后半生的幸福，她绝不能让幸福从指缝中溜走，她要设法伴在他身旁，让他感到需要她作为他的伴侣。

入暮时分，山海之王结束停当，向她淡淡一笑，说：“太叔姑娘，咱们互相珍重。”

你已得剑道神髓，罡气亦将炉火纯青。我承认，你是我未来的一大劲敌，希望我们没有拔剑相向的一天，如果真有那天你我中必有一人溅血五步。别了，请自珍重。”

说完，抱拳一礼，身形乍闪，与老花子隐入林中。

姑娘星眸闪着泪光，木然目送两人背影消失，用只有她自己方可听闻的声音，不住喃喃自语：“珍重，珍重，我会的，我也永不会忘怀你的音容笑貌，直至我踏入坟墓。”

她略一拾夺，懒洋洋地出洞，仰天吸人一口气，却又发出一声深长的失望叹息，绯影一动，凌空上了林梢。

山海之王在上半夜，搜完北面山区，子夜一过，便向南面商州境内山半搜去。

而在下半夜，葛如山身负巨大的背包，和叶若虹向南急走，籍草木掩身，幽灵似的奔向商州。

距洛南三十余里的崇山峻岭中，全真子带着三名门人，在小道左右两

批向南搜，蛇行鹭伏，小心翼翼逐段摸进，翻山越岭搜索而来。

斗转星移，寅牌末，在一座山岗下，葛如山首先发现了到商州的小道。两人一前一后，顺小道右侧的林木蒿草掩身，急急前赶。

两人心中惴惴，时进时停，小心翼翼向前摸索，时而一掠而过。他们心中明白，也许他们正在向枉死城中赶，一步一死亡，一不小心便踏入了坟墓。在所发现的高手中，他们不是任何人的敌手，只消遇上了任何一人，便是一场天大的祸事。

半个更次，他们走了十余里。深山丛莽之中的夜，夜风萧萧，兽吼之声此起彼伏，猫头鹰不住悲啼，这情景，令人毛骨悚然，心惊胆跳。

丛林中其黑如墨，伸手不见五指，阴森可怖，胆小的人寸步难行；两人不怕黑暗和兽类，却怕万物之灵的人，相距八尺一前一后，沿小道旁森林草莽急走。

要不傍着小路走，可能平安离开，他们道路不熟，不得已沿小路向商州赶，可糟透了！

正走间，前面是浮谷间的一个山嘴子，小道绕过山嘴，左右全是参天古林。后面的全真子和三名门下，人多势壮，比他们快得多，不久便快赶了个首尾相连。

全真子功力甚高，已听出前面有极为轻微的足音，突然扣指弹了一响，将同伴召近身边，附耳道：“前面有人，功力不高，去！召你两位师兄来。”

不久，两条人影向前一分，蛇行鹭伏向前急射。全真子领先，向前面有轻微足音处追去。

果然被他发现了两个身影，前面那人还背了个背囊，天太黑，不知是何物件。

全真子不敢接近，恐怕是山海之王和老花子，便招呼三位门人，先跟一段路再说。

林中草深藤密，枯枝落叶极多，人在下面摸索，不发生声响是不可能的，他们在走长途，更不可能声息全无。

葛如山功力也不弱，突然闪在一棵大树之后，叶若虹知道他已有所发现，也闪在树后，附耳问道：“有发现么？”

“糟！后面有人盯住我们了。”葛如山也附耳说。

“你确知是人？也许是野兽哩！”

“黑夜中要是野兽，不逃走亦该扑上来，是人。”

“有几个？”

“恐怕不止三人。”

“咱们……”

“咱们先找地方将华夫人藏起，再引他们走开再拼老命，收拾不了，咱们也可溜走，尔后再回来找人。”

“快！”

两人所藏的大树下，正有一个极深的树洞，葛如山忙将背包藏入洞中，轻轻拨藤掩上。两人向地下一伏，以蛇行之术向前急窜，到了十丈外，方故意一触树枝，再用鼠窜之术，手脚并用赞入藤蔓浓密之处。又进十余丈，突然向树梢揉升，展开绝顶轻功，在林梢绕过了山嘴，投入另一处山坳密林之中。

全真子是个老江湖，但因为心有所忌，不敢太过迫近，恐着了道儿。

葛如山是个真正的江湖人，玩的花样果把老道蒙住了，人向下一伏，老道立即停步，十余步外树枝一响，老道疑神疑鬼，不见人走动，难道又来了人？

直等到林梢枝叶略现晃动，老道才知可能上当了，但相距已在二十余丈外，视线力不能及了。

“快追！这两个家伙狡猾得紧。”全真子急叫。

“师叔，我由树上走。”一名门人叫，“大鹏展翅”再变“怒隼穿林”，在枝叶间穿上树杆，好精纯的“八禽身法”！

四个人向枝叶层动处急扑，身法如电。

树顶上老道冒上林梢，两条黑影已在三十丈外，刚绕过山嘴。他急叫：“他们绕过山嘴了，快追！”

下面的全真子猛地腾空上升，四个人全速飞掠。到了山嘴顶端，三十余丈外两条模糊的谈影，正扑入山坳密林，一晃不见。

全真子沉声喝：“他们背上有东西，并肩搜。”

四人左右一分，急如星飞电射，向淡淡黑影急追，也从隐没处隐入林中。

葛如山就是要将他们引离，两人乍升乍沉，左绕右转，不时在折向之前弄响枯枝。

绕了三处山坳。双方距离终于拉近至十余丈了。这种奇妙的折向诱迹法，仍无法将老道们甩掉，葛如山心中暗暗叫苦。刚折过一处山脊，前面竟然是一座矮林，四面却是蒿草形成的山坡。

葛如山叫苦道：“糟了！公子爷，你先走，我挡一阵。”

“不……”

“快！两人走不了，人更无法救了，别管我。”

“如山，保重！”声落，人已扑向山坡下密林。

葛如山回身站在草丛中，向下一蹲，他手上已折了一把短树枝，将铜人置在膝旁，突然沉喝：“打！打！打！”声出，树枝并未出手。

全真子追得最快，远远地已看清前面的形势，他低喝：“分两面抄出，堵住四面矮草山坡，迫他们遁入矮林，他们跑不了。”四人还未散，喝打声已到，便向左右一分；稍一留心戒备，叶若虹已经远出二十丈外，果然奔向矮林。

全真子并没听清是葛如山的口音，他叫：“追，先因住前面的人。”

三名门下身形再起，左右急射。

葛如山左右手两面分扔，树枝脱手飞出。

“哎……”右面一名老道一声惊叫：“砰”一声倒地。另两人躲过树枝，向前飘掠。

全真子吼一声，撒下了宝剑，运罡气护身，身剑合一扑向葛如山隐身之处。

葛如山已知道是全真子，知道要糟，但不得不在死中求活，心手中树枝急射而出，身形暴起，抄起了铜人。

树枝一近老道身前，全被剑气震落，寒芒破空射到。葛如山一声不吭，身形右闪，旋身避剑，铜人荡起风雷，“泰山压顶”迎头便砸。

葛如山的铜人，只此一家，别无分号，全真子一看便知，火速收剑向右急飘，急叫：“你是葛如山？”

葛如山可不能装迷糊了，也飘退一旁，行礼道：“小可正是如山，阁下

是……”他装成不知老道辈份的模祥。

“我全真子天虹，入林那人可是若虹？”

“正是少公子。道长万安。”

“唤他出来。”

“小可不知他到了哪儿去了。”

这时，已起了呼喝声。全真子向下叫：“若虹，快出来，自己人。”

矮林藏身不易，叶若虹入林不到一二十丈，便知走不了啦！两位同门已经由左右暴喝着抢到，他只好应喏一声，回头返奔。

五个人都到了，另一名负伤的老道，大腿上挨了一树枝，也拐着腿走来。

全真子眼尖，发现两人的背上物不见了，只叶若虹腋下挂了一个包裹，等若虹叩拜起立，便冷然问道：“若虹，你们先前曾否带了重物？”

葛如山心中一栗，硬着头皮说：“那是小可的随身包裹。”

“在哪儿？”

“丢了，小可以为是仙海人屠追来，只好弃包裹逃命。”

“丢在哪儿？”

“信手扔掉，不知扔落何处。”

全真子孙哼一声，说：“不是包裹，那分明是盛藏九天玉凤的背囊，是怎么？”

“小可不敢撒谎，确是包裹。”

“你敢欺骗贫道么？你俩带了些什么零碎，岂能瞒得了我？若虹，师门戒律你该知道，你跟踪我们意欲何为？为何要收藏九天玉凤？”

“弟子不敢，那确是如山的包裹。”

若虹硬着头皮分辨。

“胡说！你已铸下欺师灭祖的大错，你该知道门规的谨严。你假如是看上了那丫头，那你就陷入万劫不复之境了。说！你把她藏在哪儿了？”

“禀师祖叔，弟子不敢，确是不知九天玉凤的行踪，她不是在师祖叔手中的么？怎么竟说是弟子……”

全真子以一声冷哼打断他的话，厉声说：“你要想玩花样，未免太嫩了。除非是找到你们的包裹，不然难洗你欺师灭祖的罪名。走，回头去找。”

葛如山挟起铜人，大声说：“跟我来，能否将包裹找到，可不敢预料。”

全真子向一名门人沉声说：“看住若虹，必要时制住他。”

若虹剑眉一跳，亢声道：“弟子未犯门规，为何将我看成罪犯？”

“找到你们的包裹，再和你论门规。”全真子冷冷地答，又向葛如山说：“你先走，我跟着你。”

葛如山没做声，一行人回头走，他东转西转，在一半路程的一座密林中，足足找到天泛鱼肚白，不用说，必定毫无结果的。

全真子一直没做声，如影附形盯在他身后，将所找处的经路仔细回忆一番，已被他看出了破绽，突然说：“不用找了，在这儿找上八辈子，也找不到你的包裹。”

葛如山语气坚定，沉稳地说：“我记得好象是丢在这一带，天亮时便可细找了，包裹甚大，丢不了的。”

全真子冷冷地说：“你们走的是林子近北的一面，跑这林中足有数十丈，箭也射不到这儿，何况是沉重的盛人背囊？我要擒下你期间，你要不要

我亲自动手。”

葛如山握住铜人把手，突然向看守叶若虹的老道冲去，并厉声叫：“少公子，走！”

“你做梦！”全真子叫，他早有防备，从旁掠出扑上，伸手便抓。

葛如山虎吼转身，铜人风雷乍起，拦腰便扫。

叶若虹闻声暴退，向后一纵。可是他功力比起同门的长辈，差得太远了，双足一落地，迎面寒芒一闪，一股柔劲推到，将他的冲势消去，接着冷森森的剑尖，已经轻点在他的胸前，剑的主人用平静的嗓音说：“叶师侄，你最好别妄动。”

叶若虹怒叫道：“你管不着我金陵叶家的人，不许叫我师侄。”

“你不承认是武当弟子？”

“正是此意。”

“这是你说的，休怪我用本门手法擒你。”说完，左手一伸，不偏不倚指尖儿点在若虹的右期门穴上，应指便倒。

另一面，葛如山虽号称神力天王，也练有护身的混元气功，但在密林中施展不开，怎禁得全真子所发的玄关罡气袭击？换了七八次照面，便被老道一剑震开铜人，左掌倏吐，罡气震散了混元真气，指儿一伸，一缕罡风击中他的鸠尾穴，立时昏倒。

全真子收剑入鞘，一手挟起人，一手持着铜人，说：“先离开这儿，找地方慢慢鞠问。”

一行人踏着晨曦往回走，不久，到了一座密林边，左首百丈左右，是一处山崖，崖向内凹，倒也干爽。全真子挟着人，直闯至崖壁下，将人放下说道：“就在这儿。明师侄，你在林上监视，有人来早发警讯。”

葛如山被重手法点中鸿尾穴，昏迷不醒。叶若虹期门穴被制，虽无法动弹，但神智仍清，不由暗暗叫苦。

他记得，前面密林正是葛如山第一次发现警兆之处。九天玉凤就藏在林中一棵大树下的洞穴中，他怎能不急？万一姑娘在囊中憋不住，挣扎着爬出来，岂不完蛋大吉？太糟了！

他不替自己的安全担心，反而替九天玉凤着急，不愧是个血性男儿，确是不可多得的侠义门人。

自从在水帘洞中看了姑娘的至情表示后，他心中那点爱念荡然无存，换上了极端虔诚的崇敬，将她视同亲骨肉，他在心中发誓，他要护送她返回云南，虽粉身碎骨亦无怨尤。武林中人，对生死二字看得极淡，只要自己认为至当，赴汤蹈火亦在所不惜。他就是这种人，虽身陷危境，亦毫无所惧，却怕义妹落入老道们之手。

天色已经大明，朝霞洒下满山霞影，鸣禽在林间婉唱，整个山区是那么朝气蓬勃，林木的清香随风飘荡，晚间阴森可怖之气氛一扫而空，大地是那么安祥，平和。

但山崖下，却充溢着无边煞气。

崖前生长着一排苍苏，大可两人合抱，左面松工下，叶若虹两肋下搁在两枚树钉上，脚尖刚好着地，浑身软绵绵地挂在那儿，发结也挂在一枚树钉上，恰好将头抬起，可以张目四顾。

右面一校松干上，葛如山被剥得只剩一条褻裤，浑身小山丘一般的古铜色肌肉，不住颤动。

他双手被两股坚韧的山藤扣住腕脉，分绑在左右两根横枝上，身躯离地三尺吊在那儿，两脚踝也被山藤扣住，绷紧在左右突起的粗大树根里。

他整个人，是被山藤向四方绷紧的，虚空吊在那儿，难怪他的肌肉会收紧。两个囚徒相对而挂，中间相距约有丈五六之远，双方自然皆可看清对方的神色。

叶若虹虽未被绑，但穴道被制，想活动也不可能。葛如山穴道未被制住，但想挣断八根奇勒的山藤，又无法着力，脉门又不能用劲，事实上大有困难。何况他身侧，正站着一名老道，手中拂动着一根小木棍，随时可以制他的穴道，想挣断山藤太不可能了。

全真子盘坐在崖口，冷酷地注视着叶若虹。

另一名老道大概是昨晚受伤的人，他在生火烤野味。

全真子发话了，声音奇冷：“叶若虹，你说是不是说？”

叶若虹向他投过一瞥不屑的神色，说：“我叶若虹无话可说，你功力比我强，又一无见证，尽可快意了。若要人不知，除非己其为；你诬赖我隐藏九天玉凤。在这儿行凶，会有人传出江湖的，你等着吧，金陵大侠的门人，不会白死的。”

全真子嘿嘿冷笑，阴森森地说：“你好大的胆，口口声声你你我我，你还瞧得起我这师门长辈？简直是大逆不道。”

“呸！谁是你武当山的门人？你是谁的长辈？昨晚我被‘云龙探爪’手法制住穴道，已证明我不是武当一脉了。”

云龙探爪，是武当派十个种点穴手法之一，五指皆可制穴，十分迅疾而凶猛。一般来说，指尖那小小的接触面，如果发力不足百斤，绝不可能制人穴道；也就是说，指力发不出百斤力道，或者虽发而指节无法承受百斤的压力，妄言点穴，那是自欺欺人的妄想。一般点穴名家，能将食中二指练成，造诣已是不凡，能练五指的人，甚为罕见。

武当的点穴手法中，云龙探爪手法名列第三。按门规，前三种手法乃是极厉害而门人必学的手法，禁用于本门中子弟身上，所以本门弟子一出手，同门弟子一眼便看出是自己人，如果用了，就算认定对方不是同门，情义丧失，视同仇敌了。

叶若虹在晚间被剑指住心坎，认为是奇耻大辱，所以口不择言，不承认是武当弟子，所以老道一怒之下，用云龙探爪手法将他制住。

事实上，自从俗家门人一怒脱离武当之后，绝口不谈武当，将武当的拳剑逐渐加以修改，大有另立门户之概，要不是太白山庄盛会，武当已临存亡续绝的重要关头，俗家第四代门人飘萍生施世全，才懒得带着门人出现太白山庄呢。叶若虹是金陵大侠庄幼侠的弟子兼内弟，当然知道内情，一气之下，便不承认武当山是师门的直支。四明旁支张真人，上次俗南海门两位门人莅临太白山庄，也仅是为了一点师门血脉，才放弃成见出山，事后虽经武当掌门追魂三剑玄同折节修好，表面上承认了四明旁支，事实上其中有利害关连；张真人早已看破玄同的心地，回到四明后，仍不提武当二字。由此可知，四明旁支和俗家门人，对武当山直系仍存有成见，中间伏有暗流，离心力正日渐渐增涨中，这归过于武当山门人的气焰，和他们倒行逆施的所行所事。

全真子是个道基不稳的人，自负极高，性情也够阴狠，行事不择手段。上次亲临武昌府蛇山玄都观，主持大局，他竟然在羞愤交加之余，与太叔权

的黑道凶魔联手，第一次黑白道大合流，被神剑伽蓝二位爱侣，加上桃花仙子三女，把玄都观变成了人间地狱，血流成河，便可知道这家伙究竟是怎样的一个人了。

叶若虹这么一说，全真子勃然大怒，可是他仍忍住了，冷笑道：“是否承认，我会找你师父理论。今天，我仍不用门规治你，且留一分师门情义，让你亲眼看我如何处治你的家奴。”他面向手拿大棍的师侄叫：“动手！”

叶若虹急怒交煎，挤力大叫：“牛鼻子，你有种就处治我姓叶的，为何找上如山？如山是我师父的人，你不配动他。”

“你不说出九天玉凤藏在何处，贫道就配动他，你等着，该说时再告诉我。”全真子阴森森地答。

葛如山身边的老道，俯身捡起一根已刮成丝的山藤，对他狞笑道：“小辈，你练有混元气功，且看你行还是我行。”

罡风呼啸，抽打的巨响密似连珠，葛如山的上身肌肉，先变紫色再变猩红，那是血丝缝中渗出的鲜血，不久便成了个血人。

他浑身抽搐，肌肉痉挛；他想运功护身，可是真气一聚，老道使用木棍在他丹田上一点，再一触真气门穴，真气立散。

他用劲挣扎，牙缝血出，绑在足踝间的藤条，也愈箍愈紧，身躯不住摆动。但他一声不吭，端的是条硬汉。

叶若虹心痛如割，破口大骂：“老猪狗，臭杂毛，你该对付我叶若虹，不然我骂你祖宗十八代。”

全真子喳喳笑，用得意的语音说：“你骂吧，贫道方外人，不在乎祖宗十八代。给我下劲抽，要他叫号。”

山藤飞舞，血花四溅，每一记抽下，葛如山便颤动一次，但仍没做声。

全真子的语音，在鞭打声中飘扬。

“叶若虹，你定神仔细瞧瞧。用搜经裂穴手法处治人，虽省事却不够刺激，而且这样处治，人一时死不了。等着啦，等到皮肉开始丝丝飘落，他就会发出呻吟与哀号了。”

你的心肠也够狠，为了一个女人，你竟然忍心让义仆皮肉脱落，惨死古林；为道义，你怎能不说？瞧！再有片刻工夫，他的皮肉就开始脱落了。”

叶若虹睁目大叫：“老猪狗！叫他停手，我说，”

葛如山充满血丝的虎目一瞪，厉声叫：“公子爷，闭上你的嘴。”

全真子举起右手，鞭声立止，他说：“说吧，我听着。”

“在往西北第三座山，塞在一座山崖石缝里。”叶若虹叫。

葛如山狂笑出声，他知道若虹在用缓兵之计，以减少他的痛苦。他也知道，当找不到人时，将有更大的痛苦光临，他在准备迎接即将到来的痛苦厄运。

全真子召来烤食物的老道，冷冷地说：“背他去找，速去速回。”

老道应喏一声，取下叶若虹放在背上说：“指示道路，别自找苦吃。”

他背着人奔出林外，向西北一闪而没。不到百丈外古林树洞之中，九天玉凤被塞在树洞内，她浑身软弱，无法挣扎而出，可是她仍在挣扎。远处的鞭声和叶若虹的喝骂声，直往她耳鼓里钻，她耳力仍在，所以听得真确，只感到心中如万千虫蚁在内残酷地爬行啮咬，她要爬出来，不能让义兄和义仆如山为她而死。

洞深有六七尺，卡得死紧，即使她能捣破囊盖，还得她怕出洞来才行，

她的体力可能无法负担，但她仍在努力。

囊盖的扣绳，渐被她冲得松动了。

良久良久，囊盖终于松脱，她也到了力尽的地步，头昏眼花仍伏在囊中歇息。

正北山林中，两个一身红衣的老喇嘛，正并肩向这儿攀山越林而至，似乎并无急事，身法缓慢。

两人正是兰州五泉山，暗算山海之王的匝哈活佛和哲丹活佛。

匝哈活佛走在左首，他背手信步而行，说：“哲丹法兄，你真记得那个无底潭么？”

“当然记得，还有五座山头便可到了。”匝哈活佛肯定地答。

“怎又不快赶呢？”

“别急，赶去也没用。明日是七月初二，要等到今晚子时初交，那孽畜子会出潭，如果先去了，留下了生人气息，它就不离潭水，咱们便白费劲了。每隔十年的七月初一日，孽畜方登岸一次，贫僧等了三个十年，每一次皆因为早到误事，无法得手。”

“那不是又早些了么？”

“咱们可以慢慢走，在红日落山之时，可到潭的南面山林上，居高临下一看形势：以便下手。”匝哈活佛默然，走了几步又问：“那孽畜果是千载金蟾？”

“没错儿，三次我都亲眼看到了，天色漆黑，但它浑身散发着闪闪金光，大如桌面，双目如炬；出时潭水壁立，水柱可升高十丈，要等它戏水半个时辰，方肯离水登岸，坐在那潭水出口处的一道石门巨石顶上，吸取鬼月玄阴之气。等它坐稳吐出内丹之时，咱们使用巴蛇珠打它。”

“万一不中，我真舍不得我这三颗巴蛇珠。”匝哈活佛有点小气地说。

“法兄，值得一试哩？那金蟾内丹不但可解百毒，如用作暗器，无坚不摧，任何金刚法体亦不堪一击。如果不是你有巴蛇珠，我才不找你呢。”

“金蟾内丹给我，你要那金蟾眼又有何用途？”

“那是两颗百毒金蟾珠，并非是真的眼，存在它眼旁酥囊之内。以珠泡水片刻。这水沾口昏迷，入腹即渗入内腑，片刻即死。如果置人酒中，此酒比宇内四大奇毒更凶，沾舌即死。”

“哦，可否分给我一颗。”匝哈扭头问。

哲丹活佛注视了他半晌，方点头说：“并无不可，但你得将玉麟丹的下落告诉我。”

匝哈摇头道：“晚了，我这次跑一趟河南府，白跑一趟，宝主已被人宰了，玉麟失踪，不知到了哪一个小贼手中了。”

“可曾查出线索？”

“要查出的话，我才不跟你捉金蟾，早就追踪天涯，找玉麟丹修成正果了。”

“可惜，我倒得留意些儿，找黑道人物套交情去。”

匝哈突然止步，侧耳倾听良久，说：“咦！前面有人，咱们赶一步，可能也是来打玉麟丹主意的人哩！”

两人突然展开轻功，流水似的如飞而去。

且说石崖前的事。不久，老道背着叶若虹奔回，“呼”一声将他扔在地上，恨声说：“禀师叔，这小子骗人，那儿根本就没有石岩，他在胡说八道

拖延时间。”

全真子目中凶光暴射，阴森森的说：“把他搁上去，等会儿用折经裂穴手法治他。”

老道将若虹搁上原位，若虹狂笑道：“老猪狗，除死无大难，你岂奈我叶某何？哈哈，”

全真子举手一挥，沉声喝道：“抽掉他的皮肉，着实打！”这次狠抽，比先前凶猛十倍，葛如山的胸前，成了血肉模糊，肉丝血浆飞溅，但他仍咬牙强忍。

叶若虹却在鞭声中狂笑，笑完大骂道：“老猪狗，老王八，总有一天，你会死得更惨，报应临头之时，你会想到我的话。哈哈……”

他这一阵笑骂，引来了匝哈哲丹两个活佛。

首先，林梢担任警哨的弟子，发现从山脊上飞掠而来的红影，突向下面沉声叫：“来了两个功力奇高的红衣大和尚。”

全真子倏然站起，急问：“可有拉卜活佛在内？”

“没有，看不真确，他们的轻功惊人。”

“准备应敌。”全真子叫，三个人火速结札，跃上了树梢。

崖上是一处只有小草生长的土石坡，风化石缝内生长着一些不知名的短草，大约两亩。

三人一上树梢，守望的弟子向北一指，果见两个老喇嘛如飞而来，身法奇快。

四个人知道不易脱身，便飞射崖顶，一字儿排开。

两喇嘛在丈外刹住冲势。哲丹活佛咧嘴一笑，问：“什么人？干什么？看你们打扮像是猎户。却带着长剑，分明岔眼，说！”

下面的叶若虹不知崖上来了什么人，他叫：“是武当的牛鼻子，杀他们！”

两喇嘛一怔，突然大吼一声，四掌齐推，掌大逾径尺殷红如血，潜劲腥风俱发。

两老道来不及拔剑，齐声叱喝，也全力出掌“推山填海”硬接袭来的掌劲，护身正气倏发。

“彭彭……”响起沉闷的音爆，沙石激射，腥风四散，四老道先后挫退两步。

两喇嘛哈哈一声狂笑，劲向崖下飞降，四老道齐声怒吼，撒剑跟踪而下。

两喇嘛落脚在浑身血淋淋的葛如山身前，略一打量，突然向刚飘落的四老道哈哈狂笑，哲丹活佛指着全真子说：“哈哈……你是武当派的人？”

全真子直欺近至丈内，宝剑斜指，沉声道：“然也，大和尚上下如何称呼？”

“小子，你竖起驴耳听了，佛爷我叫哲丹活佛，那一位叫匝哈活佛。哈哈？想不到武当派自命是侠义道门人，也会躲到这儿打死人，罕见人迹之地，对两个小娃娃滥施酷刑。哈哈？你不惭愧？说！他们是谁？”

全真子刚才接了喇嘛一记大印掌，竟被震退两步，心中暗惊，仍想仗手中剑取胜，因为两个喇嘛今天没带兵刃，赤手空拳。他冷笑道：“处治本门叛徒，用不着你管，哼！”

见面就突下重手……”

哲丹活佛用一阵狂笑打断他的话，说：“哈哈！佛爷今天算是开了眼界了。”他向匝哈咧咧嘴，问：“法兄，你曾听说过侠义道的人，用碎肉裂肌的手法处治门人弟子么？”

匝哈活佛喳喳笑，恶意地说：

“法兄，你真是少见多怪哩！”

“怎么少见多怪？”

“告诉你，武当派自命侠义道，绿林巨寇又何曾不自认侠义？都是一样的，法兄。

男盗女娼也自命有道，武当派也自称有道，明里脸孔一本正经，骨子里同样鲜廉寡耻，任何事皆可做出，不算稀罕，所以说你少见多怪。”

“胡说！你说说看，绿林巨寇怎能自认侠义！”

“你听着，人先，谓之勇；出后，谓之义；知可否，谓之智；分藏匀，仁也；有必盗取，信也。勇义智仁信，五德俱备，不是可称侠义么？”匝哈真缺德，突又向全真子问：“喂！你贵派是否也有五德？佛爷我想，大概和我所说的五德大同小异，没错吧？哈哈……”全真子无名火起，一声厉吼，便待扬剑扑上。匝哈大袖一拂，摇手道：“慢来慢来，佛爷我话未说完。老实话，我也不想和你们这些沽名钓誉之徒打交道，污我之手。像我匝哈活佛，一生行事卑鄙龌龊，酒色财气门门皆精而嗜之若命，但我从不否认，而且唯恐别人不知，有名儿的万恶之徒，也不希望人赦我。你，名门大派侠义道门人，千万不可做这种离经叛道之事，免得皂白难分，害人误世，乱世人视听。佛爷我一生没做过好事，这次可做一次代你受过，洗刷贵派的污名，我替你处死这两个小辈；因为佛爷正在手痒，极需杀人。”

说完，倏然转身，立掌如刀，正待向奄奄一息的葛如山胸前劈去。

全真子厉吼一声，剑幻万道银蛇，身剑合一点到。

“滚！”匝哈活佛大吼，倏然转身，左大袖顺转势一抖，一股罡风将老道的剑荡开，原要劈向葛如山的那一切掌，“吴刚代桂”反向老道肩肋劈出。

老道竟被袖风带得身形晃动，吃了一惊，可碎石开碑的掌力又到，他只好沉肘抬剑，剑尖挑喇嘛肘弯。

匝哈向右错步闪过，讶然叫道：“咦，你功力不坏哩，打！”

喝声中，他一双袖像大鹏之翅，抽拍抖震抢攻，四面八方全是红色的袖影，腥风四射，罡风如雷。袖中的一双猩红的大手，吞吐间鬼神莫测，所发的大印掌潜力，把老道的护身罡气迫得四散。

哲丹活佛一阵狂笑，也急挥大袖说：“孩子善男们，陪佛爷我玩玩，天色早着哩，正好给佛爷们消退消遣。哈哈……”

在狂笑声中，他一双大袖猛扑一旁的三个假老道。

这两个恶僧，乃是红教中大名鼎鼎的高手，大印掌已练至化境，一双大袖注入内力，不畏兵刃，比兵刃更灵活威猛；一阵急攻，四老道被迫逐渐向崖左退，那儿不远处有一块空地，可以施展。

六个人都到了空地，距崖口已有二十余丈之遥。

悬吊着的葛如山，突然牙关一咬，浑身肌肉一阵颤动，混元真气在丹田开始凝注，立即传向全身经脉，气走经血返脉，上身鲜血不再激流。

他蓦地钢牙一挫，手足齐收，“格支支”藤条一阵轻响，藤结发出被绷紧的尖鸣。

他一阵挣扎，浑身肌肉像一座座活动的小山，在伸缩跳动，颤抖，抽

撞。

树的横枝簌簌而动，下面的树根也有松土出现，藤结上，已现出了断丝。

他不愧称神力天王，皮肤之伤要不了他的命，混元真气能够转运，他的神力恢复了。

叶若虹神色紧张地看他用劲，却无法相助，急得额上直冒汗，心已提至口腔。

林中树洞里，九天玉凤费力地一寸寸向洞口爬，洞是倾斜的，爬上半尺又滑下三寸，但她不灰心，咬紧牙关一寸寸向上爬，距洞口只有一尺了。

两个喇嘛赤手空拳，竟能将武当“天”字辈的全真子，和三名“玄”字辈的弟子，以二打四迫得他们只有招架之功，可见两人的功力，确是骇人听闻。

激斗半盏茶时，两喇嘛的狂笑声震动山岔；四周的草木，全被剑芒罡风，摧残得凌乱落落，不住飞舞。红影八方游走，四老道身法反而愈来愈慢，已呈现迟滞不稳之象，四人的汗珠不时飞溅。

哲丹活佛身形如一道旋风，卷到哪儿哪儿便危机迭起；他一面舞袖迫攻，一面狂笑狂叫：“哈哈！武当的八卦剑法，只配割鸡；玄门罡气，可以用来拍苍蝇，哈哈！苍蝇会飞，拍不着，可以震死蛆而已，哈哈！慢些儿，这一招大概是什么飞龙在天，倒还象话，可是仍然没用。哈哈：打，打，打！”

“啪啪啪”三声袖震音爆，将两名玄字辈弟子震得向左右飞退丈余。

红影向左一闪，到了左面老道身前。老道还未站稳，临危拼命，大吼一声，身剑合一收肘前冲，剑尖露在左右胁旁，人挺胸前冲，左手前伸，抢入红影之中，

猩红的大掌，在他左手向上一崩，快逾电光石火，突向下一搭，击中老道前额。

老道也在这刹那间，剑尖突然吐出。

双方快得令人咋舌，变化在极为短暂的刹那间发出。

树林中，九天玉凤已爬出洞外，正站在洞外喘息。

十二

红影与褐衫一合，“啪”一声响，老道的天灵盖立碎，向下挫倒。

他的剑尖，楔入哲丹活佛的左肩，两边一分，擦过肋骨便可击毁肋骨入腑脏，功败垂成。

哲丹活佛未料到老道会用两败俱伤的打法拼命，剑注入是气，无情的刺透护体掸功，伤了他的左肋。

他大吼一声，飞起一脚，将老道还未倒地的尸身踢飞，旋身一袖扔出，抽向从右后方扑到的另一名老道。

匝哈活佛不知同伴受伤，他凶猛地向前真子和另一名老道挥袖，一面狂笑道：“哈哈，佛爷要将你活活累死，也将你吊起，用同样的手法治你，别急，着！”

“啪”一声，大袖击中剑身，全真子向左侧急退两步，重又扑上连攻五剑拍出三掌。

同一瞬间，哲丹活佛那一袖，也击中另一老道的剑身，老道一声惊叫，长剑断了半尺剑尖，人向左飘飞八尺。

哲丹活佛肋下受伤，血染僧袍，凶性大发，身形抢进，厉叫道：“你也得死！”叫声中，左右袖一振，右手在袖中伸出。

老道的惊叫，引起了全真子的注意，百忙中向这儿投下一瞥，不由心胆俱裂，舍弃匝哈活佛，怒啸一声电闪而至，宝剑飞射，他要抢救门人。

哲丹活佛如想将身前老道击毙，他的右肋也将挨上全真子致命的一剑，这买卖划不来，他不干。

“该死！佛爷超度你。”他叫，向左一闪，扭转身大袖狂挥，连攻五袖，风雷之声狂鸣。

全真子连拆五袖，还了三剑，眼光落在另一面匝哈活佛身上，心中暗叫“大事去矣！”

匝哈活佛让全真子溜开，勃然大怒，便全力进迫剩下的一名玄字辈老道，眼看得手了。

全真子不得不考虑后果了，如果全栽在这儿，一切都完啦，他生出逃走的念头，来日方长，枉死无益，再不走便走不了啦？

他全力攻出三剑，发出一声厉叫。

死剩的两个玄字辈门人，如闻纶音，如奉大赦，首先向西北密林中撤走。

他也立即抽身，展开八禽身法飞退，“飞隼投林”穿林而入，亡命急遁。

哲丹活佛挨了一剑，伤虽不重，却丢人透啦，他岂肯干休，一面奋起穷追，一面叫道：“王八蛋兔孙子，我不信在光天化日之下你们会上天。”

哲丹活佛穷追，匝哈也不得不跟，前弃者如丧家之犬，后追者如见兔之狗，狂风似的向西北隐去。

九天玉凤正一步步向石崖走近，一头青丝散乱，脸色憔悴，经过这十来天的痛苦折磨，她已经成了一朵行将凋落的枯花焦蕊，谁相信这半死女人，会是半月俞明艳美人貌绝尘寰的九天玉凤周如黛？见鬼，鬼也不信。

她缓缓举步，步履维艰，吃力地板树穿草而行，认谁方向举步，一边叫道：“全真子老杂毛，我周如黛在这儿，在这儿……”

天空里，日影晦冥，乌云渐渐盖掩了天宇，从东南刮来了阵阵狂风，树林发出千军万马的呼号，愈来愈凶猛，倾盆大雨将至矣！

她的呼叫声，渐近石崖，第一个听到的是叶若虹，他大惊失色，老道们虽走了，谁敢保证他们不去而复来？太可怕了！他脱口大叫道：“小妹，不可过来，回到树洞，太危险了。”

姑娘不知老道已走，仍在狂叫道：“全真子，武当的老猪狗们，我九天玉凤在这儿。”一面叫，一面向崖前密林中撞入，语音渐近：“你不可虐待金陵的门人，周如黛来了，不久你们将遭到惨报——”

叶若虹尖叫，如中箭哀猿，竭力大叫道：“小妹，躲起来，你——。”

如黛的身影，终于出现在林中，她看清了两人景况，失声大叫：“大哥，如山……”她向前一冲，却被树根一绊，重重地掼倒在地，挣扎不起。

葛如山虎目怒睁，嘴角血丝似向外迸，铜牙一铿，突然张口大吼一声，手足齐向内收。

山藤一阵尖响，得得两声，双手的山藤自中绷断，葛如山也双足落地，向前一跟跄，双腿仍被藤扣住，人向前扑倒，沙石一触胸，他“哎……”了一声，力尽不起。

姑娘已挣扎着爬到，抢近他身边，伸手叫道：“如山，如山……”她也跌倒在他身边。

如山用微弱的声音叫：“小姐，不要紧，我歇会儿。”

蓦地黑影一闪，一个身材高大的怪物出现在他们之前，乖乖，如果不是白天，准将人吓死。

叶若虹惊叫一声，几乎魂飞魄散。

姑娘也挣起上身，突然轻叫道：“是你，我落人你的手中了。”

葛如山吸入一口气，挣扎着爬起，火速解掉脚上的山藤扣，抢过树后的铜人，拦在姑娘身前。他浑身淤血，胸前血泥沙石纠结不清，手支铜人身躯不住摇晃，像是站立不稳，但虎目中怒火如焚，站在那儿也象个怪物。

现身的怪物确是唬人，令人见了魂飞魄散。高颧骨，塌鼻，血盆大口，两排白森森的森然狼齿，颌下无须，双耳特长，脸色惨白，双目深陷，冷电四射。黑巾包头，一袭拖地黑袍，胸前绘了一个白色的骷髅头，手中点着一根百合精钢洗磨的白骨杖。

这怪物不陌生，正是桐柏山西面神魔谷，人鬼皆怕的白骨神魔陆玘，他竟然在这儿现身了。

姑娘与爱侣神剑伽蓝华逸云大闹神魔谷，在神魔洞诛龙犀收吸血神蛹，洞中定情，以致铸恨一生。她一见白骨神魔出现，知道完了。

白骨神魔用惑然的眼神，盯了姑娘一眼，姑娘已不象人形，萎顿不堪，而且身材比三年前高了些，脸上瘦削，与往昔全然不同，老魔所以不认识。

他白眉一皱，用那不象人声的尖厉嗓音问道：“丫头，你说甚么？你认识我？”

姑娘已不想活了，缓缓站起说道：“你是白骨神魔陆玘。你没忘了九天玉凤周如黛吧？我就是，可惜我的龙犀剑丢了。”

白骨神魔一怔，说道：“甚么？你就是大闹我神魔谷的周家丫头？”

“正是我。”

“神剑伽蓝的妻子，”

“半点不假。”

白骨神魔突然长叹一声，脸上柔和了许多，但仍然狞恶，缓缓地说道：“丫头，我不怪你，我也有错。我这一生中，唯一后悔之事，就是走了一趟太白山庄。华大侠死了，我难过了好些年，唉！一代英豪如此下场，真令人扼腕三叹。丫头，你们在这荒山野岭中，是怎么回事？”

如黛放了心，检袂行礼，说道：“老前辈，可否请劳驾先将小女子的恩人救下，再容禀告？”

白骨神魔双眉一锁，说道：“丫头，你知道，我一向杀人而不救人，除非他确是值得一救；你能说出他们该救的理由么？”

姑娘只好将经过加以简要说明，急急地道出。

白骨神魔静静地听完，眼神缓和了些。这时，稀疏的豆大雨滴，已经洒下来了。

“先到崖下去，也许我能替你们尽力。”白骨神魔点头说。

他解下叶若虹，挟在胁下，向葛如山善意一笑道：“好小子，你可算是

个血性男儿，值得我伸手。走！”

葛如山拖着铜人，咧嘴一笑道：“老小子，你这怪象唬了我一大跳，如果我仍可运劲，真唬得我要砸你两记铜人。”

一行人到了崖下，狂风暴雨已经笼罩了整个山区。倾盆大雨势如排山倒海，令人骇然。

众人坐下，白骨神魔检查叶若虹的经脉，解了他的穴道。取出两颗丹丸，交到葛如山的手中说道：“一颗内服，一颗化水外洗；你这外伤不打紧，体壮如牛，不消两天便可劣痂。”

葛如山谢过，自到崖侧敷伤去了。白骨神魔向姑娘招手，说道：“你坐到我身边，让我瞧瞧。”

他一把姑娘的右脉，翻她的眼睑，检视舌苔，再一按她的背心命门。脸色突变。

他无言地站起，脸上凝结着沉重的神色，从崖东踱到崖西，再又转回，往来蹀躞，一言不发，白骨杖点在岩上，发出有节拍的冬冬声。

他踱了五次来回，不时看看姑娘，不时看看崖外的倾盆大雨，脸上的沉重始终未解。

若虹主仆和姑娘，用紧张的心情等待着，用目光急切地跟着他往来走动，每声杖响，都叫他们心中一跳，心渐向下沉。

若虹终于忍不住了，用急切而充满希求的嗓音问：“老前辈，我义妹的经脉可解么？”

白骨神魔恍若未闻，正转到第七个圈子，开始转第八次往复了。

“老前辈，小姐有救么？”葛如山单刀直入地问。

白骨神魔也没理他，开始踱第九次来回。

“老前辈，是否无法解开被制的经脉？”叶若虹变色问。

“胡说！”白骨神魔回答了，站住啦！又道：“我白骨神魔不能解的手法，世上极为罕见。这是极为霸道的‘九阴绝脉’手法所制，按理，我解之不难；但须在制后九日之前，九日之后就不必说了。”

“九阴绝脉？天！”三人齐声惊叫。

“是的，九阴绝脉，只能挨到九天，这是与蛊毒有同样性质和功效的歹毒手法，须限期至五人处解救，逾期必死，经脉皆绝。”

“这……这……糟！我义妹被制已半月以上了。”

“这也是老大不解之处，体内生机已绝，死象明显，明明是九阴绝脉手法所制，为何仍然不死？”

“恐怕不是九阴绝脉手法哩！”葛如山说。

“绝对错不了，周姑娘背上，定有九条隐隐黑线，从灵台穴向全身扩展。由两肩穿过两条，直伸至下海穴；中关一条直上昆仑顶。你们可看看她颈后，黑线粗约两分，虽隐于肌下，仍可看清。”

下海即乳根穴，从肩上透下，姑娘自己该知道；她淡淡一笑，说道：“老前辈所说，半点不假。”

“人未死，老前辈可否加以化解？”葛如山问。

“解开不难，可是一解即死；她生机已绝，能保持现状已是奇迹。经脉如解，想想看，江河决堤，如何挽救？我比你们都难过，难道我不想救她？”

“那不是无能为力了么？”若虹惨然问。

白骨神魔默然点头，又开始踱步，踱了一周，说：“周姑娘定然吃过一

种罕见的续命奇珍，象千年雪参一类圣药，不然绝拖不了这许久。”

“晚辈曾多次服用过雪参寒魄回生丹。”姑娘说。

白骨神魔摇头苦笑道：“那就是了。”

葛如山凛然问：“老前辈，她还能拖多久？”

叶若虹也问：“是否能施十天半月？”

姑娘沉静地问：“老前辈请明示，晚辈欲定行止。”

白骨神魔沉声道：“你们真要知道？”

三人都同声答：“是的。”白骨神魔伸起一个指头，宣布判决道：“少者五天，多则十日。十日，这是最大极限。”

姑娘嘿然叹息，幽幽地说：“我赶不上回家见爹娘了，遗憾之至。这也好，免得大哥再冒风险。”

叶若虹心往下沉，以手掩面。

葛如山长叹一声，“砰”一声铜人坠地。

白骨神魔仰首向天，幽幽地说：“可惜！我这次晚了一步，不然我不会吝惜至宝，可以救你一命。”

“老前辈此话怎讲？”若虹急问。

“说也枉然，宝物也失踪了。这次我们在河南府，听说有一家大户，曾在山东出任莱州府知府大人，刮了不少地皮，曾搜括得一具玉麟，据说是蓬莱神山古仙人所遗之物。

玉麟其大如掌，如同真物，手艺巧夺天工，腹中藏有一颗玉麟丹，乃是无价之宝。禅道二门如果获丹服下，可以修至不坏金刚及半仙之体，凡夫俗子服食之后，体内生机勃勃，除旧布新，虽不能生死人而肉白骨，却可益寿延年，百岁长青。我得到消息赶到，已经晚了近月，事主已因宝焚身，惨死屋中，玉麟已经失踪。那晚我遇上了一个喇嘛僧，也到那儿踩探，被我跟到这儿，看他有何诡谋，目下已有两个喇嘛，不知他们到中原来有何勾当；喇嘛都不是好东西，如果发现他们为非作歹，我宰掉他们。神魔谷的尸体，各色人仕俱备，就缺少喇嘛，这次该全了。”

“那玉麟的下落查出了么？”若虹希冀地问。

“下落不明，不知落在何人之手。那玉麟乃是神物，如无千古神刃，无法剖开取丹，这玩意不久会出现的，必定有人四出寻找神刃，便可找到线索了。可惜你们等不到那一天，天意也？”

姑娘淡淡一笑，接口道：“生死有命，富贵在天；晚辈福薄，不敢妄求……”

白骨神魔用一声冷哼打断她的话，说道：“你这种宿命论太要不得，我老人家不喜这一套，事在人为，求其在我，谁也不能免死，但死的时辰仍可有为。”

姑娘笑道：“刚才老前辈就曾说过天意也。”

白骨神魔也咧嘴笑道：“丫头，你好厉害。”

姑娘突然说：“老前辈，能赐我一些护尸之药么？”

“你要来何用？”白骨神魔讶然问。

“晚辈希望能肉身见我爹娘。”

“丫头，你认为容易么？麻烦着哩！再说，我也不会给你，我不会保留不足以遗臭后世之人。”

“那我不是没希望了么？”

“老夫倒希望你不死。”他探囊取出一个小革囊，倒出一颗以黑色蜡衣里着的丹丸，递给她说：“五天以后，如果你感到眼前模糊，行将失明之际，吞下这颗丹丸，可以多延五日的寿命，我只能为你尽这一分力，别了，愿你平安地去吧！我该走了。”

说完，身形一闪，投入倾盆大雨之中，瞬即不见。

若虹走近姑娘身边，握住她瘦骨嶙峋的纤手，怆然垂泪，哽咽地说：“小妹，怨我，我力不从心，不能早些救你……”

姑娘伸出另一只手掩住他的嘴，苦笑道：“陆老前辈说过，这是命，半点不由人。我深感你的大德。我知道你为我担了多大风险？大哥，今后你将是无家可归，亡命天涯的人了，武当绝不会放过你，还可能累及家小。如果大哥不弃，可否到云南舍下暂住？我爷爷奶奶和爹娘，将视你如子侄。这样，我在九泉下也会安心。”

若虹一阵惨然，摇头道：“我要把你的灵骸亲送到云南，然后返回金陵；我要将你的事公诸天下，让天下武林英雄共弃武当。”

远处林中，突然响起一声尖啸，接着三条人影，在林中向这儿电射而来。

葛如山突然抓起铜人，沉喝道：“小姐，退到崖底，公子爷，准备一拼。”叶若虹火速拉过全真子留下的包里，拔出一把长剑。这剑本是他自己的。

人影急射崖下，突然发现了崖中有人，有人叫道：“是你这小子，该死，”三人是仙海人屠容若真，金鸢赫连西海，和拉卜活佛，拉卜活佛的左颊，用布带缠住，整个脑袋只露眼鼻，状极狼狈；佛手杖也没有，手上支着一根木棍。

发话的是金鸢赫连西海，他挨了葛如山一记重击，把他恨死了，这次见面，怎肯饶他？

仙海人屠自然认得叶若虹，这是第三次见面了，不陌生嘛！他也叫：“小子，你死定了。”

拉卜活佛也含糊地叫：“里面有个母的，正好用来压压火，上！”

三人向前急射，猛扑崖口。

正在生死一发间，不知何处突然传来一声阴冷已极，不似人声，却又如在耳边的冷喝：“甚么人要打要杀？住手！”

这两句话极为简单，但入耳直展心脉，令人心向下沉，头脑昏眩。

三个魔头一怔，倏然上步，站在倾盆大雨之下。

葛如山重伤未愈，突然坐倒。

姑娘格摇晃晃，扑地。

叶若虹功力火候尚差，踉跄后退几乎跌倒。

人影连闪，崖上突然飘下了两个幽灵，是人，幽灵一般的两个人，他们的身法太奇妙了，象两团轻烟冉冉下降，

两人站在崖前，正处于双方之间，大雨淋在他俩身上，他俩浑如未觉。

一个是伟岸中年人，三角脸，吊客眉，双目外突，下盾突出，头戴七星拱月英雄巾，身穿团花罩袍，罩袍下现出半尺剑鞘。这人不算得陌生，乃是大名鼎鼎的魔头，不受任何管辖，独来独往的山西风台七星掌厉岳。在太白山庄，神剑伽蓝现身之时，第一照面剑斩矮神第一阳子和文殊方丈；第二照面，龙首上人和达尊喇嘛溅血剑下。这神勇的凶狠残杀，震撼了群魔，第

一个溜走的人，就是这位大若雄七星掌厉岳。

第二人身材也超过八尺，鸢肩猿臂，虎背熊腰，大马脸，平枕骨，粗眉大眼朝天鼻，一部灰白色的络腮胡，梳得十分整齐。身穿青色对襟劲装，身背皮插袋，扣住一根超过六十斤的乌亮霸王鞭。

这人一向在京师以北做没本钱的买卖。极少在中原走动，平生劫富济贫，专找京中那些刮饱宦囊的大官下手，恶迹不能说没有，但倒是个了不起的独行英雄，在北方，他的名声是誉多于毁。他姓裘，名炳文，轻功超尘拔俗，人称他为云中鹤。他使沉重的霸王鞭，却又叫云中鹤，可见端的不等闲，绝非泛泛的欺世盗名之徒。

云中鹤在北方武林算得上亦侠亦盗的英雄，可是他的师弟抱犊崮的寨主，赛瘟神贺斌，却不是好东西，神憎鬼厌，人人头痛。师兄弟俩平时极少往来，逢年过节只作些礼貌上的问候。云中鹤虽不赞成师弟的所为，但劝之不听也就无可奈何，师兄弟同门四十年，感情仍在，他也就懒得管他。

三年前，赛瘟神应金面狂泉之请，西赴太白山庄，恰好云中鹤带了一笔礼物南下抱犊崮，先期到达想与师弟欢度中秋佳节，但赛瘟神已经走了。

他问清内情，火速奔向陕西，要将师弟追回，不许他卷入江湖争名夺利的旋涡。

可是他晚了一步，太白山庄已成火海，师弟已丧命台上，他只看到群雄星散的尾局，已经无能为力了。

第一个他遇上的人，是七星掌厉岳。七星掌溜得最快；东西两个大盗早年曾有一面之缘，这时相遇，自然客套一番。七星掌不是个好东西，为人极为阴险，他早知太白山庄五行宫的秘密，知道五阴鬼手申庄主在庄中藏有些多无价至宝，立即邀云中鹤妙秘道入庄，进入地道。

他两人在地道中摸索，也就是金毛吼景泰所发现的两个黑影。

他俩不但获得了许多珠宝奇珍，还掳了一个功力奇高的人。可是强中更有强中手，午夜出秘道时，却碰上了更强的高人，迎面住了。

七星掌厉岳的掌上功夫，自诩天下无敌，岂知拦路的高大黑影，掌上功夫更高明百倍，一连三掌，几乎要了他的老命。云中鹤的霸王鞭，也被那黑影以一双肉掌，几乎硬生生震成断鞭。

两人轻功都了得，打不赢便逃命，不辨东西南北，急如漏网之鱼。

拦劫的黑影不肯放松，一阵好赶。

天一亮，他们发现已经到了大散关附近，接近甘肃镇的地境了。除了前奔，别无退路。

七星掌与兰洲的老龙神鲍怀仁有交情，便想投奔老龙神庇护，便向兰州逃窜，走天水山道。

追赶的人，是个身材高大，方面大耳红光满面的俊逸中年人，但却有一部拂白髯，与面色极不相配，却又象古稀老人。穿一袭黑袍，腰悬长剑。黑袍人不问情由，紧迫不舍，双方保持着半里地距离，绝不放松。

一连两天两夜，两个大盗就无法将人摆脱，双方的真力消耗差不多了，两天两夜枵腹奔逐，铁打的人也受不了，到了兰州，双方都不易支持啦！

七星掌带了一个赃物包，云中鹤带了一个俘虏，就是舍不得丢，轻功虽高明，自然没有空手的人支持得久些。

到兰州是在午夜，黑袍人已迫近身后不远，两人慌不择路，无法觅路投奔扞天岭，便奔兰州城。

城门已闭，兰州的城墙，比中原任何城市的城墙都高上一倍，他们真力已虚，无法逃入城中，绕城而过了黄河浮桥，不管天南地北见路就走。

黑袍人终于赶上，走不脱只好拼命，两人丢下赃物俘虏，一场好拼，在饥渴交加中，两人都身负轻伤，且斗且走，终于跌落在一条小河中逃得性命。

第二天晚上，两人溜回丢赃弃俘之处，扑了个空，白费了一番心力。

俘虏是云中鹤所擒的，其实不是擒而是拾，那人奇焦黑，跌在一个地窟之中，地窟上三丈余是烈火熊熊的房舍，人仍可蠕动。

那时，云中鹤是独自搜到的，看见有人，恐怕上面房屋塌下将人焚毙，动了一念之慈，便上前救人。

岂知那黑炭般的人，仍有些少知觉，手一触人便暴起，一掌把云中鹤推跌丈外。

云中鹤吃了一惊；能将他推跌之人，他还没见过哩！一时火起，便扑上一掌击出。

那人仅挣起上身，仍在昏迷，掌来势奇急，他不知闪避，一掌恰击在后脑勺上，立即昏倒。

云中鹤未料到那人竟未回手，显然刚才那一推并非是他有意出手，而是一般练家子的本能；他心中不无愧念，便将人拖过，就火光下一抹他的脸面，发现那人竟然是个大孩子，身上衣裤零落。银灰色的衣衫已成了焦黑，肌肉暴露，身上挂囊，腰带上一把小鞘，小兵刃的卡簧还未压上，显然是刚归鞘还未插实的。

他动了怜才之念，而且心中有愧，打主意将人救出，日后收他作为衣钵传人。

他正想拔出小剑细看，七星掌已在地道深处高声叫唤，同时上面屋顶行将垮下，碎木残火大量跌入洞中，向下滚入洞底。

他无暇再留，反而将小剑拍入鞘中，挟起人便走。

在逃命期间，七星掌只道这黑炭般的人是云中鹤的朋友，逃命要紧，无暇细问。

云中鹤喂了俘虏两粒丹丸，那人始终不见清醒，但呼吸正常，体温一如常人，知道人并无大碍，始终不愿丢弃；尽管七星掌催了他好几次，他置之不理。

人丢了，死活不明，云中鹤心中十分难过，念念不忘。两人对追了他们千余里的黑袍人，耿耿于心。反正这人脸色红润如同中年人，一部美好的拂胸长髯极易辩识；他俩发誓，要在江湖中一面练功，一面找寻这黑袍仇人，利用七星掌的江湖势力，到处出动朋友踩探。

转眼快四年了，一无所获，但他们并未灰心；仍在找寻。鬼使神差，在倾盆大雨中救了叶若虹主仆和如黛。

三年多以来，他两人互切互磋，功力大进。人在仇恨和耻辱的鞭策下，必能苦心孤诣，发奋图强，反之便会耽于逸乐，不进反退。他两人并未令自己失望，艺业已臻化境。

两人以神奇的轻功冉冉而降，真把三个魔头惊住了。由上下降，要快不难，要轻亦易，但如要冉冉而降，首先必须具有凝气提纵术，没有一甲子以上的练气功夫，想也不必想，太难了，七星掌在江湖的名望，确是唬人，跺下脚西北震动，吼一声中原武林人物悚然而惊，可是仙海人屠久处化外仙

海，根本不识七星掌是啥玩意，仅对两人的轻功身法，和刚才那声与摄魂魔音相似的沉喝有点心惊。

仙海人屠在三人中是首领，该他出面，徐徐扬起外门兵刃纠龙棒，沉下脸问：“两位是谁？要架梁么？”

七星掌厉岳的穿戴打扮，是他的活招牌，不论冬夏，团花罩袍不离身，武林朋友江湖混混，见了他不用问姓通名，便知道是他，他也以此自豪，他一见纠龙棒，有点心凜，知道这人不是好相与的善男信女，沉声道：“在下风台七星掌厉岳。”又向云中鹤摆手虚引说：“这位是山东云中鹤裘老弟炳文。尊驾高名上姓？”

“仙海人屠容若真。”

“金鸷赫连西海，西羌人。”

“佛爷我叫拉卜活佛。”喇嘛含糊地自报名号。

七星掌心中略震，这些人曾有过耳闻，而且他也曾在太白山庄与矮神荼见过面，虽无交情也算得是同路人，犯不着生气，便说：“原来是容老兄，久闻大名，今日幸遇。”

仙海人屠瞥了他一眼，说：“厉兄的名号，在下却是陌生。”

他这一说；七星掌脸上立寒，心说：“这家伙语气狂做，我得教训他。”便跨前一步，冷冷地说：“不错，你该陌生，因为你是化外之人。”

“你想怎样？”仙海人屠火啦。

“闲事管定了。”七星掌傲然地说。

“那是你的不幸”

“如何不幸？”

“你将横尸五步。”仙海人屠一字一吐地说。

“好说，看谁横尸，你三人一起上。”七星掌一掀罩袍，刷一声寒芒四射的宝剑出鞘。

仙海人屠大喝一声，纠龙棒闪电似向前推出。

剑芒一闪，八方发射，在瞬息之间，两人乍合乍分，电光石火似的一触即退，仙海人屠暴退八尺，七星掌也飞撒五尺。

两人同怒吼，同时扑上。

云中鹤撒下霸王鞭，哈哈狂笑道：“看我的，打！”在笑声中，狂扑金鸷。“铮”一声金枪被砸出门外，金鸷连退五步，乌光一闪，直迫中宫而进。

一旁的拉卜活佛吃了一惊，能一鞭将金鸷震退的人，够可怕，自己不上是不行了，一声怒吼，木棍从侧攻上。

五个人在雨中拼命，附近的草木道了殃。

葛如山突然向若虹叫：“公子爷，背上小姐！往西南走，我断后。”

若虹奔到姑娘身边，尖促地说。“事急矣！小抹，休怪愚兄褻渎。”

他不等她回答，解腰带将她背上，向崖左一窜，投入大雨之中，藉草木掩身，向西南狂奔。

葛如山等他隐入林中，方随后急撤。

五个凶魔虽知他们走了，但正在拼命，懒得分神，仍在缠斗不体；主仆两人急似漏网之鱼，慌不择路在林中一阵急走，不辨东南西北，亡命而去。

天色将晚，他们到了一处山崖下。雨水未止，远远地，可以听到如雷的水声。

两人窜入一处崖壁下，真巧崖根就有一个高可及丈的大洞，里面黑黝

黝地。

若虹背着姑娘，刚窜到崖口，正要往洞中冲入。

“快退！”后面的如山沉喝，欺身直上。

若虹双足一点，向后急退。

同一瞬间，一头三百余斤的雄山猪，突以奔雷般的声势，从洞中冲出，尖嘴獠牙半分之差，便可触到若虹的小腹了，好险！

葛如山已经抢进，从侧方纵到，挤全力运起铜人，一声巨响，击在山猪顶门上，血肉飞溅，红白、皆现。山猪倒了，葛如山亦已力尽，已经结了血痂的创口，亦被震裂了不少，鲜血在胸间再现。

叶若虹双脚一落地，突然反手拔剑，脱手将剑向洞口飞掷。

洞口，刚现出一头约有四百斤大小的母山猪，光华一闪，母山猪则被洞外的死山猪所惊，正作势冲出，恰与光华迎个正着，插入肩颈两尺；余势未退止，直冲到死山猪之前，砰然一声，被绊倒在地，猪嘴正接在雄山猪的后腿上大口一合，雄山猪的粗大后腿，骨碎肉烂。

若虹人向前冲，火速拔出长剑。伤着如山戒备。

“谢谢你，公子爷，你这一剑冒险冒对了。”葛如山虚弱地说。如果没有这一剑，母山猪准将葛如山撕成片片，骨飞肉裂。

上三百斤的山猪，比猛虎还凶猛十倍，不怕击打，不知死活，碰上它准倒霉；如果碰上一头带了小猪的凶家伙，情形更不堪设想。猛虎遇上了这家伙，也乖乖停爪不敢讨野火。

洞中有声息，那是些大仅十来斤的一群小山猪，在发出尖锐的嚎叫，还不知外面已有大难。

若虹喜说地叫道：“天假其便，有吃有烧的了。”三不管抢入洞中。

洞中幽暗，全是木柴，堆得满满地，正是个山猪窝，其中有十来条小山猪，小山猪一见有人入侵，一阵嚎叫，疯了似的向前撞来。

若虹长剑急挥，连毙四头小山猪，方将其余的唬退，躲入柴缝中去了。

若虹转到崖口，将姑娘解下，崖岩宽广，足可躲避风雨，着手扼出柴枝，在百宝囊中取出生火用具，生起火来。

三人身上全湿了，除了生火烤，别无他途。虽在危困之中，男女有别，生了两堆火，三人相背就火，就身烤衣。

葛如山在朦胧大雨中，从树缝中向外看去，叫苦道：“天意，白跑了这许多冤枉路。”

“怎么白跑了？”

“瞧那儿，斜对面这座山，正是早先水潭南面的高山，咱们所处之地，正是水潭的东北角，右面不足五里地，往下走就是水潭水帘洞，你该听到如雷水声，一天的大雨，水流增大，故而水声骇人。”

叶若虹也四面张望，苦笑道：“真糟，看来咱们想离开山区，真是难比登天了。”

姑娘在后面幽幽地说：“大哥，你们如果没有我拖累着，是可以出……”

叶若虹打断她的话，焦躁地叫道：“小妹，不许你说这种话。”

姑娘长叹一声，只好住口。

叶若虹拖过小山猪，就崖下雨水汇聚处将猪剥了，砍树叉就火上架起烤架，慢慢地烤将起来。

夜幕盖下了，除了风雨之声，兽吼禽鸣俱止。

三人就在火旁进餐，兵刃就搁在手边，葛如山的铜人，就靠近姑娘身左。

葛如山一面啃着一条猪腿，一面说：“公子爷，事已急，依我看来，那老花子在江湖侠名四播，似乎不应该和我们做对，可否找他一谈？”

叶若虹沉吟良久，说：“他与山海之王和太叔权的女儿走在一块，咱们岂不是送羊入虎口？”

葛如山吐掉一节骨头，凛然地说：“我愿一试，先说服老花子，至于山海之王，凭他当日慨赠天蝎珠的情份，也不会为难我，我相信，他不会迫我说出下落来，他不是这种人，尤其是我已受重伤。”

“不！你不能冒险。”叶若虹断然地说。

姑娘胃口欠佳，早已停止进食，接口道：“那山海之王到底是怎样一个人，能为我详说么？”

葛如山摇头道：“该说的都已说了，我们仅有半日相处，除了知道他是个无名野人之外，毫无所知。”

“他真有那么厉害么？”

葛如山咋舌道：“他简直不是人，要让你看了他斗天蝎那股狠劲，便相信我此语不虚，像煞了一头猛兽。”他指着铜人，又道：“我两膀之力，不下八百斤，故绰号神力天王，但在他手上，我却成了毛孩子。你瞧！他一只右手抓住我的铜人，将我扔飞数丈外，那上面还留有他的指印哩！像是铸上去的一般，他定然练有化石熔金的神奇内力。”

他将指纹指给姑娘看。火光熊熊，纤毫毕现，姑娘低头一看，只觉百脉贲张，限睛瞪得大大地，呼吸似乎停止了。

五指纹理清晰，不错，五个斗纹，十分工整。

葛如山吃了一惊，急问道：“小姐，你……你怎么了？”他丢下了铜人，急忙把住摇摇欲倒的姑娘。

她略一挣扎，用颤抖的似乎拼全力发出的声音问：“如山，他真是个野人？真是个不知来历的人？”

“是的，小姐，你……”

“你说说他的面貌。”

“肌肉红嫩，大眼如深潭，修眉略弯……”

“他的眉是弯的？不是剑眉？”

“确是青山眉，鼻如玉雕，朱唇上两撇上卷的八字胡。他那一身肌肉，比我强得太多。”

“他该没有胡子，天！”姑娘绝望地叫，再俯身细看指纹，说：“指纹分明是他的，他的十指全是斗，极为罕见而匀称的斗，普天之下，该没有第二个人有这种十指相同的螺纹，是他！是他……”

“小妹，哪一个他？”若虹急问。

“神剑伽蓝，我的夫君。”

“不可能的，小妹。”

“但指纹和如山所说的修眉与眼鼻，分明是他。大哥，带我去找他。”

叶若虹一蹦而起，说：“我们走！”

葛如山摇手止住他说：“公子爷，不可妄动，目下大雨如注，夜黑如墨，复有强敌环伺，到哪儿去找他？怎样也得等到天亮，不然不但枉劳心力，或许要送命。”

姑娘心潮澎湃，似乎支持不住这突如其来的情绪，浑身脱力，双颊泛上稀有的光采。

这指纹，像是五道闪电，直射入她的心坎深处。在以往那段日子里，她和逸云实质上是一对甜蜜的小夫妻，他的一肌一发，全是她抚爱摸娑的对象，他的指纹，她岂有不知之理？天下间十斗之人，多如恒河沙数，但像他一般每斗形态全同的人，极为罕见，她怎能忘怀？

逸云投身烈火之中，乃是有目共睹之事，她虽有点不信，但这点不信的观念，乃是心中由寄望奇迹而产生的妄念；妄念太深，便成了希望；希望过切，反而变成欲假还真如虚似实的幻象，似乎成为真实了。

她也知道其中道理，略一思索，便冷静下来，说：“是的，大哥，天明再找不迟。”

唉！但愿真是他。”

“小妹，我们在冒险，如果不是他，我们处境危矣！”

“我已活不久了，仅有五至十天的性命，虽刀剑加身，已无所惧。大哥，我耽心你们。”

如山突然说：“别耽心我们，老花子是顶天立地的江湖怪杰，他不会难为我们。山海之王对我们有救命之恩，也不会怎样。他们如能对一个将死的姑娘下手，算我们该死，让我们一起死吧！死算不了什么，十八年后又是一条好汉。”

有了决定，大家心中略安，熄掉火，倚壁睡去。

如山伤得不轻，若虹也够疲累，倒头便睡，连警卫之事也难以照管了。

只有姑娘一人是清醒的，她脑中极乱，前情往事，纷至沓来，乱糟糟地难以成眠。

将近午夜，云散风消，天空中布着高高的云层，大地漆黑，雨止了。

下面水声如雷，惊心动魄，除了水声，万籁无声，夜风萧萧，凉意极浓。七月里的山区，已有初冬的寒意，不消半月，可能要下雪了。

午夜到了，皓月悄然光临，七月初一日子时已到。午夜已届，姑娘仍未入眠，正在心潮起伏，陷入冥想之中。

“轰隆隆……哗啦啦……”下面突然传出惊天动地的响声，似乎天摇地动，如雷贯耳。

若虹主仆惊得一蹦而起，略一倾听，如山紧张地说道：“噢！那水潭有鬼，这一场大雨，可能发蛟。”

“发蛟？那……咱们这儿……”若虹变色说。

“不要紧，我们这儿地势高。那小潭没有山洪可积，怎会发蛟？怪事！且到外面瞧瞧。”

三人一时好奇，便由左面爬上崖顶。向下看去。相距五六里，天色太黑，看不见下面的景况。水声愈来愈响，如在耳边奔腾澎湃，姑娘说：“我们可往下接近些，发的奇观不可放过。”

“走，小心就是。”如山说。

三人披荆分棘，向下面水声隆隆处走去。

水潭石门侧面，两个喇嘛正伏在一处石穴中，神色紧张地向潭中瞧。

水帘瀑布的上游，一株苍松的树枝上，坐着七星掌与云中鹤，他们惑然地注视着潭中发呆。

而在南面山峰之上，山海之王和老花子，正追逐着仙海人屠和金鸢两

个凶魔。两凶魔在白天里，三人拼斗七星掌与云中鹤，十余招后便支持不住了，拉卜活佛第一个趁机溜走，仙海人屠只好逃命，双方没有深仇大恨，七星掌并未追赶。仙海人屠与金鹫走在一路，与拉卜活佛失散了。

活该有事，两人在夜间觅路出山。仍想到商州一走。鬼使神差，不是冤家不聚头，路上遇上了山海之王和老花子，真是冤家路窄。

两个家伙是惊弓之鸟，被山海之王吓破了胆，一见冤家对头，夹着尾巴回头就跑。

要是没有老花子拖住腿，山海之王定然追得他俩上天无路，入地无门。老花子功力差劲，无法与老魔一较长短，还得让山海之王带着走，所以难以赶上。

赶来赶去，赶到潭边来了；这潭正是底潭，也就是千岁金蟾藏身之处。

水潭中，出现了惊心动魄的奇景。

蟾，属于五毒之一，乃是古代异兽之一种，头部似蟾蜍；同类异种，仅有三足，后一足形如龙尾而有爪趾，秉天地玄阴至毒之气而生。初生时色黑，至五百年变灰黄，千年以上体泛金色，内丹已成，可呵气成雾，性已通灵。

这个无底潭的金蟾，已成气候，潭中有无数剑鱼可以果腹，平时兽类前来饮水，也成为它的食物。

每隔十年，于七月初一日清晨子亥相交之际，它使出潭浮上戏水一次，并吸取玄阴之气。

这天正是它浮上戏水之时，大劫至矣，

潭水由于经一天大雨所注入，水色已浑，水位高涨，潭畔的奇花异草已复见，那两排苍松全浸在水中，瀑布亦仅剩丈余高的激流，不成为瀑布了。

蓦地，一股五尺圆径朋的水柱，直向天空激射，破空十余丈，万四面一散，砰然下坠，潭水立时像开了锅的沸水。接着，水柱接二连三，从各处向空中激射，下坠的巨响，撼山动岳。

四周的树木杂草，只受了轻微的伤害，怪极！连泡在水中的苍松，亦未被摧毁。

不久，在水柱倏止之际，潭中金光闪闪，一个像六尺圆径桌而大小的金色怪物，浮上了水面，后面粗如像腿的尾巴，激起了滚滚浪花。

怪物在潭中游畔了三团，鼻中雾气飞腾，似乎嗅寻岸上有否猛兽的踪迹。它最怕驼类，所以特别小心。

游了三圈之后，巨浪突起，整个水潭被它搅得水花冲天，水涌如山，水柱壁立。它就在汹涌的水中，戏舞不休，时而冲余丈，轰然一声，数千斤的庞大身躯跌下水中，其声响之大，不言可知。

这时，山海之王已被潭中的奇景吸引住了，放弃了仙海人屠，直趋潭边。

水声如雷声连震，他附耳向老花子问：“老丈，这是啥玩意？”

老花子惊得腿也软了，也附耳说：“看形状，极像传说中的千载金蟾。”

“这玩意会害人么？”

“极少害人，除非它肚饥之时，正好有人经过潭边，便被它吸入腹中。这家伙眼睛太锐利，可是却看不见静止之物，咱们站着别动，它便看不见了。”

“咱们把它捉来，有用么？”

“老天！捉它？它那张口大如圆桌，一吸之下，千斤大石也曾被从五丈

外吸人口中，人畜入口即死，谁敢近它？别胡思乱想，老弟。”

“它比蛟龙如何？”

“蛟龙？那是小巫见大巫。”

“它敢与蛟龙相斗？”

“自然不敢，它就怕蛟龙拿它当点心，所以不敢在大河中存身，只躲在不见天日之处，这与它玄阴之性有关。”

“那就成，蛟龙我也斗过了，有何惧哉？”

“你斗过蛟龙？别开玩笑，老弟。”

“我山海之王的名号，就是因斗蛟龙而来。仙海那条孽蛟，如不是它乞命，我已宰了它，至今它不敢再出海面伤人，信不信由你。”

“凭什么？老弟，你赤手空拳斗蛟龙？”

“凭这儿。”山海之王拍拍衫内的小剑，又说：“即使是空拳，蛟龙也无奈我何。”

老花子用奇异的眼色，死瞪着他，说：“老弟，我不知你是怎样练法的？你并没练至不破金刚法体，年纪太小了；可是你真正的造诣，我还没见过哩，可能要大出我意外。”

“我的功力有限，但我可以告诉你，我有九招剑法，自信可雄峙武林；告诉我，这金蟾有什么用？”

“它的内丹，可无坚不摧，用作暗器，十分可怕，且分解百毒，它眼角的两颗蟾酥珠，乃是天下至毒之药。它的甲兵刃不伤，如能有鱼肠一类千古神物，剖裁作成护身甲，除了有数的几把古剑外，可以仗之横行天下。”

“这么说，它是人间至宝罗？”

“可以这么说。”

“可惜！”山海之王叹息着说。

“可惜甚么？”

“它于人无害，我不杀它。”

“老弟，你所行所事，老花子佩服得紧。咱们看看它戏水，别惊动它。”

他们不想伤金蟾，可是却未料到有人已有万全准备，取来了金蟾的克星巴蛇珠，要制金蟾的死命。

金蟾戏水尽兴之后，突然腾身一跃，上了右侧石门巨石顶，面向正北，静静地着不动。它的身后，是对崖石的另一座巨石，石后正是隐伏着的两个喇嘛，相距共有五丈。

潭水渐静，只有短瀑的响声，天宇漆黑，恬静而平和。

金蟾突然张口，向北喷出两团白雾，袅袅向上飘升，凝而不散。它的一双金眼，光芒陡盛，象两盏金色灯笼，照亮了丈内景物。

接着它大口一张，一道拳大金光一闪，直冲十余丈高空。光消失了，只剩下一个大拳的光焰金球，在上空盘旋飞舞，由于速度不太快，所以看得十分真切。

也在这刹那间，喇嘛突然站起，三个青鸽卵大的蛇珠，起三道白色光华，射向金蟾尾背。

山海之王与老花子在潭南，相距还有三四十丈，等发现有变，已来不及了。

瀑布方面，相距也有三四十丈，七星掌厉岳与云中鹤，同时发出一声惊叫。他们想不到有人会大胆得出面斗怪物，真是不要命拉！

同一瞬间，山海之王说：“老丈，等我！”声出人闪，瞬即不见。

在劫难逃，活该金蟾大限已到，身后白光一现，它立时警觉，内丹向下疾射，又化成一道金光，它也倏然转身，十分灵活。

哲丹活佛等了三十年，这次找到怀有巴蛇珠的匝哈活佛合伙，志在必得；畜牲毕竟没有人聪明，不然也不会逐渐绝种了。譬如说巨象犀牛鳄鱼等猛兽爬虫，在唐代仍在长江以南时有发现；本朝初，云南一带仍有大象出现，但也逐渐死光了，或者往南逃命了；可见人才是最可怕的动物，比任何异兽都厉害。

巴蛇珠出手，他俩手上多了一把寒芒暴射的匕首，现身站起，向金蟾扑去。

内丹向下一落，“啪啪”两声，两粒巴蛇珠化成粉末，另一粒仍向前飞射。

金蟾刚转过身躯，硕果仅存的一粒巴蛇珠已到，金蟾的皮革刀枪不入，可是被巴蛇珠所克，珠到入腹，似无丝毫阻力。

金蟾全身金光突敛，张口一吸，内丹向口中飞回，还未入口，头已向下一搭，内丹在嘴唇上，跌在它双足之前。

两喇嘛到了，哲丹活佛功力没有匝哈高，匝哈到得最快，匕首一伸，插入金蟾的左眼，一绞一拨，跌出一颗金色有鸽卵大的珠子，他火速丢入怀中，想向右面挑。

哲丹活佛后到，匕首一抬掩住脸面，伸手去拾金蟾内丹。

岂知金蟾并未死去，左眼后的蟾酥丹被挑出，痛醒了，奋起余力，一双前爪倏起倏落，将哲丹活佛一下子抱住了。

同一瞬间，尾足一拐，向刚取得蟾珠的匝哈活佛闪电似的扫到，抓住了他的右大腿。

“哎……”哲丹活佛狂叫，他腰身已被扣住，象上了一道铁箍，万斤神力缓缓收拢，他怎吃得消？一面挣扎，一面狂叫着用匕首猛扎金蟾头部，匕首如触韧甲，他在枉劳心力。

匝哈活佛被拖倒在地，大腿象不是他自己的了，他也用匕首乱扎，一面狂叫：“哎……救命哪！救……”

山海之王不知是在泉山暗算他的两个喇嘛僧，他想救人，已经晚了一步，两喇嘛已遇险，他还在二十丈之外，无法赶到。

他发出一声震天长啸，想震撼金蟾，人如电光疾闪，向前急射。突然光华乍现，一道虹影如白虹经天，从他手中发出，直射金蟾头部。由于光华飞行太快，看去像一道匹练，一闪而没，贯入了金蟾额中，突又飞回，光华乍敛。

啸声一响，七星掌、云中鹤两人吓了一跳，火速停步。接着光华倏现隐，七星掌吓了个胆裂魂飞。

这啸声，这光华，把他的记忆拉回三年前的中秋节；不错，天！就是他，神剑伽蓝和他的伏鳌剑，他没死，在这儿，以气御剑术，一举击毙洪荒怪物。

他腿也软了；他有自知之明，即使让他有时间再练一百年，也接不下伏鳌剑全力一击。

他突然回身，气急败坏地低叫：“炳文兄，快走！”

“怎么？你……”

“快：迟了性命难保。”

“笑话：为甚么？”

“那是神剑伽蓝，你不走我不奉陪。”身落，人已远出五丈外去了。

云中鹤一听是神剑伽蓝，师弟惨死之恨涌上心头，一声怒啸，撒下霸王鞭向前飞扑，口中大叫：“华小狗，拿命来，我云中鹤找你索回师弟血债。”声到人到，好俊的轻功。

这时，山海之王正伸一双虎掌，正扳动金蟾的双爪，想将人救下。

金蟾的金光已敛，天色黑得伸手不见五指，两个喇嘛都已晕倒，将要断气。山海之王心急救人，仍未发觉两个喇嘛的身份。

正在用劲，云中鹤已到了，一声虎吼，霸王鞭猛砸而下，力道如山，只怕有千斤内劲。山海之王没听清他骂谁，鞭一到他无名火起，心说：“好小子，我在这儿救人，你却要我的命，岂有此理！”

他放下蟾爪，手一秒鞭扣住，大喝道：“狗东西？你岂有此理，凭你也配和我山海之王动手？滚你的！”

说完，顺手一扔，云中鹤死握着他的霸王鞭，象一只灰鹤，凌空飞起两丈高，直向石门下首河流中飞坠。“扑通”一声，英雄落水。

云中鹤惊得顶门上走了三魂，一招便被人扣住了兵刃，千斤神力被化解于无形，鞭象被泰山压住了，他无法撼动分毫，反而被人扔飞两丈，跌下十余丈高的溪流，他怎能不惊？幸而功力到家，一入水便向岸上游去。上得岸来，咬牙切齿走了。石门原高三十丈，山位高涨，矮了一半，不然他不会如此幸运，不跌死也会跌昏沉入溪底。

老花子恰好赶到，他叫道：“老弟，他是云中鹤袭炳文。你认得？”

“不认得，这家伙好没道理。”他用手再去扳金蟾爪。

老花子一摸哲丹的腰，说道：“老弟，别费心了，这和尚腰已成扁鸭，已死多时。”

“那家伙误事，哼！”他又去救尾足缠住的人。

匝哈只是痛昏过去而已，并没有死。山海之王一摸他的右腿，摇头道：“腿完了，但人尚有救。”他拾起一把匕首，动手一划，仅剩一层皮的大腿立断，他再运指将流血的穴道闭住。

老花子恰在这时擦亮了火摺子，照亮了和尚的脸面，山海之王突然一捏和尚的人中穴，和尚缓缓醒来。

“原来是你这贼和尚，算你幸运。”山海之王怒叫。

匝哈醒来，只觉浑身奇痛，下肢痛彻心脾，他想站起，右腿一动，痛得他大叫起来。

火光下，山海之王的面容清晰地映人眼帘。和尚狂叫：“山海之王，你卸了我的腿，乘人之危，王八蛋，你好毒辣的手段，你……”

山海之王双手叉腰，冷笑道：“你这人面兽心的贼和尚，如果不是你断了腿，你将四分五裂，我不剁你七八块才是恨事，拿来。”

匝哈活佛一面探囊取药，一面问：“小狗！你要什么？”

“蟾酥珠。”

“你要抢？”

“这玩意落在你手中，还了得？”他探手到和尚怀里掏。

匝哈活佛用性命换来之物，怎肯放手，戟指使向山海之王七个大穴点去。

手一伸，便落入一个巨掌之中，耳听山海之王说：“我真该杀你，不知为何却又不忍下手。”

珠到了山海之王手中，和尚仰天叫号。

山海之王将珠递给老花子，再用匕首取出另一颗蟾酥珠，拾起金蟾内丹，一起塞入怀中，说道：“贼和尚，爬开！”

他走到金蟾右侧，双手插入金蟾腹下，喝声“下去！”

数千斤的巨大金蟾，翻落无底潭中，水花飞溅，波浪澎湃。

“老丈，我们该走了。”他说。

老花子熄摺子，说道：“老弟，你的神力到底有多大？”

“不知道。”

“你毙金蟾的光华，是啥玩意？”

“是一把剑。”

“在哪儿？从没看你用过硬？”

山海之王瞥了仍在穷叫乱骂的和尚一眼，说：“等会拿给你看，这剑恐与我身世有关；看了千万不可乱说，宝物最引人觊觎，我不想多找麻烦。”

突然，他侧耳倾听，说道：“咦！那儿有人，看看是不是仙海人屠。”

“快走，”老花子急叫。

在潭边啸声传起时，叶若虹主仆，正陪着姑娘坐在三里一处外山坡上，注视着金蟾内丹飞舞，内丹一灭，片刻啸声即到。

那一闪即逝的光华，仍可看到。

姑娘一听啸声，看了光华一闪而没，突然尖声大叫道：“云哥哥，云哥，云……”她拼命站起，兴奋过度，突向前扑倒。

若虹一把将她挽起，急问道：“真是他么？小妹。”

“是他，是他，他没死，即使我身已化灰，也可听出他的啸声，和认得那把可发三尺剑芒的伏鳌剑。天哪？他没死，为何忍心抛下我？天……”她哇一声喷出一口鲜血，气若游丝。

若虹慌忙替她轻拍脊心，说道：“小妹，冷静些，那是山海之王的啸声，你先定下心……”

“是他，我的云哥哥，我的……”她尖叫。

可惜，山下太乱，声音无法传到，风声水声盖住一切，传不到山海之王耳中。

“小妹，定下心，我带你下去找他。”若虹急急地说，伸手将她抱起，向下便走。

葛如山拖起铜人，抢先在前开道。

奔下里余，距下面渐近，姑娘吸入一口气，尖叫道：“云哥哥，云哥哥……”

她生机已绝，气血虚弱，声音能有多大：葛如山练有混元气功，中气充足，突然大声叫道：“山海之王，山海之王。”

叫声传到潭下，正是金蟾尸体下潭中的刹那间，水声如雷，谁也无法听到叫声。

葛如山这一叫，叫出祸事来了。

仙海人屠和金鹫，本来趁金蟾出现，山海之王分神之际，绕潭逃到北面，他们舍不得走，便躲在瀑布上源附近，观看金蟾戏水的奇景。这期间共有半个时辰之久，他们忘了逃命啦！

他们的右方不远的松树上，正隐着七星掌和云中鹤。

等七星掌溜了，云中鹤一招未尽便被扔飞。两个魔头吓得一哆嗦，脚底抹油赶忙逃命。

七命掌是往东北逃的，仙海人屠怕半途遇上了七星掌要拿他出气，岂不倒霉？便悄悄地向西北移，走了十来丈，展开轻功急逃。

逃的方向本来与姑娘错开甚远，葛如山一叫，潭下的山海之王没听见，两个老魔可听见啦！

仙海人屠突然折向，扑奔喊声发出之处，并向金鹫说：“是使铜人的小予，咱们也出口气。”

金鹫心中尚算清明，他说：“容老，相近太近，要引来山海之王，咱们又得亡命了。”

“别怕，不近哩？他赶不及，也听不到两里外的事。”

“咱们还是暂时放过他们算了。”

“不成？毙了他们出口怨气。”仙海人屠坚决地说。

两人一阵急掠，迎面果然撞上了。

这儿是一处山坡，左面是怪石乱生的山坳河床，也就是瀑布的上源，溪水奔腾而下。

右面是密林，中间有一道矮林荒草地带。

葛如山三人为了赶路方便，正从陡溪密林间的荒草地带向下急赶。

葛如山正想再发声喊叫，突然低喝道：“公子爷，放下小姐，拔剑！”

叶若虹向溪旁一跃，放下姑娘，撒剑返回，与如山严阵以待。

黑影乍闪，仙海人屠与金鹫在林中掠出，在两人身前丈余，倏然止步。

“哈哈！小狗，咱们是第几次见面了？”仙海人屠背着手，狞恶地问。

叶若虹心中暗暗叫苦，但仍壮着胆说道：“大概是第四次了，不是你死就是我死。”

“小辈，你说对了”一说完，跨前一步。

叶若虹心中一转，他料定山海之王定然可以听到葛如山的叫声，将会向这儿赶来，唯一的机会，就是拖延时间，便退后一步说：“人屠，你真要杀我？”

“不错，不杀你还成？”人屠狞笑着答。

金鹫心里一直就发慌，他插口道：“容老，迟则生变，快宰了他们，何必废话？”

他还没摸透仙海人屠的心理，这家伙名为人屠，便象一个屠夫，杀人是不会直截了当的，他要将人折磨个够，方心中快意，就象一头玩鼠的猫，这是本性，不易改变，也改变不了。

“不要紧，慢慢来。”仙海人屠说，连踏进三步。

叶若虹又退三步，大声道：“人屠，你既然到中原创业，怎敢与武当俗家门人为敌？后果你想到了么？”

“哈哈！早想到了，就是要杀你们这些浪得虚名之徒。”

“站住！你知道那女娃儿是谁。”

“管她是谁！反正她也得死。”仙海人屠仍向前迫进。

“哼！你要是知道她是谁，你便不得不考虑后果了。”

“废话，她是谁？快说！”

老魔入套，叶若虹心中暗喜，说：“你真要知道？”

“你再也不快说，我要活剥了你。”

叶若虹本想抬出武林三杰，或者龙吟尊者，但心中一转，却改口道：“你可知道摄魂魔君太叔？”

“可是那人称黑道盟主的人？”仙海人屠问。

“正是他，在江湖中，谁也该知道摄魂魔君的名号。”

“与那丫头何关？”

“她乃是摄魂魔君太叔盟主的姑奶奶。”

仙海人屠还未弄清姑奶奶的身份，金鹫可会错了意，小小年纪那能称奶奶？他沉声大吼道：“容老，这小子在拖延，快！宰了他，事不宜迟。”

仙海人屠果然被他说了，厉声道：“不论是谁，犯在我手，一概格杀不论，小辈，你认命吧！”喝声中，伸手猛扑而上。

金鹫一抬金枪，大喝道：“好小子，你乘我不备，砸了我一记铜人，我要戳你一千个窟窿。”他直奔葛如山。

若虹看老魔赤手空拳扑来，本想急攻两剑，临危拼命自保，身后姑娘却叫道：“走旁门，攻他右肋。旋步。右飘，走中宫，退！挫身出剑。”

仙海人屠扑上，满以为若虹定然用剑点出，岂知剑尖初吐，突然在他右侧一闪而过，错锋吐尖，攻到右肋。攻右肋，对高手来说，乃是十分冒险之事，尤其是攻招人功力相会更悬殊，更是险中之险。

这一剑大出人屠意料之外，手下略慢，横跨一步，转身一袖下搭，要夺长剑。

若虹向左旋步，到了老魔身后，一剑急点。

人屠再旋身，手在袖中候现，五指如钩，半分之差，可抓到若虹的剑锷护手。

岂知若虹突然抬剑撤身，向右急飘，刚好与进招时的移动方向相反，脱出危境。

人屠反应也快，身形左旋，左手一幌，意欲引若虹出剑，右手大袖向侧一振，阻止对方向左闪避，抢制先机。

不想若虹突然走中宫直进，一剑点出七条银虹。

人屠吃了一惊，怎么反而被人制住先机了？大吼一声，双袖向内一挥，凶猛地拍下。

又慢了些儿，银虹乍敛，若虹已在间不容发中退出。

人屠愤怒如狂，厉吼一声，运功护身，向前急冲，右袖猛地扔出。

若虹身形一挫。矮不过三尺，大袖带着罡风，从顶门拂过。他也在这一刹那，从下钻入，一招“潜龙入地”攻到人屠下盘。人屠自命不凡，岂能让剑沾身，忙向右急飘八尺。

这些变化说来话长，其实快极。若虹在姑娘的指引下竟然抢了四招先机。

人屠愤火中烧，不再想夺剑了，一声厉吼，撒下纠龙棒，叫道：“小辈，我要将你寸裂而死。”叫声中，他狂怒着冲上。

这时姑娘已体弱难支，正虚弱地伏在右肘上，她感到一阵昏，眩，抬不起头了。

葛如山正勉力自保，铜人左格右拦，八方游走，展开游斗。金鹫内伤未愈，但凶猛狂野气吞河岳，步步进迫，葛如山命在须臾。

人屠冲到，纠龙棒挟风雷而至。若虹向左一闪，正待暴退，纠龙棒突

然从右迫到，已临右肩，太快了。

他无法再退，来不及啦！百忙中，一剑挥出。

纠龙棒龙首一偏，“铮”一击将长剑卡住了。

“撒手，你该死！”人屠厉叫。

若虹只觉剑上传来的潜劲，直震心脉，虎口裂开，不由他不撒手，人也被巨大的推绞之力，震得向右贯倒丈外。

姑娘恰好将头抬起，发出一声绝望的哀号道：“哎……大哥……哇……”

她口中鲜血狂喷而去。

人屠已扑到若虹倒地之处，纠龙棒向他下身猛挥。

另一方面，葛如山“哎”一声狂叫，右肩外侧挨了一枪，混元气功仍挡不住金鸢的金枪，铜人贯出八尺外，人向右掀倒。

金鸢闪电似的跟到，金枪兜心下插。

“当”一声巨响，一根乌竹杖电闪而至，击中了金枪，金枪向左一偏，贴肋衣插入地中近尺。

稍前一刹那，一道光华天矫如龙，从林中飞出，迎着仙海人屠胸前射到。

仙海人屠眼角余光一触光华，心胆俱裂，他的纠龙棒如将若虹的下身毁了，他自己的上身也非毁不可啦：他犯不着用上身换下身，猛地抬棒击向光华，同时人向左倒，投地滚出两丈外。

“嗤”一击，他只感到手上略轻，三个龙首的纠龙棒，只有两个龙首了。他贴地飞射，钻入怪石缝中，滚下溪流，亡命飞逃。

金鸢的金枪被乌竹杖震偏，还来不及看清来人是谁，眼角已看到了光华，只感到身上泛起彻身冰流，拔起枪闪电似奔入林中，快极，他的轻功确是出神入化。

同一瞬间，响起了姑娘颤切的哀唤：“云哥哥，云哥哥是你么？是你……”

在刚支起上身的叶若虹身旁，站立着山海之王，他手中握着一把闪着三尺光华的小剑，抬头向天，双目似要突出眶外，浑身在抽搐，抖动，剑芒坠着剧烈地抖动。

他面转向音源。那儿，姑娘正连滚带爬向这儿爬来，口中在拼命大叫道：“云哥哥，云哥哥，我……”

山海之王被电击，这声音，太象脑海中的缥缈声音了，他又陷入迷乱中了，不知处身何地，是梦中呢？抑或是在幻境里？

他的神目，本来在黑暗中可远及十丈，明察秋毫，但目下去一无所见，在昏天黑地中，突然出现一点灵光，象从遥远的天外，向他冉冉飞来，愈来愈大。

这一点光芒，终于化成一道光圈，光圈之中，一个模糊的少女倩影像冉冉而来，向他嫣然微笑，向他伸出双手，向他迎面扑来。

耳中的幻音直在耳边：“云哥哥，云……”

他那久蕴于内的自疚心，突似山洪暴发。

那模糊的少女影像，似乎已扑到他眼前了。

他浑身大汗，迷乱之感令他陷入昏迷状态中。

一声震天长啸，从他口中发出，声如段雷狂震，天地为之震撼。

啸声一落，他疯了似的挥舞着小剑，光华如万道金蛇飞舞，三丈内全是闪闪光华。

“黛，黛妹妹……黛！”他狂叫。

地下的叶若虹，突然见他的身躯有异，吓得已爬出五丈外，恰好阻住爬来的姑娘。

姑娘仍在声嘶力竭地叫，那疯狂的“黛妹妹”叫声，令她兴奋得突生神力，正待爬起扑上。

若虹到得正是时候，他一把将她拖倒，厉声叫道：“小妹，动不得，他疯了，危险！”

“不！我要他，我……”她拼命挣扎。

“不成！他会杀死你，他疯了，谁近他谁准死无疑。”

“不，他认得我，他不会……”

远处的老花子，突用急促的语音叫：“周姑娘，千万不可妄动，他正在神智昏迷中；你如妄动，万一伤了你，他一辈子算完了。”

“老前辈，他……他怎会如此？”姑娘颤声问。

“我也不知道，他连自己姓甚名谁都不知道，可能记忆丧失，便可能由于你叫他，引起了他的模糊的记忆。目前千万不可近他，让他冷静一会儿。等会儿我试试。”

山海之王双脚陷入地中五寸，浑身仍在抽搐抖动，小剑不住挥舞，口中在叫：“黛！

黛！”

突然，他倏然后转。

两头猛虎在林中奔出，象两头大猫，悄然抢到，象是闻声而至突然闯入的。

山海之王突然一声长啸，向前一冲，小剑前指，直向猛虎冲去。

猛虎先前看到飞舞的剑芒，迟疑着不敢扑进，这时剑光一敛，只有一道光华，惟念全消，猛吼一声，两头猛虎同时扑进。

剑芒一闪，一头猛虎分成两片，剑芒一敛，小剑入鞘。

山海之王另一只左手，抓住了左面猛虎的左前爪，一声怒吼，顺势抡了一圈，“砰”一声巨响，虎被掬出三丈外，飞向林缘。

山海之王随着扑上，一脚踏上虎头，抓住虎爪一拉，一声大喝，硬将虎爪撕折，胸开腹裂。

“哈哈……”他狂笑而起，冲入树林，双手一分，左右分拍。掌出雷声乍起，两株海碗大巨树，“扑簌簌”倒下了。

老花子脱口大叫。

“老弟！”葛如山惊得腿也软了，老花子一叫，他精神为之一震，气纳丹田大喝：“山海之王，山海之……”

山海之王刚击倒了第五棵大树，闻到声神智似乎一清，突然一震，但仍未清醒，突然大踏步出林，抢向葛如山，双手箕张，沉声喝道：“是你在叫我？”

葛如山看了他那凶狠的疯象，惊得连退三步，说：“是我叫你，山……”

“你是谁？”

“我是葛如山，在仙海你曾救我一命。”

“走开！我不愿见到你，走！”

姑娘忙挣开若虹的手，往这儿爬了两步。

老花子一惊，忙用传音入密之术向她说：“周姑娘，不可再惊动他，他快静下来了。”

葛如山向后退，说：“山海之王，我们是朋友。”

“我没有朋友，走开！”

“我……”

“你走是不走？”

“好，我走，我走！”葛如山向后急退。

山海之王突然用手蒙脸，抹掉满头大汗，吁出一口长气，缓缓坐下向后一倒，躺下了，口中喃喃地说：“咦！刚才我做了些甚么？那呼唤声，那模糊的奇异幻象，那没来由的昏眩……呸！真见鬼。”

数丈外的姑娘，突然脱口叫了一声：“云哥哥！”她已真力虚脱，身音已嘶哑了。

山海之王一蹶而起，但这次他不再昏眩了，他感到脑中轻微一震，那依稀的呼叫声也一闪而没，他想捕捉脑中的呼叫声，但不可能；而耳中的真实叫声，只有些少类同的音韵，那并不重要。

他大踏步走近姑娘，用奇异的眼神凝视着她。

姑娘挣扎着站起，若虹赶忙将她架起。

老花子也走近来，站在一旁没做声。葛如山拖着铜人，一步步走近。

黑夜中，人的面貌不易看清，但相距太近，他们的眼睛，都是经过千锤百炼的陶冶，仍可互相看清对方的面貌。

姑娘心潮一阵激动，嘴唇不住颤抖，大颗的泪珠，滴下了胸襟。这奇迹的产生，她几乎不相信亦难以适应。“是他！”她心中在狂叫。除了一头乱草般缠结的头发，和唇上那不伦不类的胡子；那宽广的额角，那修长而微弯的远山眉，那挺直的鼻梁，那曾令她沉醉的嘴唇，有那一部份不是她所熟悉的？不是他又是谁？身材是高壮了许多，那该是这三年多上千个日子的必然现象，变得了身材，面貌是变不了的。他确是真实地出现了，不是幽灵而是真实的他。

她鼻中，嗅到了极为熟悉的体气，略带些儿奇异香，那是他小时候服食青芝的结果；这体气，令她沉醉，令她昏眩，令她血脉贲张，她有投入他怀中的欲望，也有痛哭失声的冲动。

可是，一切冲动都消失了，突如其来的情绪令她不胜负荷，她恍惚地感到，她正身处在梦境之中，往日的梦境又重新出现了。她怕，怕梦境最后那段可怕的景象来临，不仅梦会醒来，她也将抱枕哭泣直到天明。

她伸出了颤抖得极厉害，瘦骨嶙峋的手，向他的肩上缓缓伸去，象是要试触他是否是真实的。

她想说话，但仅嘴唇颤动，没有声音发出。往日，他们在心灵最接近之时，常会互相用心灵诉说着无声的语言，道出彼此的爱意和关注。这情景，相隔得太久了，象是陌生了。可是仍然水嵌在记忆里；不，在心坎里。

她的手，终于落在他的肩上了，梦中的景况回来了；经过了一场恶梦，她重新触摸到他了。

她的眼，始终紧盯住他光彩熠熠的眼睛。这双眼睛，过去令她曾有过上千次甜梦，怎么？这时怎么有点变了？她生机已绝，身体羸弱不堪，脸色枯萎了，消瘦了；可是一双眼睛枯萎不了，消瘦不了，虽然从前有些失神，

但由于他的出现，发生了奇迹，神采又回来了，眼中重新有了活跃的生命。

山海之王一反过去看了女人眼神时的惊讶神情，反而深深地注视着她的眼睛，在搜寻他经常在恶梦中出现的那两只眸子相同。

是的，太象了，只是太真实，反而不象啦，

他被那一声“云哥哥”所震，面面相对时，似乎拾回了一丝消逝了的模糊形影。他反常地静立不动，任由她的手按上肩膀。平时，他是不许人沾身的。

他脑中有点混乱，也有三分诧异，有点不知所措；幸而这一双眼睛，与脑中的两只眼，神色并不相同，如果全同，也许他又将迷乱了。

他眼中逐渐升起了迷惑之色，用遥远的声音轻问：“你在叫谁？我似乎对你的叫声有依稀之感。”

姑娘心中一酸，颤声说道：“我叫谁？云哥？你认不得我了么？我是黛。”

“黛，黛！哦这名字很美，也有点厮熟。谁是云哥？”

她的五指用力一扣，正想用另一只手抢入他怀中。他突然退后一步，将她的手抖脱，说道：“不许沾我，我不信任何人。”

姑娘嘶声叫：“云哥，你怎么把你自己忘了？我是如黛，你的黛妹妹，你真把我忘了么？”

“怪事？谁是你的云哥？我是山海之王。哦：你就是九天玉凤周如黛？好！我和邝老丈为了救你，费了不少心机，总算找着你了。喂！叶老弟，是你救了她么？”

姑娘只觉万念俱灰，“嗯”了一声，精神再也无法负荷这沉重的打击，向前扑倒。

若虹赶忙伸手将她挽住，她已经气若游丝，知觉似已失去，她再也无法支持了。

山海之王一怔，伸虎腕将她挽近身旁，一按她的脊心灵台，沉声说：“周姑娘，你哪儿不适？”姑娘缓缓苏醒，用极为虚弱的声音说道：“我的心碎了。也许这真是一场梦，我仍然在梦中。”

山海之王沉重地说道：“她太虚弱了，神情恍惚，语无伦次……”他的手抹下她的命肾门，突然说不下去了，月中冷电倏现，哼了一声说：“是武当派的人，用这种手法制住周姑娘么？叶老弟，你说？”

“不是的，是第一次掳走姑娘的阴司恶煞。”若虹据实答。

